一二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登記號 1869
類號
類別
全書 函 10 冊

千里
必究

徂徠集

南紀書林　无尤堂
浪華書林　文金堂

346787 v.1

徂徠先生集序

徂徠先生集將梓行焉其門人告曰刻成請公序之忠統曰不辭非道辭亦非道也今夫追憶往昔先生扵我不以我不才以為可

教昔嘗我之所為茍有可取則欣然極口曰開元天寶之氣格漢文辭勸一勵百蓋亦進之也若或不然則亦循循焉不倦唯恐其退博我約我無所不至其

教育如此其切親睦如此其厚而猶不能啓發焉至今業之不成我之罪爾今使我為之序辟如以駑蹇之駒啓行千里力已不達不達不明夫明者文之德

也達者文之用也用德不備將如之何且此不朽大事不可不慎苟知其不備僭以為之寧不愧扵心哉此余所以辭焉也門人曰不然先生恒以公為吾黨

冠飾況乃公之篤好斯文至今不衰亦非其遺志乎廼公何辭焉詩云経之營之不日成之公何辭焉余謂先生已以文學振名天下則受業諸子已大鳴之

今此集行也我才不才固無益損於先生之德且觀此集先生平日切厚於我之言具存焉則辭亦非道也於是獨言我雖不才至于先生之教於今不敢自棄以為之序元文改元之夏滕忠統撰

高石源君藏書

烏石源君嶽書

徂徠集總目録

卷之一
風雅一首　擬古樂府十四首
四言古一首　五言古十首
七言古三十一首
卷之二
五言律百二十四首　五言排律十首
卷之三
七言律八十一首
卷之四

七言律五十七首　七言排律二首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卷之五
七言絕句百十六首
卷之六
七言絕句八十七首
卷之七
七言絕句百十八首
卷之八
序十一首

卷之九
序十二首
卷之十
序十首
卷之十一
序七首
卷之十二
論二首　紀事三首
卷之十三
記十二首

卷之十四
贊九首　銘五首
碑誌九首
卷之十五
紀行三首
卷之十六
說十三首　贈言四首
卷之十七
雜文十二首
卷之十八
雜文八首　跋十四首
卷之十九
題言五首
卷之二十
書牘四十一首
卷之二十一
書牘五十三首
卷之二十二
書牘四十八首
卷之二十三

書牘十首
卷之二十四
書牘十五首
卷之二十五
書牘二十三首
卷之二十六
書牘十二首
卷之二十七
書牘十八首
卷之二十八

書牘八首
卷之二十九
書牘二十五首
卷之三十
書牘三十一首
補遺
擬古樂府一首
七言律五首
五言絶句三首
七言絶句十首

徂徠集總目錄終

徂徠集補遺

擬古樂府一首

長安有狹斜行

洛陽有曲巷。巷曲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潭潭丞相府。門列十二戟。三千黃金弩。坐客高堂上。堂下張華炬。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莫與齒。濟濟才且武。暇日一高會。光輝生纓組。美酒如淄澠。纖鱗飛落俎。宴酣清歌起。飄忽來風雨。顧見雙員闕。去天只尺五。上有雙銅雀。落日照垂羽。一鳴五谷生。周召莫敢伍。再鳴五谷熟。四海頌舜禹。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頌聲何嘈嘈。觀者集如堵。東廂發悲歌。西廂鴝鵒舞。
中坐有狂生。起摻漁陽鼓。丞相且安坐。爲樂良未遽。

七言律五首

獨不見

翡翠樓高古曲悲。誰家少婦碎蛾眉。鴛鴦被上寒偏
早。鴻雁書中夜更疑。月斷關山獨不見。心[redacted]何及長
相思。停琴驚起催刀尺。正是秋風欲寄時。

再用前韻二首酬省吾見和

憐爾翩翩書劍年。卽今毛髮共蒼然。吳門置酒多違
夜。駒邸題詩似各天。流水尋常朱軫上。春雲咫尺錦

械前。忽聞新歲生歸思。轉覺窺人梁月懸。
風雲回首彈冠年。藩邸一時寧偶然。我在郢中誇倡
雪。君來稷下賞談天。樂書忽發功成後。剡棹猶淹興
盡前。竟是楚人無得失。請看春月似弓懸。（聞其獻弓之後頗有所虞聊以寬之）

壽香國禪師七十（時住仙臺大年寺）

眉用禪師眉壽相。十霜已識白毫光。近將高臘游僊
地。曾向大年開道場。縹緲祥雲忽北起。翩躚青鳥還
西翔。遙應供到瀛洲外。交棗蟠桃滿鉢香。

失題

本期秋色歸崔嵬。還映巖花綵筆開。饒有白雲同我趣。必無黃鳥侑君杯。春風駘蕩主人意。夏木紛遝上客才。今日盡歡須盡醉。人間動似隔蓬萊。

五言絶句三首

賦烟草應後臺命

金絲盛碧筩。非酒發微醺。却愛塵間客。口中忽吐雲。

失題

弘景山中住。尚通富貴家。白雲難可贈。代此以斯花。

失題

養花喜值霽。日日映朝霞。淺深不自辨。寄示愛花家。

七言絶句十首

得請罷授經

細席談經寵賜頻。罷來閒署臥青春。今時更異穆生日。王醴雖甘勞殺人。

送敬阿上人還桂水

桂樹叢生桂水頭。白雲一去覔無由。年年相憶逢明月。將謂君家正此秋。

秋日訪蓮光寺

入寺松杉翠欲流。蟬聲美處步頻留。驅馳半日黃塵路。始信林丘別有秋。

奉和刑部子侯臺下瑶什三章

華堂詩酒開高會。夜捲朱簾河漢明。綵筆奪將雲錦色。還從織女問文星。

右星夕尊韻

淮南叢桂寄誰邊。栽在嫦娥住處天。莫怪清香良夜發。燕山五子已挺然。

右中秋尊韻

公子清閒倚綺窗。陰堦佳木自雄風。那知病渴苦炎熱。賜我夏衣含雪濃。

右偶興尊韻併謝恩賜

蔚宗歸自函谷君彝又將游作此爲送

昨夜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游山。山中芝艸知長短。玉笥流雲可重攀。

富士分夢句得士字

海外曾聞無富士。人間何識誰家子。千秋不老雪爲膚。說甚神仙長不死。

戲譯某搢紳富士和歌

月有中秋花有春。憑誰傳語洛陽人。芙蓉白雪三冬色。今日看山也及辰。

夏日刑部郎君席上應命

侯邸偏宜朱夏天。暑稀不厭日如年。詩書課罷繞回首。蔭砌青槐午影圓。

徂徠集補遺

徂徠集卷之一

物茂卿著

詩

風雅一首

斗之魁（有序）

屈君君燕既造予。求和魁星詩。予謝不敏。不可。具言其大孺人所囑乃在予也。既已下世無所復命。因泣簌簌下弗已。予識其孝也。屈在洛爲名家。自其曾祖杏庵先生受經于歛夫滕公。四世于今。箕裘百年。弗墜其緒。書香

侯邸偏宜朱夏天。暑稀不厭日如年。詩書課罷繞回首。蔭砌青槐午影圓。

徂徠集補遺

徂徠集卷之一

物茂卿著

詩

風雅一首

斗之魁（有序）

屈君君燕既造予。求和魁星詩。予謝不敏。不可。具言其大孺人所囑乃在予也。既已下世。無所復命。因泣簌簌下。弗已。予識其孝也。屈在洛爲名家。自其曾祖杏庵先生受經于歛夫滕公。四世于今。箕裘百年。弗墜其緒。書香

馥郁。吁亦盛矣。乎幼聞杏庵先生于先大夫。追見君燕溫恭謙抑。一如所聞。何其流風餘韻猶尚弗渝乃爾。聞大孺人明詩閑禮。旁通女史。意者內助所致。弦誦弗衰。世濟其賢。可以知已。魁星象。乃其家古物。大孺人崇奉之有年。自謂家世文學之祥矣。偏丏諸名勝詩之。夫婦人佞佛。此方殊甚。彌陀觀音。家家而塑。是能識魁星爲何物哉。乃大孺人能識之。且其父家。世所稱河村氏者。以豪富名海內。乃洗習紈袴。折節讀書。其在大孺人。足爲賢已。大孺人既已下世。唯其所崇奉在焉。是在君燕羹墻之思。其謂之何。昔者大孺人在堂。今也在天。魁星在天。今尚在其堂。我悲君燕之心矣。乎之不能固卻其請也。作斗之魁四章以貽之。

斗之魁煌煌。其旋有常。母也在天。維我心之彷羊。

斗之魁建兮。于輟我讀。有母之訓兮。俾我不能息兮。

斗之魁建兮。夜既曙兮。于犖我車。趨其君所。

弗隧其業。弗痗其仕。毋邪魁邪。于我何有哉。

斗之魁四章章四句

擬古樂府十四首

悲歌

晚食可以當肉。徐步可以當車。優游若斯。爲何不娛。欲鼓瑟無絃。欲吹笙無簧。心中有所思。悲歌祇自傷。

前緩聲歌

海中之山。必有不死之草。佩之不病。嗅之不老。自非仙人王子喬。求之安可到。當復思東海之穴。必有西激之波。縱使可往安有事於艤舸。長笛唱短笛和。願君飲美酒且聽歌。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家桂樹枝。唶我秦氏家有美麗好女。工用雙孔針五色絲。持針爲人刺嫁衣。仰視烏嘆咨。唶我顏色。卽醜勝汝姿。汝飛任意遊遨求妃。阿母生阿女時。欲與貴人奇此女。唶我貴人。安知阿女處。閨房窈窈安從通。青雀乃在崑崙玄圃中。漢天子尚復得媒介之。唶我簫史仙仙雲霄間弄玉尚復得追隨之。神君乃在竹宮帷帳中。阿母尚得神君語。唶我人民生各各有歡娛愁苦。何須計較早暮。

安東平 五首

淒淒涼涼。白露爲霜。行者不住。居者悲傷。

吴中春酒旨甘芬洌。我有一石。爲郎作别。
土産物微儂爺所釀。餘有三斗。爲郎别醬。
青緑金尊。以奉故友。不持作好。與郎爲壽。
東平劉生。太解人情。與郎對酌。冀以延齡。

關山月（二首）

萬里關山月。不謂似故鄉。故鄉空閨女。獨夜織流黃。
如何機中影。一似塞上霜。

中閨夜夜月。不須照妾顏。顏色看已改。妾夫殊未還。
願將妾心去。憑君照關山。

有所思

冉冉白日徂。坐看庭草滋。朔風吹我裳。嘆息歲暮時。
人生自有老。老至亦何悲。富貴儻爾來。榮名非可持。
置酒高堂上。聊以娛佳期。秦箏閒胡笳。嘈雜侑我卮。
酒酣淚如霰。君子有所思。良朋滿四坐。此悲少人知。

當窻織

窈窕當窻織。慨然聽嘆息。窻前楊柳樹。君子所手植。
春風吹成絲。行復何底極。

春江花月夜

人道春江好。春江況月明。林花岸上發。仙桂波中生。
搖動花兼月。影香清且輕。初疑美人面。照見鬢花橫。

又訝嫦娥鏡冶容誰爲情笑靨當脣微啓百媚灧盈盈
江月看將上江潮漸已平江樹轉璀璨繚亂雨瓊英
昔聞月中桂託根白玉京縹緲飛仙藥落水寂無聲
依稀漢浦女羅韈波上行解佩珠徑寸光彩令人驚
今我非交甫惆悵岸雞鳴江月忽不見江花無常榮
唯有江潮水依舊繞江城

昭君怨出於陳後主卑薾不可擬矣

男子事遠征異方使人悲而況漢家女嫁爲單于妻
寢處穹廬中湩酪匪所安解髻辮其髮蒙以貂貐皮
閼氏雖云貴寧有昔日姿婐侍雖云衆人面而獸嘶
胡笳來相慰嘈嘈曷可知皚皚陰山麓冥冥瀚海湄
故鄉不可望浮雲邈相依忽眺鴻雁起中心安能持
憖生爲異類徒死竟爲誰矢我冢上草庶以表心期

四言古一首

猗蘭滕侯將戍洛陽城臨發置酒分十二體

侯將西征駕言逡巡置酒中堂大會衆賓九醞泠泠
百壺吐芬野魚玄羽澤膗赬鱗爵觥相屬匏竹雜遝
侯迺鼓瑟流眄高旻彯留白雲窈眇陽春含宮調角
和者七人上薄建安嘉萬胡倫漆翰興文一何紛員
侯其奚往清洛之濱嵩宗城有屹材官如雲豈無風流

帝里在鄰。豈乏晤言。簪纓稱臣。知音者稀。落落孰親。爲之忼慨。悲歌激塵。滄海忽蕩。白日欲淪。矦其往哉。前車鄰鄰。千里匪遠。朞月維新。珍重加餐。及瓜之辰

五言古十首

擬公燕詩二首

青陽蕩和氣。好鳥嚶其鳴。公子有所思。置酒會友生。
尊罍湛且美。嘉肴紛從横。座中多貴客。隨風飛羅纓。
摛詞何翩翩。藻思逐翰生。宴酣出歌者。皓齒發清聲。
舞袖綺以繁。餘姿一含情。絃管相間作。鏘鏘和竽笙。
爲樂正如此。羽觴行無停。華鐙繼白日。庶以及芬芳。
明月揚素暉。臨此西掖垣。綺樹鬱相樛。枝柯一何鮮。
菡萏發朱華。紛披映文漣。輕舟起中流。方舟且留連。
飛蓋集高堂。張鐙照長筵。主人不知疲。座客盡豪賢。
言論間善謔。行栝屬雄篇。各有金石響。歌之被管絃。
激烈令人悲。颯沓答潺湲。爲此長嘆息。嘉會古所難。
努力副盛德。不醉永無旋。

古風二首送琴鶴丹矦之國

常山何嵯峩。白雲何盤桓。俄爾盈山谷。皎若素與紈。
徘徊如有意。乘風去復還。仙人王子喬。相逢何迺難。
使君走馬去。顧我喟以歎。歲月不我與。孰能保紅顏。

臥閣山之麓。拄笏望其巔。縹緲發玉笙。坐令白日寒。
一夜泣仙靈。三年來鳳鸞。我病不能從。涕淚空汍瀾。
常山何巖巖。松栢何青青。鬱鬱千年物。其下有茯苓。
皎瑩若凝脂。宛成白兔形。使君有仙骨。獲之可長生。
迺駕山上雲。飄游帝之庭。玉女粲以視。揖君酌九醴。
大張鈞天樂。笙管何泠泠。群仙醉相藉。三年不得醒。
能偷發金籙。爲我問歲星。一謫苦爲爾。何以歸玉京。

贈吉臣哉從府主協衛駿陽城十四韻

媚哉芙蓉色。娛余千里目。悠然迺西顧。揚觶歌白屬。
白雪一何鮮。白雲一何縟。羨爾忽行邁。振策指其麓。
豈無同行士。千騎道路側。繡弧間畫矛。煌煌燿南服。
子獨慕名山。富貴非所欲。雖有簿書絆。心曠不成束。
時了案牘暇。憑高一寓矚。仙掌如見招。玉女粲曼睩。
爾欲往從之。豈無飛黃鵠。石髓倘或逢。永辭世氛濁。
憐我平生好。每飯在鉅鹿。憑君泚綵筆。題名列仙籙。

古風五解送縣次公還鄉

遠道三千里。所歷鬱糾紛。名山與大澤。況復出白雲。
白雲巧虧蔽。何以能望君。　一解　君行從五馬。道路有
輝光。君歸還鄉里。妻孥樂一堂。君行誠不惡。居者徒
悲傷。　二解　我無黃鵠翼。安能從君游。君馬嘶西風。徘

徊不能留。人生都如此。誰抱千秋憂。（三解）去矣策君馬。北上岐嶒巔。回顧中原色。芙蓉高爥天。是我送君意。皎皎遙爲懸。（四解）艤舟廣陵渚。君亦援瑶琴。聽濤寫妙散。微我孰知音。贈我非此物。何以慰我心。（五解）

七言古三十一首

浪淘沙詞

青樓十二是儂家。下瞰大江浪淘沙。淘去郎恩海還淺。淘來郎恩山更加。淘去淘來無定處。誰知儂意亂如麻。

邊馬有歸心

烽火夜連碣石間。將軍萬馬下榆關。銀鞍錦韉黃金勒。驪駱騂駵雲作斑。道是毛龍悉龍種。天閑馴養承帝寵。春來鹵簿向長楊。躞蹀春風艸茸茸。秋日駕臨大液池。月明髻鬣映漣漪。出聽仰秣偕魚樂。法曲簫韶夜奏時。急報犬羊塞上群。維皇赫怒掃胡氛。併將六郡良家子。驅空天閑付將軍。將軍膽略故匹論。六郡材官皆孟賁。況是渥洼本神物。要當有意答皇恩。金止鼓行遵約束。斂蹄結舌氣明肅。垂鞭纔動雷飛揚。踰塊歷都窮逐北。揮霍奮迅蹄似霜。跳騰百尺蹴名王。須臾大漠血飄海。汗血跨來轉有光。照耀路傍

白草紅。移師旋向陰山東。橫行到處無人影。凛冽陰森鳴朔風。君不見交河氷雪踏成橋。風閃大旌凍不飄。又不見十萬如蝟指欲墮。馬頭亂雪拳毛顆。此時何處黃鬚兒。乘曉胡笳悲似啼。有情何肎不凄絶。解語便當唱歸兮。三軍壯士目相視。忽聞萬馬齊聲嘶。

麗奴戲馬歌

高句麗北與胡鄰。產馬驍騰似其人。歲時國王修朝聘。迺貢良馬隨國臣。從行麗奴善戲馬。輕便閑習莫若者。西城門外楊子千。一時爭覩傾朝野。知有　法駕御樓視。樓上珠簾半捲起。　天威不言秋嚴肅。千人萬人屏息竢。校尉直前麾白扇。電光一閃飛匹練。馬疑游龍人訝鳥。步驟馳騖極八變。邪看挺身立鞍頭。黑風吹檣舟如箭。須臾翻轉脚朝天。譬諸蚩吻銜樓巔。坐臥亾論穩牀笫。倒垂何敢擬渴猿。渴猿據樹樹不動。蓬萊纔動位神仙。看佗馬飛人自若。笠上毦飄颼颼然。左右七步不容瞬。或跨雙龍類比肩。八變將畢天意怡。遙聞歡雷隱城雉。倏忽冲空人仙去。只見千頭鞍馬馳。衆人愕眙都罔措。神滅鬼沒那得知。有物翩然出馬腹。振衣還向　御前趍。氈笠胡服熟視是。始悟技盡有餘奇。贊歎聲不絶。賞賜應無貲。

麗奴時鞠躬再拜敬致辭賤技何足言文武兩無裨君不見箕子吾邦祖來賓周室朝京師兩驂兩服乘般輅和鑾鏘鏘有威儀舞交衢逐水曲此技何爲乎此時又不見豐王十萬兵叱吒風雷度大瀛二都浹旬拔八道三月平此技祇云奔亾資難與堂堂陣爭衡　皇和今値　仁明君百年昇平息戰氛交鄰柔遠賴有道不厭舶海梯山勤遐方小人伴長官聊以賤技娛　玉顏萊舞巴歈自古賞魚龍曼衍至今觀何妨千秋又萬載持此長奉　君王歡

風月樓歌爲井君賦

風月之樓何朗廓風月之懷何灑落誰其爲之井伯氏能雅能俗百無惡或可以集繁華子歌風燕月轉綽約或可以會寂寥人嘯月吟風不落莫繁華子寂寥人掩映風月各精神總爲東道擅光霽往來集會不厭頻我也登此積雨餘點埃不起暑氣無有風拂拂從南來倚檻披襟叫快哉濕雲鬱靄崢嶸失青山赤阪參差出樓中器皿競鮮明樓外景象鬭蕭瑟是日同游誰在座高僧快士四五箇華音倭語善戲謔唐詩梵偈巧唱和譚罷玉麈助風威揮來絲毫勢欲飛金叵羅裏吹醺醺石鷓鴣邊送馡馡風月之懷風

月樓雅俗衆賓共自由。風月之樓風月懷。主人雅俗兩相諧。祗恨主醉客散去。只得清風半樓趣。緣何更卜明月夜。乞取殘興爲我補。

墨牡丹

高僧說法感諸天。雨花亂墜從四禪。欲墜不墜半空舞。影落丈室明窗前。時出神通能護持。留在紙上長鮮妍。細看非空還非色。花王相好具儼然。穠艷兼存瀟灑意。富貴何求世俗憐。始知魏紫姚黃外。別有宗門臨濟玄。

古意

漢家樓臺十二重。上有僊人玉芙蓉。金莖高竦雲霄外。斗杓傾酌天酒濃。五侯爭赴君王宴。車如流水馬如龍。學笙朝伴董雙成。聽歌夕宿許飛瓊。學笙聽歌無朝夕。自是君王醉不醒。未報集靈青鳥回。已傳昭陽赤鳳來。願教聖壽千萬歲。臣曹長保此樂哉。

贈海西慧通上人歌

海西高僧字慧通。衣鉢翩然來于東。逌爾索予文二篇。再拜出門又乘風。瓊浦西可窺月崫。旦暮潮汐所汨没。江城斫額望扶桑。日大如輪夜半出。中間道路三千里。不無名山與大水。毋乃游歷便成娛。去來草

率何迺爾自言高祖昭威君靈熒乍發獲其墳少小受學華音者思靖先生有遺文通也雖身在空門寧背祖德忘師恩欲得片辭垂不朽盈耳鳥言誰與論忽聞于名心如火及接子文珠雙顆攜歸夜行烱無虞生平志願咸聖果于聞此言三嘆息勇猛若師眞難得誰謂釋氏無仁義若師眞足縫掖則況又作詩追靈一文章夙成似長吉卽色卽空文精進圓滿莊嚴族它日祇憾一去杳無蹤鴻飛冥冥白雲重白雲重冥鴻飛嘆息世上若師稀

猗蘭君侯將之國就別于草堂賦此奉餞

古來能爲布衣游魏有信陵今豫侯豫侯況復詩書敦牛門何必讓夷門門前五柳繫五馬科頭笑視列侯尊尊酌濁醪焚枯魚細剪於陵園中蔬再拜慇懃上君壽祝君封内雨隨車方今大旱萬民哭聞君盡心河内粟仁聞仁政兩不虛天必爲君降福祿河内從來皇畿南南山佳氣映蔚藍君行絃誦樂民樂穆如清風日颯颯此時回頭憶小人牛門此地天一垠白雲渺乎亦思君君且盡觴且逡巡

屈子旭七夕惠詩病未克答値此中秋夜深不寢聊和其韻

中庭視月起彷徨。悲歌激烈發衷腸。忽動白雲坐相
妒。英英南來褭清光。我有素琴不肎彈。高山流水奈
辰良。予懷明德耿不寢。廼眷西顧金城傍。城傍朱邸
連天起。佳人深坐鬱自傷。昔時貽我五色錦。攬之衣
袖三日香。吾欲酬之病未克。霜露草木行摧藏。安得
仙人雙黃鵠。攜君並駕焉白雲鄉。嫦娥靦然授君藥。餐
君且保千秋長。

題猗蘭侯畫二首

猗蘭公子工畫蘭。畫成豈與俗人看。一葉一花造化
迹。霏拂春風被水石。縑素如聞王者香。藹藹忽升君

子堂。
公子至性聞道早。學琴曾傳仲尼操。寤寐珮服思古
人。名臺自名嗜轉眞。不然安得畫蘭與操。蘭宛然皆
出諸指端。

題子寛蒲桃畫。子寛奧藩公族。食采巖提山

信陵公子素稱豪。躑躅山頭城壘高。城裏春風吹躑
躅。置酒椎牛筵山皐。山花恰映衆賓面。公子與酣弄
彩毫。應是爲憐春酒色。忽然畫意到蒲桃。

爲龜玄洲題仇實父畫後

繫馬高樓醉青娥。急管繁絃夜如何。舞袖欲共月婆

娑皓齒似學織女歌知傾金罍瀉天河于偲者誰漁陽榼恐動飛霞鶩綺羅

戲歌與東奧人求書字

東奧之人求吾字吾字豈堪媚時人不識義獻是何物而況顏柳與藏眞草堂花發鶯鳴時對花聽鸎攀酒巵醉來臥把如椽筆一揮唐人得意詩中間一字稍可見吾黨年少爭傳玩遂使彼輩來逼迫千方萬計苦相干老子此時沒奈何疾首蹙頞強掃過寄語吁汝東奧人持去附之東逝波

秋日海上作

晩買舴艋海上歸回頭海色射人衣縹緲晶熒總堪羨島嶼歷歷映霏微鏡裡碧空縠紋生千帆如鳥逐雲飛雲飛弗已風轉急忽見潮頭散珠璣雪山崩摧九天落滉漾混范萬象非舟子收槳爭上岸吒謂天吴變幻不可幾天吴喜怒何迺爾世路嶮巇吁如此總不如歸臥舊廬菊終日飲醪陶然乎醉而已矣

農事忙

五月六月映山紅南村北村少女風曾苦雨前爭引水便喧旱後忽橫虹汙邪且省挈壺汲甌窶猶煩斫竹通總爲在廬身類濤不緣干役首如蓬參天保障

是誰力。纔雪繭絲悉婦功。何識氷紈當避暑。漢皇近幸甘泉宮。

雲夢歌爲越君瑞

美人夢乘白雲去。白雲飄揚不知處。滄海如杯崑崙粟。俯視蒼蒼何窮極。顧身儼在帝之傍。玉女曼睩挹仙漿。鈞天縹緲廣樂起。忽有蓬風激清商。吹我誤隨大澤中。洲芷渚蘭杜若叢。揭車留夷足紐裳。九嶷凝黛映沅湘。鴻雁嘹嘹鳴其伍。覺來怳然換君腸。帝鄉之樂蕩君志。開口至今發天香。雲邪夢邪何迺爾。嗚乎大澤之名不可忘。我爲作誦題君堂。

謝墨君徽

海西才子弄弱翰。戲向扇頭試作蘭。墨花墨葉宛可觀。清風清香六月寒。由來書畫無兩般。自詑遙贈老夫看。千里淋漓墨未乾。出入懷抱照心肝。相攜日夜堪盤桓。因憶故人多索處。總道愛我孰若汝。倚汝兩次惠我情。韈帽禦寒扇禦暑。

贈天門上人

天門上人來相別。道將西看芙蓉雪。芙蓉雪色中天立。君迺仰頭不可及。袈裟翩翩過其下。却恨此行不値夏。天風泠泠絶頂來。采藥仙人安在哉。知君沈吟

不忍去。處處題詩只徘徊。過此以往長安道誰與聽鶯踏青草。千里如髮春三月。羨君遠游及未老。

贈墨君徽歌

古墨子悲染絲。今墨子何所悲。家有氷蠶五色繭。繅成苦欲補袞冕。越人斷髮竟何往。爲之橐盎恒快快。肆力遂讀書五車。摩頂放踵豈有它。九流往往莫所擇。兼愛嗟爾過阿翟。近築五言長城。出吾學公輸雲梯術。九攻九退無閒然。斂手逡巡稱爾賢。吁嗟哉今墨子真墨子。古今人相去其閒不以咫。吁嗟哉古今墨子何所悲。吾悲今人徒貴耳。

酬涌谷麟上人見寄

麟公脩道深山裏。俯視山雲涌谷起。空翠縹緲結樓臺。時復隨風散錦綺。錦綺片片中宮商。樓臺一一發異香。迺知六塵本無礙。何翅空中觀色相。上人因之寫爲詩。無心猶似出岫姿。自言山中無所有。聊以贈汝知不知。

謝盤山君畫

仙臺公子巧弄毫。曾作錦雞與蒲桃。蒲桃纍纍解人醒。錦雞飲啄似欲嘷。老夫一見嘆妙詣。何以能中公子意。更畫高山松一株。因人千里特相寄。謂是遙欽

君子德。使我錯愕失顏色。披緘丹青究蘊藉。掛壁扇顏太落穆。參天不失富貴氣。恍疑置身秦封側。迺知人間雲泥分。居氣養體愜所聞。公子自是賓大國老夫齷齪非其群。山如不騫松如茂。持此還當爲壽君。

觀張僧繇翠嶂瑤林圖歌

僧繇之畫天下無。迺有翠嶂瑤林圖。吾藩柳子攜相眎。使我三日忘畫餔。一縑巖壑宛然出。千載丹青煥未渝。琳館仙子往往遇。秀骨古色處處殊。曾聞畫力僅八百。中原兵燹不易覓。渺渺蓬壺隔弱木。護持却應六丁役。跋後元明諸名家。書畫賞鑑衆所誇。競將六法贊其妙。妙處不傳徒咨嗟。憶昔學詩學六朝。六朝倩麗猶可肖。祗有一種矜貴色。想見烏衣公子標。開元英邁發露盡。卒使雅道傷輕俊。義獻風流還遠蘊藉。歐顏以往皆後進。始知文章與書畫。世世一解下一解。所以吾師孔夫子。好古求古死乃已。

送海上人還崎陽歌

雨雨風風三春暮。黃鸝百囀花辭樹。夢寐神飛不可住。焚香坐誦遠游賦。忽想緣山海闍黎。袈裟飄飄去何之。白足由來泥不染。擲杯可以渡渺瀰。下界衆生仰頭看。金策泠泠響雲端。名山大川頃刻過。三千里

程總無難。自道崎陽是我宮。孤島斗懸大海中。濤靜遥見飛鳥影。天外千帆問日東。日東佛法今衰惡。大道七裂如瓜削。昔在阿難傳侏離。什奘粗鹵不知學。海師淹貫仲尼籍。旁通九丘與八索。願以左氏司馬文。新譯梵夾媲述作。物子聞之笑相戲。是君家事非吾事。君去大修人天供。天竺高僧倘相逢。爲問須彌優曇鉢。其如日東芙蓉峰。

贈千士茹

洛陽復見賈生才。今日吳公安在哉。九重宮闕連天起。公子王孫滾滾來。四望青山徒突兀。文章千歲落

塵埃。誰其所使室町氏。坑士焚經何得似。君乃著書欲過秦。知君才調本無倫。西歸君去過湘水。試問何人似楚臣。

予素不知佛法爲玄海戲學浮屠語題蕭鳴草後

支那高僧本禪師。道成十年住長崎。長崎紛沓賈販塲。唯有曇香往從之。細音如髮諸天語。一室晤言人不知。忽復大音似雷霆。隔海支那諸友聽。何人爲傳蕭鳴草。吾受讀之眼頓青。出世能作入世語。字字總生蓮花馨。笑佗禪徒稱別傳。捧喝却受祖師纏。一離

一著無休期。怒眼攘臂夸己賢。何若本公道既化。時出綺語應世緣。

崎陽劉生印歌

卯金刀子卯金刀。往昔斬蛇氣何豪。今日漂零無所用。鐫印精工名遂高。篆法妙絕薄李斯。蔑視秦家傳國璽。千顆萬顆應人求。印刓不與項何爲。惠我一顆美若玉。彫刻宛轉如毛錐。我濟十指懸槌似區區毛錐不爲使。不是君家卯金刀。那得自在能若此。君家事業竟如何。君乃日日兀兀過。試問文章千秋迹。兩京四百孰仲多。

井生侍親西還有悵然之色詩以送之

周南井子侍親旋。到日應逢棠棣翩。豈不爾思室斯遠。東方一輪海月懸。君自赤馬關頭望。微茫更隔西海烟。父慈子孝家庭樂。明倫館中多英賢。餘力學文是君事。目送飛鴻揮五絃。詩成但繫飛鴻足。縱是千里却可憐。

贈玄海上人

君今脩道在西山。西山紅樹想正殷。此書到日雲滿山。雪山童子母乃君。雲隔東關鐘不聞。但知君讀貝多文。

奉觀守山公子菊詩聊成短述併簡子和

公子偏憐楚客餐。開宴終日凭玉欄。珠履玳簪爭爲
歡。中有楚客知不知。金華先生嫺楚詞。還殊澤畔獨
醒時。掇英釃酒酒更美。奉卮懇懃上公子。公子千秋
長不死。君臣相得能如此。熟視靈均難及爾。

余五十節壽富春山人遥恵鐵烟管繫以一律
聊依其韻作歌謝之

一自羊裘嫌物色。釣竿苔剝色成玄。截爲鐵篴還無
孔。擲下蘐園夫子前。夫子吹笙不解笛。偃蹇伏枕只
吹烟。烟中一點忽熒赫。驚問客星終是僊。

卷之一

徂徠集卷之二

物茂卿著

詩

五言律一百二十四首

孤山席上同賦聽彈風入松得吹字

有鼓入松變。按徽下指遲。忽爲流水調。翻作冷風吹。
縹緲還疑浪。奔騰不信絲。操終歛衽謝。此曲最稱奇。

大龍杳尊者和玄上人詩見示謾次其韻附呈

何啻說圓通。掞辭識世雄。菩提尊域外。舍那王丈中。
所以禪師筆。不無才子風。善哉龐氏子。及第頌心空。

奉觀守山公子菊詩聊成短述併簡子和

公子偏憐楚客餐。開宴終日凭玉欄。珠履玳簪爭爲
歡。中有楚客知不知。金華先生嫺楚詞。還殊澤畔獨
醒時。掇英釃酒酒更美。奉卮慇懃上公子。公子千秋
長不死。君臣相得能如此。熟視靈均難及爾。

余五十節壽富春山人遥惠鐵烟管繫以一律
聊依其韻作歌謝之

一自羊裘嫌物色。釣竿苔剥色成玄。截爲鐵篴還無
孔。擲下蘐園夫子前。夫子吹笙不解笛。偃蹇伏枕只
吹烟。烟中一點忽熒赫。驚問客星終是僊。

卷之一

徂徠集卷之二

物茂卿著

詩

五言律一百二十四首

孤山席上同賦聽彈風入松得吹字

有鼓入松變。按徽下指遲。忽爲流水調。翻作冷風吹。
縹緲還疑浪。奔騰不信絲。操終斂衽謝。此曲最稱奇。

大龍沓尊者和玄上人詩見示謾次其韻附呈

何啻說圓通。掞辭識世雄。菩提尊域外。舍那王丈中。
所以禪師筆。不無才子風。善哉龐氏子。及第頌心空。

螢

葉間疑似露。日暮尚依稀。帶雨初懸竹。隨風潛點衣。
明珠垂木麗。銀燭隔牆微。莫倚玉階月。偏臨長信飛。

白雲臨酒

把苦山中夕。白雲忽自親。映壺疑出岫。繞盞似藏輪。
誰識帝鄉物。迺憐醉國春。願言留此影。聊以贈同人。

歲初和江若水中秋寄詩

我憶踈狂客。家鄰浪泊臺。絲毫臨月寫。錦札及春來。
臘酒今應熟。寒梅早或開。但無同調者。白眼許誰陪。

山家閨怨

山中徵玉帛。夫子道輝光。歌管留都下。繁華寄洛陽。
敢懷猿鶴怨。能憶田園荒。只是鹿門昔。誰裁薜荔裳。

春山欲雨得香字

始訝貪山路。何來到夕陽。看無千嶂色。忽有百花香。
風捲畫圖失。雲隨杖屨涼。春衣堪自惜。猶未盡羊腸。

夜雨龜山席上得之字

意氣論交地。蕭條把酒時。俱高白雪調。各抱青雲悲。
撫劍春星暗。剪燈夜雨垂。風塵明日起。聚散敢忘之。

春夜子固席上分韻書字

窻櫺春月暗。爐火夜寒餘。來扣邊生笥。同憐揚子居。

紛綸探得字。寂寞校殘書。圖象知誰是。爲君照五車。

淑氣催黃鳥

黃鳥飛何晚。青春忽載陽。烟霞來宇宙。草木有輝光。
雪已殘幽谷。花當滿帝鄉。東風吹次第。上苑聽笙簧。

觀獵　二首

晉鼓順朔吹。虞旗明西曛。貿羽爲講武。追禽非娛君。
七百雉兎往。三千貔貅群。近值罷囿禁。空閭民如雲。

紛紛紫貂帽。意氣獵山阿。火迸鼻頭發。矢颼耳畔過。
珊瑚麋鹿碎。雪霰羽毛多。貢獲獸宜有。父兄書謂何。

薙崎大士洞

傳云千年寺。香火大悲尊。石壁鬼神裂。苔龕日月昏。
巖懸迷有路。洞曲訝無門。忽得豁然出。方知近後村。

同賦折梅逢驛使

欲寄北風信。聊攀南國香。抗塵思皎潔。播譽比芬芳。
心賞寧堪獨。神交轉自傷。江山殊舉目。持此爲相將。

和東壁　二首

憶得吳門樂。誰知過爽鳩。豪猶燕市酒。興已剡溪舟。
意氣今成夢。詞騷昔上樓。且應餘匹練。夜照斗兼牛。

曾聞巧似鵲。應笑拙於鳩。薄宦甘移舍。浮踪疑泊舟。
春鶯皆喬木。美竹總高樓。獨我隨槽櫪。從人呼馬牛。

實禪師已辭松雲自稱卧隱有詩徵和因率拙
和

孤雲兼倦鳥。一併箇中還。坐隱寧棋局。卧遊是博山。
風雷揮麈罷。日月拄頤閑。猶識餘豪氣。樓高不可攀。

春日集卧念堂

春日芝濵寺。重尋花木幽。詩知齊已屋。卧豈元龍樓。
梅發憐新趣。酒酣悲舊游。自緣忘爾汝。欲返又聊留。

菅廟

菅公儒雅士。千歳事堪嗟。誰請佞臣首。獨傳說劒家。
忠宄尤霹靂。誠感唯梅花。遺廟寮宗地。徘徊白日斜。

覺玄上人游與用球客韻見示聊和

道高游戲在。海寺況登臨。雙樹袂風冷。禪心印月深。
爲傳中竺語。時傚遠夷吟。杳渺流沙路。知君定裏尋。

聞笛得知字

征客山陽笛。秋來日暮悲。胡兒城下涙。夜向月明垂。
春早繁華地。人歡駘蕩時。誰將搖落意。吹使玉梅知。

奉和琴鶴君侯咏雪瑶韻

華堂宜賞雪。盛宴況城隅。珂散三千客。花明十二衢。
陪筵誰授簡。映履欲疑珠。何識長安市。有人醉當壚。

獨不見

夫君輕遠別獨不見盧家玳瑁雙梁燕芙蓉竝蔕花
紅顏非易保白日豈難斜所以莫愁樂勝如陰麗華

採蓮曲

江南採蓮女竝棹下江灣花美解誰語水清照我顏
糚臨明鏡裏香度綵雲間惆悵無歡覓高歌月出還

風月樓新落同賦分韻閑字

似是迎風榭還疑待月臺應持雙美去合作一樓來
可以歌明矣何妨賦快哉知從今日始高會幾回開

舟中曉望

乘夜凌層浪黑風勢壯哉看愁山影失坐喜日華開

金湧千尋底綺分百道來東望雲似物應是近蓬萊

同賦鳳皇鳴朝陽

東方君子國伊鳳所翺翔朱鳥昭皇瑞碧梧垂帝章
朝陽瀛海色初日羽毛光賀世今宜爾一鳴聆激揚

中秋前一日忘憂館小集分韻前字

茅堂聊小集參半素商天人愛風烟爽詩驚追琢圓
應從冥討外忽似暗投前持此誇明月中秋可占先

驄馬

驄馬誰人騎五陵美少年曲鉤步逐水直道馳如弦
紛映黃金勒裊垂白玉鞭自憐上林暮意氣獵秋天

暮秋山行

青壑聽須度。白雲立馬看。蕭蕭皆落木。歷歷幾晴巒。
九月征衣薄。千山秋日寒。鄉心何廓落。鳥道自艱難。

出塞

悲歌方罷宴。揮手玉門分。常患今教字。燕然昔勒文。
聊將刀筆吏。敢從貔貅軍。暗想燕頷者。封侯自有勳。

遊寺

雲徑迷初地。蘿磴谿絕岑。莓苔知客少。猿鳥覺山深。
竹映雨花色。松傳空谷音。不因逢僧話。早已洗塵襟。

晩行

返照如呼我。曳笻寧有情。林間遙聽笛。牛背巧飛聲。
緩步誰知意。相逢不問名。且隨山月上。同浴澗流清。

郊興

負杖課童僕。秋深負郭居。迎霜憐素菊。過雨惜紅蕖。
城市跡纔隔。田園興不疎。故人應近訪。莫使醅甕虛。

巫山高

巫山高幾許。上有襄王臺。古木參差出。清猿日夜哀。
一篇傳恍惚。千載極低回。尚識行雲雨。時聞環佩來。

蟬

羨君涼籟吐。苦此暑埃侵。三伏轉消渴。一蟬忽喝吟。

楚臺風自快漢苑日方沉應飽金莖露寧知司馬心

道士水亭

丹竈迴浮水赤欄横俯流遥呼垂釣坐不肎隔門酬
一鶴驚飛映千篁深掩幽玉顔童子侍怳疑徐福舟

武陵泛舟

云是武陵地桃花兩岸林冀逢黄髮宿行訪白雲深
灼灼霞成綺蓁蓁山自陰停舟猿叫斷寂寞古人心

過故人莊

偶從郊外路一過故人家款客逢秋熟論心忘日斜
山肴無海味村飯有胡麻更是陶翁趣東籬旋看花

寄某上人

一鉢是生計三衣唯路資報恩甘棄母求道苦尋師
寒雨湖雁斷夕陽秋草衰結趺何所處思子使人悲

寄舊游

悵然思往事歲月似東流詩酒青樓宴管絃白社舟
凋殘今幾在怳忽昔曾游已矣壯心盡與君共白頭

早寒有懷

揺落江山暮客衣早覺寒蒹葭連水北鴻雁叫雲端
料識閨中夢當爲馬上看何由尋錦字鄉國路漫漫

擬秋宵寓直

禁廷鐃樂事。不覺中宵過。瓊樹秋偏麗。金莖露轉多。罷筵歸曉月。應製仰明河。已駭早朝者。隔垣鳴玉珂。

山居秋瞑

獨坐空山曲。西風桂樹秋。千峰閒返照。一葉舞寒流。鳥雀喧樵逕。猱猿挐釣舟。慣玩秋月好。出戶且遲留。

登城樓

步登百雉上。俯眺九霄間。碧抱蓬瀛海。青環表裏山。氈蟻晨市聚。豆馬暮城還。最看芙蓉色。西南白雪閑。

題驛樓

驛樓臨大道。垂柳拂闌涼。疲馬嘶長日。卸鞍繫短墻。野花橫髻巧。村釀壓糟香。小女當壚笑。解言勸我郎。

征馬嘶用高達夫韻

征馬且千里。行人殊未休。蕭蕭嘶落日。寂寂動清秋。南雁懷吾土。朔風吹爾愁。雖非大行坂。到處共回頭。

題書齋

書架五車富。花瓶十月春。外梅無長物。中酒有同人。偃蹇終年暮。文章白日新。童烏應識字。玄草不須親。

夜宴友人莊

日落花逾白。興餘筵又張。釣池魚躍鏡。洗竹月窺堂。險韻燭剪早。繁絃曲度長。爲緣投轄處。歸路遠能忘。

擣衣

三秋風落木。萬戶月明砧。非爲佳人怨。既然行子心。
征衣今日薄。寒氣昔年深。空向邊庭老。不聞鄉里音。

村夜

小澗經霖漲。獨梁認電行。歌舂連里動。績燭射窓明。
過店羨茶馥。踞門待月生。偶逢老農話。嘉爾古人情。

泛舟有女樂在諸舫

簫歌飄島渚。詩酒在樓船。轉棹滄洲外。揚觶明月前。
水連雲不盡。岸濶地將偏。忽載青蛾過。何來牛女天。

聞笛

何人吹玉笛。來此客中堂。急節傷神短。憂聲引怨長。
落梅殊寂寞。折柳轉淒涼。繚繞留餘響。前山歛夕陽。

七里灘

晩泊嚴陵瀨。江風吹客衣。山寒飛鳥疾。岸濶渡人稀。
不盡客星色。還高漢月暉。巢由千載後。微子與誰歸。

雲際中峯

中峯殊突兀。聞有古禪關。寧信殘僧在。只看飛鳥還。
積蒼啣日立。縹緲出雲閑。疑是諸天色。結爲下界山。

叢篠

坐疑白日沈。對此翠篁林。水映森森淨。風吹葉葉深。

歲寒皆有節。籟萬總無心。爲待鳳凰宿。曾栽數畝陰。

尋某山人居

欲訪秦人隱。桃源且繫舟。村村隄岸似。處處洞門幽。曾識數竿竹。還沿幾里流。果然鷄犬逕。桑柘水窮頭。

採蓮曲

又被採蓮伴。相牽過幾灘。妙歌人自好。袨服俗相看。獨記去時劒。徒聞別後冠。芙蓉花酷似。何處覓儂歡。

經故道士觀

相傳尸解去。知是玉皇臣。昔駕緱山鶴。今遊閬苑春。榻留伏火鼎。壁掛禮星巾。舊觀皆零落。寥寥學道人。

行舟值早霧

何來雙岸烟。不見兩重天。將謂雲埋路。忽知霧擁川。搖槳聽灩澦。採水辨洄沿。看已日華動。前山色未鮮。

題禪院

衣濕翠微色。屐穿薝蔔香。千山遶處路。一鳥飛邊房。茶飯自何得。利名來此忘。悵然徙倚久。看已沒斜陽。

送某明府之任

聖世微官樂。何須惱別魂。栽花應滿縣。行藥或過村。千嶺對廳壁。一舟到郭門。相思倘乘興。看子飽君恩。

擬禁中送山人

又看陶隱居。玄武掛冠還。請邑便尋藥。賜金可買山。
留詩青鎖上。來表白雲間。臨別丹無吝。爲吾駐醉顏。

擬中書寓直

紫薇花照省。遭遇聖朝難。才子皆懷璧。侍臣總握蘭。
陪筵知帝德。草詔奉皇歡。爲在鳳池上。聯行鵷與鸞。

江上田家

門巷隨江曲。田家籬落稀。岸低洗耕具。雨霽晒漁衣。
小犢負薪飲。扁舟刈麥歸。兒童沙上戲。鷗狎不高飛。

故城秋望

故國千年後。眺臨在宦游。草埋殘郭沒。江齧頹垣流。
山色銜斜日。潮聲動暮秋。無窮懷古恨。併作客心愁。

出城門

胡馬紛荒服。戎裝辭帝鄉。西風吹渭水。落日照城墻。
供張傾都士。慇懃同舍郎。不須揮別淚。自古漢兵强。

秋夜友人宅對酒

悉是悲秋意。相看倦宦情。非關歌管促。已覺酒盃輕。
千里人懷土。三更月滿城。不堪搖落夜。共聽雁鴻聲。

秋日野望

曠原聊矚目。秋思黯難收。故國識喬木。夕陽帶斷流。
草肥芻牧少。城遠鹿麛游。平楚眇無極。一望何限憂。

閑居

山園村落僻。門對澗流清。窓竹因風動。逕苔先雨生。
釣魚乘月黑。採藥喜秋晴。何妨吟朋少。元來遠郡城。

秋日寓直擬作

洞門深自邃。獨坐掖垣清。咫尺天猶遠。三十宦未成。
芙蓉御溝色。鴻雁鄉園聲。拄笏西山爽。惆悵若爲情。

古別離

憶昔東門別。青青楊柳枝。郎歸何日至。妾意有誰知。
白雲忽盈地。紅顏自照池。人間能幾歲。死別勝生離。

野居池上看月

誰引野泉響。穿苔作小塘。山遙多水色。地曠足天光。
忽見臨明月。猶疑浸夕陽。似無朝莫別。殊覺歳時長。

洛陽早秋

宮闕似生愁。帝京是倦游。涼河臺側畔。纖月殿當頭。
短笛秋來夜。長歌人在樓。奈何鄉國思。大火向西流。

阻雨

長江烟雨暗。客棹滯孤城。繫纜過三日。掛帆更幾程。
波濤滿地濶。雲霧漫天生。咫尺金山在。徒聞奇絶名。

採蓮曲

高唱採蓮曲。採蓮應有心。花花朝日麗。葉葉暮雲深。

桂棹長洲外。蘭舟短嶼陰。誰人遺玉佩。何處落珠簪。

寄興園池鶴

昔從瀛海至。今尚羽毛存。高潔豈縻爵。稻粱已飽恩。青雲懸圃遠。翠竹夾池繁。風唳却秦日。寧須乘衛軒。

送客臨邊

客邊鄰異俗。何啻恨離家。魂斷天南雁。目窮漠北沙。非無龍磧月。自有燕胋花。日暮胡笳沸。氍毹擁虜車。

感秋林

歲月看忽改。庭園境非殊。老樹西風冷。疎林晚照孤。霜寒驚宿鳥。葉落見巢烏。何限人生恨。將無榮與枯。

晚宿江戍

浮槎隨落日。荒戍倚中流。欲結一宵夢。來栖千里秋。江聲聽似咽。山色看成愁。伏枕終搖蕩。出波月沒洲。

客舍秋懷

徒看風物改。誰解客心悲。日日北人至。年年芳草衰。雁飛元有信。猨叫自無時。問我終何意。欲言開口遲。

某宅會別

把臂是餞宴。林亭迴晴空。賦詩悲在沒。攬鏡嘆窮通。花竹聊堪賞。杯盤暫此同。慇懃休辭醉。明日各飄蓬。

早行

壯心凌曉發。客路不知悲。爲抱烟霞癖。忽忘筋力衰。
雲巒微白際。海日欲紅時。立馬千尋阪。悠然慨往期

同賦王孫游分韻

王孫去不返。桂樹山之幽。猿狖偏悲夜。登臨總慘秋。
如何春草色。一自楚臣愁。歲歲芳洲上。至今苦遠游

和蕃

琵琶行路難。湩酪北風寒。寧保紅顏好。已憐翠黛殘。
單于應久待。道路悉相看。妻敬獻長策。唯謀朔漠安

秋日某廳池上咏石

石峙一拳秀。池開半畝清。無磷存古質。不轉異凡情。

薄也雲母ノ別名

出沒知漣動。玲瓏映月生。鬱林應載至。久飽陸公名

湘妃怨

蒼梧荒服地。二女從王游。自古湘妃怨。至今芳杜洲。
楚山疑九似。瘴溪競千流。遺廟知何在。鷓鴣日暮愁

從軍行

妻兒送出城。慟哭一吞聲。自是居人意。寧知壯士情。
國威千隊肅。將畧九邊明。腰劍秋霜色。抽身已籍兵

暮雨送人

陌頭楊柳垂。相送雨昏時。寂寂去人遠。濛濛匹馬遲。
江聲鐘易濕。浦色草應滋。寧問明朝後。吾心已亂絲

友人枉書稱日暮無車馬不赴以書見召

一諾期沽酒。三朝已掃門。青雲咫尺遠。白日須臾昏。

盍秉照花燭。何妨泛月尊。且當勞屐齒。却說折車轅。

送落第東歸擬作

君家滄海上。雲物近三山。皆看化鯤去。獨來倦鳥還。

嘯傲高世外。詩卷落人間。明日東風起。無心叩帝關。

秋雁

聯翩鴻雁影。日暮過江干。正值楚楓落。遙知燕雪寒。

乍聽揮淚易。欲問繫書難。湖月送何限。洞庭早已闌。

宿禪房聞梵

疑此域中地。緣何界外心。忽然風籟動。定是雨花深。

飄去一輪小。和來萬木吟。老僧正趺坐。靜學梵天音。

池大師席上

竹樹澹秋色。高齋款客閒。滄洲何髣髴。書畫足徘徊。

今已以文會。後當爲興來。還嫌金谷酒。或苦獻之才。

砥礪尊者新年作次韻

調刁起東風。諸天竟孰功。日華香海外。春色梵宮中。

世值昇平運。路疑安養通。琅琅開士偈。却似說圓融。

宿江店

鸚鵡洲前水。蒹葭秋後花。寒雲回客棹。落日宿漁家。

樹小漢流濶。村稀江路斜。何心南國雁。聯翅下晴沙。

夜到漁家

日落江隄里。燈光動竹扉。魚蝦新酒熟。蓑笠小舟歸。
水濶鷗應狎。竹深客自稀。三間君莫怪。已製芰荷衣。

邊上送故人

壯哉三尺劍。去矣一書生。北雪迷岐路。南雲渺驛程。
今朝辭玉塞。何日到金城。聞說漢班超。建勲戊己營。

小集烟字

深語鐘過午。沈吟雨欲煙。世情髙枕盡。狂氣把盃偏。
鏗爾時投瑟。斐然各作篇。俱言酬我志。豈必世人憐。

王孫游

王孫遊不返。悵望復斯辰。蘿密終無徑。風吹若有人。
誰同明月夕。想結白雲鄰。草色青何限。萋萋度幾春。

和覺玄上人韻

何必列仙儔。髙真與淨流。不煩避暑飲。且借乘風游。
狂許淵明社。爽過弘景樓。醉聽松籟起。清梵破冥幽。

次雨世達咏龍韻

靈物潛伏時。吾識善變化。獰性自難馴。煥質誰能駕。
肴且游雷發。遂從勺水謝。珍藏頷下珠。莫向人間借。

小集得前字

何若無人境。牛門小築偏。市朝如隔世。詩酒且終年。
或爲從游樂。時增泉石妍。廼知丘裴輩。不讓輞川前。

又得賖字

山供終落寞。林鳥漸喧嘩。主無冬ゝ蓄菜。家有春摘茶。
催笛竹先籟。引盃天已霞。愧孤來訪意。詩酒兩俱賖。

初夏幽莊分韻幽字

垂楊絲漸老。尚可繫驊騮。下榻迎風至。啣盃聽水流。
鳴禽看變夏。脩竹已藏秋。散髮逌然笑。吾莊事事幽。

同前分韻花字

桃李春風日。誰知蔣子家。近開新竹徑。偶駐故人車。
埜味林乖菓。幽芳菜著花。雖無供張美。聊醉卧晴沙。

林卧

夏木千章好。況逢三伏天。披襟風葉底。高枕露枝前。
深映緑尊色。斜窺纖月妍。似惹南柯夢。此心已恍然。

琴鶴丹矦和予林臥詩併以靈楓記見寄再依
前韻聊述其事奉呈

聞有靈楓樹。蕭疎宜夏天。緑搖山堞下。涼滿郡樓前。
因愛風聲美。應懷霜色妍。綵毫堪隱映。誦畢亦蒼然。

中秋翌日同人集偕覽古琴經分韻知字

闕里遺音在。千年吾黨知。流傳天或厄。遇合道無疑。

明月中秋夜。幽蘭君子詩。賞心猶可及。願共理朱絲。

留春館小集同賦寒江把釣

羊裘凌練色。乘醉下中流。不盡剡溪興。留爲茗雪游。
鉤凝柳葉月。雪似蘆花秋。始信玄眞輩。四時未識愁。

奉和琴鶴君疾雪中瑤韻

知君仙府雪。賞此逡巡春。錯落埋山屐。繽紛集岸巾。
東風千玉亂。夜月萬花新。但是朱門裏。能容乘興人。

次韻雨德允奇童

弱臂揮椽筆。屹如萬仞山。熟看氣骨勁。遙想風神閑。
學縱父兄得。才非季孟間。古言三虎子。必有豹文斑。

次韻伯錫贈韓客詩

西來書記客。輸爾更翩翩。詞翰風生處。聲華日出邊。
祗教二陸似。何必三韓傳。籍甚南朝士。最看大謝賢。

次韻仲錫贈韓客詩

館中君最少。援筆問仙槎。二謝聲名亞。三韓道路賒。
西山晴後雪。東海日邊霞。掩映多奇句。轉堪異域誇。

代人贈韓客

翩翩書記哉。遙傍使槎來。蹈海還雄志。抽毫自大才。
南雲流染翰。西日映銜盃。傾蓋乾坤外。相看便可哀。

又

叱馭漢臣節。乘槎轉渺然。映雲簪筆矗。指日錦帆懸。
東望應無地。西歸若上天。壯游知有助。書記更翩翩。

城北集得危字

芙蓉城北府。爵發日南時。不有維摩室。將無齊已詩。
吟心忙自得。酒力寒相持。擊節塵中趣。何妨侑一危。

又分得徒字

冥搜恣象外。勝集卽城隅。浩笑喧盈屋。高吟誇獲珠。
誰知戚里地。忽著高陽徒。意氣相看暮。黃塵滿九衢。

謝諸君見訪

自古一安道。方今幾子猷。孰非乘興至。總是爲詩留。
栽竹供君愛。彈琴破我愁。況看天欲雪。牛渚有扁舟。

同游聞成練若分人字

春日城東路。聽鶯訪道人。曇華還卽色。忍草不侵塵。
汝法同支遁。吾徒總伯倫。已憐般若趣。何妨膾紅鱗。

二月廿一日草堂小集分韻今春都下大火風沙竟旬人皆騷然文事久廢

春來恒擾甚。誰料會群賢。萬事風塵後。一尊水竹前。
人堪乘雪夜。笛更落梅天。有興晴逾好。柳絲可繫船。

是日諸子集西臺矦邸而予病不能往因憶前日分天字詩不成偶作補債併寓戀戀

臺上笙鏞起。頌歌公子賢。猗蘭流古曲。叢桂映新篇。
病肺秋逾劇。賦心老更憐。豈無飛動念。夜夜夢鈞天。

同飲次公舍

城裏諸侯府。周南才子筵。饌肴饒遠味。書畫出名篇。
白雪歌相和。朱門春可憐。使無嚴夜柝。乗月欲留連。

觀潮

八月秋濤大。廣陵壯觀哉。勢疑吞地盡。色似盪天來。
百萬雷聲合。須臾龍界開。何人珠徑寸。拾得此中回。

五言排律一十首

東壁席上限韻

嘉會諒難得。良筵若易窮。乾坤懸榻外。人世把杯中。
詩就探珠色。談生揮麈風。心同皎白日。眉對悦青空。
賴有衝泥屐。寧無冒雨驄。莫嫌來往數。思子在鳴鴻。

歸後再同原韻奉寄

買屋蘐洲上。寧愁吾道窮。釣舟通郭外。酒肆近城中。
繙籍每深夜。聽篁偏愛風。不緣賓客滿。恒恐甕罍空。
長者多埋轍。故人皆駕驄。誰知縻祿隱。更有羨冥鴻。

東野見訪座上用錢起韻

世波何浩蕩。宦路自浮沈。藥裹歲將晏。酒杯日且深。
悵然青嶂色。倚此翠篁陰。消渴同司馬。支離違尚禽。

晴雲開岫樹。爽氣滿丘林。時有問奇客。知吾祿隱心。

邊城落日

朔方戎馬地。杖策意何窮。徒步長城外。遥看斜照中。
陰山銜落日。大漠起悲風。嚴角聲連塞。歸禽影滅空。
域絶崦嵫逼。河高星宿通。功名驚白首。慷慨爲誰雄。

贈學僊者用王績韻

瀛海波濤濶。蓬萊道路賒。釋裘披草木。却粒餐烟霞。
夜宿羽民宅。朝遊毛女家。神仙洵美矣。流俗詎能邪。
秋去三珠樹。春來五朶花。逢人空自說。句漏有丹砂。

同賦明月生海上

碧連潮頭細。金浮波際生。三壺望忽奪。一鏡吐還清。
出彼天衢遠。接斯折木橫。白毫百道射。驪領千尋驚。
焦石想應㶑。扶桑似欲明。婆娑影方悟。冉冉近南榮。

冬日遊同齋先生別業善樂者神景豐祐阜二

師來集

大醫栽藥地。窈窕接名藍。爲奏鈞天樂。忽飛錦字緘。
翠篁傳籟潔。紅樹染霜酣。笛有胡僧弄。酒從楚客耽。
行杯臨敞砌。摛藻映晴嵐。總覺離塵網。僊居近佛龕。

賦得振衣千仞岡

忽脫樊籠役。陟斯千仞丘。屏車隨石徑。洗耳鑒寒流。

垢濁長相謝。塵氛安可留。饑當餐沆瀣。死不事王侯。
北方夜半之氣
遜矣鳳鳴處。杳哉鸞嘯儔。飄颻振衣立。抗志隘神州。

春色滿皇州

佳麗關中地。韶光況媚人。繁雲低殿閣。迴雪對城闉。
花早上林樹。風柔少海淪。雙珂辭博陸。連騎散平津。
天酒家家醉。春衣處處新。青樓十二陌。無日不紅塵

同賦春色徧皇州

蔥鬱神京望。乘時識帝功。青陽萬國首。紫靄大寰東。
罩闕和烟麗。映街織雨濃。朝回雲母輦。班散日華宮。
已有紆組客。豈無奏賦雄。春衣過杜曲。夜酒宿新豐。
甲第森臨水。名花燁照空。南山如著色。上苑亦含風
暇豫六龍駕。從容五馬驄。總憐佳色動。藹藹滿關中。

徂徠集卷之二

徂徠集卷之三

物茂卿著

詩

七言律八十一首

巫山高

一聽哀猿此地殊。峰峰十二鬱相紆。襄王踪跡咸今古。神女精熒竟有無。西去江流通白帝。南來雲氣滿蒼梧。蕭森搖落秋何限。憶昔登高楚大夫。

望嶽

何物芙蓉落日寒。關中齊逈綵雲端。青天一柱崢嶸

徂徠集卷之三

物茂卿著

詩

七言律八十一首

巫山高

一聽哀猿此地殊。峰峰十二鬱相紆。襄王踪跡咸今
古。神女精熒竟有無。西去江流通白帝。南來雲氣滿
蒼梧。蕭森搖落秋何限。憶昔登高楚大夫。

望嶽

何物芙蓉落日寒。關中霽迥綵雲端。青天一柱崢嶸

出。白雪千秋突兀看。誰指仙衣懸縹緲。自疑玉女剖琅玕。于今石跡山陰地。喚取驪駒問大丹。（豊聰王馬跡石。實在山陰。昔年使峽中所觀。）

竹亭大兄示及上日書懷詩漫同其韻二首奉寄

才子　先朝金馬廬。一時光寵憶齋居。鬼神宣室終成議。封禪茂陵誰覔書。御氣忽隨璇斗改。春雲長護寶圭舒。料知唱和多傷意。　今上栢梁盛集初。

仙郎已厭承明廬。暇日茂陵偏病居。青瑣從容皆焚草。玄亭寂寞只緗書。身懷趙璧難韜晦。年近蘧瑗可卷舒。聞說　本朝多父客。彈冠將及中興初。（竹亭家藏御墨故前首及之）

冬月圓

着月上樓還下樓。冬宵三五客衣愁。窺窻玉鏡寒逾小。委地金波凍不流。何物梅前吹斷笛。誰家雪後與來舟。朔風酒力終難敵。敢說團圓減素秋。

昨在舍弟所睹大醫長公憶田園及偕林祭酒宴其別業詩卒奉和其韻二首

人道倉公漢帝年。聲名不讓上池泉。同朝枚馬能成賦。異代桐雷豈爲錢。欲覔丹砂句漏令。時歌幽桂小

山篇。祇今海內疲癃滿。敢許攜家入紫煙。

幾回蠟屐竟何因。徒聆名園鎖碧筠。應有泉巖寰內擅。寧無芝朮雨餘新。煙霞長護仙爲士。花木深通寺是鄰。况羡風流傳勝事。悵然援筆步瑤塵。

期與諸名勝同游天桂精舍以病弗果奉寄二律謝之其一　東實尊者

梵王宮殿倚林丘。法雁春飛祇樹頭。塵外羽緘邀小集。城南蠟屐想同游。人如嶽雪遙相映。詩似衣珠烱欲流。擬借綵毫酬起色。紛紛世事竟難收。

其二　東香尊者

翩翩百衲忽乘風。遙集琳宮勝會中。應有毫端飛幻色。將無趺坐結眞空。歌翻初地高振杪。譚竦諸天低遶攏。無奈維摩猶示疾。刹那千偈任君雄。

雪中以臺哉才閑來爲韻

映簾白雪讀書臺。入夜霏霏詩思哉。剡棹敲門能有興。梁園作賦豈無才。洛中伏枕色堪起。歷下高樓望最閑。總爲楚人歌少和。還疑按劍暗投來。

和答東壁都依原韻二首

謾說陽春高楚臺。和成白雪有君哉。自誇皎皎人懷美。誰識霏霏天愛才。絡繹共揮綵毫動。須臾雙構玉

樓閣。硯澌時澁更何妨。不斷風吹咳唾來。

一時校馬自梁臺。今日同游有是哉。南雪彌高難我和。東風儷美見君才。月回趙國連城合。花吐淇園脩竹開。況復春寒藩邸地。吳門匹練繞毫來。

蘐洲新歲

買屋養痾蘐葉洲。優游卒歲欲忘憂。忽聞鐘鼓城樓動。便見雲霞滄海流。高枕西山來雪色。啣盃短髮照春愁。千秋知是干誰事。肯教東風催不休。

再用前韻酬東壁見和

漢家宮闕象瀛洲。總是神仙豈識憂。劒佩三朝衝手

集。衣冠九陌映雲流。綵花琪樹青春妬。銀燭瓊筵白日愁。獨有王門敝裘客。東風寂寞早歸休。

又三首

卧聽早鴻過汀洲。忽疑相對酌忘憂。和來雙璧篇皆琢。寫將五雲字欲流。休說吳潮堪起色。因歌郢雪失窮愁。憐君似解少文意。壁上名山響未休。

疊至驪珠瞋色前。醉揮彩筆睨春天。屠蘇上日君雖後。旗鼓中原誰避先。不道青雲逢閬遠。且看紫氣斗牛聯。洛陽又此豐城郡。乍合芙蓉知幾年。

黯然嶽色映新詩。國士羞吾折節遲。夜閣剪燈披手

札。春城阻雨負心期。論文捫蝨須稱快。把酒聽鶯豈道疲。何日長歌還擊筑。傾將狂態向君知。

詩成未致事故數日聊此爲解時予學笙遂及之

高藩才子惠春詩。鞅掌經旬欲答遲。花裏筍輿無暇日。柳邊款段有幽期。探珠乍值驪龍睡。銜雪還愁銀鹿疲。譜入王喬雙鳳吹。東風相送報君知。

覺玄上人新年作次韻却寄二首

經罷祇林夜未眠。磬鐘聲曙朧纔遷。迎春花木如來地。出海雲霞不住天。定識禪心回浩劫。便看華偈報新年。援琴試度郢中調。元自梵音高大千。

謏園鳥語日酣眠。十歲何知官不遷。歌罷撫琴誇白雪。醉來嚬盞睨青天。自疑散聖忘禪日。猶憶高僧守夜年。已諳人間無似我。憑君界外問三千。

夜泊

解纜大江千里秋。漸看檣上夕陽收。青山向暝留漁火。白浪漫天渺客舟。擬受長風望北斗。俯憐明月在中流。不知今夜宿何地。且傍清光多處浮。

琴臺

司馬相如昔倦遊。高臺此地勝蹤留。琴心人自千秋

艷。犢鼻家徒四壁愁。老去鳳凰終決絕。窮來車騎更風流。猶憐輕薄堪才子。剩看遠山悲白頭。

寄贈次公二首

山陽形勝海藩分。藩府文章今屬君。大學世家風末墜。長門作賦思離群。東來濤捲廣陵雪。西別島浮韓國雲。遥識登臨壯春興。玅齡纔是過終軍。

聞說長門地勢偏。憐君閒暇足留連。時援瑶艸山中宿。或釣珊瑚海底懸。赤馬關高通水府。青蜓洲盡接華天。儻逢西客遥相覓。日本晁卿以後篇。

寄東壁

憐君何處五侯門。綺書華宵坐綠尊。月下徵歌飛雪亂。風前按譜落梅繁。酒酣時却千金壽。宴散寧忘一諾恩。祇爲毛生多忼慨。翩翩誰不似平原。

寄岡生

短衣長鋏動諸侯。被髮悲歌燕市頭。罵座春風驚綺席。揮毫醉色爛銀鉤。興來時發中原語。恍若身淩大海游。總是斐然吾與點。看君狂簡擅東州。

春日寄野撝謙

倦游此處便鄉關。揚柳城東非可攀。歌罷浮雲生渤海。嘯來宿雪滿西山。主恩且從大夫後。物議皆輕祝

史間。門外春風紫騮馬。羨君意氣謁藩還。

野詞兄洊有高和之贈輒此塞答二首

廣樂當年動九關。鈞天縹緲彩雲攀。誰將城北一抔土。忽換宮前萬歲山。咫尺幾違齊使後。篇章尚映漢臣間。憑君莫說龍門路。身已鼎湖髯墜還。

身如枚叔在梁關。仙露金莖未肯攀。風什徒誇齊大國。篋書幾發趙中山。病顏羞向鶯花畔。傲骨嬾游卿相間。海上安期君有意。扁舟共覓粒丹還。

再用前韻奉答野撝謙

春雲不敢度江關。知是和歌堪重攀。白璧投來驚暗夜。朱絃斷後識高山。寥寥騷社風塵裡。落落吾曹天地間。偶値門前梅似雪。停舟莫道剡溪還。

春遍芳洲書掩關。五陵車馬豈難攀。援筆日日酬黃鳥。伏枕年年夢碧山。姓字方今詞客外。沈冥自古酒徒間。偕君且結高陽社。酩酊扶騎款段還。

春日懷次公

黰淡中原一病夫。登樓落日滿平蕪。滄溟春湧濤聲大。菡萏晴搖雪色孤。五十時能愈我渴。千秋未必須人扶。祇緣寂寞悲同調。苦憶周南縣孝孺。

又寄

一歌白雪動高秋。槎客如雲不敢酬。碣石西連玄菟塞。扶桑東盡青蜓州。古來辭賦徒稱漢。今日文章始識周。安得中朝王李輩。與君大海割鴻溝。

春日懷子徹

武昌柳色映河清。春日鶯啼求友生。吾黨朱絃難遇賞。誰家白雪别成名。通經子夏因冠識。賣酒相如以賦鳴。總爲梅花高世外。教人轉憶浪華城。（子徹子子夏曾求予字）

支機石

媧天補就留殘礫。磊磊明河灘上磯。有日牽牛來礪角。無端織女取支機。七襄雲錦憑誰力。八月海槎攜汝歸。說與世人疑未信。隕于宋七定應非。

聞熊斯文赴肥後侯之辟却寄

大藩束帛忽相求。書記翩翩欲遠游。應有玄珠懸筑海。或看寒火到蕭丘。訪桃時值避秦客。頌橘何須學楚囚。還憐熊府熊生聘。巧似宗元在柳州。（肥有寒火又產橘深山中有前世避亂者住頗似桃源事云）

奉和豫州藤侯贈韓客瑤韻 五首

太守風流躭暇豫。郡中勝事復無涯。賦裁招隱雲爲掌。歌罷懷人月似眉。南斗天河窺錯落。北風交野獵

迷離。支機最是君家物。持贈仙槎欲返時。（天河交野河內名勝）聞說蒹葭霜露後。伊人宛在浪華涯。綵毫題去偏曼目。青羽回來只倪眉。誰謂南方無美麗。便知西土有侏離。祇當笑折梅花報。何減王仁擅昔時。（西槎時駐浪華而蒹葭梅花國風所咏王仁亦韓人）

翩翩五馬何如織。南北雁臣江海涯。獨識玄經亭寂寞。怱投赤玉燭鬚眉。從來劒氣斗間淺。異日練光天上離。因憶栢梁高賜宴。依稀尚似夢鈞時。（君侯分班雁間故引北史雁臣）

鼎湖龍去帝鄉遠。總嘆人間生有涯。十里山河縈驥足。三年侍從泣蛾眉。入朝冠佩星旋轉。出守千旄雲陸離。還是子男周爵貴。好將治最答明時。（子男五命値今五品）

一代元勳豐沛後。流猷世德遠何涯。傳家詩禮紛經目。治郡功名深察眉。無客玳筵彈短鋏。有琴玉軫起長離。會當躬奉延陵使。十二國風論盡時。（君侯善頌琴故及）

餞搗謙野君祇役三河護送朝鮮聘使二首

大邦大夫白鼻騧。清秋摠轡有光華。三川自古雄州鎮。百濟于今星使槎。迎送島夷朝玉帛。聯綿海甸建旗牙。相逢儻及九嵩勝。指點芙蓉雪色誇。

迢遞仙槎離金津。聯翩文旆發江濱。元知東里善爲

命。寧謝西華可與賓。日本三河侯伯國。朝鮮八道支那鄰。憑君欲遺繞朝策。將謂當時秦有人。

美人晝寢

嬌倚琵琶若有思。西宮花氣泥人時。欄干影轉斜何識。裙帶風吹開不知。爭羨海棠眠可比。空憐胡蝶夢相隨。君王錯愛留連樂。雲雨陽臺爲是誰。

江若水寄示韓使唱和詩走次附郵筒

仙棹問津遶道山。何來漁舸浪華間。飛詩忽合雌雄劒。懷刺空妨虎豹關。雙璧映殘疑月暗。五絃揮罷望鴻還。江南縱有梅花發能若君開北使顏。（渠不得見韓使但投詩酬和耳）

池塘生春草

道是王孫游未歸。池塘草色弄霏微。雪依冷石看猶在。煙着春沙吹不飛。晴岸淺生侵鳥跡。夕漪斜映襲人衣。轉憐昨夜西堂思。夢裡惠連覺來非。

斜岸迴堤翠忽浮。暖煙晴日色逾幽。吟成公子翩翩夢。游倦王孫歲歲愁。亭館幾時過夜雨。池塘到處似芳洲。好看春草深春水。次第東風吹未休。

夜猿啼得飛字

萬樹蕭森曉月飛。千峯寂歷夜猿稀。清風忽送王孫

涙。白露偏霑客子衣。傳谷響悲如自語。窺枝影遠與誰依。何堪獨宿空山夕。髣髴一聲到翠微。
清猿驚夢聽依稀。道是上方連翠微。懸澗影從巴月落。嘯林聲度峽雲飛。多憐紅樹千山盡。或疑碧環萬事非。總爲斷腸悲夜夜。無人來此薜蘿衣。

答友人病起見寄

一自河堤把袂分。愁看大野日生雲。烟花春去人歸盡。鴻雁秋深夜靜聞。明月寄心纔到我。青山起色轉思君。曾悲解劍終難合。豈不是尋常歎索群。

辛卯新正

鷄鳴攬帶夜如何。門外東風白玉珂。雲映衣冠春色早。雪殘城闕曙光多。猶聞昭代討周禮。定識詞臣賡舜歌。自爲穆生貪醴酒。曳裾侯邸歲年過。

奉和林祭酒韻

漢家曾値委裘年。猶說山河百二堅。富貴辟陽從古有。聲名陸賈至今傳。難來何賴群公力。策發誰摧諸呂權。自是詩書非馬上。橐中寶劍似龍淵。

寄別野撝謙詞兄西上時藩老臺有津南溫泉之行盖其扈從之云

翩翩行色映江濆。謂是東方老使君。路入三河如就

國峯回千騎摠望雲。遙知神女驪山勝。忽教故人馬首分。海驛原逼池鯉鮒。別來尺素數相聞。

送邊子固之峽中

此去儒冠氣象雄。百盤峽路限關東。欲移絳帳褰晴雪。故束縹緗凌朔風。自古封疆誇富士。于今教授得文翁。能容弟子皆揚馬。不但山川似蜀中。

物子既稱祿隱其居尚近市喧也遂移牛門因值新正作此

藩中今日定何如。蓬髮急梳驚歲除。符換先生閉門後。栢浮弟子問奇餘。唯歌白雪供高枕。寧惜青春照曳裾。自爲王猷多種竹。牛門似是馬曹居。

田子奉使龍華送悅上人西歸因憶往歲偕游峽中則不勝悽然也乃聆其沿富川瞰滄海則又不勝壯觀之羨也賦贈二律

藩國軺車問化城。憐君重此賦西征。秋侵潘鬢清霜映。路過佛巔白日平。爲是龍華從地湧。曾看猿棧架空橫。今來莫謂殊寥絕。到處青山舊識名。

憶昔兜巖攜手登。此行去住兩難勝。夢中嘯咏猶相伴。別後欄干獨自憑。使節一星過富士。仙槎八月送高僧。更逢東海濤如雪。吾羡衣乘在廣陵。

峴希祜上舍懷詩來見次韻自述聊以奉示

柴門深映綠楊烟。伏枕偏憐偃蹇賢。何物白雲晨自媚。誰家芳草晝相牽。詩來南國元難和。書在名山未肯傳。總是千秋君不信。莫如裘馬樂青年。

新年偶作

牛門物色動新年。病客高齋轉傲然。御氣潛通城北地。雄風迥接海東天。歌來白雪銜杯後。聽罷黃鸎伏枕前。無限衣冠紛躍馬。誰知此處歲星懸。

再用前韻酬古禪師見和

人言靈鷲似新年。夜半衣珠忽烱然。梵唄有風來下界。芬陀不雨墜諸天。因看佳氣高方外。知說妙音超劫前。況是文殊時問訊。維摩室裡望相懸。

次韻卓尊者新年作

趺坐道場疑沃州。赤霞曉起講堂頭。梵鐘唄鼓駢闐動。僧臘世年剎那流。如是東風觀法界。爾時春色遍閻洲。似聞說偈天華墜。我欲相從初地游。

春臺望

攜手風烟百尺臺。闕中極目鬱葱哉。八州綺錯雄都列。萬艘萍浮大海來。染翰春雲多點綴。銜杯落日且俳佪。登高作賦才非易。共指芙蓉雪色開。

戲咏無題

齊宮宴散拾遺簪。一石于髡醉不迷。却扇誰知迎曼
睩。傳觴曾記送柔荑。丹鳳彷彿琴心亂。青雀間關錦
字題。悵望春雲何處覓。瑤池只在畫欄西。

子規啼

春城三月百花飛。春女聞鵑泣織機。正爾懷人難得
夢。錯來勸妾不如歸。楚雲冪歷關山遠。秦塞渺茫音
字稀。何計倩君千里去。征夫長戍在金微。

擬夏日侍宴

甘泉宮闕映霏微。此地人寰六月非。紫氣晨移天子
坐。白雲晝濕侍臣衣。得無縹酒來仙掌。恰有薰風應
舜徽。怕是郢才陪御宴。忽漫歌雪遶筵飛。

次韻琴鶴君侯對筑波山吹笙

筑波形勝擁雄州。太守風流絕匹儔。挂笏名山來案
上。吹笙落日照樓頭。寧無青樹浮簷外。應有白雲歸
岫幽。人道神仙難可到。看君燕暇與誰游。

賦得白雲抱幽石

遥指晴雲一片浮。青松白石仙之幽。疑從漢武封中
起。却繞秦皇蹕處留。照影分明玉女鏡。類衣縹緲仙
人舟。秪應無意行朝雨。點綴偏依蘿薜秋。

夾池竹二首

脩竹團欒氣色開。梁王亭榭夾池隈。舞波翠袖來娃館。奏水朱絃連吹臺。移棹垠圻皆繚亂。洗盃琥珀蹔裴回。更看風渚紛纖月。好借相如賦雪才。

帝子園林脩竹多。疎篁密篠夾池波。月明瑤籟琮琤起。夜靜樓船絃管過。鶱就龍枝浮鰋鯉。喋殘鳳實戲鴛鵝。當時賓客皆才子。知是風流淇上歌。

六義園陪國子先生作

郊園久輟五侯珂。忽拉儒宗復此過。泉石猶餘經濟大。詠歌應發性靈多。吾從孔孟論山水。人道皐夔在薜蘿。總是德星今再聚。願留照映被巖阿。

席上又作一律兼簡長少二公

屈指春風又一年。息車花外趂芳烟。舊題雨洗苺苔出。新咏雲停巖壑妍。段使幽莊侔綠野。寧將奇石鬬平泉。祇緣玉樹雙相映。到處依俙似洞天。

又奉和國子先生

三鳳葳蕤毛羽齊。俯窺園樹萬章低。長鳴忽聳諸侯席。麗藻應傳學士堤。似愛湖邊青竹色。且憐檻外白雲棲。須臾竝擊春風翮。餘彩繽紛花滿蹊。

奉和林長公

園抱青山山夾泉。追陪終日聽潺湲。共看綵筆搖春色。總惜華鑣散暮烟。垂柳鳴禽臨席送。曲磴幽逕度雲連。君歸試道神仙宅。南去都城尺五天。

奉和林少公

府公亭館映湖橋。湖上峰巒此奉招。芳渚春雲開綺席。清波落日照高標。停杯竹色憐醪盡。曳履花陰忘路遙。最憶仙郎題字處。風前濯濯綠楊條。

國子先生席上作應命同和

我公此地創仙莊。先寵嘗歎晝錦堂。憶得張筵享織女。從來鑿沼象天潢。紅泉隱映千章樹。綺館邐迤一里岡。何似風流林祭酒。一游勝跡詠無疆。

歲初脩 憲廟遺事有感

茫茫世事泣新正。憶昔金門奏賦名。一自蒼梧雲不返。三看茂苑草還生。後王禮樂多因革。前代公卿尚縱橫。誰似素臣無爵祿。猶堪修史擬丘明。

秋日蓮光精舍次卓尊者韻

叢林此處吼尼寬。琴酒乗秋逐所歡。落日金人毛髮動。微風寶界色相寒。自緣消渴貪甘露。却爲清涼廢素紈。支遁偏憐疎放客。科頭且得卧相看。

永慶君侯輓詞 三首

忽披雜辞哭皐夔。盛代遭逢彼一時。魚水終從冥契合。風雲轉入世情悲。御題嘉樹看搖落。行殿歌臺已變衰。只有名山封境內。依稀舊府蓮花姿。（侯所居莊有仙洞題咏第中　行殿久從毀拆封境富士山极八葉蓮花）

公曰子房吾所儔。遽然遂從赤松游。人疑定策秦遺老。天授封留漢列侯。綠盭辭來纔七歲。素書編就只千秋。不忘家世爲韓相。西軫銘旌尚首丘。（侯武田名族嘗慨慕留侯託素書遺命葬于甲州）

石渠天祿煥經綸。憶昔文章漢代新。侍講侯猶稱弟子。承　恩余亦謝陪臣。飄蕭星散西園客。髣髴風流東閣身。俄聽舊時龍逝去。白雲重泣鼎湖春。（憲廟御講。侯在弟子班。臣等亦陪筵拜賜。侯之卽世。實在　國忌七周也）

歲暮蓮光寺集

城北琳宮鬱崒峩。乘晴殘臘此相過。人間歲月崢嶸盡。方外雲烟徙倚多。貧借衣珠堪掩映。狂憑米汁轉婆娑。總緣華髮悲遲暮。寧待祇林花滿柯。

徂徠集卷之三

四五六七

徂徠集卷之四

物茂卿著

詩

七言律五十七首

早春眺望

幽丘黃鳥此携壺。晴靄丹梯瞰大途。無數樓臺遥似畫。誰家車馬俯堪呼。三山海靜春雲細一嶽天横白雪孤形勝東都元氣象。和烟昨日滿城隅。

偶作

長安無處不風塵。況復新年車馬頻。自卧蕭條三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187 5 v.2

宅。相看意氣五陵春。寕無鮑叔能知我。即有元規欲汚人。千載誰憐孺子唱。濯纓濯足滄浪濵。

歸雁得高字

夜雨凭樓把濁醪。離聲忽駭北鴻翺。梁園草緑池應滿。代嶺雪寒關自高。青春有花悲汝別。白雲無路爲誰勞。最知清怨客中切。琴到瀟湘帶涙操。

春日草堂小集值雨新霽分韻南字

相携諸子此聯驂。席上翩然詞賦酣。共道人間無秀句。便知吾黨有雄譚。映盃落日浮雲暗。凭檻春城宿雨含。忽指芙蓉晴雪色。晩來歷歷似終南。

時適峽歸再賦一篇

峽行歸自踏晴嵐。談勝新停才子驂。雨過甘棠爭涙落。雲生大嶽共杯銜。時看春鳥來窺席。猶想夜猿垂照潭。爲發携將囊裡色。牛門紫氣隱西南。

奉和大潮禪師見訪

衡門樹影動衣襟。開士何來忽此尋。眞賞遙從方外得。冥搜偏向定中深。玄珠映户窺無色。白璧投人叩有音。欲使名山相應和。爲君且戞少文琴。

陌上桑

秦川少婦字羅敷。翠黛紅顔天下無。但爲百年甘寂

寞。不知五馬立踟蹰。春風窈窕桑中出。落日招搖陌上趨。相値何人能直去。世間不但使君愚。

賦鶴賀某藩醫官六十

淮鷄雲裏皆嘗藥。臯鶴城中殊得僊。稅駕緱山終激昂。乘軒衛國且蹁躚。頂留一粒丹如火。身著千年衣是玄。閬苑飛來應息翮。世間甲子已周天。

次韻服生吟詩悲早春

忍看長裾照歲華。陽春忽唱淚痕加。寧堪誰識曲中語。縱是能歸夢裏家。北鴈音書還斷絕。東風草木欲萌芽。主恩自滯朱門客。隨例椒盤猶頌花。

春日草堂小集有懷次公分韻佳字

春城結轡訪荊柴。談歡偏憐落日佳。映酒梅花窺席上。懷人鴻雁渺天涯。誰歌白雪難成和。吾黨朱絃少所諧。最是西方傾國色。長門賦就轉相猜。

次韻子和見寄

銜盃落日且徐傾。海內文章無弟兄。濁酒鶯前唯愛爾。高山絃裏豈求名。青春鬱鬱千秋意。白鴈寥寥一字情。忽誦君詩開口笑。方技漢代有黃生。

謝雨芳洲見訪

客有乘槎北海來。壯游曾使三韓迴。攜將紫氣行相

映。彈罷朱絃歌自哀。千里山川誰並駕。百年天地此銜杯。看君匣裏芙蓉色。不但翩翩書記才。

次大潮尊者送慧通師韻却寄

白雲偶爾出山游。還抱月明眠幾秋。風鐸響空知夢淨。雨花隨水悟生浮。祇緣詩偈有相識。竟是鉢盂無所求。聞向菰蒲深處住。蕭然一室似虛舟。

平子和詩學大進出示其逢兒作不啻惻愴動人一字一淚迴復光彩滿室一淚一珠矣不勝驚喜次韻

聞說長卿久倦游。况因棠棣一回頭。能無富貴乖吾

好。賴有人倫寫爾憂。白壁琢來光照夜。朱絃彈罷氣成秋。樽前持此堪相慰。不減連城十五酬。

奉和豫侯西臺憶諸子作

郡齋寂寞歲將徂。君擁瑤琴坐據梧。萬木秋深窺夜月。衆峰雲裊媚明珠。意中流水憑誰和。眼底名山祇自圖。却羨東都多酒客。風流每集輒傾壺。

又

聞說蘭臺暑始徂。西來秋色似蒼梧。朝隮葛嶺雲爲棧。夜涉天河星是珠。莫道名山難可寄。信知勝事總堪圖。何時一幅茅堂壁。相憶遙如對玉壺。

次韻若霖尊者游東叡山作

東台士女紛相携聞偈誰知須菩提不說色空非般若都忘花鳥是筌蹄華鯨隱隱諸天動春月朧朧萬象低起定憐君還獨返山櫻如畫未曾迷

歲暮和南嶠秀才韻

歲暮無人問字旋玄亭風雨轉蕭然著書遠託名山上混跡偏依負郭邊時度琴心雙鳳曲且歌酒德二豪篇爲緣玩世多違世伏枕難逢同病憐

鄉者萬菴上人見寄一律韻險不可和也頃伯錫袖其他作相示因次韻奉酬師盋住東禪精舍云　三首

玄刹嶙峋映岸開潮音日夜許誰陪山如鳳翼抱空出珠自龍藏捧月來成果菩提應有樹散花天女豈無臺憶曾一走湘中道海上金題首重回

愧從慧業僅知君貝葉曇花本絕群豈可暗投疑白璧忽然持贈似春雲彌天色卽空中現徧界音還定裏聞總爲詩家同悟理貪看動輒到斜曛

定起知君獨上樓海天縹渺旋生愁萬波卷月懸珠網千岫歸雲藏壑舟秋着仙楓停晚照夜漫漁火點烟流穩聞人境俱清絕探勝何時問祖猷

次韻岡恬軒上巳臥疾作

長安此日賞芳辰。急笛繁絃動水濵。不管桃花飛作雨。那知柳絮散如塵。五陵車馬紛游子。三輔風流映麗人。獨有東鄰岡使者。堪憐同病臥青春。

奉和豫侯河內見寄

凡國封疆近帝鄉。風流誰似使君狂。泛槎春迴天河棹。臥客夜歌明月章。只恨接䍠無酩酊。何知露冕有輝光。猶聞立馬仙梯上。目送飛鴻海雲長。

猗蘭臺小集憶舊年拙和詩中語聊成一律

翩翩曾識似平原。愛客風流豈謂恩。標疑高山隨玉軫。歌飄白雪映金樽。道尊不厭疎狂在。調合還憐意氣存。果爾延陵非奉使。國風今日向君論。

次韻萬尊者却寄

海上精藍萬事閑。支公此處沃州山。玄言遥答須彌外。貝葉時飄天地間。笏室看雲承座起。華龕窺月獻珠還。謝家爲報前身是。昔日經臺許再攀。

次韻文安武君中秋夜坐

病夫伏枕醉三秋。仰視金城華月流。北斗闌干低擊柝。西山突兀映登樓。嫦娥夜靜清砧急。鴻雁天高白露愁。同調由來無處覔。秖今才子滿中州。

次韻東伯通新年作

朝看峩冠紛遠游。新年氣色識皇州。紫宮元象星垣出。清洛猶疑雲漢流。勝日誰家渾脫舞。春寒何處鷫鷞裘。還應信美悲非土。乘霽一登王粲樓。

送岡維卿從讚侯奉使二首

使旆翩翩動素秋。東方千騎漢諸侯。天迴山驛多高會。路出函關皆壯游。玉節晴懸滄海日。錦裘晝映帝王州。知君驂乘元能賦。洛邑風流足淹留。

羨君書記最翩哉。五馬秋高行色開。驛路氣隨簪筆發。芙蓉雪映皁鞭來。裝中明月元南海。賦裡雄風便上台。倘值洛陽才子問。東方新築黃金臺。

爲子錦邦相壽其太公七十其先越人蜚譽勝國時鳳來乃州境焉

朱邸東風吹老椿。擁堦玉樹映嶙峋。應分京輦甘棠色。偏入侯邦喬木春。北海家聲鵬舉後。三河政績鳳來鄰。禎祥滾滾知無盡。有子今稱令尹新。

藤豫侯見枉草堂

白馬銀鞍金錯刀。使君騶從塞江皐。偶因載酒來玄閣。遂使垂蘿映彩毫。酌水貯尊人比淡。看山倚檻與爭高。況今吾黨多狂簡。黙瑟由琴次第操。

猗蘭臺集分韻金字

朱邸賓筵夏日陰。雄風六月此披襟。華堂縹渺歌先響。綵筆聯翩盃自深。宋玉偏知憐白雪。郭生未必爲黃金。總緣文事堪相狎。憑醉還高傲世心。

西臺宴集七子皆在得山字

朱邸斜連閶闔閑。隱垣花木望西山。五驄朝罷能誇優渥。七子座闌娛燕閒。清夜金尊窺白髮。春天綵筆映紅顏。最羞衰邁忝虛左。詩到鄴中難可刪。

西臺侯宴集

千秋黯淡幾低回。寧識西園會忽開。君自陳思鄴下後。人皆宋玉郢中才。高山流水多成趣。清吹繁絃不輟杯。儻問漁陽撾鼓意。禰生只合短衣催。

送青蘭鈴子北歸二首

走馬清晨來問奇。出門便道倦游時。忽聽十月碪聲亂。坐看千山楓色衰。狐兎草枯鷹下早。風霜酒熟獵歸遲。應從黑羽城邊路。朗誦長楊奏賦辭。

繁霜十月滿征裘。之子于歸下野州。北指鬒山迎馬出。西來嬬木傍人流。便知家苑團欒日。不似都亭桂玉秋。美酒興酣風雪裏。能思曾上李膺舟。

次韻子錦邦相新秋登樓作

宛轉銀河低檻流。絲毫凌霽共誰游。秋生北海樽開夜。月滿武昌人在樓。急管繁絃偏勸醉。碧天澄水總成愁。知君不淺登高興。作賦深窺此際幽。

奉和卓上人中秋見憶韻

幾從蕭寺問風流。仙梵寥寥況此秋。月出上方遙下界。人言西竺在南州。青山偃蹇浮名絆。白髮蹉跎微祿羞。慧業空餘支許癖。思君時復一登樓。

送爽鳩子方之三河

憶君奉使向三河。路入函關滄海波。杜若水寒芳草歇。芙蓉峰霽白雲多。吹笙幾訪鳳來寺。置酒誰聽魚麗歌。聞說登臨名蹟徧。嵩山少室定如何。

猗蘭侯宴

君侯封邑接天河。總怪高筵爽氣多。未動神州千里駕。已看才子七星羅。楚風雄起吹深醉。郢雪涼飄入和歌。不妨興酣俄側弁。小山桂樹影婆娑。

子徹越中寄示其游草。誦之。北陸瀚海白嶽之勝。恍然與之偕游也。卷中有贈雨伯陽詩。而伯陽偶奉使來東。竣事將還。因次其韻。却寄子徹併簡伯陽

名山行色照詩筒。奕奕何來指掌中。知弄南音悲塞

北。遙飛翔思滿關東。十年唯夢隨陽鳥。百歲縱生齊夏虫。安得西州雨文學。片帆載我駕長風。

猗蘭滕侯將戍洛陽城臨發置酒分十二體分韻

使君新領羽林兵。千騎東方按隊行。路轉函關龍虎節。雲低洛邑帝王城。封疆爲接天河近。旌旆還依北斗平。自是明時無武事。風流偏惹好文名。

舊僚一漚老人爲其妻姊乞壽詩道年八十矍鑠爲阿監某藩邸

欲問蟠桃春幾花。即今阿母在侯家。秋波弱水依顏色。月皤崑丘借鬢華。宮裡三千紛共勸。人間八十戲相誇。仙璈鳳管行天酒。是日爲歡豈有涯。

代人贈韓客

羨爾翩翩書記哉。壯游遙傍使査來。千秋蹈海還雄志。萬里抽毫自大才。蓬島南雲流染翰。梵宮西日映銜盃。誰知縹緲乾坤外。傾蓋相看便可哀。

會朝鮮諸學士代人 二首

西來滿座馬卿才。綵筆光煇停晚開。壯與瀛濤添意氣。映將嶽雪鬪崔嵬。今宵錦繡詩盈紙。何日淄澠酒把盃。漸覺勝筵難可繼。誰家遙笛落梅哀。

使星幾座麗遙天。渴望當時日似年。忽喜風標干氣象。定知詞筆映雲烟。南梅的皪一枝發。北鴈羽儀數影連。由來此會何容易。愁看鴻臚館下川。

與諸子登寶壺山分韻蕭字

搖落江山木葉凋。悲風日日更蕭蕭。千家急雨來還散。疊嶂層雲迴忽消。握手客情誰鮑叔。登高仙術各王喬。老僧何事鳴鐘去。莫問上方醉吹簫。

六月香尊者至自東奥寓藤豆州第賦此奉贈併問富春山人時東壁下世矣尊者客歲惠金巨羅而所借墨刻未至因及此

北溟有鳥翼垂天。六月圖南此欲旋。知已一鳴驚大國。贈將三雅憶前年。羊裘著敝星猶客。柯笛吹殘人忽僊。最是岣嶁神禹篆。至今想像竟茫然。

頃者得韓館唱酬諸作讀之。獨怪秋府記室翠陰田君風藻燁發。迥出時輩。吾黨之外。迺所罕覯。令人不覺竦然起敬。愈知世間自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焉。因次韻二首。使岡太致之。按劍之叱。其謂之何。

秋府城樓瀚海流。羽山邊徼控諸侯。浮雲北出毛人島。落日西窺越女舟。歷歷孰非廉李略。翩翩爾是阮

徐儔。近聞逢著三韓使。倘問當年乾滿洲。君是西京揚馬流。優游猶自仕諸侯。奉觴夜醉秋城酒。授簡春浮北海舟。豈道文章非世瑞。祇應寂寞似吾儔。還嗤八月乘槎客。不識鳳麟何處洲。

村君榮擢後罕見著述是日賦海棠見示次其韻

列國大夫紛簿領。自言賦咏近難成。三春芳宴開朱邸。一樹繁華接鳳城。因擲牙籌隨戲蝶。忽援綵筆答流鶯。莫嗟藻思非當日。屈宋何如管晏名。

遊蓮光精舍火後土木甫成此日偶同諸君値雪

隔歲笙歌復此開。纔過長者布金回。舊游到處留禪石。新築憑誰辨劫灰。突兀樓臺從地出。繽紛雨雪映空來。休誇說法天花墜。恰是人人和郢木。

次韻君徽見寄因以爲贈

爾隨五馬入朝年。到處携來秀句傳。總說名山爭綵筆。寧知流水映朱絃。游梁今已長卿病。觀海從前枚叔賢。倘過廣陵能賦贈。縱無起色便相憐。

雨集分韻迴字

諸子紛紛與雨來。草堂氣色此時開。傳籌嚼肉醉寧

死。擊劍吹笳歌莫哀。春樹遙連滄海島。浮雲忽失赤城臺。銜盃四顧倡狂主。今日何人致道迴。

尾藩大夫鈴公宅得霜字

吹臺西望接崇墻。上國大夫看寵光。退食委蛇娛暇日。飛觴宛轉厭寒霜。賦成嘉樹楓相映。醉弄瑤箏笛更揚。不妨吾憑蓋公座。熟知齊相似平陽。

恭賦掛蘭二首應　東叡王臺教

梁苑樓臺勝事偏。朱繩畫棟絙蘭懸。異香裊露栴檀奪。輕態弄風鸞鳳翩。世上徒憐燕姞夢。人間浪賞楚臣篇。誰知別有仙家品。烟灑雲培在半天。

君王誠意感金仙。靈卉遙來忉利天。幽類湘蘭花媚露。秀欺楚蕙葉凌烟。懸空宜綴羽衣佩。離地疑承趺座蓮。總爲世間人罕觀。枉勞授簡不成篇。

七言排律二首

春臺望

春風吹袂此銜盃。俯瞰春城萬井開。裘馬紛紛民庶矣。鶯花往往氣佳哉。王門侯宅參差出。複道層垣窈窕迴。總羨仙莖多雨露。爭看鴟尾偏樓臺。天低渤海波光合。雲霽芙蓉雪色來。爲値東都駘蕩日。登高獨愧大夫才。

下館潘臺示及高什從駕東巘山謁　憲廟有
感謹依嚴韻奉和

濟濟　前朝政事堂。咸言稷契在巖廊。夜陪樂府鈞天近。春坐經筵午漏長。符竹幾人能虎拜。羽林多士惟鷹揚。縱勞禹貢疏壤黑。猶羨周官佩水蒼。孰識丹心違鼎革。空懸白日對嵩邙。三年遏密忽如鶩。萬里蓬萊不可航。自昔扶轅思馬策。于今扈駕恥鵷行。忽揮一掬玫瑰淚。珊索隨風皎似霜。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浣紗女

白足苧蘿女。千年尚姓施。襦裙不肎脫。爭覩浣紗時。

新嫁娘

小姑是阿姐。大姑是阿娘。但愁未嫁日。不慣喚吾郎。

潛齋席上同賦長安道分韻情字

夾路秦聲起。漸知近帝城。往還多遠客。日暮若爲情。

同前無字

花明十二衢。春雨近還無。白馬誰家子。揮鞭問酒壚。

姬人怨服散

夫壻好神仙。每言共上天。假饒天可上。能得嫦娥憐。

潛齋席上同賦浣紗女分韻荷字

蘭棹簇綺羅。笙笛出菱荷。何似浣紗女。低聲獨自歌。

俠客

飯罷溧陽媼。前途日欲斜。茫茫城市裡。莫有魯朱家。

艸堂前桃華盛開與卓上人吉生同賦得源字

春雨武陵郭。小桃深映尊。縱非避秦地。對爾似僊源。

成慶上人頭管

劉琨吹觱栗。夜感胡人心。縱然日本竹。豈乏漢家音。

烏夜啼

石頭城上烏。夜夜合雙栖。若爲將九子。來向妾家啼。

長安道二首

甘泉罷夜獵。馳道接都亭。回首南山色。朔風酒始醒。

春日狹斜路。紫裘白鼻騧。直馳行馬處。知是五侯家。

題東坡儋州圖

不描玉堂日。爭傳南海時。想應王呂輩。滔滔滿天涯。

東壁惠膽瓶上有詩次韻謝之

直置牀頭好。何須更挿花。若逢人借問。但道出君家。

題畫三首

弱竹出橫枝。懸蘿迢迢垂。一禽來集上。誰復能危之。

此以有聲畫。平生厭晚唐。雖然蜆蛤味。可薦大官膓。

馬首玉芙蓉。峽游日日從。除却十年夢。何思復一逢。

畫竹

風竹自蕭踈。祇應對讀書。偶然持挂壁。將謂子猷居。

梅花落

顔色年年改。梅花歲歲新。纔憐同白髮。已愧異青春。

題畫牛

野曠無人覔。誰家六七牛。因疑藏此者。未免繡犧愁。

子帥家畫梅贊

染墨作梅花。還如月裡釬。縱無吟咏日。不妨詩人家。

畫竹

誰描湘中種。依俙帝子姿。縱教半面識。猶勝未曾知。

賦夜渡湘江分韻川字豫侯席上

逐臣南更苦。寧耐篝燈眠。淚痕着楚竹。恰是到湘川。

小集得雲字

青山招不至。一髮夕陽分。呼酒遙相照。盃中生白雲。

題畫牡丹

沈香亭上客。不愛世間春。一冠名花色。遂憐傾國人。

賦隴頭水分流字　二首

嗚咽隴頭水。東西各自流。人生都有願。誰識我心憂。

百川紛綺錯。尾閭吸無休。如何一度隴。有水皆西流。

尾州人壽詩

星土跨箕尾州人壽域開當筵應自愛家住古蓬萊

詠中郎橋贈源京國

杜若橋邊水王孫杳未歸縱憐春草色誰爲染春衣

徂徠集卷之四

徂徠集卷之五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絶句一百十六首

春日上樓

落日高樓俯碧霄關中春靄望逾遙把杯意氣千秋色獨看芙蓉白雪驕

少年行

獵罷歸來上苑秋風寒憶得鷫鷞裘分明昨夜韋娘宿杜曲西家第二樓

星土跨箕尾州。人壽域開。當筵應自愛。家住古蓬萊。

詠中郎橋贈源京國

杜若橋邊水。王孫杳未歸。縱憐春草色。誰爲染春衣。

徂徠集卷之四

徂徠集卷之五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絶句一百十六首

春日上樓

落日高樓俯碧霄。關中春靄望逾遙。把杯意氣千秋色。獨看芙蓉白雪驕。

少年行

獵罷歸來上苑秋。風寒憶得鸘鷞裘。分明昨夜韋娘宿。杜曲西家第二樓。

正月十日作

嘗說漢家恩澤疎。金莖不到病相如。從今中使茂陵
路。封禪誰求死後書。

明妃曲

爲寵單于不許還。還鄉路是漢蕭關。妾顏今日自堪
恨。敢恨黃金誤妾顏。

緋桃栽得家字

聞說阮劉憐此花。天台山上赤城霞。栽時莫近清溪
水。仙女春來多憶家。

得縣先生書却寄二首

周邦多士意茫然夜奏幾回煩司天。文若于今猶著
膝剩看西北一星懸。

曳裾一時亦盛哉。上邦授簡大夫才。如今耆舊西園
淚。多是山陽笛裡來。

次公果然以野味二品遙致作此爲謝二首

一諾曾留問字年。銜杯意氣爲君憐。開緘莫是鄰家
肉。孟軻從來有母賢。

嘗誦徐卿擊鹿行。銅盤共歃代興盟。即今疾足死君
手。來贈當年歷下生。

予嘗發書海內諸名公便輒下世矣二首

偏抱朱絃覓子期。白雲到處渺咸悲。自遊不是人間調。彈向夜深明月知。

落落神交只自論。誰知後死與斯文。太玄縱有侯芭受。還可千秋待子雲。

偶作

匣裡龍泉風雨悲。自知神物識人稀。豐城夜夜干牛斗。悉道吳門匹練飛。

峽遊雜詩十三首

留別諸友生

峽邸詞臣使峽陽。邸中年少淚沾裳。殷勤錯勸歸來早。不識峽陽非異鄉。

小佛嶺

鬱嶺北來連函關。一條峻嶺限東寰。下時更問嶺西路。九十六盤還自艱。

踰界河

土人爭看傳車閒。麈尾遥麾落日閑。自古峽陽應罕見。風流使者訪名山。

望天目山山有梵音洞

天目山頭雲氣迷。駐轎鶴瀨驛橋西。梵音尚道鬼神聽。應有雨花流出溪。

鶴瀨關

近聞山犬夜無聲。百里鷄鳴達府城。隨例晨門應早掩。關河空負兜巖名。

竹林門觀瑞芝

竹林傳是地仙居。芝草至今燁雨餘。會有高人來採藥。不勞賢主走安車。

夢山

誰把華胥國裡山。移來城北傍雲關。箇中安得逍遥枕。應有路從三島還。

城西竹林中謂是昔時美人所居

蕭然竹樹故城西。小路縈廻野鳥啼。且訝百年留遺艷。石間紅葉使人迷。

躑躅崎

斜隨山徑陟崇丘。躑躅崎頭想舊游。記得曹王橫槊事。英雄自古有風流。

潮河橋上解嘲

悉危風吹欲墜橋。騎鯨李白世非遥。飄然欲訪蓬萊路。休道鰍門不上潮。

出村口

行過峽口馬如飛。回首桃源隔翠微。黃髮垂髫今尚

在。依俙指說觀花磯。

還館作　一

甲陽美酒綠葡萄。霜露三更滿客袍。須識良宵天下
少。芙蓉峰上一輪高。

都留絹

天孫曾下士峰陰。竹裡藏身機杼音。一自仙翁剖開
後。尚留花樣到如今。

新歲偶作

江城初日照芙蓉。西望函關白雪重。無限武昌郡中
客。陽春一曲少相逢。

閑曹無事加以嬾惰性復怯寒。臘後牢擁爐齁鼻
鼾以至今日

車馬春風滿五陵。雄藩多士氣如蒸。無端被道袁安
似。一臥雪中猶未興。

移居之夕東壁以長卿見比次韻答之

中歲相如多病居。茂陵又是徙琴書。上林狗監今亡
矣。不問何人說子虛。

次韻有鄰新歲作

畫舫青樓古武陽。紛紛誰不醉金觴。何人商略春風
面。解道梅花更有香。

玄上人見寄次韻却示

便似神鸞却望梁華陽洞畔楚天長吾家別有千秋
藥沆瀣還它地仙腸

奉和琴鶴堂主中秋瓊韻

瑤琴玉軫鼓三行白鶴飛翔玄鶴鳴此意只當明月
識中秋一夜爲君晴

偶題

昔道長安似奕棋請看今世亦如之何知老拙都無
事歲去歲來徒咏詩

題老列莊像三首

藏書問禮我師師紫氣關門那得知不是猶龍能變
化彭聃到底使人疑

老來放縱不知非只好婆娑弄落暉昨夜扁舟乘雪
去傲然謂是御風歸

春風日日興翩然不但憐花蝶可憐便向花間移榻
臥更憐傲吏似誰賢

春杪義空師將有西京之行留惠阿剌吉酒所
盛亦西洋玉壺作二絶餞別且謝

飛絮紛紛黃鳥斜暮春行色映袈裟慇懃少住偕春
去已到洛陽看幾花

紅毛酒貯碧琉璃。留我一壺琥珀疑。欲綰春風歌離別。君家甘露灑楊枝。

少年行

年少聰明勝阿爺。早知身世等空花。呼盧百萬揚州去。二十四橋是吾家。

山房春事

山房春月映沙洲。忽憶梅花問上流。待有鄰翁携酒至。門前且繫木蘭舟。

石原山八景

山東沃野

石原山後萬家煙。石原山前綠疇連。爲緣養父嘗名郡。孝悌力田傳漢年。

箕川清泉

虢虢箕泉抱石流。一瓢誰此掛清秋。因疑巢父牽牛地。還屬扶桑但馬州。

櫻溪遠花

總說山陰晉代彰。櫻溪禊事自洪荒。假饒會稽誇觴咏。能有繁華萬樹香。

杉間秋月

山因帝釋似須彌。半夜琳宮月上時。萬樹風杉遮不

盡重重葉葉綢珠垂。

嵐峰紅葉

夜夜嵐峰嵐深成。峰峰錦樹錦逾明。何人裁作袈裟著。爲謝諸天大有情。

四山晴雪

溪巒雪霽畫圖開。謂是山陰道上回。直置應酬無復暇。恰如乘興夜舟來。

霧海朝暾

浩浩雲波訝陸沈。俯聽萬籟似潮音。須臾日照千山出。寺在蓬萊第幾岑。

北溟眺望

蹴雲遠浪散天華。帝釋臺頭眺望賒。千丈丹梯何處所。倚身北斗問仙槎。

服生詠白菊有花中白面郎語戲次韻却寄

貪看東籬色似霜。風吹岸幘落何妨。漸誇鬢髮堪相鬭。不謂花中白面郎。

題畫（二首）

列子泠然知所稀。御風一去未曾歸。寥寥天路終何限。咳唾今應作雪飛。

日日春風傲吏家。醉看蛺蝶映簾斜。縱論物化何能

識我意翩翩只在花。

奉別琴鶴君侯就封下館城十絕句

憶昔前朝侍從班。金鑪玉案殿中閒。如今始識諸侯貴。擁傳東方千騎還。

五馬春風草色繁。關中千里盡平原。迢迢大道知如髮。攬轡休歌行路言。

專城元自列侯尊。況有松楸百歲墳。路過中山須勞問。昔時父老幾人存。

驪歌嘈囋起華堂。日暮春雲映酒觴。莫倣尋常揮別淚。君侯封國豈他鄉。

楓葉應迎朝覲日。楊花相送陛辭春。寧論鴻漸當時翼。猶自去來稱雁臣。

龍去白雲年歲深。經筵聲欬昨猶今。聞說郡山蒼草秀。應思周易聖人心。

布衣金馬横經年。遥望貂蟬傍御筵。萬事難言溫室樹。誰知此別轉茫然。

臨別瑤琴殊有情。停杯偏惜和歌聲。莫言此去無人和。城外高山筑是名。

行春到日麥纔秋。臥閣青山擁上游。揮罷五絃時一望。南薰起處夏雲流。

風流何忘醴筵裾。自此寂寥揚子居。春盡縱無南去雁。爲君能惜武昌魚。

次韻芳檐子侯冬曉之什（五首）

園林簌簌不知冬。夜宴彈殘風入松。竹火籠灰侍兒睡。忽聽城上五更鐘。

櫳月尾霜寒弄冬。西園仙籟滿杉松。五更夢斷何情況。一樣花時長樂鐘。

曉閨暖閣最宜冬。寶鼎仙芽瀹尾松。非因公子憐幽趣。不信人間夜半鐘。

佳人一曲奏玄冬。響遏行雲蔭砌松。頗訝鏗鏘非俗調。鳳鳴十二是黃鐘。

夜繙文史臥三冬。慣聽清霜下曉松。寧道郢歌元易和。幾回深省發晨鐘。

擬苑中値雪應制

人間白雪剪仙霞。天上陽春滿帝家。何翅郢歌高授簡。已看羯鼓巧開花。

田家即興（二首）

田家女子厭蠶桑。多學東都新樣粧。恰是年年官債重。賣身好與冶遊郎。

春風村落沸繁絃。日日江東米價賤。爲是昇平多樂

事。還教父老恨豐年。

郊行 二首

日落平蕪匹馬忙。燈光遥指國門傍。前朝使者埋輪處。却是郊原少虎狼。

千里春蕪樵子歌。如今半是綠疇波。漢家近日弘羊貴。何處斜陽牧笛多。

秋江送别

白露青楓兩岸秋。無窮別恨滿中流。何堪明月潮生早。望斷蓬萊仙子舟。

折楊柳

章臺春色滿楊柳。攀折一朝屬君手。何愁明日西風吹。顔色從來難保久。

同賦美人晝眠分韻鬟字

聞道君王獵未還。水晶帳外露雲鬟。楚宮雨過巫山暗。料識香魂不肎閑。

畸賞中收江若水詩時值其求和因和寄韻

仙子蓬萊正似雲。誰家青鳥不殷勤。何知今日華陽洞。位業圖成只著君。

池師臺寄紅葉需詩值吾有渭陽之感吟不能成調

名苑槎枒醉朔風。折來遠寄一枝紅。秋霜未說空中色。相對還知色卽空。

宮詞

萬幾一日正紛綸。久倚經筵生黼扆。莫是內官蒙譴責。朝來忙召翰林臣。

奉和亞槐藤公富士二什

白雪玲瓏照大東。仰頭只看蔚藍重。料知中貯神仙藥。海上三壺總一峰。

佳人絕色立東方。西顧帝京應有光。那得山雲白如許。雪膚映徹素羅裳。

前韻再賦

纔含蓓蕾大洋東。葉葉玉葩知幾重。千古海風吹不破。只看天際最高峰。

靑蓮八面自無方。白雪四時渾有光。海日照山雲五色。持還好補袞龍裳。

孤山丏梅花冒雨折一枝畀之有詩見謝比和答戌却値桃花盛開二首

雨雨風風爲惜春。折梅不惜與騷人。攜歸縱墜紗窗下。猶與君家詩卷親。

梅謝桃開次第新。清香不斷小園春。誰知近更風流

甚醉藉庭花不戴巾。

成慶上人簣栗

百萬思歸涙水東。蔽天旌旆夜鳴風。何人却采殘竿鑴。留將壯心滿箇中。

看調馬

圉人雙控内閑來。噴玉噴沙桀驁哉。近説漢家却千里。勸君努力學駑駘。

丹侯臺忽顧草堂且有暖帽之賜青皂各一漫裁三絶奉謝

漢家大守是諸侯。底事還從酒客游。應爲門前栽五柳。今朝繫得五驊騮。

忽簇千旄映郭流。馬芻奴飯貧家愁。擕來似是陽春色。拜賜偏歌白雪酬。

似怜春寒便怯游。映花却訝是風流。青巾皂帽戴俱好。免使黃鸝笑白頭。

丹侯辱賜和章忽値情鍾之感再依原韻申謝因兼自意二首

乗春車騎似尋侯。謂是夷門公子游。何限燕臺千里骨。錯知伏櫪有驊騮。

忽看五雲搣裡流。掌珠黰淡忽成愁。自是朱絃難作

調欲將白雪若爲酬

翩翩白雪趂春游一夜吹成哀郷首流寧爲東風多變調從來此物易盈頭

吉臣哉歌國風二章見慰因依其韻自攄非酬也

歌罷鼓盆知一時中年却作西河悲歸家只是無歡樂騎馬出門何所之

黃鳥哭花花泣露尋常草色似墳塋始訝掌珠光許多青春到處總成暮

此事何關白雪高凄然一似讀離騷相憐知是君同

病哭兒哭妻到二毛

絕句三首因丹侯需酬鈴周菴次韻見寄

聞道君卿鯖五侯年年芝术採芝游朝來醉罷屠蘇酒去映紅顏逐紫騮

影照牛門抱郭流誰投白璧雙雙愁近來淚與掌珠盡縱是鮫人能可酬

都門笙鼓動春游只自郭村看木流莫恠新聲多厭聽庭花昨夜落階頭

歸雁二首

春鴈連翩楚水涯何人停瑟一聽之依俙寫得聲聲

怨却是湘妃不禁悲

置酒高樓雁北飛江南春色又芳菲那能不起故園意每値花時見爾歸

涼州曲

千里風沙飛鳥迴玉門關外古輪臺猶聞昨夜涼州曲天馬大宛從此來

塞上曲分得南字

風吹貂帽雪毿毿胡馬千群大漠南喇叭齊聲中夜起將軍營裡宴方酣

六義園奉陪國子先生

是日園林天氣清款留國子老先生何堪山鳥無情思忽喚不如歸去聲

偶爾口占

丁酉元日展先墓途中從城南却望氣色佳甚

回頭直北欝葱哉漢殿秦宮髣髴開因憶文皇登極日代來誰似賈生才

奉和丹侯韻

誰奏陽春動大東王侯第宅自雄風何來白雪紛紛集坐使江城似郢中

西畿人有求學詩者教往江若水

草罷玄經枉自誇。遂教問字不辭譁。何知司馬相如後。猶有華陽賣酒家。

遊山寺次韻主人

驚着衣珠停晚。開就鳥峰春色。座中來上方何處到昏黑。歸路別携明月回。

理國手詩後繫以桃仙咏是自閬苑妙侶仙凡境殊能得羨乎因再和理翁韻以成理翁趣已

五畝蓬蒿兩部蛙。自誇鼓吹德璋家。何知採藥桃源客。飽聽仙歌日每斜。

題藤理菴卷

稷下聲名自古聞。雕龍炙轂日紛紛。最憐侍宴歸來晚。懷肉還應餽細君。

增祿五百石口號

五百曼容未輒辭。辭謝恩縱是折腰時。勝如方朔長安米三尺侏儒九尺饑。

芳洲樵子至

高山忽值子期難。此時草堂氣象干。況復掌中珠一顆。携來借與病夫看。

次韻服子遷雪中寄示

枚乗才氣本翩翩。偏讓梁園授簡年。曾謂廣陵不如

雪人傳六月觀濤篇。

又次感懷韻三首

曾上襄王百尺臺。三千珠履照筵開。祇今只有行雲色。猶自朝朝暮暮來。

由來才子傲詞林。一入侯門便陸沈。不是梁園人散後。相如始有倦游心。

花照玳筵風不寒。綵毫曾奉主公歡。今宵對酌西園雪。只得應徐意氣看。

又次韻贈桃仙女史作

曾恠君侯首重廻。瑤池歌雪自仙才。只今應識神游地。弱水那邊何處臺。

又次韻贈理翁作

花時絃管不思鄉。侍宴那知雙鬢霜。一夜梁園風雪起。解言爲客意淒涼。

又次送人之峽韻

匹馬嘶霜曉色寒。都亭尚是尋常看。崎嶇西上青天路。始識今朝離別難。

徂徠集卷之五

徂徠集卷之六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絶句八十七首

次韻岡孝祖新年作

都下春風吹酒壺。蹋歌蹋鞠日堪娯。誰如十五名家子。開口自稱千里駒。

奉和琴鶴侯上日瑤韻

朝天曙入彩雲寒。三殿深沈雪未乾。但使春風吹五馬。不論昔日是何官。

徂徠集卷之五

徂徠集卷之六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絕句八十七首

次韻岡孝祖新年作

都下春風吹酒壺。蹋歌蹋鞠日堪娛。誰如十五名家子。開口自稱千里駒。

奉和琴鶴侯上日瑤韻

朝天曙入彩雲寒。三殿深沈雪未乾。但使春風吹五馬。不論昔日是何官。

奉和樂壽君侯早春高作賦落梅花

張宴梅花古樹東。泛觴美酒映春濃。忽、憐片片隨風去。吹入誰家玉笛中。

洞雲老禪覔夢冨山詩

莫謂禪師枉好奇。徧求夢見冨山詩。千秋人賞千秋色。可知覺時是夢時。

留春館小集同賦莫愁樂

乗月雙槳下石頭。樓臺如畫是揚州。十三十四當壚女。不識阿誰字莫愁。

答備州故人鞆浦看月見寄

備西城上落秋風。雙鯉方驚下碧空。羨爾絃歌舟裡曲。及看明月映丹楓。

送人謫薩州

漫漫滄海迫門開。逐客扁舟風雨哀。從是千秋誰事業。堪憐諫獵不群才。（迫門在州）

故人在長門今年、未歸

江東昨夜子規飛。五月堪悲人未歸。回首赤間雲萬里。空看夏樹照斜輝。（赤間在州）

同孤山遊蓮光精舍分韻（三首）

竹院鶯啼白日閑。寥寥一似沃州山。相逢只得稱支

許。不厭來還醉夢間。

鶴林斜日此經過。篆影茶烟幽趣多。談罷欲眠風榻上。不知身世在娑婆。

元是狂言綺語人。誦經念佛竟何因。時緣玉版參禪味。得與東坡作後身。

李白觀瀑圖

匡廬瀑布三千尺。李白題詩映紫烟。知是騎鯨從此去。至今山色似青蓮。

送人之備前州

錦帆歌吹去何之。黃備山頭月似眉。知爲州人題范蠡。木蘭舟裡著西施。

美濃國人七十覔詩

憶昔濃陽養老年。皇家孝忠上通天。醴泉如醴君能飲。今壽七十到八千。

奉和琴鶴君侯中秋無月高韻

簾垂桂濕夜凉侵。銀燭含情誰與吟。自是駕虹人不返。霓裳隱隱鎖秋陰。

絕句二首寄智通尊者尊者隱西山中書王故棲處

京城西望鬱嵯峨。挂笏千官不肯過。誰道菟裘成賦

後近來爽氣爲君多。

京洛人來每問君。西山遙映望難分。祇知尊者焚香
處。落日氤氳結作雲。

子徹寄絹求予書舊時詩其詩逸矣復求文野
文變二書亦已焚草因作二絶題上

避暑逃人竹樹林。祇知散帙網絲深。新涼掃榻還料
理。吹落秋風不可尋。

洛陽才子遠相求。卧病文園經幾秋。縱及相如猶未
死。封禪寧向世間留。

奉和丹侯之國途中作四首

五馬驕嘶競上程。迢迢百里似砥平。笙箏觱篥高聲
散。幾客相逢能不驚。

雨天農桑緑滿疇。褰帷到處若爲愁。料知身作公侯
貴。能耐瞻雲回首不。

高蓋光輝驛路頭。風塵孰與共悠悠。山回樹隔前驅
過。遙指綵雲迎日浮。

到處笙歌人悉羨。離家尚道憶家頻。須知負弩三千
客。幾箇南望不濕巾。

蓮光寺即興和吉生

祇林秋色幾回游。詩酒因君此最幽。謾說虎溪今更

醉遲遲能學淵明不。

又和主人

寶樹陰陰隔世塵。維摩來此是誰賓。醉拋麈尾臥何妨。且說無言轉法輪。

美人中酒

曾說阿眞嬌欲仙。教看此態更堪憐。何須徐整雲鬟後。纔說海棠眠未圓。

美人分香

春徑採香西日曛。館娃宮畔女如雲。譁然爭惜宜男草。揷在中懷不肎分。

妾薄命

顏色未曾知至尊。長將聲技奉陵園。還疑銅雀君王意。不道分香不是恩。

岡崎侯陞西京留臺醫生東伯通從行詩以贈之　二首

聞說長安多貴游。四時絃管帝王州。相逢倘問東方勝。海上芙蓉初日浮。

驕霜五馬氣翩翩。道是府公分陝年。此去憑君醫國手。春風合在棠梨邊。

江子徹已移居平安書來欲東者屢矣而不果

也絕句四章促之時予得猗蘭古曲

聞說琴尊辭故鄉。白雲秋色帝城傍問君獨看長安
月。何似鄒枚在大梁。

風流爾愛洛中居。織錦坊西一寄書。爲問天孫新泣
月。近來花樣竟何如

爲知流水似君稀。久拂朱絃理玉徽。儻問千秋吾道
意。猗蘭一曲與誰歸。

似報布帆曾已懸。緣何書劒滯三年。子雲故愛矦芭
酒不但玄經待爾傳。

宮怨

不恨往時辭輦心。長門苔色歳年深。無端忽憶當熊
處。鼓角聲遙遶上林。

游蘇迷分韻行字

城北看花乘晚晴。不堪吟罷坐吹笙。興酣何識遊人
盡。又向彩雲深處行。

送香洲律師

忽辭奥北毛人家。謾說洛陽行看花。却識禪心無染
着。烟霞隨意惹袈裟。

楊柳枝二首

十二樓臺瞰碧流。樓前楊柳照駝裘。那堪驀地春風

亂欲繫驊騮不自由。
門前楊柳著春烟高拂欄干低拂船。不謂年年多拗
折。只言去住總堪憐。

游傳通院

囧公幽迹本離羣。主第風流傍古墳。終聽顛鳥聲無伴
侶。故教笙吹遶春雲。

奉懷猗蘭藤侯

驂驒五馬照天涯。南國風流此一時。總怪名山雲氣
異。磨崖新勒使君詩。

奉和猗蘭侯見懷二首

名山如畫點微茫。五馬南州日眺望。知是接䍦堪倒
着。教人遥羨使君狂。
使君宴會日憑高。競爽千山賦筆勞。說起牛門何得
似。援琴祇自寫松濤。

雪中呈潮尊者併柬石君聞尊者時在石家

平臺彷彿昔時寒。獨自相如醉倚闌。爭似維摩方丈
室。有人共作雪山看。

潮師石君偕賜高和再用前韻奉呈三首

梅花紛落雪花寒。二月園林春色闌。何物瓊瑤眞作
幻。更憑師向定中看。

右潮師

舩船棹罷不知寒。何處樓臺十二闌。知是銷金帳畔雪。蕭然今作雨花看。

右石生

尊者衣珠烱轉寒。徵君絲筆與何闌。總嫌春色須臾盡。雙璧聯翩投我看。

右倂謝

下館藩臺有對梅一絶謹同其韻率成四首

佳人寂寞倚東榮瀟灑風標誰敢爭。獨有梅花堪鬪色嫣然含笑對三更。

隋珠落紙曄春榮。知是梅花色不爭。攜去柴門如白晝。已疑明月照三更。

漢臣侍從最恩榮抗疏 前朝意氣爭。今日郢中應寡和。自歌白雪到三更。

幾回玳席醉南榮好客翩翩世莫爭。我愛侯家投轄意。任它人喚作三更。

春日君瑞叔潭潮師于和集分韻青字

城南草色欲青青二月春風揚子亭。不是侯芭能載酒。至今寂寞太玄經。

和越君瑞韻

避人此處卽商顔。洗竹灌園事事閑。不妨裘羊時見
訪。尋芝共問雨餘山。

次韻大潮上人春日見寄三絶

洞中垂柳靜春風。不繫五陵游子驄。何物袈裟來映
好。世雄不是世間雄。

少年意氣賦三都。回首春雲渺太虛。何似啜茶脩竹
裡。聽君朗誦竺乾書。

蜃氣海中吹作臺。層層帝網映波開。知師深夜窺春
月。訝是衣珠烱爾來。

西臺侯席上作二首

玉椀傾來琥珀香。漫誇公子愛清狂。不知珠履三千
客。誰佩酒泉太守章。

春醪色似鬱金香。嘗罷誰能不發狂。莫怪馮生彈鋏
起。曼聲忽斷却成章。

明日因前韻作呈西臺侯

懷裡深藏錦字香。回頭昨夜若爲狂。不堪醒後相思
甚。對月高歌窈窕章。

送赤川生西歸并簡次公

都下風流總是賢。君今底事倦游旋。同人最有名山
志。却又周南滯幾年。

奉和猗蘭君侯韻

夏木草堂青黨关。開樽誰似使君賢。蘭臺賸有歌餘
雪。相逐雄風入五絃。

謝鈴青蘭惠雉

遠勞下物墜雲間。醉殺堪歌雉子班。却憶君家妻小
笑。雕弓日日如皐還。

次韻紫玉師見寄

道人惠我白雲篇。清似秋山晴後泉。爭柰泉流無已
日。白雲來去不期年。

春宮怨

鸞鏡朝朝泣粉華。怪來六院忽喧嘩。笑它十歲新天
子。解道阿嬌美似花。

餞潮上人席上和石默齋韻

蹁躚百衲且裴回。六月凉颸莫漫催。明日泠然飛錫
去。望中只得白雲來。

同前分韻分字

落日映筵停白雲。離歌莫道不堪聞。假饒別後登高
望。九點蒼茫何處分。

江子徹移居西山有詩求和和不可成又求扁
字迺書翛然亭三字繫之以此

君道長安徂苦閒翛然一去向西山西山日有烟霞
侶携手采薇終不還

同賦折楊柳城字

春風柳絮別京城直置行人難做情叵耐誰家將鳳
管慇懃弄到折楊聲

同前西字

酣歌今日莫教低兄弟相酬意不迷綰折垂楊歸去
盡陽關只在渭城西

同前生字

置酒郵亭送遠征絃歌嘈雜變離聲可憐柳絮吹皆
落只得行人白髮生

猗蘭君俟述職新來是日儼集草堂分韻陽字

隔年五馬此傍偟興發何嫌風雨狂自識使君杯不
淺座中依舊總高陽

七月既望同人集焉時子和甫就羈絆不能即
來也途值岡二急探諸懷中取一白扇授以致
語善爲我報諸君予吾之所以代吾者是已衆
聞之齊笑狂奴故態哉眎扇上有詩佳甚顧其
上官之後未有一言以申賀者因共次其韻爲
贈云

牛門詩酒値涼回。忽報相如讌趙臺。應喜連城十五
價。遙將明月座中來。
余五十也。五城左容翁惠詩。侑以三物。仙臺地
靈。故當有此風流人矣。不勝千里之思。併和其
迹作。共四首酬之。豈謝云乎哉。

吉光片羽忽從風。謂是遙來丹穴東。十二樓深仙子
住。相思欲往路無窮。
右謝王元美墨蹟
誰探玉女洗頭盆。中有千絲白髮存。不知仙人憂底
事。將憂相送至蘐園。

右謝白石雲麪
七十二嶼吮毫遲。一一生雲色逼幃。總訝蓬萊堪寫
贈。不知瀛海是盆池。
右謝自製松島圖
雨歇牛門石氣青。浩歌三日酒方醒。何來仙鶴鳴過
我。欲和餘音繞窈冥。
右謝壽詩
猗蘭侯東壁文安集草堂分得浮字時適得中
華酒器呈玩
春醪色逼黃鸝留。應妒諸君筆似流。千載謫仙鷺鷥

杓座中却合向誰浮。

小集東壁不來

吾黨佯狂總是賢。翩翩一似建安年。風流別有禰衡鼓。偏奏王侯何處筵。

春日陪西臺侯遊驪山分韻

高臺宴罷散珠蹄。才子多情醉欲迷。不惜櫻花飛作雨。行雲本在驪山西。

謝朴堂上人惠青玉笏

高僧贈我青玉笏。謂是玉皇案頭物。欲酬一語還自疑。五十年前都恍忽。

次韻稻子善作（五首）

天半蛾眉難可攀。千年積雪至今寒。西眺何限浮雲色。終是無人子細看。

天禄石渠元擅時。彫龍炙轂各爭奇。何知老子都無事。日日吹笙坐似箕。

漢室中興日月開。昇平四海豈無才。久聞西土丈翁化。果爾相如自蜀來。

一片征帆度赤間。廣陵千里夜揚瀾。疑君起色遙相贈。月滿柴門不肎關。

遶郭紫烟滄海流。啣盃落日望悠悠。君如有意芙蓉

色何惜吾家白雪樓。

歳暮諸君子見臨探字述懐

可堪衰白自相仍。悵望五城樓幾層。九轉丹成嘗未敢。枉教鷄犬踏雲騰。

豫侯訪著園席上分韻來字

日日臥游人自回。柴門一閉爲誰開。尚餘壁上名山響。却引風流刺史來。

徂徠集卷之六

徂徠集卷之七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絶句一百十八首

奉訪琴鶴堂看櫻桃偶値有風不得縱觀聊作

侯家草樹自光輝。況是櫻桃花未稀。境似神仙還可恨。乘風欲作綵雲飛。

春日本法精藍偶作

遠公精舍聽啼鶯。酌酒還憐遺世情。若識廬山斯處是。何妨春日著淵明。

色何惜吾家白雪樓。

歲暮諸君子見臨探字述懷

可堪衰白自相仍。悵望五城樓幾層。九轉丹成嘗未敢。枉教鷄犬踏雲騰。

豫侯訪菅園席上分韻來字

日日臥游人自回。柴門一閉爲誰開。尚餘壁上名山響。却引風流刺史來。

徂徠集卷之六

徂徠集卷之七

物茂卿著

詩

七言絶句一百十八首

奉訪琴鶴堂看櫻桃偶値有風不得縱覩聊作

侯家草樹自光輝。況是櫻桃花未稀。境似神仙還可恨。乘風欲作綵雲飛。

春日本法精藍偶作

遠公精舍聽啼鶯。酌酒還憐遺世情。若識廬山斯處是。何妨春日著淵明。

送蔚宗游函谷二首

平安大道直如絲。處處秋風征馬悲。君去吹笳函谷曉。何人不起故鄉思。

蓬萊仙子騎龍還。千歲長留玉笥山。笥裡白雲今猶在。君能持贈與吾看。

謝平子和惠甜瓜

嗟君輿疾訪林丘。落日論詩遂未休。自有滿籠青玉贈。風流更憶鄭瓜州。

從軍行得城字

黃雲霾日長安城。白羽紛紛募漢兵。聞道交河三萬里。揮鞭直蹈層氷行。

聞豫州雲州二使君訪集琴鶴堂互有唱酬披閱麗藻不勝歆羨率奉嗣響

聞說後園花盛開。翩翩裘馬集平臺。櫻桃偏許風流似。綵筆光搖鸚鵡盃。

是日諸子來集吟哦方盛德夫子帥伯錫乃作樂相聒子遷不忿嘲以詩則援毫答之於是笙笛之聲遂停故予從旁和其韻戲之。

管絃詞賦本齊名。逸響奇思相競生。豈意金聲忽擲地。一時彩鳳便停鳴。

初秋陪蘭臺宴奉次高韻是日涼甚師病頓蘇得非恩賜乎

鈞天廣樂此移懸。不雪將歌黃竹篇。縱是楚臺淒切甚。雄風得似使君賢。

擬送人謫羽州（二首）

聞說東行千里艱。秋風纔到白河關。迢迢君更過關去。朔雪紛紛滿羽山。

一別刀環那可期。東荒自古羽山悲。加餐儻有毛人問。但道生逢堯舜時。

知爾聞笳塞上愁。寒雲遙暗故園秋。石砮楛矢黃毛隊。冒雪時猶獵羽州。

季冬十九日。豫侯宴予猗蘭臺上。其夜雪矣。則予稱詩曰。美人歌裏來也。侯酒賡韻。爭謂[illegible]湖樓上物哉。越廿六日。侯再開宴。而予疾作不克趨也。則至夜又雪矣。於是乎侯亦遂難於謙讓耳。東壁傳示侯詩。調高而不可和乎。聊易絃成

一小歌。馳价送之。俾奏諸其臺上焉爾乎。

君侯妙解弄瑤徽。許我陽春和者稀。請看猗蘭臺上曲。果然白雪爲誰飛。

柬爽鳩子方

牛山無日不絃歌世上空聞涕淚沱。君自爽鳩諳故
事。爽鳩之樂竟如何。

豫侯將之封河内走李就予互換琵琶口占一
絶奉呈

來換琵琶意可嘆。雙旌一去會顔難。儻生天際眞人
想。兩地各抱明月看。

西臺左元錫溫雅士矣。當侯之見枉草堂也。元
錫携詩相示焉。則一時草草不遑酬答耳。今聞
其從侯西歸乎。迺有此和。

千騎從行向斗邊。知君何處倚龍淵。秋高紫氣雲間
起。正是西臺醉勝筵。

某人送彩牋求詩

朱絃玉軫每相携。一曲楚歌春日西。只擬彈成堪自
愛。何料君送錦箋題。

送奥僧大潮東歸

聞君歸去與誰遊。風雨蕭蕭五月秋。爲問富春山下
客。祇今猶自着羊裘。

畫梅

徒說江城吹笛愁。長看疎影照牀頭。向風忽念他鄉
客。欲折南枝不自由。

琴鶴君侯惠擎夫筆聊賦一絶奉謝

使君才氣本翩翩惠我綵毫稱擎夫何解病夫春更嬾晴窻臥寫白雲篇

春日草堂小集諸君阻雨多不至分韻林字

世事參差阻盍簪蕭條雨色暗春林何人最看梅花落遥想牛門笛裏音

春日草堂小集奉次豫州滕侯瑤韻

五馬新回桂水頭携將明月照春浮遂教歳歳金莖畔偏憶天河秋色流（桂水天河皆侯封境所接地）

東都四時樂

東叡山頭花似氛東叡山下雪紛紛笙歌千隊齊聲唱那得暫時停白雲

兩國橋邊動櫂歌江風凉月水微波怪來岸上人聲寂恰是扁舟仙女過

秋滿品川十二欄東方千騎簇銀鞍清歌一闋人如月笑指滄波洗玉盤

澄江風雪夜霏霏一葉雙槳舟似飛自是仙家酒偏醉無人能道剡溪歸

奉和琴鶴君侯上日瑤韻

敞開鈴閣矗清晨嘆息前朝侍從身閣下長槍如

桺葉。何曾雨露始尖新。

落梅花分韻思字

江梅爛熳著花時。江上佳人有所思。日暮還將橫笛
奏。何知吹落幾枝悲。

送香禪師還奧

朅來紫氣映江關。一笑翩然復東還。謾道禪心無所
着。白雲偏解遶名山。

寄富春

海外金華映十洲。羊裘穩坐木蘭舟。知君不是釣名
客。日日猶應垂直鉤。

寄左子嚴

海內風流總競雄。誰如好事左容翁。贈吾一幅瀛洲
畫。恍若三年在奧中。

鎮西教授竹君損軒先生高第也。予自少小。欽
先生之名藉甚寰中矣。是歲君訪予草堂。贈以
三絕規行矩步。宛爾典刑。因酬來美。兼寓執鞭
之思。

一操瑤琴休便休。長安車馬總悠悠。怪來大海西千
里。能識芙蓉白雪秋。

武陵此處欲迷津。君自當年黃道眞。儻值秦人勞問

訊桃花豈異世間春。

曾思彼美望西方。明月佩環雲錦裳。縹緲于今蓬島外。從君欲問返魂香。

和墨君徽留別韻却寄（三首）

帆影如雲蔽海流。岸頭離席盡豪游。羨看揮手遥相謝。身在使君青翰舟。

鳳飛海上覓青梧。彩羽乘風落日孤。不是鵷鸞游戲處。長鳴時復憶蓬壺。

爲想風流白接䍦。君家便是習家池。似聞太守時相過。應唱并州酒客詞。

奉餞猗蘭侯分韻人字時東壁已故矣

竹林大道接車塵。相送何辭酒態新。君看去年銜盃者。已是山陽笛裏人。

雪中謝木蘭皋惠琉球酒

道是天南貢篚餘。一壺分惠病相如。憑君忽憶金莖露。恰值梁園飛雪初。

示春菴生

我無九醞酌宜城。有客來通春是名。何妨相迎都不語。援笙只得作鸎鳴。

秦君熈載千里見訪俄爾告別作三絶戲之

徐福千年採藥來。子孫應抱先秦才。還從紫氣函關外。見我牛門信宿迴。

秦女窓前烏欲棲。來時艸色已萋萋。相逢把酒茅堂夕。怪爾回頭春月西。

君家窓裡女懷春。桂葉垂垂桂木濵。不爾千年秦氏子。看花寧作武陵人。

琴鶴君侯寄示登樓看月作陽春白雪和實難哉漫成二闋未知孰優併録以呈

樓臺十二玉闌干。昔時霓裳映月寒。此曲今宵彈不起。抱琴深坐爲誰看。

桂花亂墜繞闌干。桂影婆娑月裡寒。憶得十年金闕宴。嫦娥無恙獨相看。

早春小集華字

高陽酒客醉相誇。急管繁絃競歲華。不用慇懃和白雪。陽春只在楚人家。

奉餞西臺侯席上分韻啼字

離席管絃烏夜啼。何妨公子醉如泥。雙旌西去饒筵集。能得應劉到處携。

雨集分山字時子彬游湘中

寥寥今雨忽開關。濁酒相看堪破顔。獨有採芝人未

返南雲遥暗玉笥山。

次韻子彬馬上口號

朱門高闢北風寒。褭馬毰毸揚子千。縱有梅花寧可問。只今江上是長安。

贈子帥之洛二首

憐爾看花去向秦。花時最是帝城春。青山周匝渾如錦。欲醉祇應無故人。

君自北人堪弄笳。駿州一夜宿誰家。芙蓉峰頂千秋雪。忽爾吹驚飛作花。

九月初二宿雨忽霽君瑞見訪遂作小集分韻秋字（君嘗學琵琶中輟是日携赤城游記相示盛以好樂見推）

吾黨絃歌乗霽流。赤城山下白雲秋。憐君天際眞人想。不抱琵琶始識愁。

懷富山人

孟光相伴出函關。短褐犢車終未還。今說梁鴻誰得識。空傳五噫滿人間。

理翁諸子見訪後寄詩爲謝次韻聊答

屐聲忽厲輟鳴蛙。一日高軒揚子家。若問梅天近何似。玄經寂寞燕泥斜。

懷富山人却寄

別來把釣武陵碕。看盡人間似奕碁。山裏斧柯亾恙否。桃花今日異昔時。

寄堀七郎山中

君自山中沮溺耕。棄官十歳一身輕。似聞不忘唔咿日。猶爾挿書牛角行。

姫人怨服散分韻得笙字調子和

洞房中夜忽聞笙。乗月巧爲求鳳聲。不是仙家貪服散。那教玉女似雙成。

送石叔潭游函嶺叔潭嘗館潮禪師

曾從支遁罷談玄。又似許詢行覓仙。此去應登函嶺望。祇今紫氣屬誰邊。

送鳳泉赴寶珠首座

尊者辭吾大道傍。若從衣裏覓相將。行行只去休回首。已見寶珠懸上方。

秋日遊蓮光精舍得多字子遷壁上畫剡溪

祇林高會發清歌。才子丹青照薜蘿。知是山陰能借色。郢中白雪座間多。

東奥人覓詩

聞說仙臺十二樓。金華山色映波浮。題詩我欲隨青鳥。看盡扶桑欲盡頭。

雪

閬苑梅花世所稀。分明一夜夢遊歸。因疑仙子將長笛。吹落人間作雪飛。

謝次公惠海月

今日酒杯何限深。開緘遙照故人心。可知君下珊瑚網。網得海中明月沈。

分題折楊柳雲字

都亭車馬客如雲。爭折柳楊將贈君。獨奈風吹飛絮起。驪歌未闋已紛紛。

贈子和赴三河（二首）

東方千騎下關門。澤國江山雨後昏。杜若橋邊春草色。知君駐轡問王孫。

艾城高宴陪使君。驛樹遙連豐沛分。歌罷大風還一望。飛揚猶似昔時雲。

德夫叔潭子帥見韓客館中唱酬成卷各和其一詩

依然銀漢烱清秋。一笑還應太白浮。不識支機君自有。人間謾向海槎求。

右德夫

鬱渤雄懷黯不開。忽逢八月使槎來。知君病起廣陵

色。堪試枚乘七發才。

右叔潭

蓬萊清淺尚無邊。鼉浪偏迷韓使船。忽被君持瑤草贈。始知此處日東天。

右子帥

子帥從韓客游後子遷寄詩壯之卒和其韻

一揮誤恐觸琅玕。醉誦君詩如意寒。伏櫪還羞千里志。不知帶笑傍人看。

爽鳩子方祇役二河不與韓客相值及還縱觀群作頗有悵然之色是日和予寄奧人詩因用其韻戲之

嗟君新罷賦登樓。目送韓槎海上浮。莫奈文思紛不定。金華山色又回頭。

鼎也毋饋橘南紀人也南紀物也

南州嘉樹后常栽。生子欲如屈原才。迺以陸郎懷裏物。慇懃千里饋吾來。

次韻雨權允奇童

雨家九歲眞英物。綵筆驚人白日寒。知爾它時玄菟塞。萬言慷慨倚銀鞍。

題錦鷄畫

憑將五彩賤家雞。似是鳳皇毛羽齊。縱使吾曹誇錦字。顧爾逡巡不易題。

奉謝豫侯惠牋

持贈春雲飄欲飛。晴窻淨几暫相依。爲君泚筆還堪惜。且載我詩何岫歸。

寄題琵琶湖

湖中春色映霏微。鴻雁連翩向北歸。一點君山天女廟。琵琶最是不勝悲。

謝琴鶴丹侯見枉草堂二首

君是前朝侍從班。雙旌尚引五雲間。恍然來借山齋色。昔日鈞天夢忽還。

酌醴焚香未盡歡。鷓鴣偏敵朔風寒。悔緣草閣蕭條甚。一夜徒歌白雪看。

寄題江州城樓

一點君山破浪青。千帆如鳥接冥冥。知誰倚醉城樓上。能使雄心滿洞庭。

寄題竹生島

昔時帝女下江關。石鏡深窺借玉顏。試去琵琶湖上望。蛾眉髣髴似君山。

贈武子忠

君是峽中名將家。家傳寶劍拂霜華。祇緣清世深藏匣。夜夜南天紫氣賒。

贈松子潤

江南才子太早成。開口能爲律呂聲。似是洞庭張樂地。年年曾學鳳凰鳴。

卽如僧正和予普門之作見寄併惠豐山茶因用原韻奉謝

心醉茫然歸路斜。歸家猶訝在君家。惠茶重試醍醐味。誦偈忽飛優鉢花。

超諸公子惠仙臺糒

仙臺公子玉爲餐。一簇遙分粒粒寒。酬以惡詩還不妨。聞君已作瓊瑤看。

喪女和答蓮光上人見慰

祇樹無心動梵音。解言底事入人深。請知慣灑鮫珠淚。珠盡今朝血滿襟。

遊蓮光寺席上作二首

朅來始覺有生勞。鐘磬泠泠對白毫。欲向祇林深處宿。不秋忽起半空濤。

愛靜何妨青竹密。避喧便覺白雲深。不論現在與過去。香篆還灰幾箇心。

麟上人十年前赴東奧請。訪余蘐洲之上。晤言連日矣。是歲西遊長安。特過赤城。致富春山人書。相約比還再見臨也。八月十七日果尋前盟。出示其詩。則瀟洒出塵。逈異往年。嗟嘆久之。作三絕句贈之。盍亦三致意云。

白河關口秋風吹。總訝道人歸去遲。但說赤城山下路。低回曾有地仙期。

道人詩骨已翩翩。恰好乘風萬里旋。身是金華山下住。儻逢昔日叱羊仙。

驚看洞庭秋色波。已知朔雪暗關河。但憐嚴子灘頭客。今日羊裘竟若何。

和阜上人見寄

携來玅偈秋含情。籬菊巖楓興轉清。病後難通濁醪理。坐教慧遠似淵明。

贈湖中二子 二首

家臨湖水帝畿東。神女靚妝明鏡中。二十五絃風雨夜。知君伏枕泣孤蓬。

江雲横秋雁影閒。憐爾讀書彭蠡灣。爲問山中臨石鏡。何人照得昔時顏。

寄潮上人

赤縣相看是幾年。不論東海作桑田。應知謫仙依舊謫。如今靈一却解禪。

寄墨君徽

扇頭蘭蕙色無渝。書畫風流誰得如。君自滄浪貪濯足。而今不憶武昌魚。

同數子遊思川流觴得流字

東風吹浪沒沙洲。洲上遊人笑不休。櫻桃夾岸花如舞。散逐飛觴點點流。

送君上人之京　二首

處處春風黃鳥斜。驛亭垂柳映袈裟。洛陽此去花應好。一路淹留知幾家。

苾蒭好事本無倫。詩酒飄然行覓春。到日東山春縱盡。西山應有采薇人。

送管童子遊西京　二首

五十三驛莫言難。處處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達長安。

揮鞭意氣愜秋涼。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

走次南都兆上人寄示韻

何物諸天雲錦機。空中色相映霏微。縱然剪取能堪

贈。不道人間賞者稀。

贈高生

多病學詩詩已成。沈吟何妨喪雙明。且言徑寸珠無恙。論價還堪十五城。

奉和卽如尊者退院口號

忽聞退鼓破空濛。一鉢蕭然萬事終。猶憶名山京洛好。翩翩飛錫待東風。

和卓上人詩

蕭寺雪殘幽徑侵。相思欲問六時心。龕前日日香烟起。結作春陰不可尋。

謝田望之贈梅花畫

田郎留我梅花圖。掛壁曄如照座隅。知是屋梁落月色。故移疎影來相俱。

寄題豐王舊宅

絶海樓船震大明。寧知此地長柴荊。千山風雨時時惡。只作當年叱咤聲。

遊蓮光寺

清聽相看到日斜。酒酣忘是梵王家。援笙吹起秋風樂。忽報東籬欲發花。

舟中宴奉和守山世子見寄

平臺遥羡白雲秋。錦字翩然照碧流。偏似乘風聞鶴唳。一時舟裏共回頭。

送仲錫之常（三首）

平原一路惜熹微匹馬迢迢客子衣。時自筑波山上望。應看鴻雁向南飛。

征鞍北指古常州。憐子辭親此宦游。縱說櫻川春轉好。風花看是白雲流。

聞說仙陂遶郭流。郡齋高倚海門秋。知君吟嘯月明夜。時見浮槎近斗牛。

長藩大修學校。興禮樂。廣集墳籍。爲海內倡盍次公與有力焉。是歲藩侯在覲。次公從之。暇則往來如織。攻經講律。旁及衆蓺。綢繆殊甚。及其歸也。作七絶句以餞之。若夫繾綣之情。悉之末篇焉乎爾。

聞說關西造頖宮。孟侯風化似文翁。三千弟子彬彬起作賦誰如褒與雄。

歲事新修鐘呂懸。國風十二被朱絃。更知千載幽蘭譜。還向仲尼門下傳。

好文今羨漢河間。購得遺經壁裏還。太史著書君識否。深藏其副在名山。

次公治律勝申韓。自說覆盆冤最難。還譚刑名非聖意。孔家司寇魯秋官。

文學優游飽主恩。官成幾歲從熊轓。東行贏得多休暇。日日絃歌在我門。

門下衆賓醉不譁。爲君擊筑舞傞傞。別筵度曲遥相送。一路秋風青海波。

錦帆西盡青蜓州。赤馬關高大海流。料識愁心秋不極。回頭東望月如鉤。

徂徠集卷之七

八九十

徂徠集卷之八

物子姓物部氏荻生俗称總右衛門名雙松字茂卿 蘐園時
歷西宮小字 以字行焉其先屋三河大給乃藤姓也因爲姓

物茂卿著

物子又名方菴 蘐茁時 翁母兒島氏生三子 物子其仲子 五歲知字 十歲屬文 十四從父
謫南總 十二年 赦還 享保十三年 正月十九日卒 年六十三 無子 兄子道淋嗣 是爲金谷先生

序一十一首

叙江若水詩

摂峯山人

日嵐山推 賜則不雅 故題曰江若水詩 于藤序題之亦[illegible]

總通作大意

易文言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疏有文章而光明也

史記文帝十七年以日再中改元 又見于漢書

予誦江翁詩而後知　神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至浹洽也吾榑桑文明之運方今如日再中也間嘗竊揚搉詩所繇隆降論其世則寧平之際於斯爲盛其名公鉅卿相與賡歌乎本朝之上所爲潤色鴻業黼黻王猷者野篁藤常嗣之倫皆渢渢乎治世音哉

見于終巻

史記注

3467816 v.3

漢相如傳列仙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本朝詩英有民黑人是也

從言高利此言詩之本義

莊子說劔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孟康曰三尺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以武威斷曲直故曰武斷

則山澤列仙之儒亦有若民黑人西山隱士輩其嘯傲呻唫之聲時時聞乎人間者葢庶幾乎東方陶韋之流亞云雖然當是時上以取士下以資仕務爲名高厚利隨之是其所爲詩之敎在彼不在此焉是其詩而隱者抱所由顯者以藏焉則豈莫有不平鳴乎幾微之間邪是其所尚卽上之所好焉則長慶之流響日以卑矣是以詩之亾也數百千載降而之國風也亦數百千載蟲蟲胥胥莫有乎爾皆詩之權在上故也今布世求進者則輙相謂曰薄海之內短後急裝曳長劔躍怒馬者滔滔皆是吏以爲師奉三尺武

上切爲最下切爲殿

班固賦又如濤波摛藻如春華註摛布也藻文辭也

左襄廿七年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又以觀七子之志也

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

韓文淮西碑相臣將臣文恬武嬉字彙嬉遊恬靜也

斷舍是非君子也則摛藻如春葩奚益於殿最哉有王人者焉有侯伯者焉有公士大夫者焉有陪臣士者焉有民人者焉族類風別賤不可以貴而農賈之子恒爲農賈也叚使上之人由詩觀其志下者登高能賦雖李杜復生不可爲大夫也則今之時非言詩之時矣雖然百年昇平文恬武熙素封樂業老身長子率多暇日莫有所使之而下有所好之者帝之力于我何有哉於是有錦里夫子者出而榑桑之詩皆唐矣方今君美龍擧於東都師禮虎視於北陸林叟巋然於海西伊烏聯美於中州雖其言人人殊粹折

蔡謨曰計倪蠡所
著之書名也
秫 糯禾 淵明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秫彭
澤令時支
集句儳雜言也
礼毋儳言 又礼喜子
不次一田使其身儳焉

不同。要之皆聞其風興起者。權在下也。故吾曰。文明之運。有往而還。如日再中也。雖然。是皆世所謂薦紳先生者。迺猶且或疑於其爲名高者也。吾獨誦江翁詩。而後知有眞好之也。翁名兼通。字子徹。其先世有操計倪者術。謂津南四方之中。以居之。數頃田種秫者半之。環溉以奠水。汲其清爲酒。洌且美。馨鄉日聞近遠。遂以致千金之富。迺命其鄉。及至翁之好詩。是寧有所加厚其利哉。年未强而屬家政其子。取其所得贏。益斥買異書。以自娛。尚且歲一來東都。雖睟會計乎。雜處保豎中。儳然也。與至吟。迺琅琅然衝口出。

高陽吾徒酒故事
又酈生自称高陽
酒徒
師古曰言或有所廢
置或有所畜居而
求時射利也
簫賦曰紛溶箾槮
註枝殊擢也
高明炎之德乎盛乎
是六等人嫺善翁之
所交友也

盆罍皆響。高陽之徒。駭然罷去。是併與其所利忘之矣。雖然。使其有朝夕之虞。廢居之勤。亦安能大展力於其所好哉。故吾以翁名之。其爲詩也。莫有耿介處士之風。迺能种澹其辭。箾槮其趣。雋永乎其味之也。莫有游閒公子之好。迺能樂其利。安其分。優猶乎其言之也。其調雖未得超中晚而上之。迺能句而順字而協。髣髴乎唐音也。是誠莫有所使之。而亦有所使之者乎。故吾曰。神祖之深仁厚澤。入於民者爲爾。其行也。謁予求詩叙。夫高明炎炎。燕之巢其幕。鬼之所瞰。而爲山林者。弗近焉。傴乎僂乎。循墻而走。邦國

子虛賦云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

第一段発端子徵為客隆父為主

第二段自伏陽而及豐王而及隆父

周礼秋官若祭勝国之社稷則為之尸 註曰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謂亡國之社謂亳社也

之士。爲廊廟者賤焉。是非翁之嚮慕。而亦莫有蔕芥乎胸中。以好者在也。且也嚮所稱道數君子者。吾未識其人。而能識其詩。雖則或嫌乎藉重以名高者。是亦所爲以吾之好從翁之好者。且足以爲贈邪。

桃源藁序

孚業已叙津南江子徵詩。越二年。伏陽貫隆父又齎其所爲桃源稿者。來謁孚叙也。訊其所由以名桃源者。迺以伏陽。伏陽故嘗以桃名海內。而隆父則輒自以秦遺民也。夫伏陽者。勝國時豐王所都居處也。夫當豐王之起黔首中。身致霸王之業。鞭撻諸侯。睥睨九鼎。餘威所震。三韓貢。而中國封也。其心誠欲爲始皇之所爲。而世學士大夫。論隲其武。虢所夷殘。亦以謂較諸嬴氏之暴不啻焉。是其流風餘韻。被及其生平所觀游宮榭遺墟。故都邑所在地者。宜若或有彼蒹葭蒼蒼秦聲之烈也。及孚受讀隆父詩。以卒業焉。則喟然嘆而曰。何其瀟灑清約。一似隱君子之度哉。又訊其故。其所偕孚徵同師事者。世所謂鳥鳴春先生。鳴春先生隱居津伏間。言詩數十年。弗輟。自守其學。所造詣又弗衰。吾不知其詩於淵明也如何。而高尚其志。則庶幾焉乎爾。然孚又揖隆父護洲之舍。與

虢 說文虎攫也

韻 按曰俗皆風曰韻用字精也

第三段自鳴春而及淵明而及武陵漁父

正章 道曰孚業深入曰造詣

第四段盡術未↓段 幾多論備

南雅 詩鼓鐘之篇以南以雅

桃花源記曰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莊子徐無鬼 暖〻姝〻 〡淺見自喜之皃

共揚搉漢魏六朝。以及唐王孟韋柳諸家言。則恍然迺言曰。孰謂古昔桃源不在今武陵也邪。蓋謂予漁父黄道眞也。嗚呼夫隆父生當豐王時。則今桃源不足以避秦之暴已。獨賴神祖之深仁厚澤。浹膚淪髓乎百年之久者。人樂其業。南雅之聲鬱起者。如予向叙子徹詩所云焉。是其所以避秦者。以時不以地也。是其所爲自詫桃源者。以詩不以人也。則孰謂今武陵曾不如漁父乎。雖然。淵明之言曰。其中故不殊外人。則漢魏六朝。亦何必族漁父而後知之乎。是其所不暖姝一先生之言以謁予叙者。惟其有之。是以爲之叙、

第一段履端

石鼓 周穆王吉日癸巳王〻訊〻 鄭樵斉不可信

第二段 數其技之精至極以讃之叙也之文也

雲章 黄帝軒轅時因慶雲屢見应雲

漢揚雄贊 刘其崇

從雄学作奇字云

周礼考工記 琮璧五寸

寸以鎮

天馬 大宛清汗血 其先天馬子也

考工記九獲 源仇出目

一刀萬象序 （池一齋字道雲東都之賈人）

今之工章圖書者、宜莫池道雲氏若焉、予獲寓目其所爲一刀萬象者、迺蹶然興、以言曰、吁哉、之人之爲技一至此極邪、其體則羲頡籀斯、岣嶁石鼓、孔甲盤盂、闕里蝌蚪、雲章穗文、揚雄之奇、旁及仙篆、玉清天書、蒐古鉤隱、雜然具擧、稽疑訂僞、毫分氂析、與夫隸楷世所希用、游戲一至、時出之也、其象則琮璧圭笏、或隋或觚鼏、鼎卣罍刀布、雜佩縷文、繡錯細入秒芴、龍欵龜紐、天馬獬豸、百物神姦、夏禹所鑄、潑爪出目、梓

考工記曰為者中規方
漢律曆志曰而環之
今之肉倍好者謂之錢
形如環郎為肉孔為好
晶音精清光也
字書曰月魄象蟾
兎故世因謂月為蟾
為蟾兎
梁簡文謂箕如覺
也薩埵佛道之名
也
列子宋人有為其君
以象為楮葉者三
年而成豐殺莖柯
毫芒繁澤亂之
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人雕琢攫鍥援篆靡弗肖也法度則圓規方矩衡水直生衺（作袤者誤）者如弦句者類弧一低一昂皆中權錘高屏相承小大容受疏密穠澹肉好咸宜顧盼映帶一稟自然縱其變化範我馳驅莫違越也品格則高古雄渾都雅神俊麗者嫿施逸者仙釋或潔氷玉或勁鐵石深遠之致瀟散之趣煒若春華皛乎秋蟾風流欲掬秀色可餐辟諸果位薩埵瓔珞莊嚴種種相好究然備也其技巧所造詣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輪蜚木爲棲猴棘端玉楮奪眞而郢斤之成風不啻過也此其所爲海內無兩與客具是若夫一刀所運得手

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

韓非子墨子作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并三段推其意之所以名于其所為書以觀之以大序之文也
漢藝文志周官保氏
掌養國子教之六
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
顧阿羅金符其姓
莊子養生主云砉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
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

應心而五者羣然從之猶且獨以象稱者將無六書所原惟是物而法巧與格亦惟是物也乎衆美所鍾轉相倍蓰什佰都其総巧歷莫能筭猶且命之以萬者將無謙也乎三代邈矣秦漢不多見見亦近誣迺自宋宣和而下子昂吾衍景汝二修以曁乎輓近休承凡夫顧何羅金龔葦增華椎輪加厲積水門於是巓家由是名章璽學求諸六書有如二一途而是書猶且以千文爲主者將無私印壓壓末由發揮特借此以罄其砉騞桑經之妙也乎夫梁主所摹與嗣之山陰之蹟無復遺法今書學家奉以爲律令則安知道雲

司馬相如封禪文
云金科玉條焉善
云言法令
第一段提綱
第二段言慧巖
詩
能外安養徒一説当
又浴言三品九輩雖
階級異皆莫非安
養徒也詩亦猶唐
乎初盛中晚雖有
區別皆莫非唐調
也
曰安養徒極楽学唯
知念安養浄土者以辟言宋元詩中晚盛卑猶能外安養徒勝而上之也○謝靈運哀師誄曰安養有寄閻浮無希

氏之業不爲金科玉條於後世焉哉無兩海內爲厚于將來美哉技也一至此極予以爲今之工章璽者莫道雲氏若焉爲是故正德改元秋八月望

消閒集序

慧巖上人喜詩詩稍稍佳輒錄其佳者佳而調不佳不錄顧謂予曰詩猶吾業耶吾西方業貴專詩亦貴專詩而專其專乎唐耶專乎唐者調也求法格而初盛中晚區而別焉尚何殊乎吾三品九輩哉雖然能外安養徒矣故階級縱淺吾甘爲唐耳是慧巖上人之詩也夫宋黃（庭堅師道）陳何嘗不黽勉氣格顧沾沾乎作理

第三段提撕上等
中唐者調也
祖庭事苑靈徹字
源澄大曆中度詩
乘維弟子皎然
第四段提撕上詩
抵吾業耶
九字教者寄執之志
七曰聲明五明之
名也五明之五支那
耴言梵唄
第五段承前段以辞
其詩将餅鏡中
第六段倫読詰了

語爲禪家之所宗其所見迺在上人之下焉則不怪上人之能爲靈徹皎然也祇靈徹皎然吾未知其果能修西方業者乎否也修西方業者則善導作禮讚其語雖非詩哉亦洋洋乎美也上人其學之耶吾聞之詩主聲聲明興西方則西方業故與詩近耶後善導而數百年在吾東方則法然法然之教尚愚不尚智其徒多善和歌上人亦善和歌和歌之於詩維其庶幾哉夫詩雖三百篇亦多成乎愚夫愚婦之手則上人豈得諸此耶上人曰西方未往且作此消閒語因爲之叙其消閒集也正德壬辰暢月幾望

礼拜
仏之讃
西讃者
讃美
仏徳
也

第一段總提
査与槎通水中浮木也
第二段提字以言
于而鳳翼
鴻毛 漢書王褒傳
今群臣如有萠芽之
親一一重
晋天文志東海奎
一度瑯琊也瀛度

廣陵問槎録序

廣陵問槎録者。藝文學味君允明與其門人寺鳳翼氏所爲應酬査客者。詩書牘筆語具是。允明於東都。鳳翼於西都。而一繫之廣陵者。所事之國治在是。頃味君因岡生謁予一言有以標目之。夫予於世一鴻毛。庸何能取二君子之重乎。且味君者。今國子先生高第弟子。早歲蜚譽。應聘大國。其文章學術。業已經伯樂一顧者。是固亾論已。雖然予獨愛鳳翼氏之業清綺整贍。出瀛入奎。寔水青藍。駸駸乎未已。可謂不易得之才矣。有才若斯。何問調之同不。方今文明燭運。多士炳蔚。而求其能洗鴂滌侏。卓犖乎衆楚之咻者。千百人中無一人也。予經營斯文十有餘年。廑獲吾滕縣二三子。以自慰之。今而覩之子。則又愕然异之。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是知廣陵之爲大藩哉。吾聞之。廣陵瀕大海。其怪異詭觀。豈多讓於枚叔七發中者邪。夫潮汐之所迴環。波濤之所激盪。若其澎湃洶湧。噏雷噴雨。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横暴之極。山嶽爲崩。上擊下律。决勝乃罷者。其見爲然。少焉風息寂寥。若寤皓魄浮彩。青蘋不動。灝灝瀅瀅。練縈素暎乎洲隝汀渚之間。則清而如淺。揭厲狐疑。文貝斑石粲然

尔雅四時和謂之玉一

蔚 蒼蔚之一
第三段提廣陵以
言有滿乎鳳翼
新賦 洶々澎湃
注 波相戾也
灝 音豪 水闊無涯
瀅与瑩通
隝与島通

吳都賦石帆水松出紛
鳳翼氏之詩不滿錄
翁之意故云尒
易需卦利涉大川
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
宰林注造化也
第四段現皇靈之
女藥屆鳳鳳翼氏稱
進
漢律曆志黃帝制
十二箭以聽之其雄
六雌鳴六比黃鐘之
宮而皆可以生之是
爲律本
清聲之色也和聲是五
色也皷和清濁則
要也而觀其清則
之采盡見宮商色相測宮商于玄乃良鄙尚桐之意　秋秋　洋

見底細淪若織小漪似縠海松石帆纖悉可翫者是鳳翼氏之所資歟毋乃遠人修聘所涂由西諸侯之供是役舟楫之戒利涉之險是其所慮耶以故柔其色孫其言惟貞宰之愁是懼耳不者以彼其才而張以大之何勇不可賈乎吾聞之昔有皇靈之女（安藝嚴島明神市杵嶋姫天照大神之女）降居蓺汭者善鼓瑟其和象鳳皇之鳴其變中帝軒轅之律呂希音彯彯玄感鬼神風雨初歇夜深人靜髣髴乎庶幾一舉之鳳翼氏歸其學諸則和以濟清變以化整寓綺于玄約贍于希以翻飛開天之上翺翔漢魏之際鏘鏘秋秋其調卒可以弗畔矣乎夫然後煒然咸五色以被其身是眞鳳翼哉是眞鳳翼哉當其時海內覩鳳之望亦何在韓人邪則安用是編爲也予老矣後死斯文之托吾視猶吾滕縣二子已是足以見味君育英之樂也遂叙

咸五色荀子引
逸詩
覩鳳之望喜薨之
世々韓退之之文
未段冷語傚了
第一段言未始知
國先生
平朝日中國或夷狄
古之民俗有偕不
可推移也
左傳宣二年今日之
事我爲政

國思靖遺稿序

蓋余自斆華音則稍稍聞崎陽有國先生者其聲藉甚也乃意獨以是特譯士師耳夫崎陽夷夏之交海舶之所來集萬貨瓌奇之湊而我五方之民廢居射利者萃焉爲甲于海內祇其物產異土言語異宜譯士爲政邪譯士之富又爲甲于崎陽夫利之所嚮聲

孟明審之咥嚨哳喉
齒腭字
齗斷孟子註齗齶
之斷而高也
阿房宮賦管弦
嘔啞多於市人之言
語
第四段言其知其
爲人
孟子所謂內交
於孺子之父母

譽從之夷焉彈舌是習沸唇是效何有乎道藝華焉明審啌嚨哳喉齒腭亦何有乎道藝苟足以立乎龍斷之上辯知乎異方互市嘔啞之音是謂之業之成師以此而爲師弟子以此而爲弟子若國先生者亦唯以此而豪舉乎一鄉也是何足尚哉已又從其門人岡玉成游則稍稍得聞其爲人也嶔寄岑崟落落穆穆視利若汚聞名若驚自其童丱足不躡官府者五十年一日也若夫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其民見以爲樂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內交亡命蹈海通市其民見以爲恒崎陽之俗較諸青廣不啻也鄉

國乳天宮

出一洪志

礼投壺主人請云
某有枉矢哨壺
註枉哨不正貌
說文依俙猶彷彿
第五段言其有知
己之義以純作爲
之意

之稱爲敦厚長者鮮有所不露濡而先生獨泊如乎其中焉先生宅無所嗜嗜酒與山水崎陽之勝海環乎山山環乎邑一口壺哨萬溪繡錯雲日之所映發畫圖弗如也先生暇日則琴酒自隨留連乎其際五斗成詩一石成文興至焉而曼聲發之清徽佐之風雨之和之以時時依俙乎縹緲之巓巓則人或以爲仙邪先生以是爲娛者又五十年一日也余於是乎始識其爲隱君子有道者矣最後先生卒之明年釋慧通齎其遺稿來于東都需余一言以弁諸其言曰某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國先生易簀之日焚其

衡山号也所記
文徵明
左氏昭二年若
不毳注藝小箆
鶡冠子深悉時至
注所謂不行而至
是也

稿稿是以弗備。雖然某等諸弟子。則惜其言之弗傳焉。廣蒐而獲者僅若干篇。獨以識先生之文。於國先生之言也。雖微國先生之命。猶命之矣。序非先生不可。余受而卒業。玩其言。考其德行。先生蓋明文衡山之流亞歟。溫以粹。清而不窕。瀏瀏乎其美也。其詩雖不專唐。其文不攻秦漢。亦足以傳矣。今海內人嘖嘖號稱大師者何限。長短互有。不無特至。然要其歸。皆侏離鳥言之屬耳。獨先生之業。乃碔砆之玉哉。豈不傳乎。昔衡山以書掩其德。先生之於譯亦爾。玩其言。考其德行。何謂之譯士師耳。而鄉人皆以譯識先生。

第一段歷尚提
通篇之綱
第二段完東方之
文未嘗有能抗者
第三段言文運之統
四上而未衆

其門人亦以譯師先生。所惜豈在其弗備乎。夫弇州恧於不識衡山。因序其集。則古今事固有相似者焉。乃先生之識余。而余不識也。是其所以重恧者。是其所以不敢謝不敏者爾。正德四年冬十月

二火辨妄編序

（班鳩氏聖德太子也成人聰明也能聽訟於八人同日而異吏之上宮故世称八耳皇子云　推古天皇二十九年二月皇子薨于班鳩宮）

吾　國家昌大融朗之化。於今爲盛哉。維昔班鳩氏以前。莫得聞已。　列朝培植。以馴致（易坤卦馴致其道）寧平之際。蓋已彬彬云。然未嘗有能以文事乎抗衡華夏者焉。迨乎慶元而還。海內熙洽。奎壁騰光。文風所播。縫掖成林。而洛陽　王宅。最稱人文之淵藪也。當其時。惺窩羅

○惺窩羅山貴人也故称其号

共田儋齋云齮齕首用支也之

第四段言先祖述至一歟之

濂溪程子所居

閩福建朱子所居也

第五段括上段以言文遂將論醫而上之

詩小雅鞠爲茂中註鞠窮也

山諸公。世所謂大師者。資已英特。學復閎博。加以秉時而起。爲世木鐸。是其才足以凌厲一方。睥睨中土矣。而尚且一意祖述。罕有掎齕。雖則其德之謙讓未遑乎。惟時爲爾。自斯之後。愈益炳斐。至於伊維楨首倡古義。而濂閩之敎。士子弗屑。雖然。是乃薦紳先生之徒耳。今讀芳恂益二火辨妄編。則李唐以下醫師皆廢矣。夫方技之士。而至斯極也。亦惟時爲爾。不佞茂卿。於是乎喟然嘆。乃與西顧而言曰。昇哉時乎。唐虞三代。聖人用敎之邦。而鞠爲胡土。文之與時。闇芴（諸補率余之[illegible]）幾乎熄。其衰也若斯其甚矣乎。夫有低必昂。詎乎彼

從之而熄也

楚辭君之門九重

第六段括所論序是篇以卒

荀子是是非非謂知辨矣編自序曰

伸乎此。維楨恂益文之屬也。不過十年。文其將十萃於吾　東方耶。吾又聞恂益宅著述。升聞　九重。藏諸君羣玉之府。芻蕘弗弃。邇言必察。盛德之事。復見今日。夫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足以知風之自哉。恂益字慄父。隱於北山。好學君子醫也。价其友江兼通千里。齎幣問業於予。予已卒。其孤玄諭又不遠千里。奉其遺命。問序於予。予素昧醫理。且恂益之意若謂誒夫非非者焉爾乎。則予何言。故予且識其大者。以推本諸吾　東方文明之運云爾。

歸鞍吟草叙

班序未設世以跋入序中何等圖寄

聖武天皇天平十五
年始置筑紫鎭西
府尋是有大宰府者
云

蕭子良淨住子出
玄入禪

田單傳太公兵以正
合以奇勝善之者
出奇無窮奇正還
相生如環之無端

弇州於大夫集序

鎭西申君有歸鞍吟草之作。其友人竹春菴千里寄示。謁予一言。夫筑自貝先生而後。尠不稱說詩書者。而申君最辨博哉。葢其人文武自負。不欲以經生自見。馳騁百氏。凌厲千古。出玄入禪。奇正雲湧。其才洵不可測也已。叚使與五曹猝然相遇廣陵船中。命觴飛籌。抂麈對壘。宏思豪懷。瞰大海以稱快。高談劇論。應怒濤而爭雄。則弇州之於於大夫不啻也。然此莫得往。彼不能來。匏繫各天。徒想其眉宇。此編焉耳。可不恨恨哉。夫申君豈欲以詩傳。而詩盡申君乎。然乎識申君於此。而申君獨以此傳。可謂命矣。所賴者方今筑侯新立。綱紀悉張。耆舊遺耇。行將試用。則申君何必以詩傳哉。詩果不盡申君也。

第一段言所以爲之
序

第二段言園之所以
名焉

惟適園六景叙

惟適園者。肥藩大夫中瀨君之子文山所爲自命其園者也。園有六景。曰堆青嶂。謂金峰也。曰積雲嶺。謂蘓山也。曰棲霞峰。謂溫山也。曰聯華岡。曰漱玉谿。曰度月橋。大夫君之弟幻華上人。與吾藩依子相厚善。乃介依子。徵言於余。夫海西之與東關。其相距何啻三千里。則余未能諳夫園爲何狀。而景之所暎發何如也。然園之所爲命其名者。可得言已。聞大夫君十

三時。斃其不共戴天之讎于芥川上。藉是名顯西諸侯卒膺大藩之徵。可不謂孝子乎。孝子不匱。永錫其類。文山之所爲適。可得言已。夫大夫君方斃其讎時。年僅十三。弱當不勝衣。而其讎者世所謂桀鷔丈夫也。以年僅十三。弱不勝衣。而與彼桀鷔丈夫者。相抗以斃之。方其時。豈復思後之名顯仕榮邪。何況聲色之娛。溫飽安佚。以適其四體者乎。亦惟適其心志之所爲適已。今文山之所爲適乎園。余故未能諳其爲何狀也。景之所暎發何如也。而顧其所爲自誇者。乃不在峻宇崇牆麗櫳綺館奇卉怪石異禽珍獸之間焉。獨以蘇溫金峰諸勝。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二三十里。與夫岡之花。谿之玉。橋之月。要皆非園中物。適然來獻笑乎吾。而吾亦適然有娛乎吾心。以是徵言四方是已。則其儉樸寡慾。三千里之外。足以想其人也。毋乃大夫君家法邪。雖然。大夫君昔者之適以怒。文山今者之適以娛。其撰胡不同也。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大夫君業已膺大藩之徵。名顯而仕榮。見獲乎其君。交孚乎其僚友。以驩然乎其國人之誦。方是時。大夫君葢亦有所娛云。父怒斯怒。父娛斯娛。故余觀乎文山之適乎娛。而知大夫君之時乎適已。雖

莊子大宗師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後漢質帝紀各令隨家法注法家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礼者謂之礼家云
蘇温殿閣之名一轉以明所遇皆可適

周礼夏官司子存遊倅使之修德而道注遊倅子未仕者也
左氏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未詳餘見左作文
章之意

然。大夫君豈能忘其昔者之適不適乎聲色溫飽之娛哉。則宮室玩好之修。文山不是適者。余謂之大夫君家法。非邪。乃孝子錫類之懿。信然乎哉。且也文山其猶倅歟。異日大夫君老。而文山承其家也。無事焉則羔羊之素。退食委蛇。猶之大夫君今者之適矣。萬一有事焉則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敵其君愾。亦何殊乎大夫君昔者之適邪。又聞文山好讀書。善筆翰。留意風騷。彬彬乎質有其文哉。海內諸君子頗有賦詩稱揚其事者。余既已諾。依子之請。乃又有想其人也。遂亦爲歌六章。繫之序焉乎爾。

跂予詩衛風
庚辛冊峯青丞中空有水如油汲者
立入亦見于本草
不鄙矣
渥丹詩秦風

思彼山中之人兮。跂予日夜以瞻望。瑩瑩乎空青一點兮。冀以餐爾俾齡長。

右堆青嶂

山有千秋雪。我欲持以贈所親。雪邪雲邪。人云白雲兮。不堪持贈人。

右積雪嶺

日出兮照爛爛。日入兮照爛爛。日出日入兮照爛爛。不然園中人兮。胡以顏色如渥丹。

言壽寧也 跂予冊而[illegible]偶尔言及妙在無味

右棲霞峰

花霞于岡見花不見岡二言之忌

蜿蜿乎兮聯者岡邪。郁郁乎有花兮聯其芳邪。岡上

盈掬詩唐風

第一段提東方之奉神道

第二段舉四代之神道以徵其同

花邪長如許園中人邪樂無疆

右聯華岡

古人云石可漱乎乃漱之以玉哉瓊兮瑰兮粲粲兮盈其掬哉

右漱玉溪

寂寂兮園居誰邪羨者誰邪來者度溪橋之逶迤兮明月之窺我也

注詞者有人渡何人邪

度橋者月也非有人也然以有人者乃以月耳自問自答

右渡月橋

舊事本紀解序

蓋我東方世世奉神道云恭稽古昔六經所載虞

殽地象地造也下山

庫〻膮事也興作

〻〻之政如起絲從

人象也

五祀中霤門戶竈行之神

第三段析後儒妄意以解世人惑

夏商周聖人所爲道豈翅我已哉仲尼曰政必本諸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是故道也者先王所爲道也祀先王配諸天後王迺奉天道以行之爵祿刑賞降于鬼神所以一其本也故仲尼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六經雖博何稱非天禮必有祭事皆有祭惴惴栗栗唯恐獲罪于鬼神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迨乎禮樂廢而性理興焉曰天無心也曰鬼神氣也祭則致我誠焉耳是其意謂先王我欺也而我覘其心夫好知

蓋西假称東方之
神道以貸其爲
崇後聖耶

孔逢降於五記之
說同度此聖人於
藏身之固者也

未假[illegible]於出作者
而言作序之[illegible]

而不好學。以至於賊夫道。人之自聖。一至于斯乎。不佞茂卿。生也晚。未聞我　東方之道焉。雖然竊觀諸其爲邦也。天祖祖天。政祭祭政。神物之與官物也無別。神乎人乎。民至於今疑之。而民至於今信之。是以王百世而未易。所謂藏身之固者。非耶。後世有聖人興于中國。則必取諸斯已。杞宋弗徵。孔氏之徒。獨傳周禮。而儒者迺謂先王之道是而已矣。亦不深思也虞夏與商。我何知之。雖然。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乎。我　東方之傳其道者。卜部氏。齋部氏。吾道（ワカミチ）氏。而王子豐聰所志。莫備焉。琴鶴丹侯。取其書解之。剖蠶絲析牛毛。其所以言其義者。亦莫詳焉。俾茂卿敘之。侯昔者仕　憲廟之世。侍從臣獨以好學著稱。則知茂卿於細席之上者二十年。亦深知其不以富貴易所好也。乃茂卿之未聞其道也。故不能贊一辭于其所爲解。而唯言我所嘗學知者。是足以敘已。享保四年己亥冬十一月。甲斐國臣物部茂卿拜手撰。

荀子大略篇此遺
雅而不志細席之
言楊倞注曰細謂
此者蓋所[illegible]之
之言或曰滿齋
席

第一假言肥之武

曲礼大夫妻曰孺
注孺之言属也又
字書曰孺親愛
之意

水足氏父子詩卷序

余幼時聞之太大孺人云。肥有高麗門。蓋當豐王之征三韓。肥之先侯有加藤氏者。爲冠軍驍勇功最著。高麗人至今猶以怖兒啼。曰鬼將軍來也。兒迺泣而

一説内姊作外姊

北史隋煬帝紀云美
姿儀少敏慧高祖
及后于諸子中特
所鍾愛

詩云屡予侵
不知其頭朱注娓
人曰其丈之辭

爾雅母之妻之黨爲
内兄弟也

一説内弟作外弟

不啼。其比諸羅刹夜叉噉人類。威武所懾伏可知已。及其歸也。以所屠陷城門歸。表以爲京觀。云太大孺人猶尚及躬親見之。識其材鉅麗詭異者狀。又旁聞父老長年者所覩記。鬼將軍戰時它遺佚事。多世所不傳者。初余之內姊嫁肥士人水間氏之子。太大孺人以其爲外孫女。絕鍾愛之。携以往。觀其所以事舅姑若君子何如也。因留三年。迺歸。歸則時時顧余輩襁褓中。語鬼將軍事。娓娓乎弗已。以相慰藉。其將睡時。每夜率以爲常。距于今四五十年。言猶在耳弗忘也。其後內弟僧香洲西游歸。迺謂彼中人士。近多彬彬焉。余猶且咈然疑之。及於五六年來。與藪墨二君相識。皆湛溪墳籍。翔泳南雅。其所著述。頗翩翩有致也。余始駭然異之。越客歲。文學水足君者。迺价藪君。千里辱書。問請余言。并其詩卷。披之則携其兒郎邀韓使浪華館中。與相酬和者也。對壘文苑。旗鼓相當。賈勇爭勝。矯不肯下。余於是乎喟然嘆息久之。烏乎肥人之於韓。昔以武爭。今則文競。豈非世治亂之效邪。夫肥自鬼將軍以虣威振于海表。而流風餘韻。被於邦俗。以余之所素聞。武藝相雄長。稱大師者何限。今則否。昇平百年。加以　憲廟右文之治。烝烝乎覃

第二段言肥之文

後漢文苑傳六下
史卷

第三段合武于文
言於以序意

虣蒲報反音暴
虐也周礼大司徒以
刑殺中則民不虣

歐陽修表曰右文
負化

（爰也　有也　於也）

漢武帝紀大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來

遐方。才子輩出。不讓中土。昔之爭也武夫。今之爭也君子。曾謂斯卷不若高麗門乎。文學之選。譽重一邦。固無蔟。余論。而汗血之駒。駸駸日上。亦何以能定其所底止也。獨以太大孺人之言猶在耳。而惟夫肥俗之所以丕變者。書以爲叙。

徂徠集卷之八

第一段發端

礼記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註曰洛陽之名

第二段　言古今百王皆先教化

徂徠集卷之九

物茂卿著

序一十二首

晋世之作

官刻六諭衍義叙

是歳冬、有司奉　教梓行六諭衍義。迺以茂卿旁嫺象胥之學也。政府行本府特　召俾譯進。又俾作叙。叙其由。伏以昔在唐虞時。契敷五教。周司徒鄉六行八刑。明德親民。養老敘齒之禮。莫不以教化爲先者。漢唐而還。以及明清。孝悌力田。木鐸老人之設。導愚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八刑六行刑加造言乱民之二刑

漢武帝紀大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遐方。才子輩出。不讓中土。昔之争也武夫。今之争也君子。曾謂斯卷不若高麗門乎。文學之選。轡重一邦。固無族余論。而汗血之駒。駸駸日上。亦何以能定其所底止也。獨以太大孺人之言猶在耳。而惟夫肥俗之所以不變者。書以爲叙。

徂徠集卷之八

第一段発端

礼記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語治通之名

第二段言古今百王皆先教化

徂徠集卷之九

物茂卿著

序一十二首

官刻六諭衍義敘

晋世之作

是歲冬、有司奉　教梓行六諭衍義。迺以茂卿旁媚象胥之學也。政府行本府。特　召俾譯進。又俾作叙敘其由。伏以昔在唐虞時。契敷五教。周司徒鄉六行八刑。明德親民。養老敘齒之禮。莫不以敎化爲先者。漢唐而還。以及明清。孝悌力田。木鐸老人之設。導愚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八刑六行刑加造言亂民之二刑

第三段言六諭之乃善教

蕩 抑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説命 啓乃心沃朕心 愜 説文快意也 悦也

莊子夭閼 礙也

壅閡 壅閉之意

第四段言官頒刻書

西都賦 天祿石渠典籍之府 劉向傳 ……論五經于石渠

化蚩惇倫睦俗誠爲百王率由之常典也其書蓋放古諸誥之遺意以俚言行之不假丹雘無事脩辭務卑之而勿甚高論施諸農畯紅女屠酤之徒辟如耳提而面命之愜于聽沃于心順乎莫有夭閼雍閡之患務色事情厭而飫之委曲開說弗喩弗措假使嚚頑至惷戇之人聽之亦必能帖服其心志不敢爲惡可謂閭里之善敎也獨以坊刻諸書皆華舶所齎來崎港賈人所貿易人人得購學士大夫又擇其可者私自讎校授梓布于寰區固無煩　官處分而斯乃琉球國所致藏諸天祿石渠之上無復兼本流落人間者或聞其名希一覯末由獲之故有司特奉行其事焉我　國家所以崇敎尙學啓迪斯民其用心豈不至深厚也乎海內受讀者其仰體　盛德之意其君子務端己率物先風化期於刑措其小人務孝慈成俗安分樂業追於罪戾全其首領長其子孫優游乎　昇平之澤冀以弗負　國家仁民之心哉陪臣茂卿授簡謹叙所聞於政府者如此享保六年辛丑十月十一日甲斐國臣物茂卿拜手稽首奉　敎敬撰

書率由常典

書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紅女 漢書酈食其傳紅女下機

淮南子

大甲 啓迪後人

第五段言國家仁民之心與海内受讀者之務以始

追 字書逮也

末段時蓋統説以丁寧之

雪賦 授簡於司馬大夫

第一段先指出□乃拔

武願列

紫微字樣敘（初學記唐改中書省曰紫微省　花木考省中植此花取其文也）

第二段抹文学上甫
相得驩
閶闔天門楚辭
杜律獻納司存雨露
邊地分清切任才賢
柳詩侍從帶兩心宮
邊晩日金風掛野
橋
曲礼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
第三段指公謹之爲人
漢江充傳爲人魁岸
注岸者有廉稜如崖
岸形

初余之釋褐吾藩也廣澤滕公謹業已以先進擢顯列從負弩卒歲時校武儼然爲爪牙藩邸中焉然尚且以舊所嫺習在文學時復與余輩橫經鳴玉出入乎閶闔得近日月末光沐　上恩拜文綺白金之賜以比侍從清切之臣者數載矣則每倚席以退相共聯翩官道上顧語弗已或奉　上旨督諸中貴人學若來視邸史曹事亦皆接武遷翅告以前政義等同寮焉則曹事稍閒過飲拒（肆也）臂相得驩也蓋公謹爲人魁岸甚口善譚纚纚乎若霏鋸屑出文入武洸洋百氏旁綜衆藝人所歆艷性不甚耆酒酒間或及一義

第四段指己與公謹
既而不遇
第五段始入題
正字通高麗貢
蜜紙襯書卷所稱
紙亦名高麗繭

節事則輒忼慨激烈怒髮上衝冠目光烱烱乎亦不自覺性爲然也亡何遂中口語以去及　憲廟賓天先侯請告余亦出邸養病蘐洲上以及徙今牛門以病故不能尋舊驩脩交其所知識諸君子矣公謹亦困風塵不數數相過然每過未嘗不道故相泣彼一時也一日袖其所著紫薇字様者相視且言曰我老矣凡百耆好漸以廢落惟耆書乃甚往時然家貧技雖癢安所得好帋墨以耗磨之哉以故王侯每徵亦不甚拒非彼焉則高麗繭易水墨難遇也童生蟻慕頗惡其煩然以彼其所求値此其所耆亦不甚厭也

第六段抗公謹之工夫

漢雖陽儒陰魃解拘攣之説也

宋段統論收結上指數段

考天文志凡五星不失其本色而各四照者也

第七段言仲尼之傳古道以折朱儒吾從

近者爲一年少所聊蕭之。指擿世所稱内閣字府者。遂成一冊。亦雞肋哉。爲之如何。余受而卒業。則蹶然興而曰。吾　東方文章之盛。千百年唯有今日耳。顧書亦然矣哉。解拘攣。破盲瞶。微君乎。海内誰歸也。夫羿善授人彀率。而不能俾鏃相承者。非邪。降格就卑。庸何傷哉。公謹听然笑。因趣梓之。迺詳敘余所以與公謹驩。知識其爲人。弁其首。以俾海内覽者。知區區非公謹本色也。

七經孟子考文敘

七經孟子考經請從

先王之道。凝仲尼以傳。萬世知命之言信哉。故其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斯乎。苟非至德。其孰能與于斯乎。然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古之不可復反。而道之易失也。不爾。以仲尼之聖。而周流諸夏。訪求弗已。歷二十年之久。自衛反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若是其艱者。獨何也。後之君子。不體聖人之心。乃徇其眇忽荒昧之説。而信而好古之義幾乎熄焉。豈不鑿哉。秦燹之後。漢建學官。逸文古籍。往往乎出。當其時。經顓門人。殊義亦頗紛然。莫知所適從。而原其所自。蓋皆七十子之徒所傳。迨乎馬鄭諸家蒐而鳩之。考覈緝綴之勤。其功廣哉。亦

擬字孕德字自崙末字的確

第五段言漢儒之有傳而不可廢

第三段　言後儒喜
宋藉而古義熄

孟子云執中無權
猶執一

第四段　歎元神生之
没々於古

可謂知之次也已。故千載之後。欲求聖人之道者。終不能廢漢儒而宅援。爲是故也。宋而後。人喜新說。而古註疏東之高閣。鮮有能讀焉者。是阿其所好。沿流忘源。況人非聖人。何必盡善。而乃執一以廢百。亦弗思之甚也。今閱世所行古註疏。板刓文滅。不可得而讀之。夫以諸夏聖人之邦。世奉敎之。弗衰學士之衆何限。而乃致斯泯泯者豈非人不體仲尼之心。信而好古之義熄焉邪。上毛之野。有野參議遺址。乃數百年弦誦之地焉。紀人神生。夙有好古癖。偕州人根遜志者往探之。獲宋本五經正義。文具如弇州之言。而

王仁人應神帝之人
文庫代之人也

左傳　公求崔杼之尸
將戮之不得崔氏臣
曰与我其拱璧吾獻
其柩乃得之註崔氏
大璧

第五段　言所以爲
序

較之明諸本。其所鈌失皆有之。紕繆悉得。又獲七經孟子古本。及論語皇疏。校之。其經註頗有異同。而古時跋署可徵。亦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存于此而亡于彼也。生喜如拱璧。遂留三年。罄其藏以歸。因積勤得疾紀藩羽林將公。聞而俾錄上其所校生疾更甚。黽勉從事。呻吟交發。不能辨其爲何聲顛沛以之。期年而成。疾亦尋差。凡三十有二卷。題曰七經孟子考文。問亭于茂卿。茂卿既悲仲尼之心。而嘉生之善體其心。誓死弗輟。卒能竣功斯文也。又幸諸夏之所逸。而獨歸然乎　吾邦。靈祇所衞。千載若新。以

末段記其生名字
歷履以作

第一段論學者執之
要在求故

中庸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

授之生而寵錫海内也嗚呼　國家文明之化與有光哉爲之敘生名鼎字君彝先是自紀齎糧跋涉千里來吾塾中道既通以文學轂于將公幕云

皇和通歷序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學者莫不苦思焦心以求其至焉者已苟有所得執之不化以概一切亦何固也其究必至耀己所見以廢故然故者昔人既已布諸方策何可廢也彼世儒自幼習讀程朱所故訓日熟之不已以爲是其至焉者然昔人雖聖乎烏能先知彼所爲乎故守宋儒者不能讀唐宋以前書以通之是其所自奇爲知者顧不愚哉亦是類耳予所知平安平元珪乃異於是元珪者一藝之士也善曆蓋學授時而精焉者然亦惡固也盡取史所志漢以來數十家歷推而步之其於故無所不盡心焉耳矣嘗謂前授時而有統天守敬之所爲創彼先得之世之執一者獨歸美授時寃哉今貞享歷行于世而其法藏日官元珪乃自思而得之後獲其書驗之皆合亦能言其紕繆可不謂精乎近著作　皇和通歷問序于予予閱之吾所用元嘉儀鳳大衍宣明人能言之至於其

第二段言元珪善
歷亦在求故

後漢楊厚傳贊
郡鄭伯山受河洛
書及天文推步之
術

易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

第三段始入題
說前段之論

書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疏五紀者五事乃天之經紀也
書曰畢命既歷三紀十二年謂紀也

第四段引提元珪技巧以附之

月令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莊子道之古以流身再傳許以虎周家巫直以爲天下云

得五紀之年則自元珪發之元嘉之前滸諸人皇之初乃立三法以括之又作爲諸捷法附末元珪之於歷可謂左右逢其原者已亦晰夫故之效也孟子之所稱千歲之後方今之世其惟元珪與元珪又有巧思嘗創其心變古渾儀設機旋輪一旋一日須臾而三百五十四旋一歲之日躔月離黄赤道之所交弦晦盈食之狀按日可驗二十四節有鐘自鳴人莫不嘖嘖驚異亦其緒餘元珪隱銀官而微其不以此而自廢能通一藝卓然名其家嗚呼昇平之世人皆知自重者若斯夫

第一段提甲越之乃兵家之宗

第二段論甲越之未足乃師

第三段論甲越之不慮

郡司火技敘

（郡司源大夫倢之長州萩人）

海内言兵者亡慮數十家要之不出於甲越二氏所爲法它皆小有所緣飾易其名以求售者已何足道哉夫兵之毒莫火若而火之技有異端焉二氏所爲陳前火與弧而後其戈矛衷以旌旗舍馬而徒彼我皆然海内至于今宗之未有外乎此以爲陳者也然當二氏之世廑廑乎有鳥銃耳鳥銃百歩而止火之毒未弘故其爲陳若是其整矣哉至于豐王時則有發熕諸大礮屬出焉其遠可及十里火力所至叚使二氏復出豈能爲其陳於前邪然其物重不可以移

第四段始叙郡司之変上半以己贊其技巧下半從彼口叙其術數

其毒暴不可以近人之力莫之能執發輒後卻莫之能制人物爲虀是不可以置于陳故世之爲陳至于今猶故耳數十年來人迺稍稍嫺之熟或至有一人之力能發百兩者然亦千百人一人矣豈足以爲陳哉予嘗讀戚元敬書則佛狼機虎蹲諸礮車而列之進退利便環則象城儵忽變化步騎翼之毒是以神以此爲陳而後二氏之法可廢矣祇山東人鮮有能識焉者及因縣孝孺以見長人郡司君者迺始得與聞其說於是乎撫掌大言天下亡敵也蓋佛狼機諸礮其邦固有之君復以其意造礮牀初備人有旋風

詩大雅烝民德輶如毛

第五段叙所以爲序

尠用諸牀皆能畜弗卻然過十兩則敗君之牀雖百兩弗復敗牀凡三曾下設機轉之其輶如毛左右前後唯意所鄉蓋礮之爲力有畜輒激激斯卻故人莫如之何已君迺以弗畜畜之而後畜斯弗卻洵天下之至巧也君又曰火之毒在硝硝之巧在數丸有輕重筩有短長劑二者而制之度短究于二寸九分遠究于十里肥人所傳其數在三極與大衍焉是謂衍極復施諸火箭彼圓此兒是以其取數不齊而會于一我所刱也朝鮮諸術先世所傳也併錄以遺後人子盍敘夫人之爲技皆以見其勇也君迺制其器定

荘子云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來段佐法

第二段解題指子遷之業成而非常

第三段論其詩之窠表而鐵中

纖巧輕俊南郭之性癖也

其數用之陳。而使人各爲勇。君之爲技。可謂進於技也已。予既已廢二氏之法。而有取於君之技者以之。君名信之。其先世有爲郡司者。故以郡司氏。見爲長馬監云。享保九年甲辰春正月。

翫用荘子物子曰君之道使人心舊
勇進技也

南郭初稿序（服郭小左衛門名元喬字子遷號南郭平安人）

平安服子遷從予游。數歲而業成。成則非予不佞所敢當也。近者其門人。請梓其南郭初稿者。子遷則謀予。予曰。曷不可。俾誦其詩。則泱泱乎美哉盛也。體無所不具。材無所不博。蓄刻意滄溟。而豈第過之。乃渢渢乎中土之音也。務裁纖巧。抑輕俊。以就溫厚和平

萬言至纖巧輕俊偽之含畜而戒之所謂皮裏陽秋
褒而懸之之文也亞[illegible]之

南郭詩辭選于文
故先和詩文次之

第三段則挟于載
而乃子遷限呼

藤原萬里見於本
朝詩英

本朝詩英有物部
安興未詳其人

阿部仲麿名朝臣之
子靈亀二年入唐
改姓名曰晁衡

之旨。是足以風也。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能全闕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予嘗讀經國懷風諸編。喟然歎曰。有是哉。何其寥寥也。千歳而上。唯晁衡藤萬里野篁及吾家納言能唐。亦惟僅僅晨星。是曷稱日出之邦哉。有樂府。曷有所謂郊祀鐃歌橫吹三調相和者乎。古詩非其古詩。而歌行五七言近體。倍蓰之什佰之。其精粗庳高。亦倍蓰之。什佰之。至於文。則彼特四六之雄耳。其出左入馬。吐莊哈騷。下及韓柳之長。皆振古之所無也。夫千歳

瞻忽諾〻聽瑩莊子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第四段祗當今次偈子遷同以乱法
家設使四有賊者爲之宰
第一段廢端
第二段論華封三言不可以爲祝

而下。雖無文章可也。千歲之上。亦惟僅僅如彼。則此集之出。豈不爭光日出之邦哉。彼局於世者。瞻忽古唐局於地者。聽瑩李王。寧知有子遷之業乎。是豈待他日。既足以風一世也。門人之請。曷不可。嗚呼予老矣。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者出。故且序以寓爲宰之意云。享保乙巳十月望。

賀秦君五十序

姑丈川勝藤右衛門君者。秦氏也。是歲甲申。寶永改元。行年五十。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正其懸弧之辰也。內姪物部茂卿稱觴而祝曰。自古上壽者。必以華封

史淮陰侯傳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執戟注郎中宿衛也
[illegible]〻言至古綠字
字書不得志謂之轗——者軍行不利
百人稱千指一人十指
漢婁敬傳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

三言爲稱首。亡論其尊卑。匪婏（音札　疵也　觸也）秦君食祿七百石。職在執戟。方今世承昇平。四方無虞。士之生斯時。樊曹野戰之功。既不可獲。許史剖符之幸。亦匪所欲。陞職邑資。增秩以考。故雖其巧宦者。亦大氐亡不能出其資與考之外。而坎軻沈滯。[illegible]爲然。且國家之養士。本以取守禦之用。而擇其才諝者。分理庶務。若使皆遷職。則國孰與守。不遷則秩不得增。而富不可祈也。又秦君無子。養同姓之兒爲嗣。以體祖宗之心。則秦之指若干。寔爲多男子。而多男子不可祈也。亡已其壽乎。秪控弦之俗。上勇媮死。習以成性。國于以彊。縱使

其三段竒想一轉
以其三祝可爲祝
握籙言錄万機
之政也言往納算
使大録万機之政
始皇之前臣下皆言
朕
始皇之時扶蘇集
長職始皇死而遂
奔遂宋故自遂
東帰化於我何以
知也

武人以武自治是因民之治也

上聖秉化。必竢再變。然後可以至於道。故因民之治就以爲教。榮辱貴賤。由此而分。則壽亦不可祈也與。是何以爲祝邪。以夫炎農邁德。其裔以昌。唐虞之世。有若四嶽。文武興周。有若子牙。以逌乎呂政。握籙。皇帝其王。守令其侯。曰朕曰制。烈于萬世而不渝。然其後不血食于中國。而綿綿乎吾　東方者。秦君其人也。稽諸譜牒。皇政之孫。曰孝武王。王生竺區宋孫。孫生法成。成生功滿。寔始歸化。滿生融通。或曰弓月。是生普洞。又曰浦東。其子酒。酒生意美。美生忍。忍生丹照。照生河。河生國勝。勝生川勝。是曰廣隆。磯城島朝

此段時世不明靡而可也
融通　普洞　弓月　浦東　和吉通

武文　禁兵之伍
散樂師　伶官之伍

大連。其弟川滿。川武。滿武之後。或爲禁兵。或爲伶官。所謂武丈。及今散樂師有稱其冑者也。唯川勝食封丹陽。世爲爪牙。暨足利氏之末世。有備後守繼氏。其子主水正秀氏。娶明智光秀女。生丹波守廣繼。廣繼之子主水廣明。乃吾秦君之父也。始秀氏在福智山。食賦十八萬石。寔爲列藩。勝國之時。慮邑大見忌。而謫稱三千。遂爲服削云。烏虖。秦君既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農岳已降。精神與吾流通亡閡。是由身而上。千百世一人也。子孫亦能以秦君之心爲心。則由身而下。千百世一人也。繼志述業。貽厥孫謀。是亦可以

箕白疑作泆
上文曰称觴而讀北
見二舉不交且曰觴
而吸之也

爲壽與。而富與多男子。在其中矣。秦君听然而笑。嚌觴者三。興而請曰。吁吾乃得吾壽矣。子其亦爲吾書其所以爲壽者。傳之吾子孫。庶乎吾壽之不唯能脩上。而亦能不短下也。遂書以爲獻。

蒹葭叙所以
与禪師驩
手詩[illegible]滿也手
菜言其顔色之
美也
聆聽也
扢音介取也
澆[illegible]

賀香國禪師六十敘

不佞茂卿之於香國禪師。曩者從友人田省吾所。稍稍獲覩其所論著敘記偈頌及它雜事。心已慕說之也。嗣乃偕崎人岡玉成。一趨品川精舍。實始接其手釆。聆其譚論。則與共揚扢上下數千載。氣運所以醇澆。文章由是樸靡。材習倍蓰。心面人殊。代載辭遷音

潘岳夏常侍神
交心照唯我与子
漢文帝謂馮唐
吾有為我言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
之下今我每食意
未嘗不在鉅鹿
之下
詩啓明考謀令
壽人者七十白七泰
音秩

因土限。古今不相及。而和弗華是若者。亹亹乎言之。驩然相睎。莫逆乎懷也。爾後雖赤牘一二往還乎余蘐洲之舍。余故困病與嬾。不能躄躠十數里路。以繼見乎禪師。而禪師亦不忍塵土其袈裟以訪予市樓中。徒爾神交。心照寥寥寞寞之外。三數年于茲矣。雖然。余每飯其心未嘗不在鉅鹿之下。又時時聞禪師口余事於朝紳間者。不啻如一日之雅也。越正德改元冬十月哉生明。吾畫石生者。齎禪師書至。則謂是歲禪師甫開六袠。而初五適當其誕彌之辰。徵余一言。以俾稱壽堂下者。識支公方外之交。今日別有一

某[illegible]所稱朝紳

詩生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華言亦因土異

第二段論禪師所以需文
壽大[illegible]嗣徽者
繼継也
靈徹僧皎善
聚散故篋一聚
也救也
字書土苴查滓也
美華糠粕之英
是言禪師之不貴
重文也
第三段論次文壽
壽之由

許詢云爾。夫自南高二公操華音以鼓吹其道（音鍵律也）。而緇林之嗣遺徽繩餘響。高若靈皎。庾若九僧。駢然奏其技於左右者何限。復以禪師聲藉甚乎　東都。而東都人文所藪。澤家隋侯。人靈蛇。踵篋篚（音趣継也）。麕至煇煌煥映其前者又何限。是何所乏乎觀美。而不佞是問。且也禪師師乎禪。禪余所不解。余獨識禪師文。文自禪師土苴。辟諸美人。美歌耳目雙賞。聾者迺昧其麗曼。但識縹緲之音。則在聾者。不可罪其無眸子。雖美人。亦何嗔其從旁擊節哉。是禪師所以不余遺者爾。更上而論之。聖人至孔子。肇文。肇儒。六籍不朽。木鐸

此荀卿傳荀卿嫉
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
道而營巫祝
信機祥鄙儒
小拘如莊周等又
猾稽亂俗
南史于陀國傳天
竺三年其國俗重
從跋陀羅以胃
八月第一開國中國四
今有聖主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
第四段義禪
師之文以壽之

徇行。暨乎諸子百家。分鑣背馳。皆循其轍。即莊周拘儒（○後漢書處士鄙生忘明拘儒注[illegible]）。滑稽後衛。道者不得。弁髦其文。而瞿曇出世。獨踞三界之尊。猶且能儒其號。以文中自王。楞嚴維摩。迺爲藝苑逸品。則自非農賈工虞。凡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口有誦。手有畫者。無適非儒。孰業不文。而況禪師之所長乎。是又余所以無封畛乎方內外者爾。故今者之役。請以文壽之。蓋嘗試論禪師所爲文者。邈焉眇覿無始。而秦漢以降。班馬韓柳八家七子。氣格風調。色澤神理。纚乎莫不具也。超焉玄覽無外。而宇宙以內。風雲變態。山川融結。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此四句所謂四六之文也

風水相遇則成隨流之文也

秋雲洪詩看居落葉捷風雷渙些成文風行水

字彙咄嗟咨詫也

晉石崇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

情物狀。動植靈頑云爲攙攙。究乎莫不畢肖也。要之法不必拘。辭不期工。一取諸邈焉超焉之中。以出之脣脗也。宮商鏗如。以落之毫素也。丹青炳如。古人所謂風木相遇。猝然爲文者。唯禪師爲近之。是豈與世閉門覓句。仰梁著書。瘦爪嘔肝。拮据皆痡者。同年而論哉。大氐文士苦思。入心者滿寸。繇是往往夭其天年。而禪師則不然。何者。遊戲所至。咄嗟便辯。手無待思。意隨筆至。萬物爲其使役。玩群象於股掌。以此爲文。何文不娛。以此爲壽。何壽不長。不則安有齡周甲子。而聰明矍鑠如禪師者乎。方今　國家緝熙。奎壁騰輝。昌明敦龐之化。浹於海內。棫樸作成。故不乏才。而天又篤生偉人。俾其旁扶世教。以洋溢右文之懿於憲網之外者。抑禪師不亦其人哉。是則其壽踰七跨八。以登期頤。而比隆龍樹之齡焉。何其可量也乎。何其可量也乎。予不佞亦將托禪師之庇。執觚簡而竢。以終今日之誼也。

第五段標同前昭運以重視之沃佐

曲禮曰百年曰期頤注頤養也

下館地名在常州眞壁郡元祿十六年黑田豐前守直邦封于此以享保十七年爲關先封南總

第六段標群公上壽之盛

壽下館侯五十之初度序

楚辭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是歲正德乙未。下館侯行年五十矣。覽揆之辰。實爲十二月辛丑。則自友邦六七君侯。或姻好或否。暨舊所與共事　先朝侍從之臣。暬御大夫。出而奉朝請

旭公章未六年寄
居之貴公子第也

第二段金華
客之言

侯之一言稷曰侯
者似不可知故便
無一言既言下
館侯必豈是他
人見之文之有然

者。以至於其它貴介公子薦紳先生之徒。諸所與侯
游處相厚善者。咸莫不各篚其篚脩其辭。以言其所
爲欲祝侯之意。而致諸下執事。爲之壽也。是日蓋滿
堂云。則有客遠自金華之陰來。見物子牛門之廬者。
旣見。再拜以請曰。某者塞以外鄙人也。昔嘗仕于上
國。有獲戾於其君焉。乃以不能自靖乎位也。承漸以
去。去之日。舊君俾其士師大索國中。弗獲也。則將以
窮諸海內。而錮某之所往焉。當是時。某殆乎不能逭
其死矣。而唯侯之一言。乃得以紓舊君之怒。俾某不
死者。豈非侯之錫乎。然侯未嘗有一日驩于某也。而

承字物子因和讀漢之家接也

詩惟嶽降神
生甫及申

宋書魏太武
曰我生髮未燥
已聞河南我地
注見初生時胎髮
未乾也

直道以言之。是豈有德心哉。則天地之德矣。某惷愚
豈敢一日能忘天地之德邪。某昔在上國。亦嘗習聞
於侯。齒與其嶽降之日。則奮然思欲效一言之祝于
侯。以及今日之事。而不可遏也。以故不遠千里。裹糧
南來。乃路過于常山之麓。侯之封國也。則見一丈人
植杖其道傍。與少者相顧語焉。丈人曰。天邪。父母邪。
我侯之封於斯邦也。十有餘年于茲。而民不死乎刑
矣。以我燥髮所睹記。先祖考所傳道者。未有侯之盛
也。少者曰。烏乎。胡以能長我侯之齡。以終我世乎哉。
胡以能俾我侯有子善肖之。以終我子孫之世乎哉。

嗟乎段老兄客初不遠千里以南來者思欲致一心庶之說于侯之前不可已也今依炎人与少者之寰憖然夷志以爲何必称觴薦其辞侯之前故曰觴也天保三章云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今不曰山陵者上既有南山曰辞涉于不祥故也

胡以能恢大我侯之封。以俾我親戚兄弟在竟外者皆霑其德乎哉。某怪焉。語以今日之事。則不識也。曰侯家典禮。何有乎我儕小人。小人每飯焉。則其心未嘗不在我侯也。是已。某於是幡然以爲是雖古之善禱。莫之尚已。何必稱觴薦其辭侯之前。而後爲爲祝也。某居嘗所爲祝乎侯者。亦乃天保不啻哉。朝焉則欲其如日之升矣。莫焉則欲其如月之恒矣。瞻彼南山焉。則欲其壽之不騫不崩矣。瞻彼川流焉。則欲其福祿方至。以莫不增矣。于岡焉乎。如岡矣。于阜焉乎。如阜矣。于丘陵焉乎。如丘陵矣。于松柏之茂焉乎。則

孟子說幡然改

一一承莫之称

第五段已對客之言

阜陶謨曰同寅協共和衷哉寅敬也

亦欲其如莫或不承矣。是可以已邪。然未有以辯也。故又枉道子之廬。而敢子之敎。是請物子聞之。喟然嘆以興曰。侯之德。其遠矣哉。遠者壽之徵也。夫有識焉。有不識焉。莫不皆頌侯之德焉。有至焉有不至焉。莫不皆欲侯之壽焉。其斯之謂遠也邪。夫今日之事。堂上之辭。亦莫不皆頌侯之德已。其友邦之君。則能言侯之善隣乎。姻好稱仁。否者義乎。其舊所與共事者。則侍從之臣稱忠乎。暬御大夫稱敬乎。出而奉朝請者。亦能言其同寅協共之懿乎。貴介公子。以禮薦紳先生。以道藝。諸所與侯游處相厚善者。亦各莫不

義礼曰他国之
則曰外臣

詩大雅棫樸云倬
彼雲漢爲章
于天

皆致其所爲欲祝侯之辭已。然是皆侯之所素識焉。而分當至焉者。其辭雖人人殊。要之豈皆出於華封天保之上哉。唯客與丈人之言。而後識侯之德遠矣哉。侯之壽。豈有窮已乎。夫頌其德而至於天地焉。悠久之徵。非邪。不佞茂卿。侯之外臣也。迺蒙弗鄙。延而相見一堂之上。歲時則五馬之貴。儼然以辱臨乎敝廬焉。則又以其同齒。而其雲漢之章。亦嘗賁及其丘園焉。則欲一言以頌侯德祝侯壽。而不可得也。而今而後。乃始得其辭哉。夫有識焉。有不識焉。有至焉。有不至焉。分定故也。爾旋。吾其代爾而稱爾祝于侯之前哉。則常山丈人亦與有榮哉。客大喜。再拜而去。遂錄其言。以致諸下執事。嗚呼侯之德遠矣哉。其不識焉而不至焉者亦何限。侯之壽。果乎其莫有窮已也。

詩頍々姻婭則無
膴仕　註膴厚也

臨祭尊古若老
者一人舉酒祭地

要経作君瑞未
可知是何人読至
下文乃知是先生
之子蓋此所之文法

同齋越先生八十壽序

同齋先生。席纍世膴仕之資。加以侍從之勞。業已儼然顯爲諸大醫先生祭酒者。數十年矣。是歲享保之辛丑。年寔八十。而正月十有九日丁巳。爲其皇覽之辰也。則自親戚知友。暨乎門生。義故。靄然聚而謀所以壽先生焉。迺君瑞徵余文。余不佞。以諸侯之臣。抱病乎跧伏北門之郊。而甕牖篳戶之與鄰。唯丘里之

丘里莊子云丘里者天下公
言也

礼記鋪筵席陳
樽俎列籩豆
曲礼見父之執註
父友曰執

尔雅四時之和
謂玉燭

神仙傳沈羲夫人
道學于蜀見老君
使玉女持金案玉
杯盛藥賜羲
曰此是神丹飲者
不死夫婦各一
圭

言是媢則烏能脩辭樽俎之上以中先生之驩雖然先生者先子之執也而余又辱君瑞從游則又烏能辭惟夫　國家融朗敦龐之化洋溢乎四海旁皇乎天地玉燭所燭和風翔而甘雨施者殆踰百年之久而民之霑濡沐浴其德也上焉文恬武熙莫所事事下焉鼓腹含哺于我何有哉是壽鎟（[illegible]）也時或燠寒之少忒而淫厲札瘥之閡其化則有諸大醫先生操其刀圭齊以湯液解攣起躄生死肉骨以俾斯民克烝烝於壽以輔　皇上之仁於下焉則古人等其功烈亞諸良將之治者豈虛語哉是亦壽鎟也然其或爲

籧篨不能俯
者戚施不能仰
者

滑乱也

醫術謂之鴻術
鴻大也

是以望高家
富明其所以望其
報於橐之富

名高所使或爲其糈而奔趨營求之弗遑籧篨戚施無所不至以滑（乱也）其和以夭其天年者世豈尠哉亦非天嗇其報也迺急其報於橐之過也惟先生不然先生之先人起家勝國之際其所以扶創夷於兵革之餘納諸曠蕩之澤蓋與　國家更始焉遂守其鴻術仁與世邁益茂昌其業以至先生之身亦踰百年之久是以望高家富迥出儕輩是豈世之食其伎者倫哉余又聞之先子之言曰先生者君子人也亦惟种澹爲性孝友爲植樂善博施忠信以行之不棄人之急不利人之阨寧玷其名孰若濟物寧喪其穫孰若

壒於蓋切音愛塵也

左雄傳廉若不足貧克家弗殆

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夏凊

範我又蚤聞至人之道蟬蛻塵壒之表金心不滓皭若冰雪故無赫赫之譽而有恂恂之行者惟先生爲爾是天之所以貺於先生歛數世之仁厚集諸其身而先生迺薄享之則先生之壽固其所哉方今君瑞績學弗怠克家弗殆行將廓培其仁以濟奕世之美夫其所以孝事先生而養其志豈徒瀡瀡甘旨溫清與色已哉則先生其無憂乎惟人憂斯損壽有子若斯將又何憂先生之壽殆未有艾也八十曰耄先生耄而未耄由耄而耋以至期頤先生之壽豈有艾哉君瑞於是乎興再拜言曰珪雖不敏願服膺子之言以長事家君焉庶以免其罪戾邪不翅家君之幸也物子亦再拜曰果爾先生之壽愈益莫有艾已不佞幸甚則賦南山有臺之章以爲先生壽

孝子金心在中不可匿

壽々水思

復軒板君六十序

不佞茂卿十四五時從先君子東游于房總總之南蓋有帆丘之山云迺板倉氏之虛也荒廢百年城復于隍然其巔猶有壘壁臺池之遺隱隱可睹已左控高原右帶灤水東嚮以踞屬鄉二十有四可俯窺焉外之九十九里之沙大海衡之遥碧彎彎然風雨或晦滔天之濤若蹴林杪以來者焉時時陟其巔以眺

一統志泰山有丈人峯因呼妻父爲岳丈人蓋濟筆記俗呼人之婦翁曰岳丈

美仲称名安右衛門

日月之所繇出雲物之所儵忽變眩風颯颯然以來其下彷彿乎若有蓬萊靈仙之宅神之與往冀之不可得也惘惘然以下下則或與鄉父老相語頗有能道勝國時事者偉其戰績歷歷指言之若在目也悵然以想然當其時寧何能識其裔孫爲誰某今在何處邪曁乎十許年前與武丈安相識而得見其嶽尊復軒君者迺友庵先生之外孫也友庵先生者則吾姑丈李庵先生之叔父也語次所及爲之惋然今年春復軒君儼然辱臨尋其舊盟又携其仲子美仲爲行束脩以見之美仲年甫十六聰慧善詩文才思日

始也

見獻德公後紀州邊郎位之時

詩夙夜在公実命不同

上汗血駒也亦惟復軒君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烝烝之化有以被之講業之餘時聞美仲之敘其先世也迺始識帆丘之後是其人矣則爲之恍然居亡何六月九日爲復軒君覽揆之辰也美仲來而謀所以爲之壽侑其觴者物子曰吾豈敢也吾聞之昔者豐王之東征也偏師以徇房總一日而下數十城帆丘與焉數十城之裔散爲庶人其僅得以仕于諸侯之邦而列君子林者可僂指數猶以爲幸哉迺尊公委質親藩値風雲之會爲代來臣當其世而獲奮然致身　本朝之上三增秩爲今官何榮也在公之暇迺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幹母之蠱不可貞

好讀書。六十年如一日。弗倦。何健也。子昆季三人。或武或文。咸奉敎幹其蠱。何樂也。是其福祿之來。滾滾乎未已。豈容予言。且也室町氏以際勝國。人之無壽者久矣。值天地之不好德。人日尋干戈。三百餘年。君之先城帆丘者。豈非其時乎。于其時。雖有仁人君子。不能躬享之福。而必貽諸後世。惟我　神祖降德于下民。離其塗炭。列朝累洽。仁霈乎無外。而天地不愛福。故人之多壽。宜莫今日若矣。以尊公而值今之時。雖無先世之積以發。必將裕諸其躬也。是豈容予言。雖然。尊公承帆丘之後。而弗能躬目其勝也。予躬目其勝。而弗獲其人。歷數十年而弗能忘于懷。今獲之尊公者。是宜若不無予言。況有家世之舊也。況予之命之也。迺作詩五章。授之觴者。

復軒君今已六十耆以耆下有耄耋則皆期後之辭也

葳蕤美盛之皃

靈草即列仙之所詒也

帆丘嵄嵄。以瞰大海。大海無涯。福祿何已。君子以耆。一章

維海出風。其來自東。草木美好。福祿攸造。君子其老。二章

維海出雲。降雨芬芬。百穀咸膏。福祿浩浩。君子其耄。三章

維海之谷。吐日飲月。經天無極。福祿無疆。君子其耋。四章

維海之洲。列仙攸游。詒我期頤。靈草葳蕤。君子味之。五章

縣先生八十序

肎肯也俗作肯
非也

淹久也濇也滯也

是歲次公復從侯述職來于東也越九月將還乃請予曰家大人齡已及耄矣孝孺貧無以爲壽請先生之言以爲家大人驩予惟始次公之從予游也縣先生乃一造予以相見距于今殆且二十有餘年矣聞今次公學大學于上下日横經君大夫所昬弗遑給而國中諸子弟來受業者屨恒盈戶値其亡不肎還以族則縣先生爲之口授句逗曰吾其代孝孺勞哉以次公之從侯述職東西無虛歲而縣氏之徒比它博士淹國者獨盛以此憶縣先生年長於予二十許今既八十邪何壯也予則僅耆憊甚一切謝生徒以

漢董仲舒傳秦
恥貿乱惛不有
混淆未得其眞

韓文口將言而
囁嚅〻〻多言

易謙々君子
卑以自牧

絕物貽誚又何異也且今教者皆不肎躬親授句逗下帷深居罕見其面乃以弟子久次而使之代是常耳今學者訓故貿亂章句弗乂職此之由夫臯比之上高譚眇論旁若無人望之尊倨乃孰能屑屑然日與群童子偕逐行尋墨顛昂其首吾伊聲承其脗以囁嚅一章數十過尚且諄諄乎弗已也縣先生久已儼然爲大邦師氏乃以次公從予游也居常推之以爲弗及卑以自牧謙讓以之父子之際雖天性敎而弗勸無遺細物其諸古有道君子之行非邪且縣先生長於予二十許雖不我學乎其亦知我焉不爾其

劉向公羊穀梁
劉歆左傳家
漢雒陽濤獨觀
乎胎騰之迄
孟子柳下惠不以
三公易其介

必固守所聞。不知世載文以遷。謂是我職也。而欲身自效之。父子相難。如向歆異見。必不爾也。蓋縣先生先獲我心者也。顧謙讓未遑。誒其子以發。不爾。士所獨見昭曠。三公不易。豈肎執射執御。不辭其卑。汝出我處。一左一右。各更其爲。以底其成也。是縣先生雖不我學乎。既先獲我心焉。假使微吾子之請。予何已乎。曩者次公居于塾中。三年乃歸。歸五年。值朝鮮聘使之來也。舟泊赤關。其人素稱嫺文學。於是海內學士。砥其藝以求一相當。次公亦且往試之。則彼逡巡不敢當其鋒。由此次公名隆隆以起。諸海內學士莫有不識其名者。久之。今侯益鄉文學。築宮其國中。以館國子。既禀稱之。歲時祀先聖先師惟肅。則國人翕然化之。蓋次公與有力焉。而諸受業次公者。若和某田某井某等數十人。彬彬然以興。弦誦之聲。達諸四竟。假之數年。行將軼西京。比隆東都。何其盛也。縣先生實使之焉。夫士居則孰不云吾有志焉。方今海內無事。士大夫皆世祿世官。官無知愚。各守其成。故昇平百年。人無知愚。亦百年。所乏者人。而士職微秩卑。有志何能爲。萬一遭遇。陳力就列。任使無人。拮据獨勞。亦將何能爲。是昇平之憂也。是以文王作人。仲尼

中庸既稟稱事
注既讀爲餼
諸之於也古書皆
然至公羊穀梁
始焉於字閒例用
之
左傳侵軼我注
突也
詩大雅棫樸周
王壽考遐不作
人

後漢馬皇后傳云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聞政矣

翬爾雅渭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

莊子孔子遊乎緇幃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

樂育英才。故曰學校者。治之本也。儒者之事也。以此觀之。吾黨士。獲志能行於當世者。宜莫次公若也。縣先生其樂乎。傳曰。知者樂。仁者壽。縣先生者。可謂兼之已。若夫世俗所稱道。童顏鬒須。髮健啖食。行步衎衎。男女畢婚嫁。日坐堂皇。含飴弄孫。娛其餘年。亦何足言哉。臨次公之行。乃賦詩八章。以授之。俾誦於縣先生前。侑之酒。

翬彼頖宮。維侯經始。維斯髦士。師氏所肄。（其一）頖宮既落。金石有縣。青青者衿。威儀可選。（其二）于弦于歌。青青者衿。黃鳥來止。下上其音。（其三）瞻彼杏壇。有華其翩。青青者衿。時雍於變。（其四）青青者衿。鬱兮有作。維斯師氏。與侯偕樂。（其五）所樂維何。狂簡成章。濟濟多士。邦家之祥。（其六）其祥維何。鳳邪麐邪。等而下之。有偉彪如。（其七）維昔老彭。造士三千。師氏錫類。侯萬斯年。（其八）

堯典黎民於變時雍

學校於長樨久公之邑而序曰蓋次公與有力焉造成人才專由師氏之功也而詩曰其侯偕樂次公之業成名顯弟子彬彬次與州次公之力而俱也而序曰縣先生實使之焉飜臣帰堂於其君称子帰堂於其父立言之道一而?有乳矣

氏

徂徠集卷之九

第一段叙孩人嘗笑

内則曰三月之末擇日云〻者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疏曰從見咳笑名之也

徂徠集卷之十

物茂卿著

序一十首

次公字叙贈行

山縣少助長州三田尻人名孝孺字次公号周南長藩文学

周藩諸生縣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剌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二十弱冠迺賓命之字名字之相爲耦其在闕里之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乎取諸冀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名字稱而飾文之志

名簡

徂徠集卷之九

第一段叙次公人嘗笑

内則曰三月之末擇日々々若冠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疏曰從兒咳笑名之也

徂徠集卷之十

物茂卿著

序一十首

次公字敘贈行

山縣少助長州三田尻人名孝孺字次公號周南長藩文学

周藩諸生縣文孺（後改孝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刺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二十弱冠迺賓（初）命之字名字之相爲耦（對）其在闕里之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乎取諸冀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名字稱而飾父之志

名 筒

左傳齊公子元不順
懿公之爲政不曰公
曰夫己氏

第二段解次公爲
漢人字

宋史梁適字仲賢
東平人翰林學士顥
之子也嘗奏開陳
事真宗曰次公是
漢人字高不能對
適進曰蓋寬饒
黃霸皆字次公
帝悅
書名實適而擢
[illegible]龍門

稱長公次公者。率從旁名道其兄弟行。而相貴重乎爾。是可以爲字與。三加之時。冠辭謂其何彼已氏非西鄙人耶。夫其鄰里州黨。宜若莫有以爲賓焉者耳。文孺則病之。求解於予。蓋班史有之。而黃盖兩次公者最著。雖宋時微梁氏之子。叚使不識其爲霸爲寬饒。而獨不識爲漢人耶。故曰次公者漢人之字也。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其亦學爲漢人哉。三代之後唯漢。漢唯二司馬。當其時。蜀方鄉文翁之化。而河汾違龍門不遠。培植之厚。實生異人。是莫有鄉薦紳先生爲之冠字。祝贊相命。務嘉美張大乎其所由名。以昭明夫成人之行。使其父兄宗族。驩聽而樂道之者邪。顧其爲子長長卿。迺何取乎遷與相如。亦莫所怪於次公焉。故曰漢人之俗爲然也。近世學士家。棄蔑本藝。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竊。旁引佛老語。足以嚇人。其稍自憙者。亦甘爲歐蘇奴隸。而不知史漢何物。間或一二及之。則諉曰童丱時受讀塾中師。亦曰。樸學耳。且識古人姓名。何益於文章哉。伺其鼻閒栩栩然是毋以怨其率詈訾笑也。夫周者。山以南一都會也。自內藝興之。用以伯西諸侯。乃心王室。勞徠弗怠。宿儒耆卿。抱蜀典籍。盡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乎

第三段叙成人之時
史漢[illegible]笑之
李漢集[illegible]潛
竊爲工于文乃遂
[illegible]

唐制帖試[illegible]試帖
舉人總括經文以應
帖試曰帖括

第四段稱周之文
字以推本漢人

管子形勢抱蜀
不言廟堂既修
注抱持也蜀祠器

嚇[illegible]
拒也出
莊子

職原抄大学寮有東西二曹管江二家　生注曰菅氏東曹菅相丞之流也江氏西曹維時之流也

第五段勸文孺而漢人学

古刺史太守皆称曰使君奉使亦刺史太守也

史記絳侯何喬曰

新曰揚子雲稱其辭不華質而不俚

四境外。文氣攸蒸。門司赤馬。異璞產研。風人騷士。往往乎出。以至今弗衰。且也今藩主。其先非江氏苗裔乎。其亦得非世受司馬氏言以爲大學西曹之主者乎。雖然。吾未識其鄉薦紳先生能爲漢人學乎否也。吾識之自文孺始。（因文孺字而言）文孺爲人也質直。其於漢人也爲近。雖然。吾不願其如黃盖兩次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若寬若嚴。奉使稱意。所至有循良聲也。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身在下僚。言迺千秋。雖有循吏。不有良史。是何以傳焉。故吾迺願其能爲司馬氏也。古人曰。子長之文。質而不俚。文孺之爲人。其斯爲最近哉。故吾由次公及之。（因仲字次公及之）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且三年。業成將歸。故書以當君子之贈。文孺其用勉之哉。

第四段仲翁之事

咫尺言在府一屋在長州時也

束觀餘常鬖鬖然如夜笑孔

第六段以無先其事志

送長藩醫仲邨玄與序

是歲夏六月。長藩之侍醫仲翁造物子廬而別。迺言曰。不佞祇役于是都。朞之日之餘者幾希。（一年之期蓋已至九十日乎）然困吾藩三尺。不能朝夕承教也。夫其咫尺萬里。庸別焉。且也不佞髮鬖鬖然白。而寡君出命之不干常。庸識其辟可再把乎否也。方今會之日而離之日矣。子其何備而可以比仁者之贈也。物子謝不敏。不可。則曰。以吾

漢書敍其所習
自任私智姍笑云々
盪滅古法之也

當文課之無藏
則見是違課之不
藏則見是偏

第三段叙古帝
王有取以其道尊
志安其賤

之拙乎醫而儒是跳而迺馮媍者爲效寧不貽爲士者姍笑乎雖然予以通家之誼儼然辱臨之是烏可終悊乎無言也盍吾之戒其弟母家于伎毋以他善飾厥躬云爾亦要其志之專已今子亦知夫經方之爲賤伎邪不與士大夫伍也苟愧焉則運耳不愧焉則安耳弗運弗安依違乎二者之閒是伎之所由拙也昔唐虞之世不有垂殳斨暨伯與夔龍者哉其它則亡聞焉孔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夔之安于偏也所謂毋以它善飾厥躬者也載于書與祭于學稱揚于聖人君子之口其偏而賤也亦安耳降帝而王周公之秩其禮尚且秩醫于天官之屬而它執垂殳斨暨伯與夔龍之伎者不與存焉沂而上之厲山氏之王天下尚且屑屑然躬鞭赭其草木之區而它禮樂文物之藝不與存焉是其祿血肉之軀以全性命之寄者寧莫有以取諸帝王之治哉而史之典于帝毋論其有無闕文均之偏而伎也亦夔之倫也而伎之於道其貴賤之別昭昭乎不可誣焉苟帝王而有取諸則其賤也亦安耳夫自士農不復合而其世祿者多子姓其父母暨族長老聚謀其室而曰伯可嗣亡虞仲若季爲儒或醫乎儈乎儒貧儈尠生人

周礼天官医師上
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
史二人徒二十人

第四段言今之医
唯在毅富而不在其
術成否

玉藻儒冠玄武
子姓之冠也注
孫子之所生也

宋右釜子谷同十
之名
一説高陽生宋後
人若脉訣
唐李賀傳小奚
奴背古錦囊
所得詩投囊中
字書男女從人官
爲奚今奴婢也
開元遺事長安
富民王元寶
嘗以金敦名金
等囯中鉅豪家也
第五段按古世間
於以富也得懸
月令中夏養民壯佼

樂。唯醫乎。可以致富而貴人朋其父毋所冀欲塵此。而子之稱良者。亦能庚續其志云耳。迺毋論其術成不成。稍能目辨其參釜。口習高陽生若而行。輒從一奚奴背藥囊于後。來還街衢如織。以覬希旁觀以爲術行者。人則見以爲大售故。匆遽迺爾。輒用賢腸以試其毒。幸或已權貴富鉅豪者疾數。四聲遂隆隆然起矣。由此而往。婁有天倖不見于刀圭。其猾可以養百口者。蓋所爲其術之成也。次之。或值數奇。姑且舍其刀圭之所由。靈務養佼於王侯間。某也好女樂。某也濡首長夜飲。某也翩翩佳公子。頗瀟灑愛歌詩若

詩箋々青陽注未
詳
莊子徐無鬼蟻慕
羊肉羊肉羶也
漢書游俠傳樓護
字君卿是時王氏方
盛賓客滿門五侯
〻各永俱爲五侯上
客江邊日揣人主之
意摩而近之其
當矣
扁鵲傳上古之醫
有俞跗治病不以湯
液

浮屠道。某某也好古鼎尊彝器若相劍與古圖書。習爲賞鑒家言。某其腹心而爪牙。某其所最憐客。某可介。某辨且慧。可使游大人者。求知取友。羽翼漸生。蠅營蟻慕。百方以中其欲。於是乎五侯七貴坐上皆有君卿也。而揣摩所成。游道益廣。是今之君卿者。安在其諳奇胲本草哉。然其所爲作湯液餌疾者。亦有其術乎存焉。方其初接也。務柔其齊。庶乎莫有所瞑眩。可以持久。而偶倖之。或獲及曠日之鮮效。而彼其心怠也。驟剛其齊。以爲萬一之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亟請而譍。以辟其兇。請而遁

後漢方術傳汝南
費長房
左傳圖錐刀之羸
將尽争之

往以擊其惰潔其去留以媚外人溫其顏色以媚主人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之弗靈而其心謂是足以引年都市間以聲問不衰矣世盍獨無醫哉亦莫有識醫者唯其都衣冠而盛騶從可以聳人之目者顯僉皺望愈尊以族時所稱爲扁鵲者死竟得以承乏代其人也是夫所爲處乎世者其知大且遠也則與其縣壺一廛地招手聚路上人以圖錐刀之羸者庸可同日而語哉亦鄉者所謂家于伎之巧者也謂之巧于伎者眩焉雖然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其先進與後進之相輩若欲執方伎於其間以爲都下第一

[illegible]言他善于方伎也蓋
跽而膝着地而立身也
莊子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illegible]敢不
敢自安也
宋黄核通而數
魏書楊[illegible]傳中書舍人年久者[illegible]謂老
皆言貲用貨也

人而不由斯道以有至焉者不也子欲之則爲之若或其稍倖倖自意者其心則謂醫雖方伎亦周時所稱爲士焉耳卽詩書禮樂被之四體是烏可廢邪迺以誦讀徼精擎跽束紳而其志之弗分或尠焉藥之性有所未核乎欲小試之大傷人生是不仁也病之情有所未竟乎彼怠而予猶且朝夕胗眡之數斯疏矣是不義也朝士之月執謁閽老殆無虛日乎而吾欲有所厲精于伎乎莫有能時其拜趨是無禮也貧而疾者疾其貧也而吾欲有所衣食之乎庶可以已其疾乎以破我訾而不足是無知也凡斯仁義禮知

第七股言伎之巧在安賤專志焉 活以活

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丈人承蜩者猶掇之也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丈人之謂乎

四者。士君子所由以貴者也。善之飾厥躬。莫是過者也。而其于方伎亡當也。故欲巧乎方伎者。莫若學夫佝僂丈人焉。夫佝僂丈人者。賤之人也。承蜩者。賤之伎也。方夫其蜩是承也。庸問其伎之賤哉。亦庸問其我之賤哉。名焉而不問。利焉而不問。百爾翫好嗜欲焉而不問。唯蜩焉是問。莫有外物之攖其心。莫有它善之分其志。是伎之所由以巧者也。今夫方伎之於承蜩也。孰大而小焉。方伎之士之於佝僂丈人也。孰貴而賤焉。彼其小且賤也。猶且處心若是。其安而用志若是。其專也何也。伎不若是不巧焉。故今子欲巧乎其伎。則亦安其賤而已。亦專其志而已。故吾蓋曰毋家于伎。毋以它善飾厥身云爾。吾之語吾弟者止是。而吾弟遂以是乎運焉。今復以語子。子也者。巧乎其伎者也。莫用吾言爲矣。其亦以是而語其子活也邪。吾故非欲活也之以是而運焉者也。雖然。吾之視活也。猶吾弟。而吾之所知者是耳也。故今復以語子。仲翁則憮然少之。曰不佞今由子之言。而得聞夫伎之所由巧與其所由與者焉乎爾。其歸而以語之活也邪。亦在活也之所擇而取焉耳。遂書以爲贈。

末段以仲翁竟為結

孟子栗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送香洲師序

第一段或云至生博士宿儒為客以決論之
韓退之進学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ノ
漢書云帝系皇初祖考ノ黃帝皇始祖考ノ虞帝以宗祀于明堂互序於祖宗之親廟其五宗廟五親廟四
第二段援三喻以論人才古今同
同孔春宮傀異哉

或云巢由之於佛儕類也世博士家宿儒先生者率相詆排以謂是昏溺者之言必援聖人之徒按往舊造說求其所亡籍其所近似以誣罔欺夫小子無識人亦唯新莽之締舜耳不然好奇之過也而余則以其知言哉傳曰非天之降材爾殊也者言其有恒也人之材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夫松之葉鬣而栢側掌雖土壤栽培之或移乎其鬣與側掌者自如材之所有恒今猶古耳橘踰淮爲枳不聞其爲桃李與甑者非類也若夫諸引根沮洳咸鰻人皆覩其化豈不大傀駭異事乎然而其涎涎者同補人性不渝矣天之

漢書列洛水之高
顏下注師古曰
顏甪山之觀也顏
人之觀世蔡徽
詩中連至不仕而
眺綺子園
唐陸羽字鴻漸嗜茶著茶經三篇

生物有倫有脊故也夫佛與巢由者不皆种澹惛墨不屑事事者乎今有若人而古昔世何無之雖蠻貊之邦皆爾亦人之材有倫有脊故也故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其有若材也則太史公洒疑有無其人是易唯三百八十三爻豈理乎材同也或爲巢由若虞仲夷逸或爲佛或爲伯陽莊列若於陵陳仲子其在戰國則魯仲連黃石公漢則商顏綺園梅福嚴子陵晉而下阮籍劉伶清談諸君子陸羽逃茗林逋託乎梅輗近世文徵仲陳眉公李漁輩雖其人人殊論其材乎皆是物也要之爲道裂世

第三段 提佛者之
誕以論其爲逸民
之據
皇甫謐高士傳許
由字武仲堯聞
致天下而讓焉乃
退而遁於中岳潁
水之陽箕山之下
陸善經注佛氏以修
多羅爲經以波羅
密爲到彼岸見釋
氏要覽
逍遥遊 堯讓天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
矣而爝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
云し
後漢 袁楷傳浮屠
不三宿桑下不欲久
生恩愛精之至也

波風俗積靡然者枳與鰻屬耳段使譏曰箕山之上潁水之陽何言之傳何功之紀而佛有修多羅有波羅密是其人弗類也夫海外僻陬之地聖人不興民蚩蚩莫識所嚮段使巢由當之亦爝火之代乎明也虞仲放言在中國則不傳巢由者固堯舜之交也豈其不賢不知終身不能言哉均之不傳者有聖人折衷之也故吾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庶乎逸民之徒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三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靜不堪事不堪則逃逃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知所裁焉耳及其徒冨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家戚度世乎顧慕歆艷之不已其所爲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故吾盍於毘尼而知其爲逸民之節哉吾嘗持是說以求於天下之爲佛者尠矣乎一人之能合也

第四段論其徒
之失素
韓非子子夏見
曾子曾子曰何肥也
對曰戰勝故肥也
曾子曰何謂也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之
義則榮之出見
冨貴之樂又榮
之兩者戰於胸中
未知勝負故臞
今先王之義勝故
肥是以先之雅也
故曰自勝之謂強
毘婆羅命善
別戒若爲毘尼藏
宋書 隱逸周朗
釈氏若盛也凡虜
無知不闡奧隱多
為長偽 新云疏

秩其爵叙其艪飾以錦斕壯以伽藍割名山以據有之抱圖牒以系之世是則世封之家哉門戶瓜分寔繁有徒各守畦畛狺狺乎磨牙相噬是則旗鼓之任哉地獄天堂怵愚民以驅之是則挾賞罰之權哉鐘

四 一胖ヨ尋澤 度數○楚辞 猛犬狺狺而迎 吠

梵　空中梵天之音
唄　讚詠之音
穀梁傳註　無牲而祭曰薦
正字通　凡禱設壇祈禱曰醮
周礼家宗人　掌家祀之礼　凡祭祀致福
同上春官墓大夫　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書註　譸張誑也
幻ー惑也　惑
第五駿　袁秀
洲逸民之孫然
以詩徵

鼓梵唄。森如濟如。是則襲禮樂之似哉。祝詛禱禳薦醮。譸張爲幻。是則巫祝宗人墓大夫之爲哉。卽其上焉者。言則語性論道。夷攷其所欲爲。皆與四民並植。戚業乎世云爾。問其所能肖其祖者。亦唯不噉葷不色色。是已。雪山檀特之謂何。甚或糅油蜜象肉。孌童以當内。是甚於其真焉者。吾持是說久之。而後迺得吾香洲。以語之。雖曰不吾之信。亦莫逆於其心矣。香洲吾姑之夫之子。幼孤承其兄命出家。所師誓願寺僧業淨土。則亦業淨土。其心獨以業已出家爲僧。僧所爲出家。毘尼是已。庶乎佛之遺矣。得戒山律師。師

孟子
莊子

法苑珠林　此是足
戒有六聚　比丘二
百五十條　尼五百
十條
善見要覽　僧
薙髮後沙彌
華言息慈
鹿苑宗茂衛樹
羶　相摩　軋　字彙
於黠反　軋　相傾也
施物於僧曰福田書
其見後來利益也
譬稼穡生故曰福
田
法苑珠林　蓋法衣
有三一僧伽梨　卽大衣
二鬱多羅僧　卽七條
三安陀羅會　卽五條

之。不啻葷色是斷。二百有五十毘尼者皆咸。盖佛之具體云。始籍增上寺。則曰。義學徒聚訟哉。望望然去之洛。直若其浼之然。在洛。籍萬無寺。寺僧皆沙彌。姤其出已上而軋之。出則曰。詰命尚且厭棄之矣。況它哉。望望然又去之海西肥。肥者其父祖之邦也。士女歸之。若蟻慕羶。又去之東都。不啻若浼之耳。其在東都。一切杜絶來者。而唯吾之依。吾不爲福田利益。供其衣食也。爲其有兄弟義也。香洲則迺欣然安之矣。居五年。稍稍又有以寺請者。至則慨然言曰。鬱多僧伽黎。羶尚在邪。蟻之復至。宜也。渠其謂吾馮婦邪。吾

孟子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盗帝之息壤

出史記高祖本紀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

唐書倭日曰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

西極化人周穆王之時來蓋佛也神通變化故曰化人

聞之。東奥者帝之息壤也。是可逃乎。歲己丑夏。又望望然去之奥。方其將行也。來造余別。眎其衣混矣。吁嗟嗟子。今其郷巢由之徒者非邪。雖然奥之俗戇戇者多。郷佛。卽外觀之。是剗猶且毘尼者在也。子之足跡于海內。殆乎徧矣。蟻之復聚。其去何之。卽奥之踰海。亦謂猶有毛人氏之國乎。其俗兪益戇矣哉。亡已其詩乎。詩之爲物。散之爲空。搆斯成色。倏忽乎色之與空相遇。象之與境相成。辟則化人之宮。幻出太虛中。淨土極樂。箕山潁水。何所不有。其斯謂之無何有之鄉。是其可逃乎。且奥有松島鹽灶之勝。是最宜乎詩。且詩不有靈一者邪。亦律師也。世律師者何限。靈一獨以詩不朽哉。且逃於地。不若逃之詩。逃之詩。其奥與它邦亡論也。唯詩是眎。人亦何毘尼之問也。亡已其詩乎。香洲笑唯唯。迺曰。久矣子之畀吾之道也。雖然。巢由以下。合吾之好矣。今之所言乎。逃亦適吾之用矣。吾其姑且以詩應世。當乎放言可也。庶乎蟻之墐戶耳。是謝子之贈。遂別。

謂曰

景也

佛像

古有雞[illegible]

字典灶竈俗字也

猶何物[illegible]酒世人不知耳考人[illegible]也

未聞叙秀州之言以爲佐

弟子厳言弟子文其雜易顛倒之蔽

說田也哆之

送野生之洛序

中野ノ撝謙

龍門子述五帝德。采其言之尤雅馴者。是則雅哆之別遠矣。迨後世曼馬氏之徒。乃曰古之哆。今而謂之

龍門史遷也

史記有此八字

漢書[illegible]所有之也

通雅作咨[illegible]

[illegible]學語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鄭玄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

德安論雌黃空其唇吻朱紫田其[illegible]

問且

難字通 杜甫言之

妙子曰[illegible]者

迭之

宋書仲大傳為人猶丞而不耐煩の謂[illegible]

東西の顧歡傳曰[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雜之

鐔の王孫傳透水死者千餘人

雅。是亦胡然通聲音乎今古。窈眇乎其無閡也。唯自晁卿不反。備公莫繼。而吾　東方之學者。囿足迹之所限。聲字之學。悉爲文具。是以其所呻佔畢者。咸在華人之恒言。而宋儒麈尾性命。明士口吻雌黃。方言鄉音。往往乎在。則率皆爲難字之過。徒哦柴桑翁之詩以止焉耳。至於埤蒼五雅。詁訓具存。則乃怪詰盤之不聱牙也。是亦何其顚倒。艱易乃爾邪。間者予較二十一史。六朝以還。言之涉俚常者何限。若宋史不耐煩。齊書東西。梁書樓羅。透水。南史北史。篆子細。动夫。凡若斯類。更僕亦未之有能殫焉。故予謂無已則

第二段言崎陽之學不以救吾蔽

王融與劉孔書[illegible]

僚射王[illegible]

祇軌鳥之法僞

愕眙　驚見

崎陽之學乎。崎者夷夏之交也。海舶瓌奇之所輻湊處也。譯人居之。其爲俗也。羯羠不均。奢豪喜游。是以其人折節而學焉者。或鮮矣。然其辨官徵。晣腭齒。通曉方國之言。蓋亦楚人之在莊嶽間者焉乎。爾嗚呼。吾之宜游崎陽者久矣哉。管子有言。思之不已。神將來助。予始之得崎人蘇山鞍生。次之得東野藤生。藤生也者。學諸崎人石吳峯氏者也。又得撝謙野先生者以友之。亦崎人林蘿山氏之甥也。是皆入其戶闞其人。倭其衣冠。華其笑語。莫不愕眙相顧。以爲六十有六州之地。所鍾何閒氣以生若人焉。其學大氏主

杜牧李長吉集序
鯨呿鰲擲牛
鬼蛇神不足為其
虛荒誕幻也
史孟軻傳中國名
曰赤縣之神州
第三段叙送別
之言
慫慂之字用歷
是益進之之意
物子曰天下有乘
世晟[illegible]之

水許西游西廂明月之類耳鄙瑣猥褻牛鬼蛇神口莫擇言唯華是效其究也必歸乎協今古一雅哤以明聲音之道乃止耳習而通之則大海之西赤縣之州其人盍且莫遇之矣夫然後華人之所艱吾亦艱之華人之所易吾亦易之何至於顛倒如嚮所謂者哉是可謂吾　東方之人所據以爲其學問之地者也嗚呼非吾有神助其亦惡能得若人以友之也邪會野先生有槩乎世而將游于洛予既不能挽而留之乃從而慫慂之曰吾五三數人者何翅吾　東方之人邪乃可以往天下之人也況其于洛邪亦況吾關

共主共王物子誤之
又外洛中東都故
也
魯世家孔子曰吾
魯之道之衰也洙泗
之間齗々如也矣陰
注作閒々先舉遜
無曜洙泗閒々如也
要書劉隗才
津劉子桓有志
奉興王
莊子逍遙遊蒼茫者
三飡而反腹猶果然
天之牖民如壎如
箎

中之所得而擅有之哉且也世之軒輊關洛之學者則謂洛者　共主之居寒暑風雨之所會焉山川秀麗土潔水冽其民也斷斷然其君子也閒暇以樂故其學貴周密以詳緩其文章悠然有曠世之思又謂關中者興王之地元氣之所鬱渤焉莽蒼千里負海抱原其民也夸其君子也喜趨事功故其學貴先立其大者其文章颯颯乎有大國之音是皆孰若崎之爲萬國大都會而華風之所漸靡也乎要之聲字之學二者未之有聞焉況先生者生于崎學于關今而往于洛則天之牖洛人將埤益之以二方之學歟先

末段謝其贈琴因
而結

雅喭通用之於野
生之事也雅喭割
之者物子之吏也且
言雅喭兩別之旨
善成辞意深妙
哉々

第一段提通篇
大意

第二段言子巖爲
奇士

第三段言盡畫史
而盡道者華夏
亦鮮

生去矣。洛下書生之詠。行且擁鼻于先生也。先生之去也。留玄琴一張爲別。夫琴者大雅之器也。將以吾知音歟。故吾亦言聲音雅喭通別之旨。以爲酬其贈。若其戀戀之情。則請爲洛人而割之也已。

送左子巖序

仙臺左子巖將歸也。物子盍有所屬云。初子巖以畫名其邦中。已嗜書。軼乎畫。已又明詩。嫺文辭。旁通經史。以盡乎道。可不謂奇士哉。惟昔庖羲觀乎圖。書契所興。本之則一已。乃子瞻元章子昂徵明輩。率皆由此而達諸彼者爾。華夏雖大乎。古今芒芒。人物雲繁。

第四段言子巖之
地乃畫史

天
周官掌輿地知廣
輪之數

第五段先其所
屬子巖

鴻匠之字用於
是言名字讚人

要對酌山花開一番
是李白精心所在也

第六段俾海山人論

尚何莫有畫史而盡乎道者也。畫而稱史。古之時盍往往有之。則通習載籍。帝王盛衰之故。輿地山川所奠。禮樂所以因革。按圖而睞諸掌。多識於鳥獸草木。以象之。有爗其色。吾思其人。而不得之矣。今乃獲子巖哉。不佞茂卿。少小潛心風雅。誦其詩。尚友其人。世代負邈。其聲音笑貌之不可知。而諷詠所至。神之與遇。轉盻之間。交一臂而失之。則悵然久之。遂歷選鴻匠。肇自屈宋西京魏晉唐之初盛。以迄有明。亡慮六十人。人采一詩。精神所在。形之丹青。旦暮可遇。是豈俗工之所能哉。則非子巖不可也。子巖唯唯。先是三

采真遊 采而真
実現也
第七段言有憾於
奇
[illegible]
第八段言無憾
於奇

年富春山人爲采真游以至奥則子巖相得驩甚以爲奇遇也今年余歲五十徵詩山人則子巖具書幣致賀不佞夢寐於吾黨尋藩臺見召謁來東都則造謁牛門又以爲奇遇也烏乎余甫艾而子巖踰耆今也歸矣其能可復邪故山人之遇可恒余之遇不可恒則有憾憾於奇已天余夢寐古人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亦猶子巖之憾邪雖然夢寐古人假手子巖詩匪余口出乎乃自吾選之畫匪子巖貌肖乎迺自子巖形之子巖携歸而余之遇可恒畫成寄于余而子巖之遇亦可恒則無憾於奇也況六十古人旦暮一

第一段叙伯陽之
昔之交且喩其[illegible]
第二段箴諭
癸亥
孟子此[illegible]
我[illegible]方

堂之上子巖之技藉以不朽其遇之奇何啻余三人已乎而余有賴於子巖也子巖唯唯書以贈之尚以成其奇哉

贈對書記雨伯陽叙

雨森東五郎 号芳洲

對府書記雨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儐韓使東來於是乎始識孝孺赤關之館爲曹丘生于吾黨也越二年歲在甲又奉府公之命東來於是乎始訪余牛門之廬俾其子顯允行束脩于門下也厥明年歲在乙君竣事將歸余執贄而言曰勗哉雨君將毋賢勞與雖然士之生於斯世而獲用其材者豈不幸哉

（尊也）

兩君勗哉。蓋自有相氏以馬上定海内。而歷代相承控弦戍俗。事無大小。一切武斷。以事乎文字矣。及至
神祖龍興。崇尚墳素。凡百制度。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海内靡然鄉風者。百年于茲。然猶尚政因其民。民不改俗。操觚之士。麾麾乎獲用其材焉。 朝廷之上。金馬玉堂之署。是則亡論已。海内侯國。以百數。國有文學。莫非具職。即其横經語聖。何有乎脩辭。若或登高作賦。摛藻若春葩。聊以自娱。何取乎大夫哉。故當今之世。文士之用其材。亡已乎。則外交耳。夫我之稱邊者四。東鄰毛人。松前氏治焉。南通中山。薩藩之所轄之。二者業已爲臣妾於我焉。迺其地寒。臯暑弗交。其俗獷馴。或殊均之蕞爾影國。有事則不足煩一旅。亡事則不敢自從諸侯之後。而我長吏之所以道達
上德意者。一比諸内郡。亡假于辭命矣。西則崎陽海外華夷萬國所來湊。海内五民所爭趣。最稱難治。而
國家特設鎮臺戍。以二侯國之兵。時時又遣參政執法之臣。以巡按之。是其於諸邊。豈可不謂重乎。然以余觀之。宜莫若對府重焉乎爾。夫諸夷瑣矣。華夏永樂之後。明既絶我。我又絶清。廖廖乎莫有戎好之交。尚何用禮辭。亦唯民與民之交。征利。其稱難治者

第五段論對府重于三邊

日南合浦皆出珠玉之地見漢書

書允迪茲生民保敬居惟乃世王也

公羊莊公四年齊襄公將復讎乎紀上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哀公享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迺漢日南合浦類耳。對府則不然。盖實司我北門管鑰。相距韓二百里而近。韓北接匈奴。西連壤華夏。其介乎二大國。猶之春秋鄭乎。鄭以辭命。韓亦以辭命。其人迺嫺於文也。然其于我也。以地則醜。以勢則敵。又承豐王威龕之餘。則其所以慮我者深且備矣。唯我 國家柔綏之德也。而彼猶且秉世王之禮。萬一釁啓。毋迺弗有齊襄九世之志乎。若或貢聘一絕。則人參繫乎海內生靈之命矣。是其重。寧渠崎墳之君臨華民所市貨寶玩機巧之末。而況毛人流求蒲伏稽顙乎松薩小吏之前。以獻其楛矢魚服蕉布賧酒

一詩象弭魚服注矢箙中國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毛人所貢

中山所貢芭蕉布

第六段論書記重于對府兩君處之

明德者作令德

第七段言不敢負人所患而爲是大議論以結

以所輕重乎我者類哉。夫對府之重。爲最於諸邊。而韓以辭命嫺於文。其重迺一萃于書記之任。故對府書記。昔難其材。而以兩君之林。故易易耳。兩君爲書記數十年。置郵于兩情之際。其閒夷險盤錯。必有外人所不及聞者。而名譽著海內。重于三韓。夫對一侯國。兩君一陪臣。以此其藐乎而有關乎 國家之大者焉。海內操觚欲求見其材者不可得。獲而兩君迺獲矣。豈非天幸邪。兩君雖賢勞乎。其亦盍益修其明德。以答天之寵靈哉。若夫經明而行惇。博學強識。旁及華音韓語。莫不兼綜者。海內人之所悉。忠事禮接

不拘流俗者而君之子于流異于物于而使其子顯允行來修是不狂簡也

第一段毋違之言起

追作諸可也

許其継哲人先之茲之慎德之行

樂教育英才。福流于家庭。蘭玉有茁者。國人之所悉超然遠覽。不拘流俗。有取諸狂簡。出驪黄之外者。吾黨之所悉。余又何言。余故特言其能獲用其材乎國體之大者。以勗之爾。

伯樂不見驪黄之毛色相其才具之德也

送雨顯允序

雨森顯之丞

西別雨世達。在余塾中者三月。以其不能安於王母之心。而將從其家先生歸也。迨歸洒再拜而請曰。小子顯允。業已歸矣。歸則不淹三年之久。必將奉敎于左右。唯吾對僻居西海之西。而風馬牛之弗及。雖有鴻雁。曷能朝夕。則雖有話言。亦曷能朝夕。敢請。予曰。

父之考爲王父　父之妣爲王母

第二段以言答者

第三段以詩爲論

第四段言古詩之教

有子家先生在焉。吾又何言。雖然以子之三月。在余塾中。而吾何必無言。居吾語子。今海內易郡縣而封建。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是則何取乎功名。必也子其纘明乎家先生之業。以辭命爲對府重邪。則莫詩若焉。將廓大乎家先生之道。以不朽爲海內重邪。則亦莫詩若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籍無非言也。孔子何獨取夫詩爲。蓋詩之爲敎也。溫厚和平。而其爲言也。緣乎人情。協乎物宜。傳諸風聲。被諸民俗。比與所至。婉而成章。諷乎若春陽之吹物。燁乎若草木之敷其榮。要之

左傳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漢酈食其傳曰紅女下機
並懸日月言詩書
並而不朽也
後漢崔駰傳云恨準矱之度注矱尺
此第五段言詩之失古由此宗溫厚和平也

一以溫厚和平而出之故其爲用也上自宗廟朝廷下暨閭里委巷內則閨闥外則列國朝聘燕享之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怒惻然感于中油然以說渙然以解沛然若江河莫之能禦焉豈非善言之最乎以此而爲辭命則于辭命乎何有若夫古之立不朽者三德莫尚焉功不可幾邪唯言之不朽亦不朽乎善言故詩三百篇大半出於田畯紅女之口而其寂寥短章迺與典誥大策乎並懸日月焉且書易之與詩可諷可詠之矩之矱不可爲典要惇史之辭蓋亦由此其選也降及秦漢莫不皆然歷唐宋名理之

杜預 渙然冰釋

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劉劭人物志夫辯有理勝有辭勝
列子仲尼篇臣之力能折春蟲之股秋蟬之翼
淮南子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
詩含神霧清明又禮記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第六段 乾世道

言存興於是乎始擷其精而遺其粗以語乎敎則弁髦禮樂以語乎政則芻狗周官以語乎文章則糠粃其辭理勝掩拙强辨逞巧辟諸深文之吏人見以爲賢知而吾不勝其譎也顧其薄若蟬翼輕若鴻毛徐睇其色澤有若槁木是其由有所不獲乎溫厚和平之旨而後詩與文迺爲天下裂矣李杜不文韓歐不詩自此而還滔滔弗反文之與世益波而古謂之何也蓋易有之曰利貞者性情也秋乎秋乎徒存本根枝葉穫落或喜其爲清明之象而不知是謂之天地肅殺之氣矣余觀於明王李之言而後信夫孔子之

詩巻阿優游尔休矣
荀子優猶知止
荘子譲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弗吾欺焉已。子其歸而有獲乎溫厚和平之敎邪。以此而修不朽之業。則于不朽之業乎。亦何有。雖然吾豈欲子之若田畯紅女廖廖乎稱不朽于短章者矣哉。對雖一侯國乎。亦唯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居則優游。出則委蛇。忠愛於君。誾儗於官長。與其朋友。言切切偲偲。（論語）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同上）均之是物已。夫然然後出其緒餘。以鳴邦國之盛邪。渢渢乎其聲矣哉。自對而外。而三韓。自對而内。而封建之國。薄東海。風行而草偃。遠于置郵。則海内人人莫不跂予望之。以誦簡兮之詩

第七段以世違之言結
第一段柳浮屠文
魯子之文
西域傳案以接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
第二段言辭之不可已以義魯子好古
羅什大翻之人　玄奘
本名禕姓陳漢大丘仲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是吾之所望子也。世達興又再拜而曰。顯允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願先生載諸簡。因書爲贈。

送魯子歸海西序

大潮
賁上九白賁无咎　孔子注

初吾黨士相謂浮屠之文素賁無當於五色矣。西冥魯子獨奮然自言。旦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世所傳修多羅。豈盡出於詩書下哉。迺其辭下比晉宋譯者之卑也。知言哉。居亡何。魯子文益進。蓋五色已雜可能名云。吾聞之。瞿曇之道無假乎辭。無假乎辭者無執乎辭。而什（羅）奘（唐）所傳。奉以爲經。益降而咄喝噢嗄

爲亡害者儒也

書商俗靡靡

詩行邁靡靡

聲聞身未至瓔珞莊
嚴之身者也

以下添曰看古文法

第三段言魯子學
而弘儒以勉勉之

礼記礼運之行也天下
爲公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靡靡卑矣爲亡害也殊不知爲亡害者爲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莫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魯子亦恥爲什辨徒也故魯子之所修雖親禀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魯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牽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斷斷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

佛有大乘小乘什求大道者

史魯世家

第四段佚法

家語孔子曰吾見老
子其猶龍邪

第五段起

宗洪其封廣輪注
輪縱也

第六段況言奧之水
俗淳文華之地
（洞屋也）

淖滯說文泥也

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與我不幸而爲儒瞿曇之道踰葱嶺魯子幸而爲儒況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魯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魯子是吾黨所以有魯子焉是歲夏魯子將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言者嗟乎魯子可以行乎哉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龍文具五色旌之自成文也

贈子和之三河掌書記序

子和狂生哉迺奧人也奧之爲州延袤且數千里盍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庳與寒燠所以大逕延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木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猶廣輪

左傳

馬融圍碁賦[illegible]
地適分明[illegible]
兮
漢賈誼傳高皇
帝以分天下以王功
臣
[illegible]
甚
安部貞任宗任源頼義
討之清原武衡家
衡源義家討之

阻山谷以藪澤亾命拒順弗驟從盤結牢乎不可解喩母聽攻毋能破以勞王師殫海內之賦莫如之何古來惟奧爲然矣昔在大寶之世瓜分扶桑之壤郡縣之則奧實蔽它數十州之地特置鎭東府其北竟大將軍治焉與筑之鎭西屹然乎雙峙云西以備唐而東控制毛人毛人雖獷乎豈唐之儔哉則奧之大與俗戇可知已然猶且世不易帖服如達谷盤具諸王及安氏清氏其著者迺士之以武鷙稱擧九服莫奧是若而文敎之化歴千餘歲之久闇貿鬱遏不得耀於光明何其晩也及　神祖龕定區宇而後奧之以賦百萬國者數十皆得比古大守職兼文武子育其封內於是乎百年始有子和者出焉夫奧之俗毋更都雅也山木毋更秀而潔也何其掞藻迺爾翩翩乎文王作人可謂信哉子和飮酒傲睨深慕伯倫靑蓮之爲人嘐嘐然惟古之徒迺其所爲迂遠濶於事情猶稟命奧之土邪不遠千里南游吾黨愈益自憙攻古文辭居則言其志也曰吾奧北鄰毛人而西嶰海東弱水以左右望三韓與蓬瀛之洲也吾旣生不當秦皇漢武之世安所得拔毛人之毛襲以衣冠迺毛其土乎幸從物先生修不朽之業則王喬安期生

蓋段楞子和之為

東京洽已得之唯所
憾而方朝鮮而已
故下文云朝鮮也者是
第五段言別筵之
云々次代
王氣傳供張此法而
辨
子和受爵而飲盡觴
然久之石皆盡出
狂態也
康熙字典慨然正
色貌也

旦莫而遇之所憾者未能濯纓涓水而石我詩醫無閭之顛是已物先生謂予也由是吾黨之士目之以狂子和誠狂生哉是歳己亥秋朝鮮聘使當過三河而州侯職當供張迺徵子和委以書記之任六月望造予別矣予酌之酒以言曰子弗往而彼來神之與契哉子行矣夫三河者今豐沛也杜若之木鳳來之山鬱鬱乎佳氣庶以睹風之所自邪子與韓客把臂其間乎豈特涓與醫無閭云乎哉子行矣子和受爵而飲盡石迺醉悲歌抗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愀然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

史朝鮮傳
山名
奧

其道當別叙虜
酒千鍾不醉人胡
見十歲姊嬬焉
第一段發於文端
首
第二段言毅之汙
習乎怨今
琴書訣凡彈琴
齡指曰盤行
第三段言上人之
能文

又近虜虜酒薄千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狂生哉

送釋玄海歸崎陽序

崎陽玄海上人將西歸謁予乞言予曰瞿曇之道我末之學也吾將何言然上人好文無已其文邪瞿曇之世尚矣而其言朱離其文蟹行汶汶貿貿不可以躋作者之林大藏八千譯者以之其在魏晉之際邪清言滸之里言訛之故瞿曇之文莫踰六朝而上之者譯之故也上人業已與吾黨狂簡之士游者十有餘年洛陽服子遷金華平子和盛稱其文自釋氏以

經八十卷
楚辭
相如傳

第四段就其爲高
遊以言稱文之外別
可悲一策

讀文執過者遲乃
亦有遠遊種元至西
中竺際於羅斛会
五国

第五段就其所
往歷文章前段
次擇指實境

來未有上人者非誣也之二子者汚不阿其所好豈易言哉上人亦喜誦左氏司馬之書而悲夫穆天子之傳不可得以讀焉以其當瞿曇之世也今夫崎陽者海西大都會夷夏之交也邇之朝鮮流求遠之歐駱南交佛齊佛狼瓜哇渤泥之諸夷莫不畢至吾聞有暹與羅斛者金梵兒貝葉赤衲螺結蓋古身毒之南竟也其人歲或一至必有能傳瞿曇之言者而上人譯之豈復有什與奘之陋乎上人之志吾識其大者乎爾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假使上人藏諸名山大川之上雖足之仙誰其遇之安知千歲之後必有上

四葉六人難足之山詩滿勁菩薩六

出汲冢書郭璞校定凡六卷

衲衣曰衲田僧衲子

書盤庚予若觀
火註我視汝情若
觀火

第六段以上人之
充結

人者乎且上人生崎陽方其幼也尚未有知迨東游以求道所經歷大都者數十小都者數百足跡殆乎窮海之濆得與服平二子者從游而後知日本小也今西歸崎陽以與天下人游而益知天下小也則身毒豈有能傳瞿曇之道者乎上人其反求諸什與奘之譯落落者玉碌碌者石文章之道明若觀火大聖千歲且暮遇之則豈必有曩者陋哉吾所以屬上人者是已上人曰吾之歸也省其親也詩曰人之有心吾忖度之者夫子之謂也吾其朞年必將復見夫子迺行

徂徠集卷之十

十一二三四

予臣以童子特
命奏
舉上兩縣舉童子
履歷不凡
軒黃帝軒轅
氏也岐〻岐伯也

徂徠集卷之十一

物茂卿著

序七首

贈菅童子序

享保甲辰秋七月。菅童子年十三。以試賦詩讀未見書。特　賜稟奉二百石。奉朝請。以從諸博士之列。當其時。都下聞者莫不驚嘆嗟異。奔走以相傳誦嘖嘖。謂爲百年來希覯盛事也。童子家大人爲黌官李陰先生。童子生而儁異。靈慧迺弗屑爲軒岐家之言。蒐

346877 v.4

䟽較有蘇敬曰
論語大傳之著
韓孝經人儒之
大夫十也

西域傳渥洼水有神
馬自出。漢元狩三
年天馬生渥洼
之水中

第三段騰完

繫辭天地絪縕
万物化醇

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備氏之讀。先生爲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亾已乎。其赤城邪。時予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識其爲渥洼駒哉。予盧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衣。弗能躄躠乎道塗。晝妻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謂彼中人也。居亾何。迺有今　命。云是日先生置酒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予曰麟鳳龜龍瑞芝之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絪緼化醇。所蒸

莊子相向以濕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

吏部賦泉水平之
際室熙高累洽先
皆重累洽熙之
謂也

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持其性異稟然哉。亦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　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十數年來。操槧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　列聖相承。累洽重熈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菁莪棫樸之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之朱

同郡爲上邑

易中孚九二鳴鶴在蔭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既ゝ賢者ゝ旅而共之

左昭元年玩歲而愒日

曠典猶曰闕典也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届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　國家設制崇高豐大比隆三代予跧伏侯邸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狃玩愒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者獨何哉蓋　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擧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以知　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孚民應如嚮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若夫童子遠惟　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當今抜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焉何俟予言雖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而後吾知　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自奮思所以對敭　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俾書

第四段結以童子之言

敭与揚通

第一段提京洛

寒ゝ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關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

第二段論其所以寥々以立有待
政邪王公家執
政或皇王或足利
或室町

足利之時有南北朝
尊氏悉其朝敵
之名立二朝是以
王者之名厭其所
奉也

之士往往裹糧以至者西溥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亾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亾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主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亾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

而下添新字者

禪宗渡來自宋元
之世也

漢貨殖傳嬴得過當
瘠于纖

史記劉敬傳太子有
大孝之材隆日三

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二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噍類髡形未化夫禪谿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恒祿唯末是逐纖嗇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竢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儁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　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第三段舉于季子
遂言蘖爲風洛人所作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既卑。不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尒。雖然。膚宕嵯峨之顛。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亾何。果有于季子者。履蹻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則上古之蘖既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産也。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子遷講道洛水之澨。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遊于洄仝

第二段論釋氏亦
民之生也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斯。亦民之藉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

第二股論儒者惡釋氏之謬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焉。故今之爲治者。迺因民之依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退之作佛骨之表。共[illegible]氏之弊）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氏矣。迺忌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已者也。夫世薦紳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已。不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已乎。所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

第三股提慧寂以後

爭其糈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邪。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所肆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已而亦頗愛焉乎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嘐嘐如也。（孟子志大貌）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娛。是其類已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文。故書此以畀之。

第一段は客訾之已駁破
周礼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注興猶擧也
第二段言古人出処之義
[illegible]三歳立諸路更戍之法
第三段言鎌倉而降
第四段言[illegible]以武定海内家是以武文之職未當有之世中至卿不能武於是子文族等而武從卑矣
我邦尚族自上古而然物子唯論當今耳目之所習耳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美濃之大垣）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　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朘。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騶從。東諸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

賴朝時六十六州皆置守護歸大將也

第四段言士大夫之無
有一畝宅者則有百畝之田也
第五段提秀緯以斯先不論其世
孟子曰晋國亦仕國也然而未聞仕若斯其急

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　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始可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廛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廛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廛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況於今世乎。且所

自是已前士爲士者

自兵農分而來庶人則無出處[illegible]

済衛巫咸能以祝延
人之疾離騷之云

第六段點海別
一流ノ佐

季秀之誤

第七段叙伯曄國
籍祖貫

仕非所學者非邪則相牛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巫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諸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爲累其道哉故語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秀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之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哉季緯之喜蓋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氏云

漢書藝文志雜家相牛經一卷

中興良士

土岐親光家臣林有馬殿

大連物部守屋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屋伯曄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第二段叙伯曄所
以客于延陵

易序卦傳革物
者莫若鼎

史曰單傳田單者
齊諸田疏屬也

史曰君傳石建云
郎中令每五日洗
沐歸親子舍

第三段叙伯曄所[illegible]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侯甍亾嗣國當除　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於是乎國益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醫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成聘爲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醫者故嘗有素封之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爲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涂所經繇則歲時邑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爲爾伯曄旣已在延

日向延岡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祀曰養

子由賦論伯曄之獲匡非所病

陵邸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通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生從游相友善。時時迺偕二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糈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亾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鄕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暫是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邸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庳。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毉仕也。是雜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于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

蜀都賦攜斎於天庭之

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之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毉爭者。有與毉爭者。自雜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毉事匕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掞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毉。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毉攝也。兵與毉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

聞者謗朋友謗之
今聞物子而謗之歟
前藝曰攀曰雖々
異之矣

至段甚攷句

第一段叙其緣

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謠俗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仕。雖不能行先王之道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謗。書以爲伯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首序

一　蓋其名效於空海猶之海公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

宋史天竺傳因表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壽命延長也

枵說文木根也字又虛也罪字通物𩛿與曰枵人飢曰枵腹

第二段叙其意

持之甍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公眎之温恭人也。欣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不恥下問。能忘其貴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　官併諸護國而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

第四段叙其廉

名。錄是遂泯。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　官以兩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祖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家之地與金。而　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允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公盡籍其土木之羨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也。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辭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躐公而陞之。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誓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即隱者。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

長谷寺　隱遁

第五段叙其忠

長谷智積同密寺而其分派已久也

通籍知院者長谷智積之兩寺皆有寺也

離騷同知蹇々之意患乎

第六段總上諸之以法

非公志也。公蓋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勇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所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錄。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專繫長谷者非也。　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遑恤我後。是凡人之情。爲尓公乃將去。而猶尓蹇蹇。予於是乎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兼四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學如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　國家治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

眞言宗

此文是應故南郭
先問所誘終
第一段起叙
唐書刑部錢傳史局注藩轄禁門所以杜親色防請謁也
私淑字不可誤藉
第二段抑周奏唐明之都以揚東都

予既得與公交。追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岡仲錫徙常序

岡井郡大夫名孝先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亾論已。周諸侯八千。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職。旋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

周礼官天官正義其注入均其稍食注祿稟也
坌　蒲悶反　塵集也
唐書四方舟車之所會集京師也
颿　与帆同

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萬石爲上。唐宋益朘。比古稍食。明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萬貨輻湊。五民之坌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萬。而小萬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萬。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奢。靡日上。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萬里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

注稍食祿稟

第三段都東都之
俗以瑞周秦應解

家語哀公曰寡人
生于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

漢書食貨志江南
民呰窳婾生而亡
積聚

是者也。故　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廛者。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既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僞藏中。欺詒攙扢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禮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癡。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爲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倣。文恬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太奓肉熟。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呰窳。此都人士之俗也。今夫吾東都爲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

准之名轍環天下
卒老于行

遇者山川秀特之
氣與我遇也

第四段先南總之
以勒仲鏞之行

此書作此之筆者之
疎漏

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寠乎其知亦廣哉。宦學千里。宦游萬里。燕越晉楚。轍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飽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爲山。問山不知。習汚洼以爲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氷。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蜑民之與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蒙東都儒者或
[illegible]凡七月蒙赦
四年爲[illegible]余[illegible]
猶弟以爲素
是正所謂耳目
之所未嘗不嫺
民間之事故也
錯字物子多用
以爲之字或在
[illegible]也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滐都人士之俗而媚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踐及後遇　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乎海內者南總之力也叚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能尒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憲廟恩者爲多於藩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亾室從子居亦甚邇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滐人猶如風塵緇其衣也豈能皭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況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光門公[illegible]
故号西山
霊山公性好義故[illegible]
曰義公
始皆曰義形于色中
之曰君子慷慨以
好義終之曰以臣
之義
[illegible]以仲錫
言[illegible]

徂徠集卷之十一

第一段以下與特起

第二段言之

莊子大宗師　如相忘於江湖
逍遙遊　有大樹人謂之樗
人間世　匠石見櫟社樹

徂徠集卷之十二

物茂卿著

論二首

空石曰先輩論此篇殊合有未備者以余觀之唯是文章甚妙

福善禍淫論

此篇議在論一等然節制嚴之文而句法舒暢有蓄青氣象有大觀漢土之勢亦耐人多少披玩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眞實無妄。亘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爲獸。鳥不可以爲艸木。松不可以爲柏。是故魚游江湖爲福。喪水爲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樗櫟之壽爲幸。而不能謂黍稷

徂徠集卷之十一

第二段以下與特起

第三段言分

莊子大宗師云魚相忘於江湖

逍遥遊有大樹人謂之樗

人間世匠石見櫟社樹

徂徠集卷之十二

物茂卿著

室石曰先輩論此篇形容有未盡者以余觀之唯是文章甚妙

論二首

福善禍淫論

此篇凡五行論一等然竹簡短之文而句法舒暢有

蓄者氣象有大觀懐工之勢亦耐人多少披玩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眞實無妄。亘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爲獸。鳥不可以爲艸木。松不可以爲柏。是故魚游江湖爲福。喪水爲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樗櫟之壽爲幸。而不能謂黍稷

常州本

三命言分其定數

三命言分其不定

賈誼過秦論若
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
許氏侯者三人史氏
侯者四人皆漢外
戚

第三段言時

顏駟曰陛下好少
而臣既老

之變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槩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簞瓢之貧。輿儓之賤。槿蜉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己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己也。不知時者。執己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唐書裴度傳度
第東都集賢里
号綠野堂与白
居易劉禹錫為
文章別墅涼臺
激波其下

第四段以分與時
結

聖人之立五行者為
經制天下四海理

四

第一段論五行之義
立名曰五行者五形
是物子之說未知誰
古訓字曰又曰五行
之行字古訓循行之
第二段論五行之用

五行論

（千古格言文亦翁蔚古文也處宮商葛張有字力有筆力有眼力 金鉉之鼎三足而立実因王庭之実那刑畫解王所能窺也）

萬物之生。夥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迺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焉乎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天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

禹貢六府孔傳注
曰水火金木土穀
礼運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
國語裨諶爲宰劉
其禄而就右之
書第三段論先王
所準則天地不唯
五行
左傳節八音而行
八風
礼運命降於社之謂
殺地降於祖廟之
謂仁義

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倕共工之所用。其巧斲龔。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敶。日月躔次。儀而則之。神明其悳。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

五物周礼注五地所
宜之物
第四段論周衰而
五行之說失古
咸感通感輔頰
舌唯用辯舌
劉向作洪範傳
五勝五行之相生相
克也
漢律曆志秦推
五勝以爲水德
第五段黃帝以還
方甲子以被其拘五
行

天下也。夫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裁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嘵嘵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迺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聖所爲。小道哉。之二術者。探賾鉤隱。察未形。覘未見

洪範休徵咎徵

第六段第説大傳左氏以下皆不拘五行

左氏曰天有六氣曰陰陽曰風雨曰晦明物子之説以陰陽爲寒暑邪

第七段駁孟軻以下之雜説

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福極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迺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占。唯傳三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其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謂之何言五行不可推故責通六時也

第八段提今學者以宋儒誤了以佐

莊子老萊子謂仲尼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然不顧貽万世之患云々

空石先生曰論千古正論物子眼力卓再當一可及乎

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迺驁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俊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熒俗。利口亂道。動輙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意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迺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蓋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劉向字子政

詩執競斤斤其明

此篇上半至二五行下半駁雜前説

記事三首

太平記[illegible]國[illegible]人
飫浦三郎左衛門[illegible]
胤
第一段總論
建武後醍醐天皇
年號
左傳史有尤物足以移人
不欲男欲女者言色之故也
醍醐天皇村上天皇
延喜天曆是王政尤隆盛之時
妖冶女態也
姬周姓姜齊姓[illegible]
而言美也
微言[illegible]男女互贈
淫佚佚行如將相
於小町者

記松浦鹽冶飫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氐平安之地山水麗秀往往乎生尤物矣迺自　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千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乎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閤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嬋思窮巧遂能家出嬙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赤染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奪之迹寥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闥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閒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漁侵則衆咸驚誅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耻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二三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畛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斯矣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籞者蓋　醍皇之西狩則高

呉越春秋處女之[illegible]一乃人無[illegible]
臧獲出于漢司馬遷傳注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閭里之選言京師坊街中之充者非貴人之女也桃葉莫愁並賤女之類者
義仲義經皆[illegible]于東國故曰東人也
[illegible]謝混渾元帝[illegible]
[illegible]公主來嫁[illegible]
王珣[illegible]
禁籞
第二段記松浦

守者高時之守
看

時流皇子土之畑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者憫焉使逐則使武文逐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而說曰仙虖謫虖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夜率兵刼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岸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嘑爲弗聽以去遥而聞鬨笑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爲也罵曰吾死必爲厲立而刳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颶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爲蟹猶在云已何有相氏誅

醍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爲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時也已

醍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賤之耦稍稍習以爲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醍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於武人之家諸將既已生長山東罕覯是姝麗嚮以

颶當作颶字之誤也颶音貝

元弘元年五月廿二日高時自殺

正慶二年義貞〻鎌倉誅高時北条氏亡醍帝入京改明年乃建武元年也

第三段論將家
良賤出家賤生我家

史王三世家臣不作庶不作福靡有後
嘉也

左傳子公怒染指于
鼎嘗之而出

[illegible]西殿記塩冶

五月雨ニ池ノマコモノ水
添リ何レ菖蒲ト引キ
ゾワヅラフ

爲禁臠弗可近者。一旦而得染指。孰能不大嚼以逞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宜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冶氏事。迺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置酒娛之。名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以美人菖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邑而請美人。賴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靦然曰。寡人子吾而獲菖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媼侍從者。居恒來也。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菖蒲未必尤也。菖蒲而連城邪。使公覲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爲是花弗如也。問何在。曰　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鳥言者。得以尚之。豈不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既已得奉其謦欬。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歸。過諸。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爲媪壽。因逼使其媒。媪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

左傳

師直之臣家

太平記先帝御外戚弘徽殿之西臺

後醍醐之帝

塩冶判官

出雲在西

天子之女嫁之公主
三公之女謂之翁主

梅ケ香ヲ櫻ノ花ニ
匂ハセテ柳ノ枝ニ咲
セテゾミン

漢官儀曰皇后以
椒塗壁稱椒房
取其溫也

莊子徐無鬼曰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謦欬吾君之側
乎
微笑声輕曰謦
重曰欬

徒然草法曰兼好爲師直作淫柬大失見矣辭而可也

兼好寺次郎左衛門公義

空谷曰凡此詩狀無暑常不能及和歌此等蓋賢於公義之作一層非徒翁孰能之

唐書徐商明律八徽能文大宗召試賜所佩金錯刀

心貪其賂也强往微風之亡可邑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柬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柬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逐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柬公義不作柬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誡姦者辭也媪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輙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麤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媪而益責之媪計亡所出妄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

左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欲求諸侯莫如勤王

漢霍光傳甚見親信

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盍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魂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値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媪弗已媪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間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時暦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飫浦氏事」初菊亭

文之韓服也

義貞之弟

大手記一段

飫浦三郎左衛門清

第五段記飫浦

第六段小論結了

公有美人阿才者艷而佻師直之族師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强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輿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輙發偕之行至于琵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傴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鞫之則匿於飫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飫浦氏者尊氏之舊勲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頼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邑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頼之太平記細川
有馬頼祐執事
賊
小松天皇応永十五年
青蓮院使東朝賜帝
御義満之死乃賊
書於義持号慰
日作祭文而滋
日恭献見国史実
餘後
第三段此俘
第二段記頼朝所
以襲義経及使
昌俊
悪僧之名言淋
数四派玄心之安邪
也
後漢光武紀降者
更相謂曰蕭王推赤
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

記昌俊襲義經第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頼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頼朝執盥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頼朝已心憚焉及其奉　詔西征也播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冐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人腹中

不肯去樂從者

爲曰心悍至此忌
惡至第五段曰大喜
其心有以見於鄭
伯於段也

天子之寶器於我
邦爲用劍字

帖席言洛人安也
篋篋中書聞錄
倉則變乱之主可
以矣

侍御僕而聞于錄
今合也

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遂成而自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心惡焉蓋賴朝夙有覇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意結乎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從寶器諸所奏請事宜莫不稱　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要越示意之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耆燕游多所漁內內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大后蒙童中

神璽內侍所是謂三種大寶劍

拒之
要越
不入

留在洛者

是義經擧義後送平大后之册也

諸將既不嚮旨應
則以不從命諸將公
然討之也故私使
昌俊

第三段記義經
見昌俊

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嚮旨應乃私使昌俊昌俊者諸樂惡僧也它諸樂僧有閱其隣者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之所久而見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名之盍速來也昌俊弗能辭其人請辦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

晉阮咸任達不拘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

七大寺東大寺興福寺西大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法隆寺

名曰辰記夜就來及昌俊見斬

馬纍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公而謝辠何用從者其人不敢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諸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値公之怒敬謝辠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咈汝必爲大將軍擬我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

鎌倉

京師

擬

名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益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一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門之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閧於墻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闢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又會備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

佐酒

而呼之

留直七人中

行家亦東國之守護義經之伯父

提々字出安録見
詩好之ー

我安在藏當臣
此曰我是物子所
用心也

釋戎服逕造　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儆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　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冑者如林而植于箙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爲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抶吾面者猶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

[illegible]記義経
賊頼朝覇定

伊勢三郎義盛

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令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月　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三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豊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

左傳

十四日

太郎

漢書襄城無噍類
言活者無噍食者也

第六段冷読死佐

日義經發大物（大[illegible]大物浦）値颶風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　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爲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覇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奥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illegible]勅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奥州平於是乎賴朝之覇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覇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勳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王室一千歲微也）

記義奴市兵衛事

第一段綱領總理

第二段記次郎兵衛之田宅所以擬入官

銃丁放銃者名人
名也秋曰放銃者
若干人

漢書宣帝紀詔曰
令甲死者不可生
如淳注曰令有先後
故漢書有令甲令
乙令丙第令之第一第
二比第三篇也

寶永乙酉春二月有司奉　旨以流人上總州市原縣姉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沒在　官者五町七段還畀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爲邨之里正元祿乙亥歳同甲捴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illegible]）歳時猛獸在田　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戸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捴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身爲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爲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

第三段記市兵衛之忠誠

玉海景祐二年李照鑄白金以爲磬範中金以爲鐘又以盖中金通用之金

宅貲沒入　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方產頗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寘諸懷抱中遍丐於里中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二口者煢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己之女爲人婢直若干與其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廛以處次郎兵衛之父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裒其升合之贏而饘褐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己妻之或育而朝夕之弗給也遂不與俱同牀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　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姊崎去東都二百來里往還可三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爲遂弗與擧籌云

字書蕭箒也

第四段論市兵衛之苦心可憐

家語[illegible]藜藿之實先々

北史高允傳曰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粒

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己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佗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　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爲佃客者藜藿弗粒襤縷露肩居則苫藁爲坐動則犁钁之從炎畦雪壟晨牧宵綯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

第五段記市兵衛訴官々賜田宅

字書籲音裕疾首號呼也

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半枕之餘耳大抵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甘旨與其風流繁華之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暢舒精神而取半昬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其情之最爲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訴于　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衛之父今年八十三患風三歲弗差起臥手足莫己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籲弗忍聽也且三子者益長愈慕日夜悲泣是烏可

日昬

射一亦[illegible]書造次之訓

曰教者避天子之别也

忍視耶小人無狀告愬弗勤以貽斯慼故敢特冐官威懇請鞫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聳動　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　闕下之閣老僉議以爲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　教曰可有司傳　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爲主卒之爲己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聞遂有今命

徂徠集卷之十二

歳辛巳物子五十
三十六無匠於其文
有湊搭之病融
尚修答夫義斷
有躋載孟子洗
不免強捍兵与雄
讙很名聖不美
好高之宗不成
語
高確猶曰揚確
言有議論
詩呂隨其嗜慾
高確不同
世説果園楊子九
歳甚聰惠孔君
平詣其父不在
乃呼児出為設菓
菓有梅孔指以示

徂徠集卷之十二

物茂卿著

記一十二首

蕣韭亭記

（芝時降霜於庭為韭一蔵白[illegible]為菖蒲名長者秋菖蒲[illegible]）（南子者周之[illegible]與一体上言於召為南子於衛為風者也）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藉甚於不朽可謂奇也雖然寧無所商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萊蒔之如切磋南子召風于衛伯顫侯和固必族誦詠而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氏禽楊家菓融問而脩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窃取義乎丘與雄矣我

（非取義聖賢也言不取古聖賢也）

[illegible]家菓児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徂徠集卷之十二

歲辛巳物子茂卿三十六無匠於其文有蒼揺之病融問脩答夫弟翡公孫載孟子洗不免強捏兵雄讙痕名聖不美好事之家不成語

南確猶曰揚確言有議論詩品随其嗜慾商確不同

世説果園楊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菓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

徂徠集卷之十三

物茂卿著

記一十二首

蕘韭亭記

（老時降霜於庭為韭一歲白庭為菖蒲名莪者秋菖蒲）

（南之音風之音亦與一体之言於召為南音於衛為風音也）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藉甚於不朽可謂奇也雖然寧無所商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萊猗之如切磋南于召風于衛伯䫉侯和固必族誦詠而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氏禽楊家菓融問而脩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窃取義乎丘與雄矣我

後漢李固傳
坐則見堯于墻食
則見堯于羹

家語孔子稱堯曰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獨愛夫堯韭之爲物也卽名而羨墻之思存則不須披繙于篇什原種而雲日之化在則無假揄揚于比興嗚呼覩爾之品而託惟天爲大之德奇之至此其爲如何聞之人有以命其亭者豈翅好奇之云爾亦見其好德矣又聞其人也爲神農氏之言者也農之於堯未知其德之軒輊爲何如矣儒之與醫均是仁之術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我亦知其必同矣何也其愛之同也故敢言我之所欲言以寄題者爾歲辛巳夏五月初六

言不侔高雅

此篇纖巧輕佻不足觀子遷以其似己誤撰焉者

第一段提樂樂堂
并二段設或問論
古樂今樂以斷
或謂孟子特言
謂言二字當改曰
字言謂混淆極
多後來從不議
千歲一齊古是非
小言所悉故也

淮南子范氏之敗
有竊其鐘負而
走者鎗然有声
懼人聞之遽掩其
耳惧人聞之也身
掩其身

樂樂堂記

豫侯業已就封于河內則築一堂河之渚顏以樂樂燕閒自娛絃歌之聲時時聞于外云或謂孟子衆獨之辨世君子所取於衷焉是胡以見遺而特言樂樂爲也盖孟子語世俗之樂而豫侯之好古樂也夫當孟子之世者非魏惠王邪前惠王而魏有文侯文侯師事子夏段干木號稱好學而不能無紈于聽古樂而況其下焉者又況在孟子之世乎故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不然而驟強焉以文侯之所紈聽者則衆皆掩耳走矣尚何在其偕之樂乎不佞茂卿竊嘗睹于今世俗之人亦猶如此邪獨豫侯迺好古樂

倦也

第三段論豫侯之所好是古樂
漢礼樂志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
後漢趙壹傳不敢班々顯之窺為窮鳥賦一篇云々
漢書礼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注服虔曰魯人也
文雅暦志五伯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注家業世々相傳曰疇人云々

也甚於世俗之樂也則其過文侯遠矣豫侯善箏琵琶好吹笙笙古樂器也箏琵琶者昉于秦漢漢定天下更韶曰文始武曰五行而房中安世今有傳之者矣房中樂五調本諸琴歌魏晉六朝之際斑斑乎猶可得而言焉蓋至唐旋宮驆變而後鹿鳴伐檀諸雅曲泯焉宜其與琴不相入而明皇之迺見擯也不佞茂卿又嘗睹于我東方之樂制氏疇人相守弗廢者數百千歲要不無小緣飾而韶武安世諸樂具在雅淡洋洋衆美咸備嗚乎是胡以傳也琴胡以獨不傳也辟諸五色宮商如繡錯而成章仲儒之言可徵哉

此子今聞韶武安世諸樂則有宮商如繡錯而作章者也故曰仲儒之言可徵于今哉

第四段提河内以喜古樂而化民樂々之義轉化人俗
漢書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
三耶字四則字可味不可忽之

及受讀乎琴經五調繇以生焉則周漢音之遺弗誣已迺亾論箏琵琶之非古其在漢也被之以古音雖琴瑟之雅至今存可也且聞之昔文侯之魏有河内吾不知其與豫侯之河内何如也文侯紈於聽古樂而其樂人竇公年百六十歲猶能獻其書於漢而大司樂以傳焉今河内則豫侯受封處近於　王城也制氏疇人故當有如竇公其人或能來游獻其書邪琴倘或傳邪則豫侯業已心誠好之矣愈益相共脩明其音以教國人邪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則鄉者所謂掩耳走也迺能喁喁然鄉乎化也則河内

言今制氏疇人以韶武安世諸樂爲周漢之遺音實非誣言也

第一段畫硯狀
沓漭之文載若洪
之論宗如多暈[illegible]
機極神有秀起
有函如有逸如有
藍如流者然日三
咀嚼遠歡如脉
望者化如有如出
宋葉樾度硯譜曰
端州治高陽縣自
庚為高陽郡[illegible]
号肇慶府東三
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嵓
第二段釋美之美
山行三四里即為硯嵓
嵓上中下自上山嵓犇之背曰龍嵓〻〻唐所硯之所後下嵓得石勝龍嵓之上

之民何有乎世俗之樂也則亦樂樂之莫盭乎孟子之心也爲之記

月窟硯記

藩大夫藤子獲古研一枚脩咫有九分博五寸有分半其厚寸寸之餘如博之奇其制方表員中中函太極環以八索其額鐫月下三人同行者狀其一人左顧而指月其鬚髥鬖髿可數其衣冠丰態皆宛然可呼旁有軒楹樹石古雅可翫審眡石理堅緻秀潤色黝而紫有緑條文繞絡其要稽諸譜盖耑谿下嵓一種云藤子既獲之愛其剡木爲之盖俾予門人藕山

月窟鳳陽西山
記中三字世要其
青錯時如琅玕珊
瑚鳳陽再為閣
如植主以稱爲月窟
石髓壇藕西山
如猛將鳳陽哭
將月窟如謀將
天根此之根也月
窟此之始也即陽
陽也
第三段決硯名
之義
方諸之水而肥水於
月金橐之華月中
有杜靈往無種矣
剛所所皆自月窟
挹將出來

鞍元吕隸識其上邵康節先生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一句因字其硯曰月窟謁予記之康節之學予未之聞也請臆道之夫頫昂今古唯明與幽其來也混混乎無竭塞乎天地之間明之根是之謂天根其逝也窈窈乎無閡藏乎視聽之外幽之始是之謂月窟一往一來熙熙皆春是則知道者之言也予獨慨夫逝者之弗可挽也古昔聖人其亦有與予同其憂者邪作爲書契以藏其往萬化所歸結爲大年其諸謂之幽之府乎書契之作楮氏司白墨氏司玄玄與白之合以爲質也石氏始之毛氏終之石

第四段自硯名一轉入頌以結

武公諸氏善長石氏毛氏淅牛門好奇之癖乎予曰足下見崇號曰馬䮀特取大戴礼有之曰氏之根藤氏之芭是草也有何功德而受氏亦何等異乎

第一段叙鐸

鐘角變偶之銑鄭注鐘口兩角

第二段言考用鐸之異

氏之子其幽之始乎月窟之義其在茲矣雖然方諸之水資其潤也金粟之華同其臭也是何干武弁之事哉而時嚮文化吾伊四起靈桂無種到處毓芳是亦何擇武弁之家哉藤子蹶然興曰既承眇論又辱善頌敢謝遂爲記寶永庚寅秋九月盡

古銅鐸記

吾藩大夫滋野子獲古銅鐸一枚連甬六寸五分徑二寸有半兩銑相距四寸累黍求之適合夷則之度銑四布作雲狀銅色古粹妄意不下三百年焉稽諸往籍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則古者祀與戎兩用之而宋沈聞諸先宅以恊姑洗筍虡獲黃鐘于趙牛是厥施殊矣今審欵識上曰鸞鳳鳴和下曰披茲玄素妙世顧神餐霞攝霧秀色玄徵最後吳且偲三字迺其撰人有印不可識別也蓋道觀中物已迺吹玉律命之輒與大晟黃鐘相飲益信其有徵焉滋野子素有王長史癖其及獲之欣然以爲茶室傳呼具命予記之予業已乏賞鑒又昧茗理獨以黃山丹丘白日羽翰上清雷鳴眉鬚紺綠豈曰所用匪厥儔哉石鼎生籟松濤翻空可以入琴徽亦何外金奏也且夫峽者古用武國也勝國時介冑生

夏后氏之周官宋沈于筍虡黃山丹丘鼎皆双提而不爲對語此作者用心處

文獻通考樂考云宋沈登光宅寺塔見鐘云云

第三段言此鐸之爲道觀中之用

南史宋文帝爲丹陽尹何尚之立宅東崢

玄徵善吉迷生而仍證於不朽也是言頻色而又云其銅色之古雅耳

第四段言今以此鐸爲茶室之用

黃山丹丘罔乃簡典欵識四句相飲比亦作者用心處

第五段以論而結

発句荀長文法所首
突下古唯荀依書用
此発句法文字是本
居士目中所眼珠
第一段言院所在及
所以名

蟣蝨寧居之不暇曾未百歲士大夫儕從容閒暇敲冰烹月好尚風流此自太平餘澤清時雅玩莫怪其或曰窮韜略握奇經不如載茗一車哉是以君子盖論其世云爾故予爲略記其事而俾後觀者藉此以識今時之俗也正德辛卯六月一日

鳳陽院記

此篇無一字新字又無一高新句然雪藉此能物外凡味絕若口吻
換人骨此未也操是誰味有人一味得之嬰孩乳之兒見母一躍一呱不㐌自己

瑩師之謁予辭以文其所刱院也始瑩師之師曰湛老人老人所受業者曰梧山梧山在閩莆中距此萬里而遠也方瑩師之契于老人也老人手字鳳陽以畀之以名之其異日所刱院也於是乎瑩師未有院也老人歿若而年爲寶永戊子歲其臘嘉平而後得院於獅林麓以名之也獅林爲老人所老處距其院跬步而近也吾聞之鳳者文之瑞也夫既鳳之矣則何以文爲也且夫齴齲氏以無文倡天下而師之道所由祖也則亦何以文爲也至文無文質有其文之言者吾未知於其所道有當乎否也且何取諸鳳也在昔胡羶華夏薰乎閩海君子掩臭小人逐臭獨在湛老人之徒增擊萬里覽德而下庶乎鳳之儀歟以吾所睹記父老所傳說而吾東方僧之無文者尚矣比及湛老人之徒至實始操華音鏘鏗乎宮徵而商

獅子林在山州宇治黃
檗山九鳳陽在丑字
半書一歩足曰跬、三尺
兩歩足曰歩、六尺
第二段說二問答言
其不可文
曰何以文爲也曰亦何
以文爲也曰何取諸
鳳也上起三問以發
之
第三段置三答
以言其一可文
薰亦用臭之義
掩臭去之也逐臭從
從之也是君子小人之
分也
曰庶乎鳳之儀歟曰
庶乎鳳之鳴歟曰庶
乎覩其翩乎集也

「曰吾未知於其所道有
當乎否也曰亦未知於
其為文之瑞能有當乎
否也曰蓋亾當乎其
所道也已錯三疑以
沈闌之遠般音〻
靈々作若非必有
意乎此神乎指化不
期而合所謂翻筆
飽墨之妙從未如是
者以渴筆殘墨逐
件挑發去好笑耳
第四段逐言文其
院之意
先吾千有餘歲莫有
乎爾莫老之言身
後我千有餘歲無
有乎爾是守非乎
百年悠年而莫老
出高蔑老而後台乎
亦石年鳳乎鳳乎

羽之也。庶乎鳳之鳴歟。雖然。是亦未知於其爲文之瑞。能有當乎否也。鳳有三文。首順德而背信義而膺仁智。之三六者。盍亾當乎其所道也已。雖然。湛老人弗迨乎梧山。而瑩師之弗遠乎獅林。均之有所本也。本而文之。何文不有也。何三而六之已也。由此而往。吾所謂六像九苞。庶乎覩其翩乎集也。吾又聞之。鳳者出東方君子之國。方今百年洽平。　聖明在上。大文聿興。無人不文。無文不鳳。鳳乎鳳乎。誰其之歸。雖然。先吾千有餘歲。莫有乎爾。則亦後吾千有餘歲。莫有乎爾。不先不後。正當其時。吾盍且鳳其辭以文其

誰其于歸猶將有六像六苞文乎蘿謝老而浮莫有乎再

十洲記漢武帝天漢二
年西國王獻吉光毛
裘色黄白蓋神馬
之類裘入水數月不沉
入火不燋
第一段言硯之狀及
硯之壽
第二段提眞田氏
以言硯之壽非徒
寶
第三段說硯之狀
発論

所紉院也。從其謁也。吉先片羽梧山一枝。信哉翩乎其集之。其諸謂之鳳陽之院已。

海錯硯記

藩大夫鈴子出一硯示予。硯鐫海水作羅文者狀。而海物蠃蜯蚶蝲屬。雜然麗焉。其工緻與石所產處。予何以識之。問其久近之歲。則自其四世祖時。業已寶藏之。盖踰百而幾乎二百。審哉硯之壽也。予聞之。鈴子族出自眞田氏。眞田氏以善將聞於信野間。而敦詩書謹細物。獨以此徵之。則硯之壽非徒壽也。世寶之。亦非徒寶也。且夫觀乎海者。豈唯以其汪濊澔瀚

第四段就上論以言所以名硯以不啻硯之壽可佳ろ

之大狂濤怒浪倒山崩崖之威乎予嘗家東海上以其風恬潮平如羅如縠也揭厲陼嶼之間俯矚巖礫之隈介族喣沫纍纍相倚殊品詭形娛人心目藹然生意有槩乎中得爲非美觀乎何則一陰一陽文武弛張細大相涵剛柔交資此天地人事所以悠久不已之故也故觀乎錯而有得諸海觀乎海而有得諸硯觀乎硯而有得諸其祖先家世貽厥之謀者迺鈴子之善藏已予因以海錯命其硯而授諸鈴子鈴之爲後者併寶予言如寶茲硯則亦豈硯之壽哉

西山石記

第二段言石之形模

第三段言石之所以名

上林賦岑崟參差日月蔽虧

第三段論大夫愛石之合於善節

第四段就西山之名與提夷齊子猷以爲大夫之德且於爲大夫何之有也未詳張劉制之字猶可

第五段重與提子建士衡以舉似

鈴大夫畜一石几案閒物也其峰在左下則爲崖爲壁有峭拔千仞之勢焉其右成嶺白瞟冒之皚皚乎雪已諏予以名迺命曰西山盒山脉從此而來昂頭南視是爲左峰峰高有所蔽虧乎積雪在陰四時不消我自東見之此其所以爲西山也夫石以象山臥游一室中大夫其不忘山林者乎大夫而不忘山林其於爲大夫何之有也况夷齊采薇師表萬世此自人倫之至大夫而學之孟公綽之不欲庶幾乎下之則王子猷之爽氣照映江左師其心而裁其迹亦何貽手箚之誚也至如驚風飄日子建之抗悲層巒崔

末段則字以字者
字爲字面〻相比
昭穆相關可味
三閭結飛虛大耋
嗟落暉易爲本世
粉
離九三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也

第一段首叙

第二段叙覽古不
涉不祥

嵬。士衡之嗟時。誦其所謂志士營世業。則大夫今聞釁亹。以徼寵靈于府。公爲邦民具瞻者。可徵諸今日焉。誦其所謂大耋嗟落暉。則大夫異時它日。引年引恬養老其國中。以鼓缶乎日昃之離者。於是乎有之焉。是則西山之石出處以之始終以之。猶乎銘諸几案閒也。則豈唯玩物之謂哉

香禪師詩題覽古記

香禪師在奧。奧侯延享城中。師作城中覽古詩。人或議覽古字涉不祥矣。師在享筵。宜有所避忌也。師質諸予。予曰。庸何傷乎。昔人懷古覽古詩。誠多悲慨者。如越中覽古悲句踐。蘇臺悼闔閭。蓋其地其事有可悲者故也。若夫奧城中古迹。迺侯之祖宗建勳開國子孫世世守之弗替。祚胤靈長。民物蕃庶。爲一方大鎭。本無可悲者。則作詩頌焉。是其周覽古迹者一而所遇有悲喜之殊矣。詎謂覽古字涉不祥哉。且思懷周覽有何悲傷。或譏或頌。亦在所遇如何耳。或曰不然。凡言古者。謂異代也。以唐視隋。以宋視唐。故懷古覽古。所以有悲慨之意者。異代故也。是亦不深考之失矣。伯夷叔齊古之賢人。豈非周代之人邪。易之作其於中古乎。豈非周代之王邪。孔子皆以古稱之。則

唐王緒詩慶祚
靈長

第三段設或問
申釈之

此二徴不的觀

此二段的當

第一段首叙

第二段言記景而論其大之主意

猶人集歸

舊名有四十字中省

見駝未如爲馬腫背

其不必異代者審矣。且選所載盧諶覽古詩一首。在詠史部。其詩全贊藺相如。更無援古以慨今之意也。文粹載吳筠覽古詩五首。其詩或譏或頌。篇篇皆殊也。語曰。少所見多所怪。迺或人之謂歟。師喜使予記之。

豐公族大夫養拙君二亭記

土伯曄業已仕于豐。則豐公族大夫養拙君者。爲二亭於其別莊。一曰臨江。一曰忘言。迺因伯曄以求予一言。予謝不敏。不可。予曰。海西九州在大海中。聲教所被。遂稱爲吾倭者。豈天地之素乎哉。吾聞之畫者。

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　閩江

後漢馬援傳曰子陽井底蛙耳

入念

第三段論豐之爲要害地

勝國之時九州有大友島津之強敵而拒命

外藩古作西藩

千載全詩一篇盡之

一本敏書之而未盡之

一目欲見之而足不肯行

吾倭之山川風土。東莽如焉。西秀如焉。杭海以登豐之岸。殆乎類夫吳越浙閩焉者。謂其風氣所殊。不可想而得也。予匏係于東。亦井之蛙哉。迺今得大夫君所爲記以讀之。徒讀其所叙列山川某若某者。而唯識某爲某某耳。筆不謀目。目不謀足。有胸無心。亦烏能攄大夫君所未盡之餘。以喻快其心所欲言者乎。雖然。吾子命之。吾嘗試以臆道其大焉者。夫海西九州在大海中。維昔勝國之時。聲教實阻。殆乎非吾倭矣。是長老黃髮者所能言。亦近者耳。百年謐如。九州諸侯。相率奉其職。稱外藩。而　國家之所經制。迺獨

易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韓信傳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注蔽隱于山間使敵不見

外中州內中州新造語甚奇下文禦外捍內即是

第四段論豐之武勇自古至今不衰

三国志周瑜作蒙衝戰艦

史記書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大

以功臣侯塡于豐夫海西綰九州之口者豐也大海小海所環而浸淼漫之外木道乘之北由長門諸州䢙岸以望焉列檣如烏千山如薺雲物間之蜃氣結樓變眩倏忽如有如亾西可以走外中州而內可以走內中州也文司赤馬重關扼之吾倭要害之衝其亦綦重哉數年前其與筑長二諸侯協擊以殲盜于白島之洋者非邪且豐之先世國于信則控弦之威懾于山東流風餘韻之所存是以國人上勇耆武至于今弗衰也猛士如雲蒙衝如山農隙所講技擊相高三尋之矛矗如鄧林巖霜冒之堵墻以進旗幟所

禮射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二說外中州言九州內中州曰東國

第五段論大夫以文學維持國威之高義

詩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指捷於烽火蜚礮如雷彎弧如月赤羽白羽其集如雨短兵相接疾視號呼旋乃閒暇賈勇弗已搏人以嬉是豐之先侯教其國人所以禦外捍內爲保障於
國家其效於今日者豈不較著乎哉祇風俗所運此軒彼輊滔滔一往弗挽弗反如火益熱如水益寒如塗塗附弗崩何竢號令獄訟亹亹於武斷文學之士寥寥乎莫聞其國中其斯大夫君之所慮邪今大夫君之爲政首聘伯曄爲國人矜式已又爲一亭于其別莊而退食之暇焚香散帙燕閒以適茗理酒德倘羊其中是何所急而汲汲乎不遠千里以求其國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四子皆有文德而爲名將

書桓々如虎如貔　如熊詩桓々武王　保有厥士

第六段以伯曄之言結

俗所不屑爲者弗已也。又何所見而故倍其先侯所爲教而自阿其所好如是其至也。郤縠之敦詩書，晏嬰之折衝樽俎，祭遵之雅歌投壺有儒將風，羊叔子之置酒峴山上諷詠自娛，是皆古之名卿鉅公立功當時而名流後世。迺大夫君之所思而慕邪。思深而慮遠，其所以匡綏邦俗，俾先侯桓桓之威弗墜於永永者，毋乃在斯乎。不然，徒睎荼人之羽化而望隱遁之莫返，由是先世之教終替而大夫君之志荒也。必不然矣。仲尼曰：視其所以，人焉廋哉。吾今以伯曄之聘卜之。伯曄曰：英也何敢。雖然亦大夫之所欲聞也。

離騒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第一段提九畹出処

第二段提東国滅于百年外以言其不與屈原同怨

二段首提福君而終及屈原三段首提屈原而及福君

第三段提屈之怨在衰世以言其不宜同怨

是足以爲記。若夫二亭之所以名與其山川之勝，則大夫自言之。遂載諸策，俾其致之。

九畹齋記

怨字八字通篇骨子一起二三洛末是尤品

滋蘭九畹者，楚大夫屈原所爲離騷中語也。犬山老福君師之，采以名其齋。君之宗當勝國時，有以虤與於張者，從豐王征伐，定海內，以其功食封數十萬，然亦竟以虤滅矣。夫屈原作離騷以悲其宗國，君豈以自況邪。然原之悲在其將亾，而君之宗國不血食者殆百年，是何以怨也。夫蘭者香草也，比德於君子焉。世衰政邪而君子不見用，是原之所以怨也。方今海

第四段言其怨邪非邪不可見於今

第二段末句是何以怨也者疑之也第三段末句何在其怨也者將無疑也第四段末句則亦何怨也者無所疑也

第五段言祿君非旧交以卑言其志不可知

內治平。諸侯之政修。況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言聽道行。何在其怨也。祗人之志不易知。是以原之志弗白於當世及於後。君子取其所爲離騷者讀之。而後有以知之。君好學嫺於辭。諷詠自娛。亦原之儔也。使其有所著述。傳之後世。則人或能知其志所自。況怨邪非邪。是未可得也。夫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邑人榮焉。然視諸其宗國食封數十萬時。亦何泯泯焉。雖然。君子所榮不在祿位。而在言聽道行。則亦何怨也。君既造齋。成因其友人石叔潭求予文記其事。夫張之距東都八百里。而遠矣。予足

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一發下句以何以字答之唯知以況君子耳再發下句以何以字答之

第六段言無論於怨否以後

徐翁稱原之志不在怨與夫子謂伯夷怨希一揆

不踰函關而西也。何以能知其齋之構也。何如所藏置典籍器玩也。何如其所鄉背山川草木之美也。何如。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亦何以知君之志怨邪非邪。唯知以況君子耳。是何以能言君之志。使白於後世哉。雖然。予讀遠游漁父諸篇。而訝其志不在怨也。孔子稱伯夷之怨希。而大史公迺疑之。是其怨與否亦在後觀者耳。於君乎何有。故九畹之齋。以蘭況君子。而君之好學嫺於辭。諷詠自娛。可以與原儔者。唯是足以記也。是爲記。

會津大夫西鄉君徜徉亭記

第一段提會津風土要害

會津風土記云南接上野西連越後北續出羽自艮亘坤一百九十里余自乾亘巽九十六里余

本朝通紀文治四年秋八月頼朝師大軍到于奧州與國衡戰軍敗戰死九月頼朝進兵攻平泉泰衡臣河田次郎殺主降奧州悉定

台廟九男從四位左中將正之保科肥後守諡土津靈神

會津古稱國後降爲縣隷于奧今則儼然國哉提封二十萬重領環之如堂區然西鄰三越北抵羽東南控制奧諸侯國亦毛以北一大都會也其地寒多霜雪産良馬其民戇悳尚氣喜俠其物饒漆蠟而其利賴海內其山出鹽是以不它仰而足食故世無事則貿易四方可以富強萬一有事則閉關絕交可以觀釁是其大概用武之國非邪昔者鎌倉時既已鋤平泉藤氏百年蟠結之患而俾葛西往監盍於此鎮焉其後勝國時奧大亂則豐王命蒲生討平之亦卽此國爲我　國家自故中將神侯胙土以封而以宗室爲

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第二段叙所以作是記

晉書五行志陰安中百姓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

既解其吉維何逍遥靜嘉

第三段論徜徉之義

藩屛東北者三世于茲屹然連帥之雄是其爲要害豈不綦重哉鄉者其大夫西鄉君者以其祖碑之文見徵我大夫酒井氏寔使之予黽勉從事書幣遂通是歲君又以其所刱徜徉亭記見請予何敢辭按圖亭者君所棲息也在國城東有六景之勝其攬結山川吐哈風月靜嘉可想然予非東西南北之人安能言之故且言徜徉之義以塞責徜徉者逍遥也君庶無疾病何以娛焉乎爾方今昇平百年海內無故今會津者非昔會津也況自神侯好學崇儒以治其國而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其俗彬彬乎鄉化政是以簡

心躁気盛徜徉之反也

治不忘亂之所倚伏

霜降木葉落露降蒲葦生

觀風雲之變思八陳之制也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民

君退食之暇委蛇羔羊之節蕭然在是其娛可知已是徜徉之義也且君爲會津巨室族貴祿富苟或徇其狗馬弋獵蹋鞠六博之游溺飲食靡曼綺羅之好心躁氣盛豈能娛之乎夫人暇則思思則遠可以防未然可以備不虞居目前之務者未有以與乆遠之謀者也治不忘亂君子之道爲爾入卿出將大夫之職爲爾君之在此亭也觀霜露以思倚伏之機觀風雲以思陣營之制觀峙流以思戰勝之畧觀蕃育以思教民之術文有武備利器以藏以思共其職而對敭其君命以庶幾不失　國家置侯之意者於是乎存徜徉之義豈不廣且大哉吾聞之大邦之多士文學之士何限而遠求諸它邦豈非以其君子之人言多訒而孝弟之俗難乎犯上邪是亦足以觀神侯之遺化而君之爲意可得而言故予不佞不以頌而以箴以爲之記

第四段言直言述文之意以結

訒言難

論語仁者其言也訒

第一段記事

眯物入目中也莊子簸糠眯目

頫音府俯頭也

舍利記

法苑珠林舍利西域梵語也此云骨身舍利也有三種一骨舍利色白二髮舍利色黒三肉舍利色赤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目卒大痛若有眯輟箸起走室中弗止少頃已迺食輒又大痛不可忍手奉持之頫于案有物迸而墜硜然也視之瑩瑩然舍利也追

第二段言舍利之出不知何故

開元録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也

暹羅男子年二十莖嵌錫珠數顆用薬封銲富者嵌金珠行動搖ゝ有声

雞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皆目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龕奉之事嘖嘖閭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嫗舊給使予家者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厮役私爲其夫嗔責亦莫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夷者平平閭閻一婦人焉耳矣蓋鰒大蚌蛤皆產珠然鰒大蚌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迺不知寶之但以爲醫藥耳今麴坊婦藉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

第三段擧儒者窮理之失以論折之

漢武帝之時天下耗敝散亡遠方者四十余万

宋史武帝紀拓土三千里　宋書拓者托所開也

第四段言不求

則以爲宿世善所使亦可迺或爲姦僧誑惑譸張爲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所顧忌邪則謂之魔緣亦可是未可知也儒者迺曰舍利亦鰒大蚌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爲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爲非眞麟段使浮屠者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恒出人孰識其眞者豈舍利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服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鰒大蚌蛤

五代志歐陽脩曰麟鳳龜龍者王者之瑞而出五代之際又莘子罵吉凶知非祥也

末段結法

浮屠以舍利爲瑞貴之是今聖人之神道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舍利天道冥冥孰識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迺謂麟鳳龜龍不足爲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自荀子天論來

徂徠集卷之十三

唐玄宗開元己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夷人當作异人異焉春書亦曰東夷之人皆非

徂徠集卷之十四

物茂卿著

贊九首

題孔子真

聖贊古今第一

是謂克肖吾豈敢是謂不克肖吾豈敢亦惟唐帝之贍袞冕十二章儼然王者服萬世之下萬里之外伏惟聖德遠矣哉

歲庚子夏五月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敬題

三教圖贊

議論圓滿自是至人之口氣

五代志歐陽脩曰麟鳳龜龍者王者之瑞而出五代之際又萃于當世固知非祥也

末段結法

浮屠以舎利爲瑞貴之是今聖人之神通

何以能産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舎利。天道冥冥。孰識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自荀子天論來）迺謂麟鳳龜龍不足爲聖人瑞。（[illegible]）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婦以舎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屠者。因有感乎舎利爾。

徂徠集卷之十三

唐玄宗開元己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夷人當作異人異當春書亦曰某夷之人皆非

徂徠集卷之十四

物茂卿著

贊九首

題孔子真　（聖贊古今第一）

是謂克肖。吾豈敢。是謂不克肖。吾豈敢。亦惟唐帝之贈。（[illegible]）袞冕十二章。儼然王者服。萬世之下。萬里之外。伏惟聖德遠矣哉。

歲庚子夏五月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敬題

三教圖贊　（議論圓滿自是至人之口氣）

孟子曰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邵雍字堯夫

馬師皇黃帝時馬醫也

列仙傳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馬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口以甘草湯飲之病乃愈

聞而知之。有若孟子。孟子而後。無有乎爾。其唯孟子曰聖之時。況非游夏能贊一辭。（蘇三賢而退尚之至也）聖王不興。政刑久淪。其誰之思。西方之人。西方之人。設教維神。地獄天堂。孰知其仁。（佛和故思神道古之人古之人）邈矣老子。柱下藏書。屈伸猶龍。知者誰與。漢有子房。宋有堯夫。若彼莊列。虛乎無乎。（中張外郎莊列合如雷光目如巖電）

馬師皇贊（與金之錢同意泛馬師皇言之）

神龍罣乎。餌口作祟。師皇箴口。疾迺已。

老子贊（三陽權六字看破五千言來）

數車無車。當其無有車之用。孰謂老子而上無乎。吾

老佳兵者不祥之器

宋史李儀不得窺舍

太史公詳曰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味其言。亦猶龍耶。禮者忠信之薄。而仲尼胡誦。欲取與之。欲翕張之。佳兵者不祥。自言而自解之。亦胡詳也。（是故先與而後取先張而後翕此兩之所以為法術鼻祖）

張良贊（雷耶鬼耶水耶婦孺子耶直取以評此贊一句也）

博浪之椎。轟兮震宇宙者。雷耶。大索天下。闃兮不可見者。鬼耶。人皆自為。唯公超兮秉義耶。雖然不強所不能。行乎無爭。從容以發巧中窾。會沛兮天下莫之能禦者。肖水耶。帝臣林林兮。如虎貔。唯公眇兮似婦孺子耶。是以公沒百年。遷尚且疑其貌。何況吾今瞠兮千載之後萬里之表。

（司馬遷論留侯貌字絕妙而諸?神讀者識彼識彼）

易侯辭就驪蠖
屈從適行詮

史記張良傳良曰願
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遊耳

大日本享保癸卯臘月二十八日

武侯

（武侯漢帝一人物曰言合意矣　按莘禮樂取諸古人遠索或曰陳唐雕　異之子哉）

蠖屈龍躍。昔聞其人。孔明弗出。疇信渭莘。炎德衰矣匪湯匪光。悲哉千載。禮樂曷興。

漢文德

羲之

（人有言右軍書　推其德唯文虔詩此米而風流爲百世之師不易哉）

晉書論之先

揚搉百世。孰若晉袞。獨有筆翰。風流足師。婉美漢唐。于文于詩。吁微先生。斯焉取斯。

或索張良讚援筆卽題

（戲筆怱怱而不離奇韻脫脫）

良邪平邪。何邪參邪。將別人邪。覩貌未識。聞名始識。吾聞從赤松子遊。故當變化不測。

黄庭坚詩野水
自添田水滿晴鳩
却喚雨鳩來

畫鳩

句法奇峯氣韻頌雅其味在無味中

鳩兮鳩兮。雖則無巢兮。莫不有巢兮。喚雨兮雨應喚。晴兮晴應爾兮爾兮。迺能靈。

銘五首

江經匡研銘

十字帯蒼水古球龍馬出圖之意

赤馬下瞰。神龍所宅。或遺其珠。化而成石。斵之爲研。子孫萬年

吉人銘物之意

吉子敏藥笥銘

（上四字下三字漢魏七言此尚古鑑銘甚高一層矣）

六句新莽俗人驚

匪下ク

唯毒毒人疾乃已。錫乃嘉名愆攸始。疏數已度唯其幾。戒之勿愆動之死。

曰藥是嘉名

文璞研銘爲有馬公子

弗雕弗琢文生於璞苟微君子文將安用君子之研于以作論

君子以在位稱故添此一句

永井豆侯佩隧銘（攝州生山田民屋大同二年造采其椽竹爲之）

千年之竹閲物無疆君子佩之以禦弗祥

五瀨人索研銘

五瀨之海孕珠毓貝緼藻紛錯波綺淪縠人産其堧孰不靈善采石作研春雲藹翰不琢不器勗哉銘記

河邊

世皆堧

碑誌九首

福島妙音廟碑

第一　昭提天女庿

第二　陸氾武隈二險

漢高帝紀譬言從
居高屋上建瓴水

信夫縣福島妙音天女廟者土官渡邊氏所奉也廟枕武隈川川發源白河縣諸山中迤邐北東流數百里經二一株松福島諸邑與洲河合其流始大可以漕矣更東北九十里至伊達仙臺界入于海大氏奧之地從福島以往稍稍庳水是以如建瓴而下距福島六十里曰洗馬灘次曰梁灘自此山左右東爲峽惡巖恠石錯出亂峙水勢窘而激舟觸立碎更十里許曰胄灘山益東石益出水愈益急濶僅十數步而兩岸如削成下仰上俯木如由洞隧中過從下昂視其左右巔所不合者一線已猿猱之所跳過故號曰猿

二本松

第三段錄相傳之言以結上段

第四段敘海漕之不便以起下段

第五段敘友疏達漕之功

跳日月蔽虧陰森窅冥東奧惡瀨之極舟則不可行也相傳距今而上千有餘年福島之地實爲湖匯有玄熊與龍鬬而勝之龍乃劈山東北走湖遂洩爲陸其所劈裂處即是峽已邑曰島河曰洲盍取諸其洩而未陸之際邪有昔人鐫鐵記其事者今猶在青羽山寺中云迨我　神祖之奠都武昌也歲海漕奧之粟數百萬以供都人士之口而信夫以南數十萬之租必由武隈以達海者至梁灘而漕窮矣則改漕而駝以致諸水澤村二十餘里復就漕所公私皆以爲不便矣　嚴廟時渡邊氏之子曰友以世家都下富

詩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改年當作改元下有歲字則年字無用

說文磓擣也椎也戈鈎破也劃也

匹猗朱友以少有大志慷慨善謀矣心不朽其功以爲　國家建千百世之利也遙聞武隈之險走馬相攸心匠所營宛見成功唾手而興力請于　朝者三年人或聞者不笑罵則駭以爲狂友以益奮弗顧及寛文改年辛丑歲　官遂准其請赤縣大吏伊奈君等實贊襄之也不更歲而功竣資費巨巨萬洗馬曽梁諸灘猿跳之險皆平凡諸怪石惡巖磓舟頭戈舟腹者誅伐無遺福島至水澤九十里之漕可通嚮駭笑罵呰訾者至是皆怗然以謂神禹而後功其在諸官因命友以世襲漕事造船擅其利又賜地一井福

第六段叙貞嘉叙廟之記

寔廟之貞享乙丑歲不穏傳○上人碑曰台廟所元和○辰歲可謂穏○不從不可不察

第七段説所廟祀之神

第一田心姫　瀛島也
第二湍津姫　大嶋也
第三市杵嶋姫　田島也

島之步頭悉免租調自此之後　官享其利民頌其便者至于今弗替也友以殁而其子貞嘉嗣勤其職弗怠以憲廟之貞享乙丑歲剏妙音天女廟于山荼舊館之地乃故仙臺侯輝宗壘址也後因其踞絕巔而福島城可俯窺也東北徙今所凡百步許更新廟貌頗倍初規不遠千里而謁記于予予按往牒邃古之時日霻氏之三女降于洲渚今筑之宗像秇之嚴島皆其神也專司風汛之變以左右太陰之政而舟船之往來魚鹽菰藻之利皆隷焉是以六十有六州凡有津泊湍瀨之地莫有所不香火而奉焉者

水際渡頭

天照大神

法華經佛以修多羅爲經

第八段論貞嘉所以廟祀之爲大関係

書導阿東子

底柱註若柱而中如柱

水經註云白帝山城水門之江中有孤石名灎澦

曁乎梵教西來而後海澄之徒配以妙音亦緣其修多羅中謂爲主海島故也於是乎妙音顯而三女隱其實一也予聞之貞嘉之子三郎者武隈之漕通而天造之險尚在焉是安能若履坦途其然哉底柱灎澦不能以禹鑿而保一人之不死者豈亦非有神之宰制其命者故邪況舟與鳥同道風水馮虛其不與蹠實者同科亦審矣貞嘉之所設益由是道耳是豈翅爲其家祈福也乎亦爲漕卒乞命也漕無失而都下之粟積亦爲都人士百萬乞命也都人士百萬之命無虞而　國家置海內於泰山之安也則友以之

當作非漁

第九段　言神明甚感之意

第十段　結法

言靈神切絶麗　瓌特呂黎不無渲色

所建。貞嘉之所祈。其關繫豈小小哉。又聞之。天女廟賽以巳。巳日。輒有若燈者。不知所來。或沿川而上。或踰山而轉。冉冉駕空而行。集于廟前巨石上者。久之乃去。其色赤於恒火。土人稱爲海龍王供燈。渡邊氏莊與廟對岸。貞嘉及其子歲時或睹之。夫精誠所萃。有神斯應。豈常理之所能言哉。予已大友以之功。又不得已乎貞嘉之請。故敘其始末。使其勒石于天女廟前。繫之以銘。銘曰。

繄昔華夏。洪水滔天。崇伯死勤。黃熊化淵。再世底績。精誠則然。千歲雖邈。東海之堧。武隈見形。湖迺桑田。

鯀之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　出于左傳

與日本之偏也

言貞嘉追思又之旧切而置神

詩吉鍋系鐇是　用孝直字

霄當作霄　幽瓦

蠕燿霄　行句法

神之所戮力改竜　不敢抗鮀献燈

馬痡玄黃。熊老黃玄。將信將疑。眂厥鐵券。龍鬭之峽。猿跳之巔。鯀力弗及。惡石齧船。世孰微禹。有若渡邊。悉誅水孽。奧粟敝川。達彼海漕。廩此都廛。　國家有賴。咸服其便。追惟往勣。有神斯顯。陰騭默佑。其兆弗愆。恍兮忽兮。孰干其權。乃剏廟宇。于河之堧。香火鎮繄。則吉則蠲。有龍獻燈。熒煌霄懸。十目所視。何祥加旃。茲知上古。鯀何獨賢。神戮其力。遂伏蜿蜒。蜿蜒有靈。尚致其虔。民雖無知。誰不誠顓。有祈斯獲。厥福綿綿。神偕不朽。億萬斯年。

故長崎邑主昭威君墓碑

第一段提神降日月

第二段記神降事實及謁碑文

窀穸塟穴也 幽堂也 左傳窀穸之事 杜注窀厚也 穸夜也 言死中窀瞑如長夜也

募一緣之一奉禮也

第三段按狀記昭威事跡

維正德二祀昭陽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故長崎邑主昭威君之神降于邑初君之玄孫浮屠慧通夢黑雲之祥寤識其所求之而未獲也邑之童子有瘖而顚者瘞馮之也巫覡桃茢執亂請禱而後乃始獲其窀穸之所在於蔬圃中焉則鄕者所夢處也邑人以爲神而祠奉之乃偕其後人曁鄕夫子之徒胥議而私謚之曰昭威君之神慧通旣已募其邑以修其兆域象石以碑之又背其同人林百載者所狀狀跋涉千里來於東都謁予不朽其事按狀君姓平氏諱爲英治承時內相重盛之裔也諸盛殲于文治重盛獨以仁故乃得其子若孫往往保首領於州郡之間也鎌府之衰政出大夫大夫以其同出自平官重盛之孫傑掌其家政邑諸豆之長崎子孫遂以邑氏焉大夫之族又殲于元弘長崎氏亦以仁故得免之諱爲基者逃而之海西入肥之瓊浦以居之其後乃以氏邑焉長崎之名遂著於今爲海西要鎭其始亦唯君之氏是繇已在勝國時蕞爾孤邑環大海而城之君距爲基八世驍勇有知計善長槍與其兄協謀而守之元龜天正之間與諫早古賀深壕諸帥屢戰屢克孤立弗雌及豐王之大兵壓海西也海西諸帥望風

款誠也言心服而降也

第四段論往事湮滅此不見

江淹恨賦齎志沒地長懷無已

第五段論昭感靈述無不詳而其大節所以祀可次碑

納款君與兄獨恥臣之兄去而依大村氏君留在邑以憤死狀之所載止是不佞茂卿故嘗嘅夫載籍弗備往事之棼棼而仁人義士賫志以沒世者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不可得而知識也賴有其神降於數十百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奔走其里老邑人之子弟馨薌蘋蘩歲時罔怠者僅僅十百中之一耳叚使有之若君其人亦於其素行偉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者則末如之何也可不悲哉夫君之先皆以仁故得弗殲而長崎一彈丸之地不過百里君以此其藐乎介於群雄信爭之交屢戰

祀典蓋礼記祭法

屢克不失其地何翅狀所云知勇長槍之效邪得無以仁撫其民民用弗叛乎豐王之威草靡海內君獨恥臣之可不謂義士乎躬行仁義死而爲神在祀典有焉邑祀其故君在祀典有焉邑人祀之爲當故予特表而出之夫仁義者人之大節其它雖有湮滅罔聞者亦何恤焉是可以不朽慧通雖浮屠乎不忘其先人之墳墓亦在禮爲合是可以銘銘曰

服仁行義終弗徵乎冥冥兮臨下土者天乎歷祀曠歲終弗亾乎洋洋兮若在其左右者神乎久閟欻顯終弗湮乎纍纍兮出地上者幽之宮乎

故有徵

故弗亡

欻忽也

故弗湮

第一段提廣巖
爲有道人

第二段叙其徂
徠相信之交

福聚院廣巖禪師塔碑

蓋余嘗從滕煥圖所始識廣巖師云。當其時。故已疑其爲有道人也。初余之在蘐洲師時。或飄然來。來亦不數數。而每來多値它文學士群聚譚詩書道蓺。旁及乎文章山水之勝。非議論鋒生。則諷詠飈發也。余不暇應接。而師弗之屑焉。師素椎少文。意者當不甚會吾儒家言。然每來輒旁坐以聽之。大布鬱多羅。儼乎阿羅漢僧之在深山中也。雖黙不言乎。每至會心處。則未嘗不囅然笑也。及退省其私。亦非有所陰餂以利焉者矣。余益洒然心異之。亦或一再造其院。皆値不在也。院在都城東北十餘里之外。維舟而登。白沙翠竹。蕭然若覩乎其人也。沙彌供麥飦。乃樸然若逢其人話也。吾聞有道人必有化之。信然邪。師忽不來者半年許矣。其徒英泉奉狀來請文其碑。則去歲正德甲午十二月初五化。年五十七也。余爲之潸然。及讀其狀。益信吾之弗謬也。按狀。師諱嶺寛。信州吉見氏之子。生而不爲嬰兒啼嬉戲。每稱佛見僧輒欣。宿習哉。以七歲喪其恃。而遂入釋氏道。十五祝髮。二十受具戒。自後游方遠涉。氷蘗自持。凡諸華嚴圓覺台教律文。淹貫而通習之。皆㫒然乎儕輩。後謁總泉

第三段叙其行
事一々歴

穀梁傳云吳祝髮
文身列子南國之
祝髮曰禩

白居士詩三年爲
刺史飲氷復食
蘗

棒喝不覺者以
棒杖之

平世当作平生

北齊書神武紀從宋
徙并州抵揚州
邑人遙聞行響
動地蒼鷹母數
見團焦赤氣赫
然屬天

卍庵記僧徒之記
名

第四段論其解
脫石銘

風谷老人。執巾瓶十有餘年。一日方其侍湯藥。得接老人一拳。因有契焉。師大厭世禪效顰而棒喝之紛紛也。平世唯風谷一拳頭禪受用無盡。又恒言曰。無佛無法。未嘗受人一禮拜。以至於終其身也。師果雄哉。元祿庚午春。創院。院舊有址。而師實創焉。初僅一團焦耳。比居兩歲。化行而院成。因追推肅州嚴和尚者開山祖。風谷第二世。自居二世。師嘗行化南京。抵宿乎藥師教寺。夢大士而寤。獲諸其掌中。奉還而安于院。語具在法親王道恕及卍庵記中。師又能預識死期。誦讖愈勤。趺坐而化。七日而穆如生存云。大氐

誡其徒者言跌
坐如生存等之要
也

浮屠輩多夸張其師行蹟以惑世者。滔滔皆是。吾聞之。師臨化誡其徒。勿彩畫其事以賣世。又俾棄屍中野。勿封勿樹。而英泉乃塔之。夫是之不能忍。而豈能忍重違其命耶。師又每謂識我者希。我乃貴矣。有味乎其言之也。昔余自海上還。而諸所知識方外士。爲不尠矣。率皆以文字索交於余。冀或有所得以緣飾乎其道。而師獨不然也。余性不喜禪。亦未嘗爲福田利益事。而師豈一錢干於余者哉。然師其謂余識我者耶。余業已不知釋氏道。豈能識於師哉。然韓愈所謂外形骸一死生者。師爲近焉。師塔在院西。院曰福

此銘依外形骸一
先生之義作辭也

第一段叙立碑
謁文之事

第二段記上人
行状

世字可疑

聚屬武州羽柴鄉余則爲嘗有所洒然心異之故銘其塔也銘曰

師乎蜺乎師果何乎在委諸原野而𡀔乎狐狸者蜺乎九泉之貛（貍也）乎俾螻蟻𡀔者蜺乎師果何乎在（言大者）（依外形骸之辭）

崎陽大音寺傳譽上人碑

享保己亥歲肥崎陽大音寺住持上人慧海奉其先師眞公之遺命爲開祖傳譽上人立碑山門之右又不遠千里將幣東都謁予不腆之辭以紀其功續予不佞謝不敏不可按狀上人諱觀徹傳譽其字號法蓮社筑後州人也世姓安武氏出自藤原氏父義久

賜法也曰滿者言其
年數久而可受賜
也

初勝國時之謂勝
國之時當然也以博多
爲海舶互市所古
既有之

旨宣諭字

西洋
蔓且賊之潘封之
外則大秦大食此
洋諸國

稱八郎相傳世守安武城因以爲姓上人爲其第三子生而九歲得度於州之瀨高教寺以穎慧聞十四歲游學關東籍于常之大念講寺臘滿　賜黃得稱上人慶長甲寅歲游化崎陽初勝國時以筑之博多爲海舶互市所　國朝始制廢博多置鎭崎陽方其時百事草剏亦莫有寺院矣値西洋人執左道以惑衆者蔓延海內有旨禁之弗能戢乃以酷刑刑然後稍稍戢獨崎陽爲夷人所館自非我民人不可得而詰而民之蚩蚩習於邪不悛盤結莫之解也官吏執法能革其面而莫喻于裏鎭臺患之聞上人勇且辯

執法
目附
也

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詔佛改号大覺金仙餘爲仙大士

按銅版鑄伴天連像于銅版也西肥洛踏之爲不奉邪道之證

荀子仰世而無寵　昭陽荀子寵字邪無也取魁字義不當

第三段記上人之寵命

奏准　奏而受許命也

也乃構團焦于古街以居之號中道院大張金仙之教以喩導爲務初稱檀越者廛廛二三十人及於玄風大煽邪徒屛息蹋銅版以來歸者日益衆矣左道之蒐於是乎大沮遂至有竊謀害上人者凡　國家之制不許民帶雙劍而鎭臺特許其檀越家以此捍上人重其任也　台廟時元和丙辰歲鎭臺奏准以故西洋館之地在舊博多街者　賜上人爲寺越明年丁巳歲寺成山號正覺寺稱大音惟院之名仍舊崎陽於是乎始有寺焉凡其俗土官譯人以至諸禪師上人皆以八月朔執謁鎭臺如它邦賀正者儀而

松平伊豆守信綱

川越武州之地名

字書廣韻錯同　四置也

大音寺住持上人例獨先諸禪師上人者以此　獻廟時寛永丙子歲民之竊奉西洋教者聚友於州之島原天草地豆州刺史川越侯源信綱督海西九州諸侯之軍以圍之越明年賊平又明年戊寅歲源公聞上人嘗有大功勞特磨賊鐘寺樓以爲京觀又奏請　賜今地以移寺以市街囂也辛巳歲　猷廟名見上人出班獨謁　賜時服二又特　賜封告以鎭道場祠曹文書副焉凡崎陽諸寺院有封告者莫先焉又　賜白金百錠以充移寺之費令崎陽戶出一夫以助其役厥後大音寺住持上人世朝東都例皆

第四段論其功德可祀可銘

宋葛嶠歌嘗不如
胆可如飴

詩淪胥以補注
相牽引也

出班獨謁者。以此。慶安辛卯歲十一月十三日丁亥。上人寂。法臘五十有六。世壽六十有四。嚴廟時寛文甲辰歲。特賜白金百錠于第三世住持上人法譽。爲修寺料。以開祖上人之故也。凡國朝之制。無貴賤。死必受度於寺。懲西洋之姦也。而崎陽諸寺院。每度死者。必劵以告官。以嚴其防。獨大音寺則否。亦以開祖上人之故也。茂卿按祀典。能禦大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夫西洋之夷。雖瑣乎微。包藏禍心。密謀竊國。巧言如飴。以餌愚民。愚民罔知覺。淪胥相溺。以陷刑戮。是其菑甚於洪水猛獸也。厥在慶長元和之際。官所不能挽其心。而上人能拯之。朝廷憫其愚而莫能爲。仁而能達朝廷之仁者。上人有焉。則上人之於崎陽。功豈在禹下哉。夫崎陽之民亦繁矣。其祖其先。藉上人而得爲良民。不殄其世者。豈鮮鮮乎。今諸刹雲興。家殊其宗。宗爭其教。齗齗然以聒之。則上人之有德於我。其孰知之。故特表之以祀典之義。是何翅在其爲正覺開山祖師哉。崎陽之民。其戶祀之可也。銘曰。

聒音括

字々大音震東
人耳

民怵乎邪。迷死不回。威所不服。恩不能徠。大音一振。于奪其志。全其首領。子孫繁齒。不爭不喻。不喻不存。

第一段記其相知故作碑文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第二段記其廻貿他猶

上人爭之其爭也仁

故醫法眼大圓堂先生墓碑

皇和享保丁酉歲三月丙申朔越四日醫法眼大圓堂先生以疾卒於東都賜第春秋六十有七矣於是乎襄事有日門人平子和奉其嗣章叔君之命以狀來謁予一言以不朽于石予謝不敏不可也葢以予不喜見中貴人而獨與先生驩是豈勢利交哉亦貴相知心也弗知弗徵弗徵弗傳故世不無良史而鮮能相知心也則予何敢固辭按狀先生姓千田諱玄智字子韜大圓堂其號也其先世仕京極侯暨清右衞門君者去之羽受室黑川氏而生先生於最上郡生聰慧十三業已以講論語聳動其邑然亦喜禪千獃鐵牛諸師輩相推其敏肖乎義堂也晚歲富而聲色榮利之弗營蕭然在家僧哉亦皆其性相近焉乎爾以予觀之先生可謂勇已幼懷大志深恥爲鄉人也年十六潛夜亡之父母眡其室有若書者曰兒去也名無成邪有死焉耳矣不敢追遂來東都師井玄徹爲醫當其時窶甚不爲挫聲隆隆焉以日興二十四仕岡崎侯居常自謂道之行不行時也儒者之論爲爾方技之士不然夫人之爲疾豈有時乎故爲方

義堂能文之儒足利之時人也

第三段以營宇義其遂志擢取

第四段録習字一事

第五段餘波收結
自勝克己同

第一段録名字
姓号

技而弗顯術拙使然也　憲廟時果擢侍湯藥於中廩二百石　文廟加俸百石授法眼位克酬其言哉又聞十五猶拙作字發憤學蘇軾帖以此而炎夏不臥者九旬遂工書是非其能自勝者則安能也它湯液所奇中語在醫案及括祕錄中門人守之初配繼配牛尾氏三配阿部氏皆無男以叔父之子玄甫爲嗣卽章叔君也墓在城南青龍禪寺東向銘曰

志虖酬矣哉德虖報矣哉福虖必其後矣哉

醫官廣陵文安甫之墓碑

君姓源名敬信文安其字其先執武田之裔因自號

第二段録退之母

第三段録移家
擢身

第四段録娶妻
卽世

第五段録性埴
伎藝

廣陵乃祖杏仙先生奉　明正帝之湯藥在平安乃父恭安先生從焉以貞享戊辰十一月丁酉生君於桃花坊北母者侍從藤原長之之女也及　帝崩而元禄丁丑閏二月移家東都遂爲東都人寶永戊子二月朔以游倅始拜　憲廟歲時奉朝請焉正德乙未九月娶板倉惇敘之女生二女享保庚子正月丁亥卒于城北小河坊葬于品川東海寺境年三十三君聰慧善詩文兼解箏笛其爲人汎愛吾黨每勝會君不至衆無以爲驩然幼羸不勝衣遂以勞疾没嗚呼勃邪賀邪何禀才之傀俄賀邪勃邪亦何去之

後水尾院皇女台宮之孫女帝也

娶妻何所記年青

第一段提姓名位職

第二段錄祖先所在及冒姓保科

忽

護忠君墓碑

碑面蓋西鄉近房之墓也

是爲護忠君墓。西鄉其姓。近房其名。會津上大夫也。蓋在　國初時。其先人有元房者。號右近。參州二連木源氏之族。方丹波守康長食封松本城也。以其爲兄弟行。從而仕焉。遂爲諸侯之臣。未幾。丹波守移封明石。則自信適播。爲播州人也。其子房茂。號新兵衛。迺護忠君之父也。娶會津公族大夫正近女。以寬永十四年丁丑九月二十八日乙酉。生君於明石城。小名吉十郎。三歲而明石侯移封加納城。則自播適濃。爲濃州人也。會外王父正近之子正長無嗣。請君爲嗣。遂冒姓保科。自濃來奧。實始爲奧州人也。居三年。正長卒。而襲其祿。號賴母。時年十有三。尚幼無知。迺值先中將神侯折節布衣士。若闇齋先生者。盛講聖人之道。君悅而學之。孜孜見之行事。醇如也。初正長有遺腹子。曰正興。比及成童。君慨然請以其父之祿讓之。已則復姓西鄉。神侯義之。如其所請。特賜祿五百石。擢爲親隊長。於是乎會津大夫有西鄉氏也。君歷仕侍從侯。以及今中將侯。奉職惟謹。今中將侯襲封日。尚富春秋。而君輔導之勳。蓋非淺尠云。以故位

與上會津侯

正長死後産

難句

中將綱

外雍母之考爲外王父

第三段錄復姓西鄉

胡傳昭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親隊長如馬廻頭

第四段錄祿職增祿

第五段録其性行

支書大石之人物亦用簡重寡言笑沈毅而善斷之語蓋其人物同年

六段録其終世

親書自筆之書簡

祿益崇。迨乎貞享元年五月。增祿至二千五百石。進位群大夫之上。按狀。君爲人簡重寡言笑。沈毅而善斷。見貴弗屈。聞過能改。和順內積。威望外著。是以國人畏而懷之。性好典籍。夙興。迨朝。手不釋卷。暇則討論無斁。時一發難。師儒莫能折。是以居官能理。寵愈盛而弗驕。祿愈厚而弗肆。是以沒世不失其名。譽如狀所言。誠君子人也。元祿十四年四月。致仕。營城東地居之。今侯親書諭謝慰勞具至。每有大政事。必就咨之。歲時賜賚。聞問弗絕。至時或命駕訪疾。禮待弗少衰。十六年癸未三月二十五日庚午卒。年六十有

唐姚崇自爲壽藏于安山麓注墳塚也

第七段録其六子

第八段録其嫡子嫡孫評語以結

七。先是。賜地院內山。以爲壽藏。二十八日癸酉。就葬焉。迺建祠于蠶養神之傍。扁曰護忠。子孫時祭之。君嘗娶沼澤吉通女。生六子。長女適邦大夫井深重隆。次男近方。號源藏。嗣爲邦大夫。迺今賴母君之父也。次男近宜。祿三百石。次女適酒井良形。次女適窪長隆。次女適丸山次生。護忠君之歿也。源藏君問葬儒生。問祭神士。皆盡其禮。國人稱孝焉。今賴母君又不遠千里。乞予一言。勒其碑陰。欲祖德之不朽也。茂卿曰。離公族而就庶姓。棄膴仕而弗憾。卒行其道。位與祿皆至。苟非學問之力。烏能若斯乎。故護忠君之行

篇末紀年方削

爽鳩有舊邑借用

字書合乾者勝也

史記掞藻蜚声

雖其天性乎。然亦先中將神侯作人之效爲烈也。不然。其子其孫。何必皆爾。銘曰。

其斯護忠君之幽宮邪。形于是乎藏。神于彼乎揚。左右先侯兮。永福厥邦。

享保八年癸卯夏四月

銘爽鳩子方亾父君之碑

爽鳩名家者五世。爲老于大原者四世。龕亂靖衆。其先有功。掞藻蜚英。其嗣有聲。承武育文。迺屹乎中。維清維靜。優哉爲政。古稱公綽之不欲。其斯君之行歟。

栢樹齋碑

首疑録祖及身跡

右大將平信長

尸諫飯田侯右三不聽乃曰三諫不聽則去古礼有之遂來東都此不甚爲善行故唯曰有故

承疑録姓行及妻子

大公祖也何故曰大公乎蓋將翁乎

是大宰大公之墓也。其先平手氏。莫詳出自。據耳目所睹記。方平大將軍興于安土也。其高祖中書君。以尸諫。精忠聞海內。其子監物君汎秀。以騎將歿于味方原。其子秀言。徙加陽。其子言親。生大公諱言辰。其第三子也。姻族大宰謙翁者。飯田侯之臣也。無嗣。往嗣其家。迺冐大宰氏。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歷事飯田侯者三世。元祿戊辰。有故致爲臣而來東都。遂不復仕。享保癸卯九月二十六日壬寅。以壽終于德夫所。年八十有八。大公初以名臣後。銳志武藝。韜略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各臻其奧。而槍最名。從習者

御側衆頭

帶詩酸中往々處逃禪

家語子路曰傷哉貧也此銘本于此

甚衆。晩逃禪。碑面所題識。是其稱云。然性樂聞聖人之道。亓時時訪德夫。廬瞰其挾策牖下。目光烱烱如。益至于歿弗衰。豈尋常武人倫哉。配清水氏。生三子。伯爲僧。仲純。卽德夫。季女適匹田尙重。亦吾藩火器隊長。亓以德夫故。爲之銘。銘曰。

生也安德夫之養。歿也安德夫之葬。貧士之常。其志庸何傷乎。

致爲臣而來事郡遂不復仕以歿父叟

徂徠集卷之十四

十五六

峽藩所封國也傳子作之当作陝我公之封國也伊東涯曰封建之世乎郡縣之時言殊有不相入者是邪服其爲論然此一句實贅削去亦佳

朱買臣隨上計吏

祖徠集卷之十五

物茂卿著

紀行三首

峽中紀行上

寳永丙戌秋余與省吾奉使適峽（國語謂峽爲甲斐地皆峽故得名而甲斐之名行久矣人不識其爲峽也）峽藩所封國也始藩主得封峽驩甚召計吏所往來者咨詢先公家世舊邑營壘丘墳所在處莫有能悉睹記者及營壽藏于治城北建寺曰靈臺（後改永慶）自撰碑文其所記述山川景象皆遣使

3467818 v.5

禹貢後案於九江之所
在故後世有議之者
也
韻會業[illegible]
肄之名孟子曰學之
業
字典讎韻會按[illegible]
而不相安後按如仇在[illegible]
魏都賦讎校篆籀
注文持本一人讀書若
怨家相對麈[illegible]
挍通比較也
揚子寡見帝[illegible]
以事
相如賦[illegible]詠風
伯和刑雨師又風伯大
宗伯之職

圖致文咸慮其或貽禹貢九江之議也遂有今命時邦乗及晉書梁書南齊書較讎適畢會九月三日大駕遊藩邸邸諸學士先生例當肄業于　御前奉對拜賜以故不得輒發暨五日始召見申命以前事且俾西走駒縣涥武川訪青城柳澤一帶往蹟賜外套各一其夜風雨予夏憂行路之或濘而僕馬痛黄也省吾則曰開闢來莫有文人游峽者峽之土樸甚此行也將且丹臒其山谷錦繡其草木者峽之神而有知其亦得無倩夫風伯雨師者爲吾二人淸道乎予笑其誕翼日之家君宅別叔達及僚友門生來謝縢

傔說文從也廣韻封
常法衛奏傔從三
十人
毿々正韻毛長皃詩
陳風値其鷺羽云々
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
餘毿々然與衆毛異
晉顧愷之每食甘蔗
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
漸入佳境
南史楊休之不樂煩
歎曰此官是樊籠

生縣生有贈言其辭甚美口占一絶留別至七日果霽昧爽迺發轎一檐一繫本藩號帶傔三名僕從廿許輩行列整然頗有俗吏狀態唯轎簾間一柄麈尾風吹長毛毿毿然爲露本相耳左都城端門沿垣堞北出郭門經麴坊四谷至内藤驛天始明親鄰差人送行者皆還此處多侯家莊墅曠然已覺勝於都城中第宅使人生悶想也漸行茅舍竹籬漸入佳境則使從者先後取意而行在轎中覺身輕也回思十數年來跼蹐樊籠中足不出都城門仰面無非貴人腰間傲骨日就痿軟秖以文人無顓職無定局待以閒

韓救詩奴侍衛口進能擇

漢書季布傳朱家東軺車之洛陽　說文軺車古小車也

詩洛蕨陸朝臣出使乃吠寺墳一馬破不五馬

說文舜無立錐之地江有天下無無十戶之聚以至諸侯

秀忠公　家光公　家綱公　綱吉公

散稍少拘束足自存已一旦籍公事來此不免衝口稱快迺路傍紫門半掩鼾睡聲聞外自顧號帶閃閃頭上猶爾軺車客也惘然自失作詩鳴之歷高闥石原國領等驛蕎麥芋葉往往被路愈益蕭然至府中驛午飯則故郡縣時州所治處也自五馬之不涖也三百餘年而僅僅乎二戸聚稍整於前後驛耳問故事則零落殆盡矣唯有八月朔馬市存也方今州壁而都而猶且揭舊名過于輦轂下雖　上之謙讓未遑乎四代昇平猶之草創時一切權宜之制矣是何啻峽之俗爲樸也顧詰省吾不免唯唯道左一古祠

搜神記丁令威化鶴遼東城門華表柱

史蔡澤傳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定楚國攻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成而卒枝解

和漢三才圖會　紀州玉川水在高野山上此水有毒不可吞吐流水如湊立碑以示有毒又見雅集

頗幽邃路甚險數圍大杉樹矗立成行徒步循樹而入見石華表折三四臥地祠屋不蔽日木居士若枝解者狀則所謂六所明神者也庶上八景歌詩讀之不上口走出過日野余足跡之所涉州相房上下總皆有是名不知何謂渡玉河官渡也夫海內大川者何限此唯東都數十百萬性命所繫屬其功德亦大哉豈非無情物亦有天倖邪況人乎聞南山亦有玉河而能毒人然而彼迺載諸國風之什而此不顯也不啻人已沿岸人家養鸕鷀爲生近年來禁殺之令如東溼也吾儕所未經見者則急下舟目屬者久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傳舍逆旅也旅客
人所出之義也

詩麟之趾振々公族
吁嗟麟兮

呑輒出之。以口爲尻邪、其腹甚傳舍邪、所呑者毋迺勝之乎。雖然。能以其餘餕於人。人〻有賤焉歟。迺以鸕鷀所餘者餕於人。獲其食也。與其已餕之。相距僅一間耳。甚矣人之艱于生也。不覺惻然去之。宿八王子。城廢久矣。勝國時。中山氏者守焉。而爲其君死之。其子孫振振。有顯而侯者。天道固不誣哉。又有奉峽翁主來奔保焉者。其裔所謂千槍兵者。今猶家焉。以故距都城百二十里。而街坊脩飭。如在郭門內者。忽憶嘗見一劍於友人所。其精光非常物。脊上鐫唐人詩一聯。字皆草書。勢如飛動。雅雋甚。則此邑劍工所鑄也。召逆旅主人問之。曰非也。在下原。來往尚有數里路。以暮故不能往。爲之悵然。省吾則曰。嚮者所過玉河。酷似六鄉川哉。因思往歲陪板輿游相時事。如目見之。今則亡矣。正其忌日也。余亦泣欷欷下。不能寢。八日。雞鳴辭逆旅。路入山間。頗險。由河原驛至駒城嶺。尚未辨色。有關據嶮而設。土人云。非天明不得過。而關吏既啓鍵。豈候紫氣者邪。更入六七里。小佛驛在山中。出驛而路益險。峻嶺四十八盤。所謂小佛嶺也。云是相武分界處。都城至峽道中。第一要害。近麓有茶店。距絶頂六里。下嶺六里亦有之。而中間十二

潘岳閑居賦啟西軒
勝大合髙朗太夫人乃
御板輿升輕軒遠
覽王畿

礼記君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

史老子傳注列仙傳
傳曰老子西遊關令
尹喜見有紫氣浮
於關曰應有真人過
果見老子騎青牛
來

史魏世家魏伐趙斷羊腸拔閼与正義曰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

韓愈詩竹影金瑣碎泉音玉琮琤

里。不得一滴潤吻。山徑詰曲。石角磨牙齧人足指。一行人困甚而不可已。愈上愈峭。皆俯纍推轎。夫臀在轎中。傴僂而坐。尚覺仰面蹐。余童丱時在房陵。頗慣羊腸者。且叫未曾有。省吾則可知矣。時從轎中昂首看。一傔在頭上。向阪後而行。迺悟古人如往而還之妙也。山皆灌木。蓊蔚。無甚大樹。山民皆採桑飼蠶。左有溪流奇石。怪巖峙立其間。水衝石成響。琮琤然鳴。與省吾下轎。緣崖而至其處。佇立咏吟久之。僕夫皆踞崖上。吹烟而憩。若知樂之者然。自此徒步而上。將近嶺頭。忽聽鹿鳴。呦然恍乎神往。如將逐其羣而去

里仁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王毅詩嶺遂唯有還望受潸然

正字通胸名字今俗謂羊腸曰羊胸

者。狀崖右有採金處。有榜。禁帶劒人入洞。故不可往視。洞口棄黑石屑如炭者。蓋金氣烈所爍云。已至嶺頂。回瞻南北。百嶺層出。如鵬翅斯張。愈出愈開。正東豁然。遥見一帶遥碧。横附地上。則總州諸山也。其它皆蒼濛一色。不可識誰爲都城矣。昨日來懷土之情。頗爲野趣所奪。及至此嶺。迺始潸然。以謂此其與函嶺巒翠蓋天之所以限東西者邪。此寧可踰而西哉。佇轎半晌許。不堪嵐氣來侵。而後行。下盤一二曲。俯瞰谷深可千仞。人家數楹。空翠映發。清麗可羨。人物皆寸大。如晬盤中物。迺能活動。佛經曰。如來躍身虛

祖庭事苑曰菴摩
文儒載外國竟書
者要言四十里
郭璞遊仙詩曰青
谿千余仞中有一道
士云云借問此何誰
云是鬼谷子
礼記虽有凶旱水潦
民無菜色
晋書嵇康傳康
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
石髓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康皆凝而爲石
仙傳拾遺木公居于
雲房以紫雲爲蓋
以青雲爲城

空百由旬下覽十方國土無量衆生猶如掌中菴摩羅果亦如是邪忽疑青溪豈非郭璞詩中人邪急欲睹其人也則棄轎下忙甚不覺下路嶮似上路至則窮民家也闒茸不可言見一老嫗繿縷百結有孫八九歲菜色如鬼尚訝甚能人語皆愕然余獨凝想未消尚道石髓值叔夜則輒凝結不可餌是安知非雲房先生化丐人也頗見嗤笑過嶺西茶店登降阪路三四歷小原驛四瀨驛驛去小佛嶺十三里民戶頗整竹鼻阪目阜阪皆下迺識嶺之極高也左側林樹間湘水隱見云是猨橋下流也水色頗恬過美稻驛

長卿上林賦觸穹
石激堆埼沸乎暴
怒洶涌澎湃
武田信玄号機山

想春月櫻花當盛開矣阪盡有小猨橋長十二丈跨皐猪川過橋而阪歷藤野村關野驛而又下湘水復見道左隔一小壟轎中可俯窺南崖懸者數丈亂石立水中不知其幾水激洶涌然不似嚮恬然者益下有界河河有小橋則相峽隔岸爲界故名已過河行人相逢往往卸笠下馬爲識藩號帶故也又上阪至諏訪晴暖轎中搖搖覺生睡皆步至上野原命炊驛舍雖繁不佳涉鶴川而山行過鶴川驛岱尻驛八坪驛蛇城新田狗目驛陟長岑阪阪右古壘跡機山時加藤丹後者所築壘前一小池土人誇稱峽中八湖

莊子埳井之蛙玉篇埳作坎

山腹山之中央也

史秦始皇封禪泰山風雨暴至休松下因封松爲五大夫

後漢崔寔傳從兄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議者嫌其銅臭

小說有客言志一願爲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万貫騎鶴到揚州蓋兼三人之欲也

之一。水旱不涸溢矣。是埳井僅容鼃黽者。豈湖云乎哉。壘亦不甚高。而東自小佛。西及篠籠。南盡鶴縣。皆可一眺。蓋踰界河而來。此足指皆仰。漸行漸高。不覺其地已與小佛之腹相値耳。更前大松樹偃路左。枝皆横指。長數丈。千年外物也。聞昔有一貴人。欲捐錢千貫鄄致而不能。故名曰千貫松。五大夫毋乃嫌其銅臭乎。雖然。以清高之操。而兼富有之稱。得非揚州鶴邪。踰狗目嶺。有新田。一名戀塚。何物村嫗留此媚嫵之名哉。以至鳥澤驛。皆山路也。日昏。僕從疲甚。民家遠無炬火。前導轎夫。脚探巖稜以進。時或蹈虛而蹎。轎輒跳其肩上不已。杌隉欲墜者數。遂下轎冥行。以及所謂猿橋者處。前行者還報。橋版穿。且梁橈如不支。不可行。躊躇久之。會一傔探店者操炬來。店主人亦來。逐相語。是猿王所架。長十一丈。達水際三十三尋。而水深亦三十三尋。則命傔跳身欄外。而左手據欄。右手垂炬倒照。從旁下瞰黑深。火力短不及。傔益俛伸其臂。遂致火燄逆上。欲燒手。輒遽棄。墜至水際。迺滅。予緣是得目送及其未滅而覩彷彿也。皆如其言。橋下無一柱。從兩岸累鉅材架起。上者必出下者外尺許。愈累愈出。以得相近。而橋之。誠神造也。崖岸

法苑珠林須生王欲州利即子臣蹈虛墜上

秦誓曰邦之杌隉日由人

火故路上者也而今照下故曰倒照

湖湘野録五石猫兒
無縫罅

不帯畫圖雖集図兒
雄豪絶俗之姿焉
儀羽流之北軍

滑無縫罅。如削立然。土人云。崖腹有釜。神蛇穴焉。歲旱。民聚汲竭其釜中水。蛇見則雨。驚問何以得至釜處。迺云。土人生于土。長于水。雖束其手足投橋下不死。聞者皆吐舌。又問崖石如無縫。豈苔滑使然歟。云連一驛。百家。在一片石上。則是川亦一大石渠耳。益駭異。聞遂宿于驛。夜寒甚。九日晏發。過駒橋大月二驛。大月亦有橋。長二十四丈五尺。從橋上東北望。長嶺連亘數里。一巖突起。如駝背橐。號曰巖殿。有七所權現。及大士龕。皆羽流所奉祠云。更半里。將近花崎驛。路側民家墻上。見如白幢蓋者。問是何也。芙蓉峯也。一行二十餘人。皆駭然。嶽形端正可愛。與昨日道中所見大殊。朝暉與雪色相映發。光彩浮欲流。其去轎中甚迩。亦不甚高。喚之欲應。似是村民庭中物。問之。云去此三十里。駐轎探囊中取羅經測之。正值午針所嚮。則知芙蓉無嚮背者妄矣。轎中輒買村醪。引滿相迎。是何減尋常重九賞菊花也。花崎驛有上下二站。初雁驛亦有中下二站。卒不知其上站所在。豈年紀悠邈。地名湮没。無文書可徵歟。將别有以歟。轎中忽得一聯。見花已有東西崎。問月何無大小村。敲推不成。推與省吾亦不能賡。足經瀧河原。激湍雷轟

名物六帖曰月令章義
曰地理羅経立方測
星辰天度以針定
子午為準之経次
云羅経

陸瓌嘉話賈島初
赴舉京師一日于驢上
得句云鳥宿池中樹
僧敲月下門初欲作
推字錬之未定不覺

衝尹時韓吏部權
京尹左右擁至尹前島
具告所以韓立馬良
久曰作敲字佳矣

秦詛楚文秦嗣王
敢用吉玉宣使其
祝宗邵鼛顯大神

橋長數丈。白野驛有嶺。歷芦葦窪黑岱等驛。陟篠籠山。山高比小佛嶺。未至嶺上二町許。有箭立杉。大可五圍。絕頂有天神祠。不知何所香火。踰嶺則甘棠縣也。數里至駒養驛。州之以馬名海內。過此以往。亦多以命其土。不啻此也。又二里至鶴瀨驛。驛口有川。發源天目山龍門。度橋有關。藩之外門也。歷橫吹險路。達柏丘村。左望柏尾山。有大善院。相傳長篠之敗。合邦靡沸。院僧亦懷詛楚之謀。間之士人皆彈指詈不休。可畏哉。勝沼驛人烟繁簇。甲峽道日已晁。飢甚。則使治具。店主人報炊熟。喚僕從不在。皆在葡萄架下買

賣錢不詳賣葡萄千吉貫錢乎

山海經鳥鼠同穴之西
南崦嵫下有虞泉
日所入

石和有鵜飼山遠妙
寺日蓮宗也

演劇字彙補戲
戲也今俗演傳奇曰
劇　珠璣藪廿年
子弟習歌唱而搬

錢。亦州之名品也。小佛嶺至此。將近二百里。大氐左大川。右峻嶺。巖徑崎嶇。在亂山萬重中。皆謂信之岐岨。紀之熊野。不是若也。皆目所未睹處。亡論其孰爲上。此則嶮矣哉。出驛走府城三十里。喜皆坦路也。過栗原村田中村。看將崦嵫。悉悔不宿勝沼也。一更後詣石和驛宿。昔藩主十六世祖五郎使君者。以軍功食邑于是。舊莊尚存。夜黑不往。十日蚤起。涉一川甚淺。俗傳昔有厲禁。一遷客犯夜驅鸕鷀捕魚。以罹顯戮而死。冥譴不輕。鬼顛見形。愬于人。僧日蓮者書妙經瀨中石薦之。不復見。今演劇中鵜養一齣是也。並

石和村鵜飼山遠妙寺日蓮宗也

考杭

唐韻蚩吻赤之魚名

左衛太子居曰監國出曰撫軍古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社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授之謂之茅土胙左氏隱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流之胙報也

天守共中若干石也

故用所謂〻二字

旅主人送者。謂其親親獲石于田中者四下平上圓形類不托摩濯皆有南字愈鮮右新善光寺西行入府城街坊莊麗不甚讓東都館定謁邦大夫具告奉使事偕巡視城中。入城門昂視樓甍上無蚩吻怪訊之古爲爾不知以何故也州原　監撫潛邸時所封故事親藩不之國以故城唯樓堞內不設殿閣及吾藩胙苐後不得無所營置也是時土木紛興人工蟻聚喧熱可憎趨而過端門內湧温泉二所已疝已脚氣明人耳目有効竹林門東堤上産玄芝有輪奐勢誦瑞者口嘖嘖不已飯畢上城中最高處所謂天守

一本作公則可

[illegible]

[illegible]

四縣山梨巨摩都留八代也　縣即郡也

臺也有垣繚之不可眺唯垣外二尺地若脣出者四周之下則石壁百尺亦眩發不可久立令人至今思之病悸也銃兵頭目清水某者先是奉命剪荊棘刊木通道四縣地人頗號稱識州中山川處所者邦大夫俾其來陪則舉其手歷指相語纚纚然也曰北之山其最遠最峻而岝崿刺天者金峯也藏王宮之皆黃金地神所甚愛惜以故人往者還必棄其鞋山中跣足出不得拾其一塊石近此一層者爲鰍陀爲王子爲冢原爲積翠峰巒倚疊鮮淡如畫更近而一二森又近而躑躅崎右卽藩主壽藏處又益近而夢山

權現

信虎機山之父也

继古君子生當清水江流之見于邦策

大泉寺。夢山者。僧踈石所咏爲蝴蝶之栩栩乎家山也。後泰雲使君一日凱旋所由。假寐山上。則曾五郎托夢爲其子。是爲機山。士人游者。採石若草木葉歸寘諸枕。亦往往獲佳夢云。蓋以石和。後世以五郎爲字。故傳會其說爾。大泉寺者。富士川之濫觴。有池亦名富士。即機山生時所洗浴水也。其右有愛宕荒神之山。踰嶺則版牆山。遠之篠籠山。即東來所道由也。益右之驪駒山。神坐山。三阪嶺。大石嶺。迦葉阪。弓阜嶺。櫻嶺。環匝以至南。其迦葉之上。皤然可觀者芙蓉峯。小殊昨日所覩。則載籍來必隸諸駿者。蓋取海驛

王哲游雲山記曰一石门匠僂而入得平地三畝大壺中之天故曰壺天云

常時所貫視也。其實州抱其半。而所拱不合者。駿與相迺共之。是可不謂寃乎。又其右身山。綿絡數里。而七面嶺靦乎視人。皆爲法華僧所窟宅。稍低者鰍澤口。所在衆山左右。束富士川而過此。益張遂成灝瀚汪瀁。兩州人得通其鑄山煮海之利者。以有此。又右楢田山。益之右則農鳥。農牛。鳳皇。地藏。駒嶽。次第遞列。以北與金峯相接者。州殆乎在壺中觀天也。其巖然二農之上者。謂之白嶺。望之稜稜乎可畏。窮髮之顛。每冬時先雪。以其皎皎乎莫有草木翳虧之歟。是所以最藉甚乎風人之口歟。其皚然其前者。謂之三

国史所謂之兜巖之邦者上之字可削
吾所所字行

物子元配三宅氏生二女夭次配佐々氏亦先没

敕使之川。川流雖不甚漲。獨長皐之彌望。白砂湧銀。夕陽映之。明月借之。此其奇觀。或云爲地藏嶽之發靈。皇華蓋三臨之云。左此者。山谷之間。林木蔚然。黑爲市川莊州最饒邑也。要之一目千里。四嶺層層。良田中闢。皆爲膏腴。遠之鶴駒縣。其東西代棠接壤。子午。近之遂水爲青龍于左。而信駿之驛右。稱白虎。國史所謂之兜巖之邦者。豈不信然乎。予與省吾耳提其口。目隨指移。一一應酬之弗暇也。雖然風塵之勞。一洗爲快。而眩不遂發。夜訪三宅氏謫居。以在吾鼓盆後。故喜不勝其悲也。十一日。觀舊治所。邦大夫差小吏一名爲道。近已出館。取道城北。行四五里而至。則方僅二三百步。東都一關中侯第大耳。壘石不存。塹皆湮沒。唯土城髣髴乎形勢若有也。曰凡四。似其東者爲端門。而內城一層。臺址在其西北隅。極庳矣。嗚呼以機山之英武。而擁五州兵。威震東諸侯。莫有敢抗者。迺若是其陋也。可謂能以國爲城者矣。後主之不能學之。宜哉乎。導者指其西竹林中。是當時夫人衆姬所居也。唯隔一條路。環以小塹。南有部曹數尺。豈其臺榭。或假山所設邪。奇石幽艶。往往點綴乎榛棘間。使人潸然生姑蘇采香之想。小吏語曰。是竹

廠　廣韻露舍也　又集韻屋無壁也

爾雅山脊岡也孫炎曰高山之長脊名岡詩云陟彼高岡是也

也闊節而堅緻耐久不蛀大小匀莫有本末是宜旗竿視之果然東與鄭躅崎亦隔一道菁莽不可往則沿田間逕而至新布金處上廠羣有司皆在有啓行厨者喫松蕈美甚下廠工役雜沓予之所不堪者徑詣壽藏所地高敞景大勝懷中出藩主所製作碑文藁誦之予與省吾四目所眺視毫髮不忒皆嗟嘆以謂神矣藩主明能見千里外也予獨曰吾二人者秪役來此爲是故也而今而後可謂徒行矣皆大笑遂從背後陟山訪鄭躅崎緣山脊行里許皆蓁蒙不蹊頗至突傷手足鄭躅亦不甚盛及得稍坦處迺機山

依俙猶髣髴

詩維柞之枝其葉茸々傳盛皃

宋玉高唐賦巨石溺々之瀺灂兮注石在水出沒皃

生平游賞處相傳嘗有小亭在焉唯見數四石頭依俙似柱礎者已歸與邦大夫謀明日西游事寐則雞鳴矣

峽中紀行中

十二日平旦右隻羽口而出郭西行初覺轎簾微微搖也遥見前山白草遶峯茸茸然漸行草漸長沒巓迺悟其爲雲氣也頃之有風蓬蓬然北來簾益搖不已轎或欹側不安予怯寒過常入則轎中以外套套頭坐省吾時或見語不應但敘鄉道者報所過地名呻吟聲時時聞于外過冢原村覺轎底瀺灂有泉聲

左エ門尉壬生忠岑

蘇軾詩朧々曉日
上三竿品彙劉
禹錫詩

者再問之涉藍河與荒河皆小流也謂荒河古曰忘河壬忠岑所咏也字蓋由草書誤及富竹村又聞泉聲苦河也經龍王村路稍折北行雖風不衰轎不復欹亦覺不甚寒也路側有二三茶店轎夫放轎大冢下而入店予尚坐轎中蒙頭忽聞冢上高哦日出三竿詩識爲省吾聲口急推外套出轎則誠已三竿矣遂同登冢上四眺芙蓉峯巑然巽上羣嶺皆如傴僂然峯形與府城所瞻頗同秖覺右邊有缺豈美人側面見頰上一渦歟身山鰍澤口白嶺地藏鳳駒諸嶽亦轉分明也立談間肌膚已粟忙上轎路復轉西轎

李宓陳情表州
司臨門急于星
火
灌頂義疏諸將咨
腳服奠欹支書注
小柱爲枝邪注乃橋
漢西域傳婼羌國
去陽關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辟
在南西不當孔道
字書曰要道曰孔
道

復欹而日色漸午不復蒙頭經幻谷村皆屠家也想烟而不得乞一星火出村踰潮河有橋頗危風轉急轎愈欹迺下轎過橋身著數領綿衣風來時殆不支吾也入薩崎驛風始柔從是信駿孔道驛頗佳不甚寂寞驛右人家竹林間似有小逕逕口有一小碣則走大士洞道也下轎訪之步僅半町許至洞處懸崖數十仞鑿崖腹爲龕龕凡二左安地藏右迺大士像皆空海造中間懸銅鐘一別無奇觀唯磴徑屈曲迺得至龕所甚峻難登磴口有一大石下垂者而磴爲其所蔽如無入處然石右與龕址連俯僂由石下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礼記御道而行中道而奉其身之老也

始得磴磴盡處右龕而左有洞始入洞黑暗左右摸壁而前陟降幾級欲躋者再洞腹稍寬右轉而得洞後口豁然迺明始識横穿嶺身也口甚窄縱横可三尺出頭以望新府城蹟在前下皆田疇也召鄉兵鄉道者問此可以詣青城邪則曰太迂矣迺還從入口出一僧年可二十拱立以竢蓋住持僧也庵在龕右平地上蕭然數楹欲相邀至庵進茶慮前途故不往行語出門云此龕八百年前有鬼神一夜鑿崖以奉大士像洞昔年士女進香路也時世替革後村人烟漸繁官爲置站驛而洞前地犁爲耕地故今迺反爲

先生曰一家村邑名亦不可知也

間道耳問癸未冬〻地震時事則不唯龕洞無恙連庵所亦恬然遂别歷一家村過釜無河灘迤邐北行風猶未已左眺白嶺上黑雲湧出如蒸甑烟憂明日或雨柳澤訪古之弗便也土人迺謂尚隔兩日至祖母石驛云田中有石如老嫗立狀非路所繇故不覩焉驛中有小逕左分巑崎至此爲官道從是取小逕西行渉釜無河身由桐澤而入澤皆石磧縱横半里許後顧西森則後主移營處俗所謂新府也遥見長崖數里崖皆懸垂成條矗然如數萬石柱湊成者狀其石飛落處往往嵌空殊爲壯觀澤口盡處右岸上人

余年雜試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摘花之所節成五朶雲是也

家數四隱見叢篁間迺折居村也循左岸上小逕南行又見芙蓉峯如笑迎轎前者右有德姓渠前此四五十年德島其姓者激釜無河始爲此渠身三十餘里頭在圓井村西郡皆賴其利云沿渠西行數里至常先寺門前皆田隔田而人家數十作簇即青城村也鄉有司來治餉者偕住持僧出迎揖而入登堂謁藩主先公神主而後往方丈話得遺事三條觀機山時舊封劵人名門字皆作閅葢古時爲爾花押亦非時樣者古樸頗有趣頃之供湯餅冷硬不中喫鄉有司所治餉亦咸僕從皆食拉寺僧覽先公墳塋碑制

鬼物　列子趙襄子狩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　鬼謂鬼物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

瑯琊代醉記

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声山月高

比諸今世都下士庶所用者極短小其時俗可想字皆剝落不復存辭出寺則先公莊在焉迺經來時路出桐澤口入折居村過入戸野圓井村果有德渠發源處木聲若雷渡小武川至宮掖村則日暮矣宿土豪家是日寒氣甚肅而村在山中夜出庭俳徊覺月痕頗小樹木蒼然忽視如鬼物怖人狀獨吟猛虎一聲山月高佇立久之入戸省吾既寐十三日出宮掖村經牧原右眺金峯艮方也北則谷鹿嶽西北行入山高村路側有數人俯伏訊之柳澤鄉民來迎也右大武川而西行川出自鳳皇山東南流與小武川合

周礼丘壇三成謂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

東注釜無河南自青城北至慶來一帶地號武川者由此得爲因憶藩主十二世祖源八府君分封十二子武川地事問其邑所則云三吹在艮六里而近白須在子界以山横手在戌大武川限之僅可三里許慶來在乾有上下二邑上邑十二三里下邑十五六里上慶來有關曰山口迺信州接界處新奥在宮掖西南山中其東北而馬場東南而山寺各有多少路併來路所由青城牧原宮掖皆十二族所姓受者也忽睹金峯轉東則出府城已五十里州境之將窮也駒嶽亦來逼轎前望之山之不毛者三成似焦石疊起者巖稜角歷歷可數形勢獰然不似前此芙蓉峯笑容相迓者相傳豐聰王所畜驪駒飲是溪而生山上莫有祠宇山猱木客往往而逢以故土人不敢登昔有一人戇而勇齎二日糧以躡絶頂見一老翁相責曰此上仙福地非若曹所渉處捽其髮放叢下則怳然已在己家屋山後矣問鳳皇山則神鳥來栖處字或作法王法王大日也現瑞山上或曰法王謫東時陟此山望京師予疑其爲道鏡也語未已土柳澤村曰有星山故城左側黍田中揷竹表識處謂是使君舊莊其西十步許昔時有大柳樹是邑所名者

本朝通記推古天皇紀曰皇子学儒文並通達故又号豊聰耳又号聖徳太子

山猱　東方朔神経西方深山有人長丈余袒身捕蝦就人火炙食之名山猱云〻

博物志鄱陽山中有木客食木得不死云〻

道鏡　本朝通記称徳天皇天平神護元年冬十月授道鏡法王之位

插竹表識者墓非常也爲物子來也

[illegible]

已枯矣。問此去餓鬼嗑幾多。則在邑西南山中十里許。促邑民引至其處。皆搖頭。愬其險隘不可往也。強而後可之。濟石空川。穿田禾中。漸入山間。石角碍轎。荆棘曳衣。左縈右迴。不知其爲幾十百折也。轎已不可行。則皆步。可五六里。而至山姜澤。迺見右畔崩崖中。一種無名野草茁出也。自此兩山夾徑。徑極險惡。時時石尖砭足。不可闊步。後顧。省吾尚隔一重巖隈。顚如欲及者狀。則輒興發。欲小試登山脚。迺跳躍以進。邑民引路者。亦喘喘然。已至一巘。突然橫在前者下。謂是第一關巘。上爲千里眼兵部君辟難餓鬼嗑

逸見山高蓋倭人
之姓也

醃廣韻塩漬魚
集韻漬藏物也

下流

時。是其待暴客處也。路左轉過巘。崖下半爲溪流齧。極細。水皆環繞亂磯間。其聲可聽。崖下路。忽闊忽窄。右眺山腹稍平處。曰逸見疊處。左指兩山相擁最深處。謂是山高疊處。名櫟平。更行一二町。無復蹊徑。左崖崩可數丈。亂石無數。狼藉相倚。勢殊可畏。溪流皆右避而行。崖根悉露。路益爲其齧盡也。云前此七年庚辰八月十五日。大風雨。山大震。崖上大石飛落者不知數。此至餓鬼嗑口。皆爾。毒水流出。皆綠色。味鹹酸螫舌。下緣石空川。注柳澤山高兩邑。田禾皆爲醃漬荒廢。不少。是爲邑所最疾苦。立談間。省吾亦至。則

薈博雅障也潘岳
射雉賦翳薈蓁
茸

本草藎音燼釈名
黄草 時珍曰此草
綠色可以染黄故曰黄
曰綠也古者貢草入染
故謂之王芻俗名
カリヤス

與邑民謀路所由得樵蹊緣山腹以至一崖上草蓁翳薈高僅六七尺下瞰小澗甚淺石頭出水者若干穿榛下崖擇石而蹈過澗至隘口處水果深綠似染家煮藎草汁崩石皆焦色其理縱橫裂石下有如瀝青者流出涊涊然乾者凝塊土人號曰巖礬（一云毒氣）不知爲何用也俯窺水中石間往往有金色砂水搖則鑠鑠然可愛前望瀑布三級珠奔玉響可以洗耳頗疑桃源辟秦人今尚在此中也左則餓鬼嗌也其高不知幾十百仞闊僅五六尺峻不可言皆石塊白沙無水欲流脚無可措手亦不得攀據仰視惘然久之邑人

既沒後踝者上足
之所探之砂落沒
後足也

亦勸還予與省吾奮然相謂銜命來此豈可徒還且也當昔避難者雖藩主先公是寧匪人哉相目直登砂果流墜脚不支者數迺得巖稜一脚踏而一脚探探有所得砂礫既沒後踝抽趾稍猛石轉擊在後者偶得樹根橫出者喜甚一行二十人佝僂以進時時抽身輕跳身輕脚健者常得在前而後者每困沙石爭競相推不覺氣息弗接比及中途顧省吾憊甚迺問土人下路安在則云唯是耳因語省吾可以反命邪省吾激甚厲聲謂曰大丈夫等死當死冷石上言訖直前遂得至絕頂處崖崩壓路不可至壘所右登

迷陽薇之已成葉者也

頞府都景彖之作

葫蘆

左傳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

弓鞋

亦谿姜人折花歎兮刺鉤衣花落草根雨路濕弓鞋備

娘子軍　唐書平陽公主傳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威振關中帝度河主引

小龍壟上被以迷陽。刺手傷足。衣皆爲勾破。所帶刀劍室。亦悉作爪痕。省吾即坐不言半晌許。予探腰下葫蘆。得艸還以啜之。迺醒。其恒苦蓐食。故飢憊也。前望壟所。迺峻嶺盤曲處。中間稍平者。可三四十步。闊僅十數步。後崇前庳。腹寛口窄。似地獄變相中啖口鬼細嗌大肚者狀。故土俗命名爾。遠視皚皚。似亦皆砂礫也。一巖突臨其右。下嵌空如洞。亦可容數人也。聞兵部府君匿此。以俟河淸。而邑人祖先多產于此者。不知當時婦女弓鞋。緣何得登也。豈世亂健婦皆娘子軍邪。然龍壟前隔一壑。艸樹灌蔚。水聲洶湧。不知

精兵万人与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号曰娘子軍

二澗字杜撰甚上澗當作曰下將澗當作江爲室用澗字皆失其法吳也

高深。召土人前行。芟斬擬蹈壟地。皆飢甚。苦惙不已。迺慨然曰。使予二人不得躡桃花源頭處。亦命矣哉。下壟取原道。投足砂阪。五尺軀之所壓。與砂相得而走。走卒七八尺若丈許。得石角方輟足。頃之背後二十人相推而下。砂礫爲其益急。人砂之相爲勢。如建瓴相似。有仰僵以背乘砂走者。有失一足。愕然膝彈就以臀代其趾者。轉眄間不覺至嚮澗處。則振衣立澗中石出者上。相顧謂上阪時將謂里許。今則似不滿百步。現成阪路。緣何一脩一短。豈山上實有神仙者。爲嫌俗物來。故驅逐出之邪。俯就崖側。探巖磐及

王維詩鳥道一千
里猿啼十二時
又南中志鳥道西
四百里以其險絶獸
猶無蹊特有飛
鳥之道

擂　音類切研物也
字彙

焦石裂紋者。又就掬澗中金砂。則閃閃如避人手者狀。踰澗上壟行話。問鄕者壘所嶺後。則鸕鷀澳者卽大武川曲極奥絶處。岸閣嶺峻。唯鳥道在焉。又云。此去十二三里。有一條故壘。石室可受二三十人。堂房爨廚儼然可識。而不審其的在何代爲何事。意者譜牒中忠賴者隱也。或行或語。千里眼忽在頭上。跕路側樹根以䞣見一儦後。來喘息頻麤。曰試嘗毒水故後也。驚問之。則曰。小人生于東奥。而從少時習聞毛人氏事焉。毛人造毒箭。往山中採草。擂泥置少許舌尖上。以驗其毒。猛者舌輒裂。緩者裂亦緩。始小人聞毒水時。忽憶此事也。下澗掬其水。綠稍淺者。以傅舌上。半晌許。而舌無恙。但覺其味鹹酸耳。則旋嘗其色稍濃者。亦不裂。淡濃等差。凡五次。而終無它異。遂飲至斗許。尚健若是也。喘者爲其後故也。人皆笑奥人憨其性爲爾。而渠猶且詬責土人妄語無毒謂有毒不休也。會邑人牽鞍馬二頭來候。與省吾各騎。眞款段也。渡石空川。右村北行。得柳澤寺及先公內眷觀花等處。過里正家。供饋飣。卻之。則云。此令秋熟者。小人未嘗敢先食也。今弊村有天幸。再籍藩封中。而昨聞二官人來臨訪。探先公時營壘處。以知藩主奉祖

正字通憨癡也其
廣韻愚也

後漢馬援傳御款
段注款猶緩也
言其形緩貌也

正字通餖作飣說
文饋飣餕也俗音下
リメン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也是乃日本之拜也

宋元章宮名見于世說詞徽

題名之文以辯念爲治其文唯以年月日時与誰具遊之實則不用工也

史日体桃花賦夜景故繁閙然季發

宗之心亦不棄小民也故相聚炊饋治醴自相慶者是盍可薦乎酒舉一箸而出邑人送至界上膜拜別去至宮掖已過午矣治僕人食山村不慣行人炊熟太遲比發將晡時也過釜無河灘轎夫困灘石放轎息其肩者不啻數次省吾秉閭袖一石如帶雪嶺者相視而轎夫則不知酒苦轎緣何俄重邪爲其有阿章癖故也予則思昨游大士洞洞壁瑩白可題名而匆匆不題也與省吾擬再過洞中將近薤崎驛會僕從皆懃憊則命賃馬各跨之皆驩甚闐然過驛里許而後悟大士洞之在後也則憾甚不及日已沈西轎

謝偃詩撩亂魚標昏梅陌参差環

景勝東津

泰伯山巍々乎其有成功也書湯々洪水

𠠥字典音劇倦也

夫盆力轎益搖不已呻吟閒不覺睡生遠樹中鐘聲開眼則月出東山上路傍樹葉石頭皆已露下人衣上亦覺有光晶熒相射疑是何境界也舉目遠眺倒峯側崖長嶺短巘奇狀千態千態如流皆與月露相爲色也入眼輙移無處捉摸思句欲成復爲別境撩亂忙謀更張巍巍湯湯之調迺變轎行如飛境不待筆景似避詩而逃也比及二更至府下館所而吟終不成矣館主人久立門首相勞慰而入𠠥甚猶且痴輿之不可已也推窗引月偕清光同寢十四日僕痛故不發巡視府下街坊貨物山積其土產所冠它州

良純法親王後陽成院子号八宮二品智恩院寛永廿年配流甲州万治二年帰洛

信玄移信州善光寺如来建伽藍称新善光寺豊臣氏時移其佛於洛大佛殿後又還信州

者葡萄梨栗柿核桃烟草松蕈石耳凡百漆器疊席絹紬金鉛銅鐵錫良材怪石是爲最魚則多鰷魚而無鯉鯽海鮮亦從鰍澤口舶致罕故貴往歲皇子良純謫居是州一日因聽杜鵑動其懷都之心作和歌一首自此不復鳴矣予疑其似鳥羽帝隱岐島事也近郊過一蓮寺游行僧所住持也昔朔日上人者剏之寺原在今府城處地名一條則所謂源八府君者所爲插一莖草而神祖入州乞以置府別　賜今地移寺居焉府君及上人墓見在城中訪之邦大夫皆不復識其處所也暮往新善光寺試其所謂燈臺

燈臺全佛有罪者拳之則堂無罪者拳之則輕佛家多此類

惠林寺在松尾村後円融院康暦二年仏海國師應勅命建之号乾德山円鏡天龍寺儒

酒折宮ハ倭武尊也非菅神ニハ祠ニ

日本紀卷七云倭武尊自甲斐國云云歷常陸至甲斐國居于酒折宮時举燭而進食是夜

佛者無復有輕重皆謂佛菩薩似不爲書生地也復遣僕人試之亦爾則見以爲書生所畜奴邪夜詣邦大夫別告以使事已竣明日還也

峽中紀行下

十五日五更發取道板墻當過惠林寺訪鹽山上天目也天暗且雨憶武川人所言驗矣坐轎中油幕上覆眼界猶無處建立但足續枕上憂耳候吏高唱左有酒折宮當下轎則下入華表祠二一云管神與八幡也昔倭武東征還從筑波閱十日至是作歌歌之羣臣不能和一操燭丈人賡成後世業聯歌者所崇祠

以歌之詞侍者曰拜比麼八和苑玖波墻須凝岳異玖那加祢菟流諸侍者不能答言聯者秉燭者儤王歌之末歟曰伽餓奈倍岳用拜波盧々能用比拜波若墻御墻即美之秉燭人之聽而歎賞

元字恐寫誤字書鴻濛元気也

事見國史。古者廷臣之血食外州。皆以天神稱。而土官號國神。以別之。其以和歌著也。亦謂之和歌宮。而八幡神有少宮者。而管天神之名。獨顯於海內。少與和歌土音易淆。則亦謬傳者爾。行五六里。至櫻井村而曙。是機山時稱爲善聽訟者所食邑也。稍離村。左有舟山。有大藏寺。隱然乎見烟雨中也。由山崎村而左。循田中小逕。逕甚曲。轎頭或南或北。雨益甚。烟益濛。疑在雲氣中行也。忽見數十百株樹。羅立道左。但露去地以上三四尺。其它則鴻毛一氣。併與太虛空裹藏之。右眺六七里。長遥嶺如帶。斜疊作兩層。色皆

南北朝宋炳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名山恐徧覩惟当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云々

爾雅釈天穹蒼々天注天形穹隆其色蒼々故也

縹碧。而雨氣所映。鮮䒦不可言。則出頭轎中。喚省吾指示也。大叫一聲。不覺絶倒。路濘。而轎夫幾乎躓。徐則曰。安所倩少文時畫家子。以爲終身臥游具哉。葢其癖又來也。訪山梨岡。何在。北行數十步。右眺鹽山。左過鎮目寺前。益左。詣岡下。有祠。卽祀典所載山梨岡社者也。踰華表。有橋穹窿然。橋有屋覆。積禾其中。不可行。則躡闌干外寸許版而行。機山時禁榜。猶釘廊椽。花押如鮮。入廊。祠祝出候。殿甚古。彤髹剝落。柱皆咸蠧蛀痕。殿扉雕鏤。頗纖巧。云是武田番匠者造。葢曩時工人食禀者。如它州稱飛驒匠也。前有木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家語辨物篇注魑魅一足人面猴身能言魍魎山精也狀如三歲小兒好殺人声如迷惑人也

礼記侍坐于君子欠伸運笏撰劍注

獨足獸一祠祝不識爲何獸問祠奉何神卽大山祇也傳云山之怪夔魍魎豈是邪觀機山賜其先人書及其時有司官券二道辭頗懇視省吾撰劍首有倦態洒起送出指華表北一石大可五六尺而謂是郡之鎭石歲時有事祠中輒所徙神輿奠幣牲處就視傍作皺紋如綿絮狀厚纔數寸不能識其入地深淺百千尺也出村候吏報兜山在左方嶺上去乎轎處里許雲霧封不得覩其眞形益兜鍪云更過一二小村又屈曲行田逕經萬力渡遂水一名子酉川爲從府城北流而東而南西循行十二位與釜無合但缺

行哉川乎川皆地名是亦逢行半一譯

安禪不必在山水滅却心頭火亦凉

織田信長燒伐之時僧皆作偈坐死據此一偈走出逃之其偈傳此偈云

山海經曰物有珠曰君山在洞庭湖中亦名洞庭山狀如土螺

髻古今注童子結髮爲螺髻其形似螺殼也

西域國有維摩詰策以手板從横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

戌亥不周故名爲其國語又有操音意故亦名歟行哉川乎川等邑有七日市三日市則嶺南亥市類耳至惠林寺顚視山門上有鐘僧快川入定大火聚處謁機山像相傳其時召工弘淸者來洛對而爲之旣成酷肖曼陀羅中不動明王者貌也遂命螺其髻跏其趺左手操索右手握劍燒頭髮調采色色之於今諦視但肉法及胷膺膊上有長毫爲非明王耳僧語此地爲牧莊或號馬城始爲源道蘊邑世所稱二階堂出羽入道者也道蘊請疎石開山笏室前心字池卽國師遺蹟往視右二點爲沙土坍所沒矣及機山

幀音張画繪也

瀋[illegible]
亦作瀋

時從正法請快川來住持在永祿六年而封劵署七年請出觀之其文詞極恭量田帳籍心縫處印福祿二字圓徑八分許總計處精字亦圓一寸二分益當時鄉有司所用官印皆色朱今俗間所罕見也又云機山影原在小松下世後七年始徙此壬午之亂兵燹燼殿閣它佛像什物皆所掠盡唯此與所奉釋迦文拈華像僧末宗者負謁　神祖寺迺復舊觀又覽牧溪畫羅漢唯存二幀則第九第十尊者也快川題署其背墨瀋若新可翁畫海島大士像亦佳筆也又云更入山十二三里有淨居寺奉天王像機山伐駿

高坂淳正作甲陽軍鑑今行于世

古今集
鹽山指出ノ磯ニ鳴
千鳥君カ御代ヲハ
八千代トソ鳴

時夢籍其力高大夫軍鑑謂之上求寺不動尊者訛傳也話間晷移捧河漏麪至蕈爲羹皆芳潔適口知香積之富也辭出門南行過東方村詣鹽山是和歌者流所稱爲名區者其與海相去遼遠豈芙蓉未從地出時潮汐所激邪將地産鹵鹽或如解池蜀井邪不啻此也州之與信連而反隷海道者皆疑矣問指出磯何則候吏失笑而後徐徐對曰此石和入府城道中可望焉予之緣名近而謂其在此也山門跨橋上扁向嶽寺三字又鐫慧光大圓禪師六字卽機山爲拔隊奏請也與吾府公所爲高泉請謚不差一字

元贇詩梦成佛今
皆驚外未孰冉
正字通肫然誠懇
誠之皃

篛音六竹膚之堅
実者一曰竹外青皮

皺說文皮細起也

可怪堂後禪師像冷骨癯貌而有肫然懇至象目精嵌亞烱然如射人衣上漆光如鐵可想其人數十百年後名手造也像左袈裟一副摺疊處皆斷初看如淡黃翻其裏紅彩隱然乎絲理年久壞也哲那環徑三寸合鈎剳其中裁而圓之膚皆向外其合縫處漆力盡皆綻矣右有拄杖一不知何材輕甚深黑色作皺皺狀長七尺二寸三分兩梢頗細上梢三寸七分下梢六寸處皆作貫珠形去上梢四尺處有探水繫棕櫚扇一拂子一扇闊七寸二分長一尺柄六寸七分拂唯柄長八寸五分存矣東有峻翁像亦頗肖臞

角眥之角也指角
者言目眥之極場也

款古図古畫有識
款陰文凹入者識
識陽文凸出文者

下火法引導之法
佛家有下火文

殊甚其第二祖也西侍者像忘其名年二十四五許目銳眥指角英氣覺逼人皆戴帽五山諸寺一樣形制也從殿左至明白菴寺規榜文極陋住持僧頗似持律比丘矜持爲者子院四十州中菴院隸者百餘其在它州悉爲有勢力者奪取也出見古書畫開山禪師二幅其一只無常迅速惜時不待人作二行書印在行間其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亦二行印在尾上大下小皆無名款字不惹塵埃其人胷中可想省吾則指只惜二字示予似疑笠上笠者峻翁一幅下火語也印亦上大下小在後二

毗首羯磨佛之巧匠也天竺其位也狀麻利支天伊多天之類

南宋楊補之字無咎号逃禪老人

錢舜舉元人字舜舉名選号玉潭

徐家叙問暑遊之東北甲州有藤山曰名金山又振福寺一寺金山寺微芒水間分

淳熙南宋孝宗之年号

行間字弱甚畫達磨一幅上有蜀僧道隆贊題曰爲朗然居士拜贊寺僧謂其鎌府始主也是否又云是毗首羯磨畫夫巧匠天以筆墨代斤斵自昔未聞可謂時時出神通楊補之梅二幀皆五寸闊錢舜舉芙蓉雪舟雁皆佳僧又云昔寺藏東坡竹補之梅大幀爲一官人請去其人易以它畫因剪原幀二寸許接在所易畫上以存舊物予笑其用心勤矣哉古銅磬一金山來也僧家常用如仰盂形者徑一尺五寸六分厚六分銅色粹美不可言緣邊有題署細賍皆鎚痕作字不須刀鑿讀之淳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造

國二十八年甲州有於曾神神之祠也

福田經聖僧羅漢其像是菩薩像仏應化聖僧應化僧

三字作叁爲異僧奮腕作勢而打者三聲震山谷不絶半時許遂遍覽寺境堂後大士閣勝和尚鎖眞身處其西南垣內大杉樹三郎使君藏鎧處今移在於曾神祠其西無量壽佛堂南慈氏堂卽犖峻翁處佛殿西有五司寮其南禪堂禪師以其師像代聖僧其師者所謂三光國濟禪師者也諸堂皆華榱如今黄檗規制也薄暮雨不已辭出門過鹽後村涉面川宿勝沼驛夜半地大震思親之心俄甚十六日衝雨東行路側葡萄架采摘殆盡蕭然似非復來路也上柏尾山石磴如都下愛宕高寺僧誇說福原鎌府室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巨勢金岡中納言野足子也住清和至醍醐仕五代朝廷至大納言子孫丞相始畫紫宸殿賢聖像

嚬天子之余也逢
嚬言反逆也

世世霸主文券存。又巨勢金岡畫不動幅廣丈二。希代物也。爲急行故不請觀。村口有大橋橫吹川也。陰雨與溪流助勢喧豗然。物候之驟殊。疑取它道還也。至鶴瀨關吏迎謁。擇店之可宿留一傔看裝還出關。由橋前左山行一里許。有諏訪祠始。則與都道但隔一川。行人之語驛竪之歌。往往相聞。衣皂白尚可辨識。漸行所隔之川又隔山。其水聲漸不聞。寥宋甚土人指語云。後主之棄新府東遁也。鶴縣違順。迺不得已將固天目山時猶莫有是路。冐翳排薈。緣前山以進。鄉豪土兵處處屯結。助逆盜賊。逢蠭生。聲勢相扇將

史記孫子入魏地十万竈明日五万一又明日為三万一言兵士散亂也

晋書蔡洪傳遊天未抗山見河知道郭泰擧目擊之各無所害也

竹落字見舊雜日竹落

祖庭事苑云弟曰祖陵法化道得度來甚多直度只一笠蓑置其室後十八時度

校扈從士。日日減竄。夫人侍姬徒跣荊棘中。路草爲之色變。父老目擊其事者。傳言至今。尚爲潸然。予與省吾不覺歔欷久之。山徑忽東忽北。足指稍稍向上。過水坌村。時有陟降。右沿一溪。則龍門下流也。率行五六里。而至景德院。雨亦小歇。山門南向。入門謁後主廟。後主郎君夫人影像。皆新造者。太俗不可觀。僧麟岳圓首座將校從死者三十三人。虞氏輩十六人。皆牌子也。廟前有後主所踞自裁者石二。竹落其外。謁畢詣等室與住持僧語。似有道骨者。問遺墳所在。則云始後主兵解時闔州麻亂。莫有爲修後事者。僧

田野精舍十年不称寺

拈橋者在廣嚴院聞之來赴既過七日屍血淋漓君臣不辨迺同葬一壙即今建廟處以故别無寃変所一二年後　神祖命伊奈熊三者建寺奉祀特賜六七里地供香火而猶且草創寺莫有所名之州檄郡符但以田野精舍爲稱七八年後始得成寺云拈橋已順世後住者貪暴不作佛事迺採伐境內竹樹圖貨殖爲務則勝國遺臣來事　神祖者皆憤甚更請良尊者居之而使寺境不復隷廣嚴矣良尊復推其師骨山者爲祖以故拈橋遂湮沒不傳焉後主廟貌皆二三十年前所營置而從死諸臣姓名亦緣小

眞諦釈氏亡経
四諦苦集滅道

高士傳堯讓天下
于許由巣父偽不
隱田乃退湧陰之
水洗耳拭目遂去

幡氏者作牌寄送然後可得而言也晷已斜則相訣下山行數百步有路右分似入村小徑者予不以爲意沿阪更下可百步行且覔走天目道逢樵子立語迺識嚮者是也反而道焉初見石田夾徑往往而在疑樵子之吾誑也愈行愈邃又疑其眞諦語邪更無隻影從誰而質之大氐八九里間左傍山迺右山稍闢阻之以水水左則左擔影可鑒左右遠近之迭代洗耳之聲皆水而娛目者無非山而後知其不人間地也山間稍坦者曰屋形平即典廐使君者昔居之皆踞坦處憩息兩益歇頃之仰看雲裂處處見青天

正字通騰音有
宿也說文有寓也

家語顏回望吳
門馬見一匹練孔
子曰馬也馬之光
景一匹尔

三體詩杜牧山行
詩遠上寒山石
徑斜白雲生處
有人家之

蘇軾表忠觀碑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
茗源在天目之名

熱蒸倏甚。皆袒膊而行。至枕阪。相傳古時有龍伯氏之子。蹈蓬山而疲。茵芙蓉而臥。是其枕也。右瞻龍門瀑。響猛甚。但匹練之色不懸于天而布諸地者。豈陵谷之數。福地弗免邪。更行。見人家數四。曝椽實箔上。問何爲也。淪殺其味。作爲餌也。予憫然丐數顆袂之。省吾顧曰。知棲雲之非遠也。以何故。詩不云乎。白雲生處有人家。以是故也。相笑而行。果得寺門。未至十許步。路左側小亭。安地藏像。前有石名息壤。始業海西歸。行求山水之肖天目者。至是罷甚。跌石以睡。忽開目見一磁椀。因憶在茗源與其師中峯約。遇天目

釋氏要覽梵云阿
蘭若云無諍又云
閑靜處

輒止。遂登山四眺。果獲勝地。出所背中峯像。建蘭若奉之。則今棲雲寺。土人云也。以國言磁椀爲天目。而傳益以空海三鈷事。世俗所傳語。率此類耳。山門曰對嶽閣。影堂曰傳燈菴。有所背來中峯像。豐胖。覺有智福相。哲那環作六角。記鹽山拔隊像衣上者亦爾。則其時尚之也。右有業海像。亦豐而少骨。目視望羊。然。俱較諸鹽山諸師者。精彩若在雁行。爲其不嵌睛玉故也。凡百工巧。中華爲精。是獨不然者。豈物各有所長邪。抑唐代之遺。施之吾東方也。入方丈啜苦茗。喚僧語。曰。機山七世祖明菴使君造是寺。山原名木

壬午天正十年也
壬午之災長篠之敗

漫漶不可別皃

王孫ハ猴之一名見廣雅

賊山入更深有使君養痾處寺罹壬午之災其所爲興復者莫有大有力戮助而陋樸如所見矣封祖四十八貫今而廛廛乎四石二一斗云訊所謂十境者出業海及使君歌詩一版相示愬其字畫漫漶予慨然誓指背重新之僧合掌曰多少福田予曰是不爲福田亦不爲名高僧惘然其十境者雷鬬峽山神廟飛猿嶺梵音洞金剛窟忿怒巖天目井弁龍門對岳傳燈爲十索其處僧指寺西長嶺如屛障然見百千王孫相負攜纍纍乎垂樹枝間熈也問其它六者則云路甚遠且荊棘鉤衣不可行矣予及省吾強之迺云無可觀色頗憚然向行童喃喃不休若將喚寺戸來芟路者狀慮其妨農收也意廢而止僧則云影堂前大樹每夏夜有三寶鳥來鳴又有神燈來往富嶽夕納涼人多見之又大風或失火必聖僧現瑞種種絮話似爲十境補與者頗厭之卽出始上山時得一聯云礙鞋冷石如留我植杖白雲來媚人及還賡成覽歸與之轉佳也寧僧之敗興俾境之無僧者頓覺勝邪未暮至所擇宿鶴瀨人家宿家雖隘而主人頗能話話及天目事主人失驚云何得無它問之則山中故嘗有木客善撩人迺悟鄉者僧憚爲導爲是故也

寺戸ハ属附寺之農民也

韻瑞喃々多言皃又燕語

紀行中棲雲寺之渓物子尤不合

東坡詩山中木客解吟詩

浙　説文江水東至会稽山陰爲浙江
戛々　轢轢也　カスリゲス
翊々通栩々　莊子栩々然蝶也　注自快得意又釈文喜也
潘岳射雉賦乃擲場柱翳徐射　青除地爲一場　柱翳獨子草也

嗚呼俾我不得窮苕源之奇者。僧慈悲心也。夫木客善吟詩。豈必畏人哉。雖曰畏人。亦何怨吾儕。是則可謂過慮矣。且聞山與在浙者。騈其奇絕。而千載廖廖。不施譽於翰墨間。戛戛乎淨老十首。寧足攄其烟霞之趣。使山靈木客作翊翊面孔向世人哉。雖然不啻吾二子者無山緣焉。迺山之無詩緣也。亦其護拙忌吾二子者也。又問勝國間事。今景德院門前處其時有二三人家。後主之走至此。追者既逼。則納夫人衆姬妾一民家。其人名清右。其子孫見在。尚語其時事。時會積茅于庭場。命撤以擁塞其門。口呼一炬火之。

砍　音坎　伐打也
罣　玉篇礙也
新羅三郎八幡太郎之弟也

侍女輩或有走出者。皆砍投諸燄烟中。南年聲與哭泣俱闐。後主曰。今而心頭無罣礙。其烈可知。迺覓地稍高者。得今構廟處。出寶甲盾無者。衣郎君。土屋宗藏爲之師。顛沛間其執禮不苟者如是。後主則提偃月刀欲出奮戰。宗藏諫曰。主君則新羅三郎宗統所在。承二十八世社稷之重。上天之不弔。一旦運移。業已至是。而豈可放匹夫之勇。援首奴子輩哉。後主抑憤解甲。端坐石上。使宗藏奉刃取終。或云使小原丹後也。從行將校皆耦互刺以死。最後宗藏及僧麟岳。在岳謂弓刀之士。方其運刃自屠。力或不足。欲死而

襄終也

字書攢音攢族聚也 攢戟ハヤリフスマ

後漢書注泰山東南岩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

杜氏通典左青龍旗右白虎旗

不能呼吸纔存是豈不大不可欲事哉僧則亡害也迺使宗藏先審睇其克襄事而後岳以口伏刀鋒貫其背死世謂後主殞於攢戟下者傳聞之誤也予始拜後主影像猶如不拜然至是不勝悚然十七日中夜蓐食迺發上篠籠半嶺天稍稍明深谷底人家雞聲遥聞山豈比岱山之崇哉雖然意渴日觀之勝甚使從者推轎而上及至巓遠黛中往往逗紅濃淡相暈覺群山之豔於來時獨憾小佛藪虧不得眺其虹旌澤旗後前導擁之繽紛鎔金之在冶其大幾十餘丈也與之與歸思相扗步而走飛而下嶺至麓顧仰

曰囊中喪者於囊中失之也

秔稻之不黏者

要術秀海性秀者 日食ク鐵犯曰無所下箸之

之省吾尚在山腹喘吁吁然經黑垈初雁花崎諸站歇于猿橋子囊中喪嚮所丐杅實甚索之不得省吾笑曰未聞公之爲狙公杅實遂何用曰嘻方我之在南豫章夫譴未霽親親及諸所知識厚祿者無半字相問是以日夜奔走窮山谷間與牧豎耕夫伍備嘗稼穡之所艱難十數年間其所餬口四方者大氐盤中堆盛藜藿芹藻荒歲則草根樹皮居其大半糅以半掬許菽麥其所貢公上香稻白秔悉皆眼飽而口未熟一需　大恩來所事之主雖有大小朝廷之分合而計之可得六七百石米其所下箸雖未能鱠五

芟庭果之清素身業食惟有藍菹芥蒲蓮生蓏或蔌曰誰滑庭邦亾食

晉王濟十濤率拜于道左之

紈綺　漢書注白儒之濡水洗之僑吊貴戚子弟之服

宿命通　法苑珠林有宿命華嚴經云去眼一天眼二天耳三他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之

侯之所贈遺如樓氏之子而亦不至借九詐非以諱其窶也況此行軺車之所經鄉有司戒前郵丞里正扶服道左遇者下馬言者鞠躬如遂忘昔吾自以固有之也及覩其人狙同糧者爽然自失忽復悟前身矣因思不啻我也其生長東都以老死恩澤中者則前身皆隔生哉故我懇丐四五還都後將以饋吾黨紈綺之子俾其獲所謂宿命通者是豈非四五善知識邪善知識而失之是豈不可求之太急邪足下何以笑諸則省吾唯唯䐜笑其迂也逆旅主人不知何人年方冠介子所從傔乞留詩奇之甚需燈心帋展

（先言燈心紙言席紙也未知出処

雅文中有橋樓五文白髮野氏之子之

立槽　遲侍之也言其主之多急

仰秣　言閑暇之狀也

而書途中一二首又作五奇畀之經鳥澤至狗目驛蓋驛戸自非綰海內之孔道巡述所皆繇冠蓋相望蜚騎塵鶩若東海一路者則其所朝夕資家口必旁資耕穡用供公上之需也況自有東都來幾十百年峽之成藩寔昉今日而就封之命未下國臣挈內屬于州者或鮮矣是乃本道之馬豈能昧爽裝鞍立槽終日仰秣以竢寥寥之人影邪毋怪其客至而嗅馬于田之遲緩也要之非驛戸之資耕而耕夫之供驛者則亦其心厭驛之妨耕者已以故吾發府城後欠伸之聲必發于驛天目之游已竣思家之心如火斯

尖言号槍之類也

左傳申包胥曰吳
爲封豕長蛇以薦
食上國虐始于楚
注言吳貪害
蛇豕

急而其身雖在轎中乎有馱包焉有罷僕爲不克棄而獨前愈益不堪驛夫之若將終日于是也於是轎夫放轎驛側者久之予偷出轎獨行而省吾及從者不知也行蓋三四百步許陟一丘而竢而皆不至翹首以望林杪之間亦不見號槍之尖四顧皆青山與益佳慨然又謂寧且行矣此至垡尾道直如髮獨行不岐迷是何假嚮導者哉渠其即轎之輕而識吾之不在即吾之不在而直追以及之焉耳乎山谷間雖狐狸長兒孫處是何干茂卿事更有狼與封豕乎峽中是物故嘗不害于人景德寺僧云乎爾也愈益前

滕王閣序煙光
凝而暮山紫云々
東方朔傳天下黄
雲東下後車五穀
大熟
王安石詩曰渠行
碧玉畦稻卧黄
雲
蔡堅咏香詩一
穗黄雲倭云々

行不顧矣時豁秋望烟凝山紫夕陽之借色霞霞之借色紅樹而紅樹之經幾霜于來時其色之與歸心益深也目以娛乎足留心以感也步急翁嫗在穫婦子戴餉田皆路左右夾之行語相答侶伴處處有之也黃雲多捲稻禾之大訊之年豐故歷垡尾至鶴川後顧尚杳然迺踞驛人家門傍石丐火吸烟一二管忽聞人語驩然者即諸人後至也眎之喘且汗相笑偕宿于上野原十八日始自予在藩邸中與省吾稚相善予今年四十一省吾三十九而顏色老矣然予多病善臥其於所噉食頗不及省吾性亦嬾甚又有

子房之疾去穀食也蓋言減食良養生之故也

五代李愚之傳廢帝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是粥飯僧耳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

醬豉、醬油之味噌也

子房疾行則鴻雁步不能致遠省吾則幼學擊劍甚口使氣忼慨舉止甚急促故予或有粥飯僧之誚而省吾不免名在儒俠間也素常每相見輒必善謔紛然競相誇其健壯以鬬其歲云及在此行涉歷峻危予業已性良孱食且便山行故省吾每爲所贏不能莫所憤怪至是日以將踰小佛嶺中夜起治食凡醬豉峽中所造極臭惡味不佳爲其止幽藪不劑麴蘗且貫索懸之屋頗帶塵煤故也會行厨中者竭之以取給店主人是以予亦不復能健孱食而省吾暗喜甚已出驛而過關野美稻等處右眄湘水上烟霧濛

風俗通高漸離變姓名爲庸保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案技癢者懷其技而腹癢也

史項羽紀諸將懾服莫敢枝梧

蒙然皆云近冬水方洌也稍稍至小佛嶺技癢復發不得忍則下轎而徒省吾傴僂抱持馬背以下險其尻時時高如野雀之啄衆皆危之不聽可下嶺三分之一予已飢憊（不使[illegible]食故）欲上轎則仰面視羊腸上省吾儼然據鞍以臨之恐其望見而嗤笑之也急取翳薈處喚轎而上之而省吾迺謂前去久不見影矣盡下嶺竊已下轎踞路旁巖崖上故爲飛走下嶺者相迎而笑不已省吾以爲信然猶尚（猶字[illegible]作左支右吾）左支右吾陽誇不屈久之從行者鼻間微有若匿笑者態省吾迺悟驩呼云果然果然遂一行鬨然聲聞里許蓋本月初七發東都

舟書化澄真傳止曰無聊言亦当致小狼狽亦何異濟沈之氷之ゝ

此詩蘇佶也

巻引也

以至今日。凡一十有二日。省吾唯是時爲最得意云。駒城嶺下中火。而宿府中驛。井水會竭。而從者皆不得洗浴。然皆困極。臥輒熟寐。十九日。日晏迺起。皆狼狽治裝輒發。午時抵藩邸。反命。藩主欣然慰勞之。且賜以一絶。日明時爲客。總無惡惹得風流使者名。自此予家蓄風流使者印云。

徂徠集卷之十五

古先十州記武帝天
漢二年西国王献吉
光毛裘色黄白蓋
神馬類入水數日不
沈入火不燋
好風書洪範庶
惟星〻有好風有好雨
第一段磅礴撲其
字
第二段㸌翼軫
傍爲以之無五采之
文
神武天皇卅三年帝
登高丘見國狀猶蜻
蜓於是曰秋津島
第三段翼軫芳
凡以吉無風之吉

徂徠集卷之十六

物茂卿著

說一十三首

滕煥圖字說（安藤煥圖字東壁號東野洛仁右衞門下野州那須人）

滕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盍字之曰東壁云。予攷天官家言我蜻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爲文明之象。獨五采之被物上下數千載。誰氏之子。爲能有吉光之裘哉。未睹片羽落人間也。或曰翼軫爲好風。風之從東者。是唯達區萌。鬯菀結。陽龢之

東壁星在北方

文

音

第四段提圖雖以結

第五段提東壁以疑其無有取於文章

張說詩東壁圖書府注引晉天文志曰東壁二星主文籍天圖書之府

第六段提辰歲以斷其有取於文章

莊子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第七段言煥圖生有稱於東壁

施已邪方夫二三月之閒英英者華而嚶嚶者鳥邪亦何莫有颯颯之音表之東海者邪卽卅一之什雖訛自民口可以驗之王廷而不可以奏之大海之西若鈞之鳥言侏離也哉翼軫之衝是爲東壁東壁之下爲弇弇與東壁皆爲天圖書之府物子曰壁之星也天之庇也庇壁之下弇弇然不可見是何取諸文章哉豈其無有乎隱則亦無有乎彰者邪故其於辰也爲爻百木之英繁乎媚春是其秋冬之交所由爻乎其於歲也爲大淵獻淵玄之府不竭是其造物者所取以獻之乎宜矣夫煥乎其有文章滕生煥圖之

煥圖之煥

第八段言煥圖之眞具之明之資

第九段雙提人天以屬煥圖之前路

第十段直提茶壺以言和漢殊稱

泡瀹泡茶之器

用歲大淵獻生也豈降用其精鍾焉乎不然是何其三亘世而弗渝也且也其人慧以敏嗜古文辭過我勉用洗其鳩以協乎韶哉朝陽之鳴千載而一逢之雖然大國之風必季子而後知之者尚且有待乎人哉亦唯用其身爲天圖書之府也弇然之光庶其照耀乎翼軫之埜也是眞東壁哉唯其有之何患其無之故爲作字說乎爾

驟雨說贈柳盞臣之峽

寶永戊子秋吾藩大夫柳子盞臣偶獲一茶壺茶壺者方言爾華人多以名道所泡瀹具而我廼資其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趙武靈王隱居稱
主父
第二段敘和人之茶
亦因注上段
虓 音敎 虎怒甚
也
揚氏法言南楚之間凡
己欲爲是而旁人
有說謂之慫慂
通雅作從容
杳傺 杳ニ傺ニ
西都賦下人杳傺
而不見陽云く
礼記 善待問者如
撞鐘待其來而
容而後盡其聲
也

固則形制孅巨。是其爲殊矣。昔自東山主父受丹丘毛人之祕。享其臭味。加以綺園寶齋。玩花石者。骨董。風流好事。比隆道君之盛。而伯主世世武虓相高。鷹犬馳騁諸妄意氣之習。一變盡也。其時諸侍詔博士慫慂左右者。愈益褒飾。以博大之傳。以奧幽爲之眇論。假其崇高之勢。鼓動齊民。被之天下。風尚聿與。而其絜靜杳傺。削然灑然之趣。進乎技。鄰乎道。遂得與其它書畫歌詩曲藝者流並稱名家。爲方丈之室。賓之來筵。獻侑之節。煬器之間。布置則整。所貴春容都雅。矩矱一定。爲世典禮。而王公大人。俯首受約束焉。

古器

蓋云此邦有茶壺古名呂宋名ハ肩衝云
茶壺
戰國策 吳子之劍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
則截盤
第三段此茶壺之
事以名驟雨
盎 小鉢也
窯 字彙 音遙 燒
瓦竈也云く
盧仝新茶詩七
碗吃不得也唯覺
兩腋習く淸風生
第四段說驟雨以
演出治民之術
先甲氏 先請言之
先世及勝賴也

其所稱賛肩衝等諸物。亦得爲天子之分器。與夏瑚戈商彝。吳干趙璧。齊聲比價焉。是其國俗所貴重。或壺或釜。其名與用。亦不可得變更之也。今柳子所獲焉者。麁厚無文澤。其色騂然。其口轂然。其所肖摸。蓋古所謂盎盂耳。則賞鑒家稱之辛窯。而吾儕迺不識其爲孰何也。古樸之極。汁藥殺然。要之百年外物邪。審諦眎之。其腹黔黮乎。夏雲欲雨者。狀石鼎未雷。已覺兩掖風冷然。善也。遂名之驟雨。柳子則囅然相顧以謂予盍記乎。以送吾行哉。於是柳子將移家之峽中云。夫柳子固與吾藩主同出自。而峽之民也。先甲氏

通雅

正字通姚与遥同
荀子功盛姚遠

漢書王莽傳惟皇
天所以鄭重符命
之意注鄭重猶
頻煩也

藍陽気乱為沴按
説文沴水不利也又徐
邈沴為殄此物
之所壊

抃拊手也

而降。所子駢而撫育之者。未知其爲若而世焉。顧以上恩渥隆。未得輒離輦轂下。就封其邦也。藩主尚且不得子駢其先世姚遠。所子駢者。而屬諸柳子。其尊公先已奉藩主之命。爲柱石於峽焉。而今申之以柳子焉。則藩主之心。鄭重所在可知耳。夫柳子父子者。秩爲上大夫。職綜邦政。而邦政之大者爲民。民所疾苦雨暘潦蝗。于何不有。而暘爲甚。夫雨淹爲霖。沴爲霧。而唯六七月之間。十日所燒。禾焦然死之。驟然雨之。死者勃然蘇之。方是之時。民之欣驩抃舞。其奚若哉。柳子之子駢其藩主所欲子駢。而心屬爲者。以嘿

黙全

羊腸轆々
有声以喩茶鳴

陸羽茶経香美曰
𩡌旁注

諸之字易用則
可也

第五段結法

應乎雨暘之感者。其斯以爲殆庶乎爾。夫然後汛其居。維其器良朋二三。樂其閒暇。臭其𩡌。味其雋。羊腸轆轆。銅椀班班。所謂杳篠削灑之趣。舂容都雅之玩。取諸出之壺中。則亦皆驟雨之賜哉。雖然。不佞茂卿所爲柳子頌言之者。寧在彼不在此。而柳子之所顒然命之者。亦豈于良嶽東山玩物喪志之爲哉。且夫先甲氏而降。峽軍政威天下。而其要亦在農與民也哉。故於其行也。敬忖度其心所欲道。以比諸古人之義者爲爾。

虛舟說

第一段提虛舟[illegible]一道字來

第二段言舟與馬唯道可以致遠

濯字正字通云櫂同

第三段言所偶道在馬不在舟以論世之御馬未盡乎道也

予舍與子厚接巷而近時時偕藩諸學士先生相過往共語驩甚遂得聞其御馬之道仰其屋顏以虛舟予喟然嘆廼謂曰信矣乎是技之盡乎道者也夫道也者所以一之也盖人之所爲致遠者舟與馬已方夫舟而在山馬而在郊蒼然木也獷然獸也顧其於我則漠焉未有所屬矣刳爲剡爲服焉駕爲楫濯作轡銜施然後謂之舟也馬也而我得以致諸遠者道一之也雖然舟者求合於天而馬者求合於人也求合於天者猶有所待而求合於人者莫有所待也故人之言道者在馬不在舟爲世之道於馬者數十百家其猶有所待邪悍然疾駷轡之鐙之策之羈之纆鐙策羈之道盡而我之道未盡也馬於是乎悚然愳愳窮而獰然怒人與馬怒矣而未有弗敗者也安在其能合而一之乎子厚師村上子村上子師流水丈人是三人者皆奧人也奧地與東西毛鄰毛古昔有野相公游而丈人其裔也相公業六籍流風所覃丈人其亦聞之邪丈人之於技歷受數十家言而盡乎道矣吾於虛舟見之夫蹠實走者有知屬也涉險飛者無知屬也其諸何以比焉地坦水險雖三尺童子所諳然皆怵于蹠實而安于涉險者貳於有知也待

第四段言子厚之師授傑出於世

足利之學校本野篁之所設

覃及也

第五段合論舟與馬以言有待者之未能盡乎道

何以比焉言涉險之難也

淮南子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旒　旗旌書影

莊子傳天下之大史稱
贊旒也

第六段言唯子厚所
道難盡虛舟之義
而無所待

執風之權以拓麾
未通此虛舟之義

宋玉風賦夫生地於
起青蘋之末

於貳怵與怒萌焉駼有知猶無知乎駼馬猶舟庶幾邪未也猶有言焉水鏡弗波乘舟者若寢處於堂俄頃而舞槁葉駭浪山崩當是之時笑語愈高者若而人哉是無它楫濯之利有不盡乎道者而聽命乎風也風與舟合而人爲贅旒也果乎貳矣欲弗怵得乎是所謂有所待者之說也今丈人之道不惟駼馬猶舟亦駼猶我而駼我猶馬故自我言之我之有四蹄者尚矣自馬言之歸然舟之帆也舍是亡何有則風之所自其竅在我亦何待夫青蘋之末蓬蓬然起者乎故曰道也者所以一之也技之至斯可謂盡矣古

莊子天下繆悠之
說荒唐之家言

第七段餘波取結

第一段言文山之名所

妙

耑音端說文物初生
之題也增韻物之首

第二段合說形貌乎
以言其名之不可耑

姚字姜子蓋舜之
後也姒姓禹之後也

昔聖人之於天下亦唯是而已若夫泛乎不繫之說荒唐家之言也非吾子厚之所道也子厚孰聽之而曰善哉子之言吾之道也雖然子之業者存爲筆有毫能使如馬乎帝坦如砥請觀子之嫺於步驟乎予唯唯從其命

佐子號文山說

（言文山者子所自命我之非子則烏得言之盖於余子子嘗善諷清譬不翅莊周之於惠子則吾請以臆言之）

佐子業已以文山自命徵予一言以比諸古人之義也則曰雖我之非子乎濠梁上樂莊周不啻也吾請以臆對雖然吾則妒子之耑是名哉蝌斗以降篆籀草隸子之所守悅之在目文之形也姚姒而下左馬

史三皇本紀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
第三段言天地唯
文與山長存以発其
所以命
第四段繳上段以
取於己
史叔孫通傳千金
裘非一狐之腋也
成公後業故筆域有
蒼頡之奇生列四目
而叢明
先吾誤猶曰吾書也
第五段舉字面出
字所以言無當於今
文山
滿穆王之名也

莊屈。吾之所耆。味之在耳。文之聲也。聲先邪。副墨之子。寔爲洛誦。形先邪。書契之前。不無號召。弗筆弗彰。弗曰弗揚。彰之揚之。錯綜乎文矣。是孰得而崇之哉。夫逝者如川。滔滔弗反。結而爲山。巋然獨存。唯是物爲然。故文也者。造化之止也。其在易也。艮止爲山。文乎山乎。子盖以之。不有載籍。何有萬古。不有四目。何資盲腐。有萃于狐之白以爲裘。裘成而以狐白稱。爲其人亡聞焉。則吾亦何妒也。雖然狐白廼以裘稱之。莫徒稱之。則何辭乎。子之藉重是爲也。若夫西膜之謂采石由是乎出。而穆滿所爲三日游。可謂古矣。青

穆天子三日遊于文山采石於是乎出

郭璞遊仙詩云青
谿千餘仞中有道
士云云借問此何誰
云是鬼谷子
第六段以文山之寔
領了
末段結
第七段以子徵之請
起

印之谿耦以公山。斯文赫然乎興。可謂人矣。是皆於子之所業亡當也。義竊取諸此。而不干彼焉。佐子蹶然興曰。我嘗以墨爲土。以筆爲簣。矻矻焉以懼夫九仞之或虧者數十年。一日矣。求之而未獲其萑鬼爲。唯見筆禿者仿佛焉耳。而今而後。知其藏諸無何有之鄉也。夫書以眉其室。佐子名襲。字淵龍。世所稱池庵先生者弟也。寶永已丑秋九月朔。

書前言文山之説

江兼欽字說

攝州富田酒肆入江治郎八

華陽江子徵千里書屬余請曰。維男兼欽甫冠。而未有字。蕞爾十室邑。豈謂無能緣飾其名者。唯不佞之

第一段　去適命
其字
鬯暢
第三段　指出夏時也　星宿也夏人也以論之
頴含　釋名夏假也　寛假万物使生長也
神代卷一島名之曰　磤馭盧嶋
第四段　當論常迹
以中古所以命其字
本朝通紀仁德帝
大鷦鷯

鄕往於先生也。未遑它之筵焉。亦唯先生之辱弗鄙也。其或有意于茲爲哉。時値遏密。百禮皆廢。雖余陪臣。而子徹民乎。則不敢西鄕揚觶。以遥致成人之祝也。迨乎復吉。則已夏矣。於是乎蓋字之曰子夏云。夫夏之時。陽氣𤯝。草木枝葉茂。恢恢乎大矣哉。故夏之爲言假也者。言其大也。其在星宿也。爲朱鳥。朱鳥翼垂乎畿以南。或曰。大礉之野。蔽之也。故其在地也。華陽者其分乎。在方位也。爲南。而畿或謂之夏。皆言其大也。夫夏人而値夏之時。安得不夏其字乎。古昔帝皇之大其德。宜莫若焦鷯氏。而焦鷯氏之大。寔是都華陽以居之。亡論其都。扼海陸之吭。制其勝。卽其時。民思帝德之弗已。寔與乎梅以謳歌之。夫梅之苞乎冬而敷榮乎春者。摽有其實乎夏也。是其時與德不亦恢恢乎大矣哉。距今千有數百歳。其流風餘韻。宜有猶存乎民者。吾於子徹之好文而見之矣。知其子。宜莫父若者。吾知兼欽於子徹矣。夫文章夏道也。古子夏者。其在仲尼之門。不亦文學之選乎。漢迺有欽名而子夏字者。亦經術士也。其列侯子而優游不仕。孰與今子夏之素封子哉。優乎游乎。安取於仕。文學經術。聊以卒歳。庶乎其業之可大也。則是名之協乎實

史記劉敬傳　夫與人鬭　不搤其吭拊其背　未能全勝也
浪速津ニサクヤコノ花　冬コモリ今ヲ春辺トサクヤコノ花
[illegible]
第五段　提子夏劉欽以勸其子
漢書杜欽傳　欽字子夏　少好經書

岡次ノ三名皇紀 旃蒙即乙也又曰協洽即未也亦雅亦〻

第一段叙了請字命字

第二段叙其三世之美

左氏哀六年徙諸偃蹇將棄子之命

董仲舒傳令士大夫褎然為舉首勝甚嘉之

左氏要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

也哉

岡生字說

是歳旃蒙協洽十一月之吉岡氏之子孝祖冠請字於物子物子字之曰伯錫蓋取諸詩既醉錫類之義焉昔余之在城南猶及識其王父碧菴先生先生隱君子哉夫能抗匹夫之節偃蹇於王侯之前者古今幾人邪余每過從未嘗不欽其德乎高其行也尋聞恬軒君纉明其世業褎然乎學中以觀光南海則余亦甫就羈紲役役刀筆間以故不克修通家誼矣迨乎余之受室良岑氏以忝在姻連而居止孔邇也孝祖迺遂與諸弟日來從余游焉婉婉乎美哉弟昆弟四人瓊蕙蘭玉妍秀競爽亡論其提挈呴濡友愛相視日莫則輙絃誦之聲發屋可不謂休祥吉事乎而孝祖年十六居其長讀書離經通大義能屬文辭粲然可觀足以責成人之道也已春秋時鄭頴考叔事君子或稱引此詩是特叔世人倫之變抑末焉耳余則謂錫類之盛莫尚於元愷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濟其美登庸於本朝之上施及後昆史所稱述忠肅共懿宣惠慈和皆孝之物也今我　國家以孝治海內烝烝之化殆將薄唐虞而上之邪余觀於岡氏

四人伯仲叔季

水涸則相呴以濡之得生　莊子

第三段論錫類之義

書曰烝〻乂不格姦

天ノ道也人ノ國家之
德化也言天人和乎天
下爲孝也
類善類也
第四段申言以勗
其後來
濟濟多士文王以安
易泰卦初九拔茅
茹
子虛賦錯翡翠
之威甤云云
第五段曰孝祖之
吉語

覩世類之昌天人之際豈不斤斤乎左契是孰哉夫天之所錫者類也人之所錫者爵也類錫而爵從之孝祖之與諸弟所爲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亦豈有它道邪孝祖勗哉今天既錫類於其家孝子若是乎其不匱也由斯而往濟濟焉者于朝蓁蓁焉者于野出則茅拔其茹處則無思不服辟諸天馬在閑毛物咸群尚以爲國用乎哉鳳皇所集百羽威甤尚以爲世瑞乎哉要之所遇者或殊而錫類之道莫有窮已也孝祖勗哉於是孝祖率其諸弟仲若叔若季再拜而興乃言曰不啻小子也暨乎藐諸幼咸以有賴焉

毛ノ色也言馬相之善也

首段言所以作
此說
異字十八夕字十三
邪字十一
第二段言天地之
無異夕
易天地解而雷雨
作百果艸木皆甲拆
王逸楚辭注鳥郎
與而其舉數
第三段言唯人有
異夕

小子雖不敏敢不日夜黽勉相勸以奉先生之敎哉言畢又各再拜爲岡氏兄弟字義

異夕說

洛人中村以異夕自命旣而不得其說走使求諸物子物子謝不敏不可遁謂其使曰異哉名乎在文名無口爲夕夕而無口不可以爲名無已乎我代其口邪夫天運乎晝夕寧有所獨異邪而星辰萬物之象見爲雨露之所濡山川草木之所息邪華萼甲拆根荄枝葉之日以長其進乎疇昔者不可得而見焉則地獨異于夕邪人之精在目目食乎眠是已邪雖三

第四段言洛人中村之所以爲異夕

惡客言不好酒人

曲禮曰燭不見跋

注云跋本也

客心字三 客舌字四

主異字十

雖而目發作者勤哉貴賤相若政乎朝事乎家力乎郊而貨乎市者皆歸耽於夕邪紂長飲酒麗姝之事於房不可以訓矣雖然恒人之大情也牛山之木子輿氏取譬人之異乎夕可言已使曰然物子曰未也是恒人之所同已何獨異於若主人也吾聞若主人甚口善談人暇堂靜談獨美於夕蓋其言曰惡客勝無客是以日入而屨盈戶燭跋僕更而不厭也其夕獨異人之夕邪夫人心異如面異與異會所往者不合吾未識若主人之面其面豈異人之面異哉而獨無不合者心邪口邪是則以不異異異於人邪心不可得而見焉則其所異於人以口邪以口而異於夕其名之異哉不亦宜乎則亦莫待於我之代爲乎爾使曰善夫子猶且讓口小人豈敢傳口夫子之說在文敬請筆之簡異夕之名以口庶乎以成我主人哉

不置斷案而歇腳妙

此段歸主俗題甚妙

上 異于夕 中 異乎夕 下 異於夕

末段以使言之言結

第一段破題

第二段擧釈子之有龜者

書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釈氏要覧梵語曰杜多漢言抖擻

三毒如塵貪嗔恚

比之能振撲除去

藏六菴說

彩上人以藏六名其團焦蓋取諸龜夫龜弗食師能弗食邪民之食食其事農稼賈貨百工器百官簿書王侯玉食猶且一日萬幾獨釋子不事事不官食不家食食其頭陀雖食猶弗食也龜木處師能然邪水流而就下釋子迺處乎不爭肖也龜靈先知釋子

然今此稱頭陀又頭陀

功德

文字

大宝積經云第三
忍辱又内煌三昧
經曰佛言若有菩
薩住於忍辱有十
二種利益一大不能
燒二刀不能割三毒
不能中四水不能漂
名匡記大雲寺北
有塔爲七宝隋文
帝造之云
第三段言藏六
之字師似
莊子注蹩躠蹩躠
跛蹩不安貌也
第四段言師有
一癖藏六者以結

能知死亦能知生之前不啻肖也龜外甲釋子忍辱以爲甲龜空其中釋子亦空其中皆肖也龜壽釋子無量壽龜之不克肖也龜死而人寶之山節藻梲迺以知焦舍利火不克燒水不克沈七寶塔盛之殆不及也天龜藏其六方其藏之時猶亡之然而時出之濡其首曳其尾其跳蹩躠然師曷乎取師之出食其頭陀亦蹩躠然師之反藏其團焦窅乎不見其人師其是之取乎團焦違物子之居一里有餘時或過之則吾黨之士多從之游者師善華音則悅之吾聞釋子之敎有六根焉方其見過之時吾黨之士與共操

第一段言神之福
第二段言神之怒
史項羽紀赤泉侯
爲騎將追項羽項
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
馬俱驚辟易數
里云云
第三段言制福
怒之變者指出天
狗
淮南子天文季春
三月豐隆乃出以
將其雨注雷神也

華音則眼耳鼻舌身意師能韜藏之邪師之藏之盖藏諸用吾黨之士過其團焦亦如之然吾見師之爲人窅乎故爲言其藏六之義團焦之所以爲名者

天狗說

此篇物子得意之文

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泰山云云也

名山之顚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神之福也殺機一發風怒霆行拔樹隕石巖壑辟易萬物爲齏頃刻而霽天地開明一介弗損隤然如故是誰之爲與窈冥之中盖有物爲儵忽乎爲人儵忽乎爲物衆莫能端倪世俗所圖傳迺有象鼻鴟喙載勝虎爪電目肉翅髟髟鬅乎豊隆之神者咸稱之曰天狗云茂

第四段徼世俗所繇象以破其說

黔喙黑喙言猛獸

第五段吃提本說

第六段申言神之所以爲神以結上段

楚語重司天屬神黎司地屬人之

卿藝旻諸典籍易有之艮爲山爲狗爲黔喙之屬是其所繇象邪世薦紳先生或引客星或援外國之獸者迺執名惑其實可謂妄已大氐三代而上但謂之某山之神後世所訛起自丘言中國多仙　吾邦多天狗彼所稱紫虛碧霞眞武帝君迺此謂榮術太郎金毗羅妙義之類皆是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者也而無知安能知人之所命乎故或以爲神爲仙或以爲佛爲菩薩爲羅漢明王爲魑魅罔兩人各狃其所見建之名稱惟人有知安能知神之所自命乎惟神能降禍福弗爽故世人所稱至于今弗替是重黎之所以

第七段言所以爲此說

第八段銓仮施法

命猶曰告也

雲論早雲賦進望白雲之蓬勃兮大風論大風蓬勃揚塵埃八卅三刀本

鬱来

第一段提舉大本說

別人神也故大傳又曰知鬼神之情狀者惟聖人爲然平安西北愛太子之山崒焉巓有榮術太郎祠主其祀者上人惠通乞予文予故爲天狗說以贈之物子曰予匏繫斯土不能西陟愛太子之山以問其神上人其宿齋戒沐浴捧斯篇造祠以命之其必漠然莫之能應邪抑將有蓬勃然興乎山阿者也則知吾言之信然也而神實歆之

武城絃歌說貽梁溪君

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笑何其喜也牛刀之喩又何若有所譏諷者乎爾及子

漢書廣德傳
有醞藉注寬博有
餘也云云

第二段提梁溪
以之先王作礼樂
之意

史項羽紀聞大王
者有督過之意
注督責也

游有學道之對則直戲前言不復與辨之抑何其醞藉也長藩大夫梁溪君者好樂縣子爲余稱道其事欣欣然喜形乎色君盖嘗從縣子學先王孔子之道吾未知其所詣於子游何如也大氐世君子亡論庸愚其聰慧者務出知與才督過其下銖別善惡賞罸從之亦唯務可去而惡不可殺也上寡下衆殆乎勞矣且下之於上捷於景響才以才應知以知應才與知交鬬而上卒病是國家之所以艱乎治也且萬國咸風萬家成俗辟諸洚水横流豈一力所能障乎古先聖王知其若斯也是以作爲禮樂而敎天下夫禮美其觀樂娯其聽順乎耳目之情納諸中和之德故惡不必鋤習咸於善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上下與天地同流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賢先王之道也故聖人之德雖大哉亦必有術以行之王道之所以易易也雖然一二子猶以爲隱爲者其所至人人殊也夫愛人易使孔子言之子游言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亦何必强其所至乎今長之爲邦吾未知其於曾何如也而豈出於武城之下哉梁溪君亦古之卿也則非如子游爲宰者比焉况長方輿庠序祀先聖其地東接藝備北隣石雲而其南乃海西

第三段言礼楽
之教小大成之

孟子夫君所行過
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

第四段就梁溪
實地論而勵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苐一段所以作此說

苐二段說笙以比爲政

九州屬之則風之所被及豈止一邦之化哉縣子之喜不亦宜乎雖然吾豈強其所至哉亦在君自取爲耳矣故予嘗以爲牛刀之喻亦觀其志者爲是故也

笙說貽國愚谿

愚谿國子者長藩鉅室廼以敦詩禮而蚤爲政於三軍既問道於縣子又因縣子而請益於予予逡巡乎未遑對也曰子之道也我所道也豈有它說乎異日肆樂赤城之室而縣子造焉酒中咸醉矣鼓瑟希縣子從容叓予申鄉者之請予曰豈有它說乎子所執笙邪吾請言笙夫汶陽之篠曲沃之匏華而睆之髹其可鑑參差植之翼如其鳳非笙之形乎然無簧不鳴秋秋之聲將從何聽之雖有儀鳳之形亾所用之已今國子爲政於三軍者以有三軍之士也豈徒以其纛旄介冑之美哉故笙師必善其簧以藏之先吹尉之後吹尉之婁吹婁尉不尉斯液液斯膠膠斯暗雖有簧乎猶亾簧也秋秋之聲亦將從何聽之有簧而暗豈笙乎哉今國子之尉三軍之士猶尉簧邪則三軍之士其挾纊矣哉液之徵而未及膠者有物著之所以石也膠之未甚而呼吸搖落鉛飛彤剝所以甄也十七之簧一石一甄叢然不和辟諸三軍之士

秋音將

字書曰纛縣旄杜到反音導于軍中大阜旂名阜纛旄也

左氏宣十二年楚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矣

甄音震周礼薄声甄

禮記前有摯獸則載貔貅云〻

第三段言調笙之方以及和同之義

石周礼春官典同厚石注鐘大厚則如叩之無声

醯醢〻醢音海肉醬也

甄周礼春官典同薄声甄注讀為甄燿之甄〻猶掉也

蔟音奏

亡統也故簧而不和豈足簧之哉亦不笙焉耳矣故笙師之善簧也若執玉爲政於三軍者之於其士也如保赤子然後鳳凰之聲可象而貔貅之威可致也且子亦知夫調笙之方歟管中其簧簧中其律不甄不石是謂之中離而吹之各中其中清濁高下逌然異也合而吹之糾乎如繩纍纍如珠純皦繹也是謂之和故古之君子求和於異而不求和於同醯醢鹽梅羹於是乎和五聲六律和於是乎成不爾笙太蔟之音也猶何用十七之管爲是孔子傳之晏嬰述之原憲（論語）丘明（左傳）書之古之經也夫人心之異如其面故人各其性性各其德豈可強乎故同者小人之心而拂人性者也和者君子之道而所以相濟也故古之長人者求輔其下欲補過也今之長人者求徇其欲奴隸役也故知調笙之方者能調三軍國子能調三軍歟則俾襲其世職爲政於一邦何難之有縣子說曰我由國子而得聞笙矣雖則先生之誨亦國子之錫也歸語之國子則又將交拜其錫

第四段以縣子之説結之了

交拜者國子拜縣子〻〻拜國子也

有所辟者辟家重公也

匹進脩字說

酒井左衛門督殿家老

羽大夫之子匹進脩初名重遠有所辟乃更今名因請字物子物子曰美哉名乎進進乎德脩脩乎業古

易君子進德修業

詩北山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漢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

已不諾也已諾其諾與否不忽之也

陸奥諸記曰安藤太郎賴時自安部將軍押領奥羽二州烏海四郎乃烏海弥三郎宗任也

桓武天皇延暦中達谷賊起坂上田村丸討之

史記刺客傳於是太子豫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也

之道也。今匠子尚少。比其膂力益剛。晉纘世職。以莅其政。非德庸詎可乎。夫忠信者所以進德也。禮樂者所以脩業也。顧夫羽之地。蓋我燕代邪。其人重以遲質慤愼。已諾忠信。固其天性。吾則思所以廣之哉。以已其業乎。傳曰。禮樂得諸身。謂之成德。先王之教之術也。今夫奧羽之間。寔產良馬。烏海達谷。楛矢石砮。往往乎出。鵰鷚之鷙。鐵以羽之。控弦之威。稱雄海內。軻漸離之徒。血縷試刃。獨流芳潔。而文學之士。廖廖乎以聞者。非土之以乎。匠子乃與其友木子。悅先王之道。千里將贄。尋文祗役。此都則朝夕繼見。請益弗

屹然正字通山獨立壯武皃也

伯道其舊字也

解。吾識其忠信矣。吾則思所以廣之哉。故字之曰子業。亦所以勉其德也。夫莊內三分羽之地有其一。以開國元勲。屹然乎北徼。今爲之大夫者。六葉斐然。以輔其君。被諸邦俗。風其四方。則召公封燕之化。將亦見之當世焉。莊內之所以體　國家盛意者。又自今日始。豈不愈益美哉。匠子五月任滿。將歸。歸則語之水子。相共勗之哉。大夫之績。其必當二子之世哉。享保十有二祀三月二十一日。

君瑞字義

越君伯道。盍將改其字也。謀所以改於不佞。謝不敏。

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山海經云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泥

劌傷之

杼上終葵首言殺上終葵首也言玉之形也

禮聘義廉而不劌〻音貴傷也劌也

不可也則言曰無已乎其君瑞乎夫崑山之玉豈非天下至寶與循其膚察其理司其色叩其聲溫如栗如煥如璘如喩美質焉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它山之石昆吾之刀豈非所以琢之與喩學爲琢之成器莫貴於君所爲名矣鎭者桓者信者躬者青者穀者琬者琰者杼上終葵首盡合先王之度廉而不劌光照一室喩成德焉夫然後天子繅以五采五就諸侯繅以三采三就執之如弗勝謂至貴重也可以祀天可以旅上帝可以見天子可以使諸侯可以治德可以易行除慝所以申信也是之謂瑞喩德之孚焉故雖

堅　聘女　王賜　有德諸侯　劌之　就繅　藉玉　若帝

孟子曰道則高矣美矣

莊子南榮趎曰趎願聞衛生之經已

國語上醫〻國其次醫人

爕和之

有美質必學而後成其德德之不孚何取於德乎是君瑞之義也曰若是者高矣美矣我世業衞生之道方技之賤守也恐德菲之弗副焉曰庸何傷乎昔者黃帝之天師有岐山之伯焉蓋亦執其躬者以合瑞於天子焉實稟聖睿學於僦貸季以成其德爲其德曰仁迺以其術而壽天下施及後世焉其術亦曰仁是豈非君之所守業與追業之成也醫人以之醫國以之可以爕陰陽可以贊化育故雖天子之貴死生以之湯液所徵可以信於天下爲是亦君瑞之義也君於是再拜稽首迺曰請奉君子之教以美吾名哉

後漢竇融傳河
山斗絶在羌胡中
詩北溟絶窮域
西隅抵大洋
陸游詩去歳出雪
初東遊萩舸大舩
下荊州
三佛齊文獻通考
是南蠻之別種
詩有杕之杜毛通
固注曲也

尚以美吾德哉。德其孚哉。尚以弗隳忝吾先世之業哉。作君瑞義。

贈言四首

贈善暹羅語人

（海上自日本二千四百里東埔寨之西北自中南即南天竺也）

吾聞崎陽扶桑極西偏地。斗絶大洋中。繚以峻嶺。中開港輿。可以受艤舸大舶者無萬數。是以中華迤西交趾林邑三佛齊眞臘身毒及鍔冲臥蘭的亞賈胡還往于我者。莫不輻輳之湊。而獨高句麗琉球。別有信地可由者。不與焉。是歲秋九月。高句麗使者入都。時有崎人東游者。與都人士偕觀道周。忽聞其鼓吹

正字通旅音奏与
奏通與節奏也
漢嚴安傳調其声
使有節族
萬姓統譜沈治字
存中湖州人嘉祐中
進士沈存治儔律
学無不通凡律学
一逗下諸宗皆有論
著云云

中奏。一絃而低聲和之。音韻節族。隨其所戞擊。以相上下也。拍拍皆合。旁人莫不嘆異焉。訊之。迺受其譜華人。而不識其字與律呂所應爲何。已。予輒以沈存中所引管色字譜者推求之。而得其字。據字求聲。以命其律也。亦莫不拍拍皆合。則愈益愕然焉。其譜蓋曰。一四一一四六一四四六工工尺工六工。其尺中呂宮。工林鐘商。六無射角。四黃鐘徵。一太簇羽。祇讀一如越。因鄉音訛。猶之俗語越發或作一法耳。夫崎人未嘗識高句麗事。而能識其鼓聲者。受譜華人也。予未嘗受其譜。而能識其字與所命何律者。受解古

道榮宣義皆崎人通榮号羅山

周紀越裳獻白雉

人也。今都人士不識華音。則所讀書。率皆隔靴搔痒。而崎人鮮有讀書。則其所善華音。適又徒爲譯者鄙俚射利具。其弊均矣。是豈不兩可惜乎。夫崎陽實爲扶桑極西偏地。其與中華所距。唯一葦所杭。其人段使少讀古人書。自奮文章之業。則所推知何翅如二絃之譜之字哉。故予於其歸。錄贈之。以徧告其鄉人。庶或藉是有所激勵焉。則後來之彥。亦何翅如林道榮劉宣義比哉。九譯越裳已足多。越裳西去更暹羅。不知學得暹羅語。却向東來意如何。

贈長大夫右田君

子曰居上不寛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長國相右田君。使縣子問道於物子。物子曰。道豈可一言盡乎。雖然。吾聞之。長者大國也。國相者大臣也。吾且言其大者。夫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焉。仁也者。養之道也。以安民爲大焉。安民之道。以寬爲本焉。謂有容也。仲尼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謂無本也。夫一國之人。以萬數。豈皆良民乎。苟不能容之。民無所措手足矣。故君者群也。群人而養之者也。大臣之爲大。豈惟以其祿乎。仲尼采諸侯書。費誓秦誓而已矣。而其所以終百篇之義者。大臣之道。寔能容之云爾。是豈末節小德。而仲尼取之乎。縣子曰。容而無所擇。

牛溲馬勃華医
畜而待用焉也

孟子曰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也

孟子之濯々言艸
木之枯瘁也

毋乃不可乎。物子曰然。有是言矣。大臣之道。選衆量其材而用之。故古之擇者將用之。今之擇者將去之。欲用之者見其材者也。欲去之者見其疾者也。夫疾也者。與材俱生者也。安可去哉。且有所容而後有所擇焉。不容而擇之。其所用廑廑乎亡幾耳。安在其爲大哉。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韓子之譬。孰言不然。且君子用其材。野人用其力。若必以用其材爲用之。則有君子而無野人也。安在其爲國哉。故容而後養。養而後成。成而後擇以用之。若不養而遽用之。則牛山之木。斧斤之餘。牛馬所踐。安所得其濯濯之美哉。故君子之道在養焉。不容而能養乎。縣子曰。請問養之道。物子曰。飲食衣服宮室以養其體。詩書禮樂以養其德。先王之道無非養。已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故君子雖曰未學。苟能以養之爲心。豈遠乎哉。雖然旣乳之又哺之以甘旨則疾生焉。撫心不寬。養之所以或害也。故君子貴學而以寬爲本焉。縣子曰。刑如之何。物子曰。無非養之道也。夫先王之設五刑也。非惡其惡而刑之矣。乃惡其害乎養者矣。故瞽瞍象不刑。而四凶刑。且必惡其惡歟。雖先王之世。豈致刑措哉。且惡也者。善之未成也。先王之期其成。是以不惡

惡也者善之未成者
猶柳乎其初也以待
其終乃材也

中庸 其人存則其政擧 其人亡則其政息

易乾卦 君子躰仁足以長人也

雖然操心不寛必將曰予聖人况聖人而欲殺之是不可以風天下也是害乎養之大者也而堯舜不爾故居上之道皆以寛爲本焉縣子曰先生以安民爲仁然則脩己者非邪物子曰何必非也脩己者所以安民也然亦必以安民之道脩之己焉蓋先王之時天下既安矣然其人亾而其政息萬人撓之而一人欲靖之不可得焉故先王之慮夫天下不永安也於是作爲禮樂以敎之使君子成其德小人成其俗故成德之人古謂之豈第君子傳曰君子躰仁足以長民苟非豈弟之德何以能長民哉仲尼敎仁爲是故

莊子天下篇 是故内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

礼 檀弓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也百家爭衡儒者封己而内外之辨興爲徒謂身脩而後措諸事業而其所以脩己者或求諸心或求諸理剖蠶絲析牛毛義勝而仁亾知盛而德衰遂忘先王之道爲安民之道矣夫道無内外豈有二哉必謂身脩而後措諸事業不知其所以脩己者爲安民之道則莊周内聖外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言終無徵耳或以惻隱之心爲仁不忍人之心爲仁雖有之心然無安民之道亦姑息耳或曰擴天理遏人欲務去其惡是其操心不寛是以不知先王之敎養以成德也不知夫惡也者善之未成者也或曰知而後踐之務

山海經波斯西域國　去中國一万里云々

易乾卦寛以居之仁以行之

欲窮理。殊不知理豈可窮而盡乎。德未成而欲知之。辟諸波斯人語中華焉。豈能知之乎。故先王敎以禮樂。習之久。自然與之化。然後知之。謂之物格而知至。豈窮理之謂乎。夫先王者聖人也。其知豈可及乎。我不順先王之敎而欲求諸心以知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今禮樂雖亡。六經具在。苟能知先王之道爲安民之道。知道無內外。而一意從事六經。習之久。與之化。則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傳曰依於仁。又曰寬以居之。學問之方。仲尼豈吾欺乎。若或阿其所好。其信後儒過於先王仲尼者。非吾所知也。於是縣子再拜曰。敬奉先生之敎。誦之於吾相君。吾相君能由是以成其德。則吾侯社稷之福也。國人之福也。載諸簡亶俟

戊戌夏四月。

贄　字書音屑待也

中庸。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長藩川子因縣生請言

長藩贄御之臣江南川子貫。因縣子求予一言。以當弦韋之佩也。夫古之敎人。必因其材而篤焉。今未諳其人矣。安知其得吾言而能不若火之益熱。若水之益寒、也。則不啻無益。適足害己。無已乎。請言其職。夫進思效忠。退思補過。臣之道也。唯近君者爲最爾。故近臣之道。莫重於諫焉。諫有五。仲尼善於諷。聖人之

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子喪而大義乖云

窾 音款 空也

莊子導大窾

貴自喻也且務以才諝相高而難於相下者人之情也故正言以諫之其見聽者其素所尊信者也迫於勢者也雖有之二者然必勉強以聽之久乃有喻焉其或一言而喻是其人故有不自足之心而其材高於諫已者也不然何以能聽乎然以漢高之能從諫而信子房尚且必竢其問而後言之信乎人情之難於相下也故諷諫之道不必斥其過焉不必舉其事焉不必盡其方焉孫以出之長於比興辟諸風之入物物不覺其入也微言中窾忽然有喻喻者彼之喻也何有於我哉故我無功伐則言者無辠焉彼無有所爭則聞者欣欣然謂自取諸其衷焉而況得諸已者之與得諸人者其所以知之豈可同年而語邪故不啻諫已教之道亦爾先王之敎詩書禮樂理苞塞而不可得而見之必俾學者藏焉脩焉息焉游焉竢其自喻也仲尼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亦竢其自喻也自孟子好辨闢楊墨而後之先生大師率以明道爲已任其教人也亦妄意謂知可傳諸不知德可傳諸不德矣是豈生之道哉夫耕漑雖勤乎粟之不可獲諸苗也不可襲取者何翅浩然之氣焉耳乎故不啻教已政之道亦尓夫賞善而罰惡使民之皆善而國

漢書陳勝傳賛 賈生過秦論曰 試使山東之國与陳勝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

生之道 言自然生生也 非一可傳者也

隆之天猶曰崇高之天也言天之高也
易係辭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治。是不知道者之言也。仲尼曰。草上之風必偃。子夏曰。舜選衆而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蔟其自化也。故一寸之微。可以至於隆之天者。生之道爲尓。凡物不可以强致者。亦生之道爲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不知生之道者。悖聖逆天者也。何以行乎哉。吾聞子貫好學而見獲於上。它日移其事君之道。以臨其民。亦不可知矣。則持是以往可也。故吾併及政與教乎尓。子其致諸子貫。縣子曰。諾

猿橋五奇畀幡野氏之子

吾過猿橋。驛西有橋。長十丈。高六十六尋。無有橋

此回猶曰此度也
法苑珠林並礼拜
不得如痴羊不語
常相訓訊

柱。兩岸悉鉅材架起。相傳昔有猿王剏造。誠國中之奇觀也。橋下岸崖有窟穴。旱土人汲窟中水則大蛇見。乃雨。亦可爲奇也。驛戸百餘。南北相對。長二町許。下唯一片石已。是最爲奇也矣。土俗婦人夫亡則就其家納夫婿。以幹家事。驛長幡野妻獨曰。有後夫則不得無子。有子則如前夫之子。何。遂守節不嫁。七年于今。是倫綱之常。何足爲奇。然世道益波。罕見節婦。則可謂奇矣乎。此回秪役往還。諸名刹僧皆瘂羊語。不及文字。獨孀婦之子。能就予乞字。是又不轉奇乎。故書道中所得以畀。

徂徠集卷之十六

十七八九

天命謂之性啓曰性命之道也此篇余字軽性字意

第一段言仲尼道當書之道仲世之說敘崇天道求保天命之大甲云茲乃不義習与性成陽誠上帝降衷于下民

第二段言孟子始造說

揭說文高举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物茂卿著

雜文十二首

私擬策問一道（出於天子有策問又大学雜ヌ先生出策問於門弟之體也）

問。傳云。子罕言性。性命之道。稽諸古昔。即一二見於殷商之書。何其渾渾虖莫有端倪也。將皦皦之言。其于性命之道。以當乎否也。仲尼蓋由斯道焉者已。及子輿氏起。實始招天下以此。而又斷斷乎以善命之。何其章明較著若是之至也。將渾渾之言。其于揭爲

347879 v.6

第三段言諸儒紛々徇無底止競欲上孟子

論言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

第四段言宋[illegible]依孟子論非一定猶且未了々

招天下以當乎否也繼及荀卿告不害揚雄韓愈蘇軾之徒羣然出其所見爭之雖其言人人殊何其鑿鑿乎皆有執之也又何其紛紛乎莫有所底止也將子輿氏以還皆其于渾渾之旨有所裂言之乎否也將皦皦之言揭焉招天下有以啓之乎否也是故謂之爲惡者反焉者也謂之無善惡者超焉者也謂之惡善雜者剸爲者也謂之參若伍若加詳焉者也要之故皆爲欲有所變異於子輿氏之說勝而上之乎否也益降之及宋諸儒先氏出又且斷斷乎以子輿氏之說定爲先王孔子之宗而群言之紛然者庶其

氣質或性緩者或性急者或遲者或弱者之類

于我心群言之紛然者無底止則天下之人亦同無所底止也

孟子莫作無得字法孟子盡心下

未嘗聞之諸生

孟子未言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宋儒自叙也

或宜若有所底止焉乎爾雖然其所爲自紛招天下又有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者存也是果其於先王孔子及子輿氏之心有當乎否也性中果有斯二者對立乎否也性非有二而其所爲命以言之者果有指斥之乎否也且也其所謂氣質之性者盡乎生人之始矣其本然者寧縣諸吾生之先乎否也是安足以爲人之性哉吾故愚不佞也而群言之紛然庶或若有所底止者其于吾之心莫有乎爾則亦莫有乎爾雖然諸儒先氏者豈爲昧斯數者以之爲說招天下乎否也今諸生有聲譽乎學號稱大師者其于

第一段從提有無鬼神以發端
漢而降秋六經以六藝
第二段言孔子不語故皆取說宋儒
孔子答宰我曰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

性命之道當洞然亾疑請聞其對

私擬策問鬼神一道

不說錄附其上策立格異是

問六藝以來諸言鬼神者若左丘明董仲舒之流雖其言人人殊大要不越乎禍福災祥之間是何與世俗所見大相逕廷哉其斷斷乎以其無之者唯晉阮瞻爲然是亦何與今學士家言柏似也學士家所爲折衷者孔子而自孔子之不語怪神後學者將有何所稽以質諸聖人而不謬也乎雖然孔子益於易一言之於對宰予之問再言之而其言之奥妙難明抑又有甚乎不語者存焉是不得不取諸宋諸老先生

第三段言宋儒之言有未盡者
上蔡謝氏曰祖宗精神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其誠敬則己精神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着實然却是兩人茫茫外面祀他鬼神少理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捉其旧字如星王神不散亦難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亦無降福之理也
第四段言群言紛紛莫益不了
蓋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所信以天下之心而未嘗以聰明

也宋諸老先生故號稱得道之統能發明孔子之道者雖其言亦人人殊至於有無鬼神之說莫有若瞻之論明且易見者也而其究必至所謂氣化眞實一往不返而止焉要之亦或於瞻之論爲有近似也是孔子之旨果如瞻歟先王祭祀事鬼神之意遂荒矣故其謝先生者孰兩可之說而學者之惑爲愈弗釋然也由是而降人率以瞻之論爲主文之以謝先生之言謂祭祀以悤吾孝心耳者往往乎有之甚而或至謂鬼神非先王所尚特其不以聰明先天下且姑以之隨民俗之所好云爾先王與孔子之敎於是乎

所謂道統

了夫子則尊之教
法先王而明且道
務民義使民不惑
故所從焉子孟子所
謂賢者知且遠
矣謂此耳仁齋
先生之所見也

易上繫仰以
觀於天文俯以察
地理是知幽明之
故

第一段提鬼神
之難言

第二段舉先王
與孔子所以言所以
對策

楚語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命北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無相侵瀆是謂
絕地天通

裂矣。而君子之道。造端諸夫婦者。忽益落落乎不合焉。諸生蓋於往聖之典。淹貫而通習之。其于幽明之故。當瞭若析髮。其以何命之。

私擬對策鬼神一道（代於諸生而作）

蓋所爲薦紳先生難言之者。莫鬼神若也。是寧獨薦紳先生爲難言之而已哉。夫人之生。負仁抱知。褒合大和。渾渾乎無間。故其於天下也。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是以虙羲之世。作爲龜筮。以決其志。軒轅之建萬國。封百神。重黎分職。世釐神人。夏商以降。莫有不由斯道者焉。是咸俾以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

禮運昔者仲尼
與於蜡賓事畢
出遊於觀之上喟
然而歎言偃
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云云是孔子
本於天殽於地
列於鬼神

第三段舉有無
之說以折中焉兩
失

仲尼亦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亦宜若不以其可知彊諸其不可知焉乎爾。雖然。指掌之眎。觀上之歎。予賜輩往往乎有聞焉。而不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亦將于何取諸。諸生業已誦法孔氏。稱述唐虞三代之德。居則曰莫用我爲也。方其志大行於天下。昧其所本。自而可乎。是迺鄙生所以黽勉授簡。殫其學所服習。以塞問者之需也。今夷攷問者之心。在有無之辨也。是亦世薦紳先生之所或之也。或乎無之者。則見以爲先王之令布朞十有二月。而祭祀居其半。禮有五經。莫重於事鬼神。而獨其與戎爲國大事。具

與物 備物也

大戴礼宰我問孔子曰栄伊言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乎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用其教百年

第四段論鬼神之本知有之支

官與物惟恐其弗備而經費不問受福降殃諄諄乎其言之是庸何虚設乎或乎有之者則見以爲黃帝三百年今而忽爲戎狄殲周荊楚猾夏周公之神末之有墜不啻魯郊禘而嘆其衰矣五世之祧七世之廟惟我所陟降而舊鬼之弗懟餧是庸何徵其實乎斯二者蓋各一道也雖然謂之有者權在彼者也謂之無者權在我者也權在彼者疑乎仁其失愚也權在我者疑乎智其失賊也愚與賊者君子不由焉且也有無者鬼神之迹也執其迹求其足以獲其人者末之有也是故由無而之有謂之神由有而之無謂之鬼惟夫於其之也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寒暑相盪日月盈虚有之與無代嬗愈出愈新愈動愈不屈周之言曰新盡而火傳未見新火之爲二亦孰知焰續焰逝者如斯夫而知道者見其常無死爲是以遂古之無疆盈六合之中洋洋乎莫非是物也且明獨運萬物之相與爲體也周流不居爲往爲來噓出而非有雍也噏入而匪有餒也潮生乎午非緣乎渦尾閭之無竭也若沃焦之石所在有之百足之蟲寸斷之皆走是皆足以小辟諸故有天地之神焉者有山川社稷之神焉者有瞽宗五祀之神焉者有祖禰之

日無虚日因月言之而已

嬗 傳也

莊子指窮於爲薪傳火也不知其盡

礼記郊特牲所以交旦明也旦明爲鬼神之盛物之盡

周之年

噓同呼噏与吸仝

元鳳曰旦暮無常

作旦言字旦之氣

通大和之氣也

蘇有百足之蟲三蹶不蹶之也

文王世子瞽宗秋学礼注瞽宗学之名之也

新盡則火滅而焰之生焰乎是數周之言也

故曰一故神妙于說此一句起後面之論也

眞月假影也

第廿段論鬼神之紀仁者之言又

鬼焉者無後厲之鬼焉者纍纍乎相倚虛空間哉故曰一故神一也者莫有乎彼是矣莫有乎疏近矣或格或否孰宰之權格之有道于以格之萃之有德于以萃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一之謂也或謂之月之影萬川者爲有眞假者也謂人死歸乎造化者昧乎夫一者也化爲異物亦何所不有不可爲典常亦何拘拘乎自喜之爲故一也者合乎有無而言之非外乎有無而言之此謂之鬼神之本智者之事也雖然語其仁則末也爲天之徒而不能與人伍故聖人之教有盡于是矣是故天地之間物

孩笑　說文小兒笑皃

錢氏曰耿々小明也有所存不能忘之皃

祭義注曰焄香臭也蒿言氣蒸出也

祆胡神
[illegible]

各有所養焉方春之時和風噓而時雨沐寧獨被之草木而已哉雖鬼神亦有能養之也今赤子之心其知耿耿焉其于孩笑之外者幾希廓培以底大人之德是謂得其養也暴于野則速朽廢于廟則神弗處是謂失其養也凡天下之物失其養而能有存焉者蓋尠矣故不孝之罪無後爲大葛伯不祀其於傷殘親之體殆有甚焉湯是以先征記曰仁鬼神者養之謂也唯聖人爲能萃其旣渙以存其將亾也雖匹夫匹婦爲能行之也今三日齋七日戒精誠有以格之歟胡祆金人之所假猶將來而舍焉況乎昭明焄蒿

礼記問喪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

礼記礼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

閟―― 詩魯頌

侐清淨也 毛注 閟閉也

四世而三四百二十年也

相謀言鬼与物不相離也

百物之精實有未遽亾者乎故望天而皐迎精而旋日用其孝時幽其思命之神明尊崇而奉事之靜之而莫之或擾清之而莫之或干洞洞乎屬屬乎若弗勝若將失之惟恐其驚之閟宮有侐於是乎綿綿以永存是大和之餘氣也故先正有言鬼者人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影之與形相肖人之壽百有二十鬼之壽亦百有二十五世而瘞其主其諸有以取爲乎大氐人之生斯世豈能塊然徒處也其心志之所周旋日夜之所鄉往後其死數十年而其物具存自體魄一淪知氣之所凘其惟于茲乎鬼與物之相謀有

貨殖傳無食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則俱有也鬼乎影乎其莫有自運之力有以竢乎養也耳毋論其大人君子令如細民之營爲生生也田園墾野桑梓蓺畡馬牛畜牧于坰其所殖立數十年之後素封之資是皆所爲凝思積慮非一朝一夕爲其業之成也亦非一朝一夕爲生而子孫之執役死而遵約束于後也彼是之精神相接乎貨殖之中無閒也是何可誣諸故土地人民而謨猷恩威之相維昭穆皆在而暱愛之情弗可解詩書琴瑟百爾玩好陳列而笑語歡樂之常在目與其家邦相終始以百世不衰惟基業之祖爲然也繇是以降周其精不弘

孟子曰君子之沢五世而斬小人之沢三世而斬之

澌氷解也

凝潛之比也

第六段言造化自然與民物不同以發聖人立極之義因破後儒痴闇

者其所及淺矣世之遷而澤斬自我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睹記五世而上其事率泯爲不啻感之無從迺其神隨物澌爲故先王制之極以爲黔首則養之至也此謂之鬼神之紀仁者之事而聖人之敎也是故無者有之府也鬼者神之藏也夷敎之府乎冥也有儗乎明生者之所想設焉安知其眞萬物出乎是而入乎是入其戶庭不見其人空同乎莫能窺其富焉造化之母也自然之道也唯人不然方聖人之未興起也其民散爲無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子孫之適四方而不問居其土享其物而莫識其所基死無

礼運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之く

易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第七段総括上論以爲結

葬而亾無祭羣鳥獸以殂落俱草木以消歇民是以無福益人極之不凝也故聖人之制鬼以統一其民建宗廟以居之作烝嘗以享之率其子姓百官以事之儼然如臨洋洋在上使人肅然以畏凜然不敢肆者有所取焉乎夫然後配神殽明人道以尊能降百福以輔造化禮樂政刑由是而出聖人之敎之極也若夫以人事已乎雖有聰明睿知其亦何以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爲萬物之主哉故謂聖人不貴鬼神且從民俗之所尚者非鄙生之所聞也故合有與無而天地之所以刻萬物者見焉合知與

化育之

宇民聽瑩惑也 莊子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妙人鬼者言疑而尊之也 窮理者爲知之

第一段 発端 叙事

第二段 論儒釈

禹王儒神也

仁而聖人之所以妙天地者見焉。合其所知乎其所不知而敍之。所以紗人鬼者見焉。故雖聖人亦聽瑩乎言之。尊之至也。宜矣哉世薦紳先生之難言之也。

（治天地）

（如字亦聽瑩乎言之）

對問

（空石曰先輩評是希東陵而降第一見識）

享保丙午七月二日。閣老命府尹。訪予以禹祠事。俾潤色碑文。予因請俾僧奉其祠便。既退。客或發難者曰。儒釋之不相容。如水火然。予今亂之。可乎。予曰不然。夫吾所謂聖人者。古帝王也。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是已。秦漢已來。用法律治天下。而聖人之道無所用。唯儒者守之。遂謬以爲儒者之道者。失其本真也。及於佛教入于中國。則妄儒諸聖人之道。而儒佛之名立焉。於是儒者又妄以聖人之道爲己之私。而儒佛之辨興焉。皆謬也。夫聖人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豈儒者之私有哉。昔楊墨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而與聖人盭。故孟子闢之。如佛氏者。未嘗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豈與聖人抗乎。而儒者疾視佛氏以爲仇者。乃以聖人之道爲佛氏類也。豈不亦小聖人之道乎。謬哉。今觀佛氏所爲道。乃鬼神之道也。僧亦巫祝類耳。何也。巫祝奉神。僧奉佛。其名雖殊乎。彼所余殊耳。彼之言曰。有神有鬼有

（柳沢之）

（爲祠欲廢之時修河堤祠禹王也）

（後漢明帝之時）

（乱賊刑政）

第三段 論僧 乃巫祝類

大小貴賤之等
言有佛德之大
小而貴賤差
別也

後漢周沢字稺
都一年三百五十
九日齋

大常日本之神
祇伯也

天。有明王。有菩薩。有佛。皆有威靈。能降禍福。而大小貴賤之不等。故佛與神殊。雖大小貴賤之不等。然均之有威靈。能降禍福。均之亦類耳。故神佛之名。特彼所命。自吾觀之。皆神也。巫祝之奉神。清淨潔齋。其所事々。祈禳耳。僧之奉佛。滌其身心。不啖肉葷酒。不畜妻。其所事々。亦祈禳耳。夫不啖肉葷酒。不畜妻。非齋邪。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大常豈僧乎。彼有薦拔。巫祝所無。殊不知祈禳求福。薦拔求冥福。亦類耳。天堂地獄之說。彼所獨有。亦神道設教。因以勸善懲惡。庸何傷乎。其求成佛者。巫祝之求爲神也。

[illegible]宗廟常祝巫
禪以言官所以駁
儒之念於聖人之
道
貫道傳等轄
之係緤之ろし
嚴等轄言有本
寺轄末寺也
地人天神通雜亂也
楚天通言乱神人之
間也
礼官称治部卿
省也 比官掌礼部
部書
言無佛道全依特
宜至之 故曰時中
也

於我乎何有。彼以度人建寺爲功德。則官爲之制。不許濫棄絕人倫。則官爲之制。俾拜君父。服喪。彼其乞食無家。樹下不三宿。寺皆十方常住。恣其所適。如麋鹿然。則官爲之制。設宗派。置官爵嚴等轄。以束縛羈絆之。凡彼所爲有害於治者。官皆制之。俾不得爲。而不復顧其於釋迦之道何如。是亦古聖人所以俾重黎定民神絕地天通之遺也。歷代定制。僧道神佛同隸禮官。其踰勝於拘儒所見遠甚。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豈不信乎。故曰。佛道者。鬼神之道也。僧者。巫祝類也。仇視佛氏者。小吾聖人之道者也。

第五段奉　奉神者五以明使僧守祠便

陰陽師者占官也如安部晴明者是也

宋史王大猷傳真宗時未嘗出塩居近邊場貿錢射利隱寄田産害乃編民也

夫自佛法以來千有餘歲僧與巫祝皆民也聖人之於民一視同仁況巫祝自三代時既有之而其所爲道不可得而知之聖人亦因民俗以存之則何必問其所爲道何如乎祇禁其已甚者俾不害於治可也且今世之奉神者五曰巫曰祝曰陰陽曰僧曰修驗其所奉之道二曰神道曰佛道然均之皆神道五者何擇也但僧寔繁所在皆有之頗識字其所居寺院亦大宗派等轄甚嚴而它四者頗微亦鮮識字莫有等轄其所居與編氓弗殊故今定祠制俾永永守之者僧爲便

第一段言詩書礼樂爲四海之教

第二段提楚以言東方不得不學四術

第三段言語不通四術不可學

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民祭之爰居鶢鶋言而死云云

第四段言黃備氏能通二邦之志

左氏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

學則一

物子時作學則思是久而後得首二句云如是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爲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爲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　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饗爰居彼謂之侏𠌯鴂舌者吾眎猶彼叚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末如之何已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爲和訓以敎國人亦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顚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𠌯鴂舌者吾眎猶吾是則

第五段言和讀之有不害

第六段言和読之假有害於眞

陰陽訓女男仁訓女貝武義訓與志之類強以和訓附會大有未盡者何者陰陽仁義之名我邦所固無也是所謂江北無橘假之以枳者也

考工記橘踰淮而化爲枳

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有功德　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離鴂舌者吾聽猶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爲中國之言則叚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鐘呂之饗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聽之背面而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聽猶吾是其

亞像假象之象豫南國之獸也橘江南之果也

高祖代秦巴人從軍歌舞始陳高祖厭耳故曰巴歙也

二喻言決非黷強合也此文字皆自上子字孫祖字來妙甚

第七段言和讀未失眞

荀子不苟篇句有須卯有毛案句鉤也須影須同言句之尖未加鬍鬚也又條菊曰句有須、、若鬚須也丁有尾出莊子從沃言訓點也

第八段始提爲學之則

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

究必至於已斂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今之肖則嬴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粲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之所爲句有須丁有尾纍纍乎星羅擾擾然蜉蝣之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離鴂舌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列子仲尼篇無耳視而目聽之云云
荘子天地篇夫子無意乎横目之民
第九段申言以下寧之
路陽曰撰于鮮休證侯風今不甚好之
第十段言宙与宇古今之言不可混讀宇宙字見于淮南子往古今來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第十一段承上上言古言之不易求也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諸橫目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　東方則叚使仲尼乗桴子路從之游旦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也良不誣已是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爲黃備氏者迺能爲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爲

二

宇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言均之朱㒧鴂舌哉科斗貝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萬里雖夐乎猶當其世孰若奘之身游身毒邪故之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亾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㒧鴂舌何啻言與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旦

第十二段承上上言宙之荒昧甚於宇之夐絶
爾雅孫之子爲曾孫——之子爲玄孫——之子爲来孫——之子爲晜孫——之子爲仍孫——之子爲雲孫
第十三段言学之要在求諸辞
第十四段言習其集古爲徒
論語出辞氣斯遠鄙倍矣

莊子人間世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

第一段舉聃二言襃貶之

第二段論聃舍物言名之過

莊子天下篇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

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爲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爲

三

（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喩之。不竢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爲不足。欲勝而上之。多

禮記中老聃多言礼者可以見

老子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漢章玄傳抹見漢受亡秦絶學之後

第三段論聖人之教以物不以言

史太史公自序曰孔子作春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第六段論後儒非聃而傚之妄

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絶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鋭。務求言之。（老子有此言）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竢乎生也。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竢夫生也。不知爲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擧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非聃而傚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亾。仁義道德之

第一段言學問之要在通古今
莊子知北遊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第二段言通古今在徵諸刑政法度
孟子盡心上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

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爲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四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奚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以世殊世以物殊盖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有所建焉秖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

諸志歷世之史志也
昭陽曰志史記之封禪書是也
第三段言史學明而六經可用
此言政刑法度
第一段言聖人之道在養
鄒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陶鈞之上
第二段言學者亦養而生

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百世亦易易爲耳是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爲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世亦唯物

五

爾雅春晴而風曰先風和風又天降甘雨萬物以嘉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之中聖人之道爲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

表記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言万物皆巧不能作之也二喻言不如務本也

第三段言後儒甚刻不知養之道

莊子知北遊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

第四段言礼樂之中韓與末學未煩以勸學者之立大

爲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爲而出博厚高明於爲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瀹澡雪剔抉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叚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

史記申不害亦京人

韓非韓諸公子也

後漢陳元傳離朱為巧眩於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也

第一段言君子覚

弘以成物致大也

第二段論天地之間人倫物々備人皆不可軽棄绝

賈誼服鳥賦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禪易糾纆之

論語徵引無量壽經達義莫逆曰邊親也莫疎也

嫂辨

易下系辞物相雜故文

公孫弘傳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刑名之道

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澌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六

人與物別言之與物弁事言之

一蕉芭蕉室凡相襃是維摩之字此寓意雖一致多用異教之字面也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勢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纆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剝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氐物不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媿人虎狼貗稗莠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

薛瑄詩明時無廢
人大廈無棄材
前漢王莽傳唐虞
之世比屋可封

莊子藥也其實堇也
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
也是時爲帝者也
老子善人不善人之
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小雅佗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三段擭儒者之
罪通之學者之區
以及應上段之義

前漢藝文志儒家
流道家流陰陽
家流法家流墨家
流縱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小說家流九家

狼雨露不擇稗苐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皐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懸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駿矣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已亦莫

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
大傅言尚書自濟
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
田生言春秋於齊魯
自胡毋生於趙自董
仲舒

唐太宗以師說多
門章句繁雜命孔
穎達與諸儒定五
經疏謂之正義禮記
序曰孔疏惟鄭之
從無有也設不復此
截圍爲可恨

末段提一篇要領
以結

第一段言學問之
道不可不知命

有不由人情出焉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顓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弃也頴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頴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竢夫生

七

雖然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

第二段言人才大小殊別有命不可强

徂徠曰器即以当二路之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方而不可備而爲圓圓者以圓用而不可備而以爲方者故舟不可以車而行於陸車不可以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是宋儒論語之謬文也

第三段教儒者不知道之言非之水可舟陸可車宋儒誤解論語不知器之美哉也

第四段枚擧所遇

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爲聖人者非也性可易（馭氣質查化）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木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天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

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万章弗与共天位与治天職也

末段言性理家之無用於世以終七篇之義

文王世子之諸曲藝一曲之藝少之技若醫卜之屬也

第一段説書

小祿或貞

其佑之（天佑之學猶有也）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如此則）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媮快乎故（兼上四句）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各得其所近而不能兼並求命也）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爲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宋孝宗紀云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多有竊名以進云　道學先生用世無益却不如成一器者也）

晳古釋義

虞書堯典曰若晳古帝堯

先釋文次釋義

釋文曰虞者代名書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是其一

曰書經漢以後之說
第二段說虞書
第三段說堯典
堯舜以前未有正德之道也
第四段說曰若稽古帝堯

也詩書禮樂皆書而書獨書稱何故禮樂事而詩書言詩詠歌而書記述詩存人口而書載簡冊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獨書稱後世以其爲聖人之言稱爲書經古之聖代虞夏商周故有四代之書是迺虞代之書故謂之虞書堯典篇名紀帝堯之事典常也上古聖王伏羲神農黃帝所創厚生利用之道至於堯舜始立正德之道百王所常守故稱其書曰堯典舜典孔子删書取堯典以下者亦此意耳堯舜禪受時代相接其道弗殊故列堯典於虞書曰若稽古帝堯者此篇將言帝堯之事故其首以此發端曰若語辭

堯以前未備至堯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之治世

第一段言所以作釋義
第二段說義字
戰國策齊閔王篇時勢百事之長也故權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
第三段言稽古之要在法之

爲紀帝堯之事故尊重其言不輒發之釋文畢釋義曰釋文徒解其言文史之事也長國家志於聖人之道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故又有釋義禮記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禮與義皆古聖人之所建君子以禮守其常以義應其變天下能事畢矣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謂聖人所建之義萃于詩書也在此文言之稽古二字書經開卷第一義也古聖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備于書則長國家欲平治國家者之第一義也凡長國家而稽古非徒欲以夸博物也又非徒欲以潤飾政治也乃欲通盛衰治亂之道法古聖王

史段之

第四段言庸君大夫之不知稽古

昭陽曰目今八連読不然字渡便

字典烝烝衆也大雅天生烝民

第五段言君大夫之頗知者未囿於習俗不知稽古

爲治也。古今時殊。風俗會隔。故虞夏商周。其道不同。況千載之後。萬里之外。何以能同。古自爲古。今自爲今。是世君子所恒口。不爲無謂。三代聖王。皆順民爲治。不必泥古。然物皆有源流。古源而今流。苟不泝其源。安能晰其流。世君子徒執目今。謂此位我固有之。彼蒸蒸者。皆我奴隷。人爵禄我福。兵刑我威。驕能吾違。禮爲美觀。樂爲戲玩。惟我所欲。是狃其所目以爲常。故其心曰。貴者賢知。賤者愚不肖。奉流俗所習。而謂天地之道。不刊之典也。其稍知者。頗盡心爲治。苦國家難治。而計不知所出。能知世將衰。而不能如之

屑屑漢王良傳曰往來屑屑不厭煩

字典⿰亥乚音劌倦皃

囿字書識不通皃也

莊子秋水篇井蛙不可以語於海拘於虛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冬者篤於時也

第六段言不師古聖人不可以爲邦

何。欲知賢不肖。而賢不肖不可知。其始則屑屑庶務。其終則⿰亥乚然以倦。語之以古。則駭而異之。是無它。皆囿於習俗故也。囿於習俗者。辟諸夏蟲篤於時。辟諸井蛙不知海。此邦之人。聞異邦之言。駭然而謂是何以能辨也。然生而嬰孩。移諸異邦。異邦之言。不學而能。是囿於習俗之說也。稽古而知其所未知。豈有若是之愚哉。且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者。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治天下國家而不師聖人。猶如學射而不師羿。學御而不師王良也。夫天下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

目巧禮記之字

未豎承上添知今一看以治了

先生曰此篇蓋應公家之需作之故也風味実註疏之文躰

用規矩準繩而爲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爲方圓平直豈能知歪邪（字書歪烏乖切不正也）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必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一義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日本紀達紀元年以物部弓削守屋連爲大連如故

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說文洶々鼓動皃

內則有司大夫外則國造縣主百夫長千夫長兼內外而言之也

㫖紀神武紀二年以珍彥爲倭國造亦給弟猾猛田邑因爲猛田邑縣主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雜文八首

擬家大連檄

此篇事実有差謬物子一時之戯作而已非可以備後世之文然以有先祖之名激而作此文也家大連猶曰先祖大連也

今美摩治居皇盤余誅長髓彥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皐人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摩治（味島）乃在皇盤余（神武帝）之世而有大勳勞于皇室爲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目巧禮記之字

未脫家上添知今一看以治了

先生曰此篇蓋應公家之需作之故其風味実註疏之文躰

用規矩準繩而爲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爲方圓平直豈能知歪（字書歪烏乖切不正也）邪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必欲其泥古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一義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日本紀達紀元年以物部弓削守屋連爲大連如故

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

説文洶々鼓動皃

內則有司大夫外則国造縣主百夫長千夫長兼內外而言之也

日本紀神武紀二年以珍彥爲倭國造亦給弟猾猛田邑因爲猛田邑縣主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雜文八首

此篇事実有差謬物子一時之戯作而已非可以備後世之文然以有先祖連臣之名激而作此文也家大連猶曰先祖大連也

今美摩治爲皇般余誅長髄彥

擬家大連檄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皐人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摩治（味島治命）乃在皇般余（神武帝）之世而有大勳勞于皇室爲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書云惟汝衆自作不靖
非予有咎
漢書音義大行棄
位之稱天子崩未諡號
故稱大行天皇　案大行
言大有行也
日本紀崇峻紀五年冬
馬子宿禰詐於群臣曰
今日進東國之調乃使
東漢直駒弑于天皇
日本書紀欽明元年正
月壬子朔立穴穗部
間人皇女爲皇后是
生四男一曰廐戸皇子更
名豐耳聖德或聰
耳法大王或法王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耻焉以承先世之餘烈忝位大連夫諒闇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弗靖而皐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敘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弑大行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爲則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聽以其猥巧小慧蚤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譸張爲幻以扇乎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探始幾乎爲王爾輩盍共討之夫弑君者殺無赦與其謀者皐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天位寶訓之言藏在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屋及二三大臣暨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無皐馬子豐聽乃與有聞知而故犯皐莫大焉昔者熊襲（弑仲哀帝者）眉輪（弑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天皇）以號令乎海內三韓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人者自皇焦鷯（仁德帝）以來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諸且我大磤（磤馭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周禮皮革筋角入于玉府
泰哀和御製觀三
聖御書詩皇心欽
寶訓未治森精勤
日本紀景行天皇十二年
熊襲謀反日州不朝
貢邑州縣掠略强
暴於是帝御討之
本朝紀安康三年秋
八月大草香皇子之子
眉輪王弑天皇太子大
泊瀨誅眉輪王
大磤取我邦者是
物子之俟耳其實不
然

大史公自序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欽明帝時佛教始來

欽明ー敏達ー用明ー崇峻ー推古ー

仲𦍑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戫豐聰是不敬之言也雖然自大逆言之則不可不爲不敬也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益象諸日日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服也而豐聽俾史大作書而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破姦之所自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絶我神明之祀爲虖磯城而降民離其樸以趨于僞也爾輩乃惑左道而黨豐聽或謂豐聽聖矣聖而干國大紀乃君之讎是協爲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遂大順蠢乎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孥僇爾爾輩其能洗乃心華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戫豐聽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皇子孔穗爾君也我其告爾功胙爾以茅土之封爾輩其思之哉此檄

此時則郡建也茅土之封言國造縣主也

退仕皆前國主

豫章子產古之遺愛也

陽未詳蓋言信濃乎

屈原賦斡棄周鼎

韓文尋墜緒之茫〻也之〻

易謙卦六四无不利撝謙註撝施布之象

遯卦上九肥遯无不利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也

前國主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稱壽者之壽其人猶在故加壽字

一段四六之文法

州輝華宗新羅三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一公垂蹤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崇高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曆寵堯天飲恩舜日中興廿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撝謙之光肥遯之節韓棄冠冕優游林泉坐臥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歲月各制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俾寫益睟分神於彼留影將來今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孝茲考仙宅用奉

音宗 跡也

詩經夜未艾字未央之
過半也云〻
老子名遂功成天之道也
拋若不拕也走太拃故
事令滄〻有之
礼記祭統君子之祭也
必身親蒞之有故則
使人可也注蒞臨也
貨殖傳曰天下熙〻
皆爲利來熙〻往集
之見

眞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
歡躍子來忽沸興頌率助梁舉
拋梁東　大藩崇鬱酹眞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
千祥百福同
拋梁南　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白里同親蒞慧林
寺裡創仙龕
拋梁西　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
熙熙路不迷
拋梁北　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
士女皆懷德

蓬閬蓬莱閬苑
也字書閬音郎仙
苑也
椒桂比群閨也松竹比
兩公也是男女之別
詩云如竹之苞矣如松
之茂矣
前漢刑法志一同畧提
封一万井注提封者大
舉其封疆也
存言從祭也

拋梁上　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
到處是蓬閬
拋梁下　門外農桑紅穲稏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
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優樂豫眉壽靈長群閨與
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主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主尊像久欽英靈樂棲
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裔乎

三道　東海東山北陸
五州　甲信駿上野遠

保山前此欲構機山影堂而未果今國主即今成之

善頌古之落成之頌也

郭璞爾雅序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以揆吉。儆善頌而慶成。

抛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烏雲八陣遍寰中。

抛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自是同指歸。

快川

機山請快川

教化衆生

杜甫詩上有蔚藍天垂光云

老學庵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

屋記丈人最朴見虔人頗加敬畏時音佛見則伏地頂礼

詩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

詩箋注大曰瓜小曰瓞

抛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三十三蔚藍。

抛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行人路砥屬。

抛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福祿來穰穰。

抛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百福。北邸南邸。駢集千祥。慶衍瓞瓜。喜連棣萼。俾耆

佛家有三十三天之說

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國注云言佛寺最深如

李愿諸姑貢序生無往而俗合心地平

子孫

兄弟

詩例宮得尔者
引言序之短篇者

首段 言六經皆者文辭

第二段 言西儒知次文辭稱六經之爲辱而不自知理塞辱聖人

第三段 言六經之文不易學故自左史始

第四段 勉厲學者

千秋之業百年之日 言以百年之日修千秋之業

俾耋彌與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左史會業引

爲子章之作　六經又古史策史記左文辭而作序也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爲古文辭者皆稱述六藝。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爲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爲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不爲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爲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白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右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爲哉。老之至也。悔之何及。無已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爲君大夫作 ○不熟政治而無知物無之言之者

第一段 言三代以下皆偽之世

第二段 言觀於六經則古今不負觀

第三段 體眞儒王佐以示觀經之要在壹子問六經徒爲虛器而今日之用猶動之活物

三代之彝丹器也

第四段 言古今之爲皆包括於六經不可拘一執以固滞云耳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已。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悆變悆出。繁乎雜也。雖然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亾。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眞儒者。有王佐才者。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或可以爲眞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彝周鼎。可以悅目。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眞儒而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

樂府古題曰清商
南朝旧樂也

唐典、唐六典、杜、杜郎
通典、馬、馬端臨文獻
通考、

末段承上以申言真
儒之在王佐而不在
理学

第一段言六経全
而四子粋

第二段言全学粋
皆是聖人之元気

文言利貞者性情也

諸君子不嘗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清商相和漢魏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爲傳註已夫然後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四子會業引

學庸論孟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其所値者殊也君子盍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

第三段言漢唐宋後知一不知二以
擧似観四子之法

曹共公聞重耳騈脅
浴薄而觀之

第四段言四子之粹既
明於宋後以望人之會
六経之全於四子

第五段振破仁斎
以四子識六経以取結

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乾坤以立道不隊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安意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遍騈脅于浴而謂盡乎重耳之爲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爲刀尺而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之裂也若是者仲尼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獲道之統者

法家蒽恩
史大史公自序云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文成
孔子之志法家蓋出禮官信賞必罰以補礼制也
第一段提伯玉以言韓子不可不讀
第二段言韓子盡恩亦盡乎情
第三段提先王禮樂以言秇文亦緣乎情
第四段言禮樂亡而人人偏情遂言韓子不可不讀
第五段再提韓子盡乎情以結上起

罪豈在四子哉

論　孔子　大學　曾子　中庸　子思　孟子　孟子

韓非子會業引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秇文者十有二家。而韓子不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礉少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秇文之士。竊嘗以其所爲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亾而人人意行。其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子身紲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

第六段言宋儒偏情不能超韓子遂言伯玉復古有懲末弊
左氏秦師過北門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云云
末段言韓子文古而盡乎情故以文取託伯玉之文
第一段言譯非士大夫之事
昔者先王……居帷乃世主
漢武帝大初元年更名鴻臚註漢九賓声鴻臚傳也云云

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意自作法。森如亦礉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毋乃有懲歟。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遺也。故吾取諸秇文。

昌黎洗閑洛皆意自作法又礉而少恩者韓子之末弊也
伯玉乃懲其末弊故不取韓子

譯社約

譯家學臬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館。輶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事事也。果以當於道邪

畲山氏是眞唐音
第二段言讀中國之籍者不可不知中國之言
右東音者南音是東音所近本邦之音也
第三段記與同人結社約曰
或五或四月有大小故也

陸德全　類府金高郡金山國名所墾也亦作全

東音之流傳於今。豈盡畲山氏之遺哉。而士大夫所誦讀以淑己傳人者。壹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非中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爲務洗其鴂以求如彼楚人之子處身於莊嶽間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達結社爲會。延崎人岡生爲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弟子員就舍其宅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俾其請出爲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爲初五。爲初十。中旬爲望。爲二十。二十爲予横經藩邸日則闕。下旬爲二十五。爲三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爲日或五或四。尚餘一二三。以爲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澣濯。

第四段論會事不可無禮
恒淩未詳。然淩〻淩川也。恒淩蓋言毎改會期也
第五段言其會之礼社約

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飭館邸。眡牲牢。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今我三人者差其會期。更相爲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淩則妨務。不有折衷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爲之約曰。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爲其事不由己也。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報。爲無供設故也。服必便。從必寡。欲不眩耀其隣里

汛音信 洒灑掃之

辦置 處置同例

書 繳子之 李由典常 云之

稱宋元論文書奪 朱亂雅焉 善己也

末段含諸飛結

也堂不必汛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氐羹一菜若肉併其蔬爲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或佳肴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爲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爲典常也凡會之譚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跋一十四首

第一段 言其真贋雜

第二段 言其真者未贋

屑全屑

夫不得志而不能立功於當世者託諸空言以言己志今管子因齊得志其功赫然於一世則豈有新著述乎

卒滅之

第三段 言其所以雜

第四段 言其之所取以結

跋管子

是歲秋子指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既稱其眞贋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反坫內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眞者均之贋耳蓋管子而後世之徇功利者何翅一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六家既立而世之學管晏者裒集群言冒以管子則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既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概謂之夷吾亦

五日之俸

古之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言有其言之似管仲者

收氏山高其為吏
君手筆古傳[illegible]
後漢第五倫傳
奇奧之術云ゝ
首段程升菴之
言以終之
升菴明人
洪武明年号
尾段指出己所以
跋之之結

家語孔子曰宥坐之器也韻府崔瑗有座右銘云ゝ

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爲人而不得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弁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外菴不經見之其添減此本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是信草書家

首段言大山艸山不論
中段言己有愛於丈山
末段曰以詩杰結了
丈山眞
鬱渤[illegible]
[illegible]
一見動情[illegible]
深不得[illegible]久之
[illegible]
杰[illegible]名
首段言此歌詩之無益福田

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眞

觀此首不唯丈山之爲詩杰物云亦文云亦文杰云乎[illegible]
石川丈山神祖朝之臣有故致仕隱居而好風雅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爲要之非識詩者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弁髦利祿嘯敖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吾　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渤歟翁非鳴其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　東方之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木之山既莫有它

第二段言此歌
詩之無益意
喊声
揖鳳背言不在山
也
第三段言峡之文
字唯美
第四段言所以木
此歌詩之主意

文字則壬午之前亾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猶且其棲窮佛乎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鴂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歷三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媮快吾心而山靈乃嫵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首段因其題言徽
此畫爲道君之物
第二段提玄宰題
言信疑以言此畫
爲金陵勝
第三段提大史題
言以言此畫爲鼂遯
君之玩藏
蓬萊蓋鼂君
之号
第四段言此畫爲
鼂君之藏大勝爲道
君之物以估
第五段言字不華
不字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爲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爲何人矣玄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二島不解何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橐北負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鼂君所識鼇指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爲讖乎中間王遜之輩不知其如何也鼂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金人敗徽宗大擧兵入汴虜帝北行死於

跋阿林字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若不

第二段言倭人移習不触華

咻　痛声

第三段援阿林遂其不移乎習以結

史記屈原傳蒙世之温蠖　索隠温蠖猶惛憒也

晋書塵滓太清　說文滓澱也　温蠖塵滓比倭書師之毒也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爲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爲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之辟諸衆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哉倭書師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籟與游其皭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子餅餌屬誘之迺書畢投筆輒便走街上跨竹馬牽紙鳶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第一段稱栢梁餘材以美詩筌

第二段非不嫺辭而欲巧者

第三段論見巧之失墜于宋元

第四段言熟之斷慕則無弊辟

跋詩筌

爽鳩氏三河人姓鷹見名正方号爽鳩稱三郎兵衛

予甞著栢梁餘材橐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倍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益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嫺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爲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旁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晚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衆楚不咻以銕其化飄逸沈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

第五段論酬辭則
化是眞訣
辭有限唐詩辭寡

明王世貞字元美号
弇州官至大宗伯
第一段以弇老之評
起美滄溟之選
第二段言滄溟之
選混
第三段言滄溟之
選後

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爲爾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因題卷末以告二三子爾享保壬寅春三月

唐詩之所言

跋唐詩選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

後漢張楷

末段以滄溟之言結
美子遷之見

首段美丈山之詩次
段論其書末段言
其人物通衆以結

東坡赤壁賦横
槊賦詩

盡頓復舊觀二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爲子遷道

跋石丈山書蹟

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不嘗得其眞蹟依然武人面目心竊陋焉及見此蹟乃有風流縕藉態又不書其詩書古博士家詩辭與和歌勝自運遠甚豈亦隨所觀感而變歟是翁投槊業詩終隱不仕要之有過人者於是乎益不堪時運之感吁享保乙巳歲中秋日爲縣次公題

言其所自作之詩

刻荀子跋

第一段言孟荀匹也
第二段宋後孟獨見貴重
第三段言荀獨見黜
李斯傳斯從荀子学帝王之術後輩秦為丞相云く
第四段為荀解侮
第五段以孟為客以荀為主以管其師傳而與宋儒臆斷異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至於宋儒躋以媲仲尼躋其書以媲論語何肆也明帝（四書大全）因之布諸學官以爲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爲天下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寃也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李斯）累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曾子之弟子）（史記吳起傳吳起不孝於母）其謂之何大氏孟距仲尼僅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爲荀（次孟子而荀子不遠也）是皆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書可不徵諸葢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

第六段言其辭其旨孟荀皆殊孔門之舊
第七段揷入墨子以譽醒耳食者
指斥譏議也
漢揚惲傳知惲者
猶隨風而靡
第八段嘉元珪剞荀

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孔有漢文之体也）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爲者然楚也業貽乎漢夷攷其旨（孔荀之礼樂）二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世亾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爲天下裂者何必取一（孟）而廢一（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爲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墨子）而輒言之耳食者（耳以聞爲食所謂耳学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既莫能勝彼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平安平元珪揖貲刻荀子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

搨音榻正字通平打今用紙磨摸古碑帖曰搨帖云云

罥音涓罥罣也繫網張獸

第一段言未始識君徽畫

第二段言始識其妙畫

張世南遊宦記聞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挺出者

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享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嘗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罥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石之清字叔潭号大化名古市郎

河内柳塩之產商也

東壁先生

玄宗八分之真蹟

觀

墨君徽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徽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爲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爲華人所爲非君徽也覩落欵而後信之然猶疑華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䉤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徽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爲爾予既識諸君徽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徽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言畫哉

欵識

岳陽樓之画

字迹落欵之字畫

第三段論文章之道以及畫

第四段言君徽自詩達畫以結

首段言狩氏之失初
規
末段言狩氏之將後
初以義藤公
歸無逆高閣上人序
泊氏次相遇頹隨無
靡濃敗不可收拾也

萬菴尊者住品
川東海寺著江陵
集

跋摹梁楷蠶桑圖

梁楷南宋之善畫人

海內以狩氏爲畫史之魁其初蓋亦衣鉢宋代矣數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頹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已是歲春狩蘭藤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爲也孟子之言豈吾欺哉雖然苟使無藤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眞豈翅畫已噫今藤公湊三爲一亦尚初也茂卿旣不能觀原畫則不能言其肖否故止言之爾

首段美尊者詩
以東方古今無兩
次段美以中華緇
流所無
次段言古今名
詩僧皆伏下流
次段言天竺一覺
又亦不易再
末段以文中諸子
吐舌
韓愈逆露文如鬼
相示賑賑之跳踉復
仆地掌頓脚失笑
相顧

跋萬尊者詩後

初覩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爲之吐舌矣及讀此冊（江陵集）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廼中華緇流所無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賛釈迦徳之辞

徂徠集卷之十八

徂徠集卷之十九

物茂卿著

題言五首

譯文筌蹄題言十則

（則猶條）

是編予二十五六時所口說僧天教及吉臣哉筆受成帙以今眎（觀）之一如老嫗師誨癡騃女兒其口諄諄然不能自已而蒙生傳寫無脛走千里外洛中來者往往說家享拱璧（左傳）珍襲帳中不啻中郎論衡矣近者剞劂氏懇求上木以息毛穎脫帽屢謝之勞也予迺

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忘筌蹄所以在兎得兎忘蹄云々

第一段言是編之所以成帙上木

列女傳魯有九子之寡母穆公賜号曰母師云々

漢王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万言

註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処果得論衡

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忘蹄之

第一段言是編之所以成帙上木

列女傳魯有九子之寡母穆公賜号曰母師云々

漢王充字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万言

註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処果得論衡

徂徠集卷之十九

物茂卿著

題言五首

譯文筌蹄題言十則（則猶條）

是編予二十五六時所口說。僧天教及吉臣哉筆受成帙。以今眎之。一如老媼師誨癡騃女兒。其口諄諄然不能自已。而蒙生傳寫。無脛走千里外。洛中來者。往往說家享拱璧。珍襲帳中。不啻中郎論衡矣。近者剞劂氏懇求上木。以息毛穎脫帽屢謝之勞也。予迺

第二段言是編作之
所以
蘐園詩關辭試
挂漏掛一念万漏
府君後世通應人
用之
又没而不能讀父之
書手沢存焉耳
隋書天文志天弁九星
在建星北市官之長
也主列肆闤闠若
市籍之事以知市珍
也云ゝ
孔子曰世而後仁矣

笑梨棗何皐是則訴屈哉或又憾其尚多挂漏則因語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値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頼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説徧通群書也又覩　憲廟好學海内嚮風閭閻諸書講帷如雲世仁之期今也將及而求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寥寥乎無幾焉則亦在精志與否耳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故在能思者則是編爲贅旒矣在不能思者則是編亦爲贅旒矣

（挂音卦懸也）

梁肅維摩經畧疏序曰夫聖人有以見生于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緯之
蘇軾詩線路不容
足又与牛羊牽
蠻書南夷曰観
汝清理蠻書幾世
知名当出吾右
第三段持堪先人
之言是編所本
第五段言和譯之所
以称和訓
王維詩因人見風俗
入境聞方言

唯第二等根器藉此榜樣發其機別向和訓外通一線路則八角島直接壤明州不見中間淼漫呑天日夜與華人交臂晤言者庶或見之哉是則挂漏足以廣思訛誤足以蓄疑疑思交蒸靈慧以生豈非如予嚮在南總無師友者之良師友邪故予亦不恤此兎園冊子落人間也予昔趨先大夫之庭與聞閒靜字義此其撥脫和訓精覈字詁之所職由故是編亦以此二字爲首則亦不忘本也

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爲譯矣古人曰讀書千遍其義

第二段言和訓之弊

韋溪碎體識洗正曰重字淹通

琴賦至入攄思云

授毫援之訛

自見。予幼時。切怪古人方其義未見時。如何能讀。殊不知中華讀書從頭直下。一如此方人念佛經陀羅尼。故雖未解其義亦能讀之耳。若此方讀法順逆迴環。必移中華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讀便解。不解不可讀。信乎和訓之名爲當。而學者宜或易於爲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語。中華自有中華言語。體質本殊。由何脗合。是以和訓迴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爲牽强。而世人不省。讀書作文。一唯和訓是靠。即其識稱淹通。學極宏博。倘訪其所以解古人之語者。皆似隔靴搔痒。其授毫攄思者。亦悉侏離鴃言。不可識其爲何

第三段言學者宜以和訓識華人本面目

第四段言合和漢反覆求之之條目

語。此無它也。嚮所謂易於爲力者。實爲之祟也。故學者先務。唯要其就華人言語。識其本來面目。而其本來面目。華人所不識也。豈非身在廬山中故乎。我今以和語求之。然後知其所以異者。假如南人在南。不自覺地候之異。北人來南。乃識暄熱耳。觀其順逆迴環。然後可讀焉。則知其上下位置體段之不同也。其正訓之外。字必加轉聲。然後可讀焉。則知此方用助聲多於彼也。其也矣焉類。無方言之可訓。而此方助聲亦莫有文字焉。則知彼此語脉文勢轉折之則自殊也。異字同訓者衆。而和語亦有不入訓者存焉。則

哀　訓アワレ　アワム　カナシム　一字兼多訓者
閒　譯ヒマ　ムダ
鋭　トシト訓スレ圧スルト　サトリトミヲ好トス
寛　ユルヤカト訓スレ圧　モノヽヒロクシテ　クツロキノアルコト
彌文　羽猶賦或称　義農皇帝堯之　彌文ニし
第五段總論文法　與字義之大意
皐陶謨天秩有礼
中庸篇首朱傳　玩索而有得焉

知彼之所有此不必有此亦不無彼之所無也有一訓被多字者焉有一字兼多訓者焉則知華和言語參差互涉不可以一抵一也仁義道德性命陰陽莫有和訓焉則知聖人之邦命名立教自有常言之不能盡者存也異字同訓及訓不的確者猶有換以今言可以正其譯焉則知古昔作和訓時方言尚寡後世彌文言語之數轉相倍蓰也然其上下位置體段脉勢是爲大者予嘗作文罫一書具言其天秩森然不可得而紊焉能讀者玩索有得則一悟瞭晰左右逢原矣字義極零細雖竭畢世之力未易窮究其載

第六段言就和訓附新譯以成此書之旨
第一段提譯之爲要

在字書者特本艸之說藥性已苟非博稽經方旁驗應病以識君臣劑和之異用炮炙湯散之殊宜安能曲當洞悉一無所誤乎唯其同訓異義者予爲蒙生苦口辨析是編爲其槩略始欲更爲新譯悉去和訓迴環之讀而其世久相承爲讀書法終不可廢也亦猶華音訛轉爲國音而國音亦不可廢者故但就和訓附以新譯使學者據此推擴益精以或得不卽不離之妙于和訓迴環讀之外者是其筌蹄爾

譯之一字爲讀書眞訣蓋書皆文字文字卽華人語言如其荷蘭等諸國性稟異常當有難解語如鳥鳴

戴記倫詩却是之
梅花無世態陽播
今近一枝春

儀註虎書經籍志宋書一一三卷呂
文淺撰文論語一
十卷暢惠明撰司
馬表傳撰書記
一一百十二卷

卦影謂見後録
命俗謂一一者亦
易之象也蓋言象
之辭多取象作
義理訓也

獸此不近人情者。而中華之與此方情態全同。人多言古今人不相及。予讀三代以前書。人情世態如合符契。以此人情世態作此語言。更何難解之有也。書唯六經爲至奧耶者。而詩風謠歌曲。典誥榜諭告示。春秋爛朝報。禮爲儀註。易卽卦影發課。假使聖人生於此方。豈能外此方言。別爲深奧難解語哉。道雖高深。語唯是語言。如其高深之道。則存乎其人焉。觀孺子滄浪歌。亦唯言水清可以濯其纓。水濁可以濯其足耳。語言上豈別有高深意乎。及夫子聞之。迺曰自取之者。可以見爲若以高深之理解此方語言。則吾

漢儒若秬君三字有三萬餘言之解

宋武帝紀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云云

五代史劉岳傳鄭餘慶爲書儀兩卷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轉失其本

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金瓶梅傳奇名金瓶一書傳奇風流人之

儕平常所言。亦當有堯典二萬餘言之解也。祇以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人作奇特想。能譯其語。如此方平常語言。可謂能讀書者矣。此是編開卷第一義也曰和訓曰譯無甚差別。但和訓出於古昔搢紳之口。侍讀諷誦金馬玉堂之署。故務揀雅言。簡去鄙俚。風流都美。誠宜人耳。且時屬淳厖。語言之道未闢。以此而求於中華之言。其在當時。尚已寥寥覺之矣。況以世降時移。語言之道。益變益繁。益俚益俗。故以今言而求於和訓。已覺古樸不近於人情。如和歌者流。勢語源語諸書。此皆閨閤脂粉猥褻之語。一似金瓶梅

枉 ソリマカリタルナリ
曲 キリトマカリタルナリ
回 クルクトマカリタルナリ
陸九淵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佶屈韓退之進學解詰聱以雜讀。
佶正也壯佶也詩小雅既佶且閑
祖庭事苑三一声聞二緣覺三菩薩以覆戴爲義
文義楚六帖声聞

類。今讀之。高雅幽妙。大費注解。似中華有典謨。又以今言而求於中華語。其比古愈繁愈細者。稍可與華言相近。且俚俗者。平易而近於人情。以此而譯中華文字。能使人不生奇特想。不生卑劣心。而謂聖經賢傳。皆吾分內事。左騷莊遷。都不佶屈。遂與歷代古人交臂晤言。尚論千載者。亦由是可至也。是譯之一字。利益不尠。孰謂吾好奇也哉。

予惡講。每戒學者。不聽講說。而人乍聞之。莫不驚駭。一如釋迦成道。說華嚴。頓大法。諸聲聞羅漢。如聾如瘂。捲席走出。吾豈好作高妙說。此自諸生懷高慢心。但聽第一句。不聽第二句。稍不合己心。則輒颺去。予固懶惰。亦有人心。豈不欲少酬諸生來問之心。況業已棄身作蠹蟲文字堆中。此事固所嗜。雖懶惰豈不欲推吾所嗜。與諸生共之耶。祇深知講說之害諸生。不小小。甚稔。故一片婆心。不惜口業。亦不暇顧世儒下帷代耕者懷忿恨也。諸生盍莫不曰講習討論自古有之。何物狂生。出是狂言。殊不知中華所謂講者。此方浮屠家說法爲稍近之。其大要不規規於章句文字。但務揄揚道德。闡明仁義。曲譬旁引。飽厭人意。能使聞者易於感發。不能自已。是已。是可以施於王

梅聖俞詩靜坐紙窓無所得唯將文字眼前堆
易兌卦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世叔討論之
字書規々猶拘々

玉篇毛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選者

林奕朝會賦臚人就列賓礼九重

嶄說文岡也嶄秘所秘之說也

江總棲霞詩碑志法練字精確

公大人及武弁不學者之前而非所以造就髦士者此方之講則異於是焉字詁句意章旨篇法正義旁義註家同異以及故事佳話文字來歷凡有關係于本文者叢然並集臚列如開肆連續如貫珠一物不備則嫌於己之恥一語間歇則慮於聽者之倦務美聲氣以悅人耳甚者時間笑話警醒坐睡動有嶄秘責加東脩師傷其仁弟子傷智流風一成滔滔弗反假使其所說精確詳明一無差錯初學乍聽於其叢然並集者安能一一識別其何爲字詁何爲句意何章旨何篇法某爲正義某爲旁義云云者明白無謬

圓教天台謂之藏通別円圓教

二乘會聲聞緣覺

劬集韻音盍勞極皃通作枕

哉勢之所必認彼誤此其害一也學有次第識有淺深高紗之論精微之說卒使蒙生聞之必如如來說圓教而聲聞作二乘會其臆私擬度遷就陋見其害二也侍坐日久耳根旋開得益漸多遂謂先生眞聖人試一閉戶讀書累日所獲終不如一日所聞坐收衆美由是漸生卑劣心貴耳賤目廢讀務聽與其劬自攻寧終身講席此心一生前途遂盡吾未嘗見講帷下出名士緣此之故其害三也萬卷書豈能一一聽其害四也廢讀務聽之弊必至不能讀行間無副墨者而後極其害五也師之所尚弟子效之從旁

晉樂書饒[illegible]之世有
孫氏善歌曰曲宗識
善擊節唱和云々
詩見類格詩有三
偷語最鈍賊云々
趁音真踐也逐也
從也去声

援筆録其所講言前後次第一字不差甚者則曰師於是處一謦咳至此句一擊節學其聲音擬其容貌自謂假饒不得爲曾參必爲有若以爲他日西河民疑吾夫子之資其爲鈍賊莫是爲甚其害六也講說之間業已不能廢和訓故其說字義且依傍和訓趁勢成義聽者但見其說之可通便謂本然而不知其離本義已遠其害七也講師多不作文章夫文字不爲已用其實由不知文字譬諸不知人者不能用人不知文字所講皆妄且文字貫道之器何取乎道其害八也不朽大業由是遂廢宛乎其死飄若艸木其

圈言區域圈套二
定之学風也
唐語大宋見新士
彀行出自天下英雄
入吾彀中云々
二字三字爲句二字
語三字語也

害九也其間有豪傑者一開講肆弊風所扇懸價求售門庭遂立或謂孔孟宗旨在此或謂閩洛正脉存焉圈套一設多少英才皆入其彀中夫學問之道古謂飛耳長目廣益聰明天之生才如艸木區以別使其隨才自達猶恐有風雨摧折之患而況縛其枝幹屈其根荄緣何生長以成棟梁之良其害十也十害爲母百弊孳生故予嘗爲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爲崎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爲句後使讀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始得爲中華人而後稍稍

讀經子史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然崎陽之學世未甚流布故又爲寒鄉無緣者定爲第二等法先隨例授以四書小學孝經五經文選類教以此方讀法時時間擇其中極易解者一二語隨分俚言解說使其自得一日間不過一二次切勿說章旨及道德性命之理大抵人心喜開通惡閉塞雖蒙生日但誦全無分曉語必生厭想惰氣乘之僅得可解者輒生踴躍由是精進且其一二零細後來合湊必爲自用力地比五經皆畢既自得力乃授以史漢有和訓者使其自讀副以字書備其考索中華此方年代

道理精微言小学近思録之类也

蹤跡也

世變文物制度地名人名皆不同若不先讀此則不識此爲何世界局盤不立茫無措手嘗見一宿儒講大學序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輒謂如三代盛時皆坐此故況道理精微非初學所宜空虛無憑易生臆度事跡蹤實便有依據故先授讀不問其能解以不逐次精讀以終一部尚未通曉更讀二三遍學者之病在求從頭皆解此雖似佳事迺其心胸窄陋不能優柔厭飫非讀書器切勿爲其解說又不許其輒忘所疑常要蓄在胸中疑畢便忘如畫水然亦莫有自得日但如此讀書積以卷數自然渙然冰解史漢各二

三遍後其聰明者於有和訓者皆莫有不可讀至此時便禁其一有和訓者不得經目授以温公資治通鑑類無和訓者讀之一遍何書不可讀然後始得爲中華諸生予觀瞽有相者多不識路其無相者乃能自行是豈其才爲殊讀書亦爾瞽要早去相讀書欲速離和訓此則眞正讀書法其初若不易得力極若迂回其實捷法直徑莫有過此者方其讀史漢時或授以是編及文罫亦似可省力如讀他書但要指授其書體格詩有詩體格易有易體格一知體格思則過半矣若其高妙道理深遠旨趣則隨其資稟高下

七武
武田信玄
毛利元就
北条氏康
上杉輝虎
織田信長
羽柴秀吉
東照宮

造詣淺深量其可及時或一二冷語微言忽然觸發如時雨之化其學便進百倍於諄諄教誨者記予侍先大夫七八歲時先大夫命予録其日間行事或朝府或客來說何事作何事及風雨陰晴家人瑣細事皆録每夜臨臥必口授筆受予十一二時既能自讀書未嘗受句讀蓋由此故滕煥圖亦自謂其幼時看林文穆公七武由是遂得讀他書此蓋演史中所有事少小耳目所熟故隨讀便解不煩講說耳近有一沙彌爲予寫峽中紀行便能讀書此亦日常聞予語昔遊故隨寫便解此類亦一大捷徑法

如此方和歌讀之自然感發於中心雖不解其義自然感発而不煩思惟者以生来語音也

一種氣象者熟于鮮之詩自然而知其高華之田地也唯目心触之言耳之所能哉

中華人多言讀書讀書予便謂讀書不如看書此緣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此方耳口二者皆不得力唯一雙眼合三千世界人總莫有殊一涉讀誦便有和訓迴環顛倒若或從頭直下如浮屠念經亦非此方生來語音必煩思惟思惟纔生緣何自然感發於中心乎如詩話文評類說某文高華某篇偉麗或清雅或閒曠或雄深或雅健又如杜詩有聲有色有味有力之類如非目熟文字之久義趣之外別覺有一種氣象來接吾心者則中何識別也又如作文章固有和訓同而義別者又有義同而意味別者又有意味同而氣象別者此非耳根口業所能辦唯心目雙照始得窺其境界故譯語之力終有所不及者存矣譯以爲筌爲是故也然譯之眞正者必須眼光透紙背者始得

譯以爲筌是譯文筌蹄之義眼光透紙背是依然目学哉

今所行譯文筌蹄不分四部可疑也

善術家分物先析爲四而爲八爲十六

易太極生両儀ゝゝ生四象ゝゝ生八卦

宋邵雍字堯夫号康節数学家

是編有形狀字面有作用字面有聲辭字面有物名字面詩家所謂虛實死活即是物也文罫中所説上下位置之法必以四者爲準故是編亦以此四者爲部目大抵天地之間萬物觸目皆分析爲四片差別家之妙訣本自易四象之數予自詫以謂得中華語言本來面目者爲是故世儒有以易數及邵子學爲

禮記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知人云々

漢儒因師授知之

如子因荀子知之也

文章家文辭家也不甚常用之文字不穩也

譚倉詩不如顧文字丹鉛事點也

佛禪自別也

雜抄捄抄也

有潔服之子與清弱同意富貴之反

經生猶日經學者

沒交涉禪語沒無也言無傳交涉干事也

淨住子有名無題者外道也有德無名佛道也

非聖人之意者皆不識知天知人中人上下聖人自有兩種之說陰陽五行孟子子思所傳漢儒得之師授口傳始筆於書予於荀子非子思孟子之言而得其淵源所自更泝本始則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故禮記及音律諸書非此不通矣此非是編所須又非蒙生要務但由以四者爲部目偶爾言及

是編所出皆常用文字此外有詩家語有文章家語有丹鉛家語有經生家語有官府律令家語有簡牘語有四六語有俗語有市井買賣語及易卜律曆算數醫藥種樹飲膳仙佛禪皆有家言各各當究頗有雜抄猶未類分學者纔識其各有家言便當自得詩家語自別予覽世作詩者率皆清弱枯槁少有春風著物花木煒發天然富貴氣象察其弊由率緣初學皆經生經生語纔入詩中便覺寒乞相其小有識者動說意味如何殊不知外詩家語以求詩家意味終是沒交涉求之語言似淺實深求之意味雖深便墮外道其在中華唐宋分岐處實在此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究如此日久自然

宋元明之謂也
之所有故物子深
藏之也
漢書項藉傳古
之王者地千里必居
上游居水之上流
也

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鍾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苦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脉。予近作柏梁餘材。郎是物也。未成集。

學者既到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田地。便當讀古書。古書是根本。譬如據上游登泰山絕頂。眼力自高。胸襟自大。後世百萬卷書籍。皆他兒孫。都不費力。何則。古書語皆簡短。後世文辭皆冗長。簡短者。當加多少言語助字。義始通。冗長者。芟去其多少言語助字。乃成古辭。此其大略。故古書辭多含蓄有餘味。後世文辭義趣。皆露。莫有雋永。故慣讀後世文者。止見一條路徑。熟讀古文辭者。每有數十路徑。瞭然乎心目間。條理不紊。及讀到下方。數十義趣。漸次不用。至於終篇。歸宿一路。故非胸襟闊大。能含容幾多義理。眼力精明。能使幾多義理不致隱匿。能使幾多義理不致紊亂。不致忽忘者。決不能讀。又以此胸襟此眼力。讀後世文辭。有何難事。況道藝事物言語。皆昉上古。次第潤色。次第破壞。或分或合。或盛或衰。沿革展轉。必先古後今。然後得明悉其源委。而不謬也。而世學者。但喜擇後世極易讀者以讀之。皆是下根下機卑劣

下方行未終篇
若夫
魏陳琳檄加諸含
容蕞爾以彌縫也
学記或源也或委
也注源泉所出委
流所聚之

金史章宗紀皆
畏縮而不行事
論語辭達而已
易修辭立其誠
皆非文章之謂矣
老子之文修辭
非達意
後漢光武都洛陽
謂之東京言長安
爲西京
語錄朱子語錄之
类

心所使。此其病一。如鄉黌者所論。但讀有和訓者。而遇無和訓者。畏縮不敢讀矣。其學文章。亦但學歐曾以下。極宂長卑弱者。皆是同一病已。夫文章之道。達意脩辭。二派發自聖言。其實一者相須。非脩辭則意不得達。故三代時。二派未嘗分裂。然亦各有所主。孟荀老列韓賈遷固。主達意者也。左國莊騷相如揚雄。主脩辭者也。東京偏脩辭。而達意一派寥寥。之六朝浮靡。至唐而極矣。故韓柳以達意振之。宇宙一新。然韓柳求諸古。故振。歐蘇求諸韓柳。故又衰。降至元明。文皆語錄中語助字別作一法。與上古不合。古今之閒

漢書高祖紀項
羽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而西者
爲漢ヽヽ而東者
爲楚
蘐氏右三藝啓
八大家
說文矮人短人也
說凡例矮子觀場
癡人羣夢群蛙
亂聽

遂成一大鴻溝。故李王以脩辭振之。一以古爲則。可謂大豪傑矣。予嘗評隲西京下文人。唐取韓柳。明取李王。爲是故也。世人逐人舌頭作語言。怕衆欺寡。從觀宋元明間經世久稱歐蘇者衆。遂爾眩惑。以謂韓柳歐蘇王曾。是文章八大家。明世諸家。何及。豈非矮人看場比乎。亦緣講師經生勉強作文章。狃其平常所言。遂謂文章非議論不可已。殊不知議論敘事二者。是文章大綱領。試觀專學韓柳歐蘇者。決不能作敘事也。有謂古今自別。何苦強模擬上古科斗時語。此大不知道理者言也。若以模擬爲病。則此方人但

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云々

此等議論此一段之議論也

作和語哥矣何更學中華文爲也且古辭簡而文今文究而俚雅言亦簡而文俗語亦究而俚中國語又簡而文此方語又究而俚故以此方之人求諸中國宜其喜後世文辭也以其所近求其所喜其究者益究俚者益俚故中國人學韓柳爲歐蘇此方人學韓柳則僅得爲歐蘇之奴隷況於其學歐曾者乎古云通古今謂之儒又云通天地人謂之儒故合華和而一之是吾譯學（通古今）合古今而一之是吾古文辭學此等議論大似與是編沒交涉其實亦有大關係存爲故（譯文亦爲作文章）此附言爾

後漢書高句驪在遼東之東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

雲騖漢書注言甲兵之疾也

莊子蟻慕羊肉

蟻云陸務觀蟻參差也

白雪詩樂府名說苑魏文帝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

題問槎篇首

正德辛壬之交高句驪修聘東都其使人趙泰億（正使）任守幹（副使）從事李邦彦而製述官李礥掌書記洪舜衍嚴漢重南聖重從焉皆彼中詞華選也此方操觚士海西達東關蟻慕羶聚所在雲騖淼纚相詫蓋習俗所使要亦昇平一觀也吾黨好事迺稍稍有起而試之者事罷後皆寓稿吾社中以相眎也後先陸續委積巾箱底頃因吉生秋生來爲整理頗成卷帙暇便展翫則予嚮所謂芙蓉白雪之邑自堪遠人起敬已每値絕倒輒呼毛穎片語以賞賞已因舉白自浮叚使

唐史加知章称李白此天上之謫仙

晁卿仲麿其詩

凋[illegible]虎

潘岳射雉賦徒心煩而技癢○字典癢其伎而腹癢也

喝采陸游詩酒酣博塞爲歡娛信手梟盧喝成采

論語曰友于兄弟

我看天外雲中看此等所謂高華者

謫仙來此將謂晁卿尚在而猶且勉强作管裴以後人舉動病懶老子又從旁爲之點籌喝采豈不愈益增吾黨技癢之誚邪中秋翌日徂徠子題

題唐後詩總論後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即一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一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其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搆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眡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爲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

元美　敬美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用脩楊用脩也

南史謝莊傳七歲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也

熟　仲陳[illegible]之義

宋史儒林傳君文蓋蒼于上臣子緘默于上不能引大体以爭忠良之右所本至矣

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有湯顯祖程孟陽者年輩稍後衆論未之及夷攷其業湯節今秀僣君采用脩之流亞時時奇僻因墮晩唐比諸昌穀則有間爲程迺宗祖劉白卑卑下矣至於袁鍾二子極口詆毀王李爲膚爲熟爲狹爲模擬顧其自有爲説者則鍾曰精神袁曰無法又曰人心自有唐弇州不云乎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豈竢二子之言則安得執一而廢一乎段使其緘默不言詩而曰詩在是唐在是則足以欺人耳纔一啓脣斯有聲詞有聲詞斯有格調非古則唐

近体則唐故曰人心自有唐

元　元稹字微之　唐人

白　白居易字樂天　唐人

宋史食貨志程米十五石毋壞乃無陳腐也

陳腐言如漢魏唐詩之花也

非唐則宋元非盛則晩季非雅則俚所不免矣又使其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互出並行如弇州博大具備則猶之可耳今披其什袁宋鍾元絕無它調故其言亦曰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其徒之言亦曰味石公詩而賀奇仝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是其借口唐者唯爲黠計不能自諱爲晩季宋元者迺爲揚醜豈不昭昭然明乎嗚呼二子生宋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鸎花而別爲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爲方圓即其自詫神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煒然可觀者迺爲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爲豈翅爲詩道言哉祇其爲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醖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人物以轉盛趨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諸論後特收戴氏二則以立之防已

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鼂衡

胡元瑞　明人

李頎詩大石孔峯竅色桐之

陸象山　宋人

王陽明　宋人

李卓吾　明人

徐渭字文長　明人

鼂俗作晁

裴文名題渤海人元慶実年来朝
漢書五行志朝有著会有表注云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也
江西湖南猶曰緇林。僧之所聚
蘇黃　蘇東坡黃山谷
史部陽傳德論骨髓之く

藤萬里常嗣野篁廁諸唐人難可辨識暨乎皇華不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致弱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題倡陋長慶之風蔓延朝著誦偈倖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　昭代御運文教鬱興而人稍稍識操唐音然和訓讀字其弊自若唯識意義而不諳格調體勢爲何物是以但認晚季緩慢者以當乎溫柔和平之音又或經生作詩先入者爲主則宋風淪髓汗下不能祛其最惑人者崎人之詩日與華客相酬和則見以爲師承淵源莫眞於是也殊不知

弱水蓬萊中間隔万里

明人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
明人鍾惺字伯敬竟陵人号隱秀軒
乾　秀実中虛
易乾卦天造草昧疏云昧謂冥昧
洪永明朝之年号
弘嘉亦明之年号
字出渤澥海之別枝之名出史記高祖紀注索隱曰海旁出爲渤
周伯名弜号之陽
選三体詩
僧天隱元人注三体詩

王李後明風屢變其存於今者非公安竟陵則箕生所謂乾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與氣運盛衰方今明亾而胡興推之前古草昧間文氣尚閼其踵習晚明亦猶洪永襲元餘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闡極盛之運亦宇宙所稀見則王李袁鍾彼未有定論者吾雖不涉渤溟踐華域猶指諸掌爾故世之眩今中華詩者其與菅公以白傳自喜皆吾不得不惜其陋也要之海內之大豈乏英才獨詩之行世者唯周伯弜方虛谷蔡蒙齋及僧天隱之所輯者僅有一二杜律滄溟詩選亦皆視若天壤不及企及焉故今抄明詩傳之

鮑昭詩僕本寒
鄉士出自蒙漢
恩

风氣備曰氣運
也

寒鄉學者。使藉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日本物茂卿識

題詩學二種合刻首

古詩以漢魏爲至。近體以開天爲至。是自風氣所會。雖其人不自知其然。降焉而六朝。而中晩。愈工愈失。亦不自知其然。世之與詩汙隆也。持是說者以世廢學。然宋人始知學唐。而唐益遠。至于明人則復古復唐。是豈世之罪哉。學之不得其方也。學之不得其方也。論未定也。論乃定自嚴徐。功亦偉哉。之二子者書具存。嗣是則二美胡元瑞皆有所論譔。可謂備矣。詩藪。既刊行卮言卷帙。頗浩未易上木。石叔潭且手校二書。授諸剞劂氏。予既已惡夫以世廢學者。乃題其首曰。學之方也。遵前脩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是謂之物格而后知至。豈翅詩。凡修辭皆爾。豈翅修辭。先王之教皆爾。仲尼曰。興於詩。是其始哉。蒙士繇乎是。享保乙巳臘月望。

元美芸苑卮
卮言

後漢書禰衡傳
孔融上疏曰處士禰
衡英才卓躒初涉
文升堂覩奥

四家雋例六則

斯集爲蒙學設也。斯方數百年來。敎童子句讀六經竣。輙授以眞寶。迺賈人所輯錄。豈足以備蓺文施諸鼓篋哉。蓋室町氏之世。闇昬不文。儒者失其官。而浮

家語顔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馬之光景長一匹

楊子法言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注言幼習一藝白首尚紛亂不理也

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云云

韓非子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屠膺皇華之選一時獲諸吳門之市乃眩其名而實以爲蓺苑琳琅携歸享之千金者遂被於流俗爲學者矜式近世儒宗巨擘亦皆繇其徒來歸童習白紛漫不之省猶曰眞寶眞寶或爲之䟽鈔熒惑學者何其陋也雖有俊民習其燥髮所受終身奉之如天球拱璧悲哉今閱其書玉石並收魚目之淆珠是則亾論已大氐學文章識體爲先迺如漁父騷也而謂之辭北山移文移也弔古戰場文弔文也而槩謂之文讀孟嘗君傳讀也而列之傳原人原道論也而別立原夫體且不識尚何問選賈人作之浮屠倡之儼然

汅家園書程課物徵增韻程課計量也

文字軌範　謝疊山撰之

金史元好問傳好問知名年而陸州都事卿子不事舉業云云

正宗　宋人真德秀字景元撰之

心讀　張鳳翔字安澗撰之

列諸庠序課程童蒙以塗其耳目甚則摘其註中謬誤者巧爲之故隱之帳中以求重其糈昇平百年駸駸鄉化而世尚乏能文之士者是其故未必不職由焉近年一二大師頗覺其非是則有代以謝氏軌範者是固名儒所纂錄然其書本以便舉業舉業主論策故其選主議論而不及敘事也夫文章之道闕一不可矣且舉子單身經涉數百千里勢不得多齎書而取足一二部故其載史漢諸雋篇者亦便旅途耳它如正宗必讀諸集或爲節及左國莊列者皆爲是故也今在此方舉業非所須游學非所尚而左國史

東都人不知游學之二

全書左國莊列
史漢之柔也
十三家　左傳　國語
戰國策　老子　莊子
淮南子　史記　列子
荀子　呂子　楚辭
文選　前漢書
文選　梁昭明太子
之選也
陸機　吳以司馬陸公
誅賢文孫吳有
行異驅

漢豈可誘此而不寓目全書乎故凡此諸集皆屬無用矣按六經十三家萬世不朽之言文章本業外此而無有焉文章之體具于文選然六朝之靡韓柳以理勝之別開門戶宋元之弊李王以辭勝之復古之業始備雖復歷千載唯此四家爲作文之規矩準繩也故特拔雋其集中以授句讀範蒙學塗轍一定聽明以生簽是而往六經十三家庶可得而學焉是余選録之意也

唐稱韓柳宋稱歐蘇而今所以不取歐蘇者以宋調也宋之失易而宂其究必至於註疏而謂之文矣是李王之所以痛心也且歐非韓柳伍也祇緣識韓者歐實先鳴且其文優游不迫類有道者態故人多賞諸亦宋襄之霸耳何足貴哉子瞻誠仙才筆隨意到縱橫唯嚮所以妙也是特其才爾蓋二氏之法韓柳具是學者苟得其法雖無二氏可也夫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今置其法弗問而欲學其巧其不以傷指者幾希是予之雋所以止于韓柳也世又有加以二蘇安石南豐稱之八大家者是茅坤之私言也世稱三蘇者以其父子聯芳一時歆羨者辭爾豈匹儔哉半山雖鏘鏗要爲小家至於曾則本不敢望

左襄公　齊莊公朝
於強韓鄭荀曰是
寡人之雄也州綽
君以雄誰敢不雄
臣不敏平陰之役
先二子鳴
傷指言拔拙而
欲巧也見于老子
茅坤謝茅坤軌
範之作者
半山王安石之所居
也見入□記

朱子曰喜未歆而讀南豐先生之文也

杜甫詩縣石槐根出宮渴馬筋露

茅坤之抄言文章之軌範也

茅子李王梁宗吳徐謝之七子

茅坤之言言矣泰之術也

王與洵轍（蘇洵蘇轍）何況永叔子瞻乎及於朱考亭一稱之王遵巖再稱之而後人或采焉是其意豈以諸家之文筋露骨高而王迺多肉故欲劑二者適之中邪是俗見耳其少肉者以不脩辭也計不出于此而徒事調劑宜乎世俗之賞韓幹也且茅坤之抄所主在舉業與奏議皆所以趨時好也時之與道相汚隆有時乎帝有時乎輿儓豈不朽之謂乎鄉者予社中多尚李王有一先生難之曰學七才子不如學八大家大家之稱豈才子比哉予聞之笑曰曾謂茅坤之言爲律令乎世之眩眞寶之名者滔滔哉

朱子言行錄徒居武陽考亭

大家之名

北地見于滄溟弇州本集北地者言獻吉之號也

嘉靖萬曆明之年號

莊子在宥篇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注矢之鳴者又字典嚆響音矢也

十二郎盖退之之從弟也

滄溟弇州屢稱北地亦以其首倡也其實能勝流俗爲嘉萬嚆矢是耳必求其爲規矩準繩後學者迺在嘉萬二子（滄溟弇州）故弗取也汪伯玉（汪道昆）能得二子之心而不沿其門墻可謂豪傑士矣然文少變化千篇如一故亦不取也盍滄溟全不用韓柳法弇州非不用之迺修辭以勝之唯修辭復古是二子之所以異於韓柳也漢以後無騷魏以後無賦之二者皆具文選詔冊表啓檄箴銘頌之類亦皆具文選後世雖有作者莫能擬異故此集不列韓佛骨表祭十二郎文鱷魚文最著然非以文故不取柳梓人傳失體河間傳雖佳非

韓文卷三十九

同卷三十六

柳文卷十七

河間婦傳故

前漢都長安西京後漢都洛陽曰東京

髓（骨髓也）

勾畫（傍畧也）

齟齬（齒類不相值皃）

莊子則陽君爲政勿鹵莽（註）苟且皃也

所以斆蒙士。故皆不取。弇州短長說。錦衣中官北虜哈密諸志。皆得西京髓。然篇甚長者。率皆不錄。大氐韓柳雋不盈百。而盡李王。則否。以其富也

學文章要識法。故今勾畫其傍。而書槩略于上。亦唯爲蒙士啓發一二爾。如其妙處。豈可傳乎哉。且一時取諸臆。而不必深考諸家。必當有相出入齟齬者。得魚忘筌。其勿拘拘哉

發四聲爲讀書先務。而此方忽諸。可謂鹵莽之甚。故今特點其異讀者。以便蒙士

集百四十四

集七十九

同卷下

徂徠集卷之十九

明治四歲次辛未八月假佐谷氏之書以謄寫云

廿廿三

徂徠集卷之二十

物茂卿著

書牘四十一首

與猗蘭侯

不佞之神交于臺下也久矣。疇昔始獲以形隨之。旋則形與神之離也。夜宴厭厭。醉酒醉德。雖然。拙詩因謂豈謂恩云爾。意者有高山流水在耳。玉詩之賜。尚如在左右。心神相照哉。滄溟集謀野集各一本附上。

又

3467880 v.1

不佞茂卿刀筆吏也一日忽廁鈞天廣樂之庭不覺與魚鳥作啾唧之聲其可聽者亦天籟耳豈意臺下謬稱以爲未曾有哉雖然不佞之可聽者亦天籟耳臺下則不謬矣不佞歸後醒則依舊乎筆硯溷濁簿書旁午回首前日之遊眞天壤焉正困頓閒復承錦字之械郢雪之和恍兮忽兮再登鈞天之庭鄉者詩中豈謂恩一語可謂不佞謬矣何翅高山流水之感哉拙和一章附上刀筆吏豈有致語臺下其亦以天籟視之可也作報纔訖俗紛雨集疇知刀筆吏與貴介公子作同心語焉乎臺下以爲未曾有亦可謂不謬哉妄意偷閒再造潭府作平原十日飲不知可得乎否

又

中秋無月何昨雨不寂寞而今雨寂寞也迺嫦娥之不君侯若正爾嘆息忽接尺一蓬篳掩映宛乎前日光輝哉祇猗蘭臺上管絃作何等聲是未可聞之爲憾爾王履吉扇面已作侯家物而又欲掩取衡山十洲二軸眞所謂得隴望蜀者迺劉文叔其人哉不佞方病酒臥作報草草歪斜莫謂不敬哉亦嚴狂奴前日故態已酉部稿一本及畫二軸照數奉收承索宛

委。適鼎它。適它無識字者。容明日奉送。不乙。

又

宴散殆五更矣。大雪漫兮。剡溪之興未盡也。蹣跚以歸。歸焉則臥。起焉則日既過三商邪。於是知不佞之醉甚哉。所賜彩筆彩牋文石之椀。幸亾所遺失。攜歸。照耀乎文房之中。乃知併與滿庭瓊瑤。皆君侯之賜也。漫成一絶奉覽。雖然。小人亾賴。踞文茵。擁彫爐。傲睨自若。則君侯迺捧硯。行酒布衣交。弗若也。是自王生結轍之伎倆。伏惟君侯知己之遇。欲酬高山。計莫所復焉。君侯自識之耳。祇恐麾下諸校。頗未免搕擘

切齒於不佞者。是以縷縷如此。亮鑒。不盡。

又

恭接尺一。字字飛動。則知台候萬福也。向示瑤什。再把誦之。錚錚鏗鏗。殆非前日所見者矣。豈有所更張耶。將不佞一時酒後眼華妄生瘖瘂耶。要之臺下自安不改也。不佞何以能改之哉。望日之期。敢不唯命是承。

又

將赴君侯之約。出門則火。見負琴者。何銑者。絡繹於途。迺知君侯之門。羽林翼如。豈容客星厠其間哉。所

以返也。惟君侯教以它日。

又

白雪飛。罷陽春適至。正是臺下千祥之時也。小人怯寒。蠖屈于室。未能趨賀。迺奉大教。加以彩箋一翰。十朋之錫。若自天降。則罪戾其謂之何也。更承高作示及。不覺神往。霏霏之物。當享此瑞。嗣容請謝。萬惟鑒照。

又

當春之時。都下之樂亦夥哉。迺君侯獨與潮師閉閤讀書。坐若槁木。是不爲其所得爲者。其賢可知矣。若小人則異於是焉。始之風火作警。次之一豎爲祟。卒之僕人多叛去者。是豈能出門游乎。是其不爲也。亦不得爲者已。何以稱爲。鬱陶之閒。正爾奉憶。則已賜之以尺一之牘。復申之以方丈之案。可謂甚大惠也。不日摳趨。謹鳴謝門下之吏。祇恐大夫之。賛降賁陋室。左圖右史。與有光輝也。則小人欲出之心。忽或灰哉。籍是而不爲其所得爲者。君侯其謂之何。

又

甚暑哉。暑者之於人也。不啻傷人之氣體。亦能傷人之禮。裸身仰臥。兩脚挂天。彼是同爾。若教阮籍見之。必

謂竹林添二賢也。宋畫一幀。通典四本。附上。一幀。繫留案上。不盡。

又

向者草堂之會。未能盡歡。嗣聞君侯有鈞天之夢也。深以爲愁。爲忽接手教。墨彩燦爛射人。君侯其得帝錫哉。而後小人喜可知矣。千秋之業。於斯爲烈。比肩繼踵。河山何邈。況乎天漢在封。昭回遠被。縞紵之賜永服無斁。令聞令望。日月偕升。報政之期。延領以竢。祇小人怯暑如虎。不能詣邸奉別。歉然于懷耳。若夫華閣之筵。何敢望之哉。東壁草堂之資。不啻渠衡結

弗已。雖小人亦與有輝光也。萬惟鑒炤。

又

不佞無德。何幸婁蒙明侯千里垂念之勤。尺一之牘。賁然乎再降也。伏惟明侯發軔之後。弊藩有凶變。則不佞雖狂乎淹三旬之久。亦未敢能鳴絃吹竽。以陶寫其性靈。而不可樂之疾。藉是轉甚。呻吟之聲。動乎天地。遂以感召乎大塊噫氣。越八月十六日。飛廉將命。百物拉邋。種蔆之園。樊破籬仆。而袤廣殆倍曩時。忘憂之館。棟折屋飛。而呼吸可通帝座。夫然後不佞之婾快可知已。迺與東壁數子。面孔相向乎上漏下

濕之間放歌如出金石豈不樂乎獨以爨室爲齋童僕怨咨書樓有壞門人慍見則不佞雖嬾乎亦未免拮据甚劬也加之藩侯奉教重修　憲廟寶紀而謂不佞閑其事以見委焉歌聲未闋刀筆作祟簿領旁午風雅悉廢則古人所謂樂往哀來者豈不然乎是不佞近狀所以久缺問候之禮不報德音之恵者爲是故也不佞精誠業已動乎天地而況明侯乎故亦不敢謝其辠而特愬其哀者如此夫明侯福履所綏端居於郡齋之中坐攬江山之勝諸所形乎歌咏者近得諸東壁之所誦之三復不堪神往夫不佞生平以傲吏自負而造物不俾遂其傲矣明侯貴人簪纓所纆而迺偃蹇自恣乎寂寞無人之境矣而今而後天其不可　諶乎則不佞雖精誠乎亦未能保明侯之善怨爲耳所賴同調之雅敢不自怨拙作奉懷者一絕奉和者二律附上它詳於與能孝書中不備謹言

東壁買草堂白山下自稱商丘丈人併是明侯之賜也諸子來爲致尊意渠皆感不弃菅蒯矣聞潮師在山本定是天產禪師之所渠亦善華言者筆可成否大勞尊慮印篆何似顯族者久之佳印色亦所欲也詩語類選已到何韻明侯拮据之狀如

目睹已滄溟五言律附上莊逸以八月晦始來大慢哉

又

熊膰西莅後再奉尺一而讀之其辭瑰特雄麗駸駸日上後者比諸前者遼甚辟諸排閶闔淩列缺絳霄九重愈崇愈閟位業益殊衆妙益臻祇自覺其樂倍昔而外人弗喻茫然都謂非吾儕塵土境界耳詎足以識非非想之非非想乎但苟非躬躋帝所親聆鈞天廣樂猶未爲至者矣是明侯所當益自勉者雖然纔離大地剛風所載縱欲墮落末由已茲審盛意所在千里之遠曠日之久懇懇布衣之游者殊未衰矣夫蘐園之勝孰與河內山川之美牛門殺鷄爲黍孰與列侯五鼎之和絙木之瑟葦籥之吹孰與八音之悉備數四蒯緱之士彈鋏而歌孰與珠履三千之客加以燕趙婉娜猶爾垂念形諸吟咏蓋亦謂仙緣耳叚使天上玉女戀戀青蓮可謂思凡乎明侯之謂也賜懷賜和諸作均之人間所易得哉不佞近日有一二拘儒如漢時轅固生者自海西來見抱經發難動輒相引迺爲其所嬲不得已已著辨道辯名及諸經解若干篇經術爲崇風雅乍廢是豈非謫仙所以被

謫之故邪勉强洗心奉和二首扇頭寫上年光殊逼栗洌爲甚伏惟履祥餘未旣

又

條風一起江水流斯洒覺芙蓉之雪稍似媚人也因想明侯臥閣之興何似不能已已忽奉手教伏知台候亨嘉深慰鄙人之懷併領綵牋之賜竊疑葛城山中物遥堪持贈陶道士欺我哉今春服生釋絆東壁失魄兩人者相持大笑然東壁則飢甚旦夕族明侯公養之至焉縣生抱瑟齊門諸子爭欲賦昭君怨贈之又有山生奉紀侯之撽非其母之爲誰之爲乎大鈞一轉吹萬不同吾黨之士何所不有不知明侯封内有此奇觀否舊臘賜詩一首致自藤生所陽春之調哉勉强奉和其一亦不能肖也附上賜覽聞朝覲在瓜時旦夕奉族書不盡言惶恐不備

大旆之西約下石山寺硯不知可獲否私印胥勞玉璧否近來家僮巧製觱篥義嘴伶工輩皆乞去只憾無好蘆管耳聞貴封距鵜殿不遠可獲數十百莖否前年所賜笙石變成黃色不堪用也京洛間可得佳者否伏願留尊意客歲獲響銅一片試製笙簧頗悟妙處女媧伎倆豈遠乎哉莊逸久不

來活字版何似

又

奉手札迺知君侯復伏枕也豈才肖長卿者多病亦惟肖邪十七日承名偶有雲夢看紅葉之約切恐山靈嘲笑倘値風雨改轅圖南伏惟尊鑒弘毅賀詩故是佳境若其題俗罪自有歸

又

是日不佞之疾不可以風也而城南火東野殆將疲乎奔命已伏惟君侯之側無人矣敬俾技指生代候左右

又

時謁潭府也春雷震白雪飛深知作樂之祥已無那俗紛遲遲以行至家則得侯示札及雲牋一套盛貺哉貧子遽富當如此耳拙詩附謝餘圖面既

又

奉別之後不脩尺一於記室者數月矣亦唯臺下膺任專城節制一方體統既尊職務亦繁陪臣之微不敢以文史末事上溷執事也豈惰哉茲辱大教乃知閫外之寄凡百就緒燕閒有暇念及故歡承喻江山如畫人物似其詩則不啻臺下弗忘吾黨亦吾黨不

能外臺下焉班荊之思可謂信也已四部續稾青蘿館集臺下獲之想必隱如一敵國西記及宅作皆適上臺下善食之狀宛然乎千里而後不佞之喜可知矣頃者舍弟奉命講戴禮高倉館聽者如堵墻人或謂吾黨吐氣豈其然乎大氐自東壁上賓臺下就絆而一時諸子苟非尼父則奔走衣食素業零落將盡文運之不終興也臺下其思之獨怪東土入夏以來霖雨作潦疾疫盛行而不佞雖疾乎稍輕舊年但以雲散故絃歌殆廢是以欲忘其憂未由也已辯道璧上一二有所改正東壁集校刪略成嗣當奉覽餘詳

諸左記室書中故不敢瀆

又

帝里春回環拱山川鍾和氣帥府晝靜侍衛棨戟裊祥烟恭惟臺下福履綏之承枉手札兼膺盛貺感佩何罄理當即謝祇不佞祇役靡盬鉛槧告勞抱疾弗豫藥石特曠曾人之臯職此之由伏惟亮鑒不備

又

恭聞尊夫人捐館災禍之臻如何不淑臺下遠服王事豈無內顧忽爲永訣生死別離二者兼之情其謂何伏惟裁抑私哀爲國自重不備

又

奉手敎。并賜題仇十洲畫。所謂眞南山。愈假衡山者信然哉。蘭亭帖不佞所見亦如臺下。是其所以見留。不亦宜乎。嚮者秀緯來。歆以徵言。頗似首肖。它容畣罄。

又

茂卿啓。曩者服生過。傳君侯盛意。二十八日辱賞覽臨。是誠鄙人之願也。獨奈家人疾著十有二。庖飪洒掃。何以供役。加以積雨壞垣。殆乎不可支矣。業已甫工。期不可緩矣。是以敢辭。惟君侯鑒照。來月之吉。敬當摳趨以領大敎。

又

折簡之召。辭以采薪。切恐譴責。迺承慰問。可謂榮出望外。已私印刻成見贈。篆以銀鏤之管。鐫以金錯之刀。豈不可寶重乎。太宰又蒙留盛意。再訂生死肉骨之不啻也。併共感佩。不日容趨謝。不具。

又

歲茲除矣。東風先候。緬惟帥臺。森戟宴如也。野人抱痾。未能趨拜。忽枉手札。兼有赫虢之賜。盥漱拜嘉。感何能戢。蒼天歌。辱承示及。則知執心不渝。永矢弗諼。

餘寒、痗人。萬惟自重。

又

句芒整駕。萬方罄新。恭惟臺下。陽春受祉。藻思日湧。偶有微恙。曷足爲慮。茲奉華牘。復辱盛貺。小人多幸。頓首拜賜。嗣容趨謝。不盡所言。

又

昨奉尊教。它適失答。可悚愳也。南郭生畫敬領之。東野遺稿三本附上。後來購得數紙。嗣容尋搜奉覽。不佞疲矣。臺下命侍史校補東野。幸甚。不佞幸甚。唐後詩于鱗絕句。門人借去。尋當討還奉上。芙蕖硯銘成。

不知副尊意不。

又

芙蕖研銘。奉命日久。忽爾屬草。遲怠之罪。其謂之何。適接尊椷。知副台襟。不佞之幸也。又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朽哉。且之子無鬚。豈容倂字有鬚乎。

又

昨奉尺一。并寄子遷書一篇。讀之泚顙然。亦知臺下之爲南容也。頃得肥人水足氏之子。歲甫十六。迺非子安仲默所能及焉。以此觀之。氣運所使。於我何有哉。承問體源鈔者。貊氏帳中寶是已。昔仲尼學樂萇

弘臺下無志於樂則已如能學樂歟是亦長弘哉尾學士幸無恙勿勞尊慮不備

又

嚮者雙旗儼臨蓬篳之輝加以種種恩賚誠所謂丐兒暴富者矣老農何有交歡弗罄深抱愧歉理當趨謝則預承優喩不敢方命而已昨更賜書見謝則又宅適不能卽答得罪益多焉示及和筆一管頗足供揮灑之役祇管稍細不使把握爲可憾耳

又

奉接手札兼賜海錯謝謝論語二本領之屈盤之讀豈謂孔子之時有之哉袖硯一附覽

又

接尊教茲知臺下起居自如何勝欣抃高第摧災亾妾之事何足介懷哉祇群下困苦少紆高晝耳如小人亦少觸祝融之怒然琴書晏如可謂天幸也伏請勿勞尊慮論語徵諸書無損失深荷諸執事周旋謝謝年光逼盡候春日和煦拜趨貴寓庶足以紓鄙懐餘不旣

又

奉手教伏審尊侯起居清福深云恭喜相傳貴府地

方不准起造今聞日作築室謀則知其爲妄說矣國字解愚弟稍得閒暇談及此事深甚恥曾人之皐急欲奉呈忽驚祝融之變萬事皆停不日容催取奉致耳

又

向奉手札適有姑喪在躬恐不祥之言以有觸犯也是以不敢奉答是日能孝書至伏知臺下清勝何喜如之貴第地有變更亦都下之常何足介懷也子遷復罹災何迺遭祝融氏之怒若是其甚可憐之至也它容拜趨盡之不備

又

奉尊教伏審臺下安穩也承示高文何其筆力頓爾勁絕足以察其善食狀矣古文尚書誠爲奇祕迺復有携王奉常集者呈臺下能無食指不動邪餘八日實趨敘不盡

又

頃日與諸子分賦樂府皆譜存而詞亾者盍欲以補千歲之缺典也敬爲君候首拈一題則甘州也謹以送上君候以曠牙之逸技兼揚馬之雋藻按譜作辭必有可觀者顒俟

又

荐領尊教。驪珠騈至。恍照一室也。知台候違和。吉人天祐。想當勿藥已。昨所示書卷中。王寵特爲奇珍矣。其神駿少減枝山。而春容大雅。上儷晉人。後世無比。終非徵明輩書家所能及也。葢祝佻文巧。而王絶無斯二者病。不佞前年甞其扇面者。爲眞蹟無疑。於今信矣。愈益不以腕中有鬼爲憾。而嘖嘖自咤。臺下以爲如何。徵下通考領之。乙奉上。觱栗當留意。琵琶譜則有天際眞人想者久矣。不盡

又

奉教。伏審臺下。貴恙少佳。聊以爲慰。不佞劣劣依舊。啄木譜寫賜一本。感激何已。嚮因下問。少陳鄙見。爲臺下所采。可謂幸也。如文王品第。弇州明謂文以法勝。王以韻勝。未易優劣。而每每以待詔先貢士者。葢以輩行已。不知臺下何所疑。宅容面敘。薄晩爲答。糢糊殊甚。伏希尊亮。不盡

又

裁書欲鳴謝左右。則君侯迺先之矣。何其如此哉。白雪之賜。兩家相推。孰執其咎。要當與君侯平分耳。原裁書不容。但已。併附上。

又

承喻王履吉書評以秀雅至以弇州語爲證是自君侯所見與不佞別矣枝山飛動縱横孰不知之趣向不同豈更容喙乎且秀雅二字大失擬議但注意晉賢其論自定已枝山所以踞第一者以天然耳豈在飛動縱横哉弇州之論亦在第二君侯其詳之徵丙

校上

又

鄉者所命殘帖須因少閒試爲比整祇爲校書作祟眸子頗覺靈臺減下它日購得全帖對讎然後知老

拙眼亦不全華呵呵

又啓因偶見宋理宗皇帝書詩寒酸殊甚理學之弊一至于此耶

與下館侯

另啓去月十三日滕煥圖遂下世矣渠十年來時時嘔血自謂吾終當從李賀之後繼天上白玉樓記也人咸笑文人傲誕迺爾何其信然及病篤飲啖若平生十二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既已嘔盡辭氣壯甚渠盖記不佞所爲學説中語云爾不佞謂猶尚能戲且不死

翼日計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卵而翼之不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貧固士之常庸何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能及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何免祝予之嘆乎一二朋友憐其如此買石立碑營後事備至遺文散落存者無幾百方搜求僅得詩若文三卷行將梓以問世滕豫侯及諸友人皆有哭詩及祭文欲彙爲一卷附諸後君侯倘能賜一詩哭之始終之義至哉載在集中亦渠身後之榮也君侯其有意哉茂卿惶恐

又

鄉者力疾趨府得奉顏色承話言爲幸也陳者不佞近修先王孔子之業以自娛焉鑽研之久頗有所得論語二十篇先成而中閒有不得其解者如無適也無莫也朱子解適爲專主本諸左傳爲有據莫訓不肎無所本焉何晏本章無解邢疏爲無厚無薄之義亦屬杜撰忽憶幼時嘗讀大無量壽經有無所適莫之文乃搜諸佛藏得玄應音義者曰云云蓋論語古有諸家及朱子爲集註而後諸家悉廢其存者僅何邢之解已今參考朱何何解多不失古意者而何之

所失不可得而稽矣漢諸家之解亾故也豈不惜乎六朝隋唐時諸家皆存故玄應作佛經音必本諸他諸家之説耳今儒者所失乃獲諸玄應可謂幸哉因思宅修多羅中亦或有此文自非已所嫻習何以知之伏聞靈雲戒琛尊者淹貫梵夾想必有所記臺下雅所親厚願以此瀆聞尊者或得所望則適莫之義愈益章章焉千萬至祝不備

徂徠集卷之二十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四首

與滕東壁

不佞潤色它人文章率存一二瑕纇易見知者使其覆修一番成於己手此家法云大氐同人就正不佞者皆信不佞太過一經點改輒謂無以尚之是爲不佞縛定何縁上達與其玉成一篇增價當日孰若啓牖慧思成後來果吾不欲同人爲一日假才子而欲

所失不可得而稽矣漢諸家之解亾故也豈不惜乎六朝隋唐時諸家皆存故玄應作佛經音必本諸他諸家之說耳今儒者所失乃獲諸玄應可謂幸哉因思它修多羅中亦或有此文自非己所嫺習何以知之伏聞靈雲戒琛尊者淹貫梵夾想必有所記臺下雅所親厚願以此瀆聞尊者或得所望則適莫之義愈益章章焉千萬至祝不備

徂徠集卷之二十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四首

與滕東壁

不佞潤色它人文章率存一二瑕纇易見知者使其覆修一番成於己手此家法云大氐同人就正不佞者皆信不佞太過一經點改輒謂無以尚之是爲不佞縛定何緣上達與其玉成一篇增價當日孰若啓牖慧思成後來果吾不欲同人爲一日假才子而欲

爲百年眞才子也彼或一時應酬所急恨我恝乎無情要亦非負其本心矣叚使所增所減鎔合無縫脫稾於不佞之手是不佞之文也況痕跡宛然不逃於識者藻鑒乎鄕承命高文以存重犯見責雖足下亦爾故特書呈使識不佞盡朋友之責已

又

承書玆知賢兄罪得白焉是皆足下至性上通天矣時屬太上浩蕩之化與物更始而聞者莫不皆喜從旁抃手以舞也況足下棣蕚之情固云豈不汝思仲尼曰何遠之有思之精也神將來聽我於足下見之矣特相報知至感就報以賀

又

相憶間忽奉雅教使人物色將書者輙已亡矣僕坐困桂玉不免問田求舍一二人力東西奔命之弗給皆疲甚僕亦屑屑乎徒步從大江東還及削牘頭岑岑然以故不卽特報當足下湖海士見笑也與次公書較諸送香洲序其傳致古義稍讓而宛轉之趣超而上之一弁一函足下其奄有之哉頃府公告老之期近菟裘則遠郊外僕迺將車其書郭門以卽往來之便庶乎駕之可不竢也府公則語僕毋也　憲廟

時若所措据皆國事也若備矣吾不欲再勞若其及若年之未艾勉爲名高哉城中豪杰士所止養交所以養名也若其毋離城中爲也芙蓉之在峡豈不峡是重乎是若之事吾也僕頓首再拜出省吾輩旁聞之妄意以謂斯文可指日與矣足下見賀意者亦是耳謬矣哉僕斤斧餘也何能爲且名者造化之嗇也是可倖致焉乎故僕則竊自喜以可藉此優游自遂比古之祿隱者吾願足矣若夫文壇赤幟者豈容宅人樹之唯足下可以空趙壘矣東壁足下毋怠哉千金軀盍自愛而輕試諸小技之爲走馬危事也浸假

而折臂爲三公自是羊叔子家法何益於足下千秋哉愼旃哉不悉

又

東壁足下近況何似予始則以謂古文辭或行世邪是殆不然蓋世之樂歐蘇文者不啻爲其易構也亦爲其易讀也不啻爲人讀己文易之也亦爲己讀人文易之也渠業已以文人自命會有它人一篇文來前而讀之而不可句也是寧不羞邪羞斯生畏畏斯生妒妒之一生無所不至耳故古文辭之不行於世也妒之殃也足下以爲何似

又

辱答書承昨尊公北遊省吾嫌觸譚抹殺兩字此人未曾參曹洞禪不知緣何爲爾野生詩見捲還予頗欲大國救援何迺袖手坐視爲也渠字固佳詩亦敏捷秖憾兩皆不可傳耳黃帝不死想是三百年出在家語上不知足下所見如何萱蘭益佳欣慰欣慰

又云予戲擬野生值其乳虎怒今遂不可但已眞騎虎勢也一噱

又

不面者幾日便覺鄙吝之萌也陳者隱州刺史借示

筆譜上六調皆備甚爲精確益搢紳家秘玩也欲急抄取便苦無楷筆記足下每購尖頭齋者敢請足下代爲買辦數枝倘無見成者便令裝製是祈又聞銀鹿省其鄉未還卽賤伻供奔走之役也

又

同坦庵寬齋訪秀山碌碌市井賣卦人耳想卦爻神物不宥爲其用遂逐聲音容貌妄爾猜枚寬齋大模樣以其爲羽林官坦庵西音輙謂外藩頭目予迺謬爲恭敬則見以爲謁選人未售也歸路相顧失笑遂鬨倒一路海和尚常謂不十二時使乃爲十二時奴

子使省吾信渠太過併及屋上烏不免一時被其欺弄吐露肝腸不然何至教渠言言中窾也鬻書者携文衡山千文來玩其印則世貞鑒賞知非贋物但搨手不甚工爲憾已北越子有疑無無疑時遂不濟事也

又

昨日頓首百拜辭出藩門僕蹴走所僦市中舍則已薄暮矣僕人先至者呈足下書及嘉貺一種北鄉再拜享之覺味頓異城中者然後開書誦之纚纚乎其言之也左馬莊韓雜然具列雖則芥子室可謂須彌

人會何所不有五濁界中郎稱世尊謂何藩中哉郎所稱僕者雖過美之言乎要之違城中而市中違市中而山林漸入佳境孰謂足下之言無驗獨恨飛鷹千里縶在人手峽遊時所謂者猶今已萬惟慎風寒草覆

又

疇昔邸歸得足下書及文一篇梧上披未卒讀岳翁以疾革相報倉卒往午夜乃還勞倦甚故未得細讀卒業也足下書又至承借周官注本謹以第一本附使本多漫漶恐所謂麻沙本者以意迎字可也聞覓

齋色若不懌焉者。夫夫也不能忘心得失之間也。不佞瘦矣。握毫欲眠。是其於摩厓萬寶。不知如何生得。一噱。

又

王元美稱鮮大紳草法爲鎭宅符。予嘗謂林道榮近之矣。足下則見以爲譏誚過眞也。今日忽得鮮學士墨帖。宛然林家迹。予每自憾腕中有鬼。而此特不可謂眼中無神已。古人評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董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嗚呼以道榮之才。而至甘爲鮮家奴子者。不學之過也。足下有書才。而春秋正富。故以相報。

又

蒙借一力。鄕已遷矣。方遷之時。獨欲詣別。會雨甚也。且跬步地。亦何用別爲哉。既至。獨臥廳上。數十竿竹。乍聽作琮琤乎響。十五年所未耳者。則喜欲狂矣。是要足下急來。享此鈞天廣樂。樂已。力還草呈。

又

械教將張老。頌拜稽首受而誦之。竹樹之增色哉。雖諼之。洲亦何諼其惠也。風兆乎晴。而涯尚艱矣。雖黍之約。不敢違耳。衹咫尺之地。詩筒如織。何必形聚而

後神遇邪。且午後未必不霽。則將謂書不如面矣。

又

昨日以足下語報戚家孤渠。皆感激者不少也。謹以碑樣及碑題碑陰文字呈左右。伏乞莫吝墨妙。死者生者。皆將倚賴矣。碑題要隸字。碑陰文如　神祖東都憲廟。皆唯空一字爲妙。若必要擡頭出格。格欵藉是狹隘。字益過細。爲不便。益謀久遠者。欲字畫粗也具在賜照。

又

銀鉤鐵畫。森然矗然。意其將入石者幾寸邪。丈人峯得不增而高乎。爲之半子者。感之謂何。迺承種種謙辭。何爾長者也。且所謂務肉其字。以慮夫風雨之臞石者。不佞之心。未始不至于斯。而一時倉卒。迺爾。亦知它人有心。足下能忖度之耳。僧某者。欲識不佞面。不佞。面何能異人乎。雖然足下業已言之。敢不唯命。

又

缺然者久之。一日三秋。益三之邪。是日猶然在停樂之限也。不敢朝望。悄然在室。風雨如晦。君子之思惠然一來。能跫乎空谷。幸爲千萬。若其娛賓之具。有燭可剪。有篆可限。副之以湯。可浴云耳。莊聽謝辰

又

大國大夫。儼然敝邑是臨。聽其辭令。宛然古先王之舊哉。眡其三軍五校。亦猶之周公之子淮徐之役哉。葢漢而下。將命者。督師者。卒然相當乎中原。不啻辟三舍。望而惴。引而遠遁焉。何其贏輸之問。不佞唯是廉將軍崛強。老而盡五斗粟已。莫復能爲已。

又

陣未成邪。師何未渡也。吾非擊半渡者矣。膠鬲之期。何可失哉。將無辟兮乎。巾幗之遺。當從後進耳。

又

行人至。敬奉大國之教。屬我有王事也。俾晉師三舍以俟焉。我豈固壘戰武。坐受巾幗之遺者邪。方今踆事。還自宗周。雖師疲乎。行敬戒司馬。以候于郊。惟大國是命。

又

疇昔之戰。得亡備邪。餘勇尚在。盍來乎賈之也。余方誅惡竹堂皇。開雖生非南山乎。寔鮌有之。足以書其勳矣。

又

暗投之珠。似題鳳字者也。三三而四。併與右丞五之。

宜其韻之易者。轉而之險也。是日有所拮据。不離吾巢。冀夫翩然一臨之。

又

昨游饑。邪得無憊邪。我則脚底泡益大矣。雖然。我之於昨游也。所憾者三。所說者二。住持僧不在。不得丐樹以歸植其庭中。中途有所嗔乎篙工而不舟。幾乎敗興。是我所憾者數也。雖然。忌日矣。爲興乎殆忘之而魚矣。因嗔而後得全其哀矣。傳曰樂不可極。有味乎其言之也。觀兒嬉於窰中。因思古所謂陶復陶穴者。不獨穴土。其謂之陶。亦火之耳。又思皐陶下音遙。

窰亦陶音轉爾。斯二者我甚說乎得也。雖然。可謂所得劣補其所失也

又

得答音。而知足下所憾者。在得夫陸華亭云。沈辭拂悅。若游魚銜鉤。則詩併鉤而有之矣。若夫敍發可探諸市已。昨游已以洗俗紛乎。僕亦爽甚。且也終日間在家。盍一來。惠然試之詩邪。欲以鬪我之所得孰若君多。如何如何。

又

是日非九月盡邪。營室見而土功勸。五言長城。豈得

無欲增四百雉乎。足下若來。共其畚輠也。

又

昨尊翁臨我。誇我以羽芝之勝。而寺僧頗好文。我爲之心飛也。聞舟到寺門前。可謂弱質不假濟勝具矣。今日謁駒籠。明日儻晴。將從游乎。其亦李郭一時也。此柬。

又

子二三尺之室。仰之天穿矣。妄意索女媧之石。而不得之也。僅而得此赤色之物也。敢煩椽筆。依蝌斗時字樣。寫東西南北。以補其四色之缺也。庶幾乎足以轉補天之缺邪。萬千。

又

前日所煩椽筆。方位差矣。元來仰觀不同俯察。當是天左旋地右旋乎爾。五石既功。鼇足未極。更丐足下有意。

又

懸榻以竢足下之來者久矣。還聞足下欲爲陳蕃也。況厨下作馮異之供也。假使雨甚。門外有似滹沱河亦何妨。草覆。

又

滹沱麥飰。已飽嘉貺。蕪蔞豆粥。知屬阿誰。歸後復同原韻。聊洩餘興。貴筵之作。頗有更絃。倂貢記室。

又

領教。附以大龍回札。細讀爲之愕然。不知大龍爲何故逆起其領下徑尺者邪。聞之龍聾物也。意者中書君之言。彼不克聽邪。然彼書中有曰川之游魚出聽。豈其以龍而不如魚乎。聞龍千年物也。伏羲時亦嘗一負圖出。則不容不識科斗時文字也。將伏羲龍文先於科斗。則文更有古乎古者邪。殆乎不可解矣。今後當上衙。更竢面商。故敢借留爾。若彼回不使書。則附貴价往之。教至時。會大龍使至。走筆卽答。故遲足下之報。不乙。

又

昨藩大夫折簡名我。我始謂有何文事。則諸學士先生遷官之事也。陶隱居有山中宰相之號者。而今而後信其心未必懸魏闕下哉。鳳陽院記寫完。字畫頗不歪敧。欲足下評之。寫畢太寂寥。亦欲足下詩之。何如。

又

吾書一本。君詩一章。謹領之。又求借天中記以便對

讐。卽用全函負价去也。子猷不來。知雖寒乎非雪夜哉。天又雨。門外想足回剡溪棹已。拙作載楮尾。覽。

又

昨別足下途中而至家。則送香洲者已。還待也。話不覺夜之參半焉。及至今日。迺始將欲理所約大龍者乎。中根生來聒之。未畢。得足下書。渠昨來題鳳去。復來則不得攆而去之。徐而竢渠自去。則足下之使。想當欠刼者久矣。伏請勿罪我寄大龍書。麗特迺爾。不知大龍頷下珠。自羞其失輝已。

又

數日漠然弗聞虛空一覺者久矣。足下其亦諼諼之人邪。雪晴而聞街西鞺鞈聲。則知官禁弛也。三日不吹笙。鬱湮之氣。殆乎弗洩。想足下亦爾年回則當抱病卧看門前人之擾擾也。當是其時。鳳亦將噤以養其噦噦之音矣。伏乞足下及其未結古哉。

又

冒雨夜歸。厥後缺焉不問也。爲有駒籠行故也。晨往暮來。來而代中書君者。濡首硯池中。夜參半。弗寐寐而疲矣。晏始起矣。是故非怠故弗問也。承體中有不佳處。意者中霽邪。又承求金。其言若周蚪斗時券契

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爲求貸益呂而不足器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人所爲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在面

又

昨冐雨赴約池大師第薄暮歸則得足下書几案上併將還書幾部審書意鄕所謂蝌斗時券帖者矣予嘗誤謂方者二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蝌斗時爲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二致諸左右

又

青鳥銜書詎意輙吾亡也書數種逹六兄所還者領之嘯餘及品彙各一本更留數日是又何妨栢梁餘材更慮其拾遺記所出予意亦然又如錫杖笛在記室而聖德所爲奉足下者轉致之不佞也意者足下嫌其寢陋已是則所謂高麗笛者益易爲音云樂器原有此品而其譜却同切疑足下未喻故併及此焉不佞暇寧限滿今早趨衙正屬閒寂冀足下一晤如明日則將朝老藩也

又

領教。知中野清無恙。未知甚兩小紓也。足下遂作岡德夫書。雖非夢亦有因哉。其書辨甚。亦今之蘇秦也。何患從之不合乎。從之或合。亾論其爲楚也爲趙也。迺秦之禍也。何如。此覆。

又

辱書。示及南生詩文。鄉者彼謂無所師承也。信然矣。足下要和其詩。吾未之遑耳。禮者君子所由也。足下其約束之。務令循規矩以進焉哉。則所以玉女者至也。然後徐徐誘致之道者。吾迺弗辭焉。詩一紙附上。

又

今晨惠緘。時不佞正梳櫛未畢。口占數字。以報知厚想當不見罪也。足下文章大妙當世。而尺牘未協也。及見此柬。而後知足下九轉丹果然靈哉。過是以往。有騷賦耳也。

又

數日不見黃生。已覺鄙吝生也。且也詩亦道德類邪。舌本頗強矣。卽日和暖。以僮僕疲。故不得出游。閒坐耳。足下能有惠然之興乎否。嘯餘譜內有鄭夾漈樂洞原題。足下所問豈是邪。亦要一商也。

又

小爾雅漢孔鮒著而不無差誤也若曰下棺謂之窆塡窀謂之封封豈特塡壙已哉馬鬣封豈不宰然高哉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不知其有二義也棋局謂之奕無物與技之分也水之北謂之汭豈限以北哉禮五兩爲束而曰倍兩謂之疋疋謂之束凡此之類亦何怪其鍵謂之鑰哉足下其亦不之思耳

又

瓊玖杳然竦然立聽者一日夜矣今而後足下之不金玉其音也可以知焉耳茲審春風作崇宿恙有茁

採芝之遊陶情白雲是則騷人之高致韻士之雅趣迺恨不得摳衣以從其後哉若夫千秋之業不朽之物亦將獲諸子長壯游之餘也何必區區埋首文字堆中而學夫經生樸學之所爲乎勉哉東壁其亦開闊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以芥視宇宙塊看人鳥哉則天上修文幺麼官職緣何能絆其豪邁之氣也再酬高和一首雖未足以愈頭風亦或可供一粲耳附覽是幸寄省吾書有便當致渠曹六七人方爭滕薛之長不知魯侯何以命諸頗岌岌乎足下亦知之乎

與縣次公

不佞茂卿匪人哉。河梁後。闊然不修數行字。憶足下歸。僕人留東者。奉足下牘及所還書幾部至。而不報也。客歲藩有司致尊公牘。尋復致足下牘者。再野珍二品還書幾弓繫之。而猶爾不報。以至今日也。豈可不謂匪人哉。雖然。足下亦飽吾善病狀邪。春稍稍差。而值鼎湖丹成日也。則不佞雖陪臣矣。亦嘗叨辱恩澤。偕廁乎朝廷侍從臣之後。時時咫尺天威。講執拜賚。沐浴乎日月之末光者。十四年矣。一旦抱龍髯號者。是詎其它之遑問乎。吾則知足下善恕人哉。賴有天倖。不至乏絕。邪府公憫吾獨賢。憐吾亡補世用。解吾拘攣。俾吾獲縱游乎都下。稱祿隱邪。於是乎病愈益蘇矣。而後探諸篋中。愈益知吾負足下者深哉。過此以往。七尺軀屬之故吾。而得以歲時伏臘與其親戚朋好。釃苦擊鮮。把臂敘舊。懽遠之問遺將意。千里比鄰者。亦或可言也耳。雖然。昔弇州有曰。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乃又悲天下小也。況吾鉋繫一方哉。以數十年耳目所覩記。而僅有足下與東壁耳。東壁文益進。已且隆萬王汪諸公之流亞也。足下二詩。亦何口吻。五邑烟霞。不復似人間語。遒爾文不示。及豈欲一鳴輒驚人邪。在唐李時。韓愈抗顏當

世猶不過得柳李二子耳是足下二人者不亦足煒映乎千秋邪吾老矣次公足下其勉哉東壁銳甚近者至欲作書徧木鐸乎海內其意蓋更樹漢幟乎趙壘云爾其才信不減淮陰多多益辦但時則少隆準公也足下謂之何奉寄尊公及足下詩合六首別近作若干首附覽不悉

又

憶去夏次公與尊公寄書至也及至秋時次公書又至也二大人安穩次公文日上予嚮者所稱東壁謂盛明李王汪諸公流亞者輒又欲倂稱次公詩益佳

騎鯨才也天培植明德不出二十年必大振海內矣曷諸如余者眞世棄物嬾仍病劇傲世與違加以狂僻痼且弗拔一月閒呻吟發屋者率不下二十日而號笑之聲輒從之一日束帶三日偃牀興至數百千言敎斅衡口出而禮俗書牘指忽爲腫此自次公所見吾且不能有以自解於世君子之前則又何萬一人之信我哉祇以一二故人在弊藩者頗諳其生平愍其奇疾宛轉調護白於藩主遂得輿疾出邸稱祿隱于蘐洲上也不知者則見以爲予故嘗有狗馬之勞于藩藩答以優待豈有是哉要之一贅旒不久終

當潰決耳然來書言予值其時也何其謬哉何其謬哉其意蓋謂聖政方新遐邇拔茹乘此機會或可以致身青雲際邪是何所望於予乎予方先朝之時業已籍府公顯赫之勢身雖陪臣哉尚且朝金城躡玉墄厠鵷班咫龍威者十有餘載非暫也　憲廟又以先大夫之故時時名見校蓺御前拜賜沐恩有踰同列者非新也叚使予當其時稍自脩飭知媚於上奉對稱旨俯拾青紫易於地芥而獨不者殆非奇疾之徵乎奇疾之徵以其久而故也猶不能奪焉而況于一旦僥倖之求者予雖不佞且貪所不敢矣予始得次公書爽然自失不媮快於心者數日輒謂次公何以有是言也夫可以次公不如弊藩中一二故人乎欲報不報以至今日爲是故也雖然吾黨有醜女頰高於鼻面漆色僅白其足日簪花靚粧倚門而笑醜有轉甚焉而其傅不以其醜故使輟靚粧簪花者亦爲愛故也次公之言猶類斯歟予故報以醜女所自識其醜者已

又

一書不盡言又作一書細察次公文猶有一二瑕纇處予作文罫備言華人言語纔出口輒自有天秩位

置森然有不可得而紊者稿未成成將寄然以次公聰明亦當自得之祇在留意不留意間功效迥異耳如大國盃記尚覺清弱乏瑋麗之觀韓柳唯柳李王唯王在先秦左騷在漢淮南相如曼倩子雲平子最可醫此疾也次公請寓目詩更要寄來古詩樂府諸體此自先賢途轍未有舍是不由能至其堂奧者矣擬議以成變化次公勗諸子笑彼世儒綿力文唯喜歐曾詩唯喜中唐以下古與今茫茫乎不相涉每如隔弱水萬里者皆坐是故也李王大才其於古未嘗屑屑乎作訓詁而退省其文章亦足以發也故予特賞二公者爲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辨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亾論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朽矣哉予閒者又爲髦生苦唐詩選大寥寥不足以廣其思故手汰二公近體若干首一取其合盛唐者略加箋釋行將問梓則丏次公華敘若跋庶以徵同調也又承次公欲納交于原臧是何妨游道欲廣此方學者動設籬壁余所病也大氐天之生才辟諸草木區以別使各充其性尚恐不茂遂古者謂學問之道爲飛耳長目廣益意智其意可見也聞尊公需膝下養次公是

以不東。豈不有介弟者乎。今秋渤海客將至。余也種種。無心名高東壁。則欲邀之洛水上一戰。亦晉楚執鞭弭中原之秋也。次公將無意掎角邪。不知管裴風流。又見誰家也。左生仲生亾恙。不乙。

又

本月十日。津南江子徹者書至。具言馬島兩生稱嘆足下。口嘖嘖弗已。至標之以海西無雙也。則予喜甚。夫兩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雖然海西者邑筑以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與京也。盛哉言乎。非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未知渠從何處而得此言也。吾始以爲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今而後。又有兩生。爲吾黨置郵于海內。吾之喜不亦宜乎。及取子徹書所附西人詩以讀之。迺又爽然自失焉。亾論其卑靡一沿襲宋元之舊。是自三韓土俗使然。即其和子徹詩。猶且不能變子徹意而發之。窘窘乎既受病于韻與對之間。是未可以和子徹之詩。而況對足下壘也乎。其後又得貴藩諸文學所更相唱酬者若干篇於昌平黌中。則終莫有足下之言。豈亦自慊於千金珠抵之鵲邪。是以不肯傳。愈益知足下所見不予殊已。若夫吾東都之事。則莫快焉。有輦上君子。握文章之

柄者蓋嘗昌言於朝曰聘大禮也三韓上國也其人習文又接壤中華是不可以世瑣瑣者當之於是援其所知識某某者郡國閒俾歌皇華以相贈遺而謂華國之勲在是以故鴻臚之館無陪臣處士之迹不然弊藩或命以列國大夫之事則不佞雖僨乎將何辭亦豈不有足下者之慊哉昨予走馳道上縱觀夫西來使者衣冠儀從尚彷彿乎明典章鼓吹砲震旗旆繽紛者狀所貢胡馬海東青凡諸瑰瑋奇譎可娛耳目及都人士男女靚袨競麗扶老携倪群聚咨嗟不已皆太平盛事歸則高枕偃臥烘足地爐中以酬一日之勞時時從旁冷眼以覰諸得意之人日夜謀其所以禦乎敵者疾首呻吟聲頗聞外也無乃更大快哉足下猶記予昔年所贈詩曰日本晁卿以後篇邪是微李白王維輩何以能闘夫芙蓉白雪之高也雖然足下之不免於嫌也自吾吏之也足下其慊於我邪賴得兩生以識於足下亦不重嫌耳鄉者所謂游道之廣豈不在斯乎暮春書從秦家姑致之屬予之病暑也微已則輒謀築于牛門西故不暇問筆研今已築矣是以爲書於足下者爾尊公所惠梳日以梳朝陽千下大蒙其賜伏乞善致意不備

又

予始得浪華信而識足下有赤關之捷也及韓使就館都下人人來還館所者稍稍傳館中語則又識足下一捷業已冠東諸侯也東壁之褁餱糧不果西廛一矢相加遺館中而已予則謂有足下及東壁在焉西出偏師邀諸大海之上既足以奪其魄矣追焉挑戰舟中則不能出一言之相酬何况能相抗乎東奔二千里喘息弗繼遠而遠矣其悸漸將定焉則東壁金僕姑颼乎又雨集其幕也亾論韓人再屈其膝迺松雨二子者亦投欵輸誠之弗暇是足下先聲之功爲大哉方夫謝玄劉牢之力能辦事寧不安石圍碁墅中之日邪雖然聞捷不覺屐齒折吾牛門之築殆乎將付之一賭耳嗚呼次公足下吾豈爲韓人故而重次公乎次公之名籍是隆隆乎起故也吾又豈啻爲其名而喜不自勝乎次公之實以副之也吾觀足下所寄示文自西京典刑猶在選體類郭璞予所特愛者七言律歌行可謂高岑雁行在明徐天目吳川樓迺有怯邑五律七絕亦置諸盛唐中雖有巨眼不復易辨識矣美哉次公偉然名家身分既定足以不朽矣老夫之喜不亦宜乎由此以往務自愛啻益

懋明德以答天眷則詩首周南扶桑詩庶或由足下而後可誦哉予寄霞沼書及東壁書詩附往之東壁則弇老優孟哉足下書詩皆以韓人離都後三日至悉命上梓不備

又

前書未報後書復至不佞茂卿之惰慢成其性深有以愧次公哉披而覽之亾論其文辭瑰偉海內尠儔也方今次公之名噪乎寰宇猶爾推本原始厚道以出之豺獺之說吾烏能當之矣所恵鰡骨可以佐酒陳書可以飾壁獨憾未獲次公共賞已足下赤關唱和吉生秋生刻焉今上一部足下所索東壁及不佞作悉在其中不佞則可謂驥之蠅哉非藉一二君子散游四方庸何木鐸遐邇也序者田省吾承淅以行禁錮終身序中語豈非讖乎其事之弗得白乎國然其志也乎於上下彼何憾也不佞劣劣牛門居行將合完近謀續絃乃水府故史臣著復讎記者姪女以其孤故弟觀同僚和菊潭爲主以前書所問故詳及爾足下未娶邪尊大人福祉護園隨筆梓未成成當奉示

又

仲邑生瓜期敬寓尺一足下尊公亾恙足下亾恙客歲獲足下二椷如享雙璧鸞膠續絃本屬老誖承賀忸怩殊甚副啓所言鑿鑿中竅乃欲奪老夫雌黃之權邪外人將謂甚矣哉有若之似夫子也雖然足下兼人哉昌黎而還詩文岐途倂啓牋儷語殆將鼎峙乎宇宙間矣自非大有力者孰得一焉過此而往有六經在足下努力若夫吾黨後來之彥乃有服子遷平子和者服大似子與平則千里未免蹀躞今子相也皆欲定交于足下其書附函中又雨芳洲之子顯允執贄門下其人尚少所貴翻然改轍前程何可量也不佞去春奉答一書附往懷足下詩二首外二三十首文一篇新刻一部而睹來書似其未達焉何如今又往蘐園隨筆三弓聞已播海西想足下當看過祇此本書肆所遺予裝頗佳故上不佞今年五十矣三月旣望本藩子侯及豐侯豫侯輩賜詩見賀不得已置酒草堂受賀者言及其畢集成一鉅軸所少足下之言耳足下其有意乎則欲竢其至而後裝潢藏家俾後人識諸君子愛我者狀也故不無得隴望蜀意已不佞近況具前書及仲邑生口中此不具

又附答碑制問

遨哉次公。金玉其音者幾載。前年圓硯之惠。銘以麗辭。意與所寄。一何殷也。然亦莫有一紙書副焉者。豈次公有疾病邪。不爾。貴府人皆爲殷洪喬也。爲之泛然。忽獲二月所寄書。則知次公平安。前所奉寄者皆達矣。大可慰也。獨書中所云。次公文思減昔。府中無可與商者。及屬藁。意輙紛惑。中廢乃已。於是益疑次公有疾病邪。不爾。次公或不滿吾曹邪。次公以文章聞海內。吾黨士所爲景仰者。次公而有是言。其謂後進何。嘗聞次公頗鬱鬱不自得也。豈以是邪。又聞次公將合二姓之好。以事其祖先也。果娶邪。豈閨閤爲累。學由是廢邪。是二者。大非所以望次公者也。不佞行年五十有二。憊甚。意者不待十年。必就木也。後死之託。在次公而已矣。次公而若是。其謂後進何。松崎菅公廟碑。佳甚。中一二有可議者。及所訊碑制。錄上所見。不佞聰明日衰。有如昌黎所自道者。何以能益於次公哉。

承問廟碑墓碑制度。予淺學謏聞。所未經見也。然以心思之。二者必無差別矣。按正字通。方者爲碑。圓者爲碣。是不分廟與墓。其方者碑。而圓者碣也。又按文體明辨。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五十五卷墓碑）

類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五十六卷墓碣類）明辨此言不載諸廟碑類而載諸墓碑墓碣類蓋廟碑莫有稱碣者而墓則有碑碣之分也又明言碑制云云碣制云云則凡稱碑者皆龜趺螭首稱碣者皆方趺圓首耳然則廟碑之制亦必龜趺螭首也其謂古者漢前後謂後世者唐謂近世者明也因考大明會典不載廟碑之制而唯載墓碑之制洪武元年定五品以上許用龜趺螭首二十九年定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方趺高三尺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方趺高

二尺四寸。（會典二百三卷職官墳塋）會典之文止此。可見洪武元年尚沿唐制。及二十九年。而後其制度方始繁密矣。其謂蓋者。猶如本邦石碑有蓋頭者狀耳。天祿辟邪。考諸升庵文集。迺蝦蟇之大者。一角爲天祿。二角爲辟邪。攷歐陽文忠集古録。古者多有以天祿辟邪爲墓前石獸者。如麒麟亦爾。明旁采古制以爲碑蓋耳。因考王奉常東遊記。岱山有秦始皇沒字碑。廣厚四匀。上爲幢蓋。又陳繼儒尚白齋祕笈載學古編。洪适隸釋二十七卷。并隸釋續二十一卷。皆漢碑釋文。隸釋續畫諸碑形及墓碑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垂虹。或題處偏僻。是唐以前之制可見也。又按水滸傳。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後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是龍虎山鎭魔碑。而非墓碑也。亦可見龜趺通用矣。蓋按。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者。墓必有碑。而人皆有墓。故以死人官階定爲墓碑制也。至若廟祠。則非凡庶所得擅建者。而其廟有主有扁未嘗藉碑以識別其爲誰某。故亦有有碑者。有無碑者。且名賢功臣祠廟。皆于其官跡之地。不必於其鄉。則非

其子孫所得擅占者。故其祠皆不屬諸人家。而隸諸官府。又有德政碑。去思碑。則民人所建焉。何必以其人官階爲拘哉。又有城隍廟碑。修堰築城等紀功碑。旁至寺觀之碑。亦何官階之有哉。是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而不及其它故邪。

又

足下遂以明日發邪。陰雨如許。酒勾水何似。一路三千里。風霜日重。善自保護。絕句數首。聊述鄙懷。郡司君。不另奉書。千萬致意。不盡。

又

勞哉。次公風霜三千里。還往如織。雖則如織。扈康侯之行。福祿所依。四牡騑騑。履道坦坦。水則櫂人齊唱。錦帆無恙。知既在太公子舍中。奉其顏色怡怡如也。嚮者田郎。從足下時見訪問。見其侍坐隅唯謹。祇謂忠信人也。及覽送于生文。而後爽然自失矣。人固不可以貌取焉耳。夫和生之於詩。既有鳳翔千仞之勢。田郎之文。乃雕虎哉。昔子游僅得一澹臺滅明。沾沾自喜。亦君子樂育英才意也。足下乃得二子而有之。其勝子游遠甚。文翁教於蜀。相如輩儁厥後。王褒揚雄。是之自出。大國之才。其誠無窮時也已。爲予語田

郎乎和生之才禀諸天之子則資于人爲多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固未嘗不勝天焉田郎其以之而後足下之樂可知已不備頓首

又

昨者微恙在體草草作別爾後忽忽得書方悟歸期之逼悵恨何可言不佞病態雖劇亦是恒已易曰貞疾不死數十年如是則雖死亦何恠也祇足下千金之軀老大人在上海陸三千里加餐愼風霜徵甲領之純也未來萬惟後音

又

鄉者示及諸生作頌因少閒試一展閲子華既是超乘其文極肖滄溟是固摹帖然摹蘭亭豈易事哉足見其才也詩比曩日似稍退格意者之子才極俊利失於輕易耳祇其才亦大是不易得矣代足下興者必之子也雖然非務讀周秦古文漢魏古詩俾胸次飽滿終或墮落是在足下鑪鞴哉叔茂詩或出其上子濯文亦能振拔餘子彬彬不怠要皆成器吾黨士莫不羨足下富耳它面晤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徂徠集卷之二十二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五首

與富春山人

足下業已浮慕子陵之迹。稱富春山人焉乎。子陵能恝然文叔。而足下乃不能恝然不佞也。不佞果勝文叔而上之邪。祇足下足橫不佞之腹上者。未卜何日矣。爲之如何。獨怪足下傾心佛如來。而得佛如來力傾心不佞。而不得不佞力。物皆有因緣也哉。大氐游

徂徠集卷之二十二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五首

與富春山人

足下業已浮慕子陵之迹。稱富春山人焉乎。子陵能恝然文叔。而足下乃不能恝然不佞也。不佞果勝文叔而上之邪。祇足下足橫不佞之腹上者。未卜何日矣。爲之如何。獨怪足下傾心佛如來。而得佛如來力。傾心不佞。而不得不佞力。物皆有因緣也哉。大氐游

樂邦者。釋迦送之。彌陀迓之。今乃敬上人彌陀歟。白禪師釋迦歟。而迓者迓。送者送。則足下所游。未必樂邦也邪。雖然讀足下文。誠大得江山助矣。叚使非樂邦乎。亦眞富春哉。亦眞富春哉。所慮者。羊裘惹人物色。足下能忍寒邪。千萬自愛。令春令郎想已達矣。大家團欒。無處非樂邦耳。信旋急。不得詳之。客星熒熒。夜夜不勝東望之領疲也。

又

白駒在谷。足下其亦金玉爾音哉。朴師歸後。胡爾寥寥乎爲也。方其歸時。遺余異竹杖二矣而本月十六。予爲五十始也。同社諸君子。辱不遐棄。儼然臨焉。余不佞擊鮮釃醇。則侑以白雪之歌者。盈滿堂云。宴既散。玩閲其卷中。西盡乎西海矣。獨東山之東。未見一介之來將也。豈吾道之未東歟。則有足下在。爲足下毋乃恡諸。烏乎朴師養老之賜。既用其一于家矣。若彼于鄉之與于國。則猶留其二一者焉。由此而往。藉天之寵靈。以得保犬馬之齒。叚使至於六十七十。亦師之賜也。足下其善致意諸。又聞之朴師語。有洞岩先生者。嫺于輞川衡山之技。予欲往絹一幅。郵致仙臺松島之勝。不知能爲役否。嚮者羣宗弇老遺墨。予又

欲換以葉五臺。是迺足下所經見。雖然吾醉心弇州而洞岩之于五臺。不知其何如也。則不可得而言矣。令荊令郎以恙。麟公雪濤近况何似。時下春寒。後來千萬自玉。

又

八月周南縣生來。會東壁于草堂。則相視不言。吾三人者淚簌簌下也。蓋吾黨之士滿堂。而莫有足下也。蓋方今之時。吾黨之士。傾海內矣。每會揚觶稱詩。以至於酒酣。則吹竽鳴絃。簫笛遞和。莫不以爲娛矣。然何如吳門之時哉。居數日。有致足下書者。破緘如見足下面。嗚呼足下一何窮也。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奧與武相距。殆將千里。豈能來哉。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尚能來哉。昔者縣生西歸。足下東去。朝日之出。夕日之入。邈焉如隔世。今縣生奉其君命以來。計其去蓋在瓜時邪。足下其能及瓜時邪。則吾三人者得足下。其亦猶如吳門之時邪。詩一首附上。萬惟亮察。

子嚴以恙。何以久無書問。獨麟雪濤何以一不齒及。朴上人何以遠游久不歸。

又

足下一書。連翩至也。壽詩及烟管之錫。果然坐我翠雲中矣。足下之善頌哉。容翁不能恝然乎不佞之求。而鳳洲之心畫。遂得與其心聲相從乎一堂上。爲足下慫慂之力。不啻爲不佞。誠亦爲鳳洲矣。孰謂足下不愛鳳洲也。但於島圖愈益使人懷乎奥之東弗已哉。令荊令郎以恙。朴翁善致意。扇頭詩一首。聊具謝意。此扇朝鮮物。蠻大如許。毋慮謂拙句汚之也。千萬不出相思二字耳矣。

又

容歳得足下書於大年椷中矣。狂墨如故。羊裘以恙。各天之望。猶是千里比肩。豈深嗟之乎。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煢煢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迺免。又欲塔婆其家。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爲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稾。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録成卷者。僅三。爲且族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彙諸友人所爲碑志。

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渠生平久要亦無過足下故敢告爾餘不具

又

往岡部氏致足下書而其所作報托人轉致不知達否香禪師來聞足下病狀令人驚惋足下何以得此隱曲閒病也善自愼諸不佞劣劣過日爾然頗能自娛是所以爲不佞矣書不盡言詩以發之不備

又　附別幅

闊哉足下近況何似五月香老書至知足下浴痾温泉也方其時不佞亦伏枕者久矣藉是不能作報香老又不能問足下一字中閒功令所驅輿疾移居復有喪女之戚加以虛名所使權貴側目流言蠭涌不佞乃以定力勝之則九止甌臾居室苟合秋冬之際疾亦漸瘥祇逝者不復返耳因思足下之喪鉄兒哀亦如之今與足下皆孑孑乎相望千里之外不知足下以何耗磨壯心邪不佞晚知天命業已作身後計以足下舊交故悉諸別幅足下其知之東壁遺文未能上梓末永七郎竟不至又聞朴道師西還足下落

莫可知已。孟光無恙。井臼之勞可想已。不佞好古文辭。足下所知也。近來閒居無事。輙取六經以讀之。稍稍知古言不與今言同也。迺徧釆秦漢以上古言以求之。而後悟宋儒之妄焉。宋儒皆以今言視古言。宜其舊沒理窟矣。李攀龍王元美僅爲文章之士。不佞乃以天之寵靈。而得明六經之道。豈非大幸邪。眷中華聖人之邦。孔子歿而垂二千年。猶且莫有乎爾。迺以東夷之人。而得聖人之道於遺經者。亦李王二先生之賜也。足下吾黨祭酒。故以告知。

又

客歲賜書者再。缺焉未報。足下其憾邪。方其始也。辱問犬馬之齒及耆。則有古墨之贈。爲于時適離祝融風火四起。狼狽以避之。寓于李氏湫隘之宅。數口者相藉。鬱隆之天。霖潦閒之。疢疾交作。黽勉拮据。勞其謂何。是其報之所以遲遲也。何畨執軥。甫涼。乃釋得反故居。則有校書之役。中貴傳命。事屬壼祕。雖無儼然之迹。乃有李氏之責。普天率土。孰不靡盬。鉛槧之勤。自秋連冬。窮日之力。焚膏繼之。當其時也。又承尺一之貺。臘盡歲更。茲始削牘。修其二者之報焉乎爾。足下其恕哉。吳江之寓。近爲何如。山川風土。比諸塞

北誠必有較然者。已祇人俗情義。可以安足下乎否。是甚可思。已所寄孟子說解一部。乃廣士雲所藏。其聞不佞欲覩郝解。慨然見借。以得寓目。夫千里邈矣。其人未面。而義氣如此。未知不佞以何遇承相愛也。伏乞厚爲致意。又承喻。士雲所事近衛相公。好學。蓄書。大非尋常矣。蓋相公者。吾邦第一貴人。莫有復出其右者。是何以能爾。果爾。王室其興乎。亦吾邦人所皆樂聞也。不佞嘗得猗蘭琴譜于狛氏家。尋繹久之。頗有所悟。每惜琴法不傳。大樂有缺。乃不自揆。志與其學。試先造絃。托諸伶人。率皆俗士。無學。莫得而喻。士雲洛產。必諳絲管。不爾。亦必有通家交友諳者。足下能以不佞所求。謀諸士雲耶。絃乃可成。其法另具。是非讀書士。所不能喻。足下其悉之。近者與人岡部見訪。足下所善。果佳士也。每口足下弗已。時春尚寒。羊裘亾恙。千萬自愛。

又

兩書審。足下善游之狀。豈尚作前次墮馬之態耶。洛畿山川。孰與奧東。想當著述如山。何不寄來誇眼界之富也。琴絃一事。終得屬雲上之人。往時羅公遠布衣之士。能作月宮之梯。足下有何伎倆。乃善肖彼人

邪。不佞亦欲作書謝士雲一語。近聞近衛公東下。士雲或來邪。則一書投其不在。太不便也。故暫遲之。不佞今年六十一。困暑。作字大耄艱甚。幸勿訝之。不具。

與服子遷

昨日足下作山陰之行邪。聞吾黨士盛集。迺知子猷之興未盡耳。不佞則豫侯有折簡之徵。而袁安之臥益堅而不可起也。今日欲訪足下。奴僕輩愬泥濘。遂已矣。伻至。併鳴之。

又

得書。茲知足下感冒。定是時令不正所使也。醫

已辭體。欣慰欣慰。時尚霪雨弗已。善自保護。昨日孝孺見訪。闊晤終晷。州侯方興庠序。渠桔据其事。可謂盛事也。渠話聞及韓客之事。僅有七月九日抵風本之報。而赤間之報未至矣。赤間之報大抵十有餘日而達。而其到東都。必須月餘路程云云。則前日之說乃街坊上虛傳也。

又

得華簡。犧以庚癸。不佞家乃得藏曾公帖。亦何幸哉。

又

昨日子和至云。刈谷侯方飾廚傳。以待韓使。爲有聘

禮書記事急要一鉅儒則倩子和且云詰朝促裝忽忽別去渠欲得足下送文託不佞致意予贈槀方脫想渠已發亦當待足下成與俱送致渠謂得予與足下足矣不必多求爲子和遲之耳

又

承賜書歷調諸子又何快也足下恒稱太史公太史公史記一百三十卷宛然一赫蹏之間雖然諸子愠怒甚於造物者未知足下何以解之太孺人亾恙欣慰不少令孺人產期不日當有熊羆之喜待之待之今日寒甚主人獨酌狀如目見耳佳稿謹領不悉

又

記足下語予以講餘當訪也日日而俟嗣値海師見過問之則所謂講餘者亦已過矣爲之憮然者久之忽接手牘茲知文候平安漫游稿序筆迹宛然乎眉宇間哉石州林氏之子亦在座同讀見其若有所感發者其距足下居頗邇莫惜誘掖則何啻其人之幸乎孤山所寫亦已成矣附還人往之亦煩足下一言也不悉

又

鄕者子於林生惡淚之無從也得足下書愈益不自

知其慟矣。已足下致予奠其墓之日十六日邪。迺洪父沒日也。予記之次公之言云。何其奇哉。唐詩選附言謹閱。可謂後學津梁也。

與平子和

聞足下兩夜不眠也。佛書云。目以眠爲食。目更不食五日。吾恐其還造化矣。於是乎愈益知造物之厚足下哉。東壁亦受惠回祿。多焉。今朝差人探訪。杳無消息。如何如何。文稿附還。迭面不乙。正月十三日。服生在坐之子思足下不置。雖然彼太嗔前日之書。乃欲羈絆足下。則謀諸水藩諸子也。話頗長。非毛穎所能載矣。且期十六日。服生云。

又

聞輦上君子有謂王李爲才子。韓柳爲大家。故王李文章不及韓柳遠甚。是或傳者妄也。不爾。爲是說者亦妄人耳。夫彙韓柳歐蘇王曾之文爲八大家。自茅坤始。坤宗八家者也。其言迺阿其所好。豈至論哉。且渠亦特以唐宋言之耳。豈上掩秦漢下掩明哉。詩以建安爲正始。故七子之稱援以標一時詩人之盛耳。豈可以槪文章哉。且七子爲王李所自稱。而八大家迺坤以稱古人者。豈可據以優劣其文章哉。今人不

讀書不識文章。僅據書題。而又不推其所由始。遂欲以持古今文章之衡。難矣哉。數十年前宿學老儒。尊信三體詩。古文眞寶。至與四子五經並矣。殊不知周伯弢一無名男子。林以正書賈也。近來漸覺其非。而以唐詩訓解代之。曰是于鱗先生之作。吁于鱗豈有訓解哉。朝鮮來聘。此方學士借聲譽於其人。近來亦漸覺其非。則走崎陽以獲華人一題跋。迺詑曰。渠特外國耳。豈若華人乎。噫華人誠華人矣。然華人皆能文章。則廿一史何須文苑。而三千宮女悉定沈宋之價也。妄人之言。率類是。爾聞輦上君子之言。足下所傳也。不知足下當其時以何應之。故戲及之。

復秋子帥

承惠華蟲滿座。君子爲之粲然。何翅如臯之妻。則何翅不佞之謝。

與岡伯錫

世上小兒。流言相聒。我爲不聞而不能也。於是乎欲聾。則天錫之聾矣。仲尼曰。知吾者天乎。此言將效乎今日耳。送兩氏國氏序壁上。藥臼杵壁上。謝謝。

復岡仲錫

正爾左手執笙。右手把杯。且吹且飲也。獨奈別無下

酒。酒不能下矣。忽接華牘。賜以佳螯。輒投筆而持之。果然畢卓哉。深謝足下之賜。

與赤玄察

徐天目集十本奉返。藉足下厚惠。得免管窺之誚。幸甚。鄉辱賜書二。不一報。罪莫甚焉。氷鯨侑酒。每飲其心未嘗不在足下也。秋熱病肺。臥而作字。草草不具。

復東伯通

遥接郵雲。光彩爛爛。宛見洛陽春色焉。所惠白鮮。以薦吾家苦。則蜀錦之于燕石也。乃取足下詩咀漱。則美似酒。醉人哉。醉人哉。是何可不和乎。謹和一章奉酬。本月十六日。不佞五十矣。凡同調者。東西南北之人集焉。所少者中原之音耳。欲得足下詩。以藉重皇州也。不知可得否。章叔子和及皓公來。時頗及足下事也。不備。

與平子彬

盛价忽至。賚兎肉一盤。則疑是自中山來者邪。乃覩華翰。燦爛乎有似明月也哉。深感足下之賜。已烏乎中山鈌脣先生。既拔其毛以供吾輩驅使。又捨其肉以飽吾輩肚腸。子遷子和集矣。足下胡爲乎不來也。獨飽諸兩措大饞口爲也。乃不佞三人。深感足下之

賜已。何也。以其不分一盃之羮。塞其谷量之慾矣。茲
報。

又

茲辱華削。辭義燦爛。真愈頭風。陳檄哉。陳檄哉。不肖
犬馬之疾。業已去體十八九。大蒙足下之賚。深堪感
謝。飛鴻價金二分領之矣。祇書畫貲既讓其二一。銖則留
爲購它書亦得。爲無題詩。未暇諷詠。非敢怠慢。病中
懼其不能潛心也。敬復

又

辱書。申以疇昔之論。亦何嗜學之甚也。近者或人之
言。多類足下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與校之。
習殊則不能通。不能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
呶呶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
與言不同。足下以爲一。倭人之陋也。辭者言之文者
也言欲文。故曰尚辭。曰脩辭。曰文以足言。言何以欲
文。君子之言也。古之君子。禮樂得諸身。故脩辭者。學
君子之言也。足下所稱。昌黎以還。質勝而文亾。豈足
以爲文邪。是無它。不知脩辭之道。乃積字成句。所以
質也。是謂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孟子以後。既有
是過。論語左傳戴記則否。足下玩之自見。文章主氣。

發自曹丕足下試觀丕文其與韓歐洵軾同邪非邪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以怒張喧噪者爲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身謂之强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韓歐之文爲根柢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爲根柢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遠矣朱子語類更爲勝之且詩書禮易春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其言剌謬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雎鳩以洗其穢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爲之辨特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備

又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强詞軋理宋人類耳世道

學先生。率籍此以文其陋。足下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又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三千也。不爾。田畯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稱詞明甚。世儒鹵莽。不深考其然也。四科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可以見已。故予嘗斷論語原思琴張作。何者。它家語諸書所載孔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筆者有工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已。喜怒見於貌。疾徐見於氣。故直錄其言者。有所不足也。故載筆者足之以文。今觀諸書所載。一時之言。字之同音者多也。是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取。豈不辨乎。且六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不核。故以爲强詞軋理也。大氐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隋設科舉。而後世無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覩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

懲羹吹虀耳。足下思之。它面晤。不備。

復爽鳩子方

不見足下者幾旬矣。題鳳字滅。訝似窺亾者狀已。忽獲魚蝦之餽。迺過蒸豚遠甚。發緘方知足下伏枕也。東壁子和皆病肺。何吾黨學長卿至於此極哉。今雨之嘆。想不翅足下歟。

又

得書。茲知足下清勝。何喜加之。祇値歲云莫矣。援筆作鳳鳴。可謂高尚哉。吾家猶兒怕此聲爲甚。足下豈以渠輩爲玉面耶。古昔三代時大蜡。尚且迎之。不敢

忽諸。伏請足下謹勿逆其心哉。承惠三河淹魚。可謂厚惠也。它容面謝。不備。

又

昨與二三子。消搖隅川之上。過榛寺。喫麥飩以歸。歸則得足下書案頭。知文候勝甚。祇未知足下爽鳩氏之樂。孰若都鳥也哉。竹夫人雖蕉萃乎。誠足以供四體之奉矣。古人曰。何必齊姜。況乎行且火德之王。神農氏之裔。其炎赫何可當也。我迺慊曾直娘之耳。深謝足下之惠。一刀萬象。何其見還之速也。廿一日潮師桂子皆來。足下其亦拉礒氏之子以來哉。不宣。

又

辱書。兼惠海鮮。今日師湊不至。絃歌謚如。祇餘子猶聚。當喫足下魚。飲不佞酒也。已官事稍閒。惠然見臨。不備。

又

不佞劣劣。方斯歲臘紛鬧之日。尚且挾策操縵之爲事也。孰其見訪。適有足下耳。脩辭之麗。垂問之腆。華蟲表耿介之志。緹醬效變化之鬃。不佞劣劣。何以當之。深堪顏甲。卻之不恭。勉强拜賜。顒期新歲。敬容面謝。

又

承華牘并家鴨之惠。前日奉旨一事。已就完成。昨日繳納閣老。此日正與次公輩敘款。而得此美膳。何其見思念之至此也。當須面謝。霜冱已甚。伏惟納福。餘未既。

又

葉縣仙令。何以跳其一脚耶。足下從何拾得耶。爽鳩氏之子。以搏擊爲其事。豈謂之攘乎。雖然鳳鳴鏘鏘。意者非其所長也。不佞敬俾雌雄迭奏。伶倫傳其響。已爽鳩亦羽族矣。安得不學朝陽之鳴乎。此復。

又

久不見子方之面。接書兹知效茂陵之臥耳。圖書萬卷擁如花一室。何羨所謂爛熳者哉。承惠魚一籃。方與落下閎觀渾天儀。烹而共喫。因問歲星着落何似。他日見訪。當以渠語相報也。餘未旣。

又

賜書。副以石城紙二千張。承賀移居。一祿隱病夫。爲法令所拘。狼狽問舍。譬諸寄居蟲。喪其舊殼。別得新殼。何賀之有。大堪愧汗。祇赤城中里。比今居更閴寂。是或可喜已。賤恙未佳。荏苒移日。當以十一日搬去

也。聞足下官務頻繁。或將遠游。未可知矣。霖雨方息。暑氣將張。甚爲足下慮之。千萬加餐。至祝。它期面謝。

又

鄉者發書足下。時聞貴恙劇甚。切恐文字致勞。以故序稿不敢呈。已忽承手教。構辭作字。精神壯健。迺故子方哉。上天有惠。不奪我子方。而後不佞之喜可知矣。古人曰。病加於小愈。伏冀保攝是愼。序稿附呈。

又

笙衣見壁。何其遽也。今日主膳不來。輿索然耳。忽聞謦蹕。足下亦當尼門禁也。它日相會。要見鍼仙之伎。

不備

又

承鹿肉之賜可以見王徐作歌之意也不佞則不然爽鳩之樂乃因足下得之謝玆何盡

與山君彝

足下荷疾歸南海邪何其勞也聞校陳騤文則欲上梓是惠學者不淺蓋歐蘇文名噪海內古則蕩然宋之弊也陳騤生其閒心識其非乃作爲此書根極經子可謂何李之嚆矢矣祇其書一取法於字句而未及篇章是其所以不及史漢故也不佞欲爲作序言此意伏枕三月憊甚未能已它在面晤不備

與越雲夢

不佞拙於醫而逃於儒尚且喜言岐黃家說眞馮婦哉雖然文章之道明如觀火孰能廋之靈樞一家言故但論素問共八本壁上不知能當尊公意不流求樂器圖欲還昌英氏所而不知其處伏煩轉達是幸

又

承書霜氣倍厲足下健食大堪欣慰所示一篇翩翩欲飛子長長卿復見今日也如不佞迺晏嬰下吏爲其主作字每一運筆輙便從旁掣肘英雄喪氣一至

此矣。豈能如足下自運。莽莽滔滔。無所拘束。愉快哉。羨羨。

復晁玄洲

一別杳然。深闕鄙懷。忽接錦字。玆知文旌復東矣。握手敘衷。想必有日。何喜加之。惠以二種。何辱愛之至耶。前日木君見訪。示以近作。社中士傳翫相咤。不復吳下阿蒙也。又觀足下書記。翩翩風霜日上。何迺公輩奇進如斯哉。它日聯璧照耀草堂。竢之而已。艸艸奉復。

又

二書未報。不佞之罪哉。乃非不佞也。以疾也。疾將周一歲之日。是何以能作報乎。疾間。乃知足下之字無翼而飛於雞林之西也。彼中祖稱蘇黃。何識足下之字哉。是可怪已。仲尼像贊。仇英畫跋。力疾塞命。字益醜矣。然求於不佞者。豈以字哉。是無慮也。所慮者足下之罪其緩耳。又聞足下欲梓不佞詩。不佞既已命之。足下勿以爲爲。不乙。

復木蘭皐

足下之書至。而値不佞之疾劇也。不佞春來爲造化小兒所困。經夏涉秋。二豎猶未離體矣。疾少間。乃取

足下所贈一集者讀之則不啻廣陵之起色也此中石叔潭大宰德夫秋子帥岡家二子亦請本願之館與西人相酬和有贈言欲授之木而未能乃足下先之矣足下亦豪舉哉海內將謂周南之後其代興者已足下其益務昌之哉病餘喘息書是以短不盡

復佐元錫

前日君侯枉駕方其時不啻不佞不在應門童亦不在罪其謂之何悚息之至未敢拜趨謝罪忽接足下之教傳君侯盛意我心則降矣高篇一首敬誦卒業共是妙作詩轉佳哉不日容摳趨不罄

復柴生

臘月書云審足下以恙深慰遠懷惠鱸魚脯美甚每以下酒感謝盛意也黃金却之不恭也勉强領之聞足下卒業史記而方讀文選淮南子努努所示詩爲佳更須識格調爲要是非易事亦非難事只有悟境耳白面憐年少翠衿仍羽人唐人哉青泉二詩必其所作也別幅承問一一詳焉秋時書不卽報使足下怪櫻君不佞之罪也餘寒尚甚方疾作字草草

又

聞風木之悲不勝驚怛值不佞新除女之喪以朝藩

也不修一字相弔慰心惄惄然兹承手書掩涕以讀之讀而至曰引決未爲嗛曰生死之分未定爲之愕然者久之噫足下亦讀聖人之書者也胡爲其出斯言焉豈足下未學禮邪禮曰毀不傷性又曰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聖人立禮之意不欲民之以喪而死也何則父母雖沒乎遺體尚在併遺體而傷之豈孝子之心哉傳曰事死如事生故父母死而死之非孝子之心也故如皐魚者可謂肆己之心者也不知體父母之心者也且足下之不得歸養與奔喪君之命也夫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不爲豈可同日語乎故親老而仕他邦可謂不孝矣足下豈非世臣乎與親均生是邦而東西南北唯君之命仕與不仕豈己之所能爲乎昔從孔子而學者皆得爲而不爲者也故孔子因皐魚而警之豈賢皐魚哉足下孰思之足下亦或出於哀痛之甚而其實未必然已然其言也激不佞爲之愕然故爲足下言之不備

又

久疎光霽忽承朶雲乃知起居康濟深爲可慰寄示近作風調適美殊可朗誦其中一二可商者注上審

之承惠佳果時偶有親客携兒女來相聚而賞可謂大惠也餘容面謦

復福師之

頃者政府奉敎命不佞以事。是誠希有之例関傳都下因蒙華簡盛儀見賀厚情可掬謝何能盡祇以病懶之身日夜奔走而已鞠躬盡瘁加有一件未安情節。建議申明未見完結惴惴乎罪戾之未免是懼已冗中艸艸奉覆宅容完事之日寛敘不備

又

稠人廣坐匆匆不盡歡心尚耿耿忽接手敎兼惠蘿蔔五根促九畹記甚急矣且喜且苦因思喫此構思一根百字當得五百言恐不能更增一言呵呵艸覆

復于士新

昔者滄溟因元美而知有敬美也不佞乃因士茹以知有足下者尚矣同氣連枝不其然乎忽辱惠書新製扇筆贄以將之何其悃愊特至也及破緘讀辭亡論其草木臭味同嗜見推之盛乃莽莽千有餘言直踰唐濟漢若與盲史腐令左揖右讓便旋一室中者狀亦何美也不佞抗顔爲師者十年邪海內有志之士比比奮起乃中土之寥如心深怪之盍以九鼎不

遷筍簴廣謐然凡百文物制度宛若千歳之舊而獨其如斯者豈神州清淑之氣漸邪王室不復興邪每爲之潛然者久之乃今得足下兄弟者矣然後知禮樂之化其入于民者深哉夫風之所被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風之力哉必有生者存故也玆知山川所鍾誠勃勃乎不可以已焉耳夫洛者海内之樞也是可以被海内哉故予不佞所喜寧止爲足下兄弟者足下兄弟者其思諸筆頗逼華製扇亦可揮洒百工所造物既如此文章亦時邪不爾足下用意之至斯亦以見相愛之深也不佞怯寒久踈筆硯因士茹書又至而覺未爲報于足下於是付郵時尚寒千萬自力不備

復于士茹

去冬書與令兄之械偕至及春又與摺扇之貺偕至然後知足下健食者狀不爾何乃措辭斐亹若斯細繹令兄書因又知足下講業之有素乃足下雖有索居之嘆二難切磋自相呴濡一室之中亦他人所覬求而不能得也誰不歆羨大氐京洛得足下兄弟者足以大壯千古神州之氣矣曷諸今春此地寒尚甚黄鳥未發聲想中土候必早睍睆連響益以鳴友于

之盛哉有詩見示力疾爲報不能多及不備

又

寥闊哉士茹足下雖然非足下之寥闊也乃不佞之嬾也令兄無恙時暑甚清洛之涯沈李浮瓜雙于之樂遙復想之辯道辯名不佞之業也古人謂不朽者三德功與言豈有優劣亦從吾所好各自至矣不爾麒麟伏轅而鳳皇司晨也足下宜識此意所寄詩皆上乗比前年進亦甚矣關以西可謂無雙已不佞以四月一日執謁殿上鴻臚特奏名陪臣之榮莫上焉然亦憊甚富山人過從乎否吾老友也善遇之餘未

旣

對士茹問

承問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盇韓宣子所見魯春秋卽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而左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檃栝其文稍加書不書書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左傳之稱也孔子作經如史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氐讀史者眩其繁辭莫有能究是非所在治亂與衰之所由故孔子特刱之簡其辭以俾二百四十年如眎諸掌已凡文姦慝紊亂是非佞者所爲率繁其辭句宛轉以成之簡則不

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稱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謂非片言不足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非晰。治亂興亡之幾見。則黜陟幽明之典。自在其中。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者非誣矣。祇古時質樸。孔子不命名。其所作。與丘明所藏。併謂之春秋。無復識別。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以爲經。而左傳之名興。學者乃謂魯春秋。其文亦如今經。孔子特刪潤字句者非矣。果爾。孔子之前。亦必經傳並行。不爾。時事不明。經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亡。苟非觀世。雖有賢者。何能爲是。孔子所以有作。周公之時。豈有之乎。如經爲策書。傳爲簡牘。亦杜氏謬之大者也。經傳所載。皆關乎國體。治亂興廢所繫。皆大事也。其文長。非策不可載也。簡牘小事云者。一官所掌是也。百名上下可以見已。又如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證。管仲節春秋可證。晉霸主。以乘賦爲史名。楚仇眎諸夏。以比檮杌。古時命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四時爲解。古豈有之哉。

春秋對

凡古以六言者。皆兩兩相比。如六德六行六藝及樂六德皆然。故詩六義。仁齋先生爲得之。祇其說猶有未安者。愚謂風賦是一類。風去聲。諷同。謂諷人也。賦

自見己志也。比興是一類。比直以相譬也。興引起其端。俾思以得也。凡諷人自賦。皆以比興行之也。雅頌是一類。謂其聲也。凡詩。被之管絃是已。二南用頌聲。豳或雅或頌。它十二國風。徒歌也。徒歌不被之管絃。孔子收鄭風而放鄭聲。惡其被之管絃也。國風之風。平聲讀。（詩對）

承惠書及格眼紙三百張。甚大惠也。書辭冷冷可誦。足下與令兄。讀書亾恙。大慰遠懷。不佞劣劣。亾它事可言。故不另作書。足下改字。敬奉命。不旣。

徂徠集卷之二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 O C

廿三四五六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首

與藪震菴（附答問）

嚮辱見枉又接華牘併以雄文二篇疑問三道讀之三復深知足下立志居業大非流俗所能及矣夫慶元以來治化所覃文章日興而逢掖之士以操觚爲業者何限然其能洗侏𠌯鴂舌之習而彷彿乎華人之言海内唯伊原藏一二三輩已是皆生於輦轂之下

3467881 v.8

長於詩書。之林。多士所資。磋磨以成。猶且廑廑乎。其斯艱矣哉。夫足下則生於西諸侯之邦。足不蹈都會之地。戈矛之與刀筆殊。其習迺能造車一室。合轍天下。足下可謂豪杰之士。爲觀於足下之文。蓋歐蘇之流亞也。儻使伊原藏輩。相值乎中原。則避之三舍者。豈必足下哉。迺以是其所就。而辱不恥下問。足下之所志亦美矣哉。故不佞雖病乎。亦盡竭其所知。以酬來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聖人之知。而唯古是好。先王之道莫以尚可知已。孔子既歿。荀孟造奧。以及程朱陸王之

徒。道之與時汙隆也。夫程朱陸王之後無聖人焉。何以知夫程朱陸王之道不與先王殊哉。故爲其道不殊於先王者。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爲其道殊於先王者。亦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雖然其可得而知者辭已。辭之道亦與時汙隆也。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爲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爲則六

經之旨。瞭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書曰。習與性成。習之道亦大矣哉。今觀於足下所習宋學而宋文也。以是其所習。而告之以不佞之所見。則必不信矣。以非所習也。足下果能不安於今之所就。而欲充其志邪。不佞亦欲足下之由辭始焉。盡棄今之所習。而習乎古文邪。古之道豈遠矣哉。辟如登泰山而小天下也。群山亦培塿耳。豈翅六經之旨哉。荀孟程朱陸王。及藤樹仁齋之所爲學。亦皆瞭然如指諸掌矣。不爾。徒以世人所尊信。而尊信宋人。是從流俗而無特操者也。亦何畀乎。徒以己意而尊信宋人。是嚮所謂身處於聖人者也。亦何倨乎。足下若能習古之辭邪。夫然後自求諸六經而自得焉耳。不佞之告於足下者。止其是矣。亦不佞之所由以得焉者也。昔人有以暴背與芹。而欲獻諸其君者。意亦類之。不佞始習程朱之學。時作蘐園隨筆。是不佞之學未成者也。夫程朱固豪傑之士矣。然吾所願則學孔子也。故亦不欲足下之及于是焉乎爾。惟足下其亮鑒。不備

承問二條。不佞本不欲辨之。其意具如答書中云也。然足下之問之。必以此爲切要之事。而使不佞絕乎

言議。則足下必謂簡傲絕物無情之甚矣。是於交際之道有所未盡者。故不得已。聊敘述其一二。居敬見于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南面之事也。窮理。見于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孔子贊古聖人作易之言也。之二者。本非爲學之方矣。援而合之。以爲爲學之方者。自朱子始。居敬姑置諸。朱子窮理與大學格物同其義爲。然朱子之意。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二字。豈

有窮理之義乎。又如理氣之說。程朱以爲據者。豈非易大傳形而上下之言邪。然大傳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器豈氣之謂乎。故居敬窮理。及理氣之說。皆程朱取諸己心而立是言。以爲教者也。古聖人之教所無也。大氐世人。自幼讀程朱書。而習之所化。尊信程朱過於古聖人矣。且六經古言艱奧。難可通曉。故喜於程朱書之易讀。且其意謂程朱大儒也。其解六經。宜若無誤矣。故今人止以理之當否辨之。而不復

問辭之合否。殊不知理也者無窮者也。天下之事。以理言之。莫有不可言者矣。是諸子百家所由興也。故古聖人能知其必若是。而未嘗教人以理者。可謂其思深遠矣。且今人辨理之當否者。皆以己心定之。己心所見。亦其自幼所習宋學之舊見也。是安得爲準乎。故今之可以爲準者。莫辭若焉。辭有古今。程朱雖豪傑之士。亦不識古言。是其所由而失邪。雖然生今之世。求古之辭。亦甚艱矣哉。夫易簡者。乾坤之德也。故成德之人。而後易簡可得言已。世人或先以求易簡爲心。是陸王及吾邦藤樹仁齋所以失也。如後世

之言。亦各有來歷。如仁齋一元氣。本於漢儒訓太極之言。然漢儒狃老莊之說。而以太極爲混沌一氣。仁齋則不取天地開闢及理氣之說。乃就今日之天地。而言一元氣也。故漢儒之所爲元者。始也。仁齋之所爲元者。大也。是仁齋輩皆以己心而恣言之。夫天下之理。至於恣言之。則豈有不可得而言者乎。又如仁齋欲駁朱子所以然之理。而昧乎所以二字之義也。引先有理之言。以誚朱子。是漢儒混沌一氣之說。朱子所深惡者也。何其寃也。足下復欲種種証引以實仁齋之言。可謂亦失朱子之意已。盖朱子理氣之說

本由辯老佛之謬而起。爲故語類中謂理氣爲二者。皆主辯老佛。而門人所記。率多謬誤。不可取爲証也。如足下以朱與水爲喩。朱與水。本爲二物。豈足以爲理氣之喩乎。仁齋所以解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亦不與朱子殊。但仁齋特惡理字耳。要之理氣之說。無用之辨也。爭其爲先爲後。爲一爲二者。堅白類耳。古聖人所不言。置而不論可也。學問之道。貴乎古焉。不求諸古。而枝葉是究。其不惑者鮮矣。嚮所謂泰山培塿之說。惟足下亮鑒。不備。

又

曩者與足下交一臂而失之。思之弗已。葢歲而有辱尺一之書焉。副以陟釐。迺大邦鞠池所出。誦其辭也腆。嘗其物也潔。不佞何幸。乃獲爲大邦君子所知。而辱千里之書貺。而享大邦水土之和也。葢値知立之東也。而後與聞鞠池之爲水。已又辱墨君徽儼然來見也。則亦曰足下弗已。君徽嫺於詩。翩翩乎。愈益知大邦之多君子哉。聞福氏之子志於道。其或有所取乎。修書多。故不能答其書。願足下致意。學則一篇不佞昔年所著。亦學古文辭者。敢薦之左右。足下以爲何如。時暑雨。伏惟自重。餘不具。

又

五月之信。及秋後得奉讀之。可謂各天哉。乃知足下平安。耽書如故。深慰遠懷。承賜索麪。風味佳甚。信非它邦所能及矣。不佞劣劣。値宿疾連發。而嘗之殆愈。深感厚惠。墨君還時。寄一書裝中。想當達也。魯皐之罪。其謂之何。知立師至。輙獲聞菊池之勝。復憶舊年溪毛之贈也。勿謂老夫饕餮哉。福翁咸異物。殊可憫已。都下第宅令下。而不佞輩未知所以寧居矣。宂中作報。草草殊甚。惟亮察不備。

又（附答問）

甫報足下書。而足下書復至。雖則闊矣。往反迺莫有窮已哉。何繾綣之至於是也。承示園菊賦。大見利刃。然是自足下學力。無已乎。則有體裁耳。夫古詩昉漢魏。故大康以還弗取也。近體昉唐。故大歷以還弗取也。賦昉西京。故唯有子雲相如焉耳矣。務爲其上焉者。而不爲其次焉者。學之方也。足下其思諸。墨生當東。則猶見足下耶。下問若干。則謹述鄙意。伏惟自愛。不佞劣劣。狀如前書言。不備。

承問本邦所傳樂。爲三代之聲耶。將秦漢耶。魏晉耶。其中亦必有雅俗之分也。是豈予所能知哉。雖然。本

邦之樂隋以前所傳謂之古樂唐時所傳謂之新樂而考其制則六朝以前之聲也何則古樂唯五調至於唐代始設八十四調而本邦所傳亦唯五調故知其然也或謂亦八十四調中僅傳其五者非矣驗諸箏法可知已是不佞所以斷爲三代遺音也至於其曲則五常樂蓋古虞韶之遺武昌樂亦大武之遺安世樂卽漢高祖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乃二南之遺也王昭君亦漢樂秋風樂乃魏鐃歌之一曲白柱卽白苧晉樂想夫憐卽南齊王儉相府蓮皆以音近悞採桑亦齊梁樂蘭陵王乃北齊樂其泛龍舟玉樹後庭花陳樂也秦王破陳樂慶雲樂赤白桃李花甘州傾盃樂夜半樂長慶子皆唐樂其它見於唐羯鼓録者七十餘曲現存爲其曲雖雜乎唐然皆裁其聲以五調行之則皆三代之遺也樂器唯笙笛爲古觱篥箏琵琶羯鼓皆俗樂器也但箏彈法蓋古彈瑟法要之衆曲衆器皆屬唐以前爲以今觀之雖非三代亦今之古也聞足下學觱篥觱篥卽笳萬一疆場有事守城受圍月夜吹之必有劉琨却胡之妙矣承問今人聞樂多是惘然是無它故乃其辭不傳故也其辭所以不傳之故乃華音不便於倭口耳其辭

不傳。則意義不可得而知之。惘然者不亦宜乎。夫唯以音而已矣。則鳥語鶯啼。風籟水聲。是其類也。設使俗箏三絃。不歌而奏之。亦鳥語鶯啼之類。然人或能愛彼而不愛此者。雅俗之分也。雅俗之分。乃在習熟習乎雅則愛雅。習乎俗則愛俗。故聖人制雅樂。以移人心。豈有它術哉。亦習而已矣。足下所謂不穩熟者。亦得此意矣。竊嘗思之。樂有和有應有節。俗箏三絃無和。俗謠併和與應亦無之。唯有節而已矣。而其所謂節者。樂與俗箏三絃俗謠。亦皆不同也。樂之節緩而簡。俗箏三絃之節繁而巧。俗謠之節。迫人以勢也。

應者。歌黃鐘則絃亦奏黃鐘。歌南呂則絃亦奏南呂。歌高則絃隨而高。歌低則絃隨而低。宛轉曲節。歌與絃相依不離。是俗箏三絃所以極近人情也。和者。謂以隔八隔六和之。歌黃鐘則以林鐘或仲呂和之。歌林鐘則以太蔟或黃鐘和之。是俗耳所不能知。而合異成文之道存焉。故和者道也。應者情也。節者法也。聖人之治。立法行道。以合人情。三者備矣。世俗不知道。但喜合其情。故俗箏三絃。有應而無和也。至於武人之治。則本不知道。亦不問人情。一以法度驅迫之。故室町作俗謠。無和無應。唯有鼓節耳。

承問箏和琴有譜乎否箏自有箏譜和琴自有和琴譜然其譜不可唱故以笙觱篥譜行之可也

承問樂中只箏笙備呂律乎否和琴五律觱篥箏七律笛八律笙九律琵琶十律而大氐樂曲所用不過於五律七律所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承問十二調中何律本邦伶工家說一越調爲黃鐘斷金調爲太呂次第排布可知也不佞所見則不然黃鐘調爲黃鐘鸞磬調爲太呂次第排布至於鳧鐘調爲應鐘此求諸尺度及樂諸家說所得也而其所以誤之故則古時歌奏異調歌黃鐘則奏林鐘奏黃鐘則歌中呂而伶工家不知歌止知奏故直以黃鐘爲林鐘中呂爲黃鐘耳

承問本邦亦有琴瑟乎否按源氏物語諸書古亦有琴五六八百年來廢而不傳矣嘗訪諸狛近寬渠家有猗蘭琴譜予借而覽之乃隋人作　桓武以前筆蹟其譜與明朝琴譜大異乃知古樂中華失傳而我邦有之按其譜而鼓琴亦容易耳所悲臺閣皆不學不能讀其書況伶工乎瑟本邦古書罕見矣

承問語助助語辭有何差別尹公之他註曰之語助辭此外更有何義乎譬如和人名有權助有權之助

耳。

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益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

承問。學則誠類。煥圖。從香洲序者也。是古文中李于鱗體耳。其實古文辭。何必皆難讀。客歲墨子歸時所奉書。亦皆古文辭也。要觀其行文如何耳。吾眎猶彼言吾邦視中國。亦猶中國眎吾邦。以爲侏離鴂舌者比也。尚且象之言。中國無象。故以畫傳之。象者像也字書有此說。副墨之子。指和訓。洛誦之孫。指迴環顚倒之讀。句有須。須者鬚也。丁有尾。出莊子。借以言訓點也。兜昧。夷狄之樂也。

承問。五解古樂府。謂章爲解。出樂府諸書。

又

鄉辱尺牘。併惠香蕈。君子之言。侑以大國之美。野夫何德。而勞遠情之頻繁也。伏惟足下。健食之狀。婾快哉。如不佞者。一臥十有餘旬。猶未起。加以第宅之令下。都人士爲是騷然。則輿疾以徙西郊。人事匆匆。琴書狼藉。與湯液之具。相仍乎湫隘之中。焉本月初七日。又值哭女之慼。於是乎愳人壽之難。永天命之不

遠。約情節哀。乃取平生所講論者著之篇。曰硑硑乎與二三子唔咿相雝。庶以裨補聖道之萬一。而答皇天之寵靈者。是不佞知命之急務也。其所以報足下之緩者。以此願恕其辠。爲水足氏之子神童哉。亦豈以不佞而傳邪。然以有足下之言。而思所以弁其卷者。而末之有得也。請少斯須之。其書未報足下。其致意。投筆頭岑岑然。不備

又（附別幅）

辱華牘。平安之報。深可欣慰。不佞亦劣劣依舊耳。論語徵旋次修改。亦必費一生之力也。養姪爲嗣。亦且從國俗。何賀之有哉。承問數件。具別幅。不既。

承問。今所傳陵王破。即蘭陵王也。否。是此方或稱羅陵王。蘭羅音訛耳。破。慢也。樂有急慢。此方訛慢爲破。如菩薩蠻。此方亦謂之菩薩破。可見蠻慢破皆一音訛轉耳。

承問。此方彈箏法。即古彈瑟法者。魏書載繼儒論彈瑟法正同。故知其然也

承問。笙九律。千下二管。南呂十管。舞射。乙八二管。林鐘。工言二管。姑洗美管。應鐘。一七二管。大蔟行乞二管。黃鐘。上凢二管。中呂。比管。夾鐘。是十二律。尚少蕤

賓夷則太呂故曰九律也觱栗第一孔清黃鐘第二孔南呂第三孔林鐘第四孔中呂第五孔姑洗第六孔太蔟第七孔黃鐘後孔與體中音皆舞射是有七律也橫笛干林鐘五南呂上舞射尺黃鐘中太蔟六中呂下姑洗工夾鐘是有八律也豈得有十二律乎

承問此方所傳五調者宮調也商調也角調也徵調也羽調也是調名也與曲中宮商角徵羽別矣如所謂隔一律隔二律則曲中宮商角徵羽也黃鐘爲宮隔八生林鐘爲徵又隔八生太蔟爲商又隔八生南呂爲羽又隔八生姑洗爲角又隔八生應鐘爲變宮又隔八生蕤賓爲變徵是相生之序也以清濁高下爲序則黃鐘隔一律爲太蔟又隔一律爲姑洗又隔一律爲蕤賓次爲林鐘又隔一律爲南呂又隔一律爲應鐘是也假如五常樂譜十舞射爲宮下南呂爲變宮十舞射爲宮乙林鐘爲羽工姑洗爲變徵凡中呂爲徵一太蔟爲角是一曲之中五音七律皆備也此樂以乙終爲林鐘林鐘者黃鐘之徵故爲徵調然此以歌調言之在樂調則林鐘爲商調故本邦以平調爲商調者爲是故也向所謂歌黃鐘則奏林鐘者以琴調知之且本邦相傳一越爲黃鐘云云者皆以

樂調言之。故知其然耳。祇樂歌不傳。傳者辭耳。至其聲音。則不可得而知矣。惜哉。

承問。半律與變律。有異乎否。半律倍律。其聲實。同如黃鍾九寸。半之爲四寸五分。是半律也。倍之爲一尺八寸。是倍律也。如變徵變宮。是曲中名目。有虛位而無定名也。但律呂新書有變黃鍾。足下豈謂是耶。然此蔡西山不得筭法。故有此說耳。謬之大者也。

又

承問。不佞嘗論陳平。君徽舉以語足下。而足下云云。是學問大關鍵處。既承足下辱愛。豈容默默乎不思所以啓發足下者乎。足下以爲讀史記不如讀經。是固然。然經皆爲宋儒所壞盡。今之讀經者。皆從宋儒注。解以求聖人之道。何以能得之哉。大氐宋儒之學。主言之。凡言之者。貴盡理。務明白其理。使人瞭然於其所言。庶足以服人而無敵。是其病根已。故其所謂某爲熟聖人。某爲生聖人。某爲亞聖。某爲大賢。某爲次賢者。皆從其意中想像其次第等級以出之。反求之六經。都無實憑。可謂杜撰妄說也。加之不識古言。不識古文辭。是以其所解說。言與理皆失之矣。祇史記不經宋儒之手。其時世又與三代相接。風俗氣習。

不甚相遠。故不使教人先讀史記者。亦欲其藉此以離宋儒一種惡習也。且苟不知其世。安足以知其人。且東京有清議。六朝有清談。隋唐以後有科舉之習。宋以後有好議論之弊。唯西京之時。衆疾未生。故前漢人物。大非後世所能及也。且古者論人物。皆舉其長而不言其短。古聖人之道爲爾。後世不識其意。乃以爲有長而無短。故其於三代人物也。見以爲不可企及者。却步顧視。莫有所感興焉。至於史記。則長短兼具。纖悉皆有。故學者覺其不甚遠於今人。而易於感發興起焉。是不使所以教人先讀史記之意也。足下之言曰。用人之道。與學殊。是本於厚自責而薄責人焉。然所謂厚自責而薄責人者。本就與人交言之。而非論用人之道與學矣。夫聖人之道者。平治天下之道也。平治天下。必須衆材。而後成功。學以成材。材成而用之。是皆成其所長。豈有二哉。故古稱人物。必言其所長。而不暴其短。學問之道。亦養其所長。而不必責其短。周禮六德。孔門四科。豈不然乎。子路勇則孔子語之以勇。曾子則孝。子夏則君子儒小人儒。子貢之言。冉求之藝。公西華之禮。孔子未嘗抑黜之。則古之學可知已。宋儒則異於是焉。徒求爲聖人。而不

知從聖人之教。聖人之教。詩書禮樂。如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苟能從其教以學之。則人各隨其性所殊以成德也。夫聖人聰明叡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而至哉。故古者無學而至聖人之說矣。今宋儒之說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人之性。其初皆與聖人一矣。但爲氣質人欲所害。則有知愚賢不肖之差。故必裁有餘。補不足。變化其氣質。以成中和之德。而復其初焉。夫聖人不自言其心。孰能知之。六經不言天理。唯樂記有之。亦曰。人欲盛而天理滅。而未嘗求無人欲。求必無人欲者。自宋儒始。則宋儒所言。實與樂

記殊爲。故以天理論聖人者。不信六經而信宋儒者也。豈足謂之古聖人之道哉。人之氣質。與生俱生。故古無變氣質之說。觀書傳所載。以大稱堯。以知稱舜。禹則恭儉不伐。湯則寛。文王則敬周公則多材多藝。孔子則學。是各有所長也。有所長斯有所短。皆氣質之所使也。故必求變氣質者。死而後已矣。豈不妄之甚哉。其所謂裁有餘補不足者。吾未知其欲無長無短邪。將求兼備衆長邪。若以爲無長無短。則碌碌庸人已。若以爲兼備衆長。則天下無此人矣。論語曰。君子不器。謂能用器也。辟諸椎鑿刀鋸。器也。良匠能用

之。補瀉溫涼皆器也。良醫能用之。故君子不器。猶之良匠與良鑿已。不知者猶謂己必備衆器而後能用器。果其說之是乎。則舜必兼二十有二人之長。而高祖併擅三傑之能。故曰妄之甚者也。夫高祖僅可將十萬。是亦器也。然不欲以器自見。故能將將。韓信項羽則否。是器與不器之辨也。故君子知道。則雖器亦不器也。求必備衆器。則雖不器亦器耳。故知道者。能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故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則孔子語以舉其所知。宋儒乃以視觀察爲未足。而補以居敬窮理。足下以此二者對觀。則其於古之道思過半矣。葢宋儒所謂聖人。亦唯萬德圓滿如來耳。然成佛。必歷無量劫。則其說猶爲不窮矣。乃以此爲極而使學者必求至於此。可謂強人以其所不能者已足下其思之。

又

承問律呂上下生之說。大氐律管之制。長短相敘以次。而殺長者居上。短者居下。故其相生之數。由長之短。三分損一。是謂下生。由短之長。三分益一。是謂上生。葢因律管之形有長短。而建之名稱。本爲伶工家至膚淺之語。而非別有奧妙之理也。其實曰損者益

之亦可。曰益者損之亦可。損則半律。益則倍律。倍半之聲。相飲不忒。故上生下生。可以移易耳。後世儒者不習管中之音。徒泥紙上之文。苟有不通。輙引陰陽東西等之義。附會文飾。以求其通。遂末沿流。愈精愈舛。其說雖若可聽。皆無當於聲音之道。而祇足以增人惑。可謂無用之贅論也已。如三分損益之說。其初亦大槩言之。至其精微。則定之以耳。故伶工之言。如斯而足矣。儒者乃昧於聲音。而求精其數。布算益繁。曼衍無窮。然至於執刀截管。則目力所及。至分而止。釐毫秒忽。目力無及。刀不可施。故必欲求其至當者。

決之於耳而已。蔡元定輩。不知其如此。而固執三分損益之文。遂妄立變黃鍾之目。殊不知律之有十二。本以其十二生而復其初也。不則少之五律七律。多之百律千律。莫有窮極。尚何十二之有。以此觀之。其妄可知已。又如古論律呂。皆以管長短言之。至於元定。乃更定其圍數。以求勝於古人。亦不知音之失也。又如隔八隔六。其實隔六隔四耳。伶工家併姦聲以數之。故云云。祇求諸言語之道。極爲不順。然古來無人能論之者。何邪。是無它。律呂諸說。皆出樂工之家。其文本不雅馴。司馬遷班固輩。亦不習其事。是以不

察其如斯。徒采其語。著之篇耳。凡此之類。非足下所問而言及之者。爲欲足下由此以得讀樂書之方故也。足下其思諸。

又

春鶯囀無所見。疑是唐樂。入破是樂中節目。今詩餘有之。賀殿。無所見。命名以倭。胡飲酒。唐有小飲酒。此方伶工不識字。如張胡子。或作朝小子。可見。鳥。唐有鳥歌萬歲樂。迴盃樂。唐有回波樂。北庭樂。無所見。承和樂。唐雅樂。河水樂。唐樂河水清。菩薩破。唐樂。李白有菩薩蠻。蓋蠻慢破一音訛轉。酒胡子。無所見。疑是

酒家胡之義。凡曰子者。多是唐樂。武德樂。六朝歷世有之。皆擬武舞。羅陵王。卽蘭陵王。北齊樂。澁河鳥。應是倭樂。安樂鹽。唐樂。凡曰鹽曰豔。一音訛轉。樂中節目。十天樂。未詳。三臺鹽。宋樂。萬歲樂。唐樂。五常樂。無所見。疑是五行舞。卽周太武。漢謂之五行舞。甘州。唐樂。又有最涼州。卽西涼州。胡渭州。卽小伊州。金麞。無所見。慶雲樂。唐樂。想夫憐。南齊樂。裹頭樂。無所見。夜半樂。唐玄宗樂。陪臚。疑是伴侶。北齊樂。春楊柳。疑是折楊柳。唐以前有之。扶南。外國樂。勇勝。無所見。老君子。疑是郎君子。唐樂。小娘子。唐樂。雞德。疑是景德。唐

樂。越天樂。唐樂。殿字爲是。林歌。作臨河爲是。孔子琴操。王昭君。漢樂。春庭樂。一名和風樂。唐有火鳳。柳花苑。未詳。喜春樂。唐有喜春鶯。赤白桃李花。唐樂。安城樂。安世爲是。卽漢唐山夫人所作。周房中樂。遺聲。河南浦。未詳。央宮樂。同上。海青樂。同上。平蠻樂。唐樂。拾翠樂。未詳。青海波。同上。千秋樂。唐樂。蘇合香。唐樂。出外國。鳥向樂。疑是鳥曰。出六朝。宗明樂。未詳。採桑老。應是娘字。六朝樂。輪臺。唐樂。岑參有歌。白柱。卽白苧。六朝樂。竹林樂。未詳。劍氣褌脫。氣或作器。卽張旭悟筆法者。杜子美有歌行。散手。疑是三洲。乃六朝樂。傾盃樂。唐樂。太平樂。北齊樂。打毬樂。隋樂。仙遊霞。未詳。乾鼓褌脫。未詳。還京樂。俗訛稱還城樂。玄宗樂。拔頭。唐樂。一作鉢頭。出自外國。蘇芳菲。唐樂。長慶子。同上。一團嬌。同上。一弄樂。未詳。感城樂。未詳。秋風樂。漢樂。蘇莫者。唐樂。作蘇幕遮。天人樂。無所見。賀皇恩。宋樂。萬秋樂。未詳。頃者風火驟起。家人荷擔而立。書庫不可開也。祇記予所記耳。

又

茲接琅函。伏審足下平安之狀。深慰鄙懷。不佞劣劣依舊。鄉承名見。伏謁殿上。鴻臚特奏名。益破格之遇

云遠近賀者。人與書。狼藉乎環堵之室。不遑應酬。大覺榮名之可厭也。獨得足下書。欣然披拆。交誼所在喜溢翰墨。亦堪感銘。祇書中所云。有不佞所不能當者。竊以爲足下之言過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始見哀公。當是時。豈有動靜之可見哉。況不佞陪臣也。一蒙名見。豈能言朝政得失乎。夫君所不及。臣且不言。古之道爲爾。況陪臣乎。且吾邦數百年來一切武斷。而文儒之職。備顧問應對而已。豈能言朝政得失乎。朝臣尚爾。況陪臣乎。不佞乃一伏謁外廷已。雖非常之榮乎。亦陪臣之榮已。豈足語進退乎。吾聞之政府聊以風海內文藝士云爾。果爾。是益國家鼓舞之盛意也。足下遠方之士。殊未審其實邪。聞君徽襲其世祿而解暬御之職。東行杳乎無期。頗以爲歎。不佞亦爲之悵然。雖然不佞則謂肥雖大國乎。亦六十州之一。可不謂一彈丸地乎。乃有足下。有君徽。有水生三人者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莊周所言非邪。山水爲之增重。亦足爲多已。關以西。唯洛有二。于周南縣生拮据雖勤轂。而未音。豈若肥之富。是可以自慰已。大寧上人惠山。肴一篋。山志及足下書見乞。龜山記。不佞之所未目。安能口之。且志所謂某某。不佞生長東國。未

習其蹟。驟視以爲一草賊耳。豈能爲楚漢鴻溝想乎。伏請爲不佞善致意上人。餘未旣。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五首

與墨君徽

足下臨別所留者三體耶。其擬七子詩。則足下從五馬西征。在途登眺。以及造其邦。宴筵之渥。侍從之盛。王劉應徐。卽其人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已。然非不佞野人所能屬和者焉。易水一歌。誦之殆乎不能爲懷也。歔欷不終曲。而輟者數矣。夫誦尚不能

習其蹟。驟視以爲一草賊耳。豈能爲楚漢鴻溝想乎。伏請爲不佞善致意上人。餘未旣。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五首

與墨君徽

足下臨別所留者三體耶。其擬七子詩。則足下從五馬西征在途登眺。以及造其邦。宴筵之渥。侍從之盛。王劉應徐。卽其人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已。然非不佞野人所能屬和者焉。易水一歌。誦之殆乎不能爲懷也。歔欷不終曲而輟者數矣。夫誦尚不能

何況和乎故惟敢和其三絶句颯颯之響亦唐高李之流亞歟足下僻生海西所之師友意其何從而得之蓋肥距宰府不遠豈古昔名公鉅卿所播遷以徜徉之其流風遺韻以被及今日者然歟君徽足下善自勉之哉愈益昌大其令圖庶有以副阿蘇旁礴之勝已別後坐拮据滕生後事甚苦書是以緩也數君書萱君詩卷附緘中冀見達焉萱君才亦美足下戒其不讀宋詩詩必進餘不贅時暑甚千萬自愛

又

是歳春寒殊甚暨二月梅始華忽憶清容則接足下臘月書得審平安狀矣承惠華製各色墨二餅形模雅甚摩滓久之殆不忍試其色也聞購得十三經讀之夫文章經國大業雖有作者莫不根極詩書焉足下其勉諸祇別後不得奉一詩豈孔云之樂所奪耶何迺金玉而音也抑將所詠多玉臺之體不堪遠示耶又聞五馬之東在近而足下復祇役扈從乃將因覲清容反憶梅花哉萱君亦來哉臘月作報震菴書無便未寄寘諸椷中伏乞致之千萬自愛不備

又

足下果以明後日發耶遂爾千里如何可言所示烏

棲曲以下十一首。總是佳境。往往入妙。祇乏豈第溫藉氣象。是自足下境地。是以爲齊梁優。而爲開天難耳。思所以變之哉。拙和一首。聊攄東曲。硯銘黽勉塞責。副啓封套合六。附上作樣。令兒所命拙字三紙。及箏笛譜傍注指法。亦有一二差誤處。皆悉注改。震菴書。屏山書。及詩卷序。伏乞賚致。時漸暄熱。在路加餐食。不備。

又

得書如面。玆知足下一路平安。寶眷完聚。深可欣慰。此土無暑。及秋乃酷。亦足知各在天一隅也。不佞雖疾乎。稍輕往年。伏冀勿勞遠念。德夫往增上寺前講書作生。亦是過日子。西歸後諸作。琅琅可誦。其可商者往其勞也。不備。

又

去冬以來辱足下書者三。烟瓢紙匹。種種嘉貺。雜然在案。何謬愛之至此邪。方其時。不佞乃有六諭衍義之役。日趨執政者之庭。腰腹如杯圈。困頓之餘。歸乃偃臥一室之中。氣息厭厭焉。是其所以書札廢絶。獲罪故人也。而足下不罪是問。賀則從之。益不佞嘗有所爭於執政者之前者。亦刀筆末事。草野常態耳。迨

竢事畢。拜賜殿上。執法在座。禮官行事。亦國臣恒例耳。而傳聞者乃謂干預經國大計。恩意甚優。賀聲四至。深自慙恧。足下亦豈以此邪。夫賈玉者。豈求速售哉。若夫區區文墨之役。豈賀云乎哉。承示詩若干篇。悉臻妙境。初意足下才氣翩翩。頗似不受聲律之拘。及閱今作。整栗莊嚴。非復昔日之比。所謂多病還於詩律細者。其不竢不佞而後知者明矣。祇林亭黄花作胡沙行。未經鍜鍊。亦自當了了也。大氐吾黨之士。東壁既歿。詩唯服平二生與足下耳。宇宙茫茫。唯唐明與今。而世不數人。天之生才。豈不艱乎。唯足下自愛不盡。

又

甚矣哉。俗事之困人也。所不得報君徽書者二焉。六閱月而始得一日之閑。君徽豈信之哉。君徽足下。風氣日上。萬千自愛。不佞劣劣無它疾。歌行二篇。悉之。不備。

又

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按從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弗傳。而公讌無偉長。未審靈運時別有所見否也。于鱗實擬議成變化。蓋取諸懷抱與古人合契耳。

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謝客自謝客何干建安足下宜識此意要不爲英雄欺可也

答中文山

客歳辱雲牋兼以貴邦物産二件眞縞紵之惠也以鄙作之不文適足玷名園而致此腆渥深增慚赧益足下書致自依氏之所而依氏病故遂以稽滯又値本藩獻前朝實録不佞祇役刀筆者以至今年焉力疾供事凡百皆廢是其所以久不報德音故也頃者因藪君見訪而譚及足下之事乃悟不佞負足下者罪亦大矣哉僅過半百精神恍忽不復人理不佞可

謂天下棄物矣急修短牘托諸藪君以申負荊之義也惟足下宥恕

又

方今弟之東也辱惠尺一兼有不聿之贈遠情之殷懃也未知不佞以何得之足下已令弟風氣日上嘯咏不乏加之二王之迹奄有之益以知足下之賢哉所恨不佞移居西郊迺與大國之邸愈益遠矣以故不能晝見令弟是已令弟傳足下之意丐不佞之字扁其亭貴野鶖而賤家鷄者足下何以復犯之也以疾故不悉

又

承賜珍牘兼惠詩箋千里之情一何繾綣如是也令弟在東時或過從聰慧非凡才情清麗加之耽志典籍風流醞藉雖都下人文所萃亦所希覯是盖名家世德鳳產丹穴實信然哉乃以切磋枉蒙推爲之汗顏不知所言鄉者承托扁字不佞素昧八法時或酣餘乗興弄筆偶有狂態遂惹虛名傳播遐邇以故執志拒絕殊不作字但以令弟款好不違所求耳是自餘事豈謝云乎哉鴻信路遙暑往寒來伏惟自重餘未旣

復西肥萱野生

聞足下奉先侯櫬煢煢乎西歸矣㐫論邦喪之悲方諸罔極乃跋山涉海殆將三千里是其荼蓼何可言乎當斯悤遽之際辱弗遐棄賜以尺牘娓娓相屬辭義駢摯何其有意於斯文者一至于此哉盖肥者西九州奧區也自阿蘇寒火赫奕乎洪荒之世而白河名媛守士狂夫業國風者所口實近世清正行長諸公遺壘荒壁往往乎有之五霞幽邃不啻桃源而貴邦士人水間者爲不佞姑之女之子則士風民俗山川草木諸詭偉瓌奇之跡素嘗得聞梗槩乎其家焉

以故不佞雖僻在東海。亦或時時夢游乎其中者。不復一日矣。足下官暇。倘能徜徉於巒壑名勝之地。諷詠所至。斐然成章。遠以相示。則不佞雖不敏。安能不揚扢其一二。以酬來美也。況乎義空。鄉已具言足下鄉往不佞者狀。而申以此殷懃。深堪感銘。聊此布衷。惟足下鑒察。時下春寒。自重。不備頓首。

復肥文學木屏山

去歲辱接華緘。茲奉德音。伏惟足下。經明行修。膺選雄藩。木鐸一邦。垂範後進。加之令郎岐嶷。詩禮承訓。蘭玉發祥。克迓茂昌。祇以海山夐闊。瞻望難及。而況僻惰自分。阻交大方。一時譽髦。昧其平生。豈不聾聵愈甚哉。忽蒙不鄙。千里修問。傾心瀝膽。假之褒獎。弁言之役。特見委囑。轉增赧汗。內省則疚。時值宿痾。輒發。不即奉答。罪譴維多。有負遠誠。經夏涉冬。病少得差。黽勉翰墨。聊酬來意。寧能萬一。卜衛庶幾皇甫。亦惟蒹葭玉樹。足覽形穢耳。伏冀亮察。不盡所言。

又

辱惠華翰。併以佳茗。感謝何已。伏知橋梓無恙。教授弗勌。深堪忻慰。鄉呈鄙序。病餘所裁。醜陋殊甚。乃承見謝。極其推服。倍加愧赧。吁千里渺茫。良覿何日。臨

書悵然。謹且裁復。不備。

復木神童（附別幅）

數年前韓使之役。得見足下所稱詩尊公書中。業已奇之。尚謂博士家髫年試業。故自爾爾。茲辱尺一。方信足下爲海内豪杰也。夫其郷往之殷。推服之深。初疑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它邦之人莫有相識之雅。飾言修交。禮豈得已乎哉。徐而察其措辭之際。文章所集矱。精神所渙發。蘇山降靈。亦何瑰奇麗特若是。其尤乎。予不佞倡學東方。殆且二十年。妄不自揣。揭天下。爲之先。則同志君子。相共翔集六藝之林。步步騶騶。固竭吾思而克肖焉者何尠矣。足下迺從數千里之外。窺諸一二簡牘之末。僅出一旦之力。輒便肖之。自非穎悟天授。則精誠所格。神其通之。來書所謂師襄之琴。羹墻之喩。豈虚言哉。義有攸當。各言其志。仲尼不爲僭。文王不可謙。明大將軍戚子曰。豪杰士。開口見肝膽者。毋乃足下之謂歟。伏惟世際昇平。融朗之化。洋溢寰區。元氣所蒸。茲生麟鳳。維帝之力。于我何有哉。四海無外。列國兄弟。何況千里比肩。存乎其人。豈彼此之足言哉。祇君子所貴於道。者學也。非材也。自今以往。其務博學無友。資友有類。虚以容之。黙

以養之。循循勿速。期於晩成。春秋之富。如岳如川。令聞日興。滾滾其來。是區區老耄之言。所以酬來意者爲爾。既見其心。遠謂之。何未覯其面。豈以爲邇。彼美西方。佇立以望。若夫承問件件。布諸別幅。不備。

承問。詩書禮樂易春秋。謂之六經。又謂之六藝。益昉於七十子以後也。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須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士子所學。止於四者。若夫易與春秋。則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它邦所無。而自孔氏以後。乃學士得通習者審矣。故其稱經稱藝。皆後世之事已。但觀三年視離經。則經之名古有之。指本業言之。凡經之言簡。衆義所祿。塞猶經持緯。迺以經常解之。非矣。詩大序小序。一篇之文也。析而二之。亦非矣。且序者詩傳也。蓋詩緣人情。或出田畯紅女之口。豈須訓詁。且無義理可言。故解詩者。序其事由而足。是所以謂之序也。後世操觚之家。有序記贊銘種種之體。人狃其所見。乃謂序非傳也。詩當別有傳也。今所傳大小序。七十子以後儒者所爲。未可識其爲誰。某其源或出於子夏。亦未可知。要之亦不無傳會焉。至於書序。則膚淺。乃下詩序一等。足下所見。可

謂晰矣。祇尚書之名。古無它書。故得專書之名。迨於戰國時。大學引楚書。晏子引紀有書。惠子多方五車。寔繁。故加尚字別之耳。家語亦出孔門。但載筆有工拙。故比諸論語。殊覺其劣。弟子本姓類。豈王肅嫌其少。附以它書歟。春秋三傳。其說甚長。略而言之。左傳卽魯春秋。是已。丘明魯史。故春秋存於其家。孔子作經。猶史記有年表。資治通鑑有目録。是自聖人特筆。然亦必與左傳相須而行者也。故左氏謂之春秋。而不謂之傳。可以見已。或一二有解經之文。亦後世所加耳。公穀二家。相傳出自子夏子貢。是或然也。然古人說經。必施諸政事。可行當世。故不必守經文。衍縮隨意。觀於易十翼。韓詩外傳。及論語戴記引詩書者。可知已。故公穀亦非注經者。迺戰國時。以春秋說於人者之言耳。漢儒隱栝。遂爲傳註。降至宋明儒者。皆經生。安知孔氏之學哉。適莫訓親疎。亦漢儒相傳之義也。其實適訓主。莫訓定。無適者無所專主也。無莫者。無所一定也。以爲無親疎者。自比字生。比者親也。故三國志亦以爲無所親疎之義。墨生所傳。說不的。所以致足下之疑也。大氏學經。所以求知道也。道之大端二。曰禮曰義。禮聖人所立也。義亦聖人所立也。

故學道者求知義焉苟能知義則治天下國家其如示諸掌乎後世古言不明認理爲義由是而儒者之言蔓衍自恣無所不至焉是予不佞所以悲也千歲邈矣六經闕焉其時與事安能一一知乎故世之治經者字爲之詁句爲之解皆務求颺諸口舌使人聽信者也非欲施諸政事平治國家者也穿鑿附會宜哉足下思諸方今國家崇道文學大興予不佞憊矣莫有進取之志妙年英才往其勗哉

又（附答問）

墨君徽致足下書篚實將之深荷遠忱大邦君子其何弗悤區區之至此也數年前不佞既已識足下於幼年之日今再接書果爾規摹宏遠大非海內諸名家所能及矣不佞六十之年閱才多矣而未有足下者殆使不佞讀之不覺疲焉是雖不佞言則有中乎亦草木臭味耳足下之推不佞亦爾則豈必徒爲之謙讓不敢當以學世中行之士邪嘐嘐思古雖仲尼之時尚且難其人况今日乎世代久遠載籍湮沒點乎它無所見琴張原憲乃能作論語以明聖人之德於萬世而六經亡矣其功豈必游夏丘明之下哉足下善自愛念益積學廓大以俾老耄之言有徵乎則

不佞所望也。雖然。足下之才。得諸國家昌運。與大邦山川之精爽。豈容不佞言乎。夫士之生世也。無所用於今。亦虛生耳。然苟不通古。必不能知今。後世君子負當世之志。而才不蔽志者。皆不通古之愆也。才雖稟諸天乎。亦必成於學。故曰通古知今。志之善言也。古今邈矣。能一之者。其唯豪杰之士乎。仲尼之所以思狂者是已。足下其繹之。足下詩。益肖太白。但太白學樂府足下其察之。承問數道。以見足下之學既能得其大者焉。亦好古之效也。不佞之爲對盡心焉耳矣。足下其覽之。學問之道。不佞與有一日之長也。故

敢以酬足下盛意。時暑盡秋深。益見道路阻且脩哉。

不備

承問先王之教。不過詩書禮樂。各成其德。各達其材。而後世經生文士之習。與此相反。治教異撰。儒吏殊用。此自足下卓見。深愜鄙衷。不佞中年。始祛舊習。足下妙齡。既能言之。何其有智無智相挍之至此也。後生可畏。豈不信乎。不佞謂孔門四科。亦有長政事者。爲有善文學者。爲人之材。豈與後世殊哉。各以性異。是正所謂成德達材者。而其學一。在詩書禮樂。是其與後世殊也。蓋古之學者。皆以禮樂成其德。均之君

子八也。而其政事文章。皆繇詩書出。所以不悖聖人之道也。秦漢而下。以郡縣代封建。以法律代禮樂。其言吏治者。亦孰不援經術。而郡縣之治。凡百制度。不與古同。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僅用以緣飾吏術云爾。豈能法先王哉。祇漢法尚疎闊。吏多得便宜從事。爲近古也。隋脩宇文周之律。唐宋明皆因之。申韓之法。至是始臻其極。夫復讎者。先王之道也。律無之可以見已。此後世吏治經術。所以岐爲二途者。昉於秦漢。成於隋唐也。文章亦然。禮樂亾而言不君子。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

佛老清談乘之。士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古文。程朱二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爲積習所錮。則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亾。無如之何。苟非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詩書與禮。優游厭飫。久而化之。習以成性。而德慧術知。由此以出。則其所見。濯然習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洪涊之中。庶足以弗悖耳。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不佞謂詩書辭也。禮樂事也。義存乎辭。禮在乎事。故學問之要。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微。議論之精。則有所憑據。可識後世紕繆所在。爲不爾。徒以己之心與理言之。泛然莫有底止耳。然世自好者。多謂古自古。今自今。何必學古。自以爲達。殊不知古有聖人。而今無聖人。則其人所爲。今誠弗誣。而其能弗悖聖人之道者。吾未之信。其人自以己之心斷之。謂是弗悖古聖人。則其人自以爲聖也。豈不妄乎。乃溺其所習。往往乎語之不能通。故不佞未嘗爲人言之。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爾。

承問禮樂古未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證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爲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爲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爲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爲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疑爲樂經殘簡者。信如足下所指擿也。如孔子以前則詩存人口。禮樂皆以人傳之。所

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其事見戴記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録升降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亦譜已祇古譜亾失故謂樂亾者不可謂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所録自古有之益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晏墨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爲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紬詩爲琴歌紬書爲古史詩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録豈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

以書爲文字之學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爲書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是禮也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軍賓嘉爲盡乎禮殊不知五禮

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盡乎禮也此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爲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辭事則莫詳於三禮故不佞以爲士不通三禮不足以爲好古也

承問左傳曾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按丘明作左傳其說尚矣論語左丘明亦同人古來無異說乃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恥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此而後異說紛如蓋六經之外文章之妙無過左傳者古之文章乃先王禮樂之化所生故其絢爛乃爾如左傳易傳禮運樂記是也至於孟子時禮樂

之化漸漓其辭質勝是爲變調韓祖孟子務去陳言故貶左氏爲浮誇此文人競長常態豈足援以爲斷哉宋儒皆韓奴隸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巧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氐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强辨其非古書皆廢適見拗戾已足下所引竊比於我老彭同類者誠然然又有我與汝有是哉願爲之宰之類竊比云我云尊崇甚至者自非丘明匹矣

承問律曆古法甚簡甚愜鄙衷不佞好樂由是推覈聲律之說頗得盡其蘊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求律和聲是律本以人音爲準後世乃以尺度累黍求之所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鐘乃古黃鐘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爲黃鐘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槩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刀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鐘亦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變黃鐘則其數至數十百千萬莫有底止其以爲十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如本邦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鐘必吹一越故堂下樂以爲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爲律名故爾樂家此類極多不足怪已既以一越和黃鐘則其管最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古法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親驗合不隨而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以其人所推驗不過三四十年之久耳必得數百千歲之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故堯典聖人之智乃爲至矣授時曆世所推崇然僅以三四十年之推驗者與它曆同是以不佞末之能信如歲

差古來未有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盈乎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安知數千歲之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往歲增一將來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筭盡時何如也大氐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間以蜉蝣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一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之言但六藝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圭觀美考工記所載鍾簴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孅

惡古亦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三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僞毀偏傍甚拘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而不注爲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己心掃而去之是安在其爲字書乎魏校六書精縕以點畫說性命之理鑿哉是皆不識六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佞未之學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如圓率乃積

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數萬微塵弧不入筭。豈足爲圓率哉。往歲清人獻朱載堉樂書。朝廷俾不佞考閱。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未審其如何。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剏也。韓愈始尊孟子。然尚猶以荀楊並稱。至於宋儒。躋其人於孔子。媲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爲儒者常言。昉于此也。其說益本諸道統。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母乃傚浮屠乎。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後世躋曾子四配。而坐子路廊廡。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其享諸。後儒乃以己之心。黜陟古人。不佞則謂之僭妄已。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徂徠集卷之二十五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三首

與杇土州

嚮承見招。忝溫舊盟。情禮之摯。肝鬲爲吐。在閣下。則平仲善交。可謂復見於今日也。在不佞。則狂奴故態。不啻貽笑於當年也。辟諸美玉之與石。其品固定。而堅之性。迺皆弗渝矣。是它山之所以取於頑質也邪。夫不佞斥跎之士。本非世君子類中物。始蒙吹噓。毛

徂徠集卷之二十五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三首

與朽土州

嚮承見招忝溫舊盟情禮之摯肝鬲爲吐在閣下則平仲善交可謂復見於今日也在不佞則狂奴故態不啻貽笑於當年也辟諸美玉之與石其品固定而堅之性迺皆弗渝矣是它山之所以取於頑質也邪夫不佞斥跎之士本非世君子類中物始蒙吹噓毛

翼頓生。亦嘗感閣下之爲曹丘生矣。一行作吏。游道益塞。益非世君子之絶我也。而我之絶世君子也。賴有天幸。遭逢鼎革。緤絆雖存。樊籠忽脫。不佞之所以强顔復出。消搖市中者。爲故吾尚在也。但以摧抑之餘。六翮皆鎩。不鳴不蜚。五過三年。是豈有所能復爲乎。獨塊然自信已。何意閣下依然比諸席上珍也。歸後茫然。莫知取措。茲因瀧生。往聊布衷悃。渠亦不佞所爲同病相憐者也。伏乞憫之。不宣。

與井可觀

久飫令問。淹想雅型。豈料寵招。忽辱盛款。佳茗美肴。品品而適。微言善謔。往往乎出。散帙賞心。引杯成趣。傾蓋如故。庸何加旃。況値梅雨乍霽。槐夏尚淺。庭柯葱蒨。借涼軒楹。籠禽嚶鳴。侑歌尊俎。盈坐穆風。餘清在袂。歸途淡月。遙標照人。與之至此。感曷能戢。理當再圖摳赴。躬謝殷懃。特以不佞嬾甚。叔夜病類。士安種種不堪。僕僕非長。此自岡山二生。素所諳知。而乃汪洋千頃。必見涵恕也。昨承緒論。深察遠志。大雅君子之道。文章不朽之業。則知謬垂延接。不棄菅蒯者。意亦在此焉。向因下問。頗見愚衷。其所未罄。附具是矣。蓋讀書之與修辭。其原相爲流通。其用判然。彼此

一則有如貨殖。日積其富。一則辟諸囊篋。愈動不屈。是以子產博物。唯資潤色。莊周絶學。乃擅神奇。自古如斯。厥後皆爾。應對記述。官殊其掌。儒林文苑。史不同傳。何則。不但禀質有近。亦緣肄業攸分也。而足下獨嗜挾筴。不務弄翰。以此所爲。求彼所欲。緣木求魚。誠不虛耳。大氐天下之事。在習斯成。不爲何遂。習此此熟。爲彼彼通。故厚積薄發。實爲救弊格言。思隨筆生。迺是摛藻眞境。天機忽發。人籟自從。心匠所運。物材唯取。雖然。豈謂不持寸鐵。空拳無敵。亦曰。何必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要之水陸並進。掎角功易。讀作雙修。動靜資深。但爲足下謙冲秉性。自視欲然。矜持太深。欲發輒輟。遂致典籍之淵。既涉九重。述作之林。未攀一枝。豈不惜乎。不佞忝交雖淺。孰契是深。妄獻狂瞽。敢擬切磋。伏惟蒐納。時下溽濕。起居福祉。不備。

與池一峰

嚮者使印材二。敢煩郢斤。玄上人陸續携至。圭瑁忽合。恍獲驪珠。而後僕之喜可知矣。審眎刀法章法字法。具究精妙。愧所奉弁言迺有未悉也。祇海內無兩。自詫不失言耳。又承印譜。近入乙夜御覽。不意蠅附千里。深托洪庇。因知翁所爲龍靈。不啻毛楮輩與有

輝光而已。理當面謝。會有新憂。荏苒不果。已復一日。迫臘參半。此因上人過訪。聊附致訊。時下沍烈。千萬自嗇。嗣竢改歲載陽。乃謀負荊以鳴魯皐之罪。不備。

丹侯章未至。彼人好學。非尋常貴人態。深祈翁以爲意。卽於僕如再捧天球矣。

又

是日玄上人袖印二來。謂曰。向者丹侯所丐池老人所鐫者也。循而眡焉。粲然如髮。眴然如畫。厥美也美似余向所獲者矣。向者余業已以丹侯之命。致諸老人。而後迺聞諸或人之言。老人未嘗爲侯伯大夫有詰爵者而鐫其肘後所繫者。是益慕文衡山氏之義也。而有加焉。予於是乎益高老人之義。內自愧恧。以謂其爲予匪人哉。雖然丹侯不以有所挾而交予者也。上人其以此意而傳焉邪。予豈以其有爵官而爲之丐焉哉。況上人紹介之乎。以是自慰焉。又以是而旦夕望其破格肎爲焉。及今獲眡其成也。予喜而後可知耳。丹侯方在國。明日謹致諸其邸。則丹侯之喜亦可知耳。邸大夫急遞以致諸國。豈翅喜獲其所鐫之美而已哉。亦喜其不以貴人而視之也。予亦喜其不以爲貴人之徒也。記春月訪老人市中。而值其不

在。悵悵然歸也。以予之多疾。而不獲旦夕繼見也。聊述予之以喜者以謝之。其所不能悉者。則上人道之耳。時霖雨未已。溽暑病人。萬惟自重。不備。

與樗僊

向聞足下近來好畫。畫訖便壞。不復示人。眞好哉。眞好哉。古人唯有龍門子。作文章。必欲藏名山。還造化也。足下之還造化久矣。知其與造化徒也。予之求足下此耳。欣然見肎。可謂不唯子期知伯牙。伯牙亦知子期。開幅竹一菊一蘭一。瀟灑三徑九畹中物矣。大抵時工輩。胸中未嘗着丘壑。何有三友哉。覺足下樗僊之號不虛耳。五大夫久爲炙手之熱。變色。嗣後或獲還舊時之青。敬謝。三友獲主人。則亦當不落莫。是乃誒足下謝耳。一粲。

答崎陽田邊生

舊臘書。今春從石生所致之。披焉情義懇惻。映徹乎行墨閒。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至此。不知病拙以何得之足下也。所示詩若干首。想皆高先生所刪定。何容於言哉。雖然。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之至此。又何容於默哉。因一二述吾黨學詩法。以酬來意。料亦無益於吾黨外耳。夫詩情語也。喜

怒哀樂鬱乎中而發乎外。雖累百千語。其氣不能平。於是不得已而咨嗟之。咏嘆之。歌乎口。舞乎手。片言隻語。其氣乃洩。吾情可以暢。故詩之至長者。纔與文之至短者相抵。而二者並行于古今間。莫有優劣。漢代兩司馬。唐工部昌黎。互有偏長。而各不相下。是無它故也。詩情語也。文意語也。所主殊也。詩原三百篇。三百篇首風。風首關雎。而其所言。不過夫婦閒相思相慕之情。別無若干意思曲折。辟如春風吹物。草木燁然著花。方是時。黃鳥之聲嚶嚶。雖極粗俗人。莫有不愛聽之者。而細繹其嚶嚶之聲。又何有幾多巧妙之意。可說可言者哉。乃至鸜鵒猩猩。則語語有意。聲聲有義。然終不能勝嚶嚶之聲而上之也。此詩之所以主情而不與文章同科者爾。六朝至唐。皆其流風。獨宋時學問大闡。人人皆尚聰明。以自高。因厭主情者之似癡。遂更爲伶利語。雖詩實文也。蘇公輩爲其魁首。餘波所及。明袁中郎錢蒙叟以之。胡元瑞所謂詩之衰莫衰乎宋者是也。是又無它故也。主意故也。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亦主意故也。夫以和訓讀書。所讀雖中華書。必顚倒其上下。以從和語。究是和語。夫和與華。同在意而異在語。故以和訓讀書。唯得

其意。不得其語。昧者則見以爲語載意。意得而語從。殊不知均一意也。而有古今雅俗種種語。其於詩亦然。均一意也。而有三百篇語。有漢魏六朝語。初盛中晩唐宋元。是語以代異也。古風近體律絶長短五七言。是語以體異也。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之不能盡夫詩也審矣。且夫情唯喜怒哀樂愛惡欲。而意之曲折萬變。然意之曲折萬變。可言而盡。無復餘蘊。至於情。其名雖七。而態度種種。不可言而盡。唯語之氣格風調色澤神理。庶幾可以發而出之。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之不能盡夫情也亦審矣。故予斷以爲學詩之法。必主情而求之語是已。此方之人得意而不得語。其於唐詩也。茫不見趣。於宋詩也。愈覺有味。不亦宜乎。今觀足下詩。亦多類宋者。雖高先生詩亦爾。夫能解中華語者。宜莫崎陽若焉。則何至於以和訓而讀之哉。吾聞之。高先生學原僧獨立。獨立禪。禪家偈頌語録。皆出宋世。淵源所自。意或以此。足下若以蘇黄勝李杜。宋勝唐。則已。不則學唐學李杜之道。乃是已。足下能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寄詩相示。情義懇惻。映徹乎行墨閒。則其意若不足一先生之言者。故以此告之。孔子曰。後世可畏。足下其

曷諸不備六月十五日

與佐子嚴

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業慨然有志乎復古於是昭曠遠覽乎千歲唯明李于鱗先生王元美先生則殆庶乎哉迺日夜心儀其所撰述以至於想見其爲人何如丰采何所似也精思所至恍乎時或一交臂而倏失之忽忽乎若有所喪焉因謂今距二先生世僅將過百年海內之廣豈莫有所謂心畫者邪安所從得其碎錦片玉者以賑然相對于几案間旦暮而遇其人哉而不可得已客歲富春山人寄示鳳洲臨跡猶爾葉公之好哉山人止言奧有眞者而不謂其爲足下也心甚憙欲之暨乎朴上人來訪譚松島之勝以撩我思而我不能往則旁及足下妙乎丹青伎也又妄意欲足下一借其出者以臥吾之游焉而又不可得已會春月鄙壽徵詩山人書中偶爾及之亦自鳴我心耳豈必得之乎本月二日忽接貴宗人致足下書敝廬破緘讀之亾論其辭義兼摯皆肝鬲語也果然乎吾游可臥眞龍猝至譬如自天錯愕莫措徐而察之足下之割其愛也不佞何德之修以得此于足下哉加之壽詩一章宛然大雅之風土物篚

之。坐享遠方之味。甚盛惠矣。乃者足下與山人相善。而推山人之愛于不佞者。可謂君子之義哉。不佞雖僻惰乎。亦何敢辭。敬裁四絶。以答徽音。併布區區之忱。忱不可盡矣。惜尺牘之垂盡也。臨風長吁。永矢弗諼。葉五臺一軸附上。聊供足下風流之賞。非酬也。餘心照。不備。

又

香師至。得足下書。審足下所以善眠食者狀。足慰遠懷。不佞劣劣依舊。祇日日爲二三少年所躅擲。絲弄竹。鬨笑過日。時憶所以與足下約也。迺見牽奪。中廢遂已。忽承見責。愧汗殊甚。必當與意勉強償食言之債。足下其斯須之哉。詩一首奉贈。不備。

又

頻承書諭。不時相報。深可愧汗矣。香上人書來。亦及足下健食之狀。堪慰遙懷。不佞近歲漸衰。不及與足下相見時也。且賴酒力消遣。則去秋患咯血。殆死。偶有幸獲神醫。以愈。後比前時。體中稍佳。然怯酒不復飲。以故精神轉萎苶。已詩選一事。嚮已與足下相約。爾後時頗留意商確。其中有一二不易旌者。是以數歲未成耳。伏冀勿怪。壺碑日前與滕廣澤話及足

下事。渠亦莫閒必當上梓以酬足下好古之志也。豐侯豫侯墨蹟各一紙奉上。豐侯矜持不妄書。近懇其侍史所得是已。豫侯則足下未嘗乞。然其人善詩善文。書亦遒上。好客下士。原嘗不啻也。求諸開國來諸侯中所無。則亦開闢來所無。可謂今子建矣。足下其寶諸。餘未旣。

又

朴道上人西歸時承惠書。書過而上人不見過。爲之悵然。及夏又附書香老筒中。以疾而不卽報矣。疾今稍稍愈。魯人之所以臯。豈翅魯之罪哉。不佞因疾而

知哀。乃力疾著書。因是而又樂以忘憂。詳諸富春書中。足下亦非外人。宜就叟而觀之。愼勿語之外人哉。不佞又選唐後詩。漢後文。若干卷。其唐後詩。庚集辛集。旣付剞劂。鬻與足下所謀畫者。嗣當寫呈。足下其舐筆以竢之。其淹五六年。亦曰魯人之臯哉。若壼碑。廣澤任其功。不佞乃得稅駕。遂不受足下督責。可謂幸已。仙島之勝。足下每口之不置。如不佞神飛何。不佞爲司空之令所驅。移居西郊。去爽塏而就湫隘。亦不能詩酒高會絲竹嗚嗚若曩日矣。然幽僻可人意。愈益想仙島之勝已。不備。

復松默軒

兹接尺一。兼貺詩章。獎譽過當。深可悚愧。緬惟足下。韜略名家。早籍雄藩。是自海南明珠。價高連城。其非燕石所能伍者可知也。已不佞老廢。不能修禮樽俎。切恐相鼠之譏。貽累弊邦。是以一切謝絕賓客。養痾郭外。世之所皆知也。祇一二同志者。不無慕羶。遡其堪敎惰相視。而共把苦竹林中。醉後嗚嗚之聲時聞於外。遂致世君子謬謂可與共交焉者。是足下之所以見求邪。雖然。草木之臭味自殊。豈可以勉強爲乎。亦不思之甚也。時値寒甚。手顫嬾于削牘。徑旬逾月。轉增罪戾。併祈高明恕之。不備。

復松崎生

接書。審平安。曷勝欣然。承喩貴邑某寺。設有八景。乃欲命不佞爲記。忝蒙不鄙。屬以文筆之役。此誠盛事也。不佞僻惰一病。夫奈近年人傳浮譽。多以文章相推。而其一二可黽勉從事者。間或有之。然至於紀勝一事。槩不奉命。何者。山川草木。各以地殊。苟不足躡其境。眼熟其勝。烏能勝其任愉快乎。若或漫然剿襲古語。敷衍成篇。是世俗常套語。無係著。浮游不定。此記可以爲彼序。換其頭。革其面。那甲移乙。唯言所欲。

千篇雷同。齊出一轍。不佞所甚厭。是其由也。然人殊學術。世之習宋文者。或以爲當然。則不佞所不知也。祇問諸不佞。譬則投獸湖海。求其浮泳。放之雲霄。欲其飛翔。何異也。獸之不能。不無鳥魚。伏請足下它求可也。餘期面晤。照鑒。

復三浦峯庵

嚮因書肆人。寄示劄記一紙。時偶乘醉。傍注數語。既而醒矣。深恐觸忤高明也。何意不以爲過。惠以華緘。辭語懇懇。謙冲自處。雖未接儀型。而足以見其所蘊已。不佞世故業醫。而於醫實無所得。故更事筆硯。而今言醫。寧能免大方馮婦之誚哉。且隨筆一書。本出一時遣興。絕無意于問世。誤落剞劂之手。廣布海內。高明君子若足下者。競起相尤。海內固當滔滔。不佞亦何怪之。但人各有見。我以我所見。足下以足下所見。各執所見。則何能一也。若或足下有意乎不佞。則當就不佞問之。不佞有意乎足下。則亦當就足下問之。今則不然。徒以書牘相挑。是好爭也。夫好爭者。君子不爲也。不佞始未嘗知有足下。而觀足下所言。皆汪機張介賓等常言。無足怪者。不佞雖固陋。亦嘗一二涉目。是不佞無意乎足下者審矣。獨怪足下之書。

似有意乎不佞。而徒以書牘聞理。是恐非君子所爲也。不佞不敢置對。且書中以大極爲元氣。則足下必浸淫乎仁齋之學者。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則假使足下有意乎不佞。其說甚長。豈尺一之札所能盡也。且海内諸君子。其學雖富。其知雖崇。而率皆未聞文字之業。顚倒錯置。語非其意。今讀足下之書。亦有一二不可解其意者存矣。叚使不佞置對。足下亦當然。爾則書牘如織。何益乎學。呶呶喧豗。徒傷其德。禮德必反。因辱惠書。故聊布衷。自此之後。敢請金玉其音。

復超諸公子

不佞僻惰一病夫也。未嘗諳人間事。何況求聞達於諸侯之邦乎。忽承華簡。恍如天降。重以嘉貺紙布二端。大邦勝槩和歌一冊。儼然至前。而不知其所以繇來也。爲之茫然莫措。問之致書者。而後始知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捧以讀之。而後始知足下雖昧其平生乎。亦有意於不佞者也。因思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豈有所求於不佞哉。不佞僻惰一病夫也。亦豈有所求於足下哉。且君子無競外之交。唯孔子問禮於老聃是已。是足下亦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

已。夫海內諸侯之邦。莫大於大邦焉。而大邦之多君子也。其修先王孔子之道者何限。乃不遠千里。辱及不佞。是足下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者。亦可謂至已。然後北向再拜以受之。雖然千里亦遠矣哉。不佞終莫有所裨益於足下已。是雖受其貺乎。不佞之心亦竟莫有所釋然已。有弊扇一柄。華人之製也。不佞藏之也久矣。北嚮再拜敬獻之足下。足下其以之敷揚仁風。而輔大邦之化於無窮哉。是亦不佞之所以有意於足下也。豈以爲酬之乎。不備。

又

再報手札。捧而讀之。亹亹數千百言。能推赤心人腹中。始信足下非人間世人也。已世道益岐。本質皆喪。獨喜大邦之人。多有淳古風焉。仙城之名。豈不信哉。而足下乃質直不飾。謙虛忘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承索下里之辭。既已定交。豈敢媿其陋以自掩哉。祇如大邦名山大川。目足所不及。烏能言之乎。且集中所載。皆天朝名公卿所爲題咏。豈容韋素廁其間哉。雖足下教之。禮不敢奉命矣。伏乞勿怪。春日載陽。鳥嚶其鳴。野人暴背。寧必無一二呻吟之聲可托諸毛穎者乎。嗣當寫瀆。不備。

又

地接蓬瀛。迎春當先天下。人肖姑射。享祥豈比人間。伏惟足下。福履綏之。遥枉華牋。兼貺盛儀。寵賚茲多。感謝不尠。謹此裁答。不備。

復柳川內山生

不佞嘗在藤豫侯坐。見柳川紙。潔白如雪。頗似華牋。因思是必水土之美。乃產尤物。物既若斯。其人可知。然生平寡交。未能見其人。以爲憾也者久矣。是日忽辱足下書。捧而讀之。謙恭之至。趨向之盛。是豈鄉者所欲見其人者非耶。大氐世儒者。固守其家學。敝帚

享之千金。是其自是之見。乃舊習所錮。其陋可知。間或自知其不足。然浮夸衒世之心盛。而不能自卑以求人。亦厚嗜世味。汩沒流俗。其不可以入于聖人之道者矣。今足下能祛二者之蔽。謙恭之至。潔白若斯夫。至若見推之盛。則自足下慕華風之深。草木臭味。宜矣。予不佞得足下書。而信貴邦所產。寔有其人。如足下者。足以酬夙心。不亦喜乎。雖然凡海內之士。求交于不佞者。不佞未嘗不竭其一得之愚。以進爲者。是茂卿也。今廣潔白之義。以爲足下之報。請勿忽諸。夫曾子有曰。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以尚焉者。故潔

白之至。但孔子爲爾。後世儒者。誰不宗孔子。然皆溺其所習。或朱或陸。固守不化。不佞前年所著蘐園隨筆。亦猶是耳。則足下所以見推者。豈盡能免之乎。夫六經者文也。故欲學孔子者。必自文章始。文章之道。論世爲先。故善爲而後六經明。孔子之道可得矣。古博學之。故學之道。莫博若也。足下其博學以識所謂古文辭者。而後潔白之義。可得而廣也。不爾。固守其所習。是朱陸耳。曷足以爲孔子乎。若或取諸己心以爲道。是己之道耳。豈古耶。且三代而後。雖中華。亦戎狄猾之。非古中華也。故徒慕中華之名者。亦非也。足

下其思之。不佞所以報足下者止是。書不盡言。爲之望風悵然。不備。

與佐生

辱惠書。知足下旅況平安也。聞從東厓氏游。古云。博學無方。朋黨相軋。非君子之道矣。況海內寧復有踰伊氏者哉。足下其勉之。適病肺臥蓐。作報草草。

答島謙叔

足下處西海。不佞處東海。中間相距三千里。眞古人所謂風馬牛不及者。豈不遼遠乎。迺接翰札。懇懇教之。不知不佞有何德。而辱勞遠方君子至于斯也。伏

讀其辭剴切深至。傾心見推。雖未能奉顏色承謦欬。亦足以想其爲人焉。不佞已從竹先生游。則宿學耆德。恂恂乎洙泗之風哉。又與其高第弟子稻君相識。得其詩誦之。則翩翩之才。後進領袖矣。若足下。則亦質直好義。過於人焉。深山大澤。龍蛇所生。而今而後。信乎筑之爲大邦哉。不佞謏聞寡陋。未足以動衆。而辱大邦君子之知。若是其盛者。可謂幸已。承喻蘐園隨筆一書。不佞一時惡伊氏務張皇門庭所著。當其時。實未聞道。以今觀之。華辯傷德。尠識害道。深可惶愳。譯筌。迺村夫子教小兒號嗄語。何足以掛大方齒牙哉。併蒙獎喻。愧汗浹背。蓋古聖人之教。不出於詩書禮樂四術。學者優游乎其中。務以成其德。德成而後所見自殊矣。豈有嘵嘵之辯乎。後儒好辯。自孟子始。孟子書。莫非闢楊墨尊孔氏者。是其著書本旨。洎後世。餘弊轉滋。迺以明理爲儒者本務。殊不知德之未成。理由何明也。不佞昔年亦坐是弊。心實惡黨。黨由是立。辟諸惡影日中走。豈不悔乎。近來唯與竹先生及一二同志言之耳。知足下亦有意於不佞者也。故聊布區區。書不盡言。萬惟亮察。不備。頓首

與肥大夫蘭岩

逖哉西土。雖以足下之賢。世爲大藩毗輔。而樹風猷於一方也。五六年前。僅得聞諸大潮師之言。私心竊鄉慕焉。已亦唯風馬牛不相及矣。不佞汙。豈求欲納交於上國名大夫。以爲文苑重哉。近者因大潮師。而又得識寂通師者。徐而問之。乃足下之令子也。足下業已捨其子於釋氏。弟子之。釋氏之道。父不得子之。則弟子之。俾其頭陀。爲行鉢盂。爲生徒。跳千里之外樹下亦不三宿。而弗顧也。嗚乎足下。豈恝然父子之愛者哉。其意謂道如是矣。是非古之能約情合道者。烏能與于斯。則愈益識足下之賢。已益寂通師有志於文章之道。乃從不佞遊。觀其爲人。聰慧精敏。古明教覺範之流亞也。段使博之以典籍。假之以衣食。優游以厭飫之。交友以切磋之。不出五年。必能成其志者矣。乃其頭陀爲行。鉢盂爲生徒。跳千里之外。樹下亦不三宿也。是何以能成其志。豈不可惜乎。釋氏之陋者。乃謂何以此糟魄爲。夫苟以糟魄乎。則棒喝偈頌何殊焉。且衆生皆有機宜。是以香嚴以香。妙音以音。龍樹以外道。豈必一途哉。況瞿曇稱文中王。而今之海內。獨文章寥寥。於釋氏者何耶。足下盍小與之衣食典籍之資。俾周旋東都搢紳之間。以成其所志。

則明教覺範復見於今日者。豈非足下捨其子釋氏之至願邪。不佞儒者也。非奉釋氏之道者也。然天下之善一矣。故既聞足下之賢而信之。又識寂通師之志與材而惜之。是以不顧唐突之罪。千里修書於足下者如此。伏惟鑒察。不備。

答和君實

次公此來。語足下不已。及見其詩。乃知次公不私其黨也。足下益海內才哉。少頃出足下書見授。捧讀之後。益信之矣。琢玉之喻。古人不恃美質爲爾。足下唯思之。辱足下高義。且六十老翁。心急甚。不欲金玉其言。伏冀足下唯思之。生質之美。加以學問。博大高明。何所不至。不佞所願聞也。不備。

復子華

承尺一之貺。副以瓷杯二事。披閱辭義。懇惻深挹。盛意近作若干篇。足快人意。始見文章二長兼之。何其優也。伏惟足下寔富春秋。苟能黽勉。千秋之業亦易易耳。時下秋霖涉旬。寂寥殊甚。次公以促裝故。亦久不來。試扣足下所惠物。鏗爾作哀玉響。恐玷。遂已。何日得聞足下長嘯聲。意亦爾爾。臨風悵然。不備。

復谷大雅

寥寥乎大雅足下。茲接尺一。知足下平安之狀。喜慰何加。二三復來。美恍如握臂邸中。時覺鄙吝去體。焉益不堪寥寥之憾。已書中所言。乃近觀不佞學則附錄中語。掊擿二三。欲以觀不佞答辭。然此事不佞不欲辨。何則。人各有所見。何必能同。所見雖異。足下不能外孝悌忠信別爲道。不佞亦然。則均是孔門之徒也。何必爭其異同。且孔子時。書無定義。各從其人所見。故如引詩書。其義處處皆殊。請舉一二。如於緝熙敬止。在詩止爲語助辭。大學則止於至善之至也。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詩本言上天不可法。故法文王

而中庸乃言至德之作不動聲色。此類不遑枚舉。可見其無定義也。孔子時學問皆如是。故不佞謂苟能以孝悌忠信爲道。何必爭其異同。且前年與足下數相見。時言談之餘。時或有所觸發。然足下不以爲意。漫弗之省。是足下善於宋儒之學。心深好之。故不佞之言不入耳。其後既歷數年。足下好學。益博讀書。然所讀皆宋後書。大氐宋以後。不啻經術。至於文章經濟。旁及醫卜諸雜書。亦皆程朱流風所浸淫。故所讀益博。理學之蔽益牢。不復自覺。已不佞則殊於此。因學古文辭。日熟古書。目不涉宋後者。十有餘年。稍稍

知有古言。而不與後世之言同也以古言讀之。宋儒之解。無一合者。如彼附録中所載乃僅僅萬分之一矣。是豈得一一傾倒以語足下使無疑乎。要之樵子問山。漁夫答水。枘鑿不入。果何益乎。以不佞觀之。程朱亦豪傑絶倫之士。豈不敬畏。祇其解不與古言合。則非孔門之舊。別立一種宗門。不佞竊劣。豈能知聖人之心乎。亦豈知宋儒果非而不佞果是乎。然吾所謂古言。推諸古書。一一脗合例證甚明夫宋儒縱聖不知古言。而得古聖人之心。萬萬無此理。故不佞終不能弃己所見。以强從宋儒耳。觀足下所引諸文皆

用宋儒之解。是足下滿腔皆宋學。更無它物。不佞雖辨。豈能使足下了然無疑乎。足下既以不佞爲非。則斥不佞之說不用。是無憾矣。萬一或以爲有理則伏請自今已往。絶目不視宋儒書。一熟讀漢以前書。則足下聰敏。年尚少。數年間必知有所謂古言者。夫然後宋儒之解。罅漏百出。不復竢不佞之辨矣。不佞所以答足下盛意者止於是。若欲口舌爭之。水火氷炭之不相入。轉增紛吹耳。惟足下亮察。不備。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佞從季秋深病。荏苒以至今日。尚未全愈。祇近

來藥餌有靈。頗覺痊理。且啖食精神。不減平日。是無憂耳。謹此附告。

徂徠集卷之二十五

徂徠集卷之二十六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二首

與江若水

昨日惠書偶俗冗不在舍。夜深迺歸。是以答音遲遲乎爾。知足下罹痱疾。聞其困君子也。未聞困逸人也。痱之得稱俞見其當哉。冠玉之事。承見敦督。不佞茂卿之有枕癖也。得意之作。必成於黑甜之餘。本色迺露。獨奈數日來官事如雨。華胥路阻。若以職廁文儒

來藥餌有靈。頗覺痊理。且啖食精神。不減平日。是無憂耳。謹此附告。

徂徠集卷之二十五

徂徠集卷之二十六

書牘一十二首

物茂卿著

與江若水

昨日惠書。偶俗宂不在舍。夜深迺歸。是以答音遲遲乎爾。知足下罹瘧疾。聞其困君子也。未聞困逸人也。瘧之得稱。俞見其當哉。冠玉之事。承見敦督。不佞茂卿之有枕癖也。得意之作。必成於黑甜之餘。本色迺露。獨奈數日來官事如雨。華胥路阻。若以職厠文儒。

蟁沒把毫。倚馬之敏。亦所不辭也。然是自仕宦上事。官樣文章。奚益足下哉。遲數日護養。氣體稍佳時便好。上道文亦或成邪。是雖未可必乎。天旣借我良緣。傾蓋若舊。湊巧兩便。何謂之必無也。來書曰。年後少差來見。竢之竢之。

又

書至。知翁益健也。蒙惠古文孝經一部。未審此書何歲上木也。此間希覯。誠足珍矣。承令嗣將有三加。祝以字說見委。千里之需。難乎謝不敏。而其皐緩見于辭焉。它近作文一篇。詩若干首附貢。其爲吾藏拙可

也。若夫所需官樣文章。迺吾生平所大不滿意者。辟則有韞玉與武夫櫝中。雖人或索武夫乎。何必迺薦其不貴重者哉。要之皆非玉耳。亦各言其志也。東行吟留之日久矣。近者　憲廟卽世。遂爾放閒。而後方迨得受讀卒業。從事丹鉛。已謹呈案上之玩。何評之有。亦各言其志也。烟譜更須考索。迺成。惟自愛。話心何日。不堪悵然。

又

足下惠書三次。屬和之什。烟火之草。加以獨麟來鳳。及伏陽貫隆父。屢爲稱道其意者。何其厪乎。余所不

卽報者。昔仲尼在齊。聞韶學之。不知肉味。不佞茂卿益亦其徒云。問笙浮屠說頌。瑟師湊氏。則參差之翼翼秋秋之鳴。女媧之所像。嶰谷之所寫。箾武美善。漢祖示不相襲。與夫明妃之嘆。陌桑之唱。唐代佚傳。淸平三調。扶南天竺。高句驪。胡笳羌笛之音。宛乎有存焉。反求之生平所睹記載籍中者。論倫皆合。有味哉。其節族之間。辟諸趙簡子享帝臺也。鈞天七日。何啻人間世三月哉。殆乎不知日出月入。如狂如癡。一切皆忘。響壁詹詹。悉中宮商。侍史從旁操簡錄其言。稍稍成緒者亡慮十卷。然後大樂易簡之旨。律閒聲氣之元。人受橐籥。八風投會。華夏舊音。洋洋和雅之度。旋宮十二。失諸繁蕪。曲譜制器。疇人所守。以及絫秬候琯。量衡生準。諸妄。宋明諸薦紳先生。世以知積苞塞猶鬱者。聚訟未讞者。咆然犁然具是矣。旣寤後。自誦自賞。不自知其從何得之也。是其所由以發聞問之由。雖然。篇帙浩博、未足以郵致足下。前。祇以自解嬉嬾之嘲耳。足下居距天王寺。想當不甚遠。不知制氏輩亦有能言其義出於聲容之外者否也。鶴殿蘆葦。有所爲謳子者否也。安所得足下詩被之匏竹者哉。春風初動。黃鳥侑酒、酒頗不佳。輒思足下所自詫汲

奠水釀成者如何已。若夫所徵駁隱元碑銘者。予實無此事。足下或得之傳聞之誤邪。朝野塤篪集。予陪臣不敢當其朝字。塤篪終非伯仲。故不再和。其思諸不已。

又

本月十日夜歸。燭下得足下書。急破緘展賦。則足下與韓使相酬和詩。及館禁嚴不得入者狀。宛乎在目。想足下其時作何態。遂至失笑也。好事癖。一至于此邪。足下憧憧爲利往來。嗚呼當今世不可無足下矣。夫三韓獷悍。見稱于隋史。而不能與吾猿面王爭勝

也。後來迺欲以文勝之。則輙拔八道之萃。從聘使東來。猶且不能勝足下而上之矣。往昔唯新羅女王一篇收諸品彙中。今則其南姓者。稍爲彼善於此耳。去年來。一國人如狂。吾不知其何爲而然也。晁卿之雄與謫仙摩詰相頡頏。距未千歲。迺至憚此輩。爲何其衰也。使人嘆息泣下。獨恠馬島雨生。猶能識吾縣生吾又不知其從何處得此眸子來也。足下以爲奇事。不亦宜乎。予今買三頃許地于牛門西。爲客星橫足處。偃蹇其中。且朝且暮。聞足下族明歲東游。則相對剥芋瀹葱。同眠松風。敢請勿以言實其腹。夏初得所

惠鶴殿蘆數十莖。上有詩。詩佳甚。祇以其謂寄善篳栗人。而予不善。故不敢和。其蘆以作踹子。畀善者使吹。其聲迺佳。似詩。其時書。以苦暑故不報。足下猶爾不見嗔。遂使予不得不有此答。嗚呼好事癖。一至于此邪。此復。

又

吳服街送致足下書。因審足下安穩。大足欣慰。不佞病嬾依舊。亦無它異事。勿勞遠想。所諭譯筌一事。已屬香洲。儘力承當。乃不容從旁掣肘。但瀨尾者千里來索。其誠心何可拒卻。理當與香洲一商量。而香洲昨夜飄然奧州去也。奈何奈何。詩俗語等諸筌蹄。不留藁本。何以塞來意。雖然。是皆我胸中所出。藁本雖失。舌尚在矣。倘或得一二後生心慧筆敏堪受寫者。不過一二月。藁本失者不追而得也。不佞不敏。學乃日覺少進。則再成之藁。未必不勝舊日者矣。獨苦此方近來。却少聰慧堪筆受者。已煥圖沒。工夫亦不能寫文罫作足下人情也。聞或人誚予。序中有顚倒處。此自下等人說話。無足怪者。就此一語。尤見其未到田地。字義誠多事。至於語理。本有天生自然之則。一得其窽。欲違不能。任口隨筆。縱橫皆眞。何擬議安排

之有。其根本分岐處。在以和語推漢語。與以漢語會漢語也。或人所派。是近世精細學問。其於讀書法亦搜抉無遺。但其所未達一間者。亦在由和訓而入焉。是以究未離和語境界也。蓋其作文字。一字一句。皆將古人文字來爲例爲格。依樣畫葫蘆也。夫古人書不可查盡。今日事亦無窮極。畢竟學未到放手處。安得語語無差耶。吾黨則異是。其法亦只以漢語會漢語。未嘗將和語來推漢語。故不但把筆始無誤。平常與同人輩胡講亂說。語語皆漢語。莫有一字顛倒差誤者。侍史從旁錄之。燦然文章。忽成卷軸。設使或人輩視之。則當愧死耳。吾黨學者。雖睡中寢語。亦不顛倒。而或人輩見以爲大小大事。豈不憫笑乎。然吾於文戒中必諄諄乎此者。此乃受學之基址。故設以爲入門蒙生第一關。透得此關。纔得爲無學識不會文章的華人耳。如年年來長崎張二官李三官輩商客何足尚爲。若夫一派學問雖高。基址不立。如陂陀地上建九層浮圖。緣何不歪倒乎。嗚呼。吾豈但憫笑夫輩已哉。昇平百年。海內文章。當興不興。此吾所深憂也。足下其爲洛下留心學問者。致是意可也。和韓唱酬錄未出。故未審雨森何所道。別楮承慰。多謝。日下

暑甚。自愛不備。

又

近因喜兵歸。修報書。及拙和一章。䕶園隨筆二本附上。想當達矣。吳服街。又致足下書。悉足下家內大小平安。可慰。迂拙如舊。請勿勞遠念。縣滕二子詩。旣以付梓。梓成。亦要足下揄揚廣布。以不致剞劂吃虧。是祈。承問東郭瑕疵處。畸賞中略略道之。見自當委悉。此不欲更勞毛穎。芳氏二火辨妄三本。遠示相及。以丐評訂。是誠君子不恥下問之意。理當細加商量。酬其來意。道理言辭。固是一端。然欲修辭。須先問其理。予未得芳氏所言之理。則茫難下手也。大氐素問說運氣處。本自宅書攙入。細玩文辭。迥然不同。況素問雖祖述聖人。其書出戰國時。採綴緝成。有如百家衣體者。其理有不合造化處。語亦非如六經精粹者。今外六經而欲一一据素靈以斷造化。是難矣哉。如火有君相。易範所不言。而方技家自有深意。但措語不瑩。竟招紛紜。不知芳氏於其本原處。無少疑否。是其大本處。又觀芳氏所論辨。語意大欠醞藉。近年闇齋仁齋講學洛下。此風浹人肝髓。夫心淺者氣躁。見狹者語激。理固要明白。論固要正核。而不可如是訐譏相

尚也。予每愛薛立齋。其與丹溪治法大殊。而其十六種中。未嘗一毫肆謗。可謂方技中君子也。今芳氏所著。卷帙浩博。非草率所能了。且予心所未信。而勉强爲其人潤色華語。此以予爲譯胥也。予雖不敏。所不敢矣。且非極惡口。則不慊芳氏之心。此予筆頭作此無賴事也。亦予所不敢矣。足下宜將此語芳氏。是可也。又承拙椷頗成軸。中有二通國字書爲憾。可見足下好事之至也。然足下所問瑣細。不答則負足下之意。答則恐少年窺人。故不得已特作國字書者。此政欲其不傳爾。如嚮答論或人事者。醉中作書。發後噬臍矣。此後事及細屑。依舊國字書。足下勿憾哉。文海披沙。予所不經見。倘一借示。何幸過諸。芝軒集序。謾弄拙斧。請子細。鳳洲果來見。誠是有意。但下根下機。無自立處。守人說話。要無成就之期。已譯筌題。言十則。是予無隱乎爾處。過密中。嘯歌皆廢。時下漸寒。自嗇不悉。

又

憶新年對梅花。輒思浪華間有高人。正爾鬱陶。則足下緘至。所惠墨。急取磨之。異馥與梅花相發。眞豐山香哉。雖然。非高人贈。何迺爾爾也。杜鵑報夏。則足下

詩至佑以足下臘釀輙又覺與南風之薫相發猶爾作梅花氣也愈益鬱陶弗已足下其以何日東下邪嚮在書肆怱怱作書以畸賞三十部相托不知都畿間有能讀者乎隨筆何日脫木芳子書情義俱至洞簫雅甚名工所斲貞寶玩哉欲作書相報未知其別號謂何也伏乞後便見教予令修　憲廟實録老藩命之以故矻矻刀筆閒譯筌二火辨妄工夫皆爲其所奪也時漸熱瘟癨並行千里外不知何如萬惟自重不乙

又

舊臘辱書知足下亾恙者狀時方歳事倥傯未暇裁答新年來春和早回花鳥爭媚因有懷足下作探郵馳報須因鳳洲來訪從旁窺見足下書乃知足下激甚也爽然久之足下何以有是言徐而思之夫不激何以得爲足下哉雖然不佞獻評原爲千秋謀古人曰汚不阿其所好是何故也文章天下公器董狐筆豈輕高下其手乎叚使獲愠足下亦所不悔且夫中唐亦非易易昔者錢起與王維輩相酬和也尚且不欲立盛唐諸公下風於是乎新調遂起可謂豪杰士矣弇州晩年枕籍長慶而謝茂秦在七子中獨稱異

族。則足下亦何恨也。足下所師。非鳥鳴春邪。鳴春晚唐宗匠。雖孟賈所不及也。足下乃以中唐自鳴。大氐海內言詩者。不超宋元而上之矣。間有一二唐語。其調錯雜不足稱述也。獨鳴春先生。劇濯自振。克成一家。足下青藍。不循故步。故予嘗謂京畿間。孰能過此二子。烏紗青天。吾其誰欺。若或以盛晚相猜。殆非知詩者。蓋詩以格爲別。高華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而足下詩有此邪。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足下則肖之。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而非鳴春不足以當之也。足下以此自印。自當得之已。又承足下於不佞詩。未得其意味所在。此一語。所以墮中晚也。夫盛唐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古人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吾東方學者。以和訓讀華書。故其病多得意而不得語。吾於崎陽邊生書具道之。今謹附上。伏請賜覽。足下或欲因此一激。遂望最上乘。則一二年間東來。目擊道存。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要在棒喝下一汗。而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雖然。足下或能以滄浪詩話。廷禮品彙。于鱗詩刪。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朝夕把玩。詩亦在阿堵中。何必待不佞也。吁不備。

盛唐詩。亦非無意味。然以意味求之。終沒交涉。所以謂僧瑞下根下機者。平常袖詩來求改竄。極力改竄。何得盛唐。辟如牛與馬。戴角馬頭。圓其牛蹄。牛自牛。馬自馬。豈容强合。故學盛唐者。要有轉身處。一託胎天女腹中。咳唾皆非人間語。記伏陽貫隆甫來以詩見。予當其時。五來五呵。十來十擯。然後彼嗒然有會。但以欠修力。尚不得爲開天人。可惜。足下無已乎。其皇甫子循乎。以六朝語爲中唐調。萬世奇絕。足下豈無意邪。

蘐園蘐字。予未嘗用萱字。喚牛喚馬。一任世俗。何必改作。大氐求世人遍知。是學者大病。

芳子辨姿。予尚留在几上。此非無意者也。但非彼人裁書自請。決不能下雌黃矣。何者。其人盡畢生力作是書。豈可容易改竄。正慮後禍也。

又

郵筒麕至。報以一柬。無乃憾嬾夫之益嬾乎。伏枕三月。紙筆悉荒。時維南風之薰。足解吾慍。蹶然而興。取足下所贈數篇而誦之。恍若游乎難波之浦。與蘆蒲中人語矣。欲和其一。觸喉而止。都下苦哉。念益思足下耳。蘐園隨筆。今已布寰宇。揚人醜者。足下其張本

邪。雖然。藏諸名山。後世必有子雲者。亦何憾也。滄溟集一本附上。

前書言。足下欲以譯筌上仙洞。是乃家塾中教童子語。何以上干天威。而能無惶恐邪。不佞向輯樂書。所爲娓娓弗已者。實爲周漢之音存於吾東方故也。足下試一方。便如何如何。

又

舊臘越中書。自彼郎致之。紀行若干首。誦之恍若身在瀚海上。與足下把臂乎。對夫北陸山川之勝。引滿以賞眺者狀也。即和一篇奉酬。滄溟集亦已至。皆裁答。附郵使。想未達邪。爾後杳無音徽。深以悵惋。是日忽得足下一書三詩。真慰調飢之念矣。因審足下生理日倍蕭條。詩興日倍鬱跂。是則足下哉。非足下其安得如此邪。雨芳洲果來訪。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子顯允。拜予爲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丈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足下所相善。故及之。譯筌後編。必當授子夏梓。既已分付澤田。彼不可更有言。西都留臺有醫東伯通者。予門人也。其大夫松本者。亦問業于予。萬一梗阻。

當謀諸二人者耳。本月十六。予不佞五十矣。同社諸君子。詩文見賀。而本藩子侯。及下館豊侯。渚豫侯。椽城隅侯與焉。予欲裝潢成一鉅軸。以教後人識諸君子所以愛我者。足下其無意哉。秋風何日起。竢足下東下。不則後編終不成。已不備。

又

足下不寄書者一年邪。何迺金玉爾音也。忽披雲牋。宛然吳門之面哉。聞苦湯液。若不佞則孑然一身。足下猶愈不佞。已承寄絹書夜猿詩。併求文罫文變。二書失藁。詩草亦散落。殆不可捜矣。作二絶題其絹。雖非夜猿。亦不佞詩耳。九大家詩選奉返。唐後詩脫藁。足下與有力哉。與潮上人書。伏乞轉致。草草。

復芳幼仙（附別幅）

嚮因江子徹。以二火辨妄一書。遠見質問。尋承手札。兼惠洞簫。詞恭意懇。以江山遙隔。未接清容。而其肫然之情。一若交臂以談者狀。況加以嘉貺。名工所製。珍玩如玉。不佞之於足下。其修何以答此盛意乎。及披其所撰述而卒業也。則擊節以嘆足下博物精思。世尠其倫哉。不佞雖亦醫人之子乎。幼讀其書。壯廢其學。略窺大意。未達奧微。是卒莫有以裨補於足下

者之求也。雖然。京師人文所藪澤。碩儒耆德。世不乏其人。麗習切劘。弗精弗措。尚且不自是。而芻蕘之及。豈所謂好學之士是其人乎。憶不佞嘗修書伊仁齋。而仁齋不報。予至于今薄其爲人矣。今而不畢罄其愚陋。以酬足下。則足下其亦謂之何也。祇以去歲而還。舊朝諸公。修　憲廟實録。屬予起草。刀筆紛拏。日不遑給。而高束閣上。莫由紬繹。深嘆其負千里外曼領之望已。是日偶值史事稍暇。則輙從事丹鉛。其辭語之或可議者。就注於行間。若或義理之所未信者。則條列別幅。夫學術不同。所見自殊。是何足怪也。雖則是何足怪也。亦未必無起予之益者。乃以報足下爾。獨憾鬧忙之際。作字鹵莽。卒看不易讀。遠慚涑水。近愧足下也。時下梅雨。病人。萬惟自重。子徹書謂春令愛患痘。今全愈不。頗無痏不。不備。

以心包絡三焦。定爲有名而無形。以相火。定爲非龍雷之火。此自足下卓見。深堪敬服。但心包絡爲裏心脂膜。古來相傳之說。似不可廢矣。何者。舉人一身。總名三焦。則膻中亦爲三焦。全無藏府表裏之別。夫藏神曰藏。盛物爲府。則心包絡。要當於膻中別有所指。且包絡之名。非脂膜不可也。豈得徒指膻中哉。脂膜

已非它藏有實形者比。則其與無形之說。有何窒礙也。至於六氣相火之說。不可以一言盡之。大氐君火相火。乃醫家所獨言。而儒者不言也。此必古昔神醫就人身上。立此名色。其實不可推諸天地。而天地本無二火也。天之六氣。本止就陰陽之流行。而以其始中終立爲節者。而不可配以五行也。蓋古今之言數者三家。一曰五。是天地之實數也。何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包括萬彙。無欠無餘。如儒家五常。醫家五藏。以及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五志之類。皆鑿鑿乎有明驗實兆。而非徒有所牽強配屬而言之矣。但五行之名。取於五氣之流行於三才者。而非特指地上有形者以言之。世人多惑於天六氣地五運之語。而以爲指地上有形者。則火生土。金生水。其說窒礙不可通矣。且五運亦以運行言之。豈可爲有形之五物哉。二曰。二四八。是所以向背從違之幾也。孟子義利。程朱天理人欲。易卜吉凶之類。皆其權在人而不在天。而所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假借虛設之象。天下豈實有此物哉。三曰。三六九。是所以進退行止之節也。六氣。十二支。六十花甲。及揚雄太玄。溫公潛虛。蔡氏洪範之類。皆天道流行之度數。已皆可以

竊天機占便宜者。而不可以知將來決從違也。凡括天下之數。要莫能出於此三者。而三者立數之源本自判然不合。故五行自五行。四象自四象。六氣自六氣。不得混雜。六氣只當以三陰三陽爲言。不可更粘帶五行。而寒暑燥濕風。不容更添火爲六焉。不知者則以五行配六氣。配八卦。或以洪範太玄占吉凶。或慣聞四象八卦之爲假借虛設。而謂五行亦可以牽强分配者。皆非也。且如十二支。以方位言。則土居其位。十二經在人身。則反多其火。可見牽强之有所不通也。如謂君火在天爲日。則有月與辰星在。何得謂

火唯有二哉。如謂火之爲物。隨觸而發。無處不在。則水液亦爾。氣聚爲水。呵氣成液。何往無之。因旁考左傳醫和六淫。不與靈素合。而素難中言六氣之脉者。亦有但以陰陽微甚爲象。而不關寒暑燥濕者。則天有二火者。必非古昔神醫之言。爲嘗玩靈素。其辭不越周而上。而以難經金匱並觀。反覺不古奧。且純駁參差。似出數人之手者。而古書所援醫經。亦有不載者。則晉宋閒攙入者。益爲不尠哉。至人眞人義原老莊。辟疫想日有類抱朴。是固亾論。乃若五運六氣參錯相侵。其在四時。以何爲準。司天在泉。杳無効驗。是

蓋古人設此榜揲。以使學者略識陰陽五行相倍蓰相什佰者狀已。春秋戰國諸子之學。皆反切實。不似此空疎。何況岐伯扁鵲諸神醫之言乎。若夫所以謂二火就人身而言者。舉天地之間。除日與火之外。唯人物爲溫煖之物。故五氣之在人身。唯火分數所占最多矣。不但心火。其它五藏六府皆溫煖物。動作輙皆生火也。及其感傷外邪。則寒暑燥濕風亦皆能變爲火。以人身相火鬱蒸而成故也。此素靈等書。所以謂寒暑燥濕風火爲天之六氣者。其實非天有此六者。爲感諸人而後有火也。然其病非由內傷。乃本外

感。則倂歸諸天。謂之天六氣。而與三陰三陽。本自不干耳。不然。素靈醫書耳。非陰陽歷術及說天地造化書也。但就人身上起論。向醫藥上受用者。而何故更旁廣論天地之理乎。後來醫者。妄誇以爲黃軒聖人書。又妄推尊以爲經。遂謂與周易論造化者鼎峙而並行者。殊不知農黃皆吾儒所稱聖人。而豈容不與述疇贊易之聖人一其揆也乎。或謂人與天地肖。相火天地所無。而人豈有之哉。此又不知天人之大分者也。夫天氣也。以地爲其質。地質也。以天爲其氣。氣質合而生人。是謂之冲和。冲和也者。氣質渾融之名

也。生也者。氣質合媾之中。忽然生此氣質渾融之物也。非直湊合天地之氣。以造作此人也。唯其本諸天地。是以肖也。唯其非湊彼造此。是以雖肖實異也。故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生。以其純氣不質。純質不氣也。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生成。以其冲和與天地之純氣純質殊也。不但此已。人頭肖天。足肖地。而特成一箇大字象。未嘗如天地雞卵之形。兩目肖日月。何不一外景一內景乎。人之五藏六府。在天地有之乎。天地之無心。有人之靈慧乎。亦有血肉之軀乎。以此觀之。天地所無。人亦有之。天地所有。人或

無之。而乃一一印定謂人全不與天地異可乎。故予斷以爲相火天地所無。唯人有之也。又如相火爲水中之火。則先醫亦以人身言之。至於旁引龍雷火。則立論之未美。其實天地所無。而人身有之也。先儒曰。天地之初。唯有水火二者。又曰。水火者天地之精也。天地以此精交媾化生人物。人物之生。皆濕熱薰蒸而出。觀於虫蛆可見也。濕爲水。熱爲火。是以人生之初。唯有水火二者。而先生腎。故腎中自元陽相火也。夫三焦之爲相火。流行乎一身。雖流行乎一身。亦必以腎間動氣爲其根本。豈非水中有火乎。足下所疑

者。蓋非以其在天地者水火不相容乎。此特地上有形質之水火耳。若水火之氣。豈不相容乎。況人爲陰陽五行妙合沖和之成。則亦異於是耳。驗諸醫方。桂附腎氣類補腎中火者。爲不尠焉。嗚呼足下老於醫者。豈不知此乎。意者聰敏靈慧。有能看破先醫之謬誤者。則不堪技癢。欲悉拂而去之。以一歸諸靈素。開或能見靈素之錯誤可疑者。而捨此別無可以爲宗祖。則遷移回互。以成其是。此見一立。亦不自覺其非邪。夫一涉回護。其論不公。欲以不公之論。而號令天下後世。則必有起而議於其後者矣。且足下之過在以醫爲大道。故以靈素爲聖經。以仲景叔和爲聖人。明其宗旨。以爲道統。此何異於夜郎王邪。周之衰管晏老莊申韓。爭稱大道。雖爲異端。尚欲以是治平天下。則吳楚僭王之類耳。如醫者實技也。非道也。本非有治平天下之術。其除病袪害裨益雖大。亦猶如耕織工賈。爲生民之大業者比耳。而以此比諸聖王之道。則夜郎王之喩。不重誣爲。雖然古之醫者。固有爲此言者。但博學聰敏如足下者。而蹈其覆轍。不佞竊惜之。古君子仕則祿隱則耕。以代祿。隱而無田者。尚或爲工商。而不以爲羞。如太公望是也。仕而立於聖

人之朝尚有以其所長降爲技藝之事者。后夔是也。足下苟以君子自處。則以醫爲生。或發明醫書。以祛生民之疾。皆不害於其爲君子矣。祇以此爲大道。則聖學。不亦小乎。坐其小。故回護靈素。不忍斥其誤者。深爲足下惜之。嗚呼予所見如此。不知足下以爲何如焉。交淺言深。古人所誡。雖然。足下業已枉書千里。不恥下問。予豈容默默不言自養其高哉。且予棄醫者久矣。今而爲此馮婦之舉。大方君子。必將壺盧兒架上不蓄一卷醫書。所引所据。必非其語。妄取諸其胸中。任筆云云。不知足下壺盧者更甚焉。夫吾之所言未必是。足下之所言未必非。古人云。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我。故具言之爾。高明其裁之。不備

徂徠集卷之二十六

廿七八

徂徠集卷之二十七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八首

與左沕真

自不佞之髫齓侍先大夫膝下。聞尊府君讀書大醫塾中時事也。中夜壁外。尚琅琅吾吚響來遶夢寐。三匝。起伺之。篝燈熒然。射隟孔。益危坐挾書策達曙者。三年一日云。先大夫居常口娓娓道之。弗置。即不佞雖弱植哉。心恒羨之。何世無古人也已。又聞其以經

3467882 v.9

術文章褎然藩中則心逾慕說之弗衰也迨不佞兄弟脩飾鄒魯家言雖黽勉就列慫恿之者衆而要之其中心所藏自幼時爲然者謂聞尊府君之風興起可也迨縣生來謁語及其鄉諸先生則始識有老兄也通家弗替古人誦義無窮時豈容當吾世而失老兄哉昔在明代嘉隆五子輩離合悲驩則輙稱道吾二三兄弟白首弗渝是何其古道迺爾時則有若歷下瑯邪方嶽雙峙遞爲桓文一時濟濟軼漢陵唐文章與世運比隆復古之力於是爲烈千載之下誦其詩讀其書恍然想見其爲人豈儒俠之節其用精者

弘邪一唱三歎毛髮皆立背上灑灑然寒也與至神遇其眉睫之間歷歷乎可數也雖然是獨其日月至焉耳安所取不朽其文章外哉世何莫有辭客韻士玅于繪事者若王輞川文衡山其人哉則所謂結爲大年者何其無涯之知獨爾哉則縣生又謂老兄之於詩能闖其宮商傳之丹青以發之縑素閒炳如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使之致意左右則老兄迺唯唯然莫逆也嗚嘑不佞之心醉二子大方之家故當比羊棗之嗜方今右文之化昭融無外踰嘉隆者萬萬筑之東奧之西延袤將五千里安知一時同吾臭味

者。不躍然以起邪。況乎輞川衡山。業已復生通家間。則後世子雲。何必莫有乎爾。是難與世齪齪者道。故獨爲老兄道之。雖然。老兄其勿謂不、侫俠哉。世君子所側目也。若夫通家之、誼。將終身弗忘也。豈特繪事之謝云哉。它想已懸生悉之。故言止于是。所憾道三橋一衣帶水。匹如弱海萬里。顏面何日。噫。

又

嚮承答書。字字懇到。企望逾切。一日外歸。則復得椷二。燈火前華山三峰忽然從天下也。椷中瑞鷓鴣一闋。益謂以之供不佞重九登高遊云爾。愛我哉。知我

哉。王宰供奉輩。尚且五日石。十日水。段使貴游子弟相促迫。其謂解衣盤礴者不受。何危言載。陸叔平不强亦畫。强輒不畫。此自節癖狂態。足下何必學其拗也耶。知我之急卧游也。因憶客歲秉軺西走峽中也。揚觶篠籠之顛。南眺士峰。一朶玉芙蓉白雪與初日之相媚。清冷沁心脾。使人至今結碧痞。方彼其時適不覺狂語衝口。連叫希有未曾有者三。是自君恩矣。豈圖一天外復見一天也。知我哉。愛我哉。毋論僊掌沆瀣非墻東所過者比。而千丈蓮使籬鞠失顏色。即海東少陽洞天。亦孰若白帝宮嶒崚乎壯秋之色哉。

不妨再叫未曾有也。所憾者。少文室中琴。猶未成乎聲也。石鼓五舌笙。何從欲皆響耶。芙蓉能徵吾詩。而吾迺負華山矣。雖然。仲故知叔牙之不吾罪也。是可以不稱足下哉。然且由此言以憶鮑山。由鮑山以倍憶于鱗。于鱗亦元美之叔牙也。岱山不至。風雨如晦。干將其不夜悲鳴匣中哉。叔牙故知仲之貧。其勿謂得隴望蜀哉。時下漸冷。伏惟老兄足下。萬玉自愛。所爲不卽報。而必過重九。迺報者。足下志也。非魯人皐也。不宣。

又

岱嶽帶五朶雲飛來也。不佞何幸旬日間。左右得挾兩嶽成逍遙游也。洪恩將與五尺軀俱矣。不佞偶有官事。在同僚商議。不得輙歸。囑家僕教盛价先還。另奉書申謝。家僕勝似君實秀才好一僕遠甚。一時誤聽留盛价。淹滯移晷。以故不得弗卽報。報亦不得仔細。書法粗鹵。情意欠懇。萬賜海涵。若夫丹青之妙。則當竢細覽之後。迺得其詳。故不敢遽置喙。敬之至也。尋當啓禀。時冷自重。不乙。

又

不佞何幸旬日間。驟得左右挾岱華成逍遙游哉。洪

恩將與五尺軀俱矣。此昨日忽忙中所爲報足下語也歟。使還後稍閒。則輙釘壁上。擁衾匡坐。嗒然相對。身雖若槁木乎。心安能若死灰哉。呂道士有言。朝遊北海暮蒼梧。何其遲遲迺爾。一瞬千里。一舉萬仞。神氣怳往。境景紛來。心目應酬之弗暇。蓋業已成逍遙遊也。方是時。夢歟覺歟。忽忽乎寢與食。是忘。亦安能更作一語以報足下也。嗚呼縣生固謂足下之於詩。能闕其宮商。以傅之丹青。發之縑素。閒炳如也。是其盡矣。吾迺何言。大底本邦之畫。巨勢氏爲最古。迺其所爲畫趣。蓋取諸和歌者流也。婉縟麗爾。以供閨閣中翫。惜乎王風之衰也。次之僧雪舟氏。猶之宋詩之遺乎。稜稜蒼骨。泠然乎墨戲禪也。迨狩野氏之時。冠裳久褫。短後急裝。世士所用以爲趣者。宗祇利休輩三昧也。故其畫爲趣。莫有能超乘上焉者。況足不踰函嶺而西。目未睹培塿。群然舐筆五侯七貴門。而螘慕羶者已。莫怪彼其胸中莫有丘壑。而雅色古氣殆乎斷盡。是畫之與世運遞降也。所賴者。百年昇平。五星輝奎。不佞之志斯文。蓋亦嘗已言之。輞川衡山生通家閒者否歟。詩不云乎。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或可爲足下誦之哉。若其所爲謝於足下者。亦唯諄諄

然以謂旬日間驟得左右掖岱華成逍遥遊。迺足下洪恩之與五尺軀俱也云爾。獨冀把臂之日。庶幾乎足以語文畫之相爲趣哉。毛邊一束。聊供文房之用也。非酧也。不宣。

與縣雲洞

一別之後。彼是茫然。以吾嬾而知先生之畏筆札哉。同病相憐。誠爾。雖然。以文孺之在側。庶乎心獲安也。文孺千里駒也。今歸矣。意者先生老悆樂之時也。吁宇宙若是其大矣。聰明若文孺者亦何限。非獲先生爲父。未有能至于斯。爲先生亦非文孺爲子。猶其有餘憾乎人間之樂。唯是爲最難哉。不佞雖少先生二十年乎。唯一女在。髪已種種。奈之何以是而羨先生之樂矣哉。聆巖邑又有都夫子者。爲先生友也。吾雖未嘗識其人。亦久飽其德。周何其多士乎。敢因先生寄一柬。冀其爲之先容哉。事事文孺當自言之。伏惟自愛。

又

去夏辱尺牘。亹亹數十百言。大氐稱引國風伐檀弗素餐之義。其自道推人。辭意儷至。周猶秉禮。有足下而後可得徵焉已。僕至贛愚。少小親聞先大夫義方

之訓。私心竊慕誦其詩弗衰者。四十年一日也。而弗能微酬其志。每承誨言。不啻其顙有泚焉。蓋嘗以吾東方。由帝降而王。控弦成俗。士大夫之間業自有一道。以世相沿承是傳。雖不㫄引經術。脩飭其行事。頗能明信昭義。斷斷乎可以維人倫。爲法其家庭。至於政事。一切武斷。僉益莫不謂漢家法。雜五霸有之。猶何取諸彼異代殊俗之人。其骨久朽之言爲也哉。當是時。雖有聖哲。孰以易之。逢掖之子。果矣爲贅旒於世。加以夙罹家難。出處盭心。一行爲吏。萬事掣肘。遂歷選前脩三不朽之說。斷然獨執其下焉者。唯是可

以古爲徒矣。唯是可以百世竢聖人而弗貳矣。唯是可以弗素餐乎天地間矣。此其心所期。或異於足下者之撰邪。若夫所爲食於官。僕僕之勞。適與五斗米相蔽。而況世以史眎儒。儒又何能爲毫髮於史之外哉。刀筆瑣瑣。其諸謂之弗素餐其主也已。有如聚其徒一堂之上。喣濡相濕。所能高眎徐趨。語聖稱天。使西河之民疑夫子。如洛中某甲氏之賤儒者。僕所深恥也。迺何有乎橫經五侯七貴之門。強聒其所不欲聽。遽窺其顏色。騂騂然者矣。雖然。此其心又豈不欲爲之可爲之日者。故其言。未足以聞於世君子。而特

聞於足下焉乎爾。偶因寂寥。藉匏竹以寫其憂。則有獲。昔人所謂黃鐘聲氣之元。與古樂易簡之道。著樂書十卷。旁羅百氏言甚勤。忘食與憂。暑徂涼變。有如一日。甞咎之罪。職此之由。唯長者恕。諸方今條風黃鳥嚶嚶。足下矍鑠健飰。令子輩適上。課業膝下。經術相難。諷咏共娛。可想其樂也。不備。

與都三近

縣長伯之子文孺。學成西歸。謹脩尺牘。介長伯致之足下。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蜑戸鹺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爲諸標註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二十五六時。還都教授。諸生貧窶者。其所旁引它經史子集。及稗官諸小說。率粲然可聽。退省其私。亦皆資諸先生所爲云。不佞嘗論說先正夫子有大功德於斯文者。而言曰。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今併先生而五矣。或曰德行事業文章。唯是不朽。若彼標註者。瑣瑣焉援事徵言。亡當乎斯三者固也。雖然。吾所爲稱四君子者。

亦唯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譯是用訓。被之華風。庶幾乎聖人之置郵云爾。今援其事。徵其言。古人文可讀。不費十金中人產。而四部書。其要與玄可鈞而致之。是豈不先生所惠及窮邑子弟者廣邪。古時州縣各有童子師。而今先生所爲諸標註者。獨布在海內。是先生一人之身兼之邪。是足不涉天下。而天下皆賴之。吾不佞之言。豈非是哉。顧世人多陰食其惠。而陽擠排之。不佞之所恥也。不佞茂卿。亦嘗染指一臠。是當其世而可失其人哉。因文孺以知其父之有舊也。唯甲之與周。風馬牛弗相及。雖有其物。無以將之。況辟壤無何有。是故區區之言。迺布胸臆以使其識童子時遙藉先生寵靈者茂卿亦其人焉耳。若夫先生文章之所造詣焉。吾未嘗目及一篇。故不能贊其一辭。後學之於先輩長者。是禮所當愼也。冀先生亾怪哉。茂卿頓首。

與伊仁齋

鄉憑子固通殷勤于左右。辱蒙弗外。允致寒、暄于左右。幸甚曷加。始不佞少在南總。則已聆洛下諸先生。亾踰先生者也。心誠鄉焉。後值赦東歸。則會一友生新自洛來。語先生長者狀。娓娓弗置也。而益慕焉。迫

見先生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二書。則擊節而興以謂先生真踰時流萬萬。居一二歲。入仕本衙。乃獲與子固友也。則觀其爲人。忠信可愛。歲壬午來。同局共事最熟。而益想先生教誨之有在焉。子固亦時時與不佞討論上下語孟諸書。則驚歎以謂何與吾先生之言肖也。而一二有所聞於子固者。不佞斯未能全信焉。雖然。不佞豈敢自信。亦思所以質於先生者耳。烏虖茫茫海內。豪杰幾何。一亾當於心。而獨鄉於先生。否則求諸古人中已。亦曰不佞不自揣之甚也。先生或能思其情。豈不大哀憫乎。此不佞所以神飛左右

之久也。山川千里。所賴斯文。氣脉流通。惟先生恕其狂妄。而待以子固之友人。幸更甚。伏惟冰鑒。時下漸寒。千萬自重。不宣。

與松霞沼

茂卿數年前。嘗已聞西別州有霞沼先生者。其爲賦詩。渢渢乎悉中大國之音。又有雨森夫子者。皆超乘才也。府中多暇。諷咏相屬。與偕切劘此事。驩然相得。不啻應徐之在鄴中也。私心竊自鄉往者久之。而猶疑世人耳食。滔滔者皆是。其所傳稱。豈足盡信乎。已又愯然以謂海西之於華夏。中間一木道。北走齊魯。

南走吳。千里旦暮。實爲比鄰。一則文學是自天性。一則人文所藪澤。流風漸被。豈無有一二聞而知之者。是其言。庶或可以徵耳。則何所從得二君片言隻辭。以少窺其大雅之致。文章所造詣者如何哉。去月忽得津南人書。有云。獲識兩君。兩君盛稱周南縣孝孺。至於目之以海西無雙也。昨日岡生來訪。話及韓館事。迺謂足下亦稱此來唯一孝孺。足爲吾扶桑吐氣。館中每值抱藝來見者。則輒說孝孺英才英才。而及聞其及弊門。則又求一識不佞之面。迺至醉中作書數十百言。擬憑岡生見寄。會苦手顫。不勝筆研。中

廢。遂已。不佞於是乎始識嚮者所傳聞不妄。又識足下二君者。實同臭味吾黨矣。夫西別距東都。水陸三千里。道涂所經由。雄藩大府。何翅數十。其中文學士又何翅數百。而唯一孝孺。足爲吾扶桑吐氣也。談何容易。叚使二君者。善揚人善。則何唯一孝孺。此其中非有所深喜焉者。而能齒頰之不惜若是乎。不佞固陋。少小脩文章之業。輒不自揣。妄意以謂詩不下開天。而文則西京以上。務自出杼軸。不循人牆下而走。唐唯韓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雖歐蘇諸名家。亦所不屑爲。何況輓近乎。何況吾東方乎。東方唯詩一晁

衡。上下數千年。雖無文章可也。嘗持是說。以求諸海內。卒未見一人之能合焉。則愴然以自悲。悲而不可已。則上求之古人。下竢子雲于將來。古人骨已朽。今子雲骨亦朽于將來。是豈不愈益可悲也乎。當是時。間或得孝孺一二輩。孺子可教。則躍然欲狂。不勝其喜。四海比肩。覺此生之不孤矣。其喜不亦宜乎。儻使其求時而易得。則何喜若是其甚也。由是觀之。世豈唯不可無子期也乎。其不可無伯牙者。亦已審矣。何者。子期之心。非是不樂也。此足下二君所以口孝孺不已者。而不佞謂之草木臭味。良不誣耳。是何必獲其片言隻辭以讀之。而後識其致與所造詣之奧也乎。所恨者。韓使迫欲西。五馬之行。不可留也。不佞病矣。不得捧盤牛血。就館所築壇。載書。而講狎盟之事是已。雖然。四海比肩。有神交在。又何必聚首執臂一堂中。而後稱相知心也乎。岡生往。謹奉尺素。以布衷曲。併致意兩君。路過長門。再見孝孺。亦煩以此見告。時維一之日。屬發。萬惟自重。不備。十一月十三日。

與竹春庵

承足下謬採輿論。俾不佞是正其所爲文章。好學之誠。不恥下問。世所希有也。所謂其成與否。非可豫論。

豈容以老而廢其志乎。則足下過孟賁遠矣。不佞雖謙乎。亦何不思所以忠足下哉。然文章之道多端。不佞未審足下所志何如耳。蓋世人多謂苟能洗東方侏㒧之習斯足矣。是其執志卑劣。豈足以爲文章哉。且足下所優爲。迺何若求諸不佞哉。韓柳八家之文。世所欣慕。然其文有篇無句。理勝而辭病。長議論而短敘事。何況風雅乎。是文之偏者已。故不佞不屑爲之。且其人皆豪傑之才。不修辭。不師古。率以今言行其英特之氣。甚口喜辯。隨意所至。斐然成章。是皆以才氣勝者。烏可學哉。大氐人之所學。多得其性所近。今觀足下爲人。温恭謙冲。恂恂似不能言者。洵洙泗之遺哉。迺以是其爲人而學彼。譬諸適燕南其轅也。愈益遠焉耳。且不佞安能以其所不屑爲者。裨益於足下哉。若以不佞素所嫺習歟。則莫若師古已。上焉六經。中焉先秦西京。下焉明李王汪三家。亦師古者。其文主乎辭。而道在焉。五采外章。衆妙內蘊。篇章句字。孰非矩矱。以議論則孟荀晁賈。以敘事則左國史漢。以風雅則屈宋揚馬。輔以老莊韓非呂覽淮南昭明之選。何求不獲焉。明則滄溟鳳騫。弇州龍變。之二者。恐非足下資性所近。無已乎則汪公已。其文不尚

奇。不喜辨。不詭隨。不激昂。舂容都雅。要以法勝。辟諸兵家節制之師焉。足下其能學諸。然古善牧馬者。必先去其害馬者。文章之道亦爾。夫害文章者。則宋儒傳注。是其尤矣。足下益守益軒先生之教。服膺濂洛。聞不佞是言。必將吐舌。然不佞亦昔年尸祝程朱。迺覩明人多厭舉子業。忽然有省。遂廢其學者三年。而後文始成矣。何者。程朱之言。主明理以喻人。人之未喻。益詳其說。必究於俚言。然自幼習讀。尊信之至。猶且以文章視之。間或覺之。其宂腐之氣。既已浹於腎腸。不可得而洗焉。亦不自知其與之俱化矣。是所以

害文章之故也。要之歐蘇程朱。皆宋人也。一則奇。其思盛。其氣變幻百出。爲議論之文。一則平正詳實。斂其鋒鍔。務就規矩。爲傳注之言。辟則水焉。忽然遇風。波瀾可觀。歐蘇是也。風息則尋常水耳。程朱是也。均之水矣。水無色焉。無風不成文。故宋人之病。皆在不修辭。辭猶色邪。苟修其辭。瑶池瓊泉。不假淪漪。何須風乎。故十翼爾雅公穀戴記。皆文之至者。傳注豈病文乎。故歐蘇非文之至者。而程朱之言。害乎文也。足下苟能學古修辭。則文與道豈必裂焉哉。洙泗斷斷是其宜乎。唯足下思諸。餘未旣。

又

頃因下問。獻一得之愚於左右。再辱教示。則知貝夫子有大疑録之作也。是益先獲吾心者。不佞同其世而不能一當之。豈不憾哉。然尚有足下在焉。雖貝夫子死而不亾可也。且足下以其所闕於世者。而不闕諸不佞。不佞亦何隱乎足下矣。若其所不及者。足下教之哉。足下之言謂傳注以譯古。何必廢焉。是其心以爲不譯古不可通。而不能割愛於程朱矣。乃亦自幼受讀之習氣已。欲祛習氣莫若廢之。且必竢譯而通古邪。則卒未免爲今人也。昔有亾命奔於華者。居三月。而悉晰乎華言。方諸此中學華言。曠歲月不成者。不啻天壤焉。何必譯哉。且程朱昧乎古言。必假其譯邪。猶如求華言於朝鮮已。不亦迂乎。不佞十年前所見與足下不殊矣。後因學古文辭。目無漢後書。乃稍稍識所謂古言者。益廢倭訓而後華言可通焉。廢傳注而後古言可識焉。是不佞身嘗所經試。故敢薦諸足下。夫太極道器繼善成性。元亨利貞。明德新民格物致知。克已復禮。之數者。非程朱所倡理學大綱領邪。而其解胥失之。尚何問其明道乎。故足下所謂教非古。文非古。而古者有在。則不佞未之或信矣。且

以程朱不盭乎聖人者。將何以定之。益程朱之後無聖人也。徇世尊信之。則流俗之見已。必以己心定之乎。乃身處聖人者也。故之二者。不佞所不敢。唯求諸古言。而後可得徵焉耳矣。且足下所喜於程朱者。豈非以其明且盡邪。是務求人知者也。夫言也者。固喩人者也。然古之善言。不必喩人。而人自喩焉。先王之道爲爾。是何故。蓋古之教者。施於信我者也。彼乃思而得之。不爾。不足以知之矣。是言有益於學者也。故務求人知者。惟訟者之辭爲爾。是其故。求見知於不信我者也。夫學古者。必竢千歲之子雲不疑。若人人

而求見知。卑之至也。雖曰無利心。不佞不信。足下之言。又曰。均之傳注之文也。以今視之。爾雅十翼爲古文。是以時世言之者也。必以時世。則羲農愈於堯舜遠矣。不佞所以爲古者。不爾。蓋先王之教。禮樂成俗天下。禮樂煥乎。故文辭煥乎。先秦西京之際。諸子百家。其言雖人人殊。斐然者其遺乎。迨五胡猾夏。浮屠乘之。夷狄質陋之風。被諸天下。古言澌盡。而後韓愈出焉。是文之所以別古今也。明王李。距今僅百有餘年。而不失其爲古者。所學殊也。故時世之論興。而聖人之道。無所用於今世焉。何在其爲萬世之教哉。足

下其思諸。且古者本也。今者末也。滯乎流者。何識其源。後世載籍如海。汨沒其中。莫能爲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其思諸。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學之道。在習而已矣。習之久而後知至焉。身不習其事。而欲知其理。不習其辭。而欲得其意。難矣哉。足下以爲如何。不備。

又

遠書久不報。罪誠莫甚焉。所恃君子弘恕。不吾棄耳。别後如隔世。然每飯其心未嘗不在西日下也。子善時時見訪。輒知足下善食狀。是可慰。不佞劣劣。近況子善歸當悉。何必颺諸筆墨。鄉者辱借大和律二卷。讀之益想盛世文物。因益歎今之衰哉。緣何變更殆盡。以至於成眞倭奴。豈不悲乎。俾二三子謄寫藏於家。謹以原本璧上。近又獲應永十八年曆。儼然中華物。殊非今世作蚯蚓樣者比矣。乃知彼其時民間亦識字。不翅星官。則室町氏之禍。甚秦火也。申君行紀跋後。覺形穢已。時漸暄熱。伏惟爲道自愛。子善遄歸。草草。四月十九日。

又

見返滄溟一本。又以一本附上。茲審足下清勝。可欣慰矣。一雨浹旬。斗大之室。上漏下濕。亦不得衡泥濘出游。鬱悶殊甚。二三日僅晴。而後不佞之喜可知已。不知足下何似也。飵生無恙否。近有肥人藪生來見。武人也。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結撰。不出於東厓觀瀾之下。古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信哉。不佞之於飵生。止見其面。而未見其文。想其文當不讓於肥藪生也。何似。

又

承喩。知足下安穩。大慰鄙懷。滄溟集一本換上。稻君五絶見寄。披吟。英氣勃勃溢毫楮間。果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苟充其才。豈藪生所能望乎。祇似未曉格調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問之道。習是爲上。習以成性。不覺其化。然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是學先而習後也。學詩之方。當學其辭矣。才高者多忽諸。足下其以此報稻君。把毫際。忽聞司烜氏之鼓。草草。亮鑒不備。

又

伏讀高諭。深知足下眞君子人哉。嘗聞貝先生關西夫子也。吁先生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足下。斯以知

先生之教焉耳。不爾謙恭自損。何其至于斯也。敬服敬服。夫四海之內皆兄弟已。不佞亦何自外乎。示及雄文。三復之後。謹當罄愚衷矣。稲君惠書及詩。不能卽答。伏乞以此意見告是幸。滄溟集一本換上。不備

答稲子善

鄉辱枉顧。又接雲牋。行己之謙。執禮之恭。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其英特之資。靈慧之思。學之弗措。假以歲月。西州壇坫。終當屬之足下耳。孔子曰。後生可畏。豈不信然乎。不佞雖嬾也。何敢不少罄所知。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乎。所示詩。前五首。葢足下讀滄溟集後作也。後三首。迺末讀時言耳。一讀便變。以此而知其靈慧不易及。豈諛足下哉。五首者。得乎格而失乎調。三首者。調孅而格末適。大氐格猶人之品也。故貴高。調猶人之儀也。故貴稱。閬風蒸霞。峨嵋積雪。非格乎。五聲相和。五色相章。非調乎。故格得而調不得。譬諸千里之齧踶焉。徒取其調耳。則駑善馴者也。世人作詩者。往往絶先三四。律先中聯。是以首尾衡決。一篇之內。不甚鎔合。比比皆是。此所以不得乎調故也。其患在欲速。人皆知盛唐之可尚。而苦其取途之狹。旁求中晚。爲其所移。中唐情婉易感。晚唐辭巧易眩。此

所以失乎格故也。其患在好廣。意者足下亦坐此病邪。要之盛唐自有盛唐語。中晩自有中晩語。古詩自有古詩語。歌行律絶各自有其語。不可強合。苟學其語。習之熟。而格調自至。不爾。必有錯出不倫之失。故不佞嘗曰。學之在辭。且如足下。況天才也。養非才。是歌行中俊語。置諸絶句中。終非當行。且改不才爲非才。以協平仄。亦失乎強也。千里大江容細流。語渉議論。新興文運斗牛間。未免宋調。合而觀之。三四句皆超。而起承不稱。至於陽關萬里畫橋西。過乎尖巧。六軍汗馬鸕鷀裘。費乎粧點。此其大者。其它則思過半矣。又足下之言曰。嘗讀諸名家之選。夫選唐詩者。莫逾於李鍾唐三氏。滄溟主雄渾。尚格調故也。伯敬主森秀。尚奇趣故也。仲言主神理。略驪牝故也。蓋滄溟至矣。後之君子。乃欲勝而上之。故不自知其流毒後人。悲夫。是亦其大者。足下苟能立其大者。而後優柔之。厭飫之。過此而往。末之或知。吾黨作者。周南縣生。東野滕生。吾藩服生。信陽太宰生。金華平生。貴游則河內豫侯。大醫越君。瑞武文安。羽林孤兒石叔潭。皆彬彬乎有成。至其合作。頗不媿古人。足下或能游其間乎。薰陶所益。必有不知其進者。若徒取改竄以爲

足乎。豈能一一而盡之哉。足下惟亮鑒。

答屈景山

東都物茂卿。謹復書西京屈君足下。七月中元日。李陰菅君。致足下所賜書。拆封讀之。具言欲一造艸廬相見。而藩法嚴不能者。狀縷縷幾乎千有餘言。其降挹之恭。傾倒之懇。優渥特至。誦其辭。則雄渾雅健。不乏采縟。不覺令人起敬嘆唶弗已。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獨爲溫厚長者。乃詘然於四人之間。退讓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齗齗。自古爲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安得從其徒若子孫戚屬以聞其行誼之詳邪。藏諸中心。時時憶之。弗忘。及乎菅童子西游也。聞足下周旋甚勤。李陰君喜以見諗。且言足下亦有意於不佞焉。因扣之。以識其爲屈先生之裔。則予不佞亦喜甚。及聞足下從五馬東下也。懸榻以竢者久之。詎意竟外之交。足下不得斯須以請乎。是日乃得接尺一。愈益信遺範之弗泯。而幸素願之有愜哉。書中又言文章好尚之異。而欲聞不佞之一言。乃以無爭心見

告。亦何詳悉顧慮之至于此也。夫人心如面。好尚各殊。雖然。徒自信而不問。將何以知其未知。而廣己之見乎。故學之道。問爲大焉。問者弟子之事也。發難相切磋者。朋友之事也。故非有師友之素。而輙相問難者。爭之道也。臣諫君。子諍父者。榮辱休戚之相關也。故非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其心如秦越人相視肥瘠。而諫其不是者。亦爭之道也。爭者。訟之事也。訟者。陳己之是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也。吁亦難矣哉。雖然。有官臨之。庶乎足以斷已。今學問而用訟者之道。乃無聖人之臨上。將孰聽而孰斷之乎。若或欲以天下之所同是而斷之邪。則播諸衆而欲訟己之是。欲訟己之是。則暴人之非。亦不情之甚也。況獨得之見。有衆所不及知者乎。夫學問者。君子之事也。君子無所爭。爭斯害乎德。問者弟子之事也。秉弟子之禮。而用訟者之鬩。鬩斯害乎禮。害乎德與禮者。君子不由也。自孟子好辨。闢楊墨。雖其時之不得已乎。亦非古之道也。不佞竊惜焉。爾後稷下市學。田巴一日服千人。流風所扇。是非蠭涌。紛呶乎百世。悲哉。若彼浮屠有勸辨。則亦聽訟者之道也。儒之黠者。陰操其術。以窺人而自憙。乃名教之罪人也。不佞懲其

若是。凡每值非有師友之素。而來相問難者。一切不置對。是不佞之常也。不佞往歲作蘐園隨筆。其時識見未定。爭心未消。然隨筆之作。自書以自翫。聊以消閒。初非以示人也。獨奈誤墮剞劂之手。遂公諸海內。海內諸君子。因謂不佞好辯者。非不佞之心也。今觀來諭。亦在不置對之例。雖然。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君家先生。乃不佞自髫年時。私心所鄉往。則何必恝然乎。亦唯人心如面。不佞豈能喩諸足下哉。但言不佞所以取李王之故。以酬來意。如其取舍。乃在足下。唯足下擇之。夫六經辭也。而法具在焉。孔門而後先秦西漢諸公。皆以此其選也。降至六朝辭弊。而法病。韓柳二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紕辭者。矯六朝之習也。然非文章之道本然。故二公亦有時乎修辭。如韓進學解。毛穎傳。諸碑銘。柳天對。段太尉逸事。永州諸記。何其絢爛乎乃爾。宋歐蘇。學韓柳者也。但不求諸古。而求諸韓柳。所以衰也。其文以理勝。不必法而其紕辭者自若。夫文以道意。豈患無理。西漢以上深矣。俾人思而得之。宋人乃欲瞭然乎目下。是以淺矣。踐邃皆露其所長。議論耳。縱横馳騁。肆心所之。故惡法之來也。況辭乎。紕辭。故不能敘事。夫明鬯是務

欲瞭然乎目下者。注疏之文非邪。是以末流之弊語録不啻也。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嘗作爲四大家雋。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之。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髣髴已矣。且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

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不可勝道。且如明德異端。其解豈不美乎。然至於詩左傳家語。有不合者。爲里仁者居仁也。主皮非貫革也。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其說至於康衢之謠。而窮焉。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作問答解。亦至於戴記。而悖焉。夷狄之有君。素以爲絢兮。皆枉辭以從己之見焉。凡如此類。更僕何罄。不佞從幼守宋儒傳注。崇奉有年。積習所錮。亦不自覺其非矣。藉天之寵靈。暨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其初亦苦難入焉。蓋二公之文。資諸古辭。故不熟古書者。不能以讀之。古書之辭。傳注不能

解者。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之學。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爲。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墻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爲。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嫻辭與事。古今其如眎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辟諸良工。必先攻堅木焉。吾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

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爲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辟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狎用也。仁齋之言。豈不然乎。夫學者載籍極博。然其出於宋以後者。十八九。故愈讀愈憚古書之難。習之罪也。其謂典謨論語爲易讀者。乃緣自幼習讀傳注之久。是以覺其易耳。叚使無傳注而驟視之。豈易乎。如二公之業。俾不習者驟讀之。亦必假訓詁。粗通其指。其以謂故爲難讀者。不亦宜乎。宋儒傳注。唯求理於其心以言之。夫理者。無定準者也。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矣。唯聖識聖。宋儒之所爲。豈不倨乎。不佞則不敢。夫道則高

矣美矣。蠲劣之資。不可企及。故畀畀焉求諸事與辭。其心。謂儒者之業。唯守古聖人之書。以詔後世。其斯可也。後賢之說。雖高妙乎。其於事辭有不合也。何以知其於聖人之心與道必合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且聖人之教。被諸天下。天下之人。愚與不肖亦夥哉。故畀畀焉者。何必盭於聖人之指。是不佞之心也。如陽明仁齋。亦排宋儒者也。然唯以其心言之。而不知求諸辭與事。亦宋人之類耳。故不佞不取焉。李王二公沒世用其力於文章之業。而不遑及經術。然不佞藉其學。以得窺經術之一斑焉。是不佞所以俾從游之士。學二公之業者。亦以其所驗於己者教之也。豈有它意乎。足下既以文章見怪。不佞乃旁引經術以復之。是足下之怪且尤我者。將愈益甚已。亦唯人心如面。各陳所見耳。初未嘗與足下爭。亦豈必求俾足下信邪。且古言簡而文。今言質而冗。雅言之於俚言也。華言之於倭言也。亦猶如是歟。夫華言之可譯者意耳。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故宋文之與俚言。倭言。其冗長脆弱之相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醫倭人之疾。是來喻所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二公爲淺易。亦唯人

心如面。非不使所知也。不使以爲深。足下以爲淺。其足下之以爲深者。不使則謂淺。豈不氷炭之相反乎。亦習異耳。來喩又似謂文不必學者。孔子固曰。有德者有言。然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修辭尚辭。於傳有之。文學之科。其謂之何。故舉一而廢百。孟子所惡。然非必足下之言焉。世稱道學先生者。多藉此文其陋。足下過取耳。來喩又以摸擬剽竊病二公。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是乃當二公之時。妒忌者之言也。非足下之言也。明以經義策士。必以朱注。非此則不得第進士。其文必以八股。非此則亦不得第進士。是時

王之制也。以時王之制。故謂之今文。非專指韓歐也。韓歐亦自稱古文。其謂之今文者。自我言之也。足下何不深考乎。夫士之生其世。非此則不能出行其道策功立名。以顯其父母。雖無千秋之志。是亦可恕已。二公之倡古文辭。皆在第進士之後。而二公之興。從游過於時師。所以來時師之妒也。然二公不能勝朝廷之功令。亦不能勝人人功名之心。故人之非笑之。猶如韓公。而二公不顧人非笑。寧不見知於世。藉此得禍。而竢千歲之鍾期者。亦猶如韓公。是其心獨何邪。學問之道。本諸古也。夫立志如此。豈摸擬剽竊是

爲乎。以此觀之。非妒口而何。且學之道。倣傚爲本。故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而不問其心與德何如者。學之道爲爾。禮樂之教。左則左。右則右。宮則宮。商則商。必如其師。而不敢違以分。故孔子拱尚右。則門人亦拱尚右。孔子謂之嗜學。可以見已。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爲贋乎。學之道爲爾。謂吾既得其心。吾既得其理。不必拘其似不似者。莊禪之遺也。故方其始學也。謂之剽竊摸擬亦可耳。久而化之。習慣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爲一。故子思曰。合内外之道也。故病摸擬者。不知學之道者也。况吾邦之學華文。叚使學韓歐。非摸擬而何。其必惡摸擬乎。國字之文可耳。且此方之儒。不與國家之政。終身不遷官。如贅旒然。豈有立功策名。顯其父母之願哉。治經爲文。各從其心所欲爲。而官不爲之制。豈復有利害之切於己。如鄉者所言明人哉。豈復有所謂今文者哉。而猶且以古今立說者。吾未知其何故耳。豈以媚時師歟。豪杰之士。決不爾。不佞雖寡交乎。然以其所嗜。頗得窺今世作者。洛有伊原藏。海西有雨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未聞有足下。知有足下者。自此書始。是足下之葆光自晦。不競譽于時。何

其家風之末衰也。是豈有阿時之心乎。祇人安其所習。其所不習者。怪而尤之。亦常情爲爾。則足下以非其所習。而怪尤之先存乎中。是以驟見妒者之言。以爲當理而取之耳。且足下所稱佛骨爭臣本論朋黨諸篇。皆爭論之言也。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其所愛乃爾者。不佞亦未知其何故也。然其無爭心者。豈誑我乎。意者足下之所貴在氣。故不自覺其言之如是已。且何得已云者。孟子闢楊墨之言也。而足下之爲此言。其崇信韓歐。比諸聖人之道。亦何甚也。亦不擇言之過也。世儒崇信程朱。過於孔子。猶之今佛氏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豈不類乎。足下思之。不佞僻惰一病夫。與世相遠。所朝夕唯一二從游之士。未嘗以勸人教人爲事。況與人爭哉。而足下乃謂海內從風而靡者。雖不佞亦怪焉。豈耳食之士。初未識不佞之所爲學者。傳響雷同歟。不爾。亦時運之使然也。豈不佞之所能知哉。亦惟人心如面。陳所見以酬來意耳。如其取舍。足下裁之。時暑涼雜至。伏惟自重。即月二十一日。

又

再奉手書。乃知太孺人違養。申以鼓盆之戚。大喪荐

至。胡昊天之弗弔也。況在宦邸。阻以千里。醫藥弗親斂殯弗誠。百事莫與。終天永訣。其謂之何。中饋無主。藐諸孤尚幼。足下雖大丈夫哉。其何以能爲心乎。雖然。國制有限。非莫之禁。而弗爲者也。伏惟黽勉節哀。以逭簿書之責。茂卿頓首。

足下儼然在心喪之中邪。書中猶爾申前言弗已。雖或借此消憂乎。亦可以見其所好之素也已。不佞亦欲借此以當慰藉之一端。而不佞所能言者。前書盡之矣。無已乎。則古今之辨歟。夫古今夐矣。今人之不能爲古人也審焉。然昔人有言曰。通古知今。益古者

本也。今者末也。故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爲今者也。故亦未有不能通古而能知今者也。夫今人之不能爲古人者。姑置諸。且言其能爲今人者邪。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爲今者也。苟不通古。亦不能爲今人矣。故學問之道。必貴古焉。顧古人之骨已朽。惟書存也。書之可識者。事與辭耳。今舍事與辭。而以理與己之心言之。何以見其與古人能合乎。故今之援經立論者。皆非經之本旨也。皆以己之心言之也。苟非經之本旨。則其以爲道者。皆差矣。將何以爲斷乎。且其以己之心言之者。自聖者也。故不佞曰。倨若或以世人所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而已亦是之是其心無所見者也其心實無所見而且以世人所是其於經術執程朱於政事執陸蘇於文章執韓歐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者要之皆以古聖人爲有所未足者也故不佞以信法然日蓮爲喩然今人率不習事與辭而以傳注解經乃曰古之道吾豈不知乎殊不知經者古也傳注者今也以傳注解經者以今視古者也非通古者也故不佞喩諸假倭訓以求通華言焉夫善學華言者不假倭訓直學華言華言明而倭訓之謬自見矣古今之辨亦猶如是然是特吾之所見耳以吾之所見與其人之未見爭也何以能俾其人信乎故不佞曰陳己之見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訟之道也夫人心如面然必有同然者爲何以其所見獨殊也以習故也凡人能知其所習而不能知其所未習辟諸夏蟲不知氷不重誣已夫人心如面者性也亦習也性之與習不可得而別者久矣故曰習成性倭之孩移諸華迨其長也性氣知識言語嗜好皆華也其見倭人則唾而罵之曰夷措華之孩於倭亦然迨其長也見華人則亦唾而罵之曰化外人今人之不能爲古人亦猶華倭邪不知者謂之性然唯習可以移之是聖人之

所以貴學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論語首時習爲是故也。故不佞曰習殊耳。是不佞之所以不貴爭辨之故也。觀足下所言。其無爭心者益明矣。屈先生之流風有在者益見矣。故不佞極其言以至于是矣。雖然不佞之所能言者。終止于是矣。唯足下思之。來喩又以魁星詩求和。因獲見足下及身之君之作。諷咏味之。可謂當世作者已。然祀星私室不佞於經無稽。且和韻昉自元白。和之又和。宋人所長。宋詩不佞未之學也。雖大孺人遺愛所在乎。以不佞之無稽而末學。不敢奉命。惟足下恕之。如其高作併書法妙甚。留鎮邃筆。又因訪字號。併及貴族出自。且承問賤姓。亦何見愛乃爾。昔源濃州甲賀之役。諸子皆殲。有孽孫物季任者匿之。遂冒其姓。是爲荻生始祖。建武時。有從役南朝者。頗以物部見錄。故子孫有稱源者。稱物部者。而荻生城在三河。國家之興。迫奔于勢。依北氏以南朝之暱也。其城爲宗室所有。亦有稱荻生者。今閣老有之。不佞惡其或混也。故稱物部。家乘所載。大槩如此。然遥遥華胄。昔人所誚。況本邦中古以來。賈韓之陋。往往有之。孰能覈其實也。其可徵者。奔勢之後。五世于今是已。藝禹祠。承旁詢藩中諸

君子。謝謝是歲相之酒匂。有治水者。亦建禹祠。不佞奉教刪潤其碑文。既退有對問一篇附上。賜覽。餘未旣八月初九

徂徠集卷之二十七

徂徠集卷之二十八

物茂卿著

書牘八首

復安澹泊

不佞茂卿。自少小仄聞大邦之風。私心鄉往者尚矣。恭惟西山先侯。以親藩之尊。爲桂石斯文。天縱之資。追蹤異代。乃間平不啻已。其好士下賢之盛。焜燁一世。則先明遺氓。有若朱舜水先生。暨僧東皐之屬。遙覽德輝。翩然來集。自餘文學之士。從游如雲。亦皆梁

君子。謝謝是歲相之酒勾。有治水者。亦建禹祠。不佞奉教刪潤其碑文。既退有對問一篇附上。賜覽餘未既。八月初九

徂徠集卷之二十七

徂徠集卷之二十八

物茂卿著

書牘八首

復安澹泊

不佞茂卿自少小仄聞大邦之風。私心鄉往者尚矣。恭惟西山先侯。以親藩之尊。爲桂石斯文。天縱之資。追蹤異代。乃間乎不啻已。其好士下賢之盛。焜燁一世。則先明遺氓。有若朱舜水先生。曁僧東皐之屬。遙覽德輝。翩然來集。自餘文學之士。從游如雲。亦皆粱

苑之選也。迨壯筮仕小邦。竊祿于胥。則從舊寅藤廣澤。聞足下之緒餘。方其之時。先侯業已即世。一時鄒枚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弟子。歸然以存。有如靈光。即欲鞭弭相遇。以訪典刑於老成。而拾鄴下之菁華也。獨奈賤職羈絆。弗果所願。尋因病廢。屛居都門之外。轍迹不至。交道益荒。遂至與海內諸君子曠若隔世。祇時時東鄉以望常山之紫氣。耿耿于夢寐間耳。近因平野生。忽接手札。頓酬素願。盥漱拆緘。朗誦屢次。殊不知不佞何人而便得大藩耆德。折節自卑。虛懷相推之至于此也。及讀至於鄙名轟海內者。愈益爲之慙汗弟已。是自緣去歲奉教譯六諭一書。而小技之名。播人牙頰。亦爲君子成人之美。故偶被齒錄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祇緣書中。又承以貴第七覽之作見徵。且謂鄉者使平野生問鄙意如何。爲是惘然自失者久之。益人有能有不能焉。如題勝一事。則不佞所不能也。是以凡有徵求。不問貴賤親疎。一槩謝絶。是平野生之所諳也。豈彼此因醉。一時不省妄允歟。是殆不可知也。於是勉强案其題目。則命意險絶。亦非鞿線枝之所能辨也。且不佞從幼匏繫。以至耆年。如井中蛙。數百里之外。輙足

迹不至。以故每值陳山川風景土俗之異尚。淡若嚼蠟茫然罔措。是何足以能紀述名勝。而供史氏之采録者乎。今以境。則常土之末習。如閬苑之邈乎不可臆度也。以題。則宋詩之末學。如蜀棧之巇乎不可企升也。夫以見聞之窄。加之才思之短。叚使强顔供應。徒爾拙累滿紙。祇足以貽笑文苑。辜負知己者之求焉。況書中所云。博求西京東都諸名公之作。是乃位銜之崇庳。既非其倫。聲名之隆污。亦乖其匹。豈容以幺麽姓名。慭厠其間者乎。所慮高明有求。卻之者似不恭也。雖然。所恃者通方君子。亦不强其所不能也。是以敢言所欲言耳。若夫自斯已往。雁魚來往。不以小嫌而終輟者。不佞之所願。具如前言。統祈亮炤爲幸。不備。八月十四日。

又

再辱手札。伏而讀之。亹亹數十百言。相推之殷有加。而見徵之切愈酣。不佞竊恠之。前書既言所以不敢奉命之由。而足下乃似漫弗之省者何也。豈不佞拙楷。喜作草書。破體欹歪。不可得而讀邪。何以强其所不能者之至于斯也。故今特勉强正書再叙。所以夫足下所命亭者。黃太史詩邪。宋詩之衰。太史爲之魁

是不佞平日所抛而棄者也。且碧於者。歇後語也。凡歇後語。詩固時或一用之。且如友于貽厥。皆出六經。六經士子所誦習。可望而識之。故漢魏以來。沿襲用之。遂爲常言。至於碧於二字者。乃異於是。大氐五山秃子。崇尚蘇黄。過於詩書。片言隻字。援爲典常。流風所被。滔滔至今。是陋習也。夫唐以來詩中碧於字何限。今突然揭諸亭扁。將何以能識其爲太史語乎。其識而不眩者。唯五山陋習爲爾。事屬奇僻。語涉險譎。以此相尚。亦不佞平日所唾而罵者也。且文章尚體。記者記其事也。今此亭者。足下之亭也。而在常州。故欲爲之記者。必取諸亭之制。亭之制不可得。則必取諸常之山川景物所映帶。庶乎足以爲此亭記耳。若或常之山川景物不可得。則亦必取諸足下。庶乎足以爲足下亭記耳。不爾。可以爲此亭記。亦可以爲彼堂齋樓榭記。故文章法。必謹諸。若無所得一手此。而漫然議論亭所以名。敷衍以爲記者。宋文之弊也。故永叔之晝錦堂記。非記也。東坡之赤壁賦。非賦也。韓文公廟碑。非碑也。皆論也。論而妄命之。曰記若賦碑。是謂之不識體。是又不佞平日所黜不取者也。今儻强爲足下爲記。邪亭之制。與常之山川風土。皆既不

可得。而不佞之於足下。僅一通書而已。但識其爲大藩耆宿碩儒而已。是何以能取諸足下乎。所截黃太史語者。演雅邪。太史之爲演雅。乃以不得志於時。而托此以遺懷者也。聞足下嘗由文學侍從臣。擢爲百夫長。儼乎一藩之望。是其得志。固非太史之比。而士之抱器適時。其自以爲遇不遇。亦有未可以一槩言者。則安知足下之必非太史比哉。然是特知音士之所知。豈不佞之所能知。要之傾蓋之猶未。而僅僅乎一接書。皆無所得于鄉數者。則不能不從宋人舊套。而強爲其平日所不屑爲者。是不佞所以不敢奉命

故也。故前書所謂所不能者。實其所不爲也。夫不能者與不爲者之狀。孟軻氏嘗言之。足下之所疑。豈在此邪。然又曰。不爲其所不爲。是所不爲者之甚於所不能。君子之道爲爾。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豈君子而苟爲之乎。而前書謂之所不能者。乃初接書之際。稍柔其辭。以微見其意云爾。亦禮也。何乃足下不見察之甚也。雖然。是自不佞之所爲道。與足下異耳。豈必自以爲是而咎人乎。如足下。則當別有所爲道。豈不佞之所能與知乎。但以解其所不奉命之故耳。若夫足下書中。兪不佞以爲記之方者。或犯孟

軻氏王人之譏。然一時偶然之失。何必深責之。不佞亦當有未免唐突之罪者。伏惟足下其恕之。餘未旣。

又

岡君致足下前月書。捧讀知其矍鑠者狀。欣慰曷勝。書中又言及文章之業。諄諄弗已。下問數事。何其謙虛之至于此也。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抗顏爲師。豈讕劣如不佞者之所企及乎。前承以貴亭記見徵。欲勉强塞命。而有所不能。故敢陳已見。以明其所以不能之由。然文章之道。亦多端焉。人各有所好。豈容强乎。故曰。非以爲它人作文之法云爾。足下盡察諸。如蘐園隨筆者。不佞昔年。消暑漫書。聊以自娛。本非以公諸大方君子。誤墜剞劂。遂背本心。且其時舊習未袪。見識未定。客氣未消。自今觀之。懊悔殊甚。忽承獎借。不啻泚顙。益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然已業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隨筆所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論哉。何足論哉。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率多古語。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益有年矣。始自六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

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而不復須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啖蔗。於是回首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祇李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不佞乃用諸六經。爲有異耳。然六經殘缺。其不可得而識者。亦復不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足以爲恥乎。而宋儒句爲之解。字爲之詁。是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也。其謬不亦宜乎。不佞則以爲道之大。豈庸劣之所能知乎。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知之。亦非今人所能知也。故其可得而推者。事與辭耳。事與辭雖卑卑焉。儒者之業。唯守章句。傳諸後世。

陳力就列。唯是其分。若其道。則以竢後聖人。是不佞之志也。大氐漢儒注。雖亦有紕繆。距孔子時未甚遠。其說皆出於七十子門人相傳授者。如宋儒之時。則歷世彌久。且自昌黎去陳言。而古辭之不傳於世者久矣。皆以今言視古言。且不識古文體勢。是以穿鑿甚多。又疎於禮。如濮議。諸儒聚訟。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求諸儀禮。不竢多言。本自了了。又如家禮神主制。長尺有二寸。象十二月。凡禮用十二。唯天子爲然。祭四代。唯諸侯爲然。伊川乃用諸庶人。豈非僭邪。大氐孔子時學問。專用力於禮。而宋儒不爾。其所主

張理氣之說。六經無之。唯易有形而上下之言。然所謂器者。亦制器尚器藏器之器。本文可証。豈氣之謂乎。天理人欲。出於樂記。而不言去人欲以盡之。夫人欲淨盡。豈人之所能爲乎。克己之己。爲己私。然六經無此例。且下文由己。乃人己之己。孔子一時之言。豈若是乖張乎。解格物爲窮到於事物之理。是加窮理二字。其義始成。殊覺牽强。且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豈可望之學者乎。且天下之理。豈可窮盡哉。明德之解雖美乎。至於詩左傳。而有不合者焉。且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爲苦孔孟之言不合。而設爲。然胚胎之始。氣質在焉。故古無此言。而孟子性善。亦大槩言之耳。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本言循聖人之教以行道於天下。則聖人之治不難也。而宋儒乃求身爲聖人。然程朱既不能爲聖人。而孔子之後無復有聖人。則是懸空言以强人所不能也。至於變化氣質。亦經無此言。氣質天之所賦。豈可變乎。人各隨資稟以達材成德。用諸國家。辟諸刀鋸椎鑿。各殊其用。以成大廈。雖三代亦然。豈必須變乎。如禮者。經所言皆禮樂之禮。程朱以爲性。仁齋以爲德。豈非强乎。六經之

言本。自平穩。故聖人之道。萬世可行。至於宋儒。則務爲新奇之說。以强人之所不能。爲要之昌黎好議論。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程朱二公生于其世。習以爲常。不知求諸事與辭。亦不自覺其與古背馳耳。上之所言。皆宋儒之說。且舉其綱要者。亦萬分之一。其它紕繆。不可枚舉。爲不佞直據經文。以事與辭証之。不復須訓注。故其所見與隨筆時大有逕庭也。夫不佞以宋儒爲新奇。而足下少服文恭先生之教。意者必習於宋說者。則必以不佞爲異端邪說。唾而罵之。是以不佞之爲此書。握筆踟躕者久之。然是而不言。足下必以隨筆爲不佞終身之見耳。匿其蘊以阿人者。不佞於交義恥之。故敢陳之。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亦所不辭也。惟足下亮之。如處佛氏之說。不佞近有對問一篇。附覽。又如譯筌一書。不佞二十四五時。從學之士錄。不佞口語。其後十年許。頗有增損。現今印行。若夫寫本。則舊稿耳。要皆兔園冊子。豈足掛齒牙乎。又承問雖字法及猶尚尚猶。不祥莫大焉。無不祥大焉。不佞竊意其義全同。但語勢異耳。凡學文章要識體。故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法。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若混而用之。則緝錦以布者類也。柳儀曹論石鍾

乳其與左氏異同亦如此隨筆中西京乃指西漢大體謂治道大體也時殘暑尚在伏以自愛不備八月十三日

又

接書兹知足下患眼之狀已而復初聰明亡恙吉人天祐何慶加之不佞發書之後頗亦自悔剴直之言或獲罪大藩君子也及得賜答我心降矣若夫辭義優厚益謙益恭不啻前書之比者愈以見西山先侯及朱先生流風有在哉祇不佞前書所言亦自言所見耳豈足以爲它人作文之法乎大氐文章皆有所祖述亦各爲其所學而乃以己律人大非不佞之心也足下其亮之不佞僻惰一病夫無意聞達與世相阻幸承弗捐音問不已伏察足下之心亦古所謂君子愛人者豈不敬服故聊罄所蘊以俾知不佞之所以爲不佞則庶乎足以遂久交弗替之義已不則不佞悻悻小人終不能隱忍自枉以永徼寵靈於足下是不佞前書所以深體足下之盛意也豈自以爲是哉何況以爲它人作文之法哉伏惟鑒察時暑甚其慎起居以永崇一藩之望不佞劣劣依舊幸勿紆高慮不備頓首六月望

又

接十一月望日書。玆審足下起居納祉。是大慶也。不佞劣劣依舊。前書妄陳愚管。切慮見怪。乃言文恭先生亦有所不滿於程朱者。往往逗漏筆札之間。因憾不得聞其說之詳也。又言西山先侯。首莘儒者陋習。且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寡人亦儒者也。是自非常之君所見。逈踰流俗萬萬。因又憾時相及而遇不及。恍如異代。徒爲之悵望已。不佞經術。亦由聖人之道。卽人君之道起見。是其根本也。雖宋儒豈不然哉。祇爲其貴精賤粗。重內輕外。故所主在彼。而不在此。遂致類佛老耳。嚮者所論神主制。承問其詳。是在經傳。本無明文。雖不佞。豈能鑿空爲之說乎。唯漢志載。天子主尺有二寸。六孔相通。不題識其面。而背有題識。其圓首處。不與伊川同是已。是雖漢制。亦古來沿襲所傳。何以言之。古者士大夫皆有廟。漢以來乃不世祿。則無廟。是以其主制不傳。但傳天子之制也。又載荀氏神牌之制。題識其面。而無通孔等制。亦無趺。是溫公所據也。伊川主制。尺有二寸。圓首通孔。微變其制。而題識其面。陷中判合。乃其所特剏也。葢主者所以棲神。故六孔相通。一廟一主。無廟無主。既有其廟。

不須題識。號謚自明。而題識其背者。守者之所識別也。後世士大夫。其在官。猶逆旅。故祀於其鄉。鄉者庶人所家焉。庶人之制。祀四代於一室。神位叢然。不可得而別。故設牌以別之。牌者所以表其位也。故題識其面。非所以棲神也。故不通。孔是主牌之所以不同也。宋儒不習禮。不能睹其制以識其義。所在遂混主牌以一之。豈足以爲知禮邪。夫稱主則棲神。棲神則神常在焉。不可以不尊嚴之。故古必立廟以厝之。門堂房室廊廡悉備。必有官以守之。必有巫祝以奉之。必割牲佾舞以祭之。皆所以尊嚴之道也。今祀四代

於一室。尊嚴之道不足。豈神所常在處乎。無官守。無巫祝。不割牲。不佾舞。豈得稱祭乎。庶人之薦。已掃一室以設一日之位。薦訖卽撤。故荀氏溫公爲合禮。夫牌以表位焉耳矣。有趺亦可。無趺亦可。木牌亦可。紙牌亦可。蹔以表位。豈有定制哉。稱祭則四代爲僭。稱主則尺有二寸爲僭。是不佞之說也。後世儒者。徒好標異於世俗以自矜。而其意以爲實無鬼神。故率沿伊川制以爲儒者之禮。當然而不知所以尊嚴之道。則先王敬鬼神之意荒矣。明朝之制。稱神牌而不用伊川。其陋不慊於人意者。可以見爲然。其士大

夫六年一省親。十年一省祭。尚得歸鄉以從事庶人之薦。而此方儒者。乃勸諸侯大夫用伊川制。何其謬哉。士人雖有采邑而不居。皆館于城中。屋舍猥陋。百事苟且。宂迫無暇日。齋且不能。況祭薦乎。尚何問主牌異同乎。與其祀而褻瀆。孰若且從世俗所爲薦於僧寺之爲祖先所安享也。悲哉。聞貴邦制度。西山先侯。頗有更張意者。必有禮俗可觀。不知得與聞乎否。餘未旣。

又（附別幅）

春月賜書。時因陰沴殢人。夙疾婁動。體中不佳。頗厭筆研。荏苒過月。呻吟之間。忽蒙名見。執謁殿上。則賀者踵門。無復虛日。書牘紛沓。令人眩嘔殆復踰月。夫天違顏咫尺。陪臣之節。榮莫甚焉。而麋鹿之性。遂乃落落。於是撫躬自省。轉堪愧歉。近以少間。稍稍探篋。誦繹來美。深挹盛意。如不佞所辨神主制度。乃承以西山先侯及文恭先生遺事見教。亦足以証鄙見不悖大雅也。竊以爲幸已。至於以處舊主之方見訊。則何足下至性乃爾。愚見具別幅。又近考究歷代度量制。因讀朱氏談綺。載文恭先生論明三種尺。前後說頗相牴牾。豈記者失邪。其書係足下所錄。必當識其

由。又此方以三十六町爲一里。令文所不載。未審其昉何時。又毗尼僧家相傳唐一升。以弘安時升挍之。當六合五勺。未審弘安時用何升。大氐建武時。王室南遷。凡百制度。由此以淪。弘安乃在建武前。則是必宫家制也。毗尼僧深戒妄語。其說如可據。貴藩修大日本史。亦足下所與裁。意必於是二者。有所考覈。伏請見教。幸甚。岡孝先者。亡荊從侄也。頗穎敏嗜讀書。一二年前。收録在貴藩。聞近移史局於國中。則渠亦從遷。行將朝夕儀範。日飫玄誨。愚不佞深爲渠幸之。渠亦幸甚。時下暑熱。伏惟自重。

承問。今世頗有據家禮修祭祀者。叚使知其非禮之正。未必能率然易以牌子。縱易之。將處舊主於何地乎。瘞之焚之。皆非所宜。此非順非襲故之謂。而爲人子者。其心實有所不安也。愚按有制禮焉者。有傳禮焉者。有行禮焉者。三者自別。不可槩論。何也。制禮焉者。三代聖人是也。虞夏讓。商周繼。所因雖同。其文質損益。豈凡人所能與知哉。傳禮爲者。仲尼之徒是也。杞宋無徵。故獨取周禮。誦以傳之。夏殷雖善。奈其亡滅。周禮雖備。奈其散軼。聖人之智。不可測。而散軼之多。不得類推以識之。故恪守殘經。不敢厠以私見。是

今日儒者所務。如不佞鄉論神主之制是已。皆所以尊聖人也。至於行禮焉者。乃有古今華夷之分焉。古之時。夏之禮。不得行諸殷。殷之禮。不得行諸周。周以後皆然。異代之禮。悖時王之制。臣子所不得爲也。故繁文末節之至瑣屑。或如可不必拘者。雖仲尼之聖。亦皆詳問而固守之。凢戴記諸書所載。所以欽時王之制也。是古之行禮焉者爲爾。後世則殊。是葢三代聖人之智周物。物爲之制。曲爲之防。故世之行禮者。莫有所不足爾。後世之制禮。其人非聖人。不達禮樂之原。一切苟且。徒爲觀美。顧其智不周物。而禮始有所不足。故世之行禮者。於其無時王之制者。則不得已。遥取先王之禮。以己意斟酌以行之。如温公朱子是也。既已斟酌。豈責其必合先王之禮乎。況吾邦先王不制喪祭之禮。是以世之人莫有所遵守。則又苦於三代先王之禮難讀。乃近取朱子家禮。而代殊土殊俗殊。故亦不得一一遵守以行之。則又必以己意斟酌其所宜。而後始得行之。不者。終不可得以行之矣。夫斟酌者何。求合人情也。傳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則聖人之制禮。本於人情矣。故今行禮而求合人情。可謂弗悖已。仲尼又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故今求行禮亾於禮者之邦。亦唯是已。豈責其盡合先王之禮乎。昔者宰我欲短喪。仲尼曰。女安則爲之。是雖責辭乎。然其所期在心之安已。今足下以心之安不安爲説。可謂知禮之意已。不佞乃謂程朱之禮。使其自行之而已。亦何不可也。辟諸伊尹夷惠。均皆學聖人之道。乃夷攷其行。則清和與任之異撰。而仲尼未嘗少貶之。皆稱以爲古聖賢。可以見已。然愚不佞所惡於宋儒者。乃世人尊信程朱。過於先王仲尼。恪守其家禮。而謂是儒者之禮也。而不復問其與先王仲尼所傳之禮何如。嗚呼禮也者。被之天下者也。豈有所謂儒者之禮乎。此說一盛。聖人之道。不可行於天下。一與毗尼清規相似者。不亦小乎。究其心。不過務自標異於世俗耳。其小宜哉。是雖末流之弊。然推其原。程朱亦有不能辭其責者。何則。禮者古聖人之所制也。宋儒乃曰。仁義禮智之性。又曰。性卽理也。於是遂取理其會聽建以爲禮之本眞。故其論成王賜伯禽祭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禮。夫成康之時。非周之隆乎。此而非禮。則周終無禮也。豈先王以禮樂爲教之意哉。是

其理障所錮。執拗自是。封己太高。逞私見以非擿萬古。遂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則末流之弊。作俑者誰歟。不佞曰。以制禮言之。程朱之擬聖人。非也。以傳禮言之。程朱之亂古制。非也。若以行禮言之。程朱之禮亦可。世俗之禮亦可。特以己心斟酌先王之禮亦可。夫先王之禮。既不可全行於今。則人人以己心所安斷之可也。人異性。心如面。其心所安。人人而異。庸何傷乎。祇人安於習。故習於世俗之禮者。不以程朱所定爲安。亦猶足下以程朱之制爲安也。是亦不可不知如此。謹對。

答松子錦問神主制度

吾邦俗間所爲牌子。多雲首者。尺寸大小不一。從人所好。皆謂浮屠法。然浮屠但奉佛天。不奉祖先。佛天皆塑像。豈有之乎。今審其制。迺神版。又謂之神位。非神主也。皆中華所流傳。雲首予嘗言出會典。會典誠無之。一時見諸他書而誤記耳。世儒者恪守考亭法。而謂爲先王之禮。遂黜俗間所用者爲浮屠法。雖熊澤伊藤二先生。力排宋儒。亦一切遵用考亭法。弗敢違。皆無替之失也。此方浮屠所杜撰。唯題梵文及戒名者耳。然世俗無字諡。其官爵花名。皆世襲。不可得

而識別。則不得無戒名。亦勢所必至也。今儒者旣黜戒名。適題諱以別之。豈敬神之道乎。其過適相等。所爭止神主制。然所守者未必先王禮。所黜者未必非禮。夫吾邦　先王不定喪祭禮。今國家復無定制。君子之生於斯邦也。亦行己之志。以竢後聖人。苟其中禮。可以爲王者師。如之何其可也。茂卿謹按。主與版意謂自別。主者廟之主也。有廟有主。無廟無主。毀廟藏焉瘞焉。所以寓神也。故六孔相通。神集於虛。初喪無主。則設魂帛。師行載毀廟主。無毀廟主。則以幣及圭祭之。奉而出以代之。是豈有題識乎。一廟二主。其

配微短。其尊旣專。可望而識之。可無題署。題其背者。有司之守也。版者所以表識其位也。非以寓神。故無孔。其形挺長。題其面蓋秦漢以後。臣不世祿。則無邑無廟。祀數世於一室。神位叢然。不可望而識之。故以表其位。是主版之所以殊也。許愼五經異義所以言卿大夫士無主者。戰國以來。世多游宦。觀韓魏先秦郡縣其國。則臣亦多廩奉。夫無采邑則無廟。無廟則無主。是以其制弗傳耳。然左傳孔悝反祏。公羊攝主而往。士喪禮有重。重主道也。則士大夫豈無主乎。唐制。天子尺有二寸。三品以上一尺。用古諸侯禮。四品

以下無主。據許氏之義也。晉安昌公荀氏神版長尺有一寸。既非主。故不以近僭爲嫌。其祠在鄉。父爲三公。子爲庶人。猶尚得以奉之者。秦以後爲然。故無復貴賤之等。宜矣。唐四品以下。益用此制歟。至於伊川考亭法。則長尺有二寸。謂之主則僭矣。挺長其形。旁通二孔。題署其面。是混主與版而一之。曰趺方四寸。象歳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是其意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可以用之。不然。尺寸之度。所法象何倨也。人無貴賤。稟性於天。厥生之初。皆聖人無殊。是其家言。故其意謂死歸於天。天子庶人何別。亦佛氏法身如來遺意。夫禮者所以定分也。制禮無等。豈禮乎哉。故伊川考亭。可謂無知妄作已。當時司馬溫公儀用牓子。非二子所能及也。降及明代。率皆神版。而會典不言尺寸。高祖諡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他帝與后。諡亦皆不下二十字。則版長當近三尺。臣下牓。假如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榮祿大夫襄敏公神位。上加顯祖考。豈尺有二寸所能容哉。又載大社石主。高

五尺。神牌高一尺八寸。朱漆質金書。府州縣社石主。長二尺五寸。神牌亦當短。而高二尺二寸。朱漆青字。迺爲太社止書帝社之神。府州縣社上加某府等字。故反高耳。清會典載。親王郡王牌位。高二尺。明清相沿。意者明制亦爾。則知題署其面。自當牌子。其長短亦隨字數多少。觀望所在。金字塡青。亦其所也。今好學之士。欲守古禮。其有采邑者。建廟于邑。則當設主。依唐制。諸侯減一等。則大夫。又減一等。則士。尺寸自見。不然。東第結蔵。有文可據。其無采邑者。城中第宅。變遷不定。何況邸中舍偪促。豈得立家廟。則當依荀氏神版制。是既非古禮。其尺寸及圓首雲首。或趺或懸。或紙牌。祭畢焚之。皆從便可也。要之主以寓神。有廟有主。則必有人守之。水火不虞。奉之以出。版以表神位。雖毀棄之。亾害至於題署。愚不佞竊謂其有別號者。書別號。無者以歿月日支干配以伯仲。庶或不失古意矣。禮字殤。則因其諱爲之字。亦不爲無據。主版制列于左。

杜氏通典卷四十八曰。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通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

ヽ此周制

又曰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

此其配稍短之證

又曰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背。卷一百三十九三品以上虞祭曰先造虞主。以烏漆匱匱之。盈於廂烏漆趺一。皆置於別所。註虞主用桑主皆長一尺。方四寸。上頂圓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其趺方一尺厚三寸。四品以下無。

此天子主尺有二寸。三品以上主一尺。爲異耳。其它皆同。則上文脫方四寸三字。一寸二分廼一寸一分之誤。蓋方四寸。除一寸一分者二。其餘適當圓徑一寸八分。

卷四十八曰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

拭之。藏以帛囊。白縑裏。盛如婚禮囊。板與囊合於竹廂中。以帛緘之。撿封曰祭板。

此神版制也。厚五寸。恐當五分。而八分大書連讀。必是八分字。後人不解。遂改五分爲五寸耳。不然。豈得謂之神板乎。

享保癸卯九月二十二日燈下書

答東玄意問

問曰。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對其門人以忠恕而已矣。則忠恕者。其行道之霸柄乎。夫子又對子貢以其恕乎。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强恕以行求道。莫近焉。按此數語。則知忠恕者。爲仁之術而不曰仁。而曰一。如何。答曰。吾道者。孔子所道也。孔子所道。卽先王安天下之道也。故孔子每使學者用力於仁焉。忠恕者。爲仁之術也。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孔子所以不言仁而曰一以貫之者。古人學貴乎實焉。學者眞能用力以得夫所謂一以貫之者。則仁在焉。若不能得夫所謂一以貫之者。則仁徒爲名目耳。且人之材有至有不至。故仁不足以盡之。而有信義智勇種種名目焉。今學者不知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徒求諸論孟。而不知求諸六經。其於仁也。徒

泥惻隱之言。而不知歸重安天下。其於道也。或謂當行之理。或謂往來之道。或謂倫常之道。而不知禮樂之爲道。其究至於徒以講說爲明道。其何以能與知夫一貫之旨哉。曾子學六經者也。然後孔子語此以一貫耳。

問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與子思所謂勇同乎別乎答曰。孟子書主闢楊墨張儒家。養浩然之言。主加齊卿相不動心。皆勸人歸我之言。孔子之言則異於是矣。曰仁者必勇。學者欲勇。莫若學孔子。大氐孔子之道。先王安天下之道也。中庸孟子。皆爲老莊之徒謂先王之道爲僞而設焉。故其言與諸子爭衡。自此而後。降爲儒家者流。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曰誠者天之道也。曰性善。是皆務明聖人之道非僞耳。主意所在可知矣。後世學者不知古文辭。故不能讀六經。又不知中庸孟子主意。徒見其易讀。遂以爲六經階梯。或以孟子解論語。殊不知二書皆與外人相抗者。則其言有所偏主也。其言有所偏主。則其於聖人之道。得於此而失於彼焉。其言但堪使人尊聖人之道。而不能使得聖人之道焉。故中庸孟子者。議論之雄也。

問曰知卽行的行卽知的悲而泣喜而笑其間不容

髮而聖人教先行敏事益行當勉至知不假修爲乎答曰。知卽行的。行卽知的。誠爾。但未知所謂知者知何。行者行何也。徒知孝悌忠信仁義道德字面。未足以爲知之。大學格物致知。宋儒引窮理解之。不識古文辭者也。詩書禮樂。古先聖王教人之術也。故謂之四術。人在聖人術中。自然有以知之。何者。聖人以此易其耳目。換其心腸。此術也。譬諸都人所笑田舍人。不見其可笑。其人來居都下者三年。自然見其可笑。此所謂術也。近時洛陽學者。徒讀論孟。僅知其孝悌忠信等字面。而不知從事六經。是猶田舍人之於都人也。故不知從事聖人之教之術。妄謂悲而泣。喜而笑者。陽明象山之學也。

問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由吾之所制有毫釐之不直一見便見若仁義吾以爲仁吾以爲義而所謂依仁由義者猶方圓由規矩乎如何答曰。以依仁由義爲規矩。此近世洛陽主張孟子者之說也。孔門專用力於仁。至孟子時。迺有墨氏。則單言仁者混矣。子思言中庸。至孟子時。迺有子莫。則專言中者謬矣。故孟子並言仁義。此與外人爭者也。與外人爭者。徒舉其名而已矣。徒舉其名。而不得其物。則何以知而行之

哉。古曰。禮樂者德之則也。故捨禮樂而語規矩者。無寸之尺。無星之秤耳。

問曰自士大夫至舟子車夫有不受爾汝之辱殺身致身者當是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而於惻隱不忍之地則能致其身者千萬人中一二人而已蓋風俗之所習乎抑東方地氣之使然乎答曰。此亦近世主張孟子之說也。孟子書爲老莊謂聖人之道爲僞而設焉。故謂性善。又以仁義推本諸人心之自然。而明仁義之非僞也。然孟子時。風流猶存。名義不差。故曰仁之端也。義之端也。蓋惻隱何以盡仁哉。羞惡未必義

矣。所謂殺身成仁者。在從容就義者也。一時感激以殺身者。匹夫匹婦類耳。大氐義而非仁者。所謂不義之義也。何足以爲義乎。

問曰以利害爲心凡人之情也聖人設爻象乃從陰陽逆順說吉凶悔吝以去利害之心則自化爲道如何答曰。近世儒者。誤讀孟子首章。故義利之辨太過焉。大氐義利豈判然二物哉。避害就利。凡人之心皆爾。凡人之心。卽聖人之心也。義之至。利必隨之。如孟子以利天下爲心。惠王迺欲利其國。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但孟子語意激甚。是其所以有弊也。子罕言利。

蓋爲世尠大心者故也。它日孔子對仲弓曰。勿見小利者可見焉。又觀舜九功。六府三事。利用。厚生。正德。果若近世儒者之說。則唯正德可也。何必有利用厚生乎。又如卜筮。聖人以神道設教。奉天命以行之。不止卜筮。凡禮樂刑政皆爾。此仁術也。今學者不讀六經。其所見與孔子時學問夐別。故其所言皆臆度妄想爾。

問曰平治天下國家者非道德之君則不可也道德之君必有先知之明所謂聰明睿智者據德而聽而明而睿而智所謂先知者履霜堅氷至之義也不取諸始爭得權事於未然哉自家日用瑣細得失是非尚係于此抑天下之廣大不亦可如斯乎如何答曰。開國之君。制作禮樂。陶鑄一代。是聰明睿智。聖人之德也。非學而可至者矣。守成之君。奉祖宗之法以行之。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人者。仁人之謂也。學而可至者矣。故孔子教人以仁。若夫據德者。學者之事也。德者性之德。人隨其性所近。各有其德。萬殊不齊。據而不失。皆可以至於道。爲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所以養其性。而成其德也。孔門之教人。各因其材而成之。不强其材所不能。可見焉。近世學者。乃謂學問之道。

所以補偏救弊。果若其言。則斷鶴脚續鳬脛。人人欲爲聖人。可謂謬矣。

問曰道有正有不正志其正謂之志道乎君而有君之分臣而有臣之分據德猶據城之據乎所行有仁有不仁擇其仁而依之禮樂六藝者輔翼道德故曰游於藝乎如何答曰。志道者。志於先王之道也。道者統名也。其所指甚大。而無下手處。故止言志耳。凡單言道者。皆指先王之道。爲如道有正有不正。則大非孔子時語意。後世儒者。皆汩沒是非海裡。故有是等說。不可從矣。據德者。人人各據其性之德而不失之。皆可以至於道也。依仁者。孔門教人要緊處。苟能依仁。則其德萬殊不齊。皆不畔於道矣。若謂擇其仁而依之。則不識仁者言耳。六藝亦仁之術也。但仁者道也。故可常依不離。六藝有事。故時游之耳。

問曰治亂興廢窮達行藏有時有命有分有位不可如之何而已然則貧賤何憂凍餒何憂曾點風詠於舞雩蕩蕩乎負出於三子之上故夫子特賞歎而與之乎如何答曰。以知命安分而語曾點。皆不曉一章文勢。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孔子嘗曰。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曾點志于斯。故孔子與。爲世多以知命安分語

用舍行藏。果其言之是。則釋迦老子之學何擇爲乎。要之有道存乎爾。行者行是道也。藏者卷而懷之也。冉有季路公西華。莫非道矣。然其志欲小用之。而曾點志大。不欲小用之。故云爾。史記謂曾點有志禮樂之治。是必有所傳授也。不爾。不與章首孔子發問語相應。

徂徠集卷之二十八

廿九卅 上

徂徠集卷之二十九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五首

與悅峯和尚

昨扣梵僑。始接慈丰。種種眇譚。如響應鐘。大則舂容。小則吁喝筆飛生風。墨落成花。意者自性眇明。月照萬川隨遇爲形。靡觸弗通不然大方之士纖細弗遺。如和尚孰能信之哉。加以諄諄善誨。和氣可掬歸後怳然幾乎心醉。益嘗歷撰世所謂善知識者。或孤峻

3467883 v.10

絕物。或町畛立防。要之陂量汻洋。獨於和尚見之耳。昔大函氏。評王李二家。有曰。峨眉天際白雲。孰若滄海迴瀾。益言高不兼大而大迺能高也。雖曰弗類。亦近取譬。汗不阿好。何其獻媚。所憾者碎錦片璣。悉歸公上。微言緒論。不留底案。譬諸貧子夢入龍藏。暴富瓌寶。黃粱一熟。依然空手。但覺甘露堂中醍醐味。猶且着齒頰間。漱口不去也。伏願甘露味三字。禪暇重勞巨筆。掛在蝸廬。則和尚夙緣一語。永爲不朽矣。敝友煥圖一律。亦要高和。切慮和尚或倦削牘。故渠不敢另啓。憑僕致意。勿曰失敬。伏乞允容。香比丘深感盛意。口嘖嘖弗置。諒鑒。時下霜冽。貴體何如。不可風之疾頗差也否。萬惟爲法自玉。不宣謹白。

又

嚮者辱蒙特差柏侍者。訪及敝舍。賜以答柬。加之妙墨及手爐一事。薰盥披讀。情意深厚。不覺三嘆。嗚呼和尚者五千里外人也。諺云。秦人視越人肥瘠。是豈非以水土不同。氣習亦殊。無鄉里之舊。乏平生之交故歟。迺不佞何以獲此盛意於和尚也。毋論不佞幼耽典籍。景慕華風。卽和尚亦以不佞箇中人哉。四海爲一家。天下皆弟兄。名教中外。將異將同。況不佞蕭

然一在家頭陀。省吾固已言之。宜其臭味同也。人或勸不佞參禪。禪何可參。或笑不佞不會禪。禪何可會。或謂不佞天生禪。此猶作禪會者。雖然。這般說話。不佞亦自嫌其似禪。不佞與禪終是沒交涉。是或所以與和尚相忘形骸外者歟。重荷賜愛。故聊及此。公堂再面。不佞當日名在世子左右。不得遽離職局。私自款語。可恨可惜。但憑甘露味三字。遂如所欲。曩昔半日之間。洒得與此生相隨矣。行及硯凍呵毫時。倍當知和尚之愛我哉。意法旆迫當西指。秋色將盡芙蓉。峯上雪。寒色照人。不識中華有此好孱顏否。岱山華想當相伯仲耳。琵琶與西湖終何如。忙中不要賜答。回山之後。或能以此二事相報。幸甚。路上善食白玉。東州所出乾栗子一篋。聊將菲意。此物京洛所無。故上。粲入茲祈。香洲煥圖。各上書奉謝。謹致。不宣。

又

青鳥報信後。月之晦者以明。微者以盈。盈者殆乎復虧矣。而不修一字於左右也。不佞之罪莫甚焉。維時風氣之不于常。同僚多病告者。省吾亦擢職。祗命于左右。而百冗蝟毛。獨集于不佞之身。則不佞之不獲離局以執謁者。爲是故也。雖然。猶且日日引領北望

以謂冀其有少暇乎。其或舊盟之可以尋也。以至於今而不能矣。是亦卒於不能焉耳。方客歲之別則曰。以期來歲。歲來而不可期。天之慳良緣也。甘露堂中話。終爲杳然。獨以省吾之在側。是以自安已。嗚呼。既先之以械教。又申之以盛意。庸何能謝。伏惟和尚。榮膺寵錫。紫氣被身。德望日卲。聲譽日延。方此繁務。勉哉。令圖纔修尺牘。聊候起居。是亦不獲已也。古人曰。十書不如一面。唯和尚賜照。外具菲物。少將鄙意。勿卻是祈。

又

前奉書候起居。且以謝怠慢之辠耳也。豈意更辱答教。辭旨儷美。情義兼殷。何其見憶之深也。捧誦三四。以至所謂游賞之地。輙以少不佞爲恨也。不覺憮然久之。嗒焉不勝神往矣。而其後不佞奉役敝園。鞅掌之間。能獲偸閒於八十八境之勝。則亦猶和尚今日也。此焉而想彼。今爲而推後。緣若是乎慳。而神若是乎遘也。造物之弄我哉。聆日朝城恩賚大腆。可謂不墜繩武也。又聆讜言諤諤。若其行也。天下蒼生之福也。則和尚亦吾名教中人哉。神道設教。有以將之歟。豎儒輩足愧死。爲敬服敬服。所托一事。早辱玅筆。惠

之所及。不但不佞也。時維首夏。杜鵑適鳴。想回山之期將近。嘗聞之。君子贈人以言。三教圖像一函。國工狩野永眞畫。日題鄙語于上。雖非君子之言乎。鈞之亦言也。是足以爲贈。謹奉左右。惟祈神鑒。不盡。

書成。適有賤恙。未輒果上。昨日迺蒙高徒石窗師捧腆貺二件。儼然賁臨。口致盛意。綢繆之至。感激不已。切憾局事正急。簿書塡委。不能洗硯滌筆。改布肝腸。敢就楮尾。聊添數字。萬望海涵。明日五十三亭。山長水遠。再面難期。臨風於邑。伏惟珍重自愛。草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實爲勸懲設也。拙荊在世。譯作倭語。命工上梓。板共二枚。藏在于家。今謹送上。盇士人藏板。人自不識。求者甚尠。或付書鋪。則爲射利之具。伏煩老和尚帶回本山。打若干本。廣施世上。利益無量矣。拙荊平生雖未克信因果。然其好善出自天性。故是么麼聊以酬渠志願耳。鑒納爲幸。

又

岡生西歸。歸則直欲走宇縣上檗嶠謁和尚。然後就館。厠人所也。來別不斐。以道之故。因裁數字附上。始

理師還時。亦嘗修木桃之敬。不知能無浮沈否。方今金颸漸韻。玉瀣已纍。煩歊去體。凉爽披襟。想和尚解跏離蒲。曳錫鳴屐。消搖乎山谷間時也。眼界之所及。足迹之所涉。亦能有娛心陶情者邪。宇縣古稱菟道。有稚王者居之。方其與鷦鷯氏相讓天下也。讓而不得。則死之以解天下之望。其大節固超泰伯伯夷而上之矣。方其讓之時。民貿貿然莫知所之。貢賦委路側狼藉。然今其秋矣。收穫雖昇平乎。豈若彼其時欲貢不得貢者比哉。和尚倘得其遺碑若祠於茂草荒榛中。試一標榜之邪。不朽盛事也。其後數百年有喜撰法師者。廬于菟山頂。神仙中人也。善國風。雋詞妙語。着人齒頰中。洗而弗去。嗣後有左相藤賴通者。作爲菟語。瑣瑣卑矣。今試聽岡生之霏霏談。或能勝之矣。其後則三位源賴政。舉高王戰敗而死於平等精舍。扇皆至今乎猶存矣。十萬兵化爲熠燿。夏月團團乎菟水上。冤結不得解云。亦在和尚一懺而已。其後又數百年于兹。播在口碑者。率蝸爭事也。岡生諳演史。則頗言之。和尚禪餘一聞其談。亦堪消間也。生頗爲諸貴介公子狎。及其去也。顒然竢其再東者。不但數人而已。渠則稱道和尚大恩不已。更賜青盼。感爲

能輟渠已改過自懲請厚遇之它在生之口不備

又

條風吹物衆竅皆響殊覺調調之刁刁莫不從東韻起矣山中草木想當出和稚音與造物相酬答亦東方之韶濩哉悵然作如是念者久之忽接赤牘茲知清福自如爲之喜躍寶笏七珽西嚮拜嘉祇不斐執心制者再朞未浹客歲陽九維嶽降殃土伯觺角觳觫婁驚上霾下溢庶覬桑田由是警惕頓企祖鞭自顧尪羸殆不勝衣奮激之至憖開晩輩雖然宴樂尚違幃第唯影風人之趣久矣絕口颯颯大國寥乎亾閩信乎出世入世有鐵圍之阻也遂使子墨客卿冃匇匇就役簿領中以不能步驟宮商五音之協宜其憾于新主人不似舊主人矣不啻負客卿亦負春風亦負腆貺何如何如將蔟青牛過關想其臯累而忘首領之罷也所奉浼三事前教見允其亦何以獲是愛於方之外夫不知所謝二來一反勿討曾臯爲幸萬惟不悉

又（附別幅）

亢旱涉歲爞爞殊不堪也不知貴山氣候何似老和尚起居眠食何似聞荷疾津南徼靈焉山神女又不

知打摩踢。報頗洗然乎否也。顧春初賜書。重以厚貺以採薪之憂。故闕然不報也。尋值國艱。法旆東下。則不得趨謁請罪館所也。特差理侍者下訪。則又不得對侍者躬謝也。不佞茂卿之所以荅頻繁之惠者。唯省吾口吻。是藉豈不慢失禮之甚哉。老和尚猶且弗之罪矣。迺使省吾致其意者。僉益惓惓。爲猶記省吾所傳語。勿讀書。勿書字。若畫若棋。勿近火爐。勿使腹胃烹冷物。是何其辱愛之渥。一如兄弟親朋相爲休戚者言其然也。夫老和尚。五千里以西人也。方之內與外交也。而其愛之至此者。感曷能已。方今以　憲

廟卽天。府公告老而不佞亦得以養痾城外市樓中。閒散自適也。日偃臥風榻上。咏哦爲娛。而精神漸蘇。稍稍乎復故吾矣。緣此而益艷老和尚山中居哉。吁嗟嗟。近又聞貴山初祖隱國師塔銘。往歲南源禪師屬商舶來往者。從中華購致。寔爲大學士杜立德製。而中閒事故不果立。而及至老和尚方始上之石也。可謂甚大盛舉矣。國師而有兒孫若是者。可不謂孝矣乎。獨疑高國師亦列祖中有幹力者。而不之克舉。以使老和尚得擅美於後焉。豈事皆有因緣邪。及觀其文。則鄙俚疎謬。辭理皆乖。殆贋作也。豈世好事者。

將欲以騰謗於老和尚。而故以贋文傳播四方邪不則老和尚何迺不之察甚也。伏惟老和尚塵外高致。本不藉文章表見于世。則其於是舉。亦惟一味孝心爲之。而其它不暇及邪。雖然。文章不朽之物。要之非細事耳。工拙猶可不論。眞贋何可不察。且也謂禪不以文章乎。沒字碑以傚岱山封處物可也。業已以之乎。贋物庸詎足以爲世美觀也。則知南高二老。亦疑之不果立焉。二老逝矣。今國師兒孫。能以雅道潤色祖猷。若關之香國。洛之月潭者。何限。老和尚何不試爲一訪及也。大氐分尊者。卑幼所難其言也。最當虛己卑聽。務使盡其意焉。夫在石者。猶可鐫而除之。在人口者。不可漱而去之。老和尚其再致思哉。不佞之於國師風馬牛何干。而辱老和尚之愛者獨至。則義不可不言也。故敢言之耳。若夫所以爲贋作者。具諸別楮。覲期季秋。非近。爲之悵望不已。

近得人所傳隱元國師塔銘。以讀之。而知其爲崎人贋作也。故謹表出其贋最易曉者。列諸左方。請老和尚鑑照。篇題曰勅賜黃檗開山隱元老和尚塔銘者。是最不可曉矣。勅賜謂清帝邪。明朝邪。將吾　大日本天皇所賜邪。所賜者塔銘邪。扁額邪。黃檗之下。係

以開山二字則必爲東黄檗也東黄檗扁額非中華所賜則是必謂塔銘賜自帝而杜奉勅撰也則最第一盛事而敘中不少及者何邪杜立德下無奉勅字者何邪若或爲吾　天皇所賜則中國未嘗以皇帝予我矣大學士堂堂中國大臣何至甘書勅賜哉勘鞠至此其非華人少讀書者所作明矣况其於爲杜立德乎且老和尚三字是交際相稱呼語耳或和尚或老和尚或老大和尚皆隨時隨人低昂不一特對其人及書柬中用之者翰林詞臣作文章垂于不朽豈爲此人情語乎篇中又有酒井空印閣下語最可笑之甚段使立德修信其人吾不知其能以此見稱乎否也篇中又曰上自皇朝宰相遠暨東國王臣者以下文曰天子國王宰官觀之則似並舉帝相者而皇朝字實包括在朝者則前後文大不相蒙矣然是猶用字不瑩處可置不論也至於東國王臣四字中國詞臣此筆作文固當如此而下有太上法皇詔問奏聞皇情御香宸翰及朝士京尹列州牧伯等字面者何前後大不相應也意者賈客來寓崎港者或當作如此等語而譯士不識皂白者日常慣聞迺謂是何妨也殊不知段使商賈無知輩在唐山作此等文

章。萬一發覺。必坐以叛國之罪矣。而況謂士人而作此哉。又如下曰寛文戊戌。曰延寶癸丑者。其與萬曆順治並稱無別也。皆中國士人所不敢爲。或諉曰詞臣作文紀事。要不失其實。據實以書。則亦當別有書法。決不至如此混同矣。又如曰三代楷模者。似謂三世爲帝師矣。而其三世者。若不併擧中國東方。則代數不足也。然者是亦同一混同。又曰。曩因海氛梗塞兩國未通者。兩國二字。爲匹敵語。中國本以無外無兩自居。則朝臣決不出口之言也。古昔中國分裂。南北兩帝。如六朝及宋遼金時。講和通信。詞命用之。而其時國中所自作文字。則無之矣。亦譯人慣聞賈客卑諂語。以爲理當然耳。又曰。大明萬曆二十三年者。凡稱皇稱大。皆臣子尊當世之詞。豈有清代之臣而稱前代以大之理哉。又曰。甫六歲父客於楚云云。比壯毋欲爲聘。堅執不從。惟以尋父爲念。於是足直抵豫章至金陵。歷覔三載。杳無踪跡者。亦非華人語也。何則。豫章固爲楚。而猶有湖廣一省數千里地在矣。金陵實爲吳地。不得謂之爲楚。上曰客於楚。則其未的識在江西與湖廣者可知也。及師尋之止抵豫章。輒旁趨吳地者。豈非不情之甚邪。向讀高泉和尚釋

門孝傳所言亦同豈其少年東來實未諳輿地邪況譯士以賣買事情爲第一要務者亦豈識禮制輿地爲何物哉且敘中曰此方行化銘中曰東來開化與福崇福不係州名皆崎人贋作不覺逗漏處其在東事迹獨詳而在中國者則甚疎略最可以証其非華人所作也若夫文辭鄙俚事理疎謬語意重複篇章無法凡如此類不一而足何遑枚舉想必崎中譯胥姦黠者所僞託以爲賺幣之計也不則何其口氣一似傳奇小說中語邪但傳奇小說迺爲俗人不學輩所樂聽以爲極妙文章者則使不佞枚舉而悉摘之亦或當有疑而不信者爲故特摘其大紕繆失體面之甚者以呈左右冀老和尚更須廣與同門中學識者商議或就原稾脩飾或別謀更張以勿貽誚於有識士之藻鑒哉忽卒中急書以白言詞容無倫次伏乞海涵

又

敝友省吾奉使龍華新刹也不佞茂卿敬寓書於老和尚下執事茲惟老和尚動止清嘉智福日升以應長者布金之請翩然來乎峽峽之氓實始獲睎上國之儀刑聆中州和雅之音也可謂日鑿混沌之竅殆

且盡之矣。而其吹無孔。操無絃。以使峽之氓若鳥魚百獸率胥蹌蹌焉者。猶爾帝江氏之歌舞哉。嚮因高徒來都下者。惠然訪不佞於護洲之上。獲一二其狀。而西嚮欣然者久之。顧客歲從省吾所。拜椽筆之賜。獻歲載陽。又從書郵。拜雲槧之賜。辱愛之渥。尚且闕然不報也。殊覺赧汗更渥耳。獨奈不佞茂卿。近來傲骨漸蘇。惰氣愈王。日唯偃臥元龍百尺樓上。而不干世間應酬之務者。業已一年有餘。其朝老藩也。亦唯一月之間不過三四次。稍暇則科頭箕踞于庭樹重陰之下。白眼睥睨乎禮法之士。時或酒酣耳熱。擲秦箏。弄洛笙。而伶工瞽師之與從也。自謂此可以娛殘生之間。而稱吏隱間哉。又自謂此可以與夫吹無孔操無絃者何殊哉。可謂夜郎王之孰與漢大。而野狐外道。稱尊於無佛處也。亾論其陽春下里。高卑調別。誠知怪僻放慢之態。不可以陳於藩所嚴事。若老和尚其人前。而筆硯荒落。職此之由者。是或不可以使不知其狀焉。則聊以自解者乎爾。雖然。忽聆省吾之往。則不得已於竿牘之末者。甚矣哉宿習之難乎免矣。時下霜露愈淒。歸錫千里。西風吹面。伏惟自愛。

又

日昨辱天侍者。儼臨弊廬。口語殷懃。申以嘉貺。感不容已。獨憾老和尚。此來三扣館門。而三不接也。歸期忽已明日。而我心復隨五十三驛之長也。嗟哉一路風霜。戒之愼之。書不盡言。附貢時菓一籃。聊將芹忱。麾留是斷。

又

理端禪師。奉法差東下。弗遺葑菲。辱接華牘。感刻曷諼。破泥細玩。小楷成行。手澤宛然。方夫僧夏結制。千指雲集。叢林繁劇。宜莫過是時矣。而其百般清規。司存森備。豈謂無有一二某某書記。拱立左右。受口占輙成者。非恭必勤。想見其人。老和尚眞不圻福人哉。況其和氣傳楮。睟容映墨。游刃綽餘。精神素全。顧自今春法旆載藩別墅。繫匏職守。不獲趨謁。而發軫而在途。而回山。以至今日。唯聞平安。未覩平安者數十百日。而今而後。迺知老和尚眞平安哉。既不獲與老和尚相見。會不婁震。艮作崇閉門。養痾。頻屬閒寂。留理端禪師。清譚一日。尚謂是老成人之典刑邪。益恨不獲與老和尚眞相見哉。噫甘露堂中甘露味爲何。至今饞涎長三尺也。時下鬱爐尚在。萬惟自重。不乙。

與香國禪師

憶辭出門時。則已近春矣。輙蒼黃走上舟也。飜覺心旌之愈益與波搖搖乎哉。不佞嘗與諸善華語者。石鼎菴。鞍蘇山。及所偕岡生相識。則每擊節以爲希有未曾有矣。而亦唯一鄉士耳。及聽老和尚之譚。雅嗲隨口。杭福惟意。不知一莖蓮。其大能幾許。而迺得吞三吳吐八閩數百千里地者。殆乎愕眙莫措也。是何啻稱霸斯道焉耳。誠所謂長廣舌相者非邪。歸而困寐而夢。夢而醒。則其琅琅之遶耳乎。猶疑日本橋在脂那川也。何況瀟灑之標。惹一塵而不着。空洞之量。容萬人以有餘。不佞之惘然心醉。以至今日也。方知

嚮者從省吾所。讀老和尚所著述。以謂緇林麟鳳者。特其土苴已。嗣欲脩謝。會本府有慶事。加以詹卜未定。鄙宂頗蝟。皁緩迺爾。伏乞恕涵。所訂一事。槖具附上。賜覽後。卽當見還。欲據豪急寫往。諭未知尊意謂何也。又嚮者在坐。覩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幅。而一時緣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爲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儻未則敢請一方便也。且要爲通賤名。以便日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者。亦游道之益廣也。統憑鼎力。已塔銘一本謹璧。時下暑酷。自玉不罄。

又

去月對信作報。卒卒不知爲何語也。信回後。尋繹雄製。而後擊節三歎。尊者眞末法富樓那哉。雖然。昔時富樓那。但向舌端作活計。未足以擬尊者。已。要之無中生有。空中樓閣。是自藝文最上乘與。予嚮稱毫端飛幻色者爲不妄也。大氐緇流。建立沒字碑。自詑不作世間業。使睹尊者此序。當自悟其未徹耳。近日俗宂殊絆。久鈌聞問。今特將套紙十張。隨原稿送上。暇日一揮。心畫心聲。普同流布。信受奉行者。不啻如白衣老人從耳根獲圓通者比矣。新刻問槎畸賞一部

附覽。時已夏五。漸熱。未審尊候何如。好自金玉。它不馨。

又

昨在駒籠。忽聽紫公游貴寺。尋過省吾舍。論文。輙及吾禪師性靈之籟。夜歸則得瑶椷燈下。是日何日。一日之間。三及吾禪師。乃始之羡之。中之想之。終之宛乎玄標也。風月樓頭。餘話勃勃乎衝口出矣者。猶是紙墨上相見。奈其把臂之不屢何哉。井宅高作。亦所謂風與水遇成文者。失粘重犯。庸何傷乎。不佞當日止六句。臨還。妄續成一律。大不滿意。雖然。平生能教

文字。宥受我驅使是寸長耳。曇陽子傳。一半在字匠許謄寫。未完。嗣當取上。其起意欲行世者。乃增上寺一上人名覺玄。法鵬三十世。鵬與不佞相若。白業暇餘。留意風雅。籍在一字班。一字班在彼山二千衆中。是其錚錚者。與食官俸。故皆多以尊宿自處。而覺玄獨不然。抱謙執冲。廣詢周求。誠爲難得。與不佞相識二十餘年。亦欲一執謁座下也。嚮以吾禪師慨許意相報。渠大歡喜。若獲拱璧。序成。當相偕候謝。其人實非俗僧。故不佞敢聞座下。已時炎溽殊困。人爲禪自重。不備。

又

失候。殘涼燠正。爾奉憶。忽接瑤函。就審老和尚道候清享。且以本月初五。值六十華誕。既蒙寵名。且徵鄙言。感荷曷已。恭惟座下道尊宗門。龍天呵衛。享此榮壽。理所當然。自此以往。彌高彌卲。如昇如茂。永爲緇素之瞻望者。又何疑哉。賀敘一篇。敬貢左右。獨奈石生昨日捧致。而明日又值家忌。歌哭不同日。是自孔門遺範。晩聞而早發。不遑淨寫。鹵莽欹斜。體式多舛。是寧足當盛筵上諸名彥觀玩哉。但以酬平昔一段契誼耳。伏乞藏拙。禮俗所限。不能登慶席。親覩榮儀

悵悵不少。外具壽果一篚。併將菲意不備頓首。十月四日。

又

日桃侍者儼臨辱華翰之惠。副以大小書牋二十。書套十二。來麪五囊。伏審盛意。耑以酬不佞前日以文字供養云爾。夫如來藏閟深所有。種種微妙。無上莊嚴。其何人鳥天宮娑竭之府所能比擬其富有哉。而況人間言語。段使窮美殫頌辟諸指一粟于香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唯是蠹魚後身。猶爾窟宅衣食乎斷簡敗牘中。所知識唯結繩以來四目人之遺。塵塵乎以其腹中秒忽許墨滓爲可讀不可讀之語。猶然亦唯其生平齧嚙斷簡敗牘者狀。詰曲旋環。伎倆止是躬自思忖。此外莫有以可貢左右焉者。則不免以此爲壽也。已何意深中尊意。乃至以獅强見比。前身蠹魚。我猶得知。蠹魚之前。爲獅子。爲凡百生靈。是自和上所見。何干我事。但所惠楮皮化生。亦深中蠹魚之嗜。當日桃侍者怱怱辭去。不及作答。今特此布謝不備。

又

青鳥一飛。杳無消息。曳領閬風之苑者。何啻日月爲

不覺釋裘穿葛烟。梅青黃。未審道候輕利。眠食得勝否。弊廬距赤坂不甚遠。時時與井可觀把臂。莫不及于道標也。憶舊歲玄教。兼腆既疊賜。其時因高价另幹欲急還。不及作字。口占奉報。一則高价見吏。二則爲心所欲言。實非草卒可盡。另擬特裁覼縷故也。其翼岡生來訪。謂當不日奉扣。遂削槧託達。其後每面岡生。但及尊履。而此事之不問矣。雖屬孟浪。亦謂此繫木李不必再酬耳。何料渠不果往。以致陸沉我書。迺甚般豫章之不情也。近者偶值酒間。因事言及。始得知之。不但責彼怠慢。亦自懷愧恧。切慮和尚以我爲匪人哉。事非由己。仰冀海涵。因欲以本月念三念四念七。此三日之內。負荊躬謝。未知法暇定在何辰。伏乞明示。肉袒之期。萬當面訴。并可觀藤煥圖亦欲偕謁同憑致意。菲物菓子五籍。聊申芹私。不備。五月十六日。

又

舊臘辱蒙不遐棄。飄然見顧。得敘故懽。幸莫甚焉。轉眄閒。攝提回杓。歲事忽遽。不佞雜病乎。勉强風塵。不遑寧處。迺不能脩一介之使。酬厚意。深可慚惶。茲惟老和尚。道候輕利。動止無它。伏知東歸之期。行將相

逼。夫品川一衣帶之水。尚且相見不繼。則五城樓頭之月。徒耿耿夢寐耳。豈不憾乎。敬卜初五初七初九。再扳法駕。惠然先賁。鄙願也。祇今吾黨之士。頗耽聲樂。絲竹匏革。叢然皆備。雖非道人之娛。亦豈無類伽之調哉。敢請擇一日相報。不佞敬當掃逕竦竢萬惟鑒亮。

又

風暖草芳。鳥語娛人。房山之螺。品海之瀫。想將獻笑於香臺也。伏惟尊者起居輕利。不佞抱痾斗室。不能一走驛道以候左右。深爲歉然。嚮奉回音。許以去月二十外數日。賁然來臨。掃榻奉竢者久之。然其言不驗。徒疲不佞。須領已暮春之日。行將盡矣。東歸之期必在旦夕。不知尊者以何教不佞也。倘果能忙了半日於我草堂。則不佞幸甚。敬此嵩人以候。伏冀惠然擇一日見報。懇懇不既。

又

師遂以明日發邪。不知所以留之也。徒悵然爾。前日草堂之會。眞千古哉。不佞疾作。不能詣別。可不謂天乎。詩一首。覽古辨一通。副以乾柹一篋。獻諸左右。寄富居士及佐容翁各一緘。滕東壁與富居士書。伏煩

高徒致之幸甚。居士寠甚。尊者其留意諸。不佞謀所以宥其罪也。一二年若二三年。必將有金鷄之報矣。時維風雨不常。千里之行。尊者自愛。草草不備。

又

尊者之枉書者數矣。而值不佞之疾也。疾而不愈。懼天命之不永也。閉戶而修先王孔子之業。爲呻吟之與吾伊雜然有聞於戶外。外人則謂維摩示疾。豈其然。經夏涉秋。及至冬月。疾稍稍愈。而所修之業亦成矣。方其修之時。沉淫之思。有出萬古之上焉者。恍乎三月不醒。由是忘尊者之書未報矣。罪其謂之何。尊

者必將謂文字海猶如生死海。亦其所也。醒而取尊者書以讀之。方外之義。何其殷哉。所命錦雞贊。謹援筆題其上。病餘手顫。字拙甚。聞彈正君者大邦之貴戚卿也。貴人多諱忌。想必不慊其意耳。壺碑松島碑雙鉤書附便送上。一山書跡。子昂哉。風流可掬。如壺碑。則將求之晉唐間也。不佞藉尊者之神力而得寓目千里外之物。幸莫甚焉。時維玄冥。令行。伏惟尊者眠食輕利。蒲團無恙。富春洞岩書。併付筒中。煩沙彌致之。餘未旣。

又

報尊者書一月許。又得尊者書。因知尊者無恙矣。方此嚴寒。北地愈當甚。乃矍鑠若舊。足以見其所養已。聞頃浴神女之泉。豈仙城故爾使人不老邪。健羨健羨。前呈錦雞贊。出於病餘所搆。神氣息喘。十指如懸椎。何能佳也。枉承獎譽。殆將愧死。且以彈正君所贈織紙布五端。推以及不佞。細紡精緻。不異繭中出者。而潔白踰爲。苟非姑射神人氷玉爲膚。何能被服此物而神色不怯哉。仙城之名信然。雖甚厚惠。轉堪泚顙。彈正君書承示。及讀之頗有風雅致。知尊者不誑語。已數日前肥前君者。突然寄書不佞。併有所贈。不佞未諳其人。亦未審何故。雖連城壁哉。按劒叱者。非耶。不佞乃勉强報之。仙城人其所爲。豈與人間殊耶。因辱尊者知。併及之。餘未旣。萬惟自重。

又

正月下浣書。以二月中浣乃得接讀。此方新年五見雪。寒至今猶甚。病軀殆弗堪。乃知尊者。納福龍天護持使然。欣慰欣慰。兹審所敎。人性不同。若其面。信哉言也。雖不佞豈謂其必同乎。祇嚮者所謂仙城人與人間殊者。噫辭乎爾。何必譏誚之爲。夫五城十二樓。儼然與金華瀛洲之相映。人生其間。豈與人間同哉。

固其所也。盍雖尊者。猶未解不佞之意已。不佞多病。不堪人間事。性愛閒。而蠹魚結習未銷。又嬾甚。而深惡世俗之禮。乃藉近歲一二舊知如尊者者揄揚之。虛名播在世人牙齒間。遂致耳食之徒。相求不已。甚乃至以書奴見待。索其墨跡。如蟻慕羶。紛紛可厭。應接之不暇。大與吾性戾。故不佞心生一計。持先王之禮以拒絕之。若有貴人見名。則曰。禮不往教也。見訪則曰。士無紹介不相見也。或因紹介請見。則曰病不堪也。如舊歲肥藩欲見不佞。請之吾甲侯。而甲侯命之。則不佞不得不往見之矣。乃當其初見之時。輒稟

以病不堪者狀。而不復跡肥侯之門也。於是乎不佞之廬。無貴人之轍矣。然後不佞乃得不爲俗物所嬈。日鼓琴諷咏。蕭然自高人間世之外。以遂其病懶之性。豈不愉快哉。所憾。晚有豐豫二使君者。屈其五馬之尊。前後三顧不佞之廬。不佞雖敖乎。不能不往答其禮也。二使君者則輒倒屣相迎。虛左延之。握手爲布衣之歡。俾我脫其禮服。加其煖冒。食則對案。書則捧硯善修先王之禮。而不待我以世俗之禮。則雖不佞亦莫如之何也已。於是乎不佞之廬。始有二使君之轍。而不佞終不能全絕貴人以自高者。豈不憾乎。

大氏人閒貴人。皆爲不佞拒絕不得與不佞交。而二使君者獨不中不佞之計。則不佞嘆謂二使君者。其所爲殆與人閒殊邪。今肥前君者。雖未能修先王之禮。然能千里致書幣。求與不佞交。不佞欲却之不恭也。亦以在尊者之邦。故不忍使其使徒返。乃勉强報之。若儕非仙城人。不佞烏能破格待之。夫千里之外未識不佞面。而能得不佞之書。殆非人閒貴人所能爲。故曰殊邪。何必譏誚之爲。雖然。不佞亦欲其無繼也。惟尊者亮之。

又

人或傳師復南游者非邪。與距此千里。道暍茲艱。師之春秋高。何以能堪此爞爞也。師曩惠我尺一之緘詩二首。文一篇。金叵羅一副之。暇日乃發其緘讀之。亾論揄揚具至。亦惟空洞之腹。尚何所不容乎。細眎敘事如畫。作字如蠅頭。其詩與文健甚。則雖師之春秋高。是迺强壯者所不若。亦足以卜其行履矣。深慰鄙懷。若不佞年僅踰艾。衰相盡現。師之所褒借種種迺不佞以之藏拙。以之養病。惟我知我。豈不發長大息哉。去秋不佞疾大作。可死而不死。愈則東壁疾作。遂不愈。以死。四月十三日也。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

力。惟不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葢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曼聲以和之。而師所賜金叵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亡矣哉。渠久沐師垂青。故以報知耳。師留錫能幾月。亦或能一惠。肎否。另扇頭詩一首。聊以奉贈。萬惟丙照。不具

東壁平日所著不留稿。死後諸友人百方搜求。行將上。東師囊中或有所藏。不拘詩與文。冀以見致。雖得一首。亦足以酬諸友人之心。已。富春書松軒書。附上。倘有東輿信。願以置其郵筒中。千萬。

又

忽辱慈教。因知尊者齡陞七袠。弧辰將至。緬想仙城緇素膜拜稱慶者。絡繹乎踵至。大年之門。何啻千百。深堪欣羨。以不佞辱在契末。迺徵一言。夫以不佞辱在契末。而雖微尊者之言。亦何忘也。祇病嬾已甚。其辭不腆。亦唯塞責焉耳矣。豈賀云哉。伏讀尊者作書。蠅頭細字數千百言。機辨鋒起。春葩競秀。以此高年。精明不衰。則耄耋期頤。如承蜩矣。亦豈必賀云哉。又承以春間不佞奉答書中。欲其無繼云云。而慫慂具

至極其抑揚。何婆心親切如此其至也。不佞素抱一箇嬾字。應酬變化皆從箇中生。有何道理。乃爲尊者一勘鞫。殆無處乎置身也。嗚呼豈特一趍諸公子已乎。即雖豐豫二侯。亦欲其無繼者。是茂卿也。嬾斯簡。簡斯默。雖默乎。不學維摩。何況王戎哉。春臾金鷄。亦終無繼矣。是則非不佞所欲耳。藤生一書一律。想必稱賀尊者者。則有稿存。不勞寫示。承聖尊懷謝。何能言。秋霖作沴。彼此皆然。聞奧中轉甚。未審或損香積乎否。霜降氣發。萬惟爲道自珍。不旣。

又

嚮者報書。未幾荐辱手教。益審尊者清嘉。深慰遠懷。千里之遥。往返如織。宛在近境。因知薩埵大慈悲心如是其切也。伏惟尊者重諾。深堪倚賴。奈犁衆生咼憂不解脫乎。不佞亦爲之安心帖意。萬莫有所狐疑。已承教。不佞書中。通曉明律。與以國字解相付此二句係緊要也。可謂庖丁解牛。中其肎綮。苟非尊者慧眼通徹。烏能若是乎。夫明律一書。盡海内儒者所難解也。而今渠以青年通曉其書者。是雖富春。亦當疑其爲虛獎耳。故不佞明告以別有帳中祕也。大氏明律之難解者。不過此方學者不諳俗語。而崎陽譯士。

如焉之輩。尚不能通曉者。以其爲衙門中語也。辟如禪録雖俗語乎。然非悉法門中語者。終不能曉焉。秖佛道玄妙。法律明白。是其所以殊歟。不佞嘗讀明律頗費工夫。後來廣搜群書。得通曉明代官府中事體而後回頭以看。則律令之書明如指掌。是國字解之所以作也。伏請尊者以此意告之富春哉。萬惟玄鑒。

頓首。

徂徠集卷之二十九

徂徠集卷之三十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一首

與寂仙上人

日昨辱蒙貴价來降。口述美意。申以盛貺。寵惠頻繁。不知攸謝。不佞辱知以來。垂二十年。中間疎逖。不能敬修尺牘以達殷勤也。迨乎法旆東臨。亦不能躬造梵館以覲儀範也。所謂跅弛乎禮法之教者。殆乎不知其孰爲内外矣。而迺慈海之滉洋乎其罪之弗

如焉之輩。尚不能通曉者。以其爲衙門中語也。辟如禪録雖俗語乎。然非悉法門中語者。終不能曉焉。秪佛道玄妙。法律明白。是其所以殊歟。不佞嘗讀明律。頗費工夫。後來廣搜群書。得通曉明代官府中事體。而後回頭以看。則律令之書明如指掌。是國字解之所以作也。伏請尊者以此意告之富春哉。萬惟玄鑒。頓首。

徂徠集卷之二十九

徂徠集卷之三十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一首

與寂仙上人

日昨辱蒙貴价來降。口述美意。申以盛貺。寵惠頻繁。不知攸謝。不佞辱知以來。垂二十年。中間疎逖。不能敬修尺牘以達殷勤也。迨乎法旆東臨。亦不能躬造梵館以覩儀範也。所謂跅弛乎禮法之教者。殆乎不知其孰爲内與外矣。而迺慈海之滉洋乎。其罪之弗

問一之長者之車轍於陋巷一之降天之賜賁於弊廬豈夫波瀾之廣覃其固有之邪雖然不佞何德以對膺是盛貺也雖然吾子輿氏之書有之曰卻之爲不恭不恭何義以逡巡是美意也故嚮已對貴价勉强登嘉今又不獲躬執謝敬子墨之命是重其辠也是重其辠也鈞之其亦在慈海之滉洋也耳宂中勿煩瓊瑤不備

與香律師

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從父者從乎父者也公之感焉中者可知矣問候鈇然罪也何辭間者地遽動未審瓶鉢無恙否是寧經中所謂堅牢神者時出頭地中爲公隨喜歟彌勒佛此番托生尾學士家何莫慮及此老也公其呵之淨菜聊助齋具善飣不宣

又

別後不修一字鴻信殊愧闊節忽捧珍牘乃審舊臘一路草鞋亡恙走勢抵洛倚錫有地大慰遐望新歲暄和條風有徵意彼是皆爾和上日徜徉東山烟霞間轉爲可羨哉近街頗有麋竺之災殆將罹爲有幸以免者二次遙謝洪庥其它一如客歲所見莫煩慈

念。三元彩毫一本。敬領遠惠。是雖幺麼乎。其於中原人才。思過半矣。不勝寥寥之嘆已。另札中勸刻鄙撰數種。是皆童蒙求我者。我迺莫有乎加損也。然剞劂氏輩。亦將曰。童蒙求我者衆。衆斯利。市三倍。則不啻益童蒙。亦能益剞劂氏輩。和尚濟物之慈。敢不唯命是從。叔達亡它。未有寧處。理俟面當致尊意。不乙。

又

本月十一日。愚沙彌捧書至。具悉師行履無恙。可喜。聞輿中緇白頗有嚮信者。堪作蹔住計也。以師惠望。故當爾爾。雖然。亦以見其美俗哉。承寄數種。殊荷厚意。松島鹽竈圖。未足當少文游。轉羨淡錫飛自在耳。壺碑似與羅山載小說中者稍不同。意彼迺誤也。八景詩不啻峽天目。大氐吾東方好山水。多爲惡詩辱。亦不翅輿中者矣。或待師一披拂歟。不佞今夏頗勝暑。但未得半畝宅可藏嬾身者。尚在市樓中。作偸閒計也。峽中紀行。整理已完。將鍥問世。韓非子解亦成。譯筌未就緒。以故近來無它作。不寄上。保壽禪師承使愚沙彌致其意。荷荷。善當爲報聞耗。草草布字。此覆。

答卓上人

雲箋飛墜。潔指披誦。茲審貴體安穩。于茲溽暑之候。

安在清凉。坐享極樂之福。誠可歆羨也。祇以貴幹不蒙見臨。不佞亦有賤冗。且寬日期。還屬湊巧。少足相慰耳。佳詩二章。似有進步處。爲可喜也。還字入先韻者。誠如所喻。祇如旋旆榮旋等。皆是返旋之義。不若改作旋字却可耳。納凉甚可人三字。覺佳。它非面晤。難得委悉也。佳酒美蔬。謹承寵錫。嗣當躬謝。

又

爾後杳乎動靜。深所渴望。忽捧手札。恍若天降。袈裟亡恙。深可欣慰。且審十八日韓客入都。而上人往觀。適爲官家伍佰輩所擁碍。及夜得還。加以徒步泥濘

中。困憊委頓。遂致翌日小集欠於見臨。不佞則不然。預已聞其路禁大嚴。觀者必星出月歸。竊自思惟。病軀何能任此勞苦。因茲斷念不復往觀。至於翌日。有鄰來至。談及茲事。與共暗笑上人及芝諸君狼狽者狀。而自誇得計也。今則果然果然。若二十二日寛會期。有鄰則竟不道及。想渠一時貪趁話興。因遂忘之耳。明日當趨藩外邸。取便奉訪。所喩敬聽命。華紙故佳。但僕既已買辦二百張許。藏在篋中。更多無益。敬謝。煩尊慮。念及此瑣事。它在面晤。

又

寡老君遽然捐館邦中府中若喪考妣若不佞者職備顧問從容趨陪蓋亦尚矣況在疾革乃增廩祿彌留之際軫念所及事併遺命謝恩未竟五內忽裂茲承緘教弔慰轉倍哀慟佳蔬數品併荷慈貺感謝曷盡吉生喪事知是何人伏乞致意蒙許不日並臨寂寞之際深所顒望也冀借清譚少紓衷腸日前宅適欠報敬茲奉謝時下冷甚萬以道候清勝草草不次

又

茲接雲緘兼惠霜蕈禪那餘念忽及朽拙一至此歟春寒梵覺候起居輕利深堪倚賴賤恙良已亦只掩關

自嗇耳明日之役頗足支吾未審諸君子能集否蓬趾能臨掃徑奉迎此復

又

承款之後未輒展謝二七之期杳然不臨正爾鬱陶芳緘如面深慰渴懷愁霖悶人秖上人眠食輕利頗能應世茲卽堪慰且承明日之事尊意以泥濘故欲寬在它日也不佞前日承喻之後人僕乏使及至昨日方纔差書罔生報知而罔生它適無答切慮明日設霽罔生未必涉濘奔約則如之何茲得尊喻深以帖然果如所命則明日之會當依舊在舍弟處耳若

屬晴快。請賜降臨。佳詩漫奉藥石。不乙。

又

昨日之游。誠足稱樂哉。雖然。非藉和尚爲東道。則一行之人。立槁于蘇迷上。何以能歸乎。香積之惠。未鳴謝侍者。迺先書道及。愧汗莫甚焉。玉詩佳勝。誦之身尚徜徉香山之巔也。石生岡生。咸稱師德不已。來則致高意。僕疲甚。猶爾偃臥牀上。裁字歪斜。伏乞海恕。

又

賜書二。賜价一。共他適。不即奉答。深此負罪。人參一件。枉紆尊念。感荷何盡。岡家兒患瘂者。實係席上一生之弟。其父與疾温泉而不在家。以不佞鄰近。故其母及祖母。深所相托。是以奉怱耳。渠已自辦。伏乞莫勞禪慮。又知學仙決意宗門。誠爲欣然。予未諳釋氏道。則不知禪之與淨土。果何似也。但以之子有讀書智。太是希有。乃爲貧窮罣礙。今視和尚猶父。而和尚視猶子。甚盛事也。仙乎。得其所哉。大氐少年子。多客氣浮思。和尚爲其深慮宜矣。意渠亦當體此慈心。永矢弗渝焉。嗚呼。前日拙誕席上。可謂濟濟。但皆近年相識。若論耐久。莫若和尚與吉生耳。當年紫芝社中。亦甚鬧熱。俯仰二十年。零落殆盡。唯和尚巋然靈光。

可不相共慶抃乎。來月當隨例上香龍華。須便奉候萬惟面罄。不一。

又

杳絕聞問者半月餘矣。風火惶遽。間轉奉想玄墅。不容已已。遙知祇林寂靜地。必無此人間苦矣。接柬。迺謂俗子貪甘露味者。托爲拜年。録續乎堂皇。間至今不絕也。嗟蟻襢猶爾。所未免哉。念七之期。謹領命。昨兩乘時。人心以降。火其不起邪。林花其綻邪。黃鳥其嚶邪。庶乎吾曹咏歸日哉。預此念之。日如年也。古詩所頻承見懇。敢不奉命。東壁一出。不歸者五日。不知今曳裾何王門。歸則謹致。餘寒。尚洌。伏惟安寧。

又

正奉憶間。朶雲飄至。破緘。茲審座下道候輕利。方此溽暑。深足慶快。古人有云。九夏三伏。人之大厄。豈不畏乎。吉生室人幼弟。染病未起。渠已乏婢妾。獨以一身周旋其間。眞是苦哉。誠可憫也。大潮書蒙轉致。荷荷。緘中有詩。誦之令靈一也。十二日屈指以竢。一日三秋。宛是九秋矣。且審書意。似不可必。轉增耿耿。不乙。

又

辱書承送致鄙印謝謝前者賜臨草堂得奉謦欬加之筆兩天花鉢携香積深足荒徑生色尚何見謝之有轉增懡㦬耳承十九日未克懸定來否是自老上人白雲心期要其出岫與棲洞亦何妨也若夫曳項之望終不得恝然已

又

夜雪未已正擁爐作柳絮看間忽接華翰種種厚貺紛如挾纊感荷何盡岳尼豚兒均與霑惠謝謝聞欲明日大張金石以發瓊瑤之響洵是奇會豈不玆趣祇恐道惡爲之如何萬容面謝

又

昨叩祇林享清淨味未克展謝乃承華緘併惠美餻與粲辱寓慶祝種種盛意何以能報不佞適歸自朝藩邸俗羈若斯如其山陰逸興聞之增赧顏耳困極草草布字

又

頃聞上人躬董起造之役不能持斗酒奉勞迺承耑价見訪賜以香菰一籃愧歉何已敬此奉復

與覺玄上人

黴雨辭候輒復溽暑駸駸然來逼人也久違慈芉未

審衣鉢上受用如何。僕近來憊甚。莫怪精廬前每沓無恙哉。陳者。池永老人。章璽之技。日游刃落碌間不啻綽綽然有餘地。而其蝌蚪龍鳳。嘉禾瑞芝之鼎彝鼓籀。金剪玉筯。種種玅境。森然悉備。辟則佛以大神通力。於一微塵中。現極樂國。報身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端嚴殊勝。莫不具足。豈不作希有想乎。學士大夫獲者誇人。緹巾十襲。何啻拱璧。是其增輝奎壁。藉美翰墨。厥功亦爲偉矣。僕久聆芳譽。百般營求。卒未有獲。嚮因和尚話間。頗及平生。乃知方外之契。久要有在。遂不自揣。煩以方便。和尚一時慨然肎任。大展鼎力。不空所願。然後僕之喜可知矣。祇以爾後杳無消息。頗懷猜疑。因茲脩字。特此奉探。伏惟和尚。待老人如維摩老人。事和尚如如來。則豈容維摩而能違如來法旨哉。且如僕久爲萬卷堆中一蠹蟲。詎能出於一切衆生之外也。則又知法慈所攝。必得圓滿。已不罄。

與聖德上人

昨師還時。已黃昏矣。且雨甚。想道上泥深沒膝也。雖自足乎。能得無困哉。一時不戒轎奉送。爲憾已。顧夫一話十二時。頗傾吐中懷。十五年來一快事也。空門

中守教相者。比諸吾儒經生。斤斤乎語句間。是殆爲黃面老子簸弄。錯過一生。滔滔者天下皆是。師獨超乘而上之。可謂優曇矣。所賜筌。實係親製。古雅之至。眞神仙之玩也靈慧善巧。一至于是歟。吾知師之非人間人哉。是物是賚。將與偕終一生。感何可言。但賁脫處。煩尊手脩飾。謹附使致左右。廿三日。或屬師閒暇時邪。正擬趨教也。請命之。倘或雨邪。則不能也。萬千焰鑒。

復英上人

金策泠泠。白雲無蹤。靡常其攸。寔開士之行也。自不聞上人之謦欬。而竊嗟靈幻之軌。不與世同趨爲亦何憾之。心獨弗諼已。忽接玉簡。副以三品。伏審書意足跡殆遍于天下矣。仙醴仙草。想當獲諸異人之贈也。乃推其餘。分霑野人。希有之福也。謝何能罄。時下積雨忽霽。白露將下。涼日爽颸顒竢百衲之翩然也。冀或容面悉。故不旣。

與大潮上人

不接慈型者幾日邪。塵勞山積。忽賜淨品。啜之醍醐味哉。則不識煩惱爲何物焉。祇時吾之亡饋之。空王門中亦有陽虎手段乎。聞今日遙集秋桂之房。諸君

子大洗鴂離之舌。則知金粟一片地。化爲赤縣神州耳。雪後疾作。不能輒往。可羨可羨。疇昔游豫侯邸。大是風流人物。渠以子建自擬。思欲與應劉七子爲布衣交。其志可嘉矣。復欲一禮上人之足。俾不佞致意。開春十日。修齋奉待。上人能惠然臨之。而後其喜可知也。

又

方此風雪。正爾奉憶。詎知儼然忽在只尺地矣。師果以魯寮行哉。又不知剡溪興能乘之者師邪。抑將吾也哉。鄉者示及文篇。篇篇直與瓊瑤爭耀。滕六其愧歟。祇不佞受讀未能卒業。故不敢璧耳。石君善致意。不備。

又

師果行邪。不佞茂卿。以疾故。不能就西臺之館以盡殷勤之情矣。遂使嚮者草堂之會。一日千秋也。天乎天乎。師業已能抉造化之祕哉。以此而涉岐嶒不毛之地。無人之境。魍魎所竄伏。虺蛇蚺蚺封豕血牙。卒爾所値。豈無所謂神姦者乎。鬼妒而命之。憯千里霜露。師其愼之哉。杜德機哉。疇昔之夜。儵爾奉憶。潸然之悲。不能已已。里歌一闋。聊洩憤懣。附上。菲儀爲贐

另具。與江若水書奉托。過洛致之。渠居在洛西飛鳥街。倘或不可識邪。渠好書。觿書者頗能識之。嗚呼師乎行乎哉。情何窮已。

又

岐嶒之行。不佞故慮焉乎爾。師行之日。以至今日。未嘗不與石君與鼎道之也。今奉尺一讀之。師果病邪。然終以龍天之共捍衛。而師卒與乎西冥之西。念益遠矣哉。吾所瞻望。其亦與落日懸也。方秋之時。有風蓬蓬然遠自千里之外至焉者。豈非師之所乎。詎能不思哉。耀靈徂而月魄之始升也。師雖西冥之西乎。能不翹首望而我之思哉。雖然亦渺渺乎太遠已。所賴者數行之字。孤行各天之涯。是而已矣。古人曰千里比肩。何其無情之至於此極也。嗚呼師固無情矣。然以其無情而亾所繫鄉土。或能飄然乎東來。亦不可知哉。則不足憾焉耳。豫侯于河內。若水于洛。庶乎足以爲致書郵邪。卓上人東壁諸子及不佞皆亾恙。亦皆憑不佞致意。想師今尚在中路邪。風波之險。善自愛。餘不備。

又

石叔潭致上人書。玆知上人謁師海西。再停錫洛水

上。中間鉢盂不疚。布帆無恙。龍天能慰吾曹之心哉。上人果能不披紅邪。江若水報上人方淹講肆。曇華貝葉。亦開異葩歟。意者游戲殆乎不可測已。客歲復上人自洛書。不知達否。今秋觀瀾死。上人筆鋒果毒。似棒喝哉。不佞劣劣。亦病肺殆死。上人妻以相如見比。何其言之驗也。然吾無文君。此其所以不死邪。每面豫侯。口上人弗置。君瑞學大進。長博亾它。草草。

復獨麟禪師

蘐洲一別。邈若河山。每困風塵。則輒北望悵然。禪師趺坐諦觀乎仙臺之勝。山色溪聲。何等瀟洒。乃不勝天際眞人想也。良久憮然自失。此自不佞痴想耳。若禪師。十二樓上境界。豈又能憶東都紅埃中物邪。殊不知作如是觀。亦終不佞蠢想。自絕乎禪師矣。夏月保壽老師西游。一宿草堂。袖出禪師書。折封讀之。始知禪師口不佞者狀。又知禪師因不佞愛山人者狀。更知禪師因山人愈益憶不佞者狀。於是痴想蠢想。百千坌出。天際之望。何啻不勝之謂哉。夫知山人者。莫不佞若。而知不佞者。山人或爾。來書曰。禪師在。勿慮山人爲。嗚乎山人在。伏乞禪師視猶不佞。則幸甚。獨憾仙臺十二樓之勝。禪師與山人。雙趺乎其際。不

佞乃未免北望悵然乎千里外焉。欲族稍暇。或托浴疾溫泉。一訪瀟洒之境未知能了此段志願也否。紙衣之賜。謹領厚惠。新刻二種。附往之。非報也。怡首座一見後。不復來臨。承謝深慚。聞令抱疾洛涘。使人惋然。辰下冷甚。千萬自玉。

又

明日廿日矣。上人其必發也。更要一晤。末由也已。詩三首奉贈。及一首題畫附上。曩者因香禪師乞詩。而得睹公子畫。雖然精妙。亦不及此畫最工。想必其得意筆也。不佞妄意欲獲一幅。不知上人能方便也否。上人出門後。俗冗連日。不能作一字答富春山下之人。上人其致意。風霜正繁。伏惟自重。不備。

又

客歲惠手札。兼致盤山君畫一幅。讀之。悅若從師金華山下游也。書辭琅琅大爽人神思。大氐世稱善知識者。甚者俚言。段使其道甚高。要之非世尊靈山時語矣。超乘而上。唯師爲爾。可不敬服乎。盤山君。亦富貴中希有哉。獲其一幅。几案間。頗覺傳色。祇不畫塞上風致。爲可恨爾。不佞接書時。適病。尋已。輒復罹祝融之崇。緝蘆而處者。垂半歲。中間人世慶弔事與病

相仍。殆無虛日。迨秋。迺買宅城西。而後稍獲晏如耳。近作歌二章。欲以奉酧。復值牙痛涉月。無復筆硯意。是日少差。謹寫上。唯師亮之。富山人。以夏時飄然見過。因得悉師行履。聞師亦有西歸志。信不時下。寒甚。伏惟起居輕利。不備。

復崎陽惠通禪師

昔者盧生。齎上人書至。值予它適。不復至。莫能識其處所。黃粱夢忽忽十年。亦惟崎陽三千里之外。遼遠哉。是以獲罪上人矣。明月亾恙。耿耿坐右。則亦耿耿夢寐焉耳矣。不知崎陽志就緒。不八咏之篇。不佞竟不能作也。今海師往。故往其答。一來一往。段使三千年。上人應作一刹那觀。豈怪之哉。不備。

復玄海上人

足下在崎。不堪寥寥之嘆矣。其游洛亦當爾。乃俯首從一上人者學也。是乃足下哉。彼上人者。謂不佞護法者邪。亦彼上人者意爾。若不佞法且不知。何況護乎。承惠香爐筆墨紙。皆中華物。何以見愛之至此邪。劉生印。清人哉。乃欲得不佞一語。是易易耳。未審其人何號。伏乞教之。庶以便稱呼耳。不佞災後黽勉過夏。七月始得還舊居。矮屋不堪秋暑。憊甚。近日新涼

少蘇已。不知足下何如。惟自愛。不備。頓首。

又

足下鄉在西山時。不佞既作雪山童子看。忽復在崎陽。從本禪師遊。豈乃善財童子邪。吾笑臨濟宗風益衰。動輒咄喝。詩語皆爾。佛心著相久矣。承寄蕭鳴集。則知此老非尋常也。求不佞。一語儒者豈能增佛子光乎。足下釋氏文學論覺稍退格。得典學教師語邪。雖然。進退自在。或躍在淵。足下波瀾益大哉。承飛雲之賜。多謝。不佞以四月一日。名見殿中。豈識邪。然不佞不欲青雲生脚下。不久將族君於　白雲鄉。已時暑酷。自愛。

徂徠集卷之三十

寛政三歳辛亥夏六月求版
南紀和歌山　中井孫九郎藏

書林
若山新通二甼目　中井源吉
江戸日本橋通三丁目　前川六左衛門
大阪心齋橋筋唐物町南　森本太助